

也

郊祭在建子之月陽初生而日浸長故曰迎長日
之至月令仲夏日長至者至極也言日長至此而
極此云迎長日之至者至來也言日長自此而始
大報天而以日為主者於天神無所不報以迎長
日之至故以日為主日東陽之宗也兆謂為之區
域如龜兆也龜以氣生陶以土成故謂象天地之
性駢色赤赤者盛陽之色犢者小牛誠未散故曰
貴誠

用張氏
方氏補

鄭玄相澤也鄭氏給郊以象人君當齊戒自新然

冬至不常在辛用辛則似不用冬至之日而用冬
至之月橫渠謂自冬至日以樂降神為郊之始而
未祀既降神乃用辛日而祀故曰迎長日之至又
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集

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卜
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獻命庫門
之內戒百官也太廟之命戒百姓也

下日者崔氏謂卜日以至日為主不吉乃用他日
方氏謂卜上辛中辛下辛作龜即灼龜澤者澤宮



以射擇士之地。庫門在雉門外。入庫門則至廟門外。獻命庫門之內者。謂王自澤宮而還有司獻王。所以命百官之事。郊事既算。不敢專輒。故先告祖。謂之受命尊祖也。既告而後卜龜於禰宮。以質其可否。親考也。卜之日。王既先受誓戒于澤宮。退而復誓戒其臣。百官蓋授之以官者。疏也。故于庫門。百姓蓋賜之以姓者。親也。故于太廟。皆使一心以恭承祭祀。鄭氏孔氏

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示民嚴上也。喪者不哭。不

敢凶服。記曰。掃道。鄉爲禘。禘亦掃道。鄉爲禘。禘亦掃道。

于王告備于主。皆祭報也。汜埽。謂郊祭所經之地。

皆汎掃也。反道。謂刻令新土。反在上也。田燭。田首

爲燭。以照道。皆謂郊道之民爲之也。王皮弁以

待宗伯報。白祭期。然後服祭服而行祭事。以天子

之尊。而嚴於事上帝如此。則民莫不從而倣之。故

是日有喪者不敢哭。不敢凶服。皆汎埽。反道。鄉爲

田燭。弗命而民聽上。以上有以先之也。用鄭氏

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馬氏補

黃虎。車。責其質也。旒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



大垂象取天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

衮象天畫日月星辰之意環者聚采以貫玉而有
華藻故謂之環素車木路也龍章而設日月者大
旂也九祭天有兩旂兩車其乘玉路建大常旂者
即道之車祭之日馭之以適郊者也其乘素車建
大旂者即事之車祭之時馭之以赴壇者也方氏
帝牛不吉以為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所
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

滌牢中所搜除麩。養牲必養二牲先卜以為帝

人鬼故其別如此用陸氏方氏補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
大報本反始也

此承上文釋以稷配天之義補

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為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
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蜡之祭也主先畝而祭司嗇
也祭百種以報嗇也饗農及郵表啜禽獸仁之至義
之盡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猫為其食田鼠也
迎虎為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與水庸事也



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虫毋作草木歸其澤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也蜡之祭仁之至義之盡也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蜡仕許反(禮)丁劣反(禮)于爲反(禮)所界反

蜡祭名八蜡先嗇也司嗇也農也郵表畷也猫也虎也坊也水庸也禘始治稼穡者司嗇修此穡事者農田畷也郵若郵亭屋宇處表田畔畷謂井畔相連畷郵表畷謂於井畔連畷處造此郵舍使田畷處焉者也禽獸即下文猫虎之屬坊所以畜

以水庸爲句既未安下文以事也爲句亦不成語矣伊耆氏始爲蜡祭之人或指爲神農然周官有伊耆氏以供杖咸蓋以其始爲蜡祭以息老也既以其民名官則未必古帝者之號十二月建丑之月祭百種盡百穀之種祭之以報先嗇或以祭百種爲八蜡之一者非也曰土反其宅以下蜡祭之祝辭皮弁色白素服衣裳皆素素者送終之服而蜡亦送終之事故曰以送終也帶不以麻而以葛杖不以竹而以榛若喪也而實非喪故曰喪殺言



其比喪禮降殺也。蜡之爲祭所以報本反始息
老送終也。合聚萬物而饗之非特八神而所重者
八以其尤有功於田也。皮弁素服而祭者蜡祭四
方百物也。黃衣黃冠而祭者臘祭先祖五祀也。蜡
以息老物故服送終之服而以皮弁素服臘以息
民故服田夫之服而以黃衣黃冠二祭蓋相連而

蜡其總名

長樂陳氏

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也。諸侯貢屬焉。草笠而至
尊野服也。羅氏致鹿與女而詔客告也以戒諸侯曰

告其君也。華果菰也。諸侯於蜡使使者戴草笠

貢鳥獸大羅氏掌其入於使者之歸則致鹿與女

於庭使歸戒其君使毋好田好女。周禮於羅氏謂

蜡則作羅襦蓋羅則鹿之所以獲襦則女之所以

衣故致此物以戒之非實致鹿與女與諸侯也。瓜

華特供斯須之求非收斂又藏之種故天子樹此

無與民爭利之嫌言此亦戒諸侯之辭也。孔氏方氏周氏

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

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既蜡而收民息已



故既蜡君子不興功致反

移者勸民以移動之使歆羨也。蜡以記四方之豐凶年凶之方八蜡之神不得與諸方通祭以謹節民財使之簡儉也年豐之方八蜡之神使得與諸方通祭以歆動民心使之效慕也既蜡則與民休息不復興功歲終故也補

恒豆之菹水草之和氣也其醢陸產之物也加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邊豆之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常蕞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之義也非食味之道也

之後不貴美蕞味而貴多品以交神明與人食味不同此孔

先王之薦可食也而不可耆也卷冕路車可陳也而不可好也武壯而不可樂也宗廟之威而不可安也宗廟之器可用也而不可使其利也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以同於所安樂之義也禮音表

卷冕龍衮路車大路武執于戚而舞。此總明祭

祀之物宗廟之居不同於尋常安樂之義此

酒醴之美玄酒明水之尚貴五味之本也黼黻文繡



之美疏布之尚反女功之始也莞簟之安而蒲越橐
鞞之尚明之也大羹不和貴其質也大圭不琢美其
質也丹漆雕幾之美素車之乘尊其樸也貴其質而
已矣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藪之甚也如
是而后宜音

明水陰鑑以取於月之水玄酒黑黍和於水之酒

蒲越橐鞞藉神之席琢讀如篆雕謂刻鏤幾謂漆

飾。此明祭祀器物皆不尚美而尚質補

鼎俎奇而邊豆偶陰陽之義也黃目鬱氣之上尊也

黃目黃彝也以黃金鑲其外為龜目。鼎俎實牲

天產也故其數奇者陽之義邊豆實庶物地產也

故其數偶者陰之義黃目以實鬱鬯而上臭故祭

時列於諸尊之上目之精水也其光火也以水為

體故其氣清以火為用故其氣明用孔氏方氏補

祭天埽地而祭焉於其質而已矣醯醢之美而煎鹽

之尚貴天產也割刀之用而鸞刀之貴貴其義也聲

和而後斷也丁

鹽以鍊治而成故曰煎鹽鸞者刀之銚在環曰和



在鋒曰鸞。鸞為鈴之聲。宮商調和而後斷割其肉。孔

鄭氏陳氏

冠義始冠之緇布之冠也。太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綏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冠古亂反。綏則皆反。綏耳。

友佳

綏者冠之飾。敝棄也。冠禮初加緇布冠者。太古以白布為冠。至齊則緇之以鬼神尚幽闇之義。始冠而初加此者。特重古耳。後世乃於緇布冠加以綏之飾。故孔子以為未聞。而謂此乃初加時暫用。

尊喻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適丁

適子者。適長子。著明也。醮用酒。每一加一醮。適

子冠於阼。以主道期之也。父以是傳之子。故曰以著代也。醮於客位。以賓禮崇之也。以其有成人之道。故以是禮加之。故曰加有成也。三加者。初加緇布冠。欲其尚質。重古。次加皮弁。欲其行三王之德。復加爵弁。欲其敬事神明。緇布之粗。不若皮弁之精。皮弁之質。不若爵弁之文。故曰三加彌尊。服彌尊。則志彌大。故曰喻其志。既冠。賓東面而字之。以



成人不敢復呼其名也

孔氏方氏

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周弁

穀啍夏收三王共皮弁素積

每音年追多雷反四深甫反

委安也委貌言以安正容貌章明也章甫言以表

明丈夫毋發聲追猶椎以其形名之也弁名出於

槃槃大也言所以自光大啍名出於樨樨覆也言

所以自覆飾收則言所以收斂髮也皮弁以白鹿

皮爲之素積以素爲裳裳必疊幅故謂之積。委

貌章甫毋追三代常服之冠即初加之緇布冠也

也台鄭氏方氏說

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后爵何大夫

冠禮之有諸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

禮二十而冠五十始爲大夫未有既爲大夫而始

冠者故無冠禮禮三十而娶容有不得已而改娶

者故有其昏禮天子之元子諸侯之世子古皆用

士冠禮後有年未及冠而君薨即嗣位者故夏之

未造始有諸侯冠禮用方氏補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繼世以立諸



侯象賢也以官爵人德之殺也

殺音試今讀
隆殺之殺

此所以釋上文諸侯有冠禮而大夫無之也諸侯必繼世而立所以象賢也大夫不繼世爲其德之

殺也

方氏

死而謚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

此主士禮言檀弓云士之有誄自魯莊公始

孔氏

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

禮記檀弓云檀弓者魯莊公在喪而不在喪之末也

天地合而后萬物興焉夫昏禮萬世之始也取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幣必誠辭無不腆告之以直信信事人也信婦德也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

嫁

于萬反
列反

幣以將意故無不誠辭以導情故無不腆直信者

正直誠信婦人事人者也事人必以信故信爲婦

德

馬氏

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執摯以相見敬章別也男女有別然後



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禮記

擊奠。鴈也。壻親迎入門先奠鴈然後與婦相見。所以敬章其有別之道而禮義生焉。孔氏

壻親御授綏。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敬而親之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

夫婦之義由此始也。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夫也者夫也。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禮記

親御授綏謂壻御婦車而授綏使婦登車親之也。

可以不致敬乎。共牢而食同尊卑也。故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夫之齒。

玄冕祭服。齊戒將事鬼神昏禮而用玄冕。齊戒是敬此夫婦之道同於鬼神陰陽而神明之也。牢謂牲牢。牲牢異尊而夫婦共牢而食示同尊卑也。周氏

器用陶匏尚禮然也。三王作牢用陶匏。歌明婦盥饋舅姑卒食婦餼餘私之也。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授之室也。

陸氏

方氏

氏

氏

氏

氏

氏

氏

氏



陶匏太古之禮器三王始作共牢之禮而用上古
之器重夫婦之始也婦饋舅姑舅姑食畢而以其
餼餘賜婦私之以恩也舅姑尊反降自西階以婦
之卑反降自主人之阼階示授之室而使爲之主
也鄭氏孔氏方氏

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樂陽氣也昏禮下賀人之
序也

昏有幽陰之義其用晦時以此樂陽也故不用樂
代猶序也子代父之序婦代姑之序故不忍賀陳氏方氏

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也

尚謂先薦之也血謂祭初以血詔神於室腥謂朝踐
薦腥肉於堂爛謂沈肉於湯三者並未孰而祭是
用氣也此有虞氏之祭然也殷不尚氣而尚聲先
搖動樂聲以求神奏樂三遍而止乃迎牲入殺鬼
神在天地間故用樂之音聲號呼告於天地間庶
神明聞之而至是求陽之義也鄭氏孔氏

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
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



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燂蕭合羶羶字又音閏羶

羶音禾

灌謂以圭瓚酌鬯始獻神鬯謂以秬黍合鬱金草

為酒而其氣調鬯臭謂鬯之氣鬱合鬯者又以鬱

金草擣汁和合已成之鬯酒使香氣滋甚臭陰達

於淵泉者用鬱鬯灌地是用臭氣求陰達於淵泉

也灌以圭璋者瓚以斟鬯圭璋以為瓚之柄君灌

圭瓚后灌以璋瓚璋者圭之半用圭璋者玉氣潔

潤也燂燒也羶鄭讀為馨羶猶香也燂蕭以膝骨

燂羶亦謂之燂羶亦謂之燂羶亦謂之燂羶亦謂之燂羶

牆屋以蒐氣歸于天而求諸陽也淵泉以言其幽

牆屋以言其顯求諸陰以為未又求諸陽而致曲

焉陳氏方氏

凡祭慎諸此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求諸陰

陽之義也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

此承上文釋求諸陰陽之義先求陽者尚聲先求

陰者尚臭此方

詔祝於室坐尸於堂用牲於庭升首於室直祭祀于

主索祭祀于材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或諸



遠人乎祭于祊尚曰求諸遠者與遠于方反與音餘

升首謂升牲首於北牖下直祭正祭也。詔祝於室即毛血詔於室坐尸於堂即羹定詔於堂用牲於庭即納牲詔於庭升首於室即升首以報陽不知神之所在故於庭於堂於室以求之猶以為未知也故直祭祝于主索祭祝于祊求於此則疑於彼求於近則疑於遠而庶幾神之饗也方氏呂氏陳氏

祊之為言倥也斯之為言敬也富也者福也首也者直也相饗之也嘏長也大也尸陳也音亮屬音初相息亮反

謂詔侑祝設辭使尸饗此莫是相饗之也尸嘏主人欲使長久廣大尸象神而陳者也鄭氏孔氏

毛血告幽全之物也告幽全之物者貴純之道也血祭成靈氣也祭肺肝心貴氣主也

血告幽毛告全在血所以告內之純告全所以告

外之純氣行而血從之薦血所以盛其氣周祭肺

殷祭肝夏祭心三者並為氣之宅故云貴氣主鄭氏

祭黍稷加肺祭齊加明水報陰也取膾膾燔肺升首



報陽也

齊不

黍稷地產肺金藏齊五齊事神之酒明水以鑑取於月者皆陰類故報陰脾膏腸脂燔燎之火司烜所取於日者皆陽之體升者陽之事皆陽類故報陽報陰者形魄歸地為陰而以陰物祭之也報陽者鬼氣在天為陽而以陽物祭之也鄭氏孔氏方氏明水沈齊貴新也凡沈新之也其謂之明水也由主人之絜著此水也說始

說始沈猶清也五齊濁故沛之使清謂之沈齊蓋以水

君再拜稽首肉袒親割敬之至也敬之至也服也拜服也稽首服之甚也肉袒服之盡也

周服屈服也拜取屈服之義也以天子不可屈之勢而為之稽首肉袒則天下莫不知有尊也

祭稱孝孫孝子以其義稱也稱曾孫某謂國家也祭祀之相主人自致其敬盡其嘉而無與讓也

稱孝祭祖禰稱孝明奉先不敢忘也稱曾祭神祇稱曾明傳國有所自也凡賓主之禮相者告以揖讓之節若祭祀之禮則主人自致其敬而盡其善



故詔侑尸者不告尸以讓，以事神無所與揖讓也。

用陸氏說及庚氏補

腥肆爛臠祭，豈知神之所饗食也。主人自盡其敬而已。

矣。翻而

凡牲生為腥，陳為肆，爛而未臠為爛，熟而為殺為臠。四者之薦，且知神之所饗，自盡其敬，心求之不

一耳。

舉尊角，詔安尸。古者尸無事則立，有事而后坐也。尸神象也，祝將命也。

縮酌用茅，明酌也。醖酒沈于清，汁獻沈于醖酒，猶明清與醖酒于舊澤之酒也。釋作醖音亦，則產反。

縮謂沛去其滓，酌謂斟酒以獻，用茅所以縮也。縮之則清而明，故曰明酌。醖酒謂盎齊在所造之器，曰盎在所酌之器，曰醖，沈于清者和之以清酒也。汁獻謂煮鬱金汁和酒名鬱齊，直獻之而不待縮，故曰汁獻也。沈于醖酒者和醖酒于汁獻，允沈皆以酒之清者和酒之濁者，使酒之新也。澤讀為醖，舊醖之酒謂昔酒也。記禮者釋上文所陳云皆古



禮亦猶後世以舊澤之酒沅清酒醖酒而明之蓋

以近今證昔也明清與醖三者皆指上文三者申

言之也用鄭氏孔氏方氏補

祭有祈焉有報焉有由辟焉辟古讀如辟方氏作辟去之辟似當如辟邪辟

辟惡之

由用也。祈若祈穀之類報若秋報之類辟若磔

禳及辟去不祥之類集

齊之玄也以陰幽思也故君者三日齋必見其所祭

者

后王命冢宰降德于眾兆民

后王謂天子德謂德教教民雖司徒分職冢宰實

無所不統故以其重者言之王氏時庵

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擗緝笄總拂髮冠纓纓端

緝紳擗笄左右佩用左佩紛悅刀礪小觶金燧右佩

球捍管帶大觶米燧偪履著綦所買反又所紉反前規反適時世反

其

盥洗手漱漱口櫛以梳理髮縱以緇韜髮以作鬢

笄橫貫以固鬢總者裂練緇束髮本垂其餘於鬢



後為飾拂者振去其塵髦以髮為之象幼時所為

之髮多果拂髦者拂其髦以加於冠冠綏纓者結

纓領下以固冠結之餘者散而下垂謂之綏端玄

端士服鞞蔽膝也以韋為之與裳同色上繫於革

帶紳者大帶擅扱也亦作挿笏所以記事而備忽

忘也搢笏者扱笏於紳也紛悅試物之中刀礪小

刀與礪龍祭礪所以解結以象骨為之如錐金燧

以取火於日決者護巨指以開弦捍者著左臂以

遂矢管筆強若筮筮刀鞞必頂木燧以鑽火偏以

訖然後加冕著冠而綏纓從之然後服玄端著鞞

垂紳而搢笏然後佩用以備尊者使令九屬陽者

左佩屬陰者右佩又然後下及行滕履基其序如

此氏用方補

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縱笄緇衣紳

左佩紛悅刀礪小礪金燧右佩燧管線纒施繫表大

鷩米燧衿纓其祭履燧音屨表音反

笄簪也與男子笄異衣紳衣而著紳燧管纒纒鄭

氏謂於燧管線纒之下言施繫表明繫表四物而



施方氏謂針貯以管線貯以續二說未知孰是竊
意箴用以縫刺者管用以套物者線即絲續即線
鄭氏指為四物者疋之繫裘以針刺裘而為繫囊
衿纓以衿結纓綦履以綦約履衿結也婦人有纓
示繫屬也集

以適父母舅姑之所及所下氣治聲問衣燠寒疾痛
苛癢而敬抑搔之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進
幽少者奉槃長者奉水請沃或後卒授巾問所欲而
敬進之柔色以溫之醴醢酒醴筆羹菽麥蕡糗黍梁

云反音九反音問音思
反音醴音膏之之音去聲

苛亦也體煩而為苛氣虛而生養抑按摩搔爬抓
醴厚粥醢薄粥酒以麴為者其味嚴醴以釀為者
其味甘芼謂入羹之菜羹謂肉羹蕡熬菜實菜實
者大麻子也蕡菜也音反蕡而葉大冬用蕡夏用
蕡粉白榆也免新生者蕡乾者漉為滷滑為醴疑
者為脂釋者為膏及所下氣怡聲先之以和也
問衣燠寒恐其介燠失節也疾痛苛癢省其體氣
弗寧也皆所以撫卹其衰病而一出於敬非故以



是爲儀也。父母出入則或先以引之，或後以隨之，或左右以扶持之，相其所宜而助其力也。又從而問其意之所欲食者，則敬順其心以進之，和柔其色以溫之，芬芳其味以奉之。父母舅姑必嘗之而後退，則以知其得所欲而後孝子之心安也。馬氏男女未冠笄者，雞初鳴，咸盥漱，栉，緹髮，總角，衿纓，皆佩容臭，昧爽而朝，問何食飲矣。若已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

總角，總髮分而爲二，以其兩相對，故謂之角。容臭，

而朝後成人也。幼者於視膳之事，未能專之，惟候

問之，若未則佐長者。鄭氏

凡內外雞初鳴，咸盥漱衣服，欽枕，篔簹掃室，壺及庭布席，各從其事。孺子蚤寢晏起，唯所欲食，無時

此總論子婦之外，凡卑賤僕隸等

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昧爽而朝，慈以旨甘，日出而退，各從其事，日入而夕，慈以旨甘。

異宮，猶今有逐位，非如異居也。朝晨省禮也。夕昏定禮也。慈，君愛養惻怛之誠。用伊川方氏補



父母舅姑將坐奉席請何鄉將衽長者奉席請何趾少者執床與坐御者舉几斂席與簞縣衾篋枕斂簞而獨之

禮方勇反鄉許亮反衽而鳴反鄉音玄獨音獨

衽卧席也將衽古謂更卧處竊意將坐指日間言將衽指夜間言讀者順尊者意所安也至早旦親起侍御之人舉几以進使憑之斂此所卧在下之席與在上襯身之簞又其所卧之衾枕則以篋貯之篋則以獨韜之須卧乃更鋪之

鄭氏

父母舅姑之衾衾簞席枕几不傳杖履祇敬之勿敢

傳移也敦全杯盃羊土釜今以木爲器象土釜之形卮酒器卮盛酒漿之器餼謂食尊者之餘也與及也恒常也旦夕之常食也○父母舅姑所服御子婦不得輒傳移他處杖履是服御之重彌須恭敬勿敢偏近飲食器非餼其餘不敢用與其常所飲食非餼其餘不敢食

本鄭氏說

父母在朝夕恒食子婦佐餼既食恒餼父没母存冢子御食羣子婦佐餼如初旨甘柔滑孺子餼

子婦者長子及長子之婦佐餼者父母食不能盡



孔氏輔
氏陸氏

子婦佐助餽食之使盡勿使有餘而再進也恒餼
每食常餒而盡之也交没母存食則獨矣恐母心
之傷故家子侍食而羣子婦佐餼不言家婦者舅
没則姑老家婦已代政也甘美者則孺子餞之
在父母舅姑之所有命之應唯敬對進退周旋慎齊
升降出入揖遊不敢穢噓噓咳欠伸跛倚睇視不敢
唾涕寒不敢襲瘧不敢搔不有敬事不敢袒裼不涉
不概藪衣衾不見裏父母唾涕不見冠帶垢和灰請

請洗少事長賤事貴共帥時
于發反
於戒反
音希
於發反
於戒反
音希
請洗少事長賤事貴共帥時
於發反
於戒反
音希

齊莊也揖抑也遊揚也方氏謂揖讓而遊息也胃
受疾則噦心受疾則噦肺受疾則噦鼻出聲為噦
志疲則欠體疲則伸偏立為跛依物為倚傾視為
睇唾口津涕鼻涕擗揭衣也藪衣衾不見裏為其
可穢父母唾涕不見即刷去之也手洗曰漱足洗
曰澣和漬也燂溫也潘米瀾也
灑力旱
澣洗面也



帥循也時是也。噦噫嚏咳則聲不恭。欠伸跛倚
睇視則貌不恭。唾痰則聲貌皆不恭。故每不敢爲
也不有故事如射之類則不敢袒裼不因涉水則
不敢揭衣皆惡其褻也。且子之於親也衣而寒煖
則問之體之苛癢則搔之而於已則寒不敢褻穢
不敢搔以至父母之唾痰不見而已則唾痰不敢
請漱澣請補綴請醢請浴之類無所不用其孝謹
之至。用方氏補

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

言不出外言不入男子入內不嘯不指夜行以燭無

燭則止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

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

通披力反嘯古作叱如字爲嘯敬之請

漏浴室男子由右地道尊右也此言男女遠嫌防

微之禮

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若飲食之

雖不嘗音替必嘗而待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待加

之事人代之已雖弗欲姑與之而姑使之而后復之

尊者加己以飲食衣服已雖不欲必且順而受之





以待其命若加己以事又使人代之已雖不欲人

之代已亦且順而使之代待夫人之果不勝任然

後復以身親之允皆明勿逆勿怠之意方氏

子婦有勤勞之事雖甚愛之姑縱之而寧數休之子

婦未孝未敬勿庸疾怨姑教之若不可教而后怒之

不可怒子放婦出而不表禮焉色反

表明也。子婦有勤勞之事已雖甚愛念之姑且

縱其為之而寧數休之以彼其為子婦之職吾不

可以姑息之愛而奪其當為之事也子婦未孝未

敬姑勿縱之而寧數休之也

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

說則復諫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父母

怒不說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說音

二十五家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

州為鄉。諫而父母不說其罪輕不諫而使父母

得罪於鄉黨州閭其罪重故寧反覆孰諫雖撻之

流血不怨本孔氏說

父母有婢子若庶子庶孫甚愛之雖父母沒沒身敬

之不喪子有二妾父母愛一人焉子愛一人焉由衣

服飲食由執事母敢視父母所愛雖父母沒不衰子
甚宜其妻父母不說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
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卷之五日

婢子古說謂婢之子然則與下文庶子意重矣合
如曲禮之婢子直言婢耳。婢子父母之所使令
庶孽父母之所愛育是固所當聽命至於妻妾之
切近吾身者亦不敢不聽焉妾雖吾所甚愛不敢
與父母之所愛者敵妻雖吾所甚宜不敢以父母
不悅而留苟父母以為善子之情雖替而夫婦之
父母雖沒將為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為不善思
貽父母羞辱必不果

決於為善決於絕其不善皆主於孝其親而發補
舅沒則姑老家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於姑介婦
請於冢婦舅姑使冢婦母怠不友無禮於介婦舅姑
若使介婦母敢敵耦於冢婦不敢並行不敢並命不
敢並坐

冢婦適長子之婦也介婦眾婦也不友無禮於介
婦古說謂眾婦無禮冢婦不友之晦庵云未詳或



謂友當作敢理或然也然不免改本文江陵項氏
以使冢婦無怠不友無禮於介婦通爲一句怠也
不友也無禮也皆以母字統之若曰使冢婦毋恃
其長而怠忽以不友無禮於介婦於義亦通。此
言姑雖傳家政於冢婦冢婦當友愛介婦介婦當
敬事冢婦以相和協蓋冢婦之統介婦又與姑之
統子婦不同尤當曲盡也補

凡婦不命適私室不敢退婦將有事大小必請於舅
姑子婦無私貨無私畜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

婦或賜之飲食衣服布帛風統莊嚴則受而獻諸舅
姑舅姑受之則喜如新愛則親友則之則歡不得命

如更受賜藏以待之婦若有私親兄弟將與之則必
復請其故賜而后與之禮許大反

婦侍舅姑者也故不命適私室不敢退不敢專行
故大小必請於舅姑家事統於尊故無私貨私畜

私器私假私與不敢私受人故或賜之則獻諸舅
姑不敢私與人故請其故賜而後與其心終始一

於舅姑也鄭氏

適子庶子祗事宗子宗婦雖貴富不敢以貴富入宗
子之家雖衆車徒皆於外以寡約入子弟猶歸器衣



服裘衾車馬則必獻其上而後敢服用其次也若其所
獻則不敢以入於宗子之門不敢以貴富加於父兄
宗族若富則具二牲獻其賢者於宗子夫婦皆齊而
宗敬焉終事而后敢私祭禮記

猶若也歸古云歸遺之歸也謂子弟若貴被尊上

歸遺器服則獻其上者於宗子山陰陸氏以子弟
猶歸絕句云不敢以貴富入宗子之家以寡約入
雖子弟猶歸其家也其器服雖吾貴富所有亦必
獻其上者於宗子陸說尤徑在學者擇焉獻其賢
者謂其生也禮記卷之六

已之親為勞出也凡以尊正統而一人心氏方

飯黍稷稻粱白黍黃粱稭稭膳臘臠醢牛炙醢牛

臠醢牛膾羊炙羊臠醢豕炙醢豕臠炙醬魚臠雉兔

鶩鶩音思呂反醢則角反鶩音香醢許云反臠許亮

氏音飯者總目諸飯而列之下文也孰獲曰稻今晚稻也

生獲曰稊今早稻也膳者總目諸膳而又列之下

文也臘牛臠臘羊臠臠豕臠也醢鄭云衍文牛炙

炙牛肉也臘一臠一臠三牛炙四此四物共一行



最在北從西為始醢肉醬也牛豕切牛肉也醢五
牛豕六醢七牛膾八此四物為第二行陳之從東
為始羊豕九羊豕十醢十一豕豕十二此四物為
第三行陳之從西為始醢十三豕豕十四芥醬十
五魚膾十六此四物為四行陳之從東為始以上
十六豆是下大夫禮雉十七兔十八鶉十九鷄二
十此四物為五行陳之從西為始通上為二十
豆此是上大夫所加禮也

飲重醴稻醴清糟黍醴清糟梁醴清糟或以醢為醴

飲者總目諸飲而列之下文也重醴者謂稻黍梁

三醴皆有清有糟醴之清反子者為清未清而雜

者為糟以清糟二者相配而重設故謂之重醴也

醢粥也以醢為醴者釀粥為醴也黍醢謂以黍米

為釀粥此即上文為醴之醢也黍酢七故載才載

以汁滓相將者也水則清新之水也醢梅漿醢類

濫涼也以諸乾和乾水以上皆飲之目也酒

者總目諸酒而又列之下文也清謂清酒若今煮
酒白謂事酒有事而昔酒二酒皆白若今生酒以



上皆酒之因也。若者總目諸羞而再列之下文也。

今吳杰曰：餌餅之曰食。自私此二物皆粉稻米黍米。

為之糗者搗粉熬大豆為餌。糗之黏著故以粉餌。

搏之醅。之然當為餅。之然以稻米與狼臙昌六膏。

為之亦粥之類。以上此目羞之目也。補

食蠅醢而苾食雞羹。食脯羹。雞羹。折稌。大羹。兔羹。

和糝。不羹。濡豚。包苦實。葵。濡雞。醢醬。實葵。濡魚。卵醬。

實葵。濡蟹。醢醬。實葵。腹脩。蚘醢。脯羹。兔醢。麇魚醢。

魚膾。芥醬。藥膳。醢醬。批諸梅。諸卵醢。音制力也。本力也

周官六穀之一也。以蝸為醢。以苾米為飯。以雉為

羹。三者之味相宜也。下皆倣此。以麥為飯。析脯為

羹。稌稻也。細折。之列稻米為飯。以大與兔為羹。此

等羹宜五味之和。米屑之糝不必加麥。葵味辛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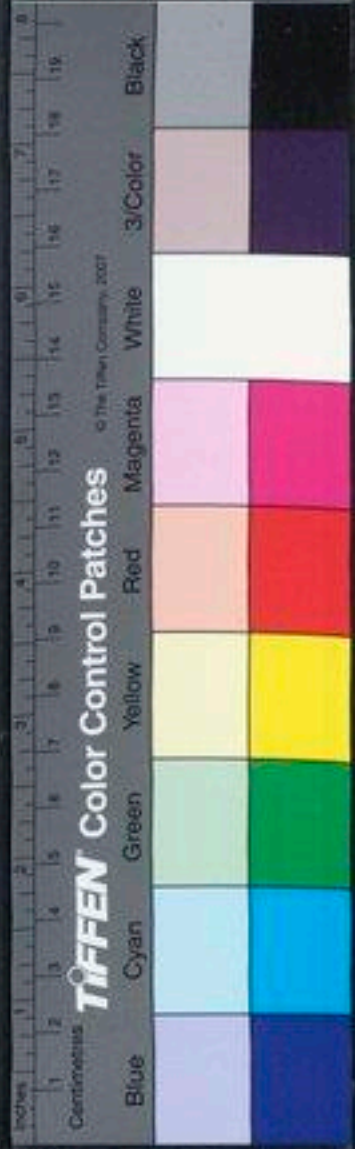
不各以其宜。濡豚包苦者。濡謂烹者。豚肉以苦菜

包裹。濡雞醢醬者。加以醢及醬。濡魚卵醬者。加以

魚子為醬。濡蟹醢醬亦謂加以醢及醬。四者皆破

開其腹實。麥其中則皆宜於用。麥者也。腹脩謂捶

脯而施薑桂者也。食之配以蚘醢。蚘蟻子也。析脯



爲羹則配以兔醢食麋之外膚配以魚醢食麋之
生肉配以醢醬諸道也桃菹梅菹即今之藏桃藏
梅亦鹽大塊鹽自蠅醢而下二十六物皆人君燕
食所用

禮氏

凡食齊視春時羹齊視夏時醬齊視秋時飲齊視冬
時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牛
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苽

飯齊黍稷稻粱視春宜溫也羹齊雉兔雞犬視夏
宜熱也醬齊醢醢醢醢視秋宜涼也飲齊水漿涼

糝視春宜黍稷黍稷黍稷黍稷黍稷黍稷黍稷黍稷

味以養氣調以滑甘則四時之所同以土王四時
土味作甘也牛宜稌以下各以其氣味相宜

用鄭氏
方氏補

春宜羔豚膳膏薌夏宜牀鱸膳膏臊秋宜犢麋膳膏
腥冬宜鮮羽膳膏膾

鱸音香
其居反
麋所求反
鱸音楚
音楚

鱸音香
其居反
麋所求反
鱸音楚
音楚

羊膏春陽方長去豚羊豕之小者將盛而壯食之
於助新陽爲宜膳以牛膏薌則以春木克脾土以
牛薌之土氣助養脾也夏陽極盛膳鱸雉魚之乾
者皆斂而堅食之於抑盛陽爲宜膳以太膏臊則



以夏火克肺金以犬臊之金氣助養肺也秋陰方
長牛犢鹿麋皆可補陽氣食之為宜秋金克肝木
膳用雞暉之木氣以助養肝冬陰極盛魚鮮鴈羽
皆善處陰食之為宜冬水克心火膳用羊羶之火
氣以助養心用為補方氏補

牛脩鹿脯田豕脯麋脯音鹿麋脯音鹿麋鹿田豕音鹿皆音鹿有軒雉
兔皆有芼音鹿鷓鴣范之音鹿枏音鹿凌音鹿棗音鹿榛音鹿柿音鹿瓜音鹿桃李梅
杏音鹿梨音鹿薑音鹿桂音鹿音鹿則音鹿加音鹿反音鹿

脯謂析乾其肉軒謂切其肉如藿葉芼謂以菜雜

脩而下三十一品皆人君燕食所加庶羞羞百二

十品記者不能次錄音鹿

大夫燕食有膾無脯有脯無膾士不貳羹音鹿庶人者
老不徒食

尊卑差也音鹿

膾春用葱秋用芥豚春用韭秋用蓼脂用葱膏用菹

三牲用菽和用醢獸用梅鷓鴣羹雞羹音鹿鴛音鹿釀之蓼音鹿魚音鹿

丞音鹿雞音鹿燒音鹿雉音鹿蕪音鹿無音鹿蓼音鹿音鹿反音鹿和音鹿戶音鹿

穀似菜音鹿醃人為之酸梅自然之酸釀雜切而和



之鷄羹雞羹鷄在羹下丞之而不羹三者皆釀之
以鷄鴛按上文鷄注云又以鷄為鴛蓋一羽物也
(魴鱖魚弱其之易爛故丞之)雞小鳥燒之雉或丞
或燒無定凡三者調和皆以香草蘇荏之屬而不
用蓼鄭氏劉氏方氏

不食雞鼈狼去腸狗去腎狸去正春兔去尻狐去首
豚去腦魚去乙鼈去醜起呂反

雞鼈鼈之小者狼能害人腸則傳道其所害之物
(狗陽畜腎又其陽精之舍狸善搏兔善走狸脊上

人不可出陸氏云魚腸謂之乙魚敗自腸始醜者
鼈之竅凡皆不食為不利人也陸氏

肉曰脫之魚曰作之棗曰新之栗曰撰之桃曰膽之
祖梨曰攢之

(脫之除其筋膜作之制其鱗新之拭其垢撰之省
視其蟲蠹膽之去其毛使青瑩如膽攢之環看其
虫孔皆治擇之名也)皇氏

牛夜鳴則膺羊冷毛而毛毳羶狗赤股而躁燥鳥鵠色
而沙鳴鬱豕望視而交腴腥馬黑脊而般臂滷雛尾





不盈握弗食。舒鴈翠鴉鴉。舒鴈翠雞肝鴈腎鴉與

鹿胃

音由(念)音琴(鹿)昌(鹿)並音保

牛書勞夜息若夜鳴則有疾膺惡臭冷謂毛本稀

冷毛謂毛頭毛結謂羶臭赤股股裏無毛躁謂

急躁臙謂其肉臙惡醜色其色變無潤澤鬱腐臭

豕俯首而食望視則首昂交睫謂瘦而目毛長腥

謂氣腥而不可食巢脊言眾體皆異而脊獨黑般

臂言疾在前脛般般然漏言氣如蠅蝝臭雞少鳥

尾不盈握言尾尚短舒鴈鴉翠尾肉鴉鳥鴉鳥腥

肉腥細者為膾大者為軒或曰麋鹿魚為道膾為辟

雞野豕為軒兔為宛腓切葱若薤實諸醢以柔之

益反究
干晚反

膾聶而切之軒大切而不耳與辟雞與宛腓皆聶而

切軒辟雞宛腓謂切麋鹿膾肉和葱薤於醢為菹鄭

羹食自諸侯以下至於庶人無等大夫無秩膳大夫

七十而有閣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公侯伯於房

中五大夫於閣三士於坩一

秩常也閣以板度食物坩土坩度食。羹食日用

惟稱有無不預爲之等五十爲大夫未甚老未有
常膳至七十而有閤以度食有常膳矣閤食以貴
賤爲曲殺五者三牲及魚腊天子倍之餘以次殺

用樂
氏補

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
周人脩而兼用之凡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
養於學達於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鼓亦如之
九十者使人受五十異糧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
常珍九十飲食不違寢膳飲從於遊可也六十歲制

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
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
則就其室以珍從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
有秩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
之事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
七十致政凡自七十以上唯衰麻爲喪凡三王養老
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譬
亦如之凡父母在子雖老不坐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
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



序。般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皐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禮記記王制有此。此與王制文略異。凡自七十以上與凡父母在子。雖老不坐是也。賈蒙

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

其近親者。下言親之所敬愛者。言犬馬以賤喻貴。

陸氏鄭氏

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爲厚史。三王亦憲。既養老而乞言。亦微其禮。皆有厚史。有古音又今讀如字

憲法也。醇厚也。五帝憲。謂朝夕與老者親炙其仁義之容。道德之光。自得於觀感。不言之際。至三王始有乞言之禮。然五帝雖止從容養其氣體。未嘗乞言。偶有善言亦記之於厚史。三王雖乞言亦



憲法其動容之間至於乞言亦不敢以迫切耗其
氣須從容款曲伺閒乘暇開端發問而微其禮焉
所得之言亦皆有惇史以記之焉古者之史不一
閩內者曰女史朝廷者曰國史若惇史則記載養
老之史取惇厚之義爲名東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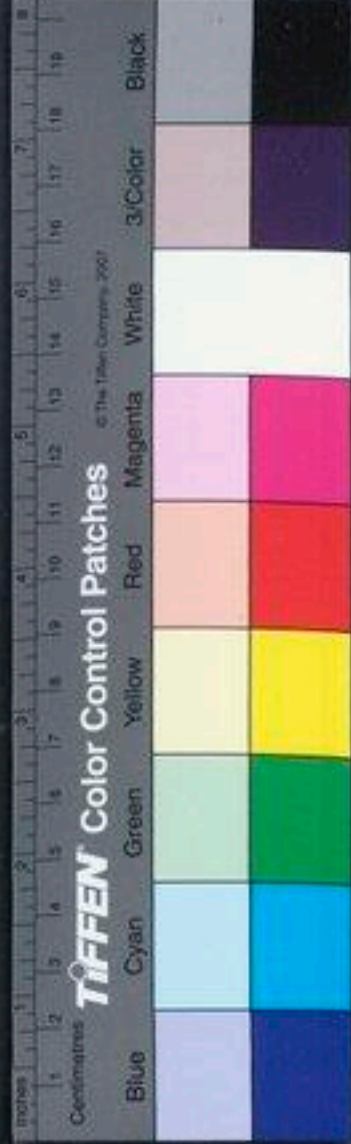
淳熬煎醢加于陸稻上沃之以膏曰淳熬淳母煎醢
加于黍食上沃之以膏曰淳母無音

淳即沃熬即煎醢陸稻謂陸地之稻以陸地稻米
爲飯煎醢使熬加于飯上恐其味薄更沃以膏使

炮取豚若將割之割之實棗於其腹中編萑以苴之
塗之以謹塗炮之塗皆乾擘之濯手以摩之去其皸
爲稻粉糝溲之以爲醢以付豚煎諸膏膏必滅之鉅
鑊湯以小鼎御脯於其中使其湯毋滅鼎三日三夜
毋絕火而后調之以醢醢今從之種音丸讀作埋徐

讀如字發音善反種
息酒反溲所九反

炮塗燒之名種草實棗謹塗以穰草和泥皸皮肉
上醢莫糝溲謂勻和穰脯謂者厥小鼎中使香美
謂之脯者解折其肉薄如爲脯然○爲炮者取豚



若將剗之則濟囊腹中編蘆包裹塗以和草之
泥而以火炮之既炮則所塗之泥皆乾而摩之手
既壁泥不淨其肉又執故濯手摩之去其鼓莫以
稻米泔和為醃付全豚之外而煎諸膏膏必沒此
炮豚又以大鑊湯盛此煎豚之小鼎者三日夜而
后調以醃醃此言為炮之法鄭氏孔

擣珍取牛羊麋鹿麇之肉必脰每物與牛若一捶反
側之去其脰孰出之去其鼓柔其肉藥反(脰音)

其醃莫而柔和其肉遂為珍矣此言擣珍之法集
漬取牛肉必新殺者薄切之必絕其理湛諸美酒期
朝而食之以醃若醃音子潛反又直蓋反
朝而食之以醃若醃音子潛反又直蓋反
期音機醃之類。此言為漬之

法補

為熬捶之去其鼓編萑布牛肉焉屑桂與薑以灑諸
上而鹽之乾而食之施羊亦如之施麋施鹿施麇皆
如牛羊欲濡肉則釋而煎之以醃欲乾肉則裡而食
之音



熬於火上為之者也。此言為熬之法。本
糝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與稻米。稻米二。肉
一。合以為餌。煎之。

（三）如一謂取牛羊豕三者之肉等分。如稻米二。
（肉）一者謂二分稻米一分肉也。此言為糝之法。捕
肝管取狗肝一椀。以其管濡炙之。舉熾其管不萎。
取稻米舉搔漉之。小切狼臙膏以與稻米為配。臙音
之然反

（管）腸間脂舉皆也。狼臙膏者臙中膏也。配作餅。

禮始於謹夫婦。為宮室辨外內。男子居外。女子居內。
深宮固門。閤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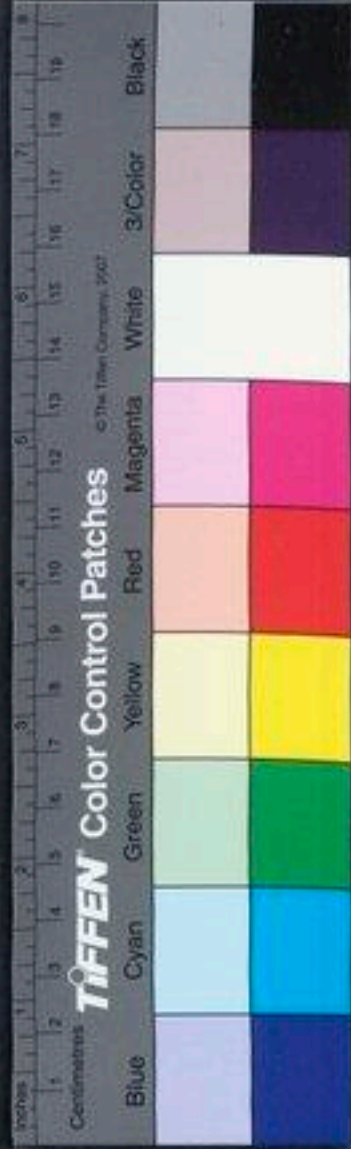
（閤）堂中門之禁。寺掌內人之禁令。寺音

男女不同。施柳不敢縣於夫之樞。柳不敢藏於夫之
篋。篋不敢共。漏浴夫不在。斂枕篋。篋席櫛器而藏之。
少事長。賤事貴。咸如之。夫婦之禮。唯及七十。同藏無

閤施以支反。柳音柳。柳音
玄揮音揮。篋音篋。篋音

植曰。樞橫曰施。挂衣者也。枕藏以篋。篋席。韜以櫛。

用氏音



故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將御者齊漱
澣慎衣服。櫛縱并總角。拂髮。綰綰綰。雖婢妾衣服
飲食必後長者。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禮記

將御必齊漱澣。所以致潔敬。婢妾衣服飲食必後
長者。不以賤廢上下之分。妾御不當及避上僭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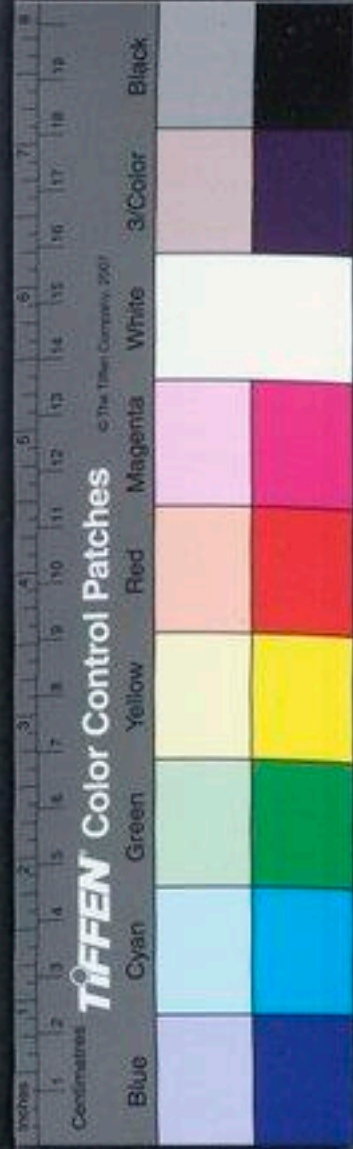
嫌方氏

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夫使人日再問之作。而自
問之。妻不敢見。使姆衣服而對。至于子生。夫復使人
日再問之。夫齊則不入側室之門。子生。男子設弧於

示有事於武。戰事人之佩巾。鄭氏

國君生子。告于君。接以太牢。宰掌負三日。卜士負
之。吉者宿齋。朝服寢門外。詩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
六射。射天地四方。保受乃負之。宰醴負子。賜之束帛。卜
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接古音捷方氏如字

接以太牢。接見其子也。卜士下求其士以負之下
得吉者則齊宿盛服於寢門之外。詩負之。古注以
詩爲承方氏謂能詩者負之期其能言也。宰既掌
具。故以醴禮其負子之士。仍賜束帛以酬之也。既



又卜士之妻或大夫之妾使食其子食之者乳之也。卿氏

凡接子擇日。冢子則大牢。庶人特豚。士特豕。大夫少牢。國君世子大牢。其非冢子則皆降一等。

擇日卜日也。此論國君至庶人接子牲牢之等并適庶不同。郊

異為孺子室於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為子師。其次為慈母。其次為保母。皆居子室。他人無事不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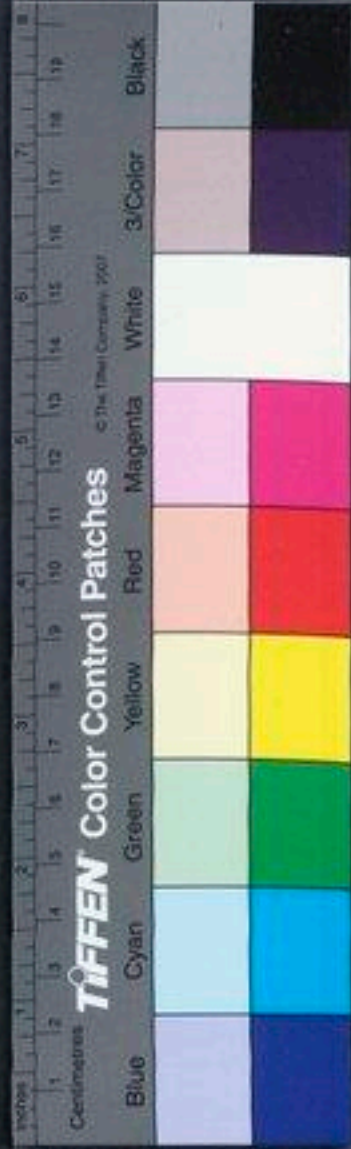
安其居處。郊

三月之末。擇日剪髮。為髻。男角。女鬋。古則男左女右。是日也。妻以子見於父。貴人則為衣服。卑命去祭皆漱。幹。男女夙興沐浴衣服。具視朝食。夫入門。升自阼階。立于阼。西鄉。妻抱子出自房。當楣立。東面。釋名 反

子生三月。剪髮所留不剪者謂之鬣。父與母相對為角。縱橫各一。在頂上為鬣。男耦。女竒。取陰陽相

須。郊

姆先相曰。母其敢用時日。祇見孺子。夫對曰。欲有師。



父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妻對曰記有成遂左還授
師子師辯告諸婦諸母名妻遂適寢婦名及子才
欽有帥欲有師教而不敢怠記有成欲其成身而
不敢忘執右手明將授之事左還授師順陽道孩
子咳之則笑故謂之孩咳而名之示若笑而受其
名幼

夫告宰名宰辯告諸男名書曰其年其月某日某生
而藏之宰告閭史閭史書爲二其一藏諸閭府其一
獻諸州史州史獻諸州伯州伯命藏諸州府夫入食

中士一人州長中大夫一人史則其屬史府其藏
書之室也夫入食如養禮者其與妻食如妻如養

舅姑禮鄭氏

世子生則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皆立于阼階西
鄉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名之乃降適子庶子見於
外寢撫其首咳而名之禮帥初無辭

世子適長子適子世子之弟庶子妻之子。此明
見世子及適庶禮氏

凡名子不以日月不以國不以隱疾大夫士之子不



敢與世子周名

為諱辟難也補

妾將生子及月辰夫使人日一問之子生三月之末
漱澣夙齊見於內寢禮之如始入室君已食徹焉使
之特餽遂入御禮例皆反

內寢適妻寢也初來之妾特餽其餘全妾已見子
夫婦共食令生子之妾特餽其餘亦如始來時孔氏
特餽所以寵之然亦使知大分已定於其初終不
可得而易也孔氏

之

攢傳姆之屬有賜謂於君有恩惠也此特所愛幸
則君親自名之衆子謂衆妾之子非特愛幸者則

命有司名之鄭氏

庶人無側室者及月辰夫出居羣室其問之也與子
見父之禮無以異也

無側室故夫出避之至問妻及見子則其禮同鄭氏

凡父在孫見於祖祖亦名之禮如子見父無辭

家統於尊也鄭氏



食子者二年而出其於公宮則劬大夫之子有食母士之妻自養其子食音嗣

食子者前所謂使乳其子者劬勞也勞賜之也

惟大夫則然士妻賤不敢使人用鄭氏

由命士以上及大夫之子旬而見冢子未食而見必執其右手適子庶子已食而見必循其首

旬古作均晦庵曰旬如字十日也。言子既見之後凡旬一見冢子則未食時先見適子庶子則食已乃見急於正而緩於庶也循其首者撫之以示

音丁良

鞶古謂小囊盛帨巾長樂陳氏謂鞶帶也春秋傳鞶厲大帶易鞶帶許慎服虔皆以鞶為帶其帶男用鞶女用繒集

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日。十年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學書計。衣不帛襦袴。禮師初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禮以數一十百千萬方名。東西南北不同席共食。蚤其



別也。穿之讓示以廉耻也。出入欲其行之讓耶。席欲其坐之讓。飲食欲其食之讓也。數曰朔望與六甲也。外傳教學之師也。書謂六書計謂九數。襦今之襖也。不用帛為襦袴。為其太溫傷陰氣也。師循也行禮動作皆遵習先日所為也。朝夕學幼儀者從朝至夕。學幼小奉事長者之儀也。聞書為數也。諒言誨信實也。謂拜者請於長者而肄習之也。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舞大夏。博行孝弟。博學不教。

謂十五以上象文。士舞舞象武舞也。謂用于戈之

小舞也。射謂五射。御謂五御。二十成人血氣強盛

無慮損傷。可以衣裘。象大夏。禹樂樂之。文武備者

也。博學不教者。廣博學問。未可為師。以教人。內而

不出者。蘊德在內。不可出言。為人謀慮。鄭氏孔氏

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博學無方。孫友視志。四十始

仕。方物出謀發慮。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五十命為

大夫。服官政。七十致事。致音

有室。也。男事。受田給政役也。孫友視志。孫順朋



友視其志意所尚也仕官也方比也物事也方物
出謀則謀不過物方物發慮則慮不過物孟子曰
位卑而言高罪也此士之事也服官政統一官之
政爲之長也致事則致其事於君而告老鄭氏
先男拜尚左手

左陽也鄭氏

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媿媿聽從執麻桌治絲繭織紵
組紉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邊豆菹醢
禮相助奠統紵媿媿反媿音思里反媿女金反

有違執麻桌前績事治絲繭則蠶事織以機紵以

箴組紉屬閭薄者爲組組似繩者爲紉觀於祭祀
欲其習熟又納酒漿邊豆菹醢以致其禮相助長
者而奠之於神焉鄭氏

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聘則
爲妻奔則爲妾凡女拜尚右手

聘者由彼而問此奔者自此而趨彼妻之言齊與
之敵體妾之言接使得接近尚右陰也鄭氏又江
陵項氏曰鄭氏注周禮肅拜云若今婦人揖蓋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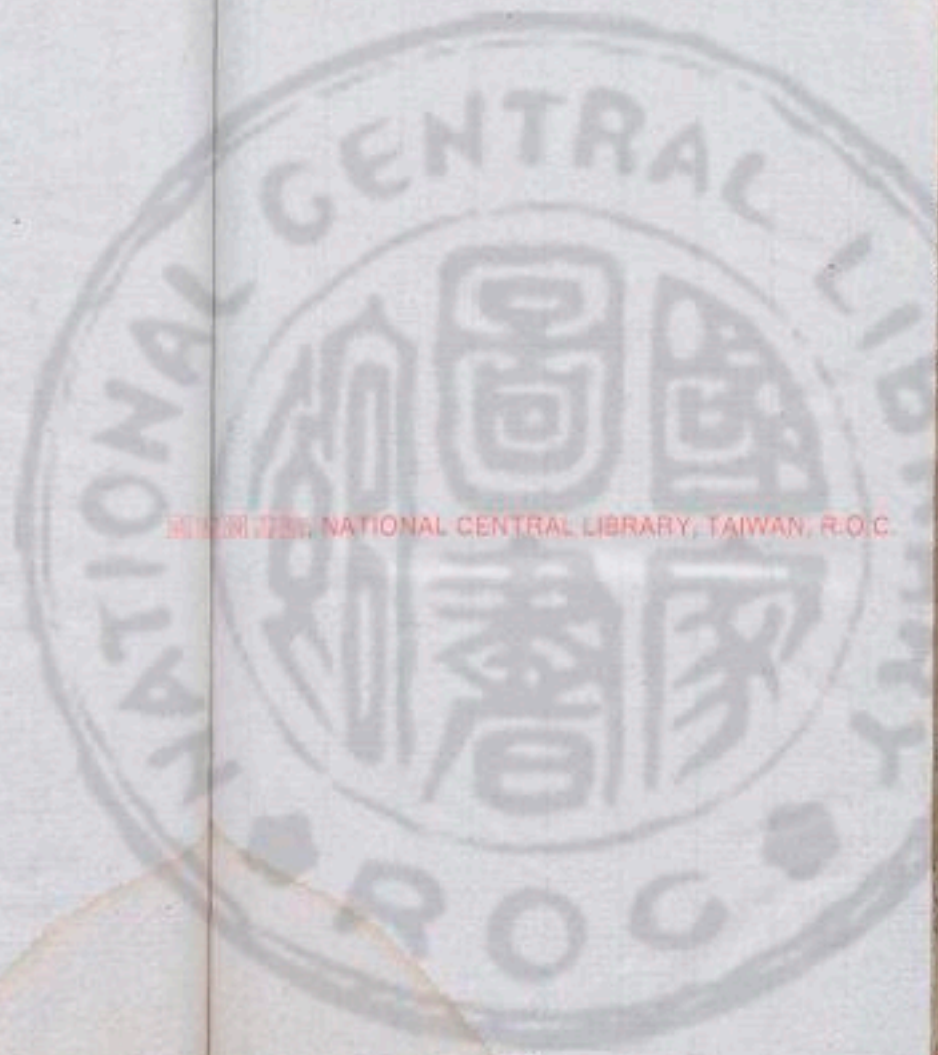
之拜如今之揖折腰而已介冑之士不拜故以肅
爲禮以其不可以折腰也然則其儀特斂手向身
微作曲勢耳鄭氏所謂擯者蓋如此此正今時婦
人揖禮也按鄭氏說則漢時婦人之拜不過如此
或者乃謂唐武氏始尊婦人不令拜伏則妄矣周
天元令人拜天臺作男子拜則雖廣俗婦人舊亦
不作男子拜也况古者男子之拜但如今人之揖
則婦人之拜安得已如今之伏大氏今之男子以
古男子之拜爲揖故其拜也加以跪伏爲稽顙之
以舉此禮於今以古人之禮而爲今人之拜也如
右向如孔子拱而尚右之尚非若今人用手按膝
作跪也男之尚左亦然古跪自是一禮與拜與伏
不相干允皆項氏說也晦庵周禮九摎辨淮稽首
頓首爲手引頭至地三曰空首則頭至手不至地
矣九曰肅拜最輕但俯下手軍中拜及婦人拜也
愚按古者席地而坐以手引頭屈服向地即爲拜
故拜字從兩手百拜而酒三行者因坐俯地其勢
易也是古之拜與今之拜不同軍中有介冑婦人
有首飾皆不可俯伏故但俯手謂之肅拜是女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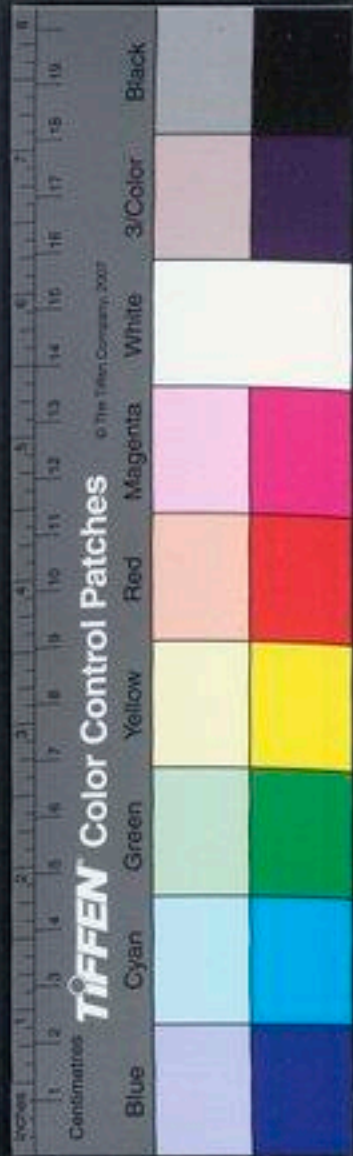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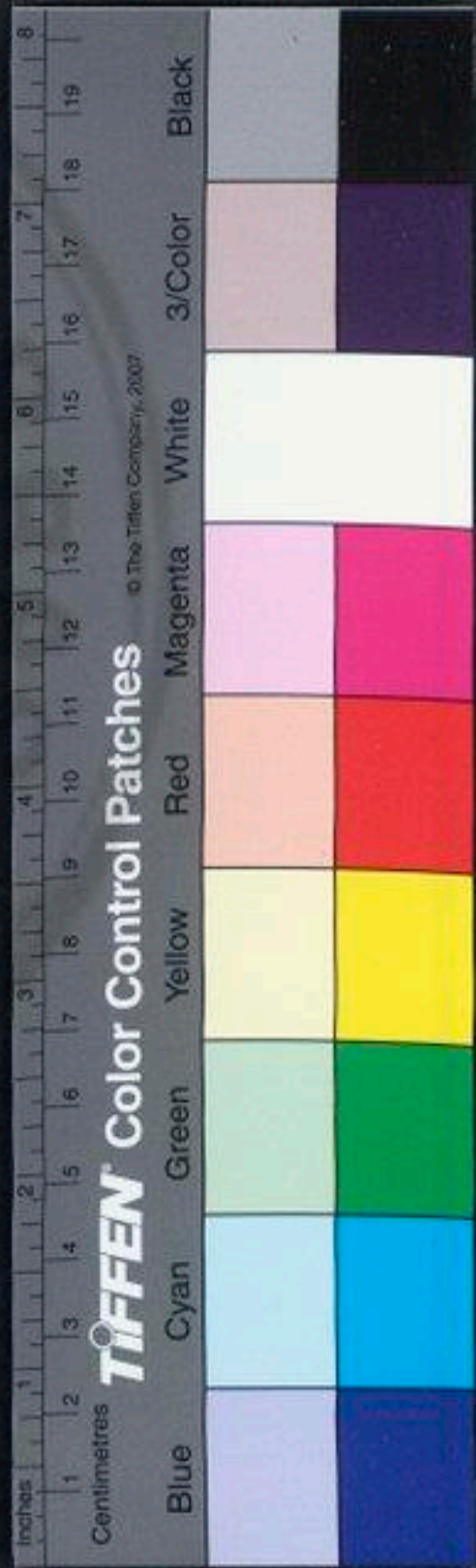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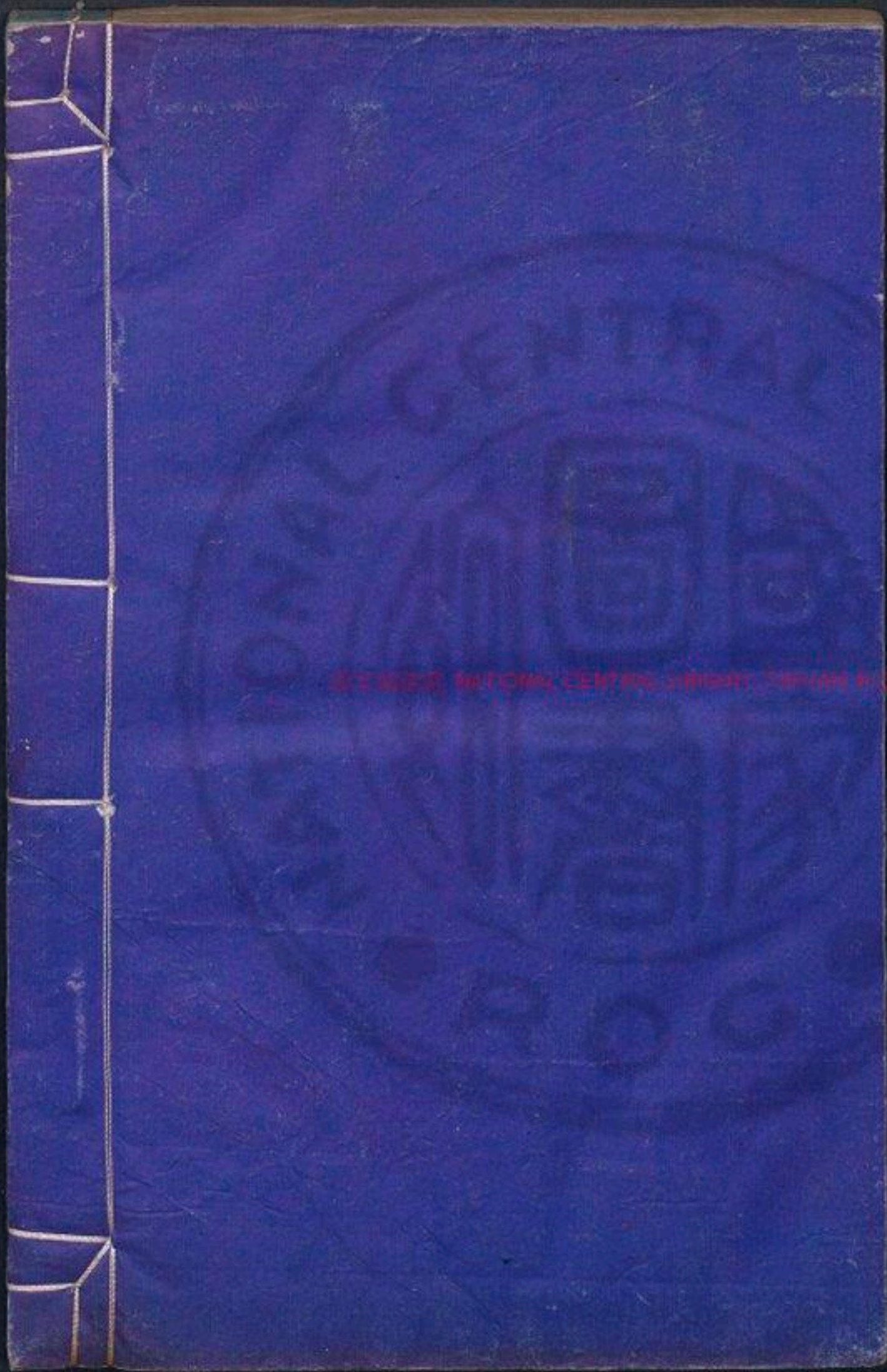
拜與男之拜不同又明矣世俗多疑婦人拜因併
附之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414951 23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二十

讀禮記七

玉藻第十三

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龍卷以祭

邃雖辭反卷音衣

玉藻冕之飾也冕以板爲頂藻以五采絲垂於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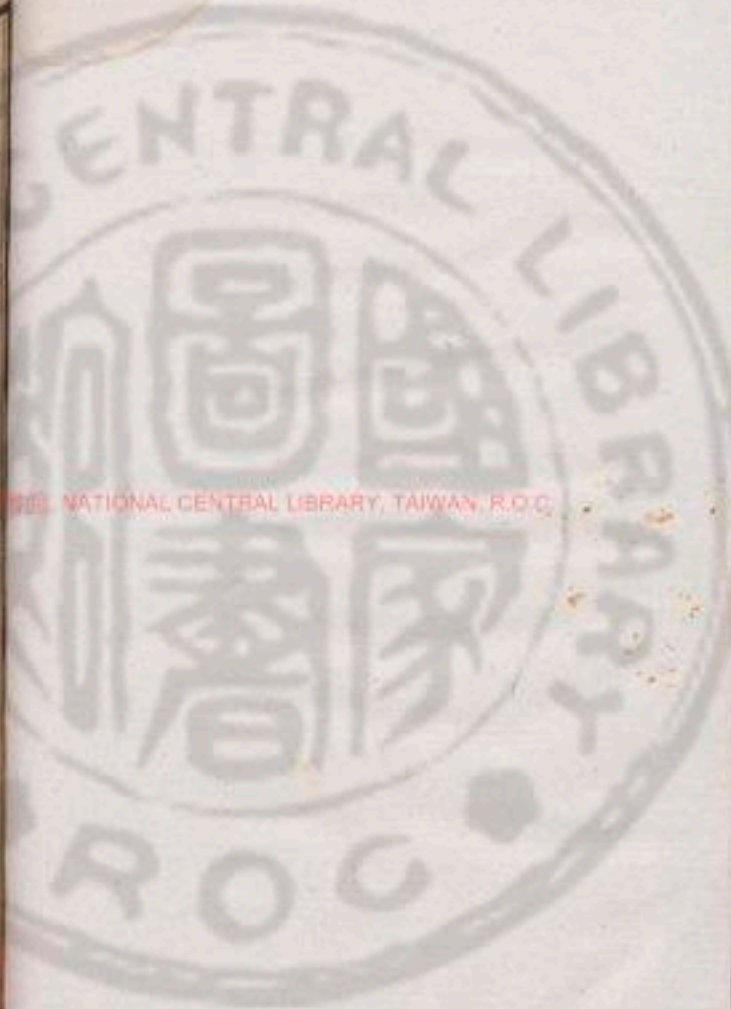
之前後爲十有二旒旒各十有二就每一就貫以

玉就間相去每一寸旒長尺二寸垂至齊肩爲其

以藻貫玉故名玉藻十有二則法天數也延者用

三十升布染黃覆於冕上前後垂而延長深邃故

曰前後邃延龍卷之卷字本作袞畫龍於袞衣其



形卷曲衮冕所以祭先王之服先儒相傳謂前旒蔽明亦習之誤此獨祭祀之衮冕爲然欲其素精神以饗神也若視朝則皮弁服何蔽塞之有哉

程氏說

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

玄端者端衣名而色玄古者端衣或施於冕或施於冠樂記曰魏文侯端冕而聽古樂此施於冕者冠禮曰冠者玄端緇布冠內則曰子事父母冠綏端韠紳公西華曰端章甫晉侯端委以入武宮晏

平仲端委以立于虎門此施於冠者東門南門皆謂國門諸侯告朔於廟明其受之於祖也天子聽

朔於南門之外明其受之於天也聽者受之義

氏及論語注及方氏

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

扉門扇左陽也闔其左而由右者閏非正也

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日中而餼奏而食日少牢朔

月太牢五飲上水漿酒醴以支反

弁用皮體自然也以視朝之服而食敬也日中而

餼不改造以厚養也奏樂而食和以養其心志也

日少牢崇其儉也朔月太牢敬其始也五飲上水



味以淡為本也。漿以汁滓相將，其味酢。七故者也。

酒清酒醴，甘酒醢以粥釀醴，漿厚於水，醴厚於酒。

醢厚於醴，凡五飲皆以淡為本而漸及於醢厚也。

用應氏方氏補

卒食，玄端而居，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御瞽幾聲之上下。

御瞽當御之樂官，幾察也。樂以中聲為本，聲之上

下皆非中，故幾之。魏文侯云：鍾聲不比乎左高晦

菴云和峴造樂於周我。太祖神聖令降一分，其

聲遂和用陳年不順成貝天子素服乘車食無樂

自貶損也。鄭氏

諸侯玄端以祭，禕冕以朝，皮弁以聽朔於大廟，朝服以目視朝於內朝。

禕，裨也。天子六服，大裘為上，其餘為禕。內朝，路寢

門外之正朝也。鄭氏

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

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

辨色始入，所以防微。日出而視，所以優尊。朝而臣

先於君，所以明分。守退而君後於臣，所以防怠荒。



視大夫退然後敢退所以體羣臣而均勞逸

陳氏方氏

又朝服以食特牲三俎祭肺夕深衣祭牛肉朔月少

牢五俎四簋子卯稷食菜羹夫人與君同庖

稷音之食音嗣

三俎豕魚腊五俎加羊與其腸胃四簋黍稷稻粱

子日紂死卯日桀亡後王以為忌祭肺祭先食周

人尚肺也祭牛肉夕食非始殺止於肉而不必肺

也○朝服以食享一國之奉不可忽也朔月豐於

朝夕敬始也稷食菜羹忌日貶也夫人同庖不特

殺也

用鄭氏補

君無故不殺牲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

故謂因祭祀無故不殺仁也庖宰殺之所廚烹飪

之所凡有血氣之屬弗身踐謂雖若螻蟻之微猶

弗忍踐之比以小明大血氣之屬弗身踐况忍無

故而殺乎

用鄭氏補

至于八月不雨君不舉年不順成君衣布摺本闕梁

不租山澤列而不賦土功不興大夫不得造車馬

衣布謂若衛文公大布之衣摺本謂天子之笏名

珽諸侯之笏名荼士竹笏其本飾之以象今以齒

年自貶去珽荼佩士笏而但摺插其竹本無象飾



也。列言遮列但遮列使不得其時而取而不取其
賦也。春秋書正月至于七月不雨見咎徵也。三
傳不達聖人之意乃曰不為災故不書旱。豈有不
兩者七月而不為災此曰至于八月不雨君不舉
者後儒惑於三傳也不然則誤且繆矣。張氏
卜人定龜史定墨君定體

春用龜秋用君之類也定墨者卜必以墨畫龜而
灼之大坵從墨為兆廣小坵旁出為兆覺定之者
靈仰者繹前侖果後侖左侖靈右侖若其屬不
一定之者定其所當用卜祭天用靈卜祭地用繹

土兆橫木兆直金兆從右邪上火兆從左邪上水
兆曲以大小長短明暗為吉凶或卜凶事又以短
小為吉又有旋者吉大橫吉大橫庚庚庚是豹
地庚庚然定體者體如體玉其周書體無咎言定
之者既得五行之兆體君定其體之吉凶占人云
君占體是也卜人定龜先視龜之上下左右陰陽
太史定墨以視其兆坵人君定體視兆所得而斷
其吉凶卑者視小尊者視大也。馬氏

君羔幣疋牲大夫齊車鹿幣約牲朝車士齊車鹿幣



豹植

直音例皆反

軾之制有衡以橫其上者植以直平下帶若席然施諸軾上註謂之覆詩韓奕謂之幟周禮巾車謂之祺○羔備虎植此君齊車之飾臣之朝車與齊車同飾言朝車於大夫士之間知兼大夫士之也鄭氏

君子之居恒當戶寢恒東首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又首反

當戶嚮明東首順生氣變而衣服冠起坐敬天怒

鄭

盥洗手沐沐髮頤洗面浴洗身稷與梁用其潘汁也櫛梳櫛白理木肺乾象櫛象齒為梳櫛沐而進飲以祝福進羞以庶羞薦之工升歌謂以樂侑綸精綸粗杆浴盆盥蒲軟連用湯者初出浴覆盥繼以湯去足垢而履蒲乃用布晞其身納履而進飲進飲不進羞工亦不升歌浴殺於沐也○日必

既反 舒音等

盥洗手沐沐髮頤洗面浴洗身稷與梁用其潘汁

也櫛梳櫛白理木肺乾象櫛象齒為梳櫛沐而進

飲以祝福進羞以庶羞薦之工升歌謂以樂侑

綸精綸粗杆浴盆盥蒲軟連用湯者初出浴覆盥

繼以湯去足垢而履蒲乃用布晞其身納履而進

飲進飲不進羞工亦不升歌浴殺於沐也○日必



五盥於其間而沐浴焉所以滌其垢致其樂而養
其和者亦無所不至沐之藩則先稷而後梁既沐
之櫛則先禪而後象浴之巾則上絺而下綌既浴
之席則先蒯而後蒲大抵初則先其粗者用刷蕩
之力後則用其精者盡潤養之功既沐而升歌所
以作其陽既浴而進飲所以養其陽而浴之禮殺
於沐又以首爲尊也用應氏
周氏補

將適公所宿齋戒居外寢沐浴史進象笏書思對命
既服習容觀玉聲乃出揖私朝輝如也登車則有光

更謂大夫亦有史官也

者也漢初亦有秉笏奏事蓋手執眼觀口誦於君
前也書思對命言書所思念欲以對君之命孔氏
謂書此思對命三事亦通既著朝服私習儀容又
觀容以聽佩王之聲使與行步相中行出至於已
之私朝揖其屬臣而行輝如可觀登車則有光儀
拱挹之不盡形容之莫措矣用孔氏
梅菴補

天子摺珽方正於天下也諸侯余前誥後直讓於天
子也大夫前誥後誥無所不讓也延他項反余音辭
延平周氏如字讀

摺謂扱與插笏於紳天子之笏曰珽直也故其



制直云方正於天下釋其以直臨下之義也諸侯
之笏曰茶茶舒也舒緩也進則屈於天子退則伸
於國人故其制前屈而後直讓於天子者釋前詘
之義也大夫進詘於天子退詘於諸侯故其制前
後皆詘無所不讓釋前後皆詘之義也周氏以茶
爲茅之秀云笏飾以茶猶玉飾以蒲姑兼存之以
俟來者考焉用周氏方氏補

待坐則必退席不退則必引而去君之黨登席不由
前爲躡席待坐不盡席尺讀書食則齊豆去席尺

待坐必退席不盡席尺讀書食則齊豆去席尺

踐其席也無所事而徒坐則不盡席之前有餘一

尺至讀書與食則近前而與席齊讀書欲聲聞長

者食恐汗席也設豆去席一尺食坐盡前則豆當

又在其前也用鄭氏方氏補

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辯嘗羞

飲而俟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

祭祭先也禮敵者共食則先祭臣侍君而賜之食

不祭君以客禮待之則得祭又湏君命之祭乃敢

祭君未食而臣先食褊嘗羞膳示行臣禮爲君先



嘗食之義也嘗羞畢歡飲而俟君殮臣乃敢殮飲者飯之音禮食先啜飲以滑喉也礼

君命之羞羞近者命之品嘗之然後唯所欲凡嘗遠食必順近食君未覆手不敢殮君既食又飯殮飯殮者三飯也君既徹執飯與醬乃出授從者

着近者避貪味也順近食從近始也覆手謂已食而釋其杖覆手不用也殮夕食也先儒以為勸食者朝食為一夕食為再以勸之使食因謂之殮為其再食也君未覆手弗敢殮者待君一食之竟然後敢勸之使再食也如饋饋者數日飯饋者數日也執飯與醬授從者執饋者數日饋饋者數日也

凡備食不盡食食於人不飽唯水漿不祭若祭為已

係卑係虛涉反

不盡食不飽謙也水漿不祭非盛饌也已謂已甚

也係卑薄也言水漿若祭則太卑薄也鄭氏方氏

君若賜之爵則越席再拜稽首受登席祭之飲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後授虛爵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退則坐取屨隱辟而后履坐左納右坐右納左西先典反言無

西先典反言無





酒如可克言言和見浦油悅敬見古以言言斯為
句今以斯禮已為句謂二爵而言言然和敬斯已
為禮至三爵則油油然悅敬而退不敢過三爵也
退則取履隱辟而納之不敢當長者而履也坐左
納右坐右納左凡以順手足之便用說文孔

凡尊必上玄酒唯君面尊唯饗野人皆酒大夫側尊
用棊士側尊用禁據於

上玄酒不忘古也君面尊專其惠也饗野人謂蜡
也饗野人謂蜡也饗野人謂蜡也饗野人謂蜡也

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

緇布冠存古耳始冠暫用即敝棄之鄭氏

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績綏諸侯之冠也
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玄冠綦組纓士之齊冠

也續戶內反纓耳佳反
音其又其說反

○玄冠天組纓緇布冠績綏皆始冠之冠下皆齊

冠

鄭氏

縞冠玄武子姓之冠也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垂綏五寸惰游之士也玄冠縞武不齒之服也

武冠

卷音也紕緣邊也字姓適孫也孫是子之所

生故曰子姓。祖亡故冠用縞父在故武用玄此孫為祖既祥之冠冠用縞帛以兆吉緣以素紕以示凶此子為父既祥之冠垂綏五寸惰游之象黜

冠縞武以罰之者不齒之服

方氏陸氏

居冠屬武自天子下達有事然後綏

加武以紕之紕朝服後綏也

五十不散送親没不髦大帛不綏玄冠紫綏自魯相

公始也

鄭氏

五十送喪不服散麻經始衰不備禮也親没不髦去為子之飾也大帛疏帛不綏者凶服去飾也玄

冠而用不正之紫色為綏其失禮自魯相公始也

鄭氏

朝玄端夕深衣深衣三袂縫齊倍要袷當旁袂可以

回肘

直袖反曲起魚反一逆反曲音逢齊音谷細而審反

袂袂末袂者袖也三袂者言深衣之廣三倍於袂



之末也。縫齊者衣下之裾也。要者衣之中。齊者衣

之裾。縫齊。倍要者其裾之廣倍於要也。袷尺二寸

圍之。爲二尺四寸。三其袷爲七尺二寸。今其下倍

之。則丈四尺四寸也。衽襟也。當旁在其側也。袂之

廣取其可以回肘。鄭氏

長中。纒揜尺裕二寸。袷尺二寸。緣廣寸半。以帛裏布

非禮也。如音

長者長衣垂之於外者也。中者中衣服之於內者

也。長中二衣與深衣大同小異。纒者接袖也。纒揜

揜者纒袂也。地漣者袷也。纒者纒袂也。以揜揜於外也。

袷領也。以交而合。故名曰袷。二寸者言其廣也。袷

袂口也。尺二寸。言袂口之廣也。緣廣寸半。言領袖

之緣也。裏者袂也。凡衣用帛則裏亦帛。用布則裏

亦布。若以帛裏布。則是以細而副麤。故非禮。鄭氏

士不衣織。無君者不貳采。衣正色。裳間色。衣音意。織音志。關去

氏方氏補

織者先染絲。然後織。若錦之屬。功多色重。士賤不

得衣之。無君則弔。故服素而不貳之。以采衣在上。

一曰



故用青黃赤白黑五方之正色裳在下故用綠紅

碧紫駭黃五方之間色用孔氏補

非列采不入公門振絺綌不入公門表裘不入公門

龍裘不入公門魏漢如衫山陰陸氏如字訓舉

列采謂正服文采成列也振絺綌謂禪音著絺綌

而無表衣以蔽之則褻表裘謂服表於外而無正

服以被之則簡襲裘謂裘必當褻反而襲之不見

美則疑於弔故皆不當入公門凡裘上必有褻衣

褻衣上又有襲衣褻者所以露其文采用方氏補

續文選卷之九

朝服之以縞也自季康子始也孔子曰朝服而朝卒

朔然後服之曰國家未道則不充其服焉

卒朔謂卒告朔之時告朔服皮弁告朔畢脫去皮

弁而後服朝服也○朝服以布不以純以緇不以

縞後世反之者始乎季康子之失禮也朝服緇衣

素裳待皮弁告朔訖然後服之盛服非有道者不

能充其服謂若彼其之子不稱其服之類用方氏補

唯君有黼裘以誓省大裘非古也

黼裘以黑羊皮雜狐白為黼文以作裘誓謂前祭



十日誓戒省謂前祭三日省牲大裘天子郊天之服。惟君黼裘以誓省後世有用大裘故記者譏之曰時古。

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士不衣狐白楊思歷反

狐白裘以狐腋之白毛爲之裼者袒而有衣曰裼露肉曰袒。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則狐白裘天下之尤難得者紂以狐白兔西伯田子方以狐白禮子思田文以狐白脫秦患狐白之貴

君子狐青裘豹褱玄緇衣以裼之麇裘青紵褱絞衣以裼之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麇音袖緇音消麇音迷并音非絞戶交反

褱袖緇綺屬犴胡犬絞蒼黃色麇鹿子羔羊子。裘必有衣各隨其色之相稱補

犬羊之裘不裼不文飾也不裼裘之裼也見美也弔則襲不盡飾也君在則裼盡飾也服之襲也充美也是故尸襲執玉龜襲無事則裼弗敢充也見賢

袒而見裘曰裼揜而充裘曰襲見言見於外充言



實於內。表之上有裼衣。裼衣之上有襲衣。襲衣之上有正服。表之必裼以見美為敬。故君在則裼。惟尸居尊位無所敬於下。故不裼而襲。執玉執龜。敬在寶瑞。故不裼而襲。苟無事則必裼。蓋臣之於君不敢自充其美。必以著見其美為事上之敬也。
用鄭氏
方氏補

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

（球美玉。魚須文竹者以鮫魚之須文飾其竹。竹本

見於齊魯與鄭無說。笏之大。應說笏。非也。小。亦不

說笏。當事免則說之。既指必盥。雖有執於朝。弗有盥

矣。凡有指畫於君前用笏。造受命於君前則書於笏。

笏畢用也。因飾焉。說他活反。免音
闕道七。報反。

說脫去也。吉事無所說笏。免者喪事。以布繞頭交

額前而哭。惟當執事與免之時。則說笏。造君所而

受命。則書於笏。事事畢用笏。以笏為重。故因而加

飾焉。鄭氏
方氏

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

其中博三寸。明上下二首不博三寸也。君殺其上



大夫士又殺其下殺之而其首廣二寸半以便於

摺與指畫

鄭氏王氏

而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居士錦

帶弟子編帶并細約用組

謂鞞支讀如裨鞞音律鞞必致反細文久反鞞音相

辟讀如裨冕之裨謂以繒采飾帶之側也終辟者

盡其帶皆飾辟垂者止於帶之紐及末垂處有飾

率謂緹緹率下辟者止於其末下有飾居士不仕

者用編帶尚文弟子承學者用編帶尚質并並也

紐帶之交結處也以物穿紐約結其帶並用組為

大夫前方後挫角士前後正

鞞音必

鞞蔽膝也亦名鞞名鞞名鞞鞞者凡鞞皆以

韋為之士之鞞色如爵於士言韋總上文也

直三等之制天子直無圈殺也公侯前後方殺四

角使之方變於天子也大夫前方後挫角挫角則

圜也士前後正者正方直之間或曰前亦挫角於

是為正也鞞以下為前以上為後

用孔氏陸氏補

鞞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鞞帶博

二寸



頸中央也。以上下皆大而中特小如人之頸。有兩角也。以其在兩旁如人之肩。兩角皆上接革帶以繫之。故有與革帶其廣同。并言博二寸。大帶用組約不堪懸繫。故繫於革帶。孔氏

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辟二寸。

再繚四寸。凡帶有率無箴功。音子

雜猶飾雜帶。即上之帶辟也。音婢之華緇辟皆帶飾。

以等而殺耳。二寸而再繚之亦四寸也。率繚也。凡

帶謂有司之帶亦繚之。如士帶無箴功。謂不裨之

素帶。朱裏終辟。音溫如燕。

緇赤黃之間色。衡佩王之衡蓋瑤也。幽黑色葱青色。

王后禕衣。夫人揄狄。音讀如音

禕為疊揄為搖。皆翟也。伊維而南。素質五色皆備。

成章曰翟。江淮而南。青質五色皆備。成章曰搖。王

后之禕衣。畫疊夫人之揄狄。畫搖。孔氏

三寸長齊于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

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鞞結三齊。



三寸謂約帶組之廣也長齊于帶與紳齊也紳

帶之垂者也士之紳其制長三尺有司謂府史之

屬長止二尺五寸便於趨走承事也帶通四尺五

丁尺五寸繞腰三尺垂前於紳故曰三分帶下紳

居二馬帶之垂紳蔽膝之鞶承約組帶之結三者

齊長

用鄭氏孔氏補

君命屈狄再命禕衣一命禮衣士祿衣

屈音關禕音鞠山陰陸氏

如翟音臆張鼓反

屈周禮作關狄翟也翟即雉畫雉於衣命婦之服

既為王后之服卿大夫妻亦再命得之其制必有

少異猶天子諸侯之同其袞冕也一命禮衣禮展

也士未命其妻祿衣祿或作稅展衣白祿衣黑

集陸

氏孔

唯世婦命於奠醢其他則皆從男子

奠音獻孔如字

世婦謂天子二十七世婦以下也世婦及命婦入

助蠶畢獻繭凡獻物必先奠於地故曰奠繭奠繭

者有功於祭服而命之不專為夫其餘非助蠶者

不奠奠繭之命惟從夫之爵故云皆從男子

本孔



凡侍於君紳垂足如履齊顛雷垂拱視下而聽上視帶以及袷聽鄉任左

齊音各雷力故反

紳垂則身磬折也齊者裳之下緝如履齊者謹於

移步也雷者屋簷身俯則垂其顛如屋雷也拱沓

手也身俯則宜手沓而下垂也視下者視高則傲

故下矚聽上者侍尊宜諦聽故聽上視帶交袷者

視尊者之身下不過帶高不過袷衣領也聽鄉

任左者聽之所鄉以左為任左近君也

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在官不俟獲在

三節急則二節臣故走緩則一節臣故趨在官不

俟獲者古者官府近死君側席地而坐登席解獲

聞召即往故不俟獲在外不俟車者退食於外徒

馭皆散倉卒未易遽集故或不容於俟車

孔氏應氏

士於大夫不敢拜迎而拜送士於尊者先拜進面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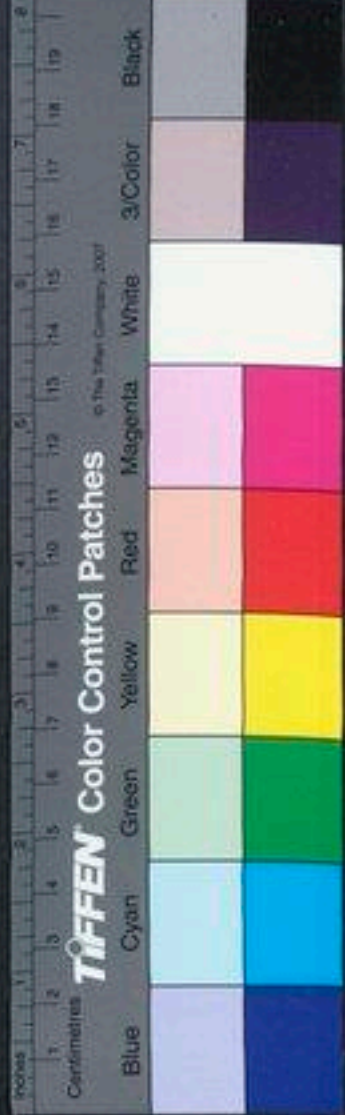
之拜則走

凡皆不敢以主禮自居也先拜進面謂拜竟乃進

面親相見

本孔氏

士於君所言大夫沒矣則稱謚若字名士與大夫言



名士字大夫

字名謂字其名即稱字也。○隱其名而稱其謚與字所以謹分守存謙退亦體其君尊賢悼往之心

應氏

於大夫所有公諱無私諱凡祭不諱廟中不諱教學臨文不諱

此明有不得而諱者義各有在也補

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周還中規折旋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將揚疏次也

右徵角左宮羽玉聲之所中也徵為事角為民可以勞故在右宮為君羽為物宜逸故在左采齊路門外之樂節逸詩肆夏路門外之樂節九夏之一也周旋是直去却回來其回轉處欲其圓而中規折旋是直去復橫去其橫轉處欲其方而中矩在衡和枉式集鄭氏及梅堯臣

君在不佩玉左結佩右設佩居則設佩朝則結佩齊則結佩而爵韠爵側

不佩玉非盡去之也特結其玉不使鳴以收斂為



敬耳左佩德佩玉也故結之右佩事佩木燧大鴈
之屬以備使令故設之繡則結其佩又屈上之以
齊而思神明心不在事也爵韞祭服應氏
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佩玉有衝牙君子無故玉不
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

佩玉以聲而節行衝牙者佩之所以成聲者也凡
佩上繫於衝下垂三道穿以蠟珠下端之前後縣
以璜其中央下端縣以衝牙動則衝牙前後觸璜
而為聲所觸之玉其形似牙故曰衝牙孔

越佩也璜而組組綴也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綴

則其反音羊朱反音其
而亮反音溫武中反

山玄水蒼色所以也綴者所以貫佩玉相承受者
也純當為緼古文作紂綦青黑色瑜美玉璜玨石
次王者緼赤黃間色山陰陸氏純與緼皆如字純
以絲為之緼以纁為之免改本文而義亦明徑合
從之也孔子象環豈自為之制歟記者傳聞而說
者曲為之議似意之耳

童子之節也緼布衣錦緣錦紳并紐錦束髮皆朱錦



也

用錦為緇布衣之緣又紳帶及約帶之紐皆用錦
并以錦為總而束髮其錦皆用朱色之錦此童子
之飾其以父母存而尚采歟用孔氏補

肆束及帶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肆古音肆今讀如字

肆伸之也束所以約帶之組紐也勤謂執勤勞之

事也伸束及帶所以為容有事則收之身湏趨走
則擁抱之於懷或云此承上文言童子以朱錦束

髮肆之使至帶肆氏陸氏

多錄備知節錄

子素帶朱裏終辟而素帶終辟而衍字元本無大請候字疑脫

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居士錦帶弟子縞帶

并紐約用組三寸長齊于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

二尺有五寸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鞞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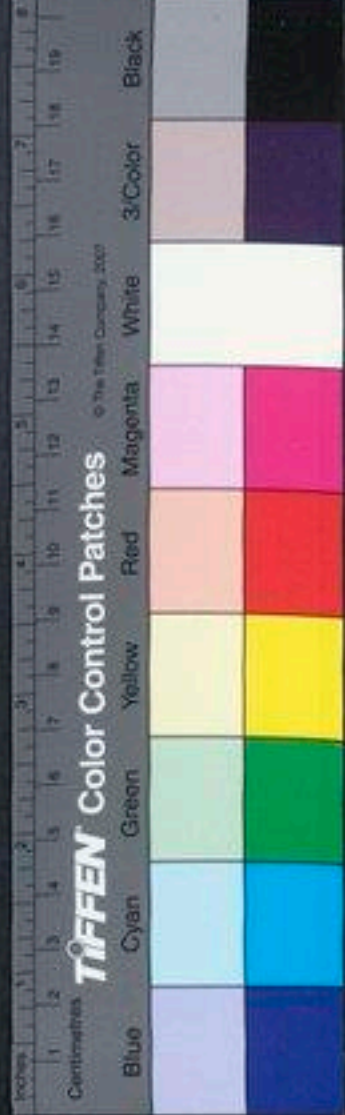
三齊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

辟二寸再縹四寸凡帶有率無箴功肆束及帶勤

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

童子不裘不帛不履絢無總服聽事不麻無事則立

主人之北南面見先生從人而入絢其俱反



絢履頭飾。○不裘帛恐太溫也。不履絢未成禮也。

也。從人而入，不敢獨勞。長者與爲禮也。用孔氏

侍食於先生異爵者，後祭先飯。客祭，主人辭曰：不足

祭也。客殮，主人辭以䟽。主人自置其醬，則客自徹之。

一室之人非賓客，一人徹壹食之人，一人徹。凡燕食

婦人不徹。徹扶晚反

先生尊者也。異爵，貴者也。饌不爲已設，故後人而

祭，示爲尊者嘗食。故先人而飯也。客祭，盛主人之

儀也。客殮，主人辭以䟽。主人自置其醬，則客自徹之。

非有賓客，惟使少者一人徹壹食，謂若同盤而食，

亦惟一人徹，不以無賓主而廢禮也。婦人不徹，弱

不備禮也。鄭氏孔氏方氏輔氏

食棗桃李，弗致于核。瓜祭上環，食中棄所操。凡食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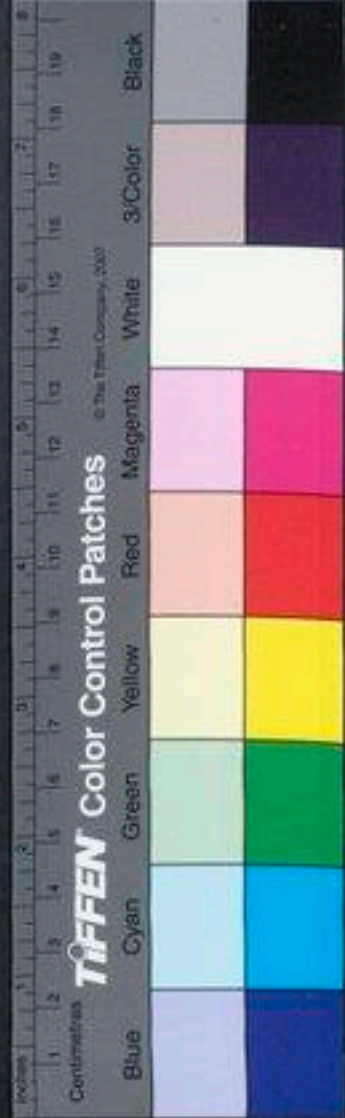
實者，後君子。火孰者，先君子。有慶非君賜，不賀。有憂

者，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擁七刀反

環，謂瓜外圓中虛橫斷之形。如環操，謂手所持者。

○弗致于核，謂懷核不置於地也。食瓜亦祭先祭

以其上環食其中，棄其手之所操。果實陰陽所成



產之味以先食爲新故後於君子而食火熟調和所成之味以後食爲謹故先於君子而食有慶非君賜不賀陸氏并下文有憂者釋之云有憂者有慶唯君賜然後賀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前章之文重出

鄭氏孔氏方氏

孔子食於季氏不辭不食肉而殮

凡客將食興辭而孔子不辭凡禮食先載次殺至有則飽乃殮孔子又不食而殮是季氏失禮而孔子以微意警之是亦教誨之也

孔氏輔氏應氏

凡賜君子與小人不同日

乘服以拜敬君惠也非經君命雖有車馬衣服不敢輒乘服也據掌以左手覆按右手之上致諸地者致首於地恭之至也酒肉之賜弗再拜輕也賜君子小人不同日謹尊卑也

鄭氏孔氏陸氏

凡獻於君大夫使宰士親皆再拜稽首送之膳於君有簞桃芻於大夫去芻於士去葷皆造於膳宰大夫不親拜爲君之荅已也

造七報反爲于爲反

宰謂膳宰主飲食官葷辛菜桃桃枝芻葵帚皆熏



被不祥者。○大夫使宰獻士親獻皆拜送膳於君所。熏被其不祥，造詣膳宰而進之。大夫不敢親拜進君者，恐煩君之咎已。鄭氏
大夫拜賜而退，士待諾而退。又拜弗答拜。大夫親賜士，士拜受，又拜於其室。衣服弗服以拜，敵者不在，拜於其室。

大夫拜竟即退，不待報。恐君召進而答已也。士賤君無答拜之禮，又待小臣傳君之報諾而後退。又拜者，又拜君之諾報也。弗答拜者，君不答士拜也。

孫孫也。衣襟。腰。膝。以。後。垂。於。下。則。其。服。以。是。為。帶。輕於君，故不服其所賜而拜也。敵已者，有賜而不

在家不及拜受，則往拜謝於賜者之室也。本孔氏說
凡於尊者有獻而弗敢以聞，士於大夫不承賀，下大夫於上大夫承賀，親在行禮於人，則稱父。人或賜之，則稱父拜之。

弗敢以聞，恐其瀆也。如少儀云：致馬資於有司，及所謂贈從者之屬，皆弗敢以聞也。士卑於大夫，不敢受其賀，下大夫於上大夫尊近，故受賀。父在行禮與受賜，皆稱父事，統於尊也。鄭氏孔氏方氏



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乘路車不式
服襲爲充美於內惟盛禮乃然大裘不裼是以祀
天禮盛也乘路不式路車亦以祀天禮盛無他敬
也

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
而不趨親老出_方不易方復不過時

唯速於諾走速於趨_方

親瘠色容不盛此孝子之疏節也父沒而不能讀父
之書手澤存焉爾母沒而杯圈不能飲焉口澤之氣

津之所漬○親病而憂未爲至孝親沒而觸

痛不忍可以觀其孝矣

補

介拂闈大夫中棖與闈之間士介拂棖賓入

不履闈公事自闈西私事自闈東

闈魚列反
棖有衡反

中央所豎短木棖門兩旁長木介副也賓之
拂謂衣拂之也上介近君稍中故衣拂闈大

夫之介微遠於闈故中於棖與闈之兩間士介卑
去闈遠故拂棖不中門者嫌於自尊不履闈者嫌
於自高公事謂聘享爲國而與主君敵故自闈西



客禮也。私事謂私覲爲已，則從主君而已。故自關

東不敢以客禮自居也。韋氏孔氏說

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徐趨皆用是。疾趨

則欲發而手足毋移，圈駭行不舉足，齊如流，席上亦

然。端行，頤留如矢，弁行，剡剡起履，執龜玉舉前曳踵

跖，跖如也。國舉反，駭大

君天子諸侯也。尸，祭祀象神之尸也。武，迹也。接武

踏半迹，繼武迹相及。中武，迹間容迹。凡徐趨皆用

與尸行之節。疾趨，履常欲起，手足猶直，正不得

足不離地也。圈駭，行不舉足也。徐趨，徐行也。

如水流於地之狀也。端行，謂直行或謂端冕之行。

頤如屋雷之垂行如矢之直也。弁行，謂急行或謂

載弁之行。剡剡銳利，履頭起發之狀也。執龜玉，則

舉前而曳其後，踵足跖跖如有循。韋氏孔氏說

凡形容惕惕，廟中齊濟，朝廷濟濟，翔翔。齊才巧切，翔音洋。

惕惕，直疾貌。齊濟，恭愨貌。濟濟，有威儀於莊。翔翔

行而張拱。

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遫，足容重，手容恭，目容

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坐



如尸。燕居告温温。

音啓
音速

舒遲德性自然也。齊遯則見所尊又警言而變遯猶蹙也。足容重舉欲遲。手容恭拱而正。目容端毋淫。視口容止無妄言。聲容靜不噦咳。頭容直不傾。顧氣容肅似不息。立容德中立不倚。儼然有德之氣象。色容莊勃如戰色。坐如尺不動也。告謂教使燕居時告教人温温然匪怒伊教也。鄭氏孔氏

凡祭容貌顏色如見所祭者

如覩其人在此

鄭氏

喪容總言之其下分言之皆喪容也。嚙嚙羸瘠貌。

顛顛摧落貌。瞿瞿驚遽貌。梅梅曖昧貌。爾爾聲氣

卑微也。

鄭氏孔氏

戎容暨暨言容。詒詒色容。厲肅視容。清明立容。辨卑母調頭頸必中。山立時行盛氣。顛實揚休玉色。鄭氏五

古音賤今讀
如字屬音田

戎容總言之其下分言之皆戎容也。暨暨果毅貌。

詒詒教令嚴立容。辨卑母調古通爲一句謂雖自貶卑而無諂媚。山陰黃氏各三字爲句立容明辨。



雖卑遜而毋失之諂媚也。山立如山不動也。時行時而即行也。盛氣顛實戰勇之氣顛實於中也。揚

休揚其休美至色粹美瑩徹也。

用鄭氏孔氏補

凡自稱天子曰予一人。伯曰天子之力臣。諸侯之於天子曰某土之守臣某。其在邊邑曰某屏之臣某。其於敵以下曰寡人。小國之君曰孤。擯者亦曰孤。上大夫曰下臣。擯者曰寡君之老。下大夫自名。擯者曰寡大夫。世子自名。擯者曰寡君之適。公子曰臣孽。士曰傳遽之臣。於大夫曰外私。大夫私事使私人。擯則稱

屏謂屏衛中國擯相也。公子。庶子也。故自稱孽。傳

遽以車馬給使士自稱職之卑也。士臣於大夫曰

私人。此士既不與大夫為臣故對大夫稱曰外私。

公士擯者謂正聘用公家之士賓介也。

鄭氏孔氏

明堂位第十四

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



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
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
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
此周公明堂之位也。（先）

（斧即黼依即袞為屏風畫斧形在戶牖間負者背
之而立也。九采九州之牧四塞謂夷服在四方為
蔽塞者。周公相成王漢儒以為代之朝諸侯傳
聞既不審矣。鄭康成又竟指天子為周公何過耶。
有周朝諸侯之位見於康王之誥亦不過東西二伯

神於此遷之於廟者

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昔殷紂亂天下。脯鬼侯
以饗諸侯。是以周公相武王以伐紂。武王崩成王幼
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
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於成王。成
王以周公為有勳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
方七百里。革車千乘。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
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韜。旂十有二旒。日
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韜音胡
音獨）

（弧旌旗所以張幅者韜則韜弧之衣。明堂布政



之堂明取嚮明之義今日明諸侯之尊卑是特釋
位之為義耳然諸侯之班爵素定其尊卑不待

此而後明也成王幼周公以冢宰聽其政今日踐
天子之位周公無此事也周室班爵之制諸侯不
過百里今日地方七百里周室無此制也魯惠公
始請郊於東周至僖公然後用郊春秋書之以著
其非今日成王命魯公祀帝于郊成王亦未嘗有
此舉也封爵當以孟子為正魯郊當以呂覽為正
蓋皆周末先秦之書也明堂位作於漢儒漢儒多

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牲用白牡尊用犧
象山壘鬱尊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雕篋
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椀巖升歌清廟
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
夏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於大
廟言廣魯於天下也

居備反 禘苦管反 任而林反

犧古素何反今如字惠息後又祖管反琖側眼反散先旦反巖

禘大祭白牡殷牲犧尊書犧象尊書象壘貯酒而
給於尊者為之雷文以示戒故曰壘山謂刻山雲



爲罍也。鬱尊者成鬱鬱之尊。黃目黃彝也。鏤金爲龜目。故曰黃目。灌謂酌鬱尊以獻。瓚形如槃。容五升。以大圭爲柄。是謂圭瓚。玉豆以玉飾。豆簋邊屬以竹爲之。雕者刻飾其柄。爵者酌酒獻尸之杯。琖夏后氏爵名。飾之以玉。仍雕者因爵之形而爲之飾也。加者加爵琖則爵而已。一升曰爵。四升曰角。五升曰散。皆爵之大者。璧者以璧飾其口。俎盛肉者。虞俎名。椀直而有脚。夏俎名。厥脚中央添橫木。下管象者。堂下吹管以播象武之詩。采干干盾也。

南蠻樂名。○凡皆侈言魯用天子禮樂。且自釋其義。以爲廣魯於天下。然天下周之有。而云欲廣魯於天下。將何爲耶。補

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禕立于房中。君肉袒迎牲于門。夫人薦豆。邊卿大夫贊君。命婦贊夫人。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而天下大服。是故夏禘秋嘗。冬烝春社。秋省而遂。大蜡。天子之祭也。禕音衮。禘音輝。

卷冕龍衮而冕副首飾禕。暈也。衣之所畫。○凡亦侈言魯用天子禮樂。然於祭祀而云百官廢職。服



大刑則三代之王未聞有承祀者不職而加之極刑者也若云姑爲是法而已則天下何從而大服夫四罪而天下服舜實見之行事然後天下服爾若爲之法而天下服何速耶補

大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振木鐸於朝天子之政也

魯之大廟即天子之明堂也魯之庫門即天子之臯門也魯之雉門即天子之應門也魯以木鐸振於朝是亦天子之布政也每事以天子誇魯之盛

山節藻梲復殿重屋

從專說反編許亮反重苦浪反舉也馬氏讀如字安也

節今屋梁之斗拱山節刻山爲文也梲今梁上之短柱藻梲畫藻爲飾也復廟重屋也凡前殿曰廟後殿曰寢揔而名之皆曰廟也重檐者就外簷平壁復安板檐以避風兩之灑壁也刮楹者刮之使淨楹者柱也達鄉者達之使明鄉者牖屬反玷者嚮外之玷出尊者謂置酒尊而出於玷之上也崇玷者崇高之玷康圭者謂受賓圭而安於玷之上也凡玷皆以土築之屏者今淨思謂城隅缺上



為屋以覆屏牆之小樓疏者刻為雲氣蟲獸。凡亦侈言魯之用於廟皆天子之廟飾也。補

鸞車有虞氏之路也。鉤車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綬殷之大白周之大赤夏后氏駱馬黑鬣殷人白馬黑首周人黃馬蕃鬣夏后氏牲尚黑殷白牡周駢剛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也。著尊也。犧象周尊也。爵夏后氏以琖殷以斝周以爵。灌尊夏后氏以雞夷殷以斝周以黃目。其勺夏后氏以龍勺殷以疏勺周以蒲勺。土鼓黃桴鞀

梓音浮 率千累 反 楷居八反

鸞車車有鸞和為行節也。鉤車鉤曲也。謂車有曲與蓋曲其前闌也。大路木路乘路玉路此四代車路之別。旂之制始於舜。子華子云舜建太常。纁者旂旒之係於繩而垂者也。殷尚白。周尚赤。此四代旂常之別。白馬黑鬣曰駱。馬以毛物為主而鬣又毛之長者故以鬣。夏尚黑故用黑鬣。駱白黑相間也。蕃赤也。凡言馬夏黑殷白周駢剛赤色。此三代牛牲之別。泰瓦尊山罍罍為山雲之形。著者尊無



足而底着也。犧象者畫犧與象為尊之飾。此四代尊之別。琖鐘之小者謂卑淺若琖然。故名琖。琖象尊。畫為禾稼。爵象雀有足而尾。此三代爵之別。灌尊。灌也。尊也。雞夷。即雞彝。刻木為雞形而畫雞於彝。管畫業。稼黃自鏤目而飾以金。勺。灌尊所用以酌酒者也。龍勺。勺為龍頭。疏勺。謂通刻勺頭為雉頭也。蒲勺。謂刻勺為鳥頭。其口微開如蒲草本合而未微開。此三代灌尊及勺之別。王鼓。祭土為鼓。黃桴。以由碑為桴。鞀。籥。截鞀為鞀。鞀者如笛而

代之樂之別。又推其始於伊耆氏者也。車也。旂也。牲也。尊也。爵也。勺也。樂也。皆前代帝王之制。魯兼用之。記者侈言之。施之周公之廟。猶曰報功施之魯國。難乎免於僭矣。用陳氏補

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類宮。周學也。崇。鼎。貫。鼎。大璜。封。父。龜。天子之器也。越。棘。大弓。天子之戎器也。夏后氏之鼓。足。殷。楹。鼓。周。縣。鼓。垂。之和。鍾。叔。之。離。磬。女。媧。之。笙。簧。夏后氏之龍。龔。虞。之。崇。



牙周之璧。妻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俎有虞氏以椀。夏后氏以斝。殷以相。周以房。俎。夏后氏以楛。豆。殷玉豆。周獻豆。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夏后氏尚明水。殷尚醴。周尚酒。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有虞氏之綬。夏后氏之綢。練。殷之崇牙。周之璧。妻。凡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是故魯王禮也。天下傳之久矣。君臣未嘗相弑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天下以爲有道。

周文武之廟。卅室言不毀也。米廩魯學謂卽震之庠。皆言養也。與序。魯宗類。宮總言魯兼四代之學也。崇實。封父。越皆國名。棘即戟。大弓。武王之弓。此言魯有天子之器也。鼓足。鼓有四足也。楹鼓。以柱貫中。縣則在上。垂叔。女媧皆古人名。和鍾。編鍾。離。磬。特磬。笙。簧。笙中作簧。籥。虛所以縣鍾。磬。橫曰簨。植曰虞。龍其飾也。崇牙。謂於簨之上。刻木爲崇牙之形。以挂鍾。磬。璧。妻。著畫。繪爲扇。戴小璧於其上。此言魯前代之樂器也。敗璉。瑚。簋。皆黍稷器。琯。斷。



木爲四足○添橫距稱曲撓之如枳椇樹枝房俎
下橫闊如房楮豆以木爲柄○獻謂疏刻之此言魯
兼前代之禮器也○載即蔽膝之鞮○山○龍章所畫
之文此言魯兼前代之祭服也○祭具○肝肺此言
魯兼前代之祭禮也○尚明水○醴酒此言魯兼前代
之獻酒也官五十至三百此言魯兼前代之官制
也○綏謂旌旗之綏○綢練謂綢杠以練○崇牙刻
繒爲崇牙之形以飾旌旗之側○翼如扇形以障柅
車戴之以璧此言魯兼前代之葬儀也凡四代帝

自三栢始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士之
有誅由魯莊公始婦人之髻而弔自臺駘始玄冠
紫綏自魯相公始朝服之以縞自季康子始令云
君臣未嘗相弑政俗未嘗相變亦近誣矣雖曰隱
惡不若不言之愈也○

喪服小記第十五

斬衰括髮以麻爲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齊衰惡笄
以終喪○

斬衰父服始死括髮以麻若爲母始雖亦以麻至





使尸出堂後又哭則改而免以布免者以布為卷
幘以約四垂短髮自項而前交於額也齊衰惡笄
以終喪者婦人質於喪有除無變

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髻其義為男子則
免為婦人則髻通音

男子吉有冠喪則玄冠而免婦人吉有笄喪則去
笄而髻補

首杖竹也削杖桐也

杖之別

且

為父母長子稽顙大夫弔之雖總必稽顙婦人為夫
與長子稽顙其餘則否

婦人既嫁則所重在天補

男主必使同姓婦主必使異姓

異姓謂同宗之婦齊

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

重在父

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
殺色界反

三者已與父及子三世也以三爲五者上因父而及祖下因子而及孫則爲五以五爲九者上因祖而又及高祖下因孫而又及玄孫爲九也上殺者祖以上服漸輕下殺者孫以下服漸輕旁殺者高祖以下之旁從服亦漸輕而至於盡矣用補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

庶子立爲王與適子爲王者其奉先廟制同補

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五世而遷之

宗其繼禰者也別子者謂繼禰之庶子爲後世之始祖繼別者別

子之世長子爲其族之宗所謂百世不遷之大宗也繼禰者別子庶子之長子爲其昆弟之宗所謂五世則遷之小宗也小宗有四或繼高宗或繼曾祖或繼禰皆至五世而遷特舉繼高祖者夏耳鄭是故祖遷於上宗易於下尊祖故敬宗敬宗所以尊祖禰也

祖遷於上謂高祖之父以次而祧也宗易於下謂繼高祖而下三從族父以次而踈也因禰故敬宗宗者祖禰之正體故敬宗所以尊已之祖禰也



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庶子不為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故也

斬謂斬衰

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庶子不祭禰者明其宗也

殤與無後者皆祔於祖祖與禰皆宗子祭補

親親尊尊長長男女之有別人道之大者也

言服之所以隆殺鄭氏

從服者所從亡則已屬從者所從雖沒也服妾從女

從服謂於已無服於已沒從之人有服也鄭氏

人既沒則已謂若君母之父母昆弟若妾為女君

之黨君母與女君既沒不必為之服也屬者骨血

連屬以為親屬從則非於已非親而徒從人為服

者比如子從母而服母之黨夫從妻而服妻之黨

母與妻雖沒猶為其黨服也妾為女君之黨服故

為女君之子服若妾與女君俱出女君雖猶為其

子服君而妾則義絕無服矣用鄭氏說補

禮不王不禘

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惟正為然諸侯以下及始



祖耳

補

世子不降妻之父母其為妻也與大夫之適子同

為反適
丁歷反

妻父母不降服為妻故親之也為妻齊衰而不杖

父為主子不得伸也

禮記

父為士子為天子諸侯則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父為天子諸侯子為士祭以士其尸服以士服

尸服以父之爵祭食以子之爵然父為士而子為

天子與父為天子而子為士乃後世事人情所不

可

婦當喪而出則除之為父母喪未練而出則三年既練而出則已未練而反則期既練而反則遂之

當喪當舅姑喪。女嫁則恩隆於夫家被出則恩復隆於父母得反則恩復隆於夫家

再期之喪三年也期之喪二年也九月七月之喪三時也五月之喪二時也三月之喪一時也故期而祭

禮也期而除喪道也祭不為除喪也三年而后葬者必再祭其祭之間不同時而除喪

再期云三年期云二年皆占禫言之也言喪節應



歲時之氣喪祭與除喪不同時再祭謂祥與練練
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為之再祭朋友朋友
禘而已

身有大功九月喪而主同姓三年之喪則必為之
再祭以盡三年喪之禮若為朋友主則既葬後虞
祭禘廟而止補

士妾有子而為之總無子則已

妾以有子為恩補

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已則否他者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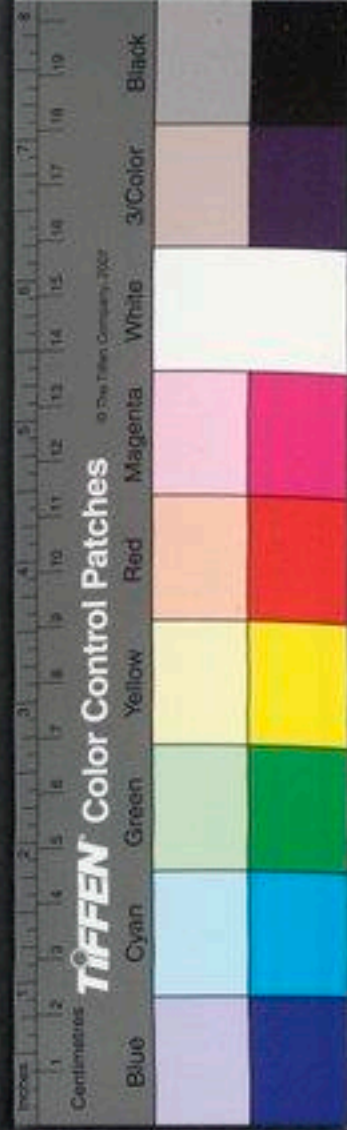
他者反

時而父追服已無追服本鄭氏說

為君之父母妻長子君已除喪而后聞喪則不稅降
而在總小功者則稅之

卿大夫出聘君諸親之喪已除則不必追服蓋從
服者其情輕也總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
故必追服之蓋屬從者其情重也遠兄弟輕服皆
自父祖之親降殺而及之故云降而在總小功補

近臣君服斯服矣其餘從而服不從而稅君雖未知
喪臣服已



此言君出朝聘未反而君之諸親有喪者從行卑
近之臣則隨君而服不問服限之已除未除也其
餘為臣之貴者君親服限未除則從之服若已除
不從之追服若在國之臣君雖在外未知諸親之
喪其臣先已喪服矣用孔氏補
虞杖不入於室。附杖不升於堂

此論哀殺去杖之節孔氏

為君母後者君母卒則不為君母之黨服

為君母後謂無適立庶為後也君母卒則不為君

經殺五分而去一杖大如經殺色界反

首經大一搯搯謂拇指與第二指一圍也要經較

小杖大如要經時庵及鄭氏說

妾為君之長子與女君同

重正統也鄭氏

除喪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

除喪謂練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易服謂先遭

重喪後遭輕喪男子易乎帶婦人易乎首男重首

經女重要經也鄭氏



無事不辟廟門哭皆於其次禮記

廟殯宮辟開也禮記謂倚廬鬼神尚幽廟宜閉

鄭氏

復與書銘自天子達於士其辭一也男子稱名婦人書姓與伯仲如不知姓則書氏

復招魂銘明旌周禮天子復曰皇天子復則不稱名取妻亦無不知姓者先儒遂以此為殷禮鄭氏

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

禮記

七分之一帶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齊衰之葛

大功之麻經皆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帶四寸

百二十五分之七十六兼服之者謂若斬衰卒哭

男子變要經以葛若又遭齊衰之麻易葛帶其首

經猶是斬衰之麻是兼之也下放此鄭氏及山

報葬者報虞三月而后卒哭報鄭音胡陸氏如字

報鄭讀為赴疾之赴云不及期而葬訓急疾也山

陰陸氏謂不及期而葬者報而後知之故云報葬

即及期則有會而無報○急葬者急虞祭安神宜



急也凡虞祭畢即卒哭今卒哭必待三月已之喪痛則奪之不忍急也合氏說

父母之喪借先葬者不虞祔待後事其葬服斬衰

借俱也謂父母同月若同日死先葬者母也先輕

葬服斬衰從重雖葬母亦以父之服父未葬不得

變服也鄭氏

大夫降其庶子其孫不降其父大夫不主士之喪

大夫降其庶子者父於子本甚服今大夫尊而庶

子賤故降服大功也其孫不降其父者孫謂庶子

繼世也不降其父謂亦降大功也於庶子也

方氏皆謂庶子之子不降其父猶為三年軍不可

以降尊也亦通恐子無降父服之理不必立此言

耳大夫不主士之喪謂不以尊攝卑補

為慈母之父母無服

慈母撫已者也父雖命為母子本非骨肉故止為

慈母服不為慈母之父母服異於生已之母也孔

補

夫為人後者其妻為舅姑大功

夫為本生父母期其妻降一等不貳隆也合氏說



士祔於大夫則易牲

祖為大夫孫為士孫死祔祖用大夫牲少牢不敢
以卑牲祭尊也

禮氏

繼父不同居也者必嘗同居皆無主後同財而祭其
祖禰為同居有主後者為異居

繼父謂母後嫁之夫母嫁子不隨固無繼父之名
自無服此言夫死妻稚子幼無大功之親隨母嫁
後夫後夫亦無大功之親彼此同財而祭其祖禰
是為同居其服期有主後而異財為異居其服三

哭服及者於門外之右南面

變於有親者也門外寢門外右西邊賓也南面嚮
南以答弔客

禮氏

祔葬者不筮宅士大夫不得祔於諸侯祔於諸祖父
之為士大夫者其妻祔於諸祖姑妾祔於妾祖姑亡
則中一以上而祔祔必以其昭穆諸侯不得祔於天
子天子諸侯大夫可以祔於士

宅葬地中一以上謂超越一位各隨昭穆○前人

已葬者不再筮祔則隨其爵卑不得祔尊尊得祔

卑禮氏



爲母之君母。母卒則不服。

母之君母外祖適母也。母在而爲之服。已則從之。服母若亡則不復爲之服。所謂從服者所從亡則

已。

用鄭氏
孔氏補

宗子母在爲妻禫。

父在適子爲妻不杖。不杖則不禫。父沒母存則爲妻得杖且禫矣。此嫌宗子尊疑厭其妻故特言之。謂雖宗子母在亦爲妻禫。蓋宗子尊則其妻亦尊不得以母在爲厭也。本賀氏說

類既爲慈母服亦可爲庶母庶祖母服。庶母父妾嘗生子者。祖庶母祖之妾嘗生子者。

爲父母妻長子禫。

四者皆重故爲之禫。補

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

以其非正於子祭於孫止。鄭

丈夫冠而不爲殤婦人笄而不爲殤。爲殤後者以其服服之。

冠笄則成人矣。凡殤皆未成人而死者也。未成人



無為父之道苟為其後惟以本親之服服之正七年父而不葬者唯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正七年喪則已

未葬不除喪其餘旁親大功以下以麻終月數者喪限既滿則除之不待主人之既葬也用禭氏

箭筭終喪三年

箭筭以箭為筭此言女為父服

齊衰三月與大功同者繩履

齊衰三月為尊者服大功九月為卑者服故雖月

杖筮目筮尸有司告事畢而后杖拜送賓大祥吉服而筮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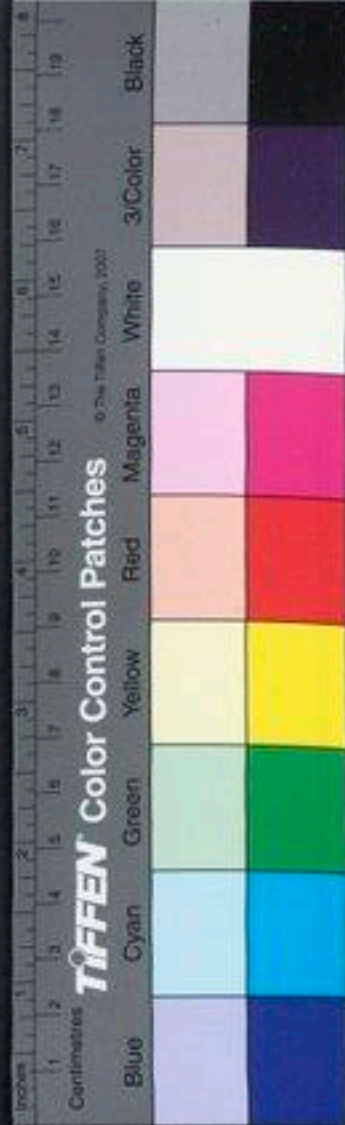
練期年之祭大祥再期之祭濯謂既祭器臨事去

杖事畢而杖以拜送賓皆敬也大祥吉服不以凶

臨吉也鄭氏

庶子在父之室則為其母不禫庶子不以杖即位父不主庶子之喪則孫以杖即位可也父在庶子為妻以杖即位可也

庶子為母不禫為父在厭也不以杖即位下



也位朝夕哭位也孫以杖即位祖不厭孫孫得伸也父在庶子爲妻以杖即位父不主妾喪故亦不主庶婦而子得伸也鄭氏

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爲主諸侯弔必皮弁錫

衰所弔雖已葬主人必免主人未喪服則君亦不錫衰說音

錫麻之滑易者諸侯弔其臣其君代之主禮敵也必皮弁錫衰諸侯之弔服也雖已葬必免後時而主從其客也未服喪亦不錫衰死時而客從其

則不易已之喪服養尊者必易服養卑者否

養有疾者不喪服求生主吉惡其凶也遂以主其

喪謂疾者死無主後此養者爲之主養時既去其

服及爲主時還與素無服同也非養者入主人之

喪則不易已之喪服謂疾時既不去服爲之養死

後亦不必易服而爲之喪惟服其服而來也養尊

者必易服養卑者否謂養尊者疾有忌卑於我者

無忌也合鄭

妾無妾祖姑者易牲而祔於女君可也



女君適祖姑也易牲而祔若女君少妾則特豚

下一等也鄭氏

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祔則舅主之士不攝

大夫士攝大夫唯宗子主人未除喪有兄弟自他國

至則主人不免而為主免音

虞卒哭私室之哀自主之若祔於祖廟則尊者宜

主之也惟宗子可以士攝大夫宗子尊也不免而

為主親質不崇敬也本鄭氏說

陳器之道多陳之而省納之可也省陳之而盡納之

而少納之省陳之而盡納之禮亦不禁是之謂可

山陰陸氏

奔兄弟之喪先之墓而後之家為位而哭所知之喪

則哭於宮而后之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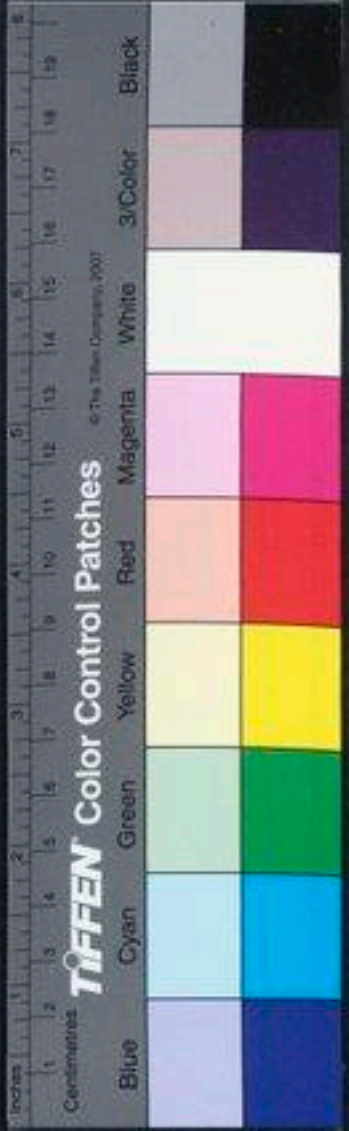
骨肉自然之親不特由主人故先之墓若所知由

主人而後致哀故先哭於其宮然皆為已葬者言

也孔氏

父不為眾子次於外

於庶子略故惟居寢孔氏



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

兄弟期喪而服斬衰者以其爲君也

方氏

下殤小功帶澡麻不絕本誦而反以報之

謂本期親在下殤降爲小功者澡治其麻使白以

爲帶不斷絕其麻之根屈而上至要中合而糾之

明親重也報猶合九殤之帶散垂

鄭氏禮方氏

婦祔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於親者其妻爲大夫

而卒而后其夫不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不易姓妻

卒而后夫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以大夫牲

親祖姑謂場所無祔錫也姓也

適子當祭不敢爲私喪廢祖父之祭故不爲出母

服應氏

婦人不爲主而杖者姑在爲夫杖母爲長子削杖女

子在室爲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

姑在爲夫杖姑不厭婦也母爲長子削杖不可重

於子之爲已也女子子在室無舅昆弟使同姓爲

攝主不杖則子一人杖謂長女也

鄭氏

緦小功虞卒哭則免既葬而不報虞則雖主人皆冠

及虞則皆免爲兄弟既除喪已及其葬也反服其服



報虞卒哭則免如不報虞則除之遠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后免反哭

免音問報音赴陸如字讀

(報)古注以為急疾山陰陸氏以為告報之報免者以布繞項交前額而哭也。禮葬曰即虞虞則免既葬而未虞則雖主人且皆冠及虞則皆免兄弟既除喪而後葬報虞則免否則除之夫虞者虞度之義既葬而反祭於室虞度其神所在而安之故以是日葬即以是日虞今乃有既葬而不報祭者豈葬之地去其室遠非於同日可虞者耶山陰

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不散麻雖異國之君免也親者皆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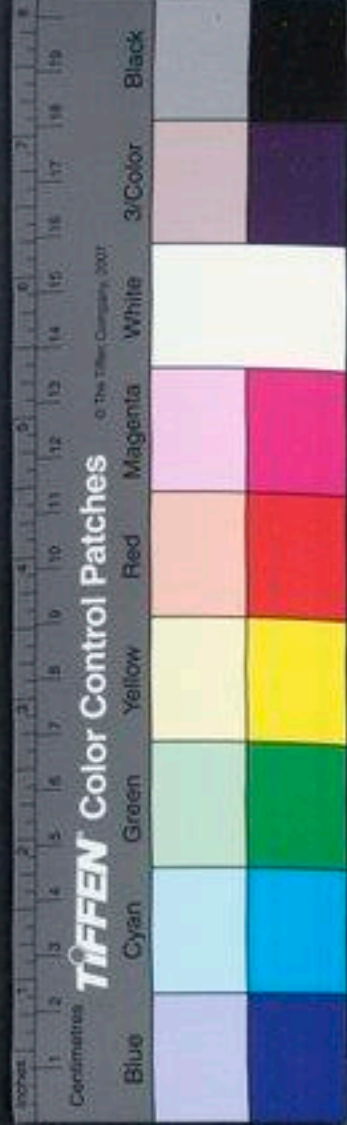
君過時而弔亦免為君變也

本鄭說

除殤之喪者其祭也必玄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編冠

除殤之喪異成人成人除喪後禫祭方玄端

奔父之喪括髮於堂上袒降踊襲經于東方奔母之喪不括髮袒於堂上降踊襲免于東方經即位成踊出門哭止三日而五哭三袒



堂上殯宮堂上出門哭止者出殯宮門就於廬哭者止聞喪已父異於初死時在家者哭踊無節也三日五哭者始至訖夕哭明日與又明日之朝夕哭九五也三袒者始至袒明日又明日之朝袒凡三也然哀痛之情恐不若是拘鄭氏孔氏補適婦不為舅後者則姑為之小功

謂夫有廢疾他故若死而無子不受重者故不為舅後適婦大功以不為後降小功小功庶婦服也

本鄭氏說

禮不王不禘其祖其後之故自出以其祖配之說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于裕及其高祖

王者禘其祖之自出而以其祖配如周禘帝嚳而以后稷配諸侯禘祭則及其始封之祖大夫士必有大事勲勞見省錄於其君而後得及其高祖謂之干祿干上達也用王氏鄭氏說

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遂率天下諸侯執鬯豆豢奔走追王大王置父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賤尊也禮息俊反追王之王去聲



號旌旗之名器械禮樂器及兵甲衣服吉凶之制
○此借制度之可變以形人道之不可變主人道
言也補

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
別

同姓父族從宗謂從大小宗合族屬謂合之於宗
子之家序昭穆也異姓謂來嫁者主名謂夫爲父
行則主母名夫爲子行則主婦名治際會謂治其
氏禮交接之會各有分別不亂也鄭氏

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慎乎

昭穆各係其夫兄弟之妻止同一行補

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
竭矣鄭氏

四世共高祖而總麻服盡五世共高祖之父服袒
免而無正服殺同姓也六世共高祖之祖不復袒
免止同姓而已故親屬竭鄭氏

其無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昏姻可以通乎殺之以
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



周道然也

庶衆也始祖為正姓高祖為無姓戚親也單盡也

○庶姓別於上謂自高祖各為氏族矣戚單於下

謂至四從兄弟而親屬盡矣問可以通昏姻否乎

答謂連繫之以本出之姓而不分別綴屬以飲食

之禮而不殊異族人雖相去百世不通婚姻周道

然也此記者自為問答以明其義用孔氏說

服術有六。一曰親親二曰尊尊三曰名四曰出入五

曰長幼六曰從服

此謂親屬也

謂出妻之子為母替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替婦當

喪而出則除之未練而反則替之類也長幼謂成

人及殤從服若夫為妻之父母妻為夫黨本鄭氏說

從服有六有屬從有徒從有從有服而無服有從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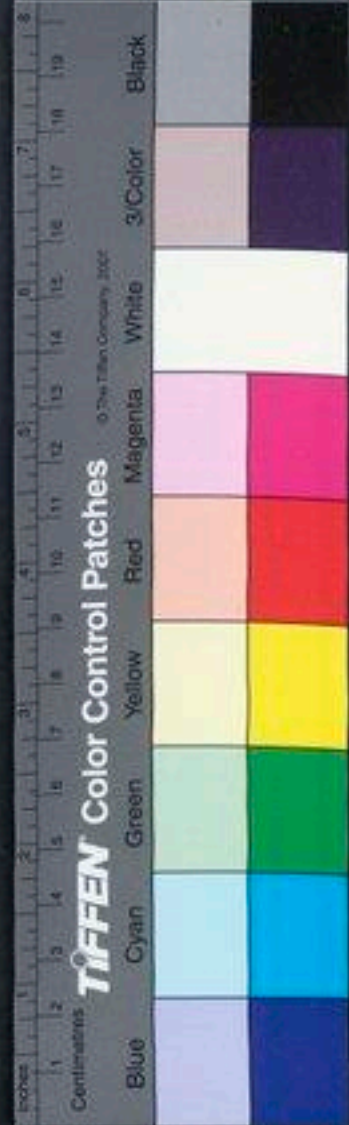
服而有服有從重而輕有從輕而重

屬從如子於母之黨以親而從服為屬從徒從如

臣為君之黨本非親而從服為徒從有服而無

服如公子為其妻之父母從無服而有服如公子

之妻為公子之外兄弟從重而輕夫為妻之父母



從輕而重公子妻為其皇姑

氏

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禰名曰重一輕一重其義然也

用恩則父母重而祖輕用義則祖重而父母輕

鄭氏

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

君當親其族族不當自以為親而喪君補

庶子不祭明其宗也庶子不得為長子三年不繼祖

也

庶子上不敢瀆其祖下不敢重其嗣尊歸於宗也

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

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

五世則遷者也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義也

別子謂諸侯第二子以下悉不得禰先君別自為

後世之始祖繼別謂別子之世適族人皆宗之是

為大宗百世不遷繼禰則父之適子兄弟宗之是

為小宗傳至五世服盡則遍遷

用禮氏說

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



俗刑然後樂詩云不顯不承無斁於人斯此之謂也

亦數音

刑猶成也數厭也。率親而上至于祖則始乎親親率祖而下至于禰則終乎親親故人道親親而已推親親之極至於禮俗成而人樂之不厭於

氏氏氏

少儀第十七

開始見君子者辭曰某固願聞名於將命者不得階主敬者某固願見罕見曰聞名亟見曰朝夕暨曰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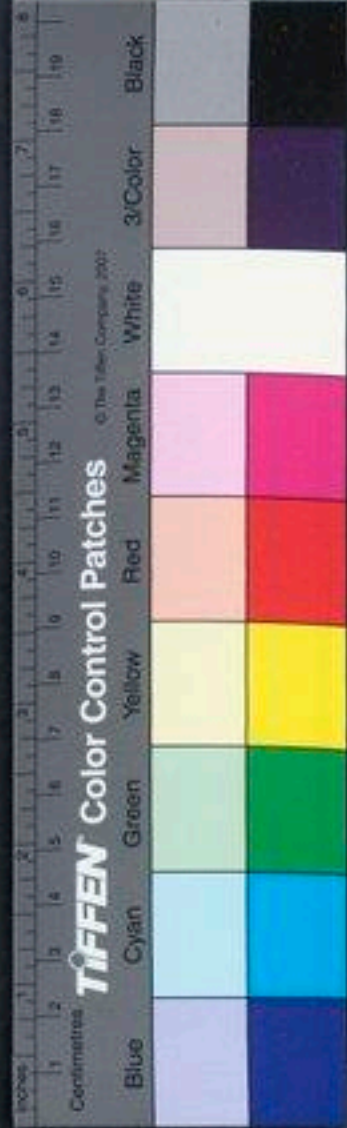
階主爲句諸家費呼不可曉主敵謂主人敵體者也亟謂數見補

適有喪者曰比童子曰聽事適公卿之喪則曰聽役於司徒

比方氏去聲讀願比於執事者俱執事也凡適於有喪者之家以助事爲主補

君將適他臣如致金玉貨貝於君則曰致馬資於有司敵者曰贈從者

適他謂出朝會臣致貨以助謙曰馬資謂芻秣補



臣致祿於君則曰致廢衣於賈人敵者曰祿親者兄弟不以祿進

以衣遺死者曰祿祿君謙曰廢衣不敢必其以歛也於賈人以其知物善惡也周禮玉府有賈人掌受獻敵體則直曰祿若親者相祿則直陳之不執以將命曰進也

本鄭氏說

臣為君喪納貨貝於君則曰納甸於有司

甸謂田野之物此臣為君喪進物之辭

贈馬入廟門賻馬與其幣大白兵車不入廟門

圖芳仲反

不疑在躬不度民械不願於大家不嘗重器

嘗計度也重寶也械古作兵械慶源輔氏作機械

。不疑在躬者有諸已之謂信不度民械者不逆

詐居室以苟完為善用器以粗足為給故不願慕

人之大家不嘗計人之寶器也

集補

汜埽曰埽埽席前曰拊拊席不用鬣執箕膺搗

施芳

禮記卷之八

禮記卷之八

汜廣也鬣埽之末如鬣也膺前搗箕之舌也內

外俱滌滂曰汜埽埽除席前之穢曰拊席上不用



鬣以其常用掃地而不絮也持箕舌自嚮留前不
敢嚮尊者說孔氏

不貳問問卜筮曰義與志與義則可問志則否

不貳問謂卜筮當正心義公理志私意義志爲貳

用孔氏補

尊長於己踰等不敢問其年燕見不將命遇於道見

則面不請所之喪俟事不植手侍坐弗使不執琴瑟

不畫地手無容不翳也寢則坐而將命燕見之思賢論反畫

反胡麥

用故不入廟門孔氏

賻者既致命坐委之擯者舉之主人無親受也

凡饋者拜受有喪者不得拜受故賻者委之地擯

者舉而取之孔氏

受立授立不坐性之直者則有之矣

受授皆立則不坐人性有不能委曲如禮者雖坐

君子不責也性之直猶所謂直情徑行者歟本山陰陸

氏及晦菴說

始入而辭曰辭矣即席曰可矣排闥說屨於戶內者



人而已矣有尊長在則否禮反

闕謂明雍排謂推之使開在在內也。始入門主

人辭謝於賓擯者告主人曰辭謝賓矣謂辭謝賓

今先入至賓主升堂各就席擯者恐賓主辭讓即

席故云曰可矣言止不須辭也賓主登席衆入戶

內雖尊卑相敵猶推一人爲尊得脫履於戶內餘

皆於戶外然其內若先有尊者在則亦不敢於戶

內脫履

本孔氏說

問品味曰子啜食於其乎問道藝曰子習於其乎子

動也不請其所往恐或有私便也事謂朝夕哭奠

之時弔喪必俟其行事不敢非時獨往弔亦不敢

故煩動之也侍坐非使之不敢執琴瑟不因畫地

指說斂手不爲容雖暑不揮扇尊長寢則坐而將

命不敢下臨之也

合鄭氏孔氏說

侍射則約矢侍投則擁矢勝則洗而以請客亦如之

不角不擢馬

矢箭也射者先設箭中庭上耦下耦更進取箭各

得四箭而升堂若侍尊長則不敢與更迭一時并



取四矢爲約矢投者投壺其矢則投壺之箭以柘
與棘爲之非竹箭之箭投壺則委矢於地坐而一
一取之侍則不敢委之地而以手并抱爲擁矢勝
則洗爵而以請謂不敢使他子弟酌酒以罰尊者
必自洗爵而請行觴客若勝亦洗爵而請自飲角
謂罰爵之觥馬者投壺立筭爲馬馬有威武射者
所尚每一勝立一馬至三馬而成勝不角者不敢
用巨觥爲罰不擢馬者不敢拔擢我馬在他馬之
上皆敬讓尊上也

集孔氏
晦菴補

執執轡也良綬君所執以登車之綬散綬御者所
執以登車之綬也辭載上之覆苓也。執君之乘
車則坐謂守君之車者君不在車故坐以示不行
也僕者御車之臣時君未登車御者帶劍於腰之
右邊負君之良綬於背車之於面前拖於式上之
辭已則別執散綬以升車執六轡在手然後試車
行五步而立此言爲君駕車君猶未登車也
請見不請退朝廷曰退燕游曰歸師役曰罷

用時
卷說
及音



請見者慕德不請退者嫌於簡賢朝廷曰退嫌於貪進燕游曰歸嫌於忘返罷者休止之名易曰或鼓或罷師役既事則休息之也用東氏補

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運筯澤劔首還履問日之蚤暮雖請退可也起劔反還音旋音早莫音暮

志倦則欠體疲則俯運以手動澤以手摩還以手轉之。凡皆倦怠之狀長者如此侍者請退可矣

鄭氏

事君者量而后入不入而后量凡乞假於人爲人從

事君者量而后入不入而后量凡乞假於人爲人從

劉氏

不窺密不旁狎不道舊故不戲色

不窺密嫌伺人私不旁狎不泛與人狎習不道舊

故恐揚人宿過取怨不戲色當莊重鄭氏

爲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訕有亡而無疾頌而無譎諫而無驕怠則張而相之廢則掃而更之謂之社稷之

役

亡去也疾怨也驕恃諫行而慢也怠與廢皆指政

言



母援來母報性母瀆神母徇枉母測未至士依於德
游於藝工依於法游於說母嘗衣服成器母身質言

語發前未反駁古音是今
如字詞如字又始說反

母援來者事來則應母拔而致之母報性者事性
則已母追而報之母瀆神當敬母徇枉當改母測
未至當聽其自然藝射御之屬也說時變之制也
衣服成器母嘗毀其不然疑事則母質講義及孔
氏方氏
言語之美穆穆皇皇朝廷之美濟濟翔翔祭祀之美
齊齊皇皇車馬之美匪匪翼翼繡繡和之美肅肅雍雍

齊如字齊百三之
與賓客言說升狀穆穆皇皇

齊皇皇讀如歸性之性美鄭云當讀作儀

問國君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社稷之事矣幼則曰
能御未能御問大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樂人之
事矣幼則曰能正於樂人未能正於樂人問士之子
長幼長則曰能耕矣幼則曰能負薪未能負薪

大夫之子常習學於樂故長則曰能從樂人之事
幼則曰已能受政令於樂人

執玉執龜筮不趨堂上不趨城上不趨武車不式介
者不拜



於重器於近尊於迫狹無容兵車不以容禮下人

氏

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爲尸坐則不手拜肅拜爲喪主則不手拜

肅拜俯其首而肅之也手拜手至地也爲尸爲祖姑之尸也婦人以肅拜爲正雖君賜及爲尸而或答拜皆不手拜而但肅拜爲喪主則不手拜者爲夫與長子當稽顙氏

葛經而麻帶

取婦遺類不少

以俎有足立而進取便氏

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

重慎氏

凡祭於室中堂上無跣燕則有之

祭不跣主敬燕有跣爲歡氏

未嘗不食新

人子不忍先食

僕於君子君子升下則授綏始乘則式君子下行然後還立乘貳車則式佐車則否貳車者諸侯七乘上



大夫五乘下大夫三乘

君子升降皆僕授綏君子下車而行然後僕還立其處朝祀之副車曰貳尚敬故式田獵之副車曰

佐尚武故不式

集鄭氏說

有貳車者之乘馬服車不齒觀君子之衣服服劔乘馬弗賈

不齒不敢次論其年弗賈弗敢評議其價也

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賜人若獻人則陳酒執脩以將命亦曰乘壺酒束脩一犬其以鼎肉則執以將命

其禽加於一雙則執一雙以將命委其餘

一雙者止執一雙而委陳其餘

孔氏

犬則執縶守犬田犬則授擯者既受乃問犬名牛則執紉馬則執鞅皆右之臣則左之

釋反丁

釋息列反守手又反又如字紉文引

縶牽大繩守犬守禦宅舍田犬田獵所用紉牛繩

鞅馬鞅臣所獲臣虜犬牛馬右之惟臣虜則左之

者右手防其不測

孔氏說

車則說綏執以將命甲若有以前之則執以將命無以前之則袒囊奉冑器則執蓋弓則以左手屈鞅執



拊劍則啓櫝苦羅裝之加夫撓與劍焉吐音反

拊武反音獨夫音扶櫝如通反

綏執以登車者囊甲衣曹境蓋韞弓衣拊弓把櫝

劍函夫撓劍衣。獻車者脫綏而執之以將命曲

禮云獻車馬者執策綏甲若他有墊幣則執之無

則袒囊見甲奉其冑以將命曲禮云獻甲者執冑

器則執器之蓋弓則左手屈卷其弓衣而以弓拊

將命曲禮云右手承簫左手承拊劍則先開劍函

之蓋襲之者以蓋卻合於函下加函底於上而重

合之故云襲加夫撓與劍者又加劍衣於函中而

以劍置劍衣也孔氏

笏書脩苞苴弓茵席枕几頰杖琴瑟戈有刃者櫝策

籥其執之皆尚左手刀卻刃授穎削授拊几有刺刃

者以授人則辟刃穎京頰反剛音笑音避

苞苴編萑葦裏魚肉頰警枕也發著也籥如笛三

孔卻刃授穎之穎謂刀柄之末以其有鏤鄭注作

鏤。笏也書也脩脯也苞苴也弓也茵也席也枕

也几也頰也杖也琴也瑟也戈之有刃者櫝也策

也籥也几十六物其執之皆尚左手刀則卻刃而

授穎刀之有刺不露刃則亦授以其把几有刺刃



者皆不以正鄉人

用孔氏

垂兵車出先刃入後刃軍尚左卒尚右

出先刃向敵入後刃不以向國軍尚左將主生卒

尚右士主殺

鄭氏

賓客主恭祭祀主敬喪事主哀會同主詡軍旅思險

隱情必虞

詡長樂劉氏謂煦也援經云德發揚詡萬物人君

法天地作會同慶源輔氏曰軍旅思險者臨事而

懼隱情以虞者好謀而成集

而致之數咄咄然曰彼物酸彼物酸彼物酸彼物酸

子笑反

先飯若嘗食然後已君勸食然小飯小口而飯亟

謂疾速而咽數噉謂數數嚼之無得弄口食訖自

徹主辭則止

客爵居左其飲居右介爵酌爵僕爵皆居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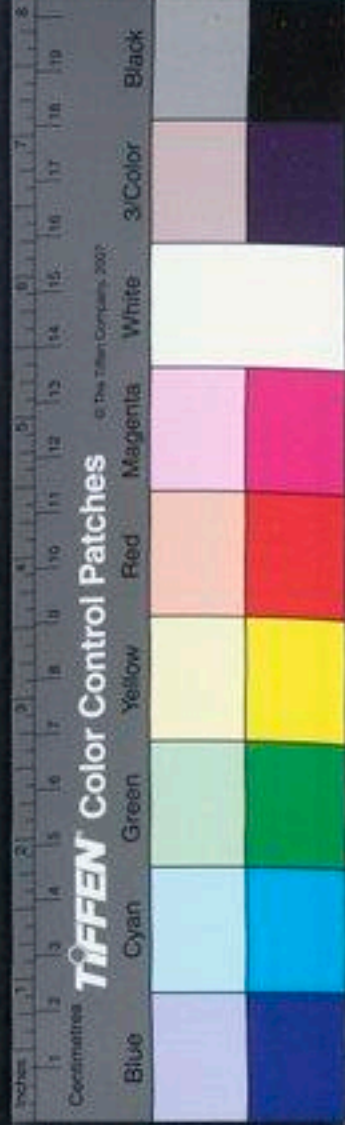
音

客爵謂主人酬賓之爵賓不舉莫解于薦東是客

爵居左旅酬之時一人舉解于賓賓莫于薦西至

旅酬賓取薦西之解以酬主人是其飲居右介者

賓之輔也酌者實所以酌主人也僕者鄉人爲卿



大夫來觀禮者也主人獻介介飲獻賓賓酢主人
主人既飲獻僕是介爵酌爵僕爵皆飲爵故並居

右

羞濡魚者進尾冬右腴夏右鰭祭臠臠音祈

臠魚腹鰭魚脊臠剝魚腹大臠祭祭先也。進尾

者擗補麥之由後鯁肉易離也冬時陽氣下在魚

腹夏時陽氣上在魚脊陽氣所在之處肥美右則

以右手取食之便也祭先則以大臠之美本孔

凡齊執之以右居之於左齊水

齊謂食養酒飲百穀和者

為君授幣則由君之左為君傳辭則由君之右

酌尸之僕如君之僕其在車則左執轡右受爵祭左

右執范乃飲范音

范與執同執謂轉未范謂軾前。僕為尸御車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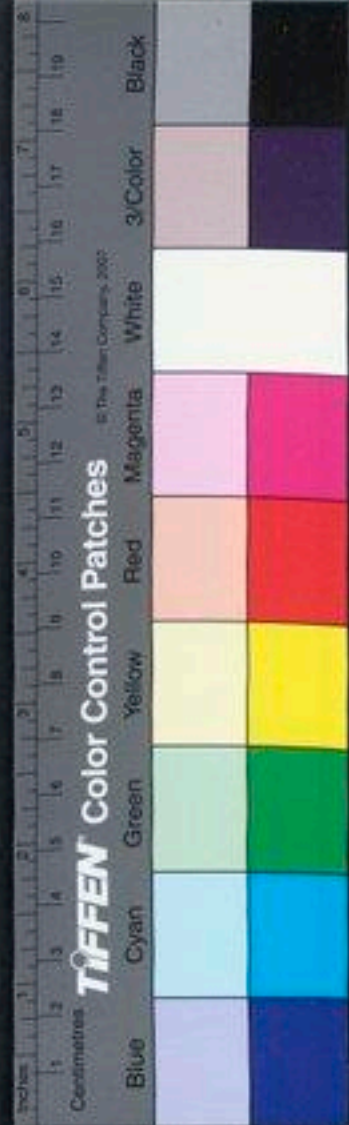
酌之則尸先祭車之左右執及前范乃自飲祭者

求神助使不敬危也

凡羞有俎者則於俎內祭君子不食困腴小子走而

不趨舉爵則坐祭立飲凡洗必盥牛羊之肺離而不

提心凡羞有滷者不以齊為君子擇葱薤絕其本末



羞首者進喙祭耳禮與祭同音羞也

俎內近人之處故祭先食不出於俎外圖天豕之屬腓猪大腸也猪犬亦食米穀與人同故君子避其腓不食小子走而不趨卑不得與賓介俱備禮容也舉爵先坐祭而後立飲坐祭為神立飲則已不可不敬也飲訖而洗爵亦先盥手先自潔也祭肺之法剝離而不絕心心謂肺中央少許提猶絕也滷汁也有滷者不再以鹽梅齊和嫌於薄主人之味也葱薤必絕其本末羞牲頭者進口以嚮長者若祭先取耳禮

者醢者有折俎不坐未步爵不嘗羞禮其

尊者設尊者也設尊之人預度酌酒人之左尊而實以玄酒必以尊之鼻當面浴而飲曰饗冠而飲曰醑折骨體於俎曰折俎折俎為尊者故饗醑若有折俎者則不坐步爵者行爵也殺羞本為酒設若酒未行而先嘗羞是貪食故未步爵不嘗羞禮氏

牛與羊魚之腥聶而切之為膾麋鹿為菹野豕為軒皆聶而不切麋為辟雞兔為宛脾皆聶而切之切葱若簋實之醯以柔之禮音聶反



牛羊魚豕而切之謂先腍殖軀為大臠而後報切之為臠道以菜為此云臠醢為道者制造之法如之也軒者大切之名辟雞死脾皆道之類礼

其有折俎者取祭反之不坐燔亦如之尸則坐

折俎折骨於俎俎有足柄稍高故取肺以祭既而反之皆可立而不坐燔肉於火亦然惟口尊則坐礼

衣服在躬而不知其名為罔

衣服皆有名義所以著德罔猶罔罔無知貌礼

其未有燭而有後至者則以在者生道警亦然凡飲

酒為獻主者執獨酌惟各作而辭然後以受人執獨

以告者以夜暗不見燭謂未然之炬不讓不辭不

歌皆為夜飲殺禮礼

洗盥執食飲者勿氣有問焉則辟咩而對禮而志反

為尊長洗爵盥手執飲食勿以口氣及尊長謂屏

氣也辟咩而對者口旁曰咩辟咩者辟之也礼

為人祭曰致福為已祭而致膳於君子曰膳礼祔練曰

告凡膳告於君子主人展之以授使者于阼階之南

南面再拜稽首送反命主人又再拜稽首其禮大牢

則以牛左肩臂臠折九个少牢則以羊左肩七个礼



豕則以豕左肩五个報反

曰致福曰膳曰告此皆致祭祀之餘於君子之辭
自祭言膳謙辭也耐練言告不敢以為福膳也主
人展之展省具也送與反命皆拜敬之至也折斷
分之皆用左者右以祭也九个者取肩自上斷折
之至蹄為九段以獻之也脚抵乳

國家靡故則車不雕幾甲不組滕食器不刻鏤君子
不履絲履馬不常秣幾其反

也
雕幾雕畫漆飾幾微也以微為工組滕甲飾滕約



349453

v.2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二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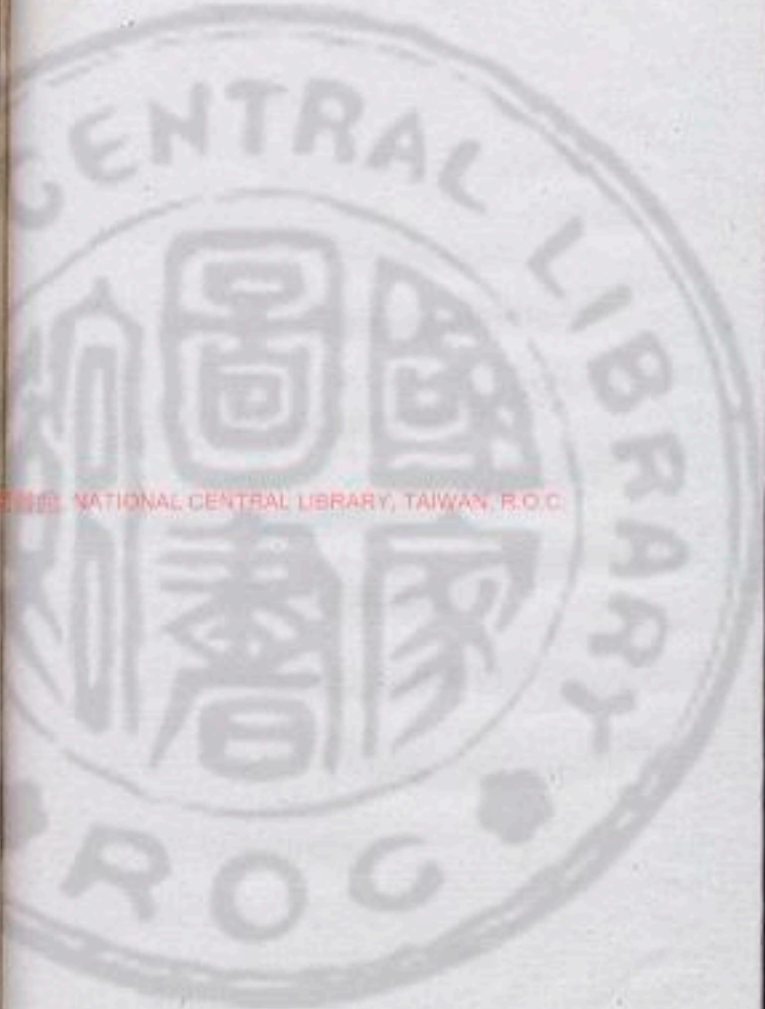
讀禮記

學記第十八

發慮慮求善良足以設聞不足以動眾就賢體遠足以動眾未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

禮思了反音問

慮謂志念慮謂取法設小也聞聲聞就謂屈已躬下之體謂以心體之遠謂賢之在遠方者發於思慮欲取憲法者在於求善良之士足以小有聲聞矣未足以聳動眾聽也屈已就賢以心體遠足



以聳動衆聽矣未足以感化民心也如欲化民以
成風俗之美其必由學蓋有慕善之心不若有資
賢之實有資賢之實又不若力學以成德於心德
成於已而后民自化此假次第言之以明為學之
功大補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
君民教學為先允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其此之謂乎
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
善也是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
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允
命曰學學半其此之謂乎

允命書作說命學學半書作敷學半。此章明人
不學不知道因及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以
明敷學相長之義知不足如顏子末由也已知困
如屋廬子不能答此皆益以進學之機學之說始
於說命故援以為言補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鄉有序國有學

音

門側之室為塾五百家為黨萬二千五百家為
鄉即術黨屬鄉鄉之外為遂城中曰國庠序皆學
氏孔



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
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
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夫然後天以
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記
曰蛾子時術之其此之謂乎

京蠶魚
起反

比此志反中丁仲反
音路古注五考反又音

比年連年也中年間一年即下文一年三年五年
七年之類考校者未入大學則鄉遂大夫考校已
入大學則自國家考校視者視其所以即指考校
言之離經謂分章析句辨志謂分別志向為善為
利為君子為小人敬業者專心致志以事其業樂
羣者樂於取益以輔其仁博習者積累精專次第
而徧親師者道同德合愛敬兼盡論學者知言而
能論學之是非取友者知人而能識人之賢否知
類通達聞一知十能觸類而貫通也強立不反知
上有定而物不能移也凡皆學校之法學必至此
然後足以化民成俗近悅遠懷蓋大學之道然也
蛾蚍蜉即大蛾也術者述也蚍蜉之子微蟲時
時述蚍蜉之所為術土而能成大埤可以人而不
如之乎比舊記之言而記者引之

孔氏
晦菴



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
入學鼓篋孫其業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未卜禘不
視學游其志也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幼者馳而弗
問學未躡等也此七者教之大倫也記曰凡學官先
事士先志其此之謂乎音為肄以二反陽古
為反音肄夏古雅反

宵小也肄習也三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小雅三

詩也鼓篋謂鼓發其書篋出所業也夏山楸楚荆

也威威儀禘蓋五年之祭中年考校再考校則禘

乃當小成之年五年視學再視學則禘乃當大成

之年禘必視學祭而擇士應氏謂禘者春祭之名

此謂比年之學自正歲始和之後即講祭菜鼓篋

之儀非待五年亦通。祭以禮先聖先師故云示

敬肄小雅將以用之鄉飲燕禮故云官其始始入

學發篋出所業以求教於人故云孫其業夏楚之

撻失儀者使之收斂故云收其威必待卜禘之年

然後其君親視學以擇士未聞皆優游以養之故

云游其志時時觀示以所學之端緒而不輕於告

語則學者用工於內故云存其心幼者未可發

惟使謙退聽講說而未容其如長者問答故云不

躡等此七者教之大倫倫有次序之稱也觀吾注



如觀瞻之觀是主學者而言非教之謂矣今從晦
菴作觀示之觀於理為長官先事已仕者先職事
士先志未仕者先志向此古記者言學之槩如此
禘

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

時教之正業如春夏禮樂秋冬詩書之類居學謂
居其所學如易之言居業鄭注孔疏讀時字居字
為句而學字自為一句今以也字學字為句

卷晦

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
不能安禮不興其藝不能樂學

禮末旦反
樂不音反

操縵調弦雜弄依如聲依永之依博依者先學歌
詩依於聲律者清濁高下不一而足也雜服謂冕
服皮弁之屬凡禮服亦不一而足也橫渠指為灑
掃應對投壺沃盥細碎亦通。先與操縵而後能
安於弦先學博依而後能安於詩先學雜服而後
能安於禮安者習熟無辛苦之意藝指操縵博依
雜服而言學指弦與詩禮而言凡學必自小者起
義興於藝而後樂於學此總結上三事以明正業

之積漸用孔氏補

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脩焉息焉游焉夫然故安其



實教之而不盡其材性悖矣若此學者無親師
樂業之意雖終其業而叛去之必速教終於無
成此舉不善教者以反明上文善教之意補
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
節而施之謂孫相觀而善之謂摩此四者教之所
由興也

孫順也摩切磋也。禁於未發但預為之防其事
不一不必謂十五情欲未生當其可適當其可告
之時亦不當以年為斷不陵節學不躐等以順而
施為孫觀人之善而於已有益如以兩物相摩各

得其助時

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
成雜施而不孫則壞亂而不脩獨學而無友則孤陋
而寡聞燕朋逆其師燕辟發其學此六者教之所由
廢也燕胡半反燕胡各反燕音升
又去聲總音怪聲音響

扞格堅拒不相入辟譬喻。燕朋私褻之友燕辟
私褻之談燕朋則志有所溺故逆其師之教燕譬
則心有所分故廢其學之業此六者教之廢所以
反明前四者教之興獨學燕朋燕辟三者皆反言
相觀而善一事明晦菴
補



君子既知教之所由興，又知教之所由廢，然後可以
爲人師也。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
而弗達，道而弗牽，則和。強而弗抑，則易。開而弗達，則
思。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道音導，強其兩反。

喻者曉，譬易義理，即教也。道之使有所向而弗牽，
挽之使必從，故學之者和。強之使有所勉而弗偏，
抑之使必進，故學之者易。開之使有所從入而不
豁，達之一旦盡示其所難知，故學之者退而深思。
和易以思，人將自得，善喻者如此。用方氏補。

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

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
心，然後能救其失者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
長丁文反。

或失則多，才有餘者，或失則寡，才不足者，或失則
易，俊快者，或失則止，鈍滯者。東

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其言也約
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謂繼志矣。

此託善歌以比喻善教，繼聲繼志者，皆謂微發其
端而不究其說，使人有所玩索而自得之也。言雖
寡約，而其理顯達，言雖微眇，而其理精善，其取譬



雖罕少而聽者曉然意喻三者皆不務多言而使
人自得之此謂繼志

本海
卷說

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
喻然後能為師能為師然後能為長能為長然後能
為君故師也者所以學為君也是故擇師不可不慎也
記曰三王四代唯其師此之謂乎

煖反

人之至於學順理則易逆理則難習是則美習非
則惡。知學者至于學之難易及知其人資質趨
向之美惡則能教人能為師以教人則能為君以
治人此學之為王者事

橫渠
卷

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
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為尸則弗
臣也當其為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
北面所以尊師也

嚴尊敬也尸祭主代神者也詔告也。雖天子不
敢臣其師

補

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
功半又從而怨之

庸功也善學歸功於師不善者反歸怨於師

補

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及其久也相



說以解不善問者反此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不善答問者反此此皆進學之道也從音

說當讀如脫治木場者既去堅者亦可相脫而解從容謂鍾聲之餘韻答問答人之問相脫用補氏說從容用時

記問之學不足以爲人師必也其聽語乎力不能問然後語之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聽魚孫反舍音捨

記問如前呻其佔畢多其訊言及于數是也不足爲人師以其所學者外也所謂師者何也理也義

也若以記問則學者求諸簡編可也聽語謂聽其所問然後告語之也此謂講求理義有問而後語之則學者得以開發其所疑力不能問而師自語之已爲次矣語之而不曉教者無所施其力矣故雖舍之可也用輔氏戴氏伊川補

良冶之子必學爲裘良弓之子必學爲箕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君子察於此三者可以有志於學矣裘橫渠謂字當爲毳沙土之範模也或疑裘指冶家鼓風之囊發備若註疏謂良冶鎔金補器其子亦緝皮補裘恐其業不同非自似習學之意當失知



者箕則瓦木爲曲幹其形如弓也始駕馬者新調習馬駒也駕馬之法馬在車前引車以行今馬駒始學駕車繫隨車後而行使駒日日見車之行慣習而後駕之。喪近於治良治之子幼而戲弄已學爲乘箕似於弓良弓之子幼而戲弄已學爲箕不特弓治之子爲然雖馬之有子亦幼而習學駕車矣然則爲士大夫之子宜何所用心哉故曰君子察此三者可以有志於學使觸類而內省也補古之學者比物醜類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水無當於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學無當於五官五官

弗得不治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

禮記

(比方也物事也醜猶齊也類事之同類也五聲宮商角徵羽五色青黃赤白黑五官金木水火土之官五服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鼓不在五聲之數五聲必待鼓參之而後和水不在五色之數五色必待水澤之而後章學不在五官之數五官必待學講之而後治師不在五服親戚之數五服必待師教訓之而後能相親鼓也水也以喻學與師之不可闕也所謂比物醜類也

補

君子曰犬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約犬時不齊祭



於此四者可以有志於本矣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

委於海反

天德不但能專一官之事天道不但拘一器之用天信上古結繩而治之信所以不約大時如堯舜揖遜湯武征伐之時所以不齊允皆深造本源不累細微故謂察此四者可以有志於其本川總河海而言也河雖小源也水所出也海雖大委也水所聚也源者本也三王之祭川先河而後海先其本也此為務本之證

用晦菴張隱而補其餘

樂記第十九

孔氏疏謂此書有樂本有樂論有樂施有樂言有樂禮有樂情有樂化有樂象有賓牟賈有師乙有魏文侯蓋十一篇合為一篇且謂漢武帝時河間獻王與諸生共采周官及諸子所作愚按此書間多精語如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如曰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皆近世理學所據以為淵源如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又晦菴先生所深嘉而屢歎者也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

物而動也。開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

音而樂之。及于戚羽。旋謂之樂。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嗷。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傲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后動。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嗷。政志反。嘽。平逆反。色界反。嘽。昌善反。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五者不亂。則天地應之。音矣。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

者補

亂則其地應之。音矣。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



官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
其財賈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
無日矣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
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
止也。按張里反古音類反鄭音制
反彼彼義反凡此以去反

怙慝敝敗不和貌五音還相為宮而不相亂則無
敝敗不和之音君臣民物事五者有一亂則其音
應五者皆亂其音迭相陵犯則國亡鄭衛之音與
桑間濮上其證也。此章言樂由情動而形故聲
音之道與政通補

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是故知聲
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
唯君子為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
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是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
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禮矣禮樂皆得
謂之有德德者得也是故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鄉食之
禮非致味也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壹倡而三嘆有
遺音者矣天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
遺味者矣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
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越音活好
呼報反惡



烏洛

倫類也。理分也。幾近也。朱弦練朱絲為弦。練則聲濁。越琴底孔也。畫疏之使聲遲。倡發歌句。三嘆。三人從和之。天饗謂給祭。腥生也。此章承上文審樂知政。以及於禮。遂言禮樂之盛。不在聲音。俎豆而在教民。以復人道之正。補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窮。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感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是有悖逆詐僞之心。有淫泆作亂之象。是故強者脅弱。眾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為之節。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鍾鼓干戚。所以和安樂也。昏姻冠笄。所以別男女也。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樂者為同。禮者為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刑禁暴。爵舉



賢則政均矣。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
得布內反知音智義
七番反別彼列反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指性之本體未感物者言之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此所謂情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所以明感於物而動之機也。物即指上文感於物之物。知者指血氣心知之知物至其前而知能知之合其性之欲則好違其性之欲則惡此好惡所以形也。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此言情之所以流而性之所賊而具於性者也。知者指性之知而曰誘於外者我之心知誘於外物非知在外也。於斯時也人能反躬而求則人生而靜者卓然而可見。外誘無得而感焉。故特言不能反躬而後天理滅所以警切之意深矣。人化物謂人為物所化也。人為之節言人皆為之節也。樂同為協好惡禮異為別貴賤樂勝謂和而無以禮節之故。流禮勝謂異而無以樂協之故。離合情言樂飾貌言禮禮義立言禮之義樂文同言樂之文。此章言人由感物而動好惡無節極而至大亂之道。故先王制為禮樂使歸於



治補

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
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
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暴民不作諸侯賓服兵革
不試五刑不用百姓無患天子不怒如此則樂達矣
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內天子如此
則禮行矣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
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
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禮者殊事合敬者也
樂者異文合愛者也禮樂之謂道也
器也屈伸俯仰緩急舒疾樂之文也簞豆俎豆制度
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還禘祫禮之文也故知
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
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
樂由中出指和之發於心者言故云靜禮自外作
指敬之形於貌者言故云文和未嘗不達於外敬
未始不根於中也大樂必易如朱弦疏越是大
禮必簡如玄酒腥魚是也樂至和之極也禮至順
之極也下文樂行禮行皆言其效也同和言樂順



天地之氣同節言禮順天地之數和故能生物而
贊化節故能成物而報功明之禮率即幽之鬼神
此明禮樂之與天地同也與天地同則四海之內
無一不歸於禮樂矣以敬四海之內言能使之知
敬徧於四海故禮之尊卑異等其事雖殊而合敬
之情則同也樂之宮商異調其文雖異而合愛之
情則同也惟其情同故明王得相洽襲禮變而從
時此事與時立禮之相洽者也樂所以象成此名
與功偕樂之相洽者也綴謂舞位相連兆謂位外
禮樂而聖之事文者情之飾故識其文者能述禮
樂而明之事。此章自樂由中出禮自外作而下
皆言禮樂之情自鍾鼓管磬簋豆而下皆言
禮樂之文知其情而作者為聖識其文而述者為
明此明禮樂以情為本而文其情之飾也補
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
序故羣物皆別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過制則亂過作
則暴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論倫無患樂之情
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中正無邪禮之質也莊敬恭



禮久而不脩將粗而失其中則偏也厚重於樂知節而不至於憂修備其禮參酌而不至於偏其唯天聖能之指五帝之不相沿三王之不相襲者也。此章明聖人之制禮樂本於治定功成而隨時變通補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仁近於樂義近於禮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故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然之別不待人為而天高地下萬物散殊之際禮制已行於其間矣天地運化流行而不息陰陽合同萬物自然而化生不待人為而流而不息合同而化之際樂亦自然而興矣春作夏長元亨之仁也仁主仁愛樂主和同故仁近於樂秋斂冬藏利貞之義也義主斷制禮主限節故義近於禮和者冲氣樂能敦之而使厚神者陽之類而天者陽之所積率者引而上之之名曰率神而從天則陽者崇之道也且者物宜禮能別之使辨鬼者陰之



類而地者陰之所積居者俯而就之之名曰居鬼
而從地則禮者卑之道也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
地謂禮樂非聖人之私蓋因天地之理禮樂明備
而天地官謂天地之間各有司存因禮明樂備以
贊相協和之故雖天地之大亦無不各得其職中
庸所謂致中和而天地位者也○此章卑言禮樂
配於天地禮樂備具而天地各得其宜孔氏
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已陳貴賤位矣動靜有當
小大殊矣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
陰陽相摩天地絪縕萬物化醇天之於地猶天之於地也
以四時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如此則樂者天地
之和也化不時則不生男女無辨則亂升天地之情
也及夫禮樂之極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
鬼神窮高極遠而測深厚樂著大始而禮居成物著
不息著天也著不動者地也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
也故聖人曰禮樂云上章止時章反禽音時聲反
衣反又况速反樂著直路反
性者人物之所得以生相近而不能盡同者也命
者生而長短壽夭隨所賦而不同者也化不時則
不生此承上文樂者天地之和而言以反明樂之



所以和者以百化之興以時也男女無辨則亂升
升之言成此承上文禮者天地之別而言以反明
禮之所以別者以男女之有辨也樂以法天化得
其時則物生否則不生此天之情也禮以法地男
女有別則治興否則亂成此地之情也及其極天
蟠地則禮樂無所不之樂以著乾之大始禮以處
坤之成物樂以著明不息之天禮以著明不動之
地一動一靜者天地闔闢之兩間故聖人言禮樂
云。此章明禮樂之功包天地之德孔氏

論語五穀時孰然後賞之以樂故其治民勞者其舞行
綴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故觀其舞知其德聞
其謚知其行也舞行之行

五弦惟宮商等五弦無文武二弦也南風之歌見
家語云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
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夔舜典樂之官賞諸侯
謂作樂而燕賞之也諸侯德盛而教尊五穀時孰
然後天子賞之以樂者以其人事脩於下天時應
於上然後可以樂其樂也勞於治民者舞之行綴



則遠由德薄而舞者少舞處寬也逸於治民者舞
之行緩則短由德盛而舞者多舞處狹也勞者盡心
力之名逸者不盡心力之名以治之勞逸占德之
厚薄視德之厚薄制舞之多少故觀其舞知其德
及諸侯之沒以其行之美惡賜以謚之善者故又
聞其謚而知其行皆言天子之於諸侯然也。北
章明聖人制樂以賞諸侯其功大者其樂備孔氏
指為樂記第三章名樂施謂樂之布施於天下孔
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韶繼也夏大也殷周之樂盡

物而潤澤之韶舜樂名言能紹堯夏禹樂名夏大
也言禹能成治水之大功殷樂名漢周樂名武。
五帝之樂莫著於黃帝至堯修而用之然後一代
之樂備故曰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樂備於堯而
舜紹之至三王無復餘蘊故曰韶繼也夏大也殷

周之樂盡矣

長樂
陳氏

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饑教者民之
寒暑也教不時則傷世事者民之風雨也事不節則
無功然則先王之為樂也以法治也善則行象德矣



以法治以樂之法為治也行象德民之行倣象君之德也。此以天之寒暑風雨喻君之施教行事不可不時不節故先王之為樂正以法而為治其治善而民法象君德矣補

夫黍稷為酒非以為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為酒禮壹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歡也樂者所以象德也禮者所以綴淫也

綴知劣反

樂者以穀食大豕一獻士飲酒禮百拜喻多綴猶止也氏備酒禍備猶防也補

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禮以樂之哀樂之分皆以禮終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物扶問反音知震反

天事凶事之大者哀之謂喪禮大福吉事之大者樂之謂嘉禮皆以禮終謂哀樂各中其節著猶立也馬氏鄭氏

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故志微唯殺之音作而民思



愛禮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起
奮手廣費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
而民肅敬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
辟邪散狄成條濫之音作而民淫亂是故先王本之
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
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懼四暢
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然後立
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律小大之稱
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

志反見賢論反

觀其采矣

禮昌善友賈扶粉反

志微意細也如季札謂其細已甚嘽寬也繁文簡
節文雖繁而節則簡也奮手動使四肢也廣費謂
樂聲廣大憤氣充滿肉好猶璧之有肉好璧外謂
之肉實也內謂之好虛也狄成言強而成滌濫言
滌蕩而泛濫四暢陰陽剛柔四者通暢於身也學
等依其才藝等級而教學之也省察也以繩德厚
謂樂之教人以繩正人固有之德使不失其厚也
大小之稱謂大不過平宮細不過乎羽始終之序
謂始作翕然成於繹如先王律而比之以象夫事



之行焉。樂觀深矣。謂觀乎樂，其感發人者深矣。
此章明人心不同，隨樂而變。先王節人情性，使之
和其律呂，親疏有序，男女不亂，乃成爲樂。禮氏
土散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氣衰則生物不
遂。世亂則禮慝而樂淫，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
安，慢易以犯節，流湏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思欲，感
條暢之氣而感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

此言世亂而樂之不美者。

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

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昌黎有

問反

此言聲之邪正所感不同，承結上章樂之不美以
開下章君子之樂之美者。補

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
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辟之氣，不設
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
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
以簫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是
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還象風雨，五



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
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爲經故樂行而
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故曰
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
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是故君子反情
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樂行而民鄉方可以觀德
矣行下孟反
許亮反

八風八方之風從律應節而至百度者大而日月
星辰之度小而百工器物之度各有數焉不止畫

夜百刻之度也公而青謂八兩之道青也民鄉方謂
民知鄉道也此言君子正其情性形而樂者其

美如此補

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
詩言其志也歌咏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
然後樂氣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
積中而英華發外唯樂不可以爲僞

德在內故曰性之端樂所以發揚其德故曰德之
華樂氣指詩歌舞三者情形於言而爲詩則情深
而文明者詩不可以爲僞氣歎不足而爲歌則氣
感而化神者歌不可以爲僞內樂而外應之爲舞



則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者舞不可以爲僞孔氏
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
君子動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飾是故先鼓以警戒
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牲復亂以飭歸奮疾而不拔
極幽而不隱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備舉其道不私其
欲是故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
以聽過故曰生民之道樂爲大焉樂也者施也禮也
者報也樂樂其所自生而禮反其所自始樂章德禮
報情反始也禮直意反

謂將舞必先三舉足以爲舞之漸再始以著牲者

謂武王再舉伐紂武舞再更始以明伐時再往也

復亂以飭歸者亂治也謂舞終復其行位而整治

象伐紂既畢整飭師旅而還歸也奮疾而不拔者

謂發揚蹈厲之已蚤可謂奮疾而不失之暴舒徐

和緩之象也極幽而不隱者謂遲之遲而又久可

謂極幽矣而不失之隱明白洞達之心也獨樂其

志不厭其道備舉其道不私其欲此武王所以能

伐商而救民於水火之中也情見而義立象武王



伐紂之情見而天下之公義以立樂終而德尊言
及樂之終而武王之德愈尊君子以好善謂君子
因武王以至仁伐不仁觀其樂而好善下人以聽過
謂小人因武王誅紂見紂以暴亂取亡觀其樂而改
過樂象功以宣播於天下故曰施禮念功而追崇於
古昔故曰報惟施故樂其所自生惟報故反其所自
始。此章廣樂舞之義而引武王之樂舞以明之
所謂大輅者天子之車也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青
黑緣者天子之寶龜也從之以牛羊之羣則所以贈

諸侯也

之 並以青黑爲緣天子既與諸侯以已之大輅

龍旂及寶龜占兆又從以牛羊非一故稱羣

氏

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
樂統同禮辨異禮樂之說管乎人情矣窮本知變樂
之情也著誠去僞禮之經也禮樂領天地之情達神
明之德降興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體領父子君
臣之節是故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爲昭焉天地訢
合陰陽相得煦嫗覆育萬物然後草木茂區萌達羽
翼奮角觝生螻蟻昭蘇羽者嫗伏毛者孳鬻胎生者



不殞而卵生者不殞則樂之道歸焉耳樂者非謂黃
鍾大呂弦歌于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者舞之鋪筵
席陳尊俎列籩豆以升降爲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
司掌之樂師辨乎聲詩故北面而弦宗祝辨乎宗廟
之禮故後尸啇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是故德成而
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是故先王有上有
下有先有後然後可以有制於天下也音負音音
音又音字音

樂出於人心之自然故曰情之不可變孔氏謂此

禮樂所管攝人情而人情皆不能外焉者也窮

其本於人心而知其變之感物樂之情也著其本

心之誠而去其人爲之偽禮之經也值猶依也凝

猶定也精粗謂萬物小大樂由天作禮自地出故

能依天地之情而通神明之德禮樂用以祭祀故

能興其神之在下者降其神之在上者使皆來格

又能疑定萬物之形體使各得其所統領父子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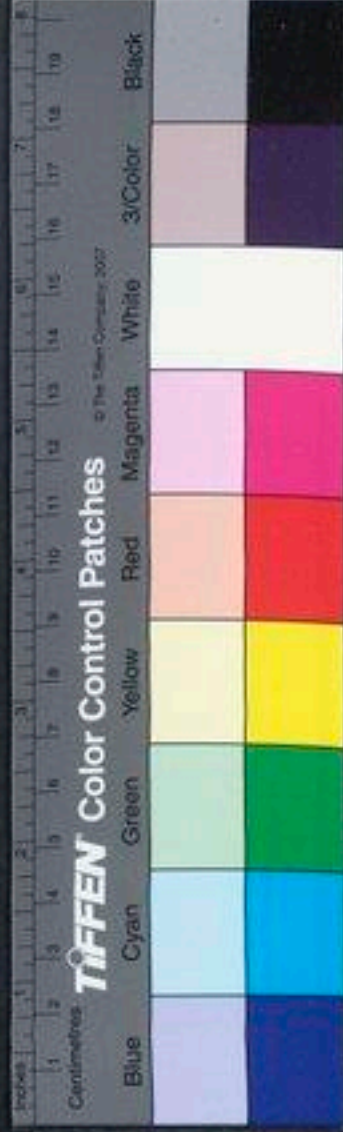
臣之等節使各安其分夫惟禮樂之功用若此故

大人舉禮樂天地亦將爲之昭明自天地訢合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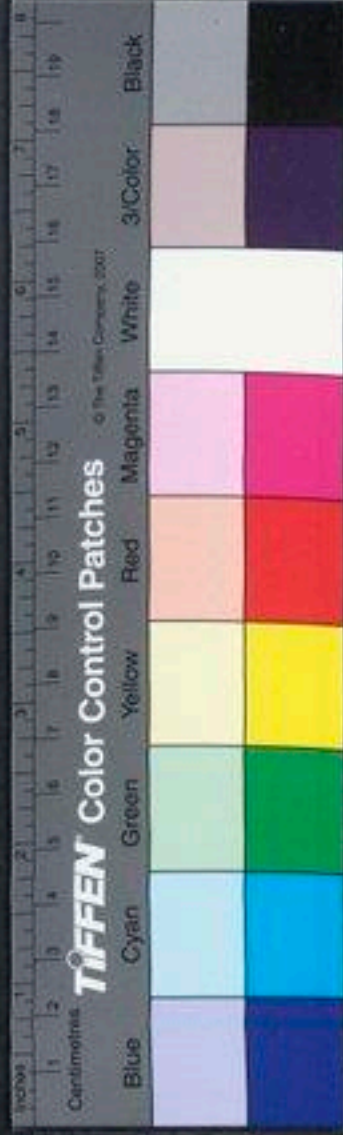
至於不殞不殞皆言天地協和萬物生長其效昭
然可見者也。新成也和之至也。應則生之以氣。媪
則成之以形。物始生曰萌。生而岐別曰區。萬物之
生萌一而區二。無鰓曰脩。鰓魚也。脩魚也。外皮羽翼飛之屬。角脩
走之屬。蟄藏之虫。一曰昭。蘇如暗而遇曉如死而
更息。羽卵生者。媪則體伏而生子。毛胎生者。孕則
字鬻而繁息。胎生無內敗之殞。卵生無外裂之殞。
樂之至和所感羣物受之復會聚而凝結。是樂之
歸也。故曰樂之道歸焉耳。若聲音之物皆禮樂之
末節位。處卑賤有司之事也。藝成而下。事成而後
者也。此章言先王之於樂。蓋以至和參天地贊
化育而末節則有司存。補

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卧。聽
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
如此何也。子夏對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
弦匏笙簧會守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
訊疾以雅。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脩身及家。平均天
下。此古樂之發也。今夫新樂。進俯退俯。效聲以濫。溺



而不止。及優侏儒獲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
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今君之所問者樂也，
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文侯曰：敢問
何如？子夏對曰：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
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
作爲父子君臣，以爲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天下
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
音之謂樂。詩云：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
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俾。俾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

文侯曰：敢問樂教何如？子夏對曰：夫樂者，先王之
志。宋音賦：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叛，辟喬志。此
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詩云：肅
雍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雍雍和也。夫敬以和，
何事不行爲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
臣爲之上，行之則民從之。詩云：誘民孔易，此之謂也。
然後聖人作爲鞀鼓，椌楬，壎箎，此六者德音之音也。
然後鐘磬筚篥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
先王之廟也。所以獻酬酢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
其宜也。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鐘聲鏗鏗



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鍾聲則思武臣
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
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
聲則思志義之臣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衆君子
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鼓鼙之聲謹謹以
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君
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鎗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
力反莫士伯反彈音比數音速音驕音苦江反
獨苦膳反籥音徹魏胡到反攬古曠反攬力也反

魏文侯晉大夫畢萬之後始僭爲諸侯旅猶俱言

之以穰相亦名拊以節樂者訊疾以雅言舞者訊
疾以雅器節之凡古樂也俯猶曲言進退不齊侏
儒短小之人優獼猴也言舞者如獼猴戲凡今樂
也當謂正而不失其所弱音謂溺沒於邪淫之音
燕安也趨數促速也煩勞也喬驕也凡皆弱音如
此靴如小鼓搖之兩耳還以自擊控揭謂祝敵也
祝如漆桶中椎敵如伏虎皆上有二十四齒齧堦
六孔燒土爲之麓七室竹爲之播靴而鼓從之中
聲以發焉擊控而揭止之中聲以節焉吹壎而麓



應之中聲以和焉六者為本以其聲質故云德音之音狄羽也自作為靴鼓至所以示後世凡皆言德音如此號號令警衆橫謂氣充滿石聲磬之磬當作聲辨謂分明於節義也廉謂廉隅蓋猶學會猶聚。此章載子夏答魏文侯以古樂為德音今樂為溺音人君聽樂音各有所合隨其所感思國家人材非為一已淫樂補

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其衆也咏歎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事也終陽猶猶也祀路新也對曰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子曰唯丘之聞諸萇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謹軒

賓牟賈姓賈名武謂周舞備戒謂擊鼓警衆病猶憂也咏嘆活液歌遲之也逮及也事戎事也武坐武舞跪坐也致右致右膝於地憲左軒起左膝憲即軒也聲淫及商者淫賁也謂有貪取商室之聲。此章五問五答孔子問武舞擊鼓敬衆之良又何



也賓牟賈答以憂不得衆而待之故父也孔子又問欲舞之前其歌聲嘆咏淫液不絕吟思何也賈答以恐諸侯不至不及戰事也孔子又問初舞而手足發揚蹈地而猛厲之早何也賈答以及时伐紂行戰事也孔子又問武舞之跪坐右膝致地而軒起其左何也賈答以此非武人之坐以武法無坐也孔子又問樂聲貪而及商何也賈答以武王非有貪商之心此非武音也孔子因問若非貪商之聲則何聲也賈遂答謂此有司失其傳而孔子

命矣敢問遲之遲而又父何也子曰居吾語女夫樂者象成者也摠于而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夫子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分夾而進事蚤濟也又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且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舟而封黃帝之後於荆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巴受





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子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
容而復其位庶民施政庶士倍祿濟河而西馬散之
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
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
將帥之士使爲諸侯名之曰建纛然後天下知武王
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郊射左射狸首右射騶虞
贊革之射息也禋冕摺笏而虎賁之士說劍也祀乎
明堂而民知孝朝觀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籍然後
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更於
大學天子袒而射也

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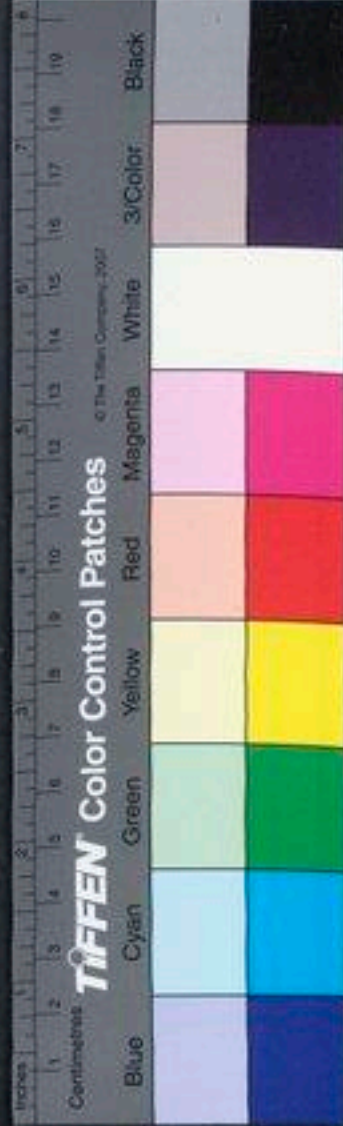
遲之遲並有詩反方氏上遲
手音揮發丁劣又丁辭反分

夾扶問反圖音計後扶又反辭許都反到丁
者反通音鍵射入聲押輝支反論社居反

賓牟賈既聞夫子然其說於是免席徙立更端請
問而夫子又詳答之遲之遲謂父立於綴方氏謂
上遲字音釋待也待諸侯之至也下遲字如本音
謂遲而又父則遲之至也於義亦通象成者象其
成功武亂皆坐凡譁亂使坐則定北出者紂都在
北武始而北以象觀政商郊成者樂以奏曲一終
爲一成再成以象克紂三成象既克紂而商返四

成以象有南國之士五成以象周召之分治六成
復綴以崇者復綴謂復歸舞位崇猶充謂六成以
象武功之成也而武王之德充滿天下也天子夾
振之而駟伐者舞列分爲左右摠于者在中央二
人振鐸夾舞而進象武王與大將伐紂之時駟古
說作四陳氏以爲駟駟之駟伐謂以戈伐地也右
說以復綴以崇爲句天子夾振之爲句故其說如
此長樂陳氏嚴陵方氏皆以崇天子爲句云兵
始出於天子樂舞既成復歸綴位以歸尊天子援
家語亦曰以崇天子此說比舊說稍明自在樂
於不投者舉彼之辭行猶視也商客商禮樂官使
於子視之而復其位也改者夫射詩政倍祿者倍
增舊祿鮮以血塗物爲釁也衝載者反其本末而
載示不復用也建鍵也鍵籥牡案者兵甲之衣建
案言閉藏兵甲也郊射爲射宮於郊也左謂左學
右謂右學狸首騶虞所歌以爲射節曹革射穿甲
皮也說劍脫而解之也○此章謂夫子因賈之問
備言武王治定功成一變天下於文教所謂武
舞不當徒以武觀也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



諒之心油然而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父父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輝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舉而錯之天下無難矣。

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輝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舉而錯之天下無難矣。

反其義一也。

禮古注音復近世方氏輔氏並如字

致猶深審易謂和易直謂正直子謂子愛諒謂誠信油然而生好兒德輝顏色潤澤也。理發於外言容貌之進止也。禮者威儀繁多入易厭倦故主減禮既減損當自勉強。樂者洋洋盈耳不知休止故主盈。樂既盈滿當自抑損。故禮之減以進為文如饗必至於百拜儀必至於三千皆以進為文也。樂



之盈以反爲文如合樂必止三終奏韶必止九成皆以反爲文也禮減而不強勉自進則銷衰矣樂盈而不抑損自止則流散矣故禮之減者報之而使進樂之盈者反之而使止使禮樂皆得其中焉故曰其義一也。此章言樂以治心禮以治身禮

易厭當自勉樂易縱當自抑補

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樂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人之道也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故

人不耐無樂樂不耐無形形而不爲道不耐無亂先

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

先生立樂之方也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

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

莫不和順在閭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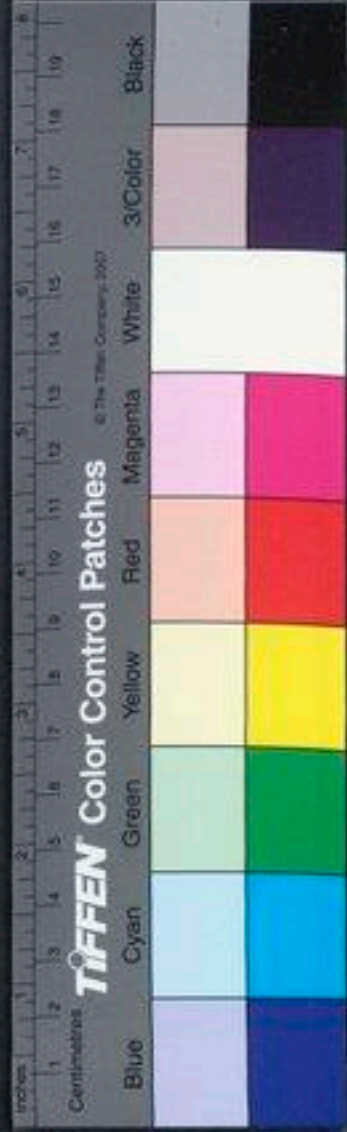
親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此物以飾節節奏合以成文

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方

也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

仰誦伸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

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之



所不能免也。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儕焉。喜則天下和之，怒則暴亂者畏之。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謝古菲字西古如又反孔訓肥滿則如字諸此世志反鈇方夫反又音甫

聲音謂嗟嘆咏歌動靜謂手舞足蹈性術謂出於性術猶道路也。盡於此者言過此則不可過，則流放也。耐舌能字能則古之三台字文謂樂之篇章文足論而不息者言足以明義理而無自也。曲直者歌之曲折繁瘠瘠肉者聲之鴻殺曲謂聲音迴

須繁多肉滿而鳴大或須瘠幼廉稜而細少或節或奏各得其宜使足以感動人之善心故放心邪氣不得接於性情矣。審一以定和者詳審其聲以定調和之曲比物以飾節者比八音之物以飾音曲之節命教也。紀總要之名也。儕猶輩類也。○此言樂出於人情故先王立樂以感動人之善心以合和父子君臣而親附萬民故習其聲容者無不志意闡廣而容貌莊嚴此樂者先王所以飾喜而天下和之先王之言禮樂可謂盛矣。



子贛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
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
所聞而吾子自執焉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
歌齊夫歌者直已而陳德也動已而天地應焉四時
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寬
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
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
宜歌風肆直而慈愛商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
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

此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槩木倨中矩
句中鈞纒纒乎端如貫珠故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
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
歎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子
貢問樂設反音貢設反丁亂反上時掌反隊直蠅反折之
說音

師樂官乙其名也愛者宜歌商鄭氏謂肆直而慈
愛者宜歌商今因錯簡將肆直而慈愛置於宜歌
風之下反無所屬而此句愛者宜歌商亦闕其上



文歌聲各隨人性所宜頌者形容其成功德澤弘厚故性之寬柔靜正者宜歌之大雅政之大者也故廣大疏達者宜歌之小雅政之小者也故恭儉好禮者宜歌之風者動化一國繫一人之本故正直而守之以靜廉而守之以謙者宜歌之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蓋五帝之遺聲而商人識之奮決而明厲商治之規摹故明乎其音則有決而不亂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蓋三代之遺聲而齊人識之舒遲而臯緩者齊俗之氣象故明乎其音

如橐木不言其聲之止靜居者居而不動有方之體

故中矩句者屈而不直有曲之體故中鈎鈎者繫乎端正而連屬不絕故如貫珠既論歌之形狀復論歌之始終始於悅而形於言終於不知手舞而足蹈子貢問樂蓋結上文而題其事○此章載子貢問已所宜歌而師乙備陳頌雅國風與商聲齊聲之異以聽其自擇且極其形狀終始而言之師乙樂工而講肄之精若此蓋師摯之流而足以占先王之澤也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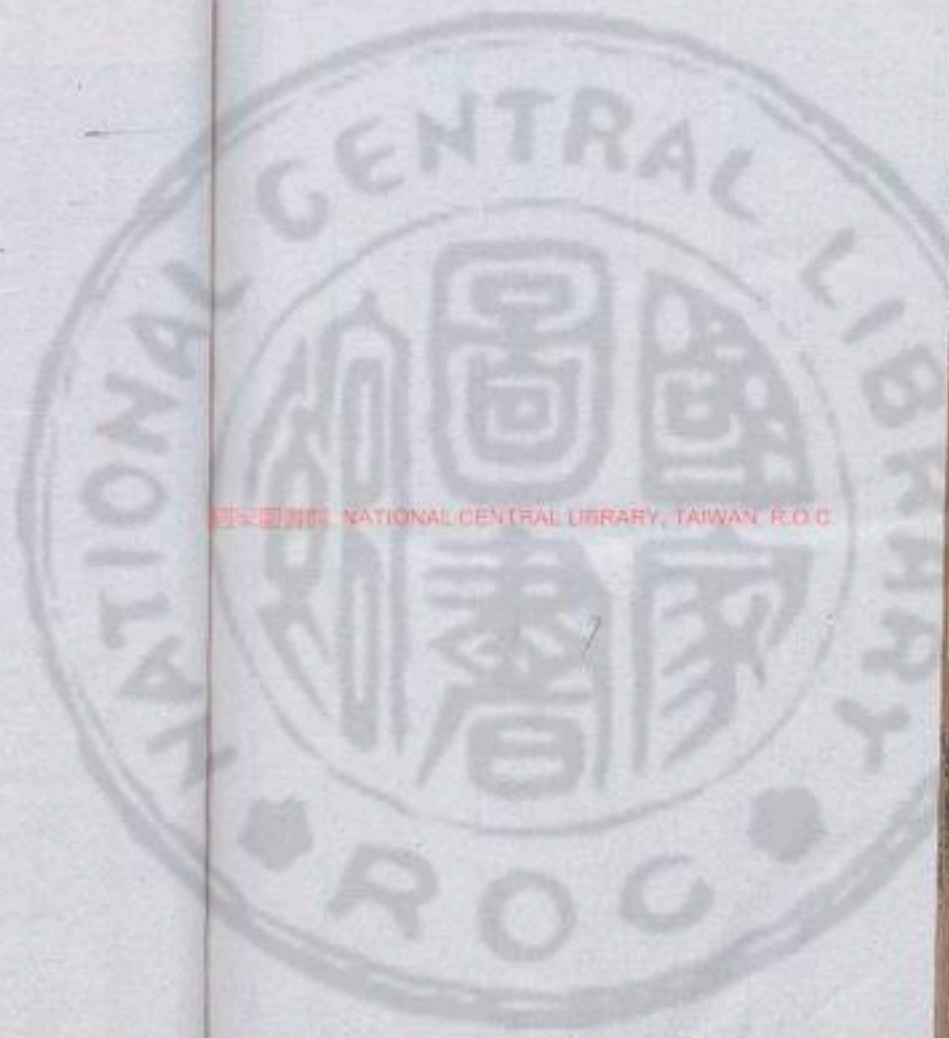


鄭氏移置錯簡從吾子自執馬以下

請誦所聞而吾子自執焉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
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礼
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齊夫歌者
直已而陳德也動已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
理焉萬物育焉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
故謂之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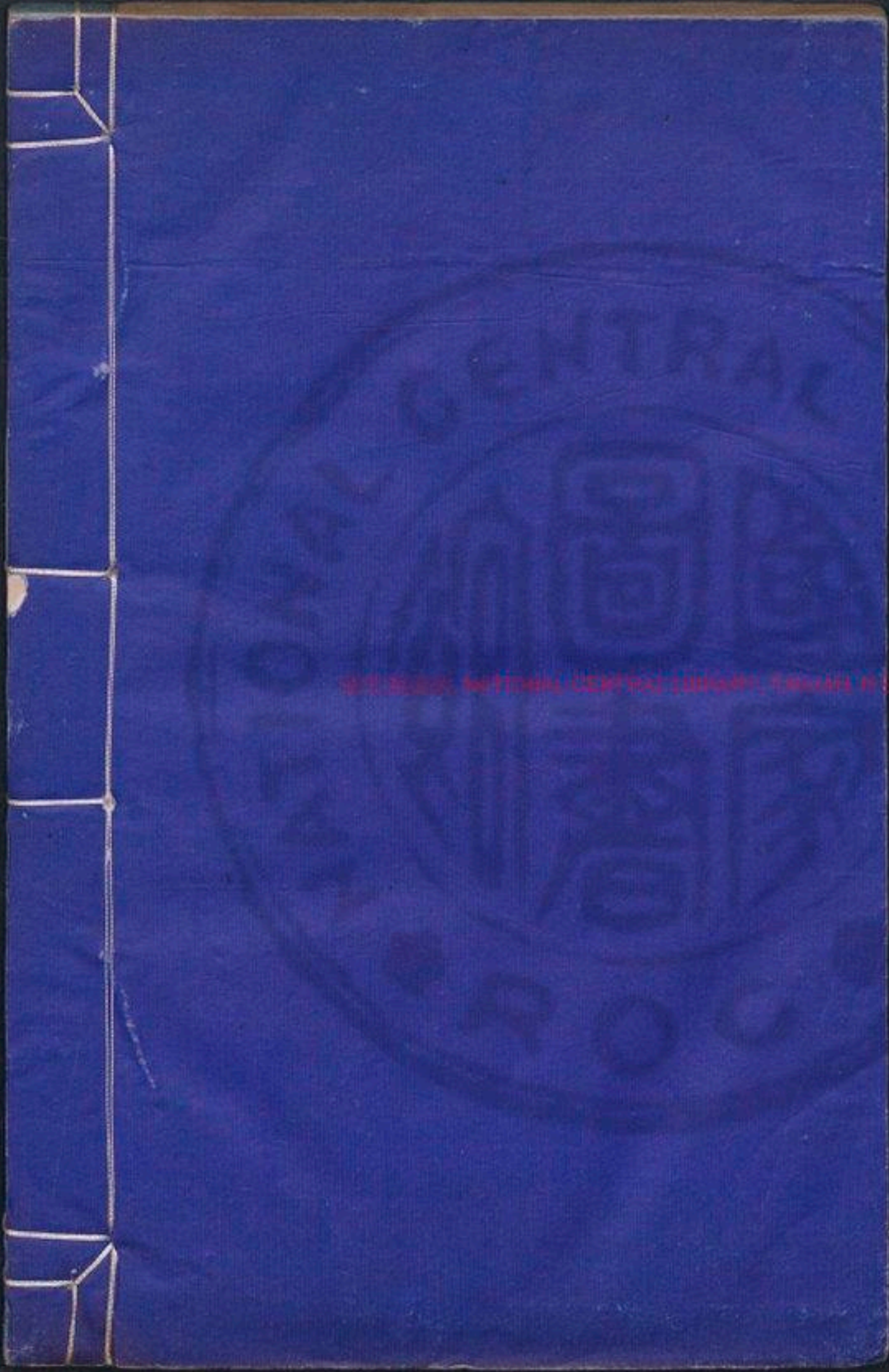
元文愛字及商之遺
聲也五字皆為衍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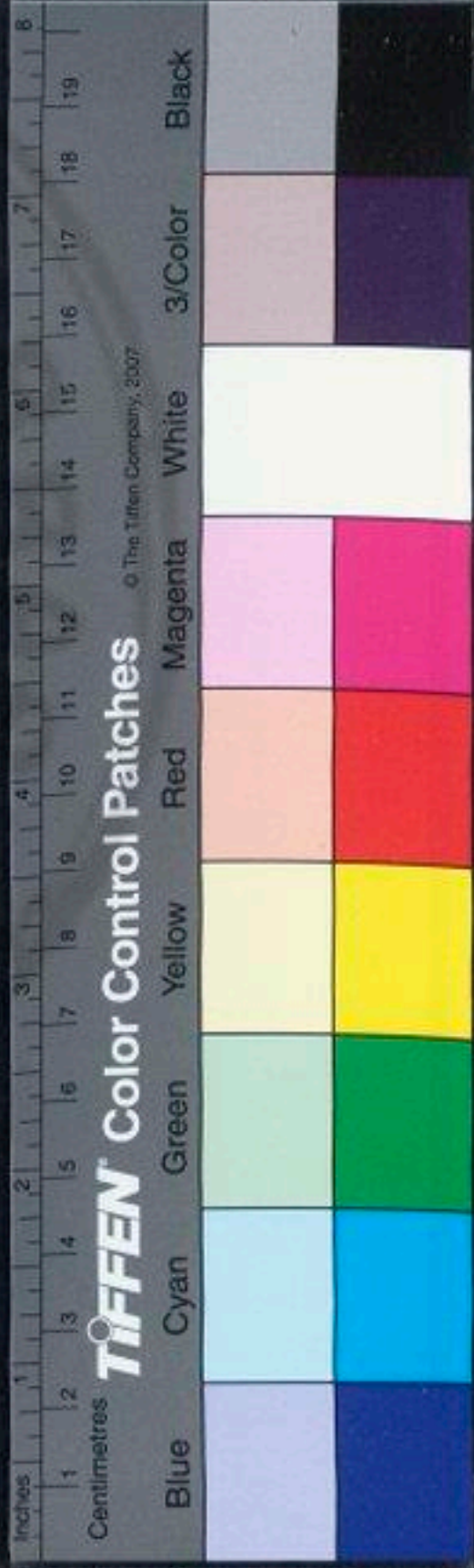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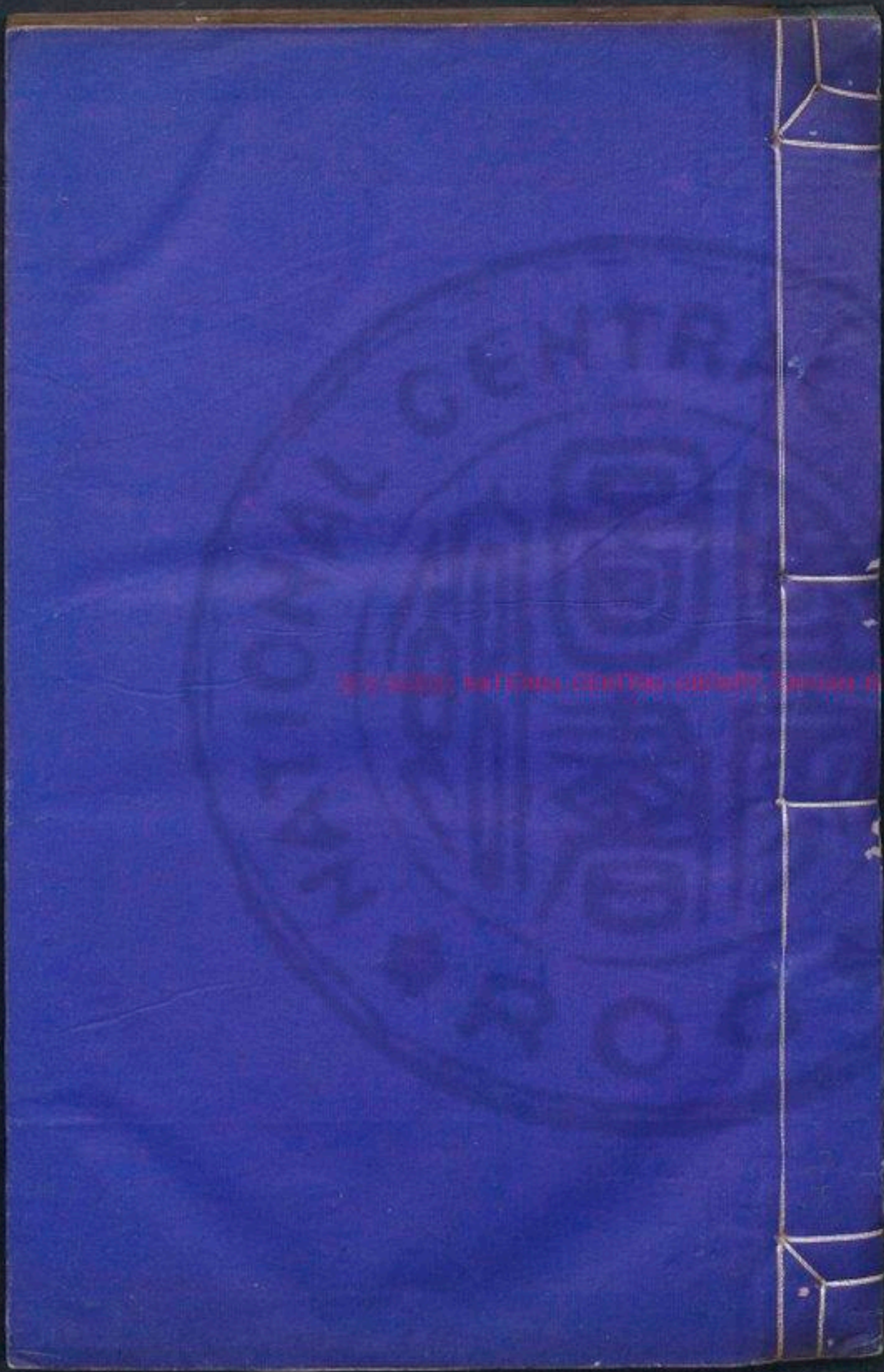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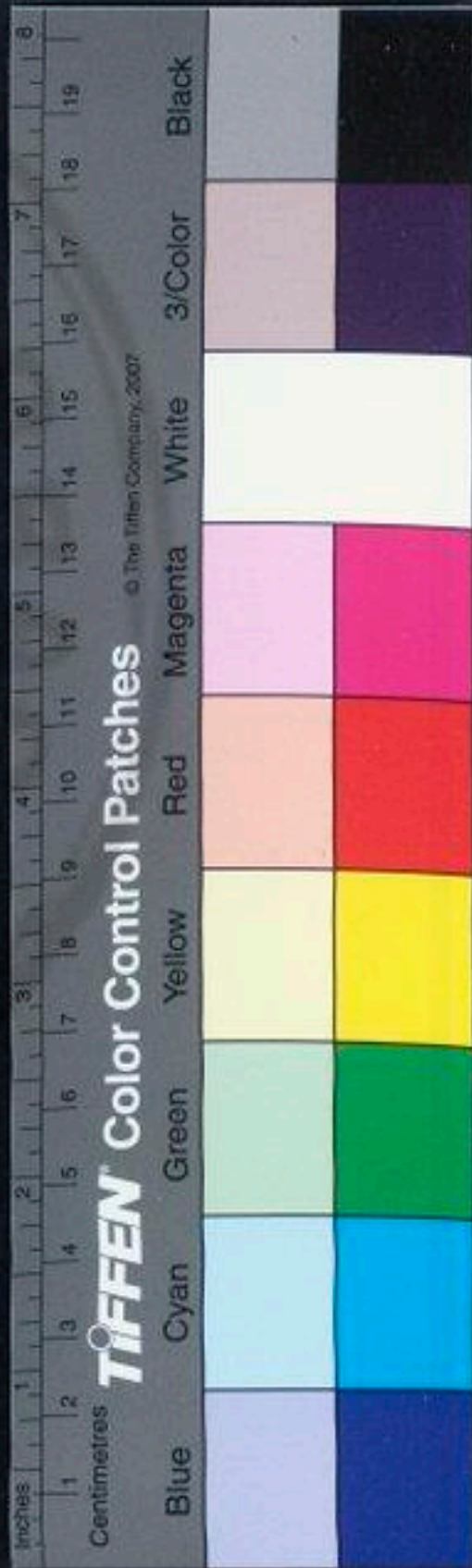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Digitized by eGangotri, Gurukul Kangri, Haridwar, India



3404954 423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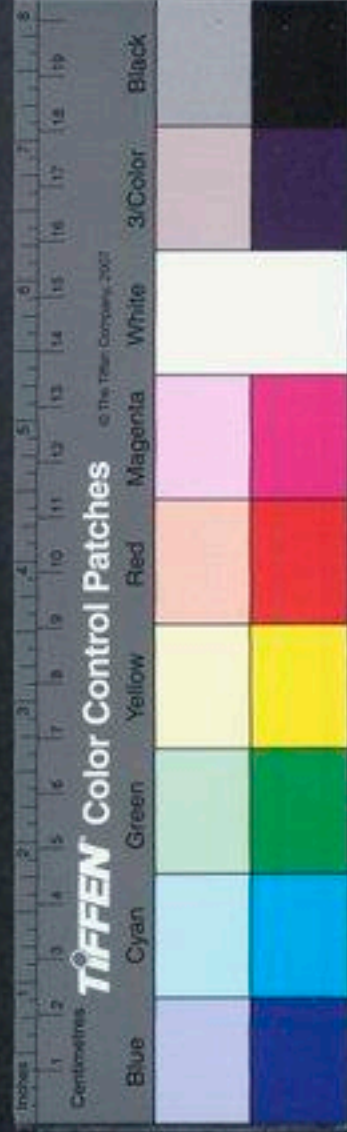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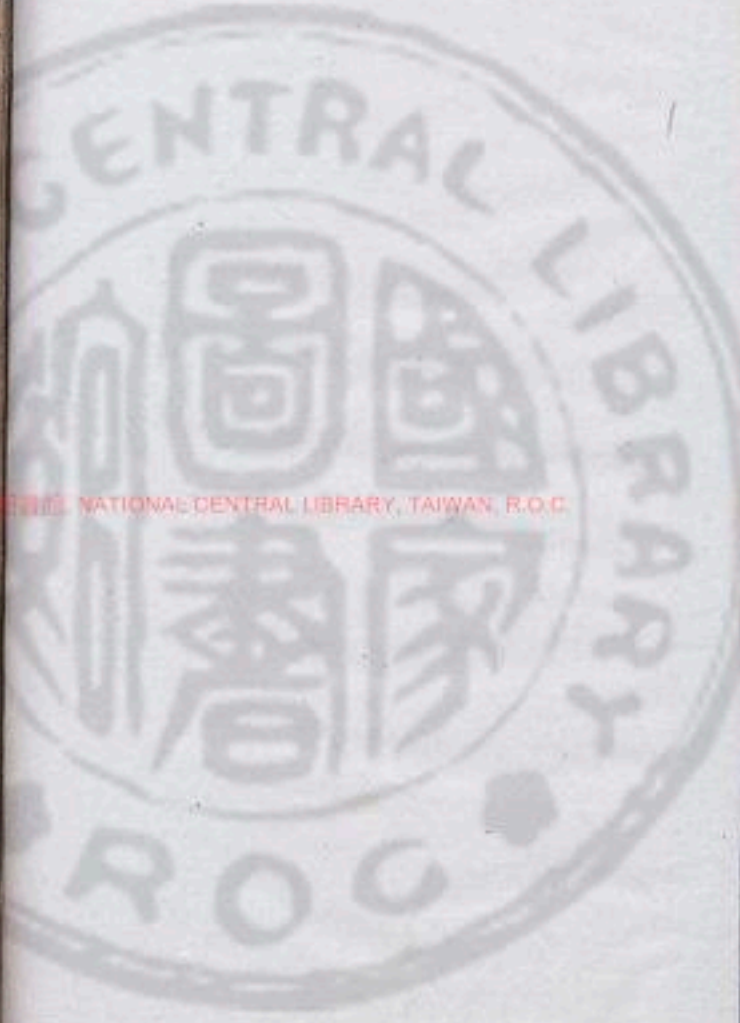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二十二

讀禮記九

雜記上第二十

諸侯行而死於館則其復如於其國如於道則升其
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其轎有襚緇布裳帷素錦以
爲屋而行至於廟門不毀牆遂入適所殯唯轎爲說
於廟門外（轎）千見及（轎）昌
占反（說）吐棄及

館王國所致館舍復招還其魂魄綏鄭改爲綏廬
陵胡氏謂即所執升車之綏轎載柩將殯之車飾
襚緇甲邊緣緇布裳帷者謂轎下棺外用緇色之



布以爲裳帷素錦屋者謂於裳帷之中又用素錦
爲小帷如屋形以覆棺也廟所殯宮牆指裳帷○
諸侯死於館舍則其招魂如在其國升屋東榮用
衣而號如死於道則升車左轂以象升屋東榮用
所執之綏象所服之衣整車飾而歸殯將入殯宮
惟脫柩上之輶不脫柩旁之帷裳上者高而妨入
廟門旁者留之_補不露柩也

大夫士死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如於館
死則其復如於家大夫以布爲輶而行至於家而脫
輶載以輶車入自門至於柩下而脫車轂自下也
升適所殯士輶蓋席以爲屋蒲席以爲帷裳

輶車凡車有輶曰輪無輶曰輶輶車以輶爲輪迫
地而行輪卑有似於蜃又曰蜃車殯皆用之○大
夫禮降於諸侯士降於大夫補

凡訃於其君曰君之臣某死父母妻長子曰君之臣
某之某死君訃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敢告於執
事夫人曰寡小君不祿太子之喪曰寡君之適子某
死大夫訃於同國適者曰某不祿訃於士亦曰某不祿
訃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寡大夫某死訃於適者
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不祿使某實訃於士亦曰吾



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其實士計於同國大夫
曰某死計於士亦曰某死計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
臣某死計於大夫曰吾子之外私某死計於士亦曰
吾子之外私某死

適子之適音的
適者之適音故

計死而赴告也士曰不祿令君與大夫亦同士稱
者告於他國謙辭也告於他國之君故曰外臣以
他國之臣與死者有恩私故曰外私適者謂敵體
之人使其實謂以實告

方氏

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士次於公館大夫

次謂服君喪而為之哀次也公館公宮官舍也大

夫於公館終喪則三年而後歸士練而歸則替年
而已隆殺之辨也繼又言士次於公館者即指練
而歸之士蓋大夫以其序皆次且朝夕存焉士則
謂不盡次又未必朝夕存焉故既曰練而歸又曰
次於公館者謂不盡次故以次為復也鄭氏分士
為二等有邑宰朝廷之殊疑未然廬者倚木於室
外為廬聖室有白其室中為聖倚廬之制重聖室
之制輕親者貴者居倚廬疏者賤者居聖室



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
士爲其父母兄弟之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爲反
喪服以麗者爲重大夫之喪重於士故生者貴而
死者賤則其服從死者嫌若臨之也生者賤而死
者貴則其服從生者嫌若僭之也用方
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庶子爲大夫則爲
其父母服大夫服其位與未爲大夫者齒士之子爲
大夫則其父母弗能主也使其子主之無子則爲之
置後用方

大夫之適子雖爲士得服大夫之服尊適故也至
於庶子必身爲大夫然後敢服其服其位猶與諸
子未爲大夫者齒宗適故也父爲士子爲大夫子
死而父母不得主其喪者士不得攝大夫也其子
得主之者以其爲適得服大夫之服也爲之置後
即亦爲大夫之適子也用方
大夫卜宅與葬日有司麻衣布裘布帶因喪履緇布
冠不黐占者皮弁如筮則史練冠長衣以筮占者朝
服

①用龜宅謂葬地有司羣吏執事者麻衣白布深
衣衣指喪服之當心者黐者冠之飾即緌緇布冠



古不黹後代有黹此以凶事故特云不黹筮用着
更即筮人長衣深衣之純素者皮弁朝服皆吉服
○卜筮者以凶事求神服不敢純吉占者求吉則
服純吉補

大夫之喪既薦馬薦馬者哭踊出乃包奠而讀書

薦進也馬牽車者薦馬則喪車將行故哭踊古說
謂孝子哭踊然本文言薦馬者哭踊當是執事之
臣子也喪車將行矣乃取遺奠牲下體包裏為送
又讀所書送物之名補

所問事下人掌龜者作龜謂揚火灼之以出兆

孔氏

內子以鞠衣褻衣素紗下大夫以禮衣其餘如士復

諸侯以褒衣冕服爵弁服夫人稅衣揄狄狄稅素沙

復西上

禮九六反擗張戰反
稅他喚反揄音途

內子卿之適妻下大夫謂下大夫之妻鞠衣卿妻

之衣褒衣始為命婦見加賜之衣素紗若今紗縠

所以裏衣者也其餘如士謂鞠衣禮衣之外其餘

祿衣則如士妻之服也復謂初死時呼之奠招復



其媿媿也。褒衣亦謂諸侯始加賜衣服褒之言進也。冕服則上公五侯伯四子男三爵弁則爵色之弁也。夫人統衣揄狄者言用統衣上至揄狄蓋侯伯夫人自揄狄而下子男夫人自闕狄而下卿妻自鞠衣而下大夫妻自禮衣而下士妻統衣而已五者之服惟夫人得備狄統素沙者言上自揄狄下至統衣皆用素紗白縠爲裏復必西上者北面而西上西北皆陰求諸幽故也。復欲其生氣之來復故皆用其生時之上衣多少則各隨其命數

大夫不揄統屬於池下

揄揄翟也。絞者采青黃之間曰絞屬猶繫也。此言大夫葬時車飾也。凡喪車之飾曰柳柳之外有如承水雷者名池。入君之柳其池繫絞繒於下而畫翟雉焉名曰振容。又有銅魚在其間。大夫去振容士去魚故大夫不得畫揄統屬於池下容池上有之。

用鄭氏修

大夫附於士。士不附於大夫。附於大夫之昆弟。無昆弟則從其昭穆。雖王父母在亦然。婦附於其夫之所附之妃。無妃則亦從其昭穆之妃。妾附於妾祖姑。無妾



祖姑則亦從其昭穆之妾。男子附於王父則配。女子附於王母則不配。公子附於公子。（昭穆直送反晉人避司馬昭之諱也）

字今如

附即祔。謂後死者附先死者而祭。王父母祖父母也。夫所附之妃謂祖母於婦則祖姑。女子謂在室及嫁未三月而死者。大夫附於士不敢以已之貴自殊於其祖也。士不附於大夫自卑而別於尊也。大夫之昆弟謂為士者。苟無昆弟則從其昭穆中。以上附高祖之為士者。下言從其昭穆之妃從其昭穆之妾則亦謂附於高祖之妃。與妾也。惟王父母在亦然者。以孫宜祔於祖。祖在無可祔亦祔於高祖也。男子附於王父則配者。孫附於祖曰以某配。若女附於祖母惟祭饌如一而祝辭不云以某配。公子附於公子不敢戚君。集君薨。天子號稱子。待猶君也。

君薨未踰年。太子雖猶稱子而人待之則猶君。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唯杖履不易。斬衰既練。其要經與大功初死要經。屨細同。麻謂要經也。唯杖履不易者。言其餘皆易。杖不易者以大功無杖履不易者。以俱用繩也。



有父母之喪尚功衰而附兄弟之殤則練冠附於殤稱陽童其甫不名神也

父母喪既練皆受以大功之衰故謂之功衰以此時而祔大功親以下之殤則練冠陽童謂稱庶殤子若宗子則稱陰童字以其甫而不名者神事之也鄭氏

凡異居始聞兄弟之喪唯以哭對可也其始麻散帶經未服麻而奔喪及主人之未成經也疏者與主人皆成之親者終其麻帶經之日數

以哭對者哀痛不以言辭為禮也始麻散帶至者其初聞喪始服麻之時也喪要之帶終者小功以下服輕者則糾垂不散也未服麻而奔喪者謂道路既近聞而即奔至在主人未成經時謂未小斂之前也疏者謂小功以下值主人未成服則隨主人成之親者謂大功以上雖值主人成服未即與之成必終自己麻帶經禮日數而後成服也鄭氏
主妾之喪則自附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殯祭不於正室君不撫僕妾

祔自主之者以其祭於祖廟祭不於正室者以其非適不撫僕妾畧於賤也鄭氏



女君死則妾爲女君之黨服攝女君則不爲先君女之黨服

女君雖死猶爲女君之黨服已攝女君則否補

聞兄弟之喪大功以上見喪者之鄉而哭適兄弟之送葬者弗及遇主人於道則遂之於墓凡主兄弟之喪雖疏亦虞之

見喪者之鄉而哭奔喪節也遂之於墓言骨肉之親不待主人也疏亦虞之以喪事虞祔乃畢安其神爲重也

鄭氏

方氏

大夫之哭大夫弁經大夫與殯亦弁經大夫有私喪之葛則於其兄弟之輕喪則弁經

弁經者如爵弁而加環經乃大夫錫衰相弔之首服私喪之葛謂妻子之喪卒哭以葛代麻兄弟之輕喪謂總麻。大夫之相弔必弁經不以妻子私喪之末服臨兄弟

補

爲長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即位爲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母在不稽顙稽顙者其贈也拜



父爲長子杖則長子之子不杖辟尊者也父母在則爲妻不杖不稽顙爲尊者厭也母在父沒爲妻惟不稽顙至拜贈則亦稽顙母之尊殺於父也期

氏方

違諸侯之大夫不反服違大夫之諸侯不反服

違去也之往也反服爲舊君服也。去諸侯仕大夫是自尊適卑不可反服於前之尊君以形新君之卑去大夫仕諸侯是自卑適尊不可反服於前之卑君以辱新君之尊用

以下左總冠纓纓大功以上散帶纓如字

條屬者謂喪冠通屈一條繩爲武垂下爲纓屬之冠吉冠則纓武異材故曰條屬以別吉凶三年練冠小祥之冠也亦條屬而右縫喪冠之縫向右右爲陰陰者喪所尚也小功以下輕故縫向左同於吉總冠纓纓者纓讀如蠶纒之纒纒纓散絲纒也大功以上散帶者小斂後小功以下皆絞之大功以上不忍即成之故散垂此帶至成服乃絞孔氏

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細加灰錫也



升者麻縷之數八十縷為升十五升千二百縷去其半為總加灰治之為錫用孔氏說諸侯相祔以後路與冕服先路與衰衣不以祔音贈死曰祔後路貳車冕服次冕。贈死者不以已之正所服用

遣車視牢具疏布轄四面有章置于四隅章或作鄣夫聲讀遣車送葬載牲體之車牢具遣奠所包牲牢之體貴賤各有數一個為一具取一車載之故云視牢具疏布轄乃其車之上蓋四面皆有章蔽以隱駁

載牲有子曰非禮也喪奠屬醢而已

張米糧也遣奠之饌無黍稷鄭氏孔氏

祭稱孝子孝孫喪稱哀子哀孫

祭所以追養故稱孝喪所以哭泣故稱哀方氏

端衰喪車皆無等

端正也吉時玄端服身與袂同以二尺二寸為正而喪衣亦如之以其綴六寸之衰於心前故曰端衰喪車惡車等等差也。喪之衣衰及車天子至士制度同孔氏

大白冠緇布之冠皆不鞋委武玄緇而后鞋



大白冠白布爲之太古之冠緇布冠黑布爲之始
冠之冠皆質而無飾委武皆冠卷委武言丙所
恃以爲質武言外所覲以爲文玄冠也縞冠
也玄縞二冠既先有別卷乃可韡故云而后韡氏

孔氏

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
祭於己士弁而親迎然則士弁而祭於己可也魚

弁爵弁冠玄冠氏

楊曰以桐梓以梧批以桑長三尺或曰五尺畢用桑

三尺制其兩與末曰其末反氏

也氏所以擗之者也氏擗也擗也氏

匕牲體從鑊以批升入於鼎從鼎以批載之於俎

畢所以助主人之舉肉者曲而長象畢星故名畢

率帶諸侯大夫皆五采士二采音

率綷也謂襲尸之大帶大夫以上飾以五采士以

朱綠鄭

醴者稻醴也雍音齊衡實見間而后折入音武

甗盛醢醢盛酒醴齊盛黍稷衡以大木爲桁以

度甗甗音者皆送葬所藏之物也見者棺之衣所



謂帷荒以尸藏於內而飾見於外故謂之見折者承席也形如牀無足以曲折爲之故曰折實見間者以甕甑等實於見與擲之間而后折入者實物於樽內既畢而后入此承席加於樽之上焉孔氏重既虞而埋之凡婦人從其夫之爵位

重者初喪時所立之主以既有柩又有主故名重既葬而虞祭立主矣則埋之

小斂大斂皆辨拜朝夕哭不惟無柩者不惟音啓謂啓攢辨拜謂徧拜以謝賓

出後及而居奠

載謂將出葬已載柩於車也主人在柩車西故東面而拜門右謂廟門內西邊拜踊於賓位不敢迫

近君也待君既弔而出然後行遣奠之禮用鄭子羔之襲也繭衣裳與稅衣用鄭繭衽爲一素端一皮弁

一爵弁一玄冕一曾子曰不襲婦服稅他喚反

繭衣裳謂衣裳相連而綿纒著之也表之以稅衣繭爲之緣與衽爲一稱稅謂黑衣繭絳色衽婦人

蔽膝也素端以素爲衣裳此第二稱皮弁第三稱爵弁第四稱玄冕第五稱繭衽婦人服而子羔襲



用之故曾子譏之

孔氏

為君使而死公館復私館不復公館者公宮與公所為也私館者自卿大夫以下之家也

私館妨其私家故不復補

公七踊大夫五踊婦人居間士三踊婦人皆居間

七者始死一明日襲一襲之明朝一又明日小斂

一及小斂日再踊一小斂之明日一并大斂一凡

七五者始死一明日襲一又明日小斂一同日再

小斂一明日大斂一凡五三者始死一小斂一大

公襲卷衣一玄端一朝服一素積一纁裳一爵弁二

玄冕一襲衣一朱綠帶申加大帶於上

卷者衾衣玄端者燕居玄端朱裳朝服者緇衣素

裳日視朝之服素積者皮弁視朝之服纁裳冕服

之裳爵弁二者玄衣纁裳此始命之服重本故二

通也襲衣最上華君賜也

小斂環經公大夫士一也

環經一股纏經

公視大斂公升商祝鋪席乃斂

商祝鋪席乃斂



君臨臣喪雖已鋪席商祝更鋪乃斂榮君來為新
之也紉

魯人之贈也三玄二纁廣尺長終幅纁長並去聲

弔者即位于門西東面其介在其東南北面西上西

於門主孤西面相者受命曰孤某使其請事客曰寡

君使其如何不淑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弔者入

主人升堂西面弔者升自西階東面致命曰寡君聞

君之喪寡君使其如何不淑子拜稽顙弔者降反位

須矣含者入升堂致命子拜稽顙含者坐委于殯東

南有葦席既葬蒲席降出反位宰夫朝服即喪履升

自西階西面坐取璧降自西階以東含胡

此記相含之禮以東藏於內也榘孔

榘者曰寡君使其榘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榘者

執冕服左執領右執要入升堂致命曰寡君使其榘

子拜稽顙委衣于殯東榘者降受爵弁服於門內霽

將命子拜稽顙如初受皮弁服於中庭自西階受朝

服自堂受玄端將命子拜稽顙皆如初榘者降出反



位。宰夫五人舉以東。降自西階。其舉亦西面。

此記相禮之禮

上介贈執圭將命曰。寡君使其贈。相者入告。反命曰。孤其須矣。陳乘黃大路於中庭北。執圭將命。客使自下由路西。子拜稽顙。坐委于殯。東南隅。宰舉以東。

輶 芳鳳反 竹田反

此記相贈之禮。輶。輶也。客使謂使客之從者。客之所使。故曰客使。下。謂馬也。馬在路之下。路。即大路之東。凡將命。鄉殯將命。子拜稽顙。西面而坐。委之。宰舉以東。

此總記將命授受之禮

上客臨曰。寡君有宗廟之事。不得承事。使一介老某。相執綽。相者反命曰。孤其須矣。臨者入門。右介者皆從之。立于其左。東上。宗人納賓。升受命于君。降曰。孤敢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其母。敢視賓客。敢辭。宗人反命曰。孤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其母。敢視賓客。敢固辭。宗人反命曰。孤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使臣某。母敢視賓客。是以敢固辭。固辭不



獲命敢不敬從客立于門西介立于其左東上孤降
自阼階拜之升哭與客拾踊三客出送于門外拜稽
顙顙如字又力顙
桑反拾其劫反

此記臨哭相辭讓之禮臨喪而哭故謂之臨弔舍
襚賻禮畢故上客行臨之禮拾踊者客與主更踊
其國有君喪不敢受弔

有君喪則親喪不敢受弔

外宗房中南面小臣鋪席商祝鋪絞衿衾士盥于盤
北舉遷尸于斂上卒斂宰告子馮之踊夫人東面坐馮

乘人謂使人執引專道謂使人辟路

雜記下第二十一

有父之喪如未沒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
服卒事反喪服雖諸父昆弟之喪如當父母之喪其
除諸父昆弟之喪也皆服其除喪之服卒事反喪服
沒猶終也除服謂祥祭之服服前喪之除服而
反後喪之喪服不特於父母之重喪雖當父母喪
而遭諸父昆弟之喪亦然示於前喪有終後喪亦
不為前喪之除而奪也補



如三年之喪則既顙其練祥皆行

顙口也反

顙草名無葛之鄉去麻則用顙蓋代葛者。三年之喪既虞卒哭而變麻以顙矣則前喪之練祭乃得行蓋後喪未卒哭以前不可行前喪之練祭以麻經純凶而練祭從吉也

補

王父死未練祥而孫又死猶是附於王父也

王父雖未練祥而孫得祔者昭穆同也禮孫死祔祖

方氏氏

有殯聞外喪哭之他室入奠卒奠出改服即位如始

禮記

喪在遠者也若聞外喪而哭於殯宮嫌是哭殯今於他室明所哭者為新喪也入奠謂朝入奠於殯宮既乃更即位就他室如始哭時此謂哭新喪之明日再哭也

孔氏鄭氏

大夫士將與祭於公既視濯而父母死則猶是與祭也次於異宮既祭釋服出公門外哭而歸其他如奔喪之禮如未視濯則使人告告者反而后哭如諸父昆弟姑姊妹之喪則既宿則與祭卒事出公門釋服而后歸其它如奔喪之禮如同宮則次於異宮



告謂告君既宿謂祭前三日將致齋受宿戒。將與祭聞父母喪猶卒祭謂君命嚴而祭事重也然人子之情當何如雖堅忍其痛而不哭果能一其將事之誠否耶漢儒傳聞古說幸於今無用缺疑可也補

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爲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乎公宮以待事禮也

受宿受齋宿之戒齊衰內喪謂諸父昆弟姑姊妹之服氏

已見曾子問

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如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后祭祭主人之升降散筭執事者亦散等雖虞附亦然

父母之喪將祭謂練祥也散筭謂不涉級聚足新喪略威儀也。兄弟死必殯後方行父母練祭若同宮雖臣妾死亦葬後方行父母練祭以練祭從吉不可以凶事雜之也喪祭散筭蓋不暇爲威儀補自諸侯達諸士小祥之祭主人之酢也齊之衆賓兄



弟則皆啐之。大祥主人啐之。衆賓兄弟皆飲之。可也。

啐至齒啐入口

鄭

凡侍祭喪者告賓祭薦而不食。

侍祭喪謂相禮者薦謂脯醢祭薦謂祭以脯醢也。凡吉祭則告賓祭薦既祭而食之。喪祭不主飲食。故相者告賓但祭其薦而不食。此天台賈蒙集古說也。然恐薦非指脯醢之物。謂薦用脯醢則可。謂薦爲脯醢則不可。蓋此章合以告賓祭爲句。薦而不食爲句。薦於神人而已不食之也。與上文啐之。

戚容稱其服。請問兄弟之喪。子曰。兄弟之喪則存乎書策矣。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

喪尚哀。至祭則尚敬耳。此章疑有爲之言。又親喪亦未嘗不存於書策補。

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

言其生於夷狄而知禮也。

鄭

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廬聖室之中。不與人坐。焉在聖室之中。非時見乎母也。不入門。䟽衰皆居。



聖室不廬廬嚴者也

言自言已事語爲人說也言而不語對而不問居憂有所不暇也廬聖室之中不與人坐示憂之所獨也廬謂倚木居於室外之西北角聖室於室中塗之使白也以時事見乎母乃入門則居廬時無爲皆不入門也以廬爲嚴者以父母喪乃居之非褻易之地比也

用孔氏方氏

妻視叔父母姑姊妹視兄弟長中下殤視成人

視猶言比也此言輕重雖稍異而哀戚略同也

外除者服已除而內之哀未忘內除者服未除而內之哀已殺然愚按服之隆殺已各稱其情於服之殺者亦非情不至而姑外爲之服也合詳之補視君之母與妻比之兄弟發諸顏色者亦不飲食也服君之母妻比已之兄弟九酒食能使人醉飽而發見於顏色者亦不敢飲食之

免喪之外行於道路見似目瞿聞名心瞿弔死而問疾顏色戚容必有以異於人也如此而后可以服三年之喪其餘則直道而行之是也



似謂貌似父母名謂名同父母瞿惻隱兒弔問而哀戚故必有異於人發於中心者如此然後服三年之喪能情文相稱其餘直道而行謂喪之輕者不必若是其委折也然三年之喪發於中心之實然亦直道也雖喪之輕者其文亦未嘗無委折於其間用方氏修

祥主人之除也於夕爲期朝服祥因其故服

祥謂祥祭主人除服之節於祥祭前夕預告明日祥祭之期此時主人着朝服謂緇衣素裳縞冠明

子孫曰祥祭不當縞者必縞然後及服

縞祥祭之服此言親喪雖既除猶有他喪未除今以祥故無所不用縞然後反他喪之服陸氏

當袒大夫至雖當踊絕踊而拜之反改成踊乃襲於士既事成踊襲而後拜之不改成踊

此謂士有喪當袒踊而大夫來弔則絕踊而拜之士來弔則成踊而後拜本賈氏說

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附皆大牢下大夫之虞也牲牲卒哭成事附皆少牢

卒哭謂之成事成吉事也附祔廟也禮皆重於虞



祭

祝稱卜葬虞子孫曰哀。夫曰乃。兄弟曰某。卜葬其兄弟曰伯子某。

卜葬卜虞祝稱主人之辭子孫於父祖稱哀子哀孫夫於妻稱乃夫。

古者貴賤皆杖。叔孫武叔朝見輪人以其杖關轂而輶輪者。於是自爵而右杖也。

叔孫武叔曾大夫叔孫州仇輪人作車輪之人關穿也輶迴也。武叔見輪人以扶病之杖關穿車

鑿巾以飯。公羊賈爲之也。

飯含也。恐親爲人所惡故設巾覆尸面而當口鑿穿之令含入口。自公羊賈始。

冒者何也。所以揜形也。自襲以至小斂不設冒則形是以襲而右設冒也。

恐死者爲人所惡故自襲至斂皆冒之補。

或問於曾子曰。夫既遣而包其餘猶既食而裹其餘與君子既食則裹其餘乎。曾子曰。吾子不見大饗乎。夫大饗既饗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父母而賓客之。



所以為哀也。子不見大饗乎。

餘音

父母求別遂同賓客之疏。孝子所以悲哀而包奠送之也。曾子以解或人包奠之疑。孔氏

非為人喪問與賜與三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三年之喪如或遺之酒肉則受之必三辭主人哀經而受之如君命則不敢辭受而薦之喪者不遺人人遺之雖酒肉受也。從父昆弟以下既卒哭遺人可也。與音

予敵體曰問上予下曰賜。記者設辭謂豈非為

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日而禫。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自諸侯達諸士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練則弔。

如斬如剡言哀痛淺深之別。功衰謂既練之服。小祥後衰與大功同故曰功衰。練謂大祥始除衰杖而練。紉

既葬大功弔哭而退不聽事焉。期之喪未葬弔於鄉人哭而退不聽事焉。功衰弔待事不執事。小功總執事不與於禮。



事謂饗飲之屬禮謂饋奠

相趨也出宮而退相揖也哀次而退相問也既封而退相見也反哭而退朋友虞附而退

對彼驗反如字

相趨謂本不相識聞名而來會喪者喪出殯宮門即退相揖謂在他處嘗相識者喪至大門外哀次而退相問嘗相問遺者待封窆而退相見謂嘗執贄相往來者待其反哭於家而後退朋友則待其虞祭於廟而後退此論送喪以恩厚薄爲去遲速之節

方孔氏

弔者非徒從主人之行而已年四十而未衰者皆執紼若同鄉而近五十者從主人反哭於家年四十者留待揜壙

本孔氏說

喪食雖惡必充飢飢而廢事非禮也飽而忘哀亦非禮也視不明聽不聰行不正不知哀君子病之故有疾飲酒食肉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飲酒食肉皆爲疑死有服人召之食不往大功以下既葬適人食之其黨也食之非其黨弗食也功衰食菜果飲水漿無鹽酪不能食食鹽酪可也孔子曰身有瘍則



浴首有創則沐病則飲酒食肉毀瘠為病君子弗為也毀而死君子謂之無子

此論居喪飲食之節

非從柩與反哭無免於棺

地古聲反

免所以代冠者也棺道路也言喪服出入非從柩

與反哭不得免於道路必以冠

本鄭氏

凡喪小功以上非虞附練祥無沐浴

居喪惟喪祭乃沐浴

疏衰之喪既葬人請見之則見不請見人小功請見

既葬而從政小功總之喪既殯而從政

不辟涕泣言至哀無飾

鄭氏

三年之喪祥而從政期之喪卒哭而從政九月之喪既葬而從政小功總之喪既殯而從政

大夫士三年之喪期不從政正禮也金革之事無

辟權禮也

此孔

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

哭不偯

卒哭而諱王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姑姊妹子與父同



諱母之諱宮中諱妻之諱不舉諸其側與從祖昆弟
同名則諱

子與父同諱者父爲諱而子從之也母之諱謂母
家之私諱補

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既冠於次入哭踊三者
三乃出

以喪冠謂因喪而冠雖者明齊衰以下皆可

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
子可以嫁子可以取婦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

氏謂互相備必身與父俱是大功之末方可冠子
嫁子父與身俱是小功之末方可冠子嫁子與取
婦取婦獨於小功之末言之者取婦有酒食之會
涉於歡樂也然小功之末雖可冠子嫁子取婦若
下殤之小功則不可者下殤之小功本齊衰重服
以下殤而降在小功服降而情不降也范氏謂五
服之制各有月數月數之內自無吉事故曰接弁
冕也左氏傳晉侯有小姜之喪小姜貴妾總耳叔
向尚以衰經辭齊昏是雖喪猶無昏姻之道此書



或為男女失時或繼嗣未立者非通例也集
凡弁經其衰侈袂

弔服首著弁經身著錫衰總衰疑衰此三衰大作
其袂袂二尺二寸大者半而益之則侈袂三尺三

寸鄭氏

父有服宮中子不與於樂母有服聲聞焉不舉樂妻有
服不舉樂於其側大功將至辟琴瑟小功至不絕樂
此記已雖無服已之親有服亦體其心而不樂惟
小功輕服則否補

則里尹主之或曰主之而附於夫之黨

里尹閭胥里宰之屬周禮二十五家為里里置一
宰下士也。此極言妻黨不得與夫家之事死而
無主寧使鄰與里尹主之又云或曰主之而附於
夫之黨鄭氏謂夫之黨其祖姑方氏謂此言或者
之說非也晦庵曰古法既廢從宜而祀之別室亦
可集

麻者不紳執玉不麻麻不加於采

麻者經也紳大帶也喪以要經代大帶執玉行禮



者不服麻采謂玄纁并經之麻不加於玄衣纁裳
之采此言吉凶不相于鄭氏
國禁哭則止朝夕之奠即位自因也童子哭不偯不
踊不杖不菲不廬

禁哭謂大祭祀時雖不哭猶朝夕奠其即位自仍
舊童子則不備禮菲謂菲獲廬謂倚廬

孔子曰伯母叔母䟽衰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
絕於地如知此者由文矣哉由文矣哉

伯母叔母義也姑姊妹骨肉也䟽衰大功文也踊

曰如知此者由文矣哉再言而嘆詠之言喪禮當
以情為重也用鄭氏
陸氏修

世柳之母死相者由左世柳死其徒由右相由右相
世柳之徒為之也

由右相雖非古亦在可以然之域凡言自某始者
記失禮之始凡言為之者君子亦有取焉如饗而
以飯公羊賈為之也由右相世柳之徒為之也七
月而禘獻子為之也禮

天子飯九具諸侯七大夫五士三



飯九具即檀弓所謂飯用米具也以九以七以五
以三降殺以兩士喪禮具三實于筭此士三之證

方氏
陸氏

士三月而葬是月也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
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士三虞大夫五諸侯
七

葬有遲速會葬者有遠近也卒哭亦與之遲速以
未葬有朝夕奠也然葬後又二月方卒哭豈三年
之喪既同而卒哭之期獨異耶

言五者相次同時

鄭

卿大夫疾君問之無筭士壹問之君於卿大夫比葬
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爲士比殯不舉樂

君於臣盡恩禮如此補

升正柩諸侯執紼五百人四紼皆銜枚司馬執鐸左
八人右八人匠人執羽葆御柩大夫之喪其升正柩
也執引者三百人執鐸者左右各四人御柩以茅

同引
去聲

升正柩者謂將葬朝于祖正棺於廟也廟中曰紼



在塗曰引互言之御柩者居前道正之以鳥羽注於柄頭如蓋謂之羽葆茅取其色白且於凶禮

氏孔

孔子曰管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玷山節而藻梳賢大夫也而難爲上也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賢大夫也而難爲下也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偪下鏤簋刻爲蟲獸冠有筭者爲紘紘在纓處兩端上屬下不結祭義云天子冕而朱紘旅道也樹立也旅樹者當門道而立之旻反玷鄭氏以爲反爵之

而偪下

氏方

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如三年之喪則君夫人歸夫人其歸也以諸侯之弔禮其待之也若待諸侯然夫人至入自闈門升自側階君在阼其他如奔喪禮然嫂不撫叔叔不撫嫂

踰封越竟也君夫人歸謂奔父母喪也闈門宮中

之門。此明諸侯夫人奔父母喪之禮已嫁爲父

母期云三年者以本親言也嫂叔遠別

既聞之患弗得學



也。既學之患弗能行也。君子有五取。居其位無其言。君子取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取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取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取之。衆寡均而倍焉。君子取之。

既得又失謂進退不能以禮義倍謂他人之功倍

巴方氏

孔子曰凶年則乘駑馬祀以下牲

自貶損亦取易供饗

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

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爲也。一弛一弛。文武之道也。

謂仕

蜡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鄉里之祭也。國索

祭黨正屬民飲食于序。於是民無不醉如狂。百日

言勞之。父。二日。言澤之均。張弛以弓喻張喻勞。民

弛喻息。民張之爲武。弛之爲文。鄭氏及

孟獻子曰。正月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



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

鄭氏曰記魯失禮所由也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也獻子欲尊其祖以郊天之月對而禘之非也魯之宗廟猶以夏時之孟月爾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孔氏曰獻子以二至相當以天對祖垂失禮意春秋宣九年獻子始見經僖八年未有獻子而十月仲者以僖公八年公會主人于洮六月應帝以在會未還故至七月乃禘魯時暫行之此不云自獻子始是不怕行也集

不告於天子此亦記魯失禮所由始

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也

外宗異姓親內宗同姓親爲君皆服斬長爲夫人皆齊衰

廡焚孔子拜鄉人爲火來者拜之士壹大夫再亦相弔之道也

拜之者爲其來弔已

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爲公臣曰其所與遊辟也可人也管仲死桓公使爲之服官於大夫者



之爲之服也自管仲始也有君命焉爾也禮也

管仲自盜中簡取二人薦上以爲相公之目謂此

二人所與遊者是邪辟之人故爲盜其人實可與

之人也故管仲死相公使二人者爲之服既

過而舉君之諱則起與君之諱同則稱字

過猶誤也舉猶言也起者失言而變自新也鄭氏

內亂不與焉外患弗辟也

內亂謂同僚爲亂而力不能制之者。門內之事

恩掩義內亂不與者所以重恩門外之事義斷恩

外義也

贊大行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博三寸厚

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玉也藻三采六等

大行人掌五等諸侯之禮記者贊助其言故曰贊

行人藻薦王者也三采朱白蒼六等六行也每色

爲二行方氏

哀公問子羔曰子之食奚當對曰文公之下執事也

問其先人始食祿當何代對以文公之下執事是

始於魯文也方氏

成朝則魯之其禮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純衣雍



人拭羊。宗人視之。宰夫北面于碑南東上。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割羊。血流于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雞。先門而後夾室。其俎皆於屋下。割雞。門當闔。夾室中室有司皆鄉室而立。明則有司當門北面。既事。宗人告事畢。乃皆退。反命于君曰。費其廟事畢。反命于寢君。南鄉于門內朝服。既反命。乃退。路寢成。則考之而不覺。費屋者。交神明之道也。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釁之。以豶豚。

純衣謂絲衣。則玄衣纁裳也。俎謂將牲先減耳。

諸侯出夫人。夫人比至于其國。以夫人之禮行。至以夫人入。使者將命曰。寡君不敏。不能從而事社稷宗廟。使使目某。敢告於執事。主人對曰。寡君固前辭不教矣。寡君敢不敬須。以俟命。有司官陳器皿。主人有司亦官受之。

諸侯出夫人。謂諸侯棄妻。器皿其元所齊者。補

妻出。夫使人致之曰。某不敏。不能從而共采。盛使某也。敢告於侍者。主人對曰。某之子不肖。不敢辟。誅敢不敬。須以俟命。使者退。主人拜送之。如舅在。則稱舅。



舅沒則稱兄。無兄則稱夫。主人之辭曰某之子不肖如姑姊妹亦皆稱之。

此又妻棄夫之禮嗚呼此亦有禮乎補

孔子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吾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吾殮作而辭曰疏食也不敢以傷吾子。徐音

少施氏魯惠公子施父之後殮者食後更強飯以

答主人之意。鄭氏

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婦見舅姑兄弟姑姊妹皆

納幣謂昏禮尋八尺婦來為供養也其見主於尊者故兄弟以下在位是為已見不復特見雖未許嫁年二十已為成人禮之酌以成之言婦人執其禮明非許嫁之筓燕則髮卷首謂既筓之後去之分髮為鬢紒既未許嫁猶以少者處之也。鄭氏

鞞長三尺下廣二尺上廣一尺會去上五寸紕以爵

韋六寸不至下五寸純以素紕以五采。長廣並去聲會古外反紕

紕紕音巡

鞞紕也。會謂上領縫也。在上曰紕在下曰純。六寸



者表裏各二十，紉施諸縫中，若今時條。

喪大記第二十二

疾病外內皆埽。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寢東首於北牖，下發牀徹褻衣，加新衣體一人。男女改服屬纊，以俟絕氣。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婦去聲，縣平聲，音燭。

疾困曰病，外內皆埽，為賓客將來問病。縣者所以垂樂器，徹縣去琴瑟，以聲音動人，病者欲靜也。東首者將使歸魂于陽於北牖下者將使反魄于陰。

屈伸也。纊，新綿，輕而氣易動，屬者置口鼻之上，以候其氣之絕。男不死於女手，女不死於男手，以別終也。此言靜以待盡而不亂。補。

君夫人卒於路寢，大夫世婦卒於適寢，內子未命則死於下室。遷尸于寢，士之妻皆死于寢。適，丁反。

路寢猶路車之路，以大言也。適寢猶適子之適，以正言也。內子，卿之妻。下室，其燕處。言寢者，即正寢。

死者必皆於其正處。氏，讀。

復有林麓則虞人設階，無林麓則狄人設階。小臣復。



復者朝服君以卷夫人以屈狄大夫以玄纁世婦以
禮衣士以爵弁士妻以稅衣皆升自東榮中屋履危
北面三號捲衣投于前司服受之降自西北榮其為
賓則公館復私館不復其在野則升其乘車之左轂
而復卷作套西音疑 禮知彥反 禮知彥反 禮知彥反

復者招新死之鬼奠復還也虞人主林麓之官狄
人樂吏之賤者階梯也所乘以升屋設階用虞人
者以階之材出林麓無林麓者用狄人以樂人有
奠虛亦階梯之類也復用小臣以君之所親近卷

榮陽也求不得而還降自西北榮陰也本鄭氏說

復衣不以衣尸不以斂婦人復不以衽凡復男子稱

名婦人稱字唯哭先復復而後行死事補而

復衣求生者故不用於死補者嫁時上服非事鬼

神之衣鄭氏

始卒主人啼兄弟哭婦人哭踊

啼如嬰兒失母哭有聲踊動容此言悲哀有深淺

用鄭氏

既正尸子坐于東方卿大夫父兄子姓立于東方有



司庶士哭于堂下北面夫人坐于西方內命婦姊妹子姓立于西方外命婦率外宗哭于堂下北面

子姓謂衆子孫外宗姑姊妹之女世子夫人爲主故坐男東女西各以其屬分立

踞

大夫之喪主人坐于東方主婦坐于西方其有命夫命婦則坐無則皆立士之喪主人父兄子姓皆坐于東方主婦姊妹子姓皆坐于西方

大夫變子言主人下於君也大夫之喪尊者坐卑者立士賤故尊卑皆坐

陸氏

君之喪未小斂爲寄公國賓出大夫之喪未小斂爲君命出士之喪於大夫不當斂則出

寄公謂失國之君來寄寓者國賓謂鄰國大夫來聘者出謂出而迎賓新喪悲哀非爲所尊不出

鄭氏

凡主人之出也徒跣扱衽拊心降自西階君拜寄公國賓于位大夫於君命迎於寢門外使者升堂致命主人拜于下士於大夫親弔則與之哭不逆於門外

初反



此更明拜迎委曲之儀降自西階不忍當主位孔
夫人爲寄公夫人出命婦爲夫人之命出士妻不當
斂則爲命婦出

婦人亦各爲其所尊出出謂出房補

小斂主人即位于戶內主婦東面乃斂卒斂主人馮
之踊主婦亦如之主人袒說髦括髮以麻婦人髮帶
麻于房中備皮水反說他
活反髮側瓜反

髦者幼時剪髮爲之至年長則垂著兩邊明事親
常有孺子之義至親死乃脫之父喪脫左母喪脫

拜卿大夫於位於士旁三拜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
堂上大夫內子士妻特拜命婦凡拜衆賓於堂上

勇反凡
旁斂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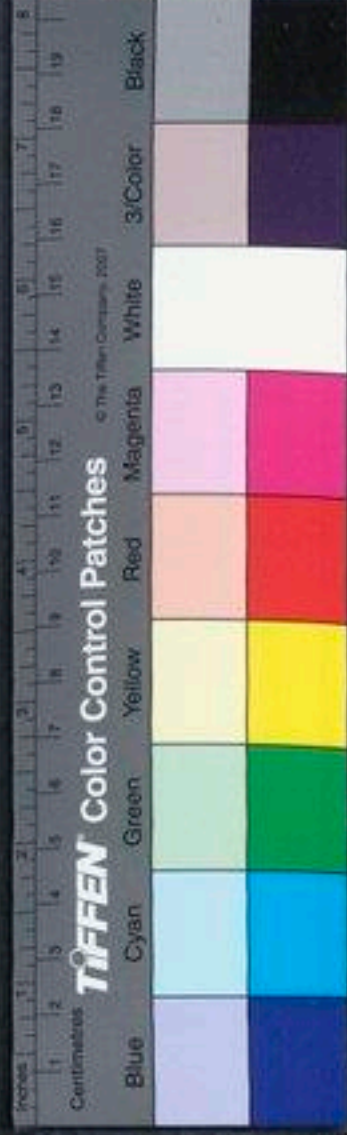
此言小斂訖拜賓也於士旁三拜者拜卿大夫既
於正位士故於旁士有三等不人人拜每一面三

拜孔氏

主人即位襲帶經踊母之喪即位而免乃奠弔者襲

襲加武帶經與主人拾踊拾音問
其切反

父喪小斂拜賓訖即位阼階之下襲衣要帶首經



而踊母喪拜賓訖即位時不復括髮以免代之免
以襲經至大斂乃成服所以異於父也武吉冠之
卷音弔者加武明不改冠亦不免拾踊拾更也主
人先踊婦人踊弔者踊三者三是與主人更踊孔
君喪虞人出木角狄人出壺雍人出鼎司馬縣之乃
官代哭大夫官代哭不縣壺士代哭不以官君堂上
二燭下二燭大夫堂上一燭下二燭士堂上一燭下
一燭

木給鬻角為斟音水壺漏水器冬漏以火鬻鼎沸

更代為哭息其罷倦燭所以照饌滅燎而設燭禮氏

賓出徹帷哭尸于堂上主人在東方由外來者在西

方諸婦南鄉許諒反

此小斂後尸出在堂時

婦人迎客送客不下堂下堂不哭男子出寢門見人
不哭其無女主則男主拜女賓于寢門內其無男主
則女主拜男賓于阼階下子幼則以衰抱之人為之
拜為後者不在則有爵者辭無爵者人為之拜在竟
內則俟之在竟外則殯葬可也喪有無後無無主衰



雷

此明小斂後喪主人拜賓送賓之禮為後者不在則有爵者辭謂主有官爵出行不在家而家有喪則攝主為之辭於賓不敢當尊者禮若無爵者則人代之拜主人在竟內則俟其歸在竟外則攝主代之殯葬亦可也凡喪雖無後者必立之主故曰有無後無無主

鄭氏

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子大夫寢門之外杖寢門之內輯之夫人世婦在其次

於大夫所則杖

凡記杖之節也輯斂也杖所以自扶故於出門杖在寢則輯之於所尊輯之又尊者則去之補

大夫之喪三日之朝既殯主人主婦室老皆杖大夫有君命則去杖大夫之命則輯杖內子為夫人之命去杖為世婦之命授人杖

此明大夫喪之杖節授人杖亦使人執之也

鄭氏

士之喪二日而殯三日之朝主人杖婦人皆杖於君命夫人之命如大夫於大夫世婦之命如大夫



此明士喪杖之節三日殯之明日也於君命夫人之命如大夫者言士之子於君命其妻於夫人之命皆如於大夫禮去杖也於大夫世婦之命如大夫者言士之子於大夫之命其妻於大夫妻之命如大夫之禮輯杖於世婦授人杖氏子皆杖不以即位

庶子不以杖即位避適也

正義

大夫士哭殯則杖哭柩則輯杖弃杖者斷而棄之於

隱者善反

具擯於父也

祥斷杖棄幽隱處使不汗穢也

合鄭氏

君設大盤造冰焉大夫設夷盤造冰焉士併瓦盤無

冰設牀禮第有枕含一牀襲一牀遷尸于堂又一牀

皆有枕席君大夫士一也

造七報反併步頂反禮之善反第側里反含胡暗反

造猶內也謂內冰盤中夷盤者小於大盤士無冰

以瓦為盤併以盛水耳禮自仲春之後尸既小斂

置冰於盤設牀其上去席禮也露第坐身以通寒氣

秋涼而止含也襲也遷尸也各一牀本鄭氏

始死遷尸于牀幘用斂衾去死衣小臣櫛齒用角柶



綴足用燕几。君大夫士一也。

燕好胡反。綴音四。几音分反。

幘覆也。遷尸在牀用斂時之衾覆之。椁柱也。柩以角為之，長六寸，兩頭屈曲，將含恐口閉急，故使小

臣以柩柱尸齒，令開綴者，拘足兩邊，令直，以便著

屨。

本鄭氏說

管人汲，不說繡，屈之，肅階，不升堂。授御者，御者入浴。

小臣四人抗衾，御者二人浴。浴水用盆沃水，用料浴。

用絺巾，拒用浴衣如他日。小臣瓜足，浴餘水棄于坎。

其母之喪，則內御者抗衾而浴。此活反。繡均必反。音主音半。拒音覆。

此謂浴之禮也。管人注。管者，井也。其注。故注。

形拒，拭也。瓜足，斷足瓜也。

鄭氏說

管人汲，授御者。御者差沐于堂上。君沐，梁大夫沐，稷

士沐，梁甸人為菑于西牆下。陶人出重，高管人受沐。

乃煮之，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扉，薪用爨之。管人授

御者沐，乃沐。沐用瓦盤，拒用巾如他日。小臣爪手，翦

須，濡濯棄于坎。

蓋七何反。須音覆。平聲。音歷。味反。

此明沐之禮也。差，浙也。浙飯米，取其潘以為沐也。

沐，梁者用梁米之潘也。梁，美而縵，次士亦沐。梁士

賤去君遠，無嫌也。然士喪禮沐稻，行竈重焉。



瓶瓶無下隱瓶處凡以煮沐也瓶熟而授御者沐之湯謂煩擗其髮濯謂不淨之汁所濡濯汁弃坎

中鄭氏孔氏

君之喪子大夫公子衆士皆三日不食子大夫公子食粥納財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食之無筭士疏食水飲食之無筭夫人世婦諸妻皆疏食水飲食之無筭財謂穀即所食之米也溢三十兩為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每日納所用之米朝莫各一溢居喪不能頓食隨須則食故云無筭孔

大夫之喪主人室老子姓皆食粥衆士疏食水飲妻妾亦如之

室老貴臣衆士衆臣子姓孫鄭氏孔氏

既葬主人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婦人亦如之君大夫士一也練而食菜果祥而食肉

既葬至練祥飲食之節孔

食粥於盛不盥食於簋者盥食菜以醯醬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孔反

盛謂杯杆簋竹筥歆粥者不盥手飯者盥始食肉飲酒謂祥後孔

期之喪三不食食疏食水飲不食菜果三月既葬食



肉飲酒期終喪不食肉不飲酒父在爲母爲妻九月
之喪食飲猶期之喪也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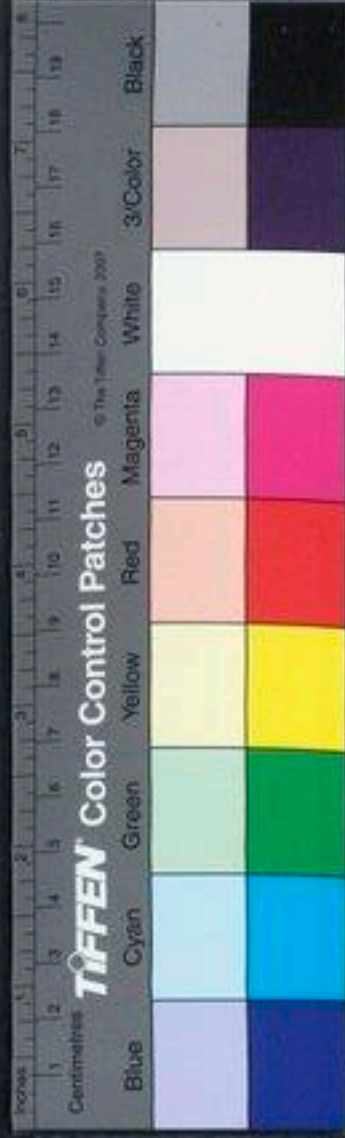
期之喪謂大夫士旁期之喪三不食謂三次當食
而不食若期之正服則二日不食也食蔬食水飲
不食菜果者三月既葬則食肉飲酒此皆謂旁期
之喪也繼日期終喪不食肉不飲酒則謂期之正
服者也父在而爲母爲妻及九月之喪食飲猶期
之喪者亦謂厭於父而抑情故食飲猶旁期之喪
也然雖食肉飲酒而不忍與人樂之補

不與人樂之樂猶不食肉不飲酒也此葬食肉飲酒
粥羹之以菜可也有疾食肉飲酒可也五十不成喪
七十唯衰麻在身

世母伯母故主舊君。叔母以下義服恩輕故食
肉飲酒其不能食粥羹之以菜謂性不能食粥者
可食飯菜羹鄭氏

既葬若君食之則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矣
不辟梁肉若有酒醴則辭

順尊者之命可以食美變於顏色亦不可鄭氏
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君以篋席大夫以蒲席士以



葦席

簾細蒲次之補

小斂布絞縮者一橫者三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皆一衣十有九稱君陳衣于序東大夫士陳衣于房中皆西領北上絞給不在列

絞既斂所以束堅者縮從也鄭氏

大斂布絞縮者三橫者五布給二衾君大夫士一也君陳衣于庭百稱北領西上大夫陳衣于序東五十稱西領南上士陳衣于序東三十稱西領南上絞給

如謂絞一橫為三不辟於五幅無統

升一幅為三析之也不辟不擘之斷也統以組類為之綴之領側若今被識生時禫被有識死去之異於生也鄭氏

小斂之衣祭服不倒君無襚大夫士畢主人之祭服親戚之衣受之不以即陳小斂君大夫士皆用複衣複衾大斂君大夫士祭服無筭君褶衣褶衾大夫士

猶小斂也禮音音福

祭服指死者所用衣多不盡著有倒者惟祭服尊其領不倒君無襚者悉用已衣臣雖有襚者不用



也。畢主人之祭服。凡祭服盡用之也。褶。裕古洽反也。

孔氏

袍必有表。不禪衣必有裳。謂之一稱。禪音單去聲

袍必有表。內外相稱。衣必有裳。上下相稱。賈氏

凡陳衣者。實之篋。取衣者亦以篋。升降者自西階。凡

陳衣不誦。非列采不入。絺。綌。紵。不入。

不誦。謂舒而不卷。列采。謂五方正色。襲。尸。冬夏用

袍。故絺。綌。紵。不入。孔氏

凡斂者。袒。遷尸者。襲。君之喪。大胥是斂。衆胥佐之。大

大胥斂。大夫降於君。故衆胥斂。士則朋友助之。而

已補

小斂。大斂。祭服不倒。皆左衽。結。絞。不紐。

左衽。衽。向左。反生時也。衽。衣襟也。死則不復解。故

絞。束。畢。結之。不為紐。反女九

斂者。既斂。必哭。士與其執事則斂。斂焉。則為之。壹。不

食。凡斂者。六人。

斂者。必使所與執事之人。不使他人。襲之。鄭氏

君。錦。冒。黼。殺。綴。旁。七。大夫。玄。冒。黼。殺。綴。旁。五。士。緇。冒。



纓殺綴旁三凡冒質長與手齊殺三尺自小斂以往
用夷衾夷衾質殺之裁猶冒也殺色戒反
裁才再反

冒者既襲所用韜足殺者冒之下帛所用韜足旁

綴者其旁不縫用帶結之冒之質從頭韜下長與
手齊殺從足韜上長三尺斂後衣多故用夷衾覆

之夷衾質殺之裁猶冒也裁猶制也鄭氏

君將大斂子弁經即位于序端卿大夫即位于堂廉

楹西北面東上父兄堂下北面夫人命婦尸西東面

外宗房中南面小臣鋪席商祝鋪絞紛衾衣士盥于

面亦如之卒斂宰告子馮之誦夫人東

記君大斂之禮商祝祝冒商禮者孔

大夫之喪將大斂既鋪絞紛衾衣君至主人迎先入

門右巫止于門外君釋菜祝先入升堂君即位于序

端卿大夫即位于堂廉楹西北面東上主人房外南

面主婦尸西東面遷尸卒斂宰告主人降北面于堂

下君撫之主人拜稽顙君降升主人馮之命主婦馮

之

巫主辟凶邪釋菜禮門神鄉

士之喪將大斂君不在其餘禮猶大夫也



君不在謂士畢君不視斂其餘鋪衣列位男女之

儀悉如大夫

氏

鋪絞紵踊鋪衾踊鋪衣踊遷尸踊斂衣踊斂衾踊斂絞紵踊

凡皆孝子踊之節

君撫大夫。撫內命婦。大夫撫室老。撫姪娣。君大夫馮
父母妻長子。不馮庶子。士馮父母妻長子。庶子。庶子
有子則父母不馮其尸。凡馮尸者。父母先。妻子後。君於
臣撫之。父母於子執之。子於父母馮之。婦於舅姑奉
馮尸。不當君所。凡馮尸者。必執之。

撫謂以手按之。執當心上衣。拘微引心上衣。不當

君所不敢與尊者所馮同處

鄭氏

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寢苦枕函。非喪事不言。君為
廬。宮之。大夫士禮之。既葬柱楣塗廬。不於顯者。君大
夫士皆宮之。凡非適子者。自未葬以於隱者為廬。

禮同禮章善反

宮謂圍障之。禮謂袒露之。未葬不塗。既葬塗之。不

於顯者不塗。見面於隱者為廬。不欲人屬目。廬蓋

於東南角



既葬與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大夫士言公事，不言家事。

未葬不與人並立，既葬亦不言私。

君既葬，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弁經帶，金革之事無辟也。

此權禮弁經帶者，變喪服而弔服輕，可以即事也。

氏鄭

既練，居聖室，不與人居。君謀國政，大夫士謀家事。既祥，黜聖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故也。

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期居廬，終喪不御於內者，父在為母為妻齊衰期者，大功布衰九月者，皆三月不御於內。婦人不居廬，不寢苦。喪父母既練而歸，期九月者既葬而歸。

從御，御婦人復寢，不復宿殯宮歸，謂歸夫家。

氏鄭

公之喪，大夫俟練，士卒哭而歸。

大夫士守君喪於公所之節。

大夫士父母之喪，既練而歸，朔月忌日則歸哭于宗室。諸父兄弟之喪，既卒哭而歸，父不次於子，兄不次



於弟

歸謂歸其宮也。不次謂不居殯宮也。

君於大夫世婦大斂焉。為之賜則小斂焉。於外命婦既如蓋而君至於士既殯而往。為之賜大斂焉。夫人於世婦大斂焉。為之賜小斂焉。於諸妻為之賜大斂焉。於大夫外命婦既殯而往。

恩輕者殯而後往。恩重者大斂而往。異恩者小斂。即往為之賜。言異恩也。補

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使人戒之。王人具殷奠之禮。君釋朝于門內。禘先於門外。取食。齊朝。既既。俟既。

陳小臣二人執戈立于前。二人立于後。擯者進。主人拜稽顙。君稱言。視祝而踊。主人踊。

殷大也。月朔之奠名。殷奠。天於朝夕之奠也。稱言舉所以來之意也。視祝而踊。祝相君之禮。故視之為節也。禩

大夫則奠可也。士則出俟于門外。命之反奠。乃反奠。卒奠。主人俟于門外。君退。主人送于門外。拜稽顙。君於大夫疾三問之。在殯三往焉。士疾壹問之。在殯壹往焉。君弔則復殯服。



明君來弔士與大夫禮不同

夫人弔於大夫士。主人出迎于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夫人入升堂即位。主婦降自西階。拜稽顙于下。夫人視世子而踊。奠如君至之禮。夫人退。主婦送于門內。拜稽顙。主人送于大門之外。不拜。

婦人迎送不出門。故門內拜喪無二主。故主人送

于門外。不拜。此大夫士之妻送迎夫人之禮。禮氏

大夫君不迎于門外。即位于堂下。主人北面。衆主人南面。婦人即位于房中。若有君命。命夫命婦之命。

君後主人而拜者。君代主人拜喪禮以後爲尊。主人無二也。禮氏

禮氏

君弔見尸柩而后踊。大夫士若君不戒而往。不具殷

奠。君退必奠。

君來不先戒。當時雖不及具殷奠。君去後必設奠

以榮君之來。虱

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槨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

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屬音屬

此明君大夫士棺重數厚薄之制。天棺以其包於





外故曰大屬則連屬於大棺故曰屬。禭則親身而
福近故曰禭。大棺及屬用梓。禭用柝。以支九二重

合厚二尺一寸。正大夫列國之鄉也。二重。士一重。

天子則四重。制見檀弓。庶人棺四寸。用孔氏

君裏棺用朱綠。用雜金錯。大夫裏棺用玄綠。用牛骨

錯。士不綠。輓子

裏棺謂以繒貼棺裏。朱貼四方。綠貼四角。錯釘也。

所以琢朱綠繒著裏。士惟用玄。孔氏

君蓋用漆。三衽三束。大夫蓋用漆。二衽二束。士蓋不

用漆。三衽三束。

棺縫際也。棺兩邊各三衽。每當衽上輒以牛皮束

之。故三衽三束。大夫士則殺其一。孔氏

君大夫髻爪實于綠中。士埋之。音聲反

髻死者亂髮也。併爪實綠中。謂棺四角所貼之綠

繒。士棺四角不綠。故埋之。用孔氏

君殯用輓。輓至于上。畢塗屋。大夫殯以禭。輓直于西

序。塗不暨于棺。士殯見衽。塗上帷之。輓勅倫反

輓車所以載棺。用輓謂置棺於輓之內。輓則聚木

以周其外。至於棺上四注如屋。輓畢則盡塗其屋。

（幘）覆也。大夫棺不輜，以棺衣覆幘之。西序者，屋堂西頭壁，就牆擗其三面上，不為屋塗，不及其棺，廷謂棺外衽束之衽也。士不擗掘地下棺，見露其衽，亦以木覆塗其上，而帷之。帷者，鬼神尚幽，闇也。凡塗之為火備也。用孔氏賈氏修

熬，君四種八筐，大夫三種六筐，士二種四筐，加魚腊焉。

（敷）者，前穀使香，將塗則設於棺旁，所以惑蚍蜉，使不至棺。君四種，黍稷稻粱各二筐，為八筐。大夫去

亦與此類也。

飾棺，君龍帷，三池，振容，黼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

加為荒，纁紐六，齊五采五貝，黼嬰二，黻嬰三，畫嬰二，

皆戴圭，魚躍拂池，君纁戴六，纁披六，大夫畫帷二池，

不振容，畫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纁紐二，玄紐二，

齊三采三貝，黻嬰二，畫嬰二，皆戴綏，魚躍拂池，大夫

戴前纁，後玄披亦如之。士布帷布荒，一池，揄紵，纁紐

二，緇紐二，齊三采一貝，畫嬰二，皆戴綏，士戴前纁，後

緇，二披用纁。緇讀為惟，齊才細反，又如字，樹披義反，音遙。

飾棺以華道路，不欲衆惡其親也。帷者，柳車邊障。



龍帷者王侯畫龍三池者織竹爲龍衣以青布挂於荒之爪端以象平生宮室之有承雷名曰池天子四面諸侯缺其後故三池振容者振動也容飾也以絞縵爲之長丈餘如幡畫其上爲帷緣於池下爲容飾車行則動輔荒火三列蔽三列者荒謂柳車之上覆緣荒之邊爲黑白黼文中央又畫火火形如半環凡三列又畫蔽蔽形兩巳字相背亦三列也素錦褚者褚屋也於荒下用白錦爲屋在路象宮室也加偽荒者鄭氏讀僞爲帷上蓋曰荒

六也齊五采五貝者齊象車蓋其鼈甲上當中形

圓高三尺徑二尺餘四面有垂下象車蓋之蕤上

下縫合五采縵行列相次又列貝爲五行交絡齊

上也黼翼二蔽翼二畫翼二皆戴圭者翼形如扇

以木爲筐廣三尺高二尺四寸以障板車而行二

畫黼二畫蔽二畫雲氣兩角高皆戴圭王也魚躍拂也者縣銅魚於振容間車行則魚跳躍上拂池也君纁戴六纁披六者棺橫束有三每束兩邊屈皮爲紐共六紐用纁帛戴索連繫於紐與外畔柳



材相當故有六戴又用纁帛將一頭結此戴出一頭於帷外人牽之故有六坡也大夫之數降於君戴綏者翼角不圭用五采羽作綏也士又降於大夫池掄絞者士惟一池在前亦畫掄雉於絞在池上鄭氏君葬用輜四綽二碑御棺用羽葆大夫葬用輜二綽二碑御棺用茅士葬用國車二綽無碑比出宮御棺用功布

輜即殯時載柩之車也國車者豈士不為輜車止

比出宮者既出宮後不用用孔

柄木如蓋而御者執之為車行之節度士無碑手

縣下之功布大功之布羽葆功布等其象皆如麾

九封用縛去碑負引君封以衡大夫士以威君命母

諱以鼓封大夫命母哭士哭者相止也讀作威

封周禮作窆下棺也衡平也威緘也棺束為緘人

君以木橫貫緘耳居旁持而平之大夫士旁牽緘而已鼓者擊鼓為縱舍之節君松槨大夫栢槨士雜木槨



松用松心氏

棺槨之間君容祝大夫容壺士容甒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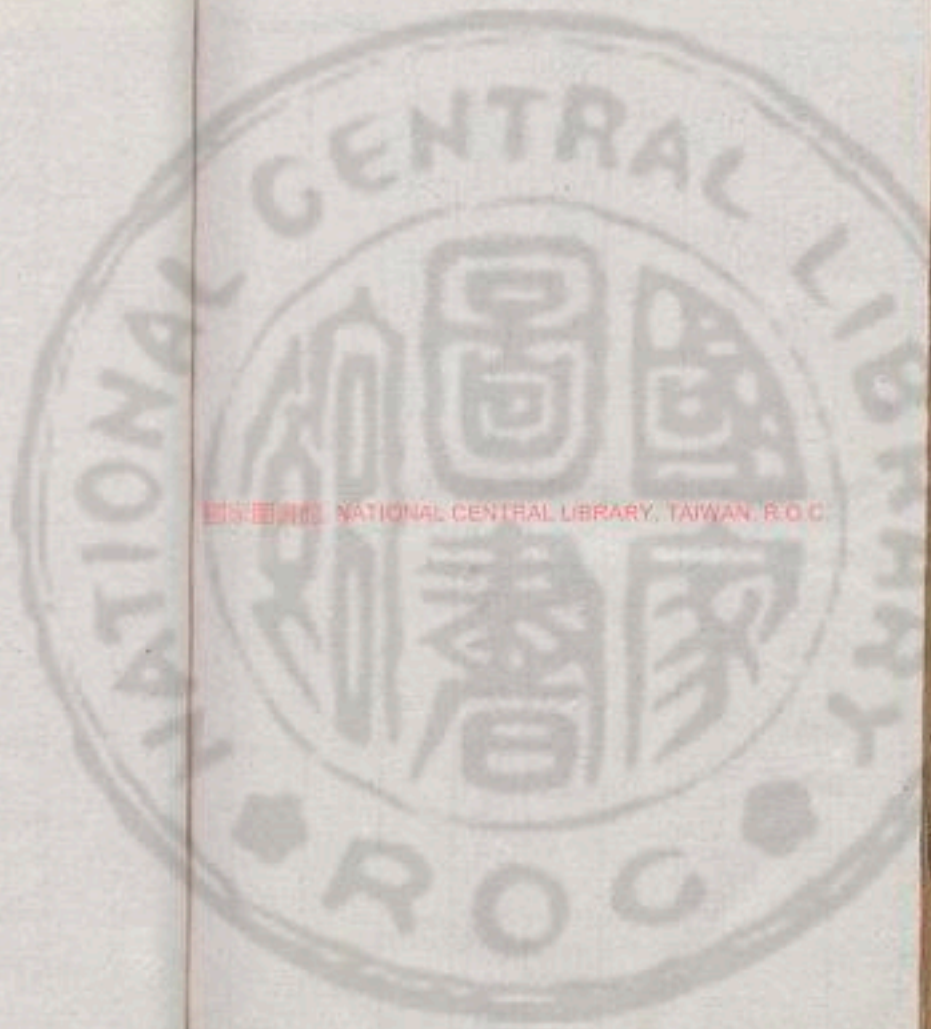
間可藏物因以為度甒方二尺四寸壺大一石甒

五斗鄭氏

君裏樽虞筐大夫不裏樽士不虞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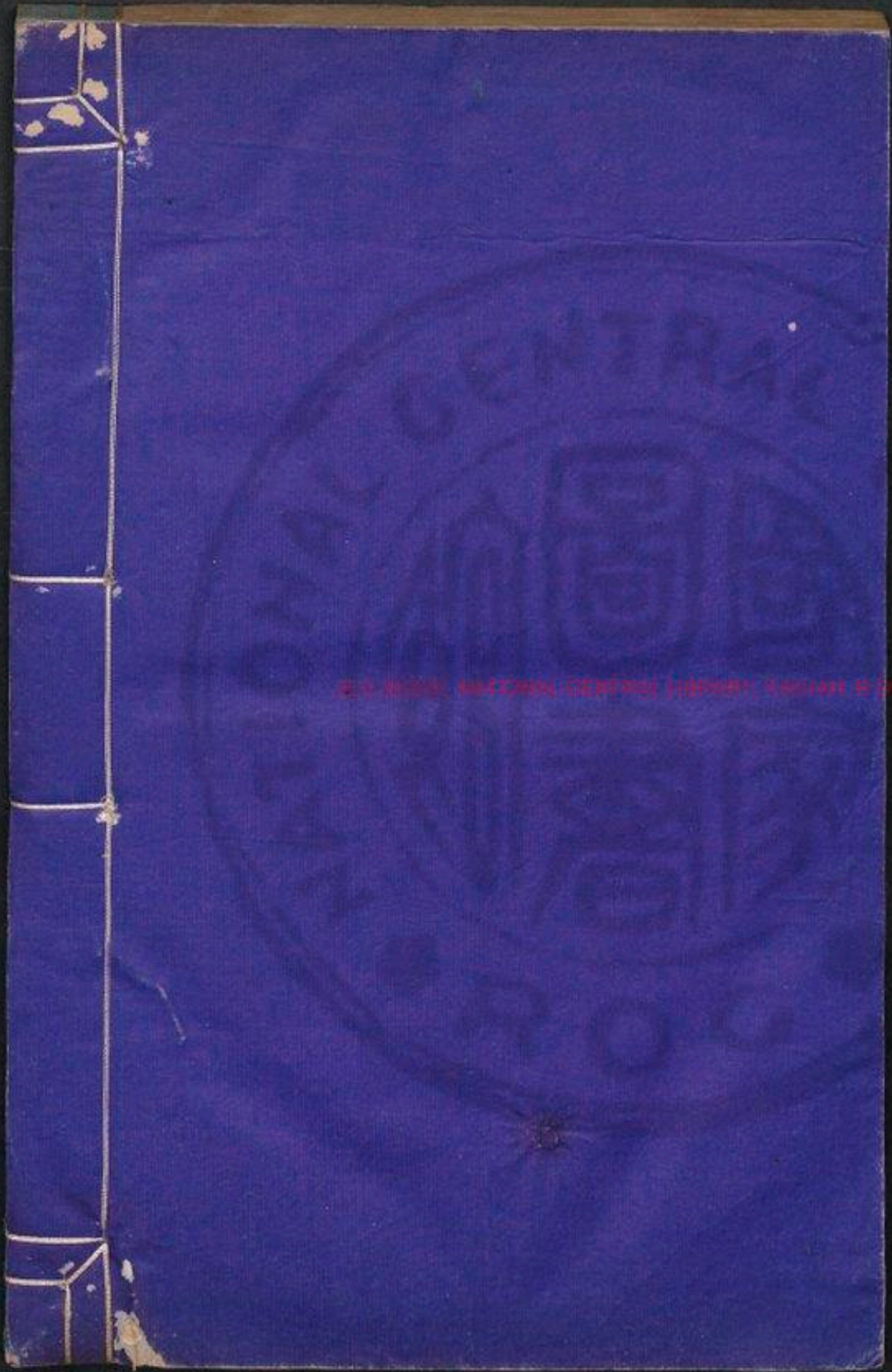
鄭氏曰裏樽之物虞虞虞之文未聞也陸氏曰裏樽裏其內虞筐虞其外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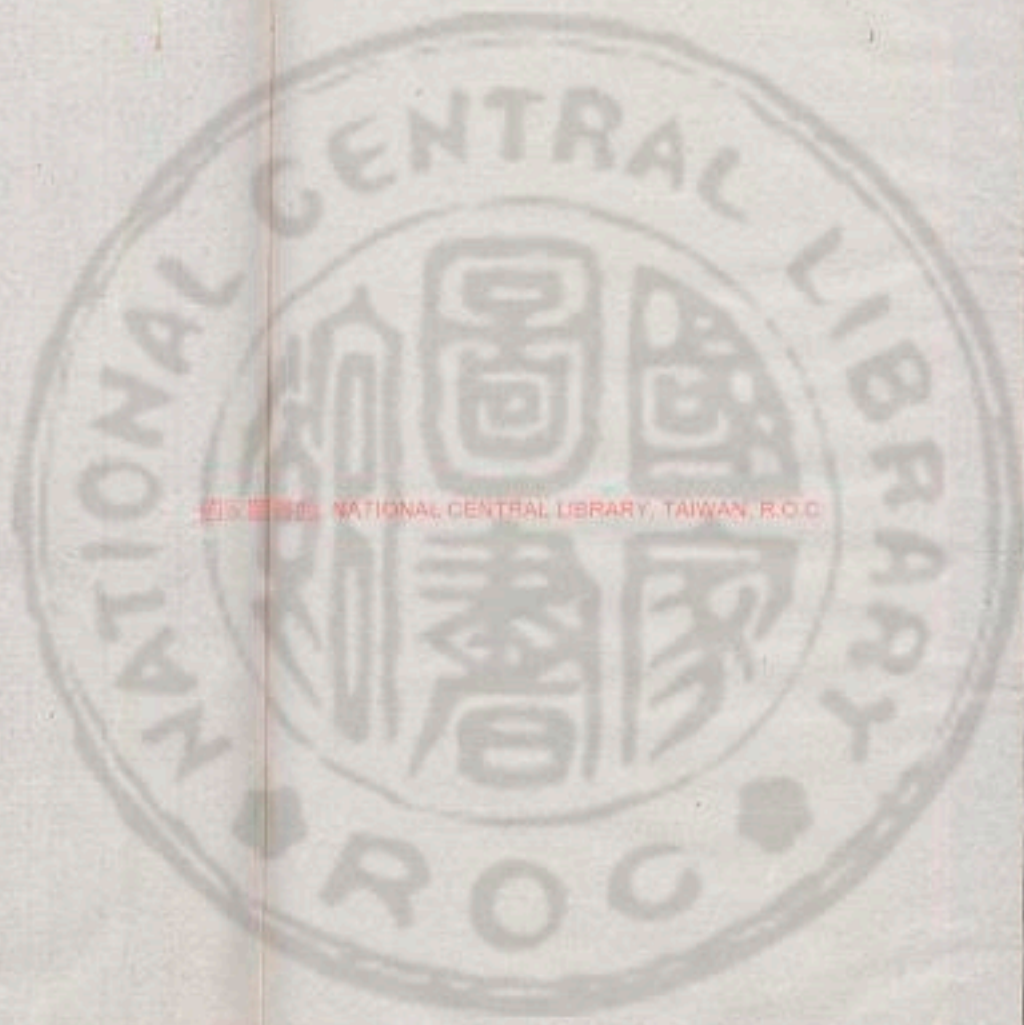




2025 RELEASE UNDER E.O. 14176



3492155 v.24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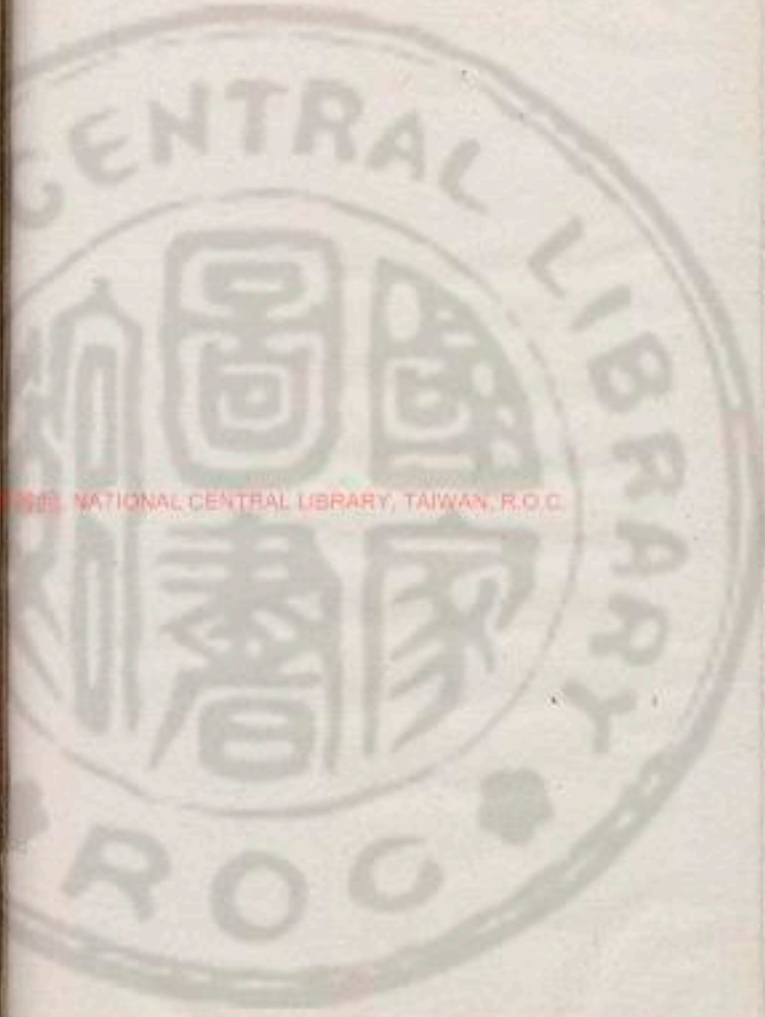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二十三

讀禮記十

祭法第二十三

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饗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饗而郊實祖契而宗湯周人禘饗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帝饗堯父顓頊舜祖實契六世孫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郊者郊天以其太祖配祖者祖有功宗者宗有德然周之文王本以德武王本以功又孝經云宗祀文王與此不同江陵項氏曰此經生用其



師說推次而上非必有明文可據禮記文體如此者多如有虞氏官五十夏百殷二百周三百亦是其禘一也虞既宗堯夏乃不宗舜舜生於瞽瞍禹生於鯀其生一也夏既郊鯀虞乃不郊瞽瞍虞夏商所祖者廟之太祖周所祖者乃不以廟之太祖后稷而以文王意各以義起集

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之

泰壇南郊之壇也泰折北郊之坎也壇以圓而高

為言折以方而深為言燔柴升而明天道也瘞埋

藏而幽地道也牲則用騂犢

虞氏方氏

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

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

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

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

其地則不祭

通鄭音橫橫津如

昭明也泰昭著祭四時之壇名相近鄭氏改為護

祈方氏謂孔叢子作祖迎橫渠讀如宗王宮夜明

以下皆所祭壇名。晉山孫氏曰四時也寒暑也



日也月也星辰也水旱也孔安國指爲書之禋于
六宗孔子嘗以此答宰我事見孔叢子橫渠張氏
曰日月星辰風雨寒暑無特祭皆從祀於郊所謂
日於壇月於坎日於東月於西皆不出祀之兆言
王宮夜明幽宗之類皆指其祭位爾寒暑無定暑
近日壇寒近日坎故曰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註
謂相近爲禳祈者非方氏曰四方者四方萬物之
神故有次有壇而合以四焉集

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其萬物死皆曰折人
死曰鬼此五代之所不變也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

宗祖其餘不變也

五代謂黃帝虞夏商周七代通數顓頊及嚳鄭氏

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祫壇墀而祭之
乃爲親疏多少之數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墀曰考
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
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上去祧爲壇去壇爲墀
壇墀有禱焉祭之無禱乃上去墀曰鬼諸侯立五廟
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
廟祖考廟享嘗乃上去祖爲壇去壇爲墀壇墀有禱
焉祭之無禱乃上去墀爲鬼大夫立三廟二壇曰考



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
禱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適士二廟一喜曰考廟曰
王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壇
為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為
鬼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適丁

建國封諸侯也置都立邑為卿大夫采地及賜士
有功者之地也廟貌也象先祖之貌也祧超也超
出廟貌之上也封土曰壇除地曰墀考成也謂有
成德之美也父廟曰考王君也尊於父者也祖廟
曰王考皇大也尤尊者也曾祖廟曰皇考顯著高

而在上之義也高祖廟曰顯考祖始也始祖廟曰
祖考廟皆月祭之既祧則時祭之去祧而為壇為
墀惟有禱而後祭之去墀為鬼鬼則歸於無迹矣
薦而不祭自天子降殺以兩至庶人無廟死惟曰
鬼則饗於寢凡皆注疏依本文之說如此長樂陳
氏曰祭法言天子至士立廟之制多與禮異其言
壇墀等威之辨理或有之秦溪楊氏曰祭法與王
制不同王制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為七廟祭法
則序四親二祧王制諸侯二昭二穆為五廟祭法
則序三親月祭其高太二廟特時祭之王制大夫



三廟有太祖祭法無太祖王制士一廟祭法分適
士二廟官師一廟祭法有壇有壇無之祭法
有王考皇考顯考祖考之稱王制無之又按三壇
同壇出於金勝乃因有禘而為之非宗廟之外預
為壇禘以待他日之禘孝經為之宗廟以鬼享之
亦非去禘始為鬼晉張融謂祭法去禘為壇去壇
為禘去壇為鬼皆長世之法則所言難以盡信集
王為羣姓立社曰太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諸侯為
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為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
成羣立社曰置社

大夫以下謂下至庶人共立社今里社是也

王為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
泰厲曰戶曰竈王自為立七祀諸侯為國立五祀曰
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諸侯自為立五
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
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

司命主督察中霤主堂室厲主殺罰儀禮士禱五
祀與此亦不同鄭氏

王下祭殤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諸侯
下祭三大夫下祭二適士及庶人祭子而止禮反



玄孫之子爲來孫方來未已也祭殤止適應氏

大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衆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舜勤衆事而野死鯀鄣鴻水而殛死禹能脩鯀之功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脩之契爲司徒而民成眞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菑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厲山氏炎帝也即神農起烈山或曰烈山氏夏末

湯大旱七年變置社稷始廢農祀棄棄后稷名也

共工在大昊炎帝之間共財謂散民取百物以自

贍族猶類也鄭氏

祭義第二十四

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及祭不欲疏疏則怠心則忘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霽露既降君子履



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百露既濡君

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居之樂以迎來哀以送往

故禘有樂而嘗無樂

數也角反
陰初亮反

合天道謂不數不疏春秋祭祀以時思之也履霜
露而有悽愴之心此秋所以有禘禘者陽之盛其祭主飲以
惕之心此春所以有禘禘者陽之盛其祭主飲以
求諸陽故以迎來為主而有樂以迎來嘗者陰之
盛其祭主食以求諸陰故以送往為主而不用樂
樂以迎來樂其親之將來也哀以送往哀其享否
不可知也

集孔氏蔡容氏
悔卷及於氏說

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所居處思其笑語思
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
者音音

程氏謂此平日思親之心非齊也齊不容有思思
意齊之言齊也齊者致一也齊而一於思親則外
事絕矣此其祭親而可與親之神靈接也思親不
害於為齊也若謂齊不可有思其論雖精然恐鄰
於莊子心齊之說後世竊之為禪學者也程氏講
明正學而門人多流於禪往往多附益之學考且
謹孔子云祭思敬補

祭之日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
有聞乎其穴聲出戶而聽儼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
聲

後音愛也
開代反

周還出戶謂薦設時出戶而聽謂闔戶時儼然肅
然儼然蓋誠之不可掩所謂如在其上如在其左

右鄭氏

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
欲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慈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
安得不敬乎

色不忘乎目常若承顏聲不絕乎耳常若聽命心

志嗜欲不忘乎心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也著

存則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安得不敬乎

用方
氏修

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君子有終
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
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

此言忌日以喪禮處之不用不舉事也非以其日
之不祥而不用也極思念親不敢盡其私情以營

他事也

本孔
氏說

唯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饗者鄉也鄉之然



後能饗焉是故孝子臨尸而不作君牽牲夫人奠盞
君獻尸夫人薦豆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齊齊乎
其敬也愉愉乎其忠也勿勿諸其欲其饗之也

禮記
祭義
又子禮反

尸謂祭祀之尸亦愧色也牽牲將薦血毛盞者盞

齊謂酒也薦豆以豆寶菲菹醢而薦之也齊齊整

齊貌愉愉和悅貌勿勿慈愛貌其皆語助。此章

援聖人之饗帝以重孝子之饗親因明饗之言鄉

中心鄉之乃能致其來饗唯聖人爲能饗長帝仁人

之心與天地一也唯孝子爲能饗親孝子之心與

父母一也皆以其心饗之也君牽牲而夫人奠盞

以副之君獻尸而夫人薦豆以助之此見夫婦相

須以成而婦人唯酒食是議共祭祀其職也卿大

夫則相其君命婦則相夫人內外協心又各盡其

誠敬焉補

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

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

然其文王與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

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

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



如不欲生思親之深如欲隨之而死也忌日必哀
所謂終身之喪也稱諱如見親所謂聞名心懼也
如見親之所愛如見親之有愛於己如欲色然如
欲承順父母之顏色也明發不寐謂夜而至且有
懷二人謂思父母此小雅幽王之詩今指爲文王
者斷章取義詩人陳文王之德以刺幽王是亦可
名文王之詩也饗而致之臨祭也又從而思之既
祭也饗之必樂者父慕而幸得其來已至必哀者
感慨而且思其去方氏補氏

仲尼嘗奉薦而進其親也愆其行也趨趨以數已祭

子贛問曰子之言祭濟濟漆漆然今子之祭無濟濟
漆漆何也子曰濟濟者容也遠也漆漆者容也自反
也容以遠若容以自反也夫何神明之及交夫何濟
濟漆漆之有乎反饋樂成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
百官君子致其濟濟漆漆夫何恍惚之有乎夫言豈
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禮音促色角反音切
况性反一音荒德音忽

當丁

嘗秋祭也親謂身親執事愆與趨趨言少威儀數
之言速也濟濟漆漆者威儀之多與愆與趨趨相
反者也反饋謂進熟樂成謂合樂薦俎謂薦牲體



之俎君子謂助祭之人。慤與趨趨孝子奉祭之誠其儀少濟濟漆漆賓客助祭之容其儀多子貢誤認夫子平日之言以濟濟漆漆為奉祭者故夫子拚以告之如此補

孝子將祭慮事不可以不豫比時具物不可以不備虛中以治之宮室既脩牆屋既設百物既備夫婦齊戒沐浴盛服奉承而進之洞洞乎屬屬乎如弗勝如將失之其孝敬之心至也與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奉承而進之於是諭其志意以其慌惚以與神明交庶或鄉食之庶或饗之孝子之志也必利反

與音錄

比時又時也洞洞幽深屬屬連續皆言孝敬不忘之意諭其志意謂祝以孝告庶或謂不敢必補

孝子之祭也盡其慤而慤焉盡其信而信焉盡其敬而敬焉盡其禮而不過失焉進退必敬如親聽命則或使之也

或使之謂如親聽父母之命而父母或使之也孔氏

孝子之祭可知也其立之也敬以誦其進之也敬以愉其薦之也敬以欲退而立如將受命已徹而退敬齊之色不絕於面孝子之祭也立而不誦固也進而



不愉䟽也薦而不欲不愛也退立而不如受命赦也
已徹而退無敬齊之色而忘本也如是而祭失之矣

說來勿反
敬齊如字

立之者方待事而立進之者既從事而進薦之者
言奉物而薦誠形容喜貌愉顏色和貌欲婉順貌
立而不誦以其恃親故謂之固進而不愉以其憚
親故謂之䟽薦而不欲若不得已而薦者是謂不
愛其親立也進也薦也皆當有悅慕意而皆以敬
為本雖既祭而退猶不忘用謝氏孔
氏陸氏修

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

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王如奉盈洞洞屬屬然

如弗勝如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成人之

道也連芳
勇反

自有深愛以下皆言愛自如執王以下皆言敬所

謂愛敬盡於事親愛敬者常不失孺子之心嚴威

儼恪者乃成人之道故非所以事親也用方氏
呂氏補

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有德貴貴貴老敬長慈

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貴有德何為也為

其近於道也貴貴為其近於君也貴老為其近於親

也敬長為其近於兄也慈幼為其近於子也是故至



孝近乎王。至弟近乎霸。至孝近乎王。雖天子必有父。至弟近乎霸。雖諸侯必有兄。先王之教因而弗改。所以領天下國家也。上古注

鄭氏曰：言治國有家道。項氏曰：近王近霸禮記此類雖似可疑。然皆古之遺言。先儒口相授。其中多義訓不可忽集。

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孝以事親順以聽命。錯諸天下無所不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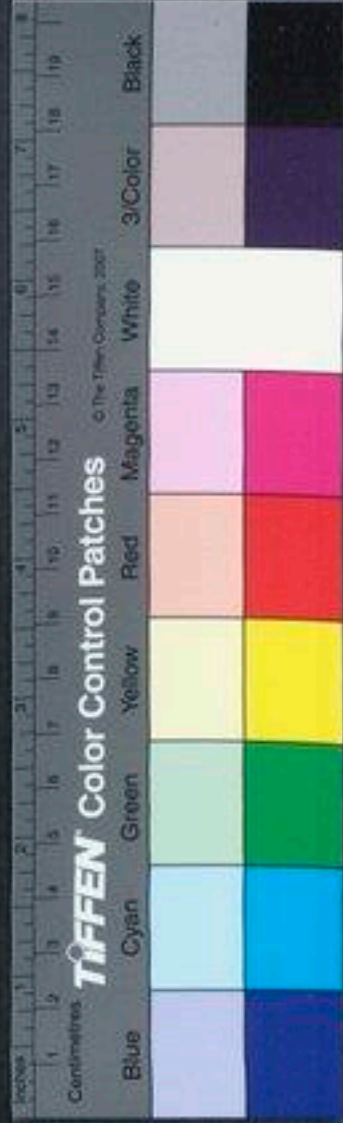
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補也。郊之祭也。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敬之至也。

祭吉禮不欲聞見凶人

天鄭

祭之日。君牽牲。穆答君。卿大夫序從。既入廟門。麗于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鬻刀以割。取腍骨乃退。爛祭。祭腥而退。敬之至也。相徒曰反。音律。音好。

穆子姓也。答對也。君牽牲。子姓對君共牽牲。以示父子合敬而致其力也。麗繫也。繫牲中庭之碑。將殺牲也。毛牛尚耳者。耳主聽。故尚耳毛。欲使神聽之也。腍骨與腸間脂也。湯肉曰爛。爛祭祭腥者。



祭爛肉腥肉也

鄭氏方氏孔氏

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夏后氏祭其闈。殷人祭其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闇。

主日者以其光明天之神可見者莫著焉也。祭其闈昏時祭也。祭其陽日中祭也。祭日日間祭也。朝

及闇者終日行事

用鄭氏

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別內外。以端其位。日出於東。月生於西。陰陽長短終始相巡。以致天下之和。

別彼列反。巡古讀爲公然。如字。

日爲明。月爲幽。壇在上。坎在下。日爲陽。在外。月爲陰。在內。屬乎陽者皆長。屬乎陰者皆短。一長一短。終則有始。相巡而未始相絕。故足以致天下之和。

氏方

天下之禮。致反始也。致鬼神也。致和用也。致義也。致讓也。致反始以厚其本也。致鬼神以尊上也。致物用以立民紀也。致義則上下不悖逆矣。致讓以去爭也。合此五者以治天下之禮也。雖有奇邪而不治者則

微矣

起呂反。紀宜反。

致之言至。使人勤行。至於極也。致反始。奉郊社。致



鬼神祭宗廟致和用足衣食致義制事之宜致讓
教民之遜五者立雖有奇異邪僻不治者亦少矣

鄭氏孔氏方氏

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于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君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因物之精制爲之極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百衆以畏萬民以服

鬼歸也陰之爲神魄也陽之爲氣謂呼吸出入者

魄謂耳目形體者神形相合人所以生今雖人死故必聚合鬼神以制祭祀之禮而事之其爲教也至矣死而骨肉陰爲野土者即其生時之鬼而鬼之謂也死而其氣發揚爲昭明者即其生時之氣而神之謂也此蓋因上文之鬼神而申明之君蒿香臭也蒿氣蒸出貌也百物之氣蒸而上出君蒿者其狀悽愴者其情也人氣之發揚於上爲昭明百物之精氣爲君蒿悽愴是神之至著者也聖人因人與物死之精靈制爲尊極之名稱謂之鬼神爲民作法使民亦事其祖禰鬼神無不畏服也然黔



首者秦所以名其民此云宰我之吉當考用鄭氏孔氏修
聖人以是爲未足也築爲宮室設爲宗祧以別親疏
遠邇教民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衆之服自此
故聽且速也

(宮室)謂廟之宮室宗親而邇者祧疏而遠者氏

二端旣立報以二禮建設朝事燔燎膾臠見以蕭光
以報氣也此教衆反始也薦黍稷羞肺肝首心見間
以俛饗加以鬱鬯以報鬼也教民相愛上下用情禮
之至也見以之見見間之見古注作舉今並如字依古谷反音武

二端氣爲神鬼爲鬼也二禮豈朝事報氣薦黍稷報

鬼也朝事謂朝而事之類天產之臭地產之臭
染蕭以臠管故有膾膾蕭以黍稷故有薦蕭與臠
管黍稷并合而見故曰見以蕭光也猶氣也凡此
皆以臭爲主而臭爲陽故曰報氣氣以陽生而有
所始故曰教衆反始也黍稷以器盛而進故曰薦
肺肝首心又各致其美故曰羞饗有兩故曰俛諸
物見於俛饗之間故曰見間而又加之以鬱鬯之
彝凡此皆以味爲主而味爲陰故曰報鬼魄以陰
聚而有所愛故曰教民相愛也報氣求陽是用情
於上報鬼求陰是用情於下二禮之報至此無以



復加故曰上下用情禮之至也紡

君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是以致其敬發其情竭力從事以報其親不敢弗盡也

如上報氣報魄皆報親之事方

是故昔者天子爲藉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爲藉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爲醴酪齊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

藉藉甲先古謂先祖若先聖先師醴甘酪酸方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及歲時齋戒沐浴而躬朝之儀於祭牲必於是取之敬之至也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然後養之君皮弁素積朔月月半君巡牲所以致力孝之至也

始養言獸召而視之言牛巡言牲犧言色之純牲

言體之完躬朝之者謂人君齋戒沐浴躬受養獸

官之朝山陰陸氏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歲既單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子君遂獻繭于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爲君服與



遂副禕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古之獻饗者其率用此與。及良日。夫人纁三盆手。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纁。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爲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禕音

近川取浴蠶之便。初七尺。又三尺。高一丈也。大昕朔日之朝。風戾風燥之也。食謂飼蠶。歲單謂三月月盡之後。副首飾。禕衣三盆手者。親纁三盆。以手振出其緒。鄭氏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父父。則天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不與爭也。望其容貌而衆不生慢易焉。故德輝動乎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乎外。而衆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而天下塞焉。舉而錯之。無難矣。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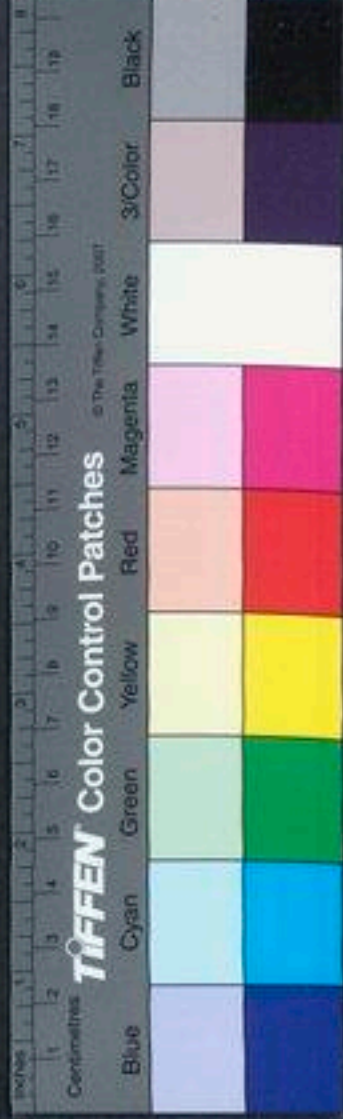


以反爲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

塞充滿也此一節樂記文重出

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爲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爲孝乎。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敬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教及於親敬不敬乎。卑戰陣無勇非孝也。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衆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父母旣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

此章明孝與養之別也。衆之本教曰孝者。孝爲衆行之根本。以此根本而教於下。名之曰孝。



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詩古音敷物甫

反性

無朝夕言常行無輟時也準猶齊也言無不同也

鄭氏晦菴

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置田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置矣父母愛之嘉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始管反

延鳥路反

庶人思父母慈愛忘已躬耕之勞可謂用力矣諸侯卿大夫士尊重於仁安行於義心無勞倦可謂用勞矣博施謂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備物謂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此孔氏之說孝之小大各以其分言也於親生育之恩則思之而不忘於已奉養之力則忘之而不思故曰用力仁所以愛



親義所以敬親愛敬盡於事親故曰用勞此方氏之說而說不及於不匱也博施則聖矣孝至於此則達於天下四海九州之美味莫不備至故爲大孝此葉氏之說而可以足方氏之說者也愚按孟子嘗謂舜爲大孝未嘗有待於外者今此漢儒傳聞曾子之言以博施備物爲大孝則有待於在外者而後爲大非其餘人子所可預故孔氏以分之小大言之姑錄其說俟來者擇焉鄭氏謂必求仁者之粟喻貧困猶不敢取惡人物以事亡親則其說精矣集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春曰善如爾之間也善如爾之間也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爲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而弗敢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予是以有憂色也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



身不辱其身不着其親可謂孝矣

國缺婢反方如字

古注頃跬也一舉足爲跬再舉足爲步蓋改頃爲跬方氏據荀子云行而俯頃非備怯也因以頃爲俯首一頃之間如其說則不必改字道天路徑邪徑游者浮水而渡忿言指在人之言也惟已之惡言不出於口故人之忿言亦不反於身也

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石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臣能世祿曰富未有遺年者言皆尚齒次乎事親

者言事親之次尚齒爲重

是故朝廷同爵則尚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八十不俟朝君問則就之而第達乎朝廷矣行有而不併不錯則隨見老者則車徒辟斑白者不以其任行乎道路而第達乎道路矣居鄉以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衆不暴寡而第達乎州巷矣古之道五十不爲甸徒頒禽隆諸長者而第達乎獲狩矣軍旅什伍同爵則尚齒而第達乎軍旅矣孝弟發諸朝廷行乎道路至乎州巷放乎獲狩脩乎軍旅衆以義死之而弗敢犯也

音蹠音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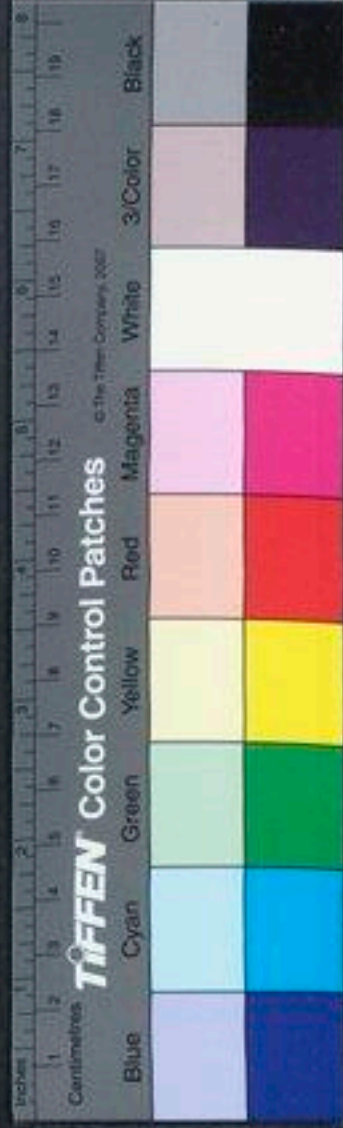


君問則席命之坐也。不俟朝君揖之即退。不俟朝
事畢也就之就其家也。行有而不併言有隨而不
併行也。不錯則隨者錯。鴈行參錯也。父黨隨行兄
黨。鴈行不爲鴈行之參錯則爲隨行之陪從也。車
徒辟者乘車步行皆避老人也。斑白者不以其任
行乎道路謂少者爲老者代其任也。州巷者一鄉
五州巷猶閭也。甸徒者六十四井爲甸軍田出役
之法五十始衰不從力役之政也。春獵爲獲冬獵
爲狩。此章因孝言弟。孝弟之道無處不行。故衆
行孝弟雖死不敢犯之。犯謂犯不孝不弟也。此

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
所以教諸侯之弟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
德也。耕藉所以教諸侯之養也。朝覲所以教諸侯之
臣也。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食音音

西學者西郊之學。春朝秋覲禮行於此人得於彼
而不知者乃教之至詳言教萬民而後及諸侯者
化賤者易化貴者難也。周氏

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
而醕冕而摠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是故鄉里有齒



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衆不暴寡。此由大學來者也。
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天子齒。

執醬而饋。進食也。執爵而酌。食後以酒滌口也。冕

而摠于親在舞位有樂侑食也。四學者四郊之學也。

天子巡守諸侯待于竟。天子先見百年者。八十九
者東行。西行者弗敢過。西行東行者弗敢過。欲言政
者君就之可也。

不敢過。即上文所謂車徒辟。

壹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族。三命不齒。族有齒者弗
在下不自伐其善以尊敬賢人也。

孝子將祭祀必有齊莊之心。以慮事。以具服物。以脩
宮室。以治百事。及祭之日。顏色必溫。行必恐。如懼不
及愛然。其奠之也。容貌必溫。身必誠。如語焉而未之
然。宿者皆出。其立卑靜。以正如將弗見然。及祭之後
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是故穀善不違身。耳目不違
心。思慮不違親。結諸心。形諸色。而術省之。孝子之志
也。

如懼不及愛然。若恐失愛於親也。如語焉而未之
然。若有所以語諸親而未見答也。如將弗見然。祭



事畢而退立如恐不得再見其親也如將復入然已祭而思慕之心少殺陶陶遂遂而自釋如親將復入也術述也省視也循述而省視之反覆不忘此孝子思念之志也凡此四段皆以父母平生言之所謂事亡如事存也用鄭氏孔氏修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

社稷陰也故居右宗廟陽也故居左

祭統第二十五

及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也心怵而奉之以禮是故唯賢者能盡祭之義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 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言內盡於已而外順於道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上則順於鬼神外則順於君長內則以孝於親如此之謂備唯賢者能備能備然後能祭是故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明薦之而已矣不求其爲此孝子之心也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畜禮有五經謂吉凶賓軍嘉莫重於祭謂五禮以吉



爲首而祭者吉禮也。非物自外至言非假他物實出於孝子之心也。本於心之怵惕而後奉之以禮文。此所以能盡祭之義而祭則受福也。世所謂福者謂受鬼神之祐。賢者之所謂福者謂受大順之實。其義一者言忠孝俱由順出也。參之以時謂以時而祭。明薦之而已矣。不求其爲者謂惟明潔以薦而不求其報爲者謂福祐之報已也。畜謂孝子順於德教不逆倫理可以畜養其親。故釋孝爲畜。畜固有畜養之義。亦有止而畜聚之義焉。集解氏

是故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生則養。沒則喪。喪畢則

祭。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盡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既內自盡。又外求助。昏禮是也。故國君取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此求助之本也。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外內之官也。官備則具備。水草之菹。陸產之醢。小物備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示盡物也。外則盡物。內則盡志。此祭之心也。是故天子親耕於南郊。夏共



齊盛王后蠶於北郊以共純服諸侯耕於東郊以共
齊盛夫人蠶於北郊以共冕服天子諸侯非莫耕也
王后夫人非莫蠶也身致其誠信誠信之謂盡盡之
謂敬敬盡然後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

氏下文注以
為純儉之純

王女美言之也水草之菹芹苽之屬陸產之醢蚺

蠃悅專
反

之屬三牲牛羊豕八簋五穀之屬昆蟲之

異蜩范也之屬草木之實榛栗之屬純以衣言冕

以冠言非莫耕非莫蠶言天子有天下諸侯有一

國非莫之為耕也非莫之為蠶也而夫婦自耕

者以共祭祀而自致其誠信也。自生而養沒而

喪至思慕而為祭是為內盡其心自昏禮而至夫

婦親祭是為又求其助自水草之菹而至苟可薦

者莫不咸在是為外盡其物故親耕親蠶以共祭

祀皆發於此心之敬

補

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齊之為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

者也。是故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則不齊不

齊則於物無防也嗜欲無止也及其將齊也防其邪

物訖其嗜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散

其志也。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



是故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定之之謂齊齊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

大事謂祭恭敬謂將祭故齊未齊之時心意散亂心所嗜欲有不齊者及其齊也止此不齊之事以致極齊戒之道以承祭祀可交神明
本孔氏說

是故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夫人亦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然後會於大廟君純冕立於阼夫人副禕立於東房君執圭瓚裸尸大宗執璋瓚亞裸及迎牲君執紉卿大夫從士執

婦執盥從夫人薦洗水君執鬯乃羞齊夫人薦豆此之謂夫婦親之
凡悉薦反齊側其反齊音禮
從才用說音處齊木細反

先期旬有一日者散齊致齊凡十日先一日而宿戒故距祭之期先十有一日也宮宰守宮官宿猶戒也以經宿而後齊故以宿戒為宿內謂正寢外謂路寢天廟始祖廟也純緇也純冕謂緇冕方氏謂六冕皆用麻而曰純者孔子稱純儉則純用絲不必改純為緇矣副首飾禕衣也圭瓚裸器以圭為柄裸者酌鬱鬯天宗天宗伯璋者半圭紉牽牛鼻繩瓚燕也殺牲時用以薦藉宗婦宗子之婦盥



盞齊之奠沈者沈酌也盞齊筭清和以清酒涕之謂之沈酌水明水也就盞齊之尊酌此沈齊而薦之更言水者以盞齊加明水也噉者尸所噉之肺嘗之至齒謂之噉以尸之所噉故君執鸞刀而羞之羞進也

鄭氏孔氏方氏

禮

及入舞君執干戚就舞位君爲東上冕而摠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是故天子之祭也與天下樂之諸侯之祭也與竟內樂之冕而摠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此與竟內樂之義也

舞位綴兆也

東上近主位也皇尸尊稱也

方氏

夫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於裸聲莫重於升歌舞莫重於武宿夜此周道也九三道者所以假於外而以增君子之志也故與志進退志輕則亦輕志重則亦重輕其志而求外之重也雖聖人弗能得也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自盡也所以明重也道之以禮以奉三重而薦諸皇尸此聖人之道也

裸謂裸以鬱鬯升歌謂工歌清廟於堂上武宿夜武曲名即大武之樂武王伐紂至於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樂歌舞以待且因名焉詩曰會朝清明所謂宿夜前此一夕也。裸假鬱鬯歌假聲音



舞假于戚三者所重皆外也必內志重而後與之俱重

孔氏

夫祭有餼餼者祭之末也不可不知也是故古之人有言曰善終者如始餼其是已。是故古之君子曰尸亦餼鬼神之餘也。惠術也可以觀政矣。

餼食神之餘也。祭畢既餼而徹之故爲祭之末以明受神之惠而善祭之終者也。故援古語以明餼義以爲不特人餼鬼神之餘。雖尸亦餼鬼神之餘。蓋牲既殺則薦血腥於鬼神及孰之於俎而尸始食之。是尸亦餼鬼神之餘也。必言此者尸猶受惠

於鬼神人固當受惠於其君夫養民以惠而政在

養民故曰惠術也可以觀政惠術猶言仁術也

孔氏

是故尸饗君與卿四人餼君起大夫六人餼臣餼君之餘也。大夫起士八人餼賤餼貴之餘也。士起各執其具以出陳于堂下。百官進徹之下餼上之餘也。凡餼之道每變以衆所以別貴賤之等而興施惠之象也是故以四簋黍見其脩於廟中也。廟中者竟內之象也。祭者澤之大者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惠必及下。顧上先下後耳非上積重而下有凍餒之民也是故



上有大澤則民夫人待于下流知惠之必將至也由
餒見之矣故曰可以觀政矣

饑所大反重直
龍及大音扶

讓起也脩備也積重言所積重疊夫人猶言人人○

鬼神之惠徧廟中如國君之惠徧竟內鬼神之祭
不獨饗之使人餒之恩澤之大者也國君有蓄積
不獨食之亦以施惠於竟內也由餒而見惠故曰
可以觀政

鄭氏

夫祭之爲物大矣其興物備矣順以備者也其教之
本與是故君子之教也外則教之以尊其君長內則
教之以孝於其親是故明君在上則諸臣服從崇事
宗廟社稷則子孫順孝盡其道端其義而教生焉是
故君子之事君也必身行之所不安於上則不以使
下所惡於下則不以事上非諸人行諸己非教之道
也是故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順之至也祭其是與
故曰祭者教之本也已

爲物指禮而言興物謂薦百品

鄭氏

夫祭有十倫焉見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
父子之倫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疏之殺焉見爵賞
之施焉見夫婦之別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序
焉見上下之際焉此之謂十倫



先後有序故謂之倫十倫各見下文氏補

鋪建設同几爲依神也詔祝於室而出于枋此交神

明之道也越伯

更反

同几者以其妃配而不特几也詔祝謂告事於几

出于枋謂索祭詔祝在廟中枋在門外此第一倫

見鬼神之道用鄭

氏補

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在

廟中則全於君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入廟門則全

於臣全於子是故不出者明君臣之義也別彼

列反

尸在廟門外未全爲神尚猶臣也故不迎尸以全

君之尊此第二倫見君臣之義補

夫祭之道孫爲王父尸所使爲尸者於祭者子行也
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也此父子之倫
也

孫爲王父尸即主祭者之子父北面而事之非
事子也以子爲已之父尸乃所以事父也此第三
倫明父子之倫補

尸飲五君洗玉爵獻鄉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
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皆以齒明尊卑之等也

尸飲五者凡祭二獻裸用鬱鬯尸祭奠而不飲不



在飲之數至朝踐二獻饋食二獻及食畢主人酌
尸凡飲五也於是時君乃洗玉爵獻卿獻畢乃主
婦酌尸為一飲酌畢賓長乃獻尸為一飲通前九
飲七也於是時又以瑤爵獻大夫自此長賓加爵
為一飲長兄弟加爵為一飲通前九飲九也於是
時則又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矣凡以卿大夫士
為等本以貴賤言於其等又各以齒故以尊卑言
。卿之德隆而貴故獻以玉爵大夫之德殺而賤
故獻以瑤爵至於士德卑尤賤故獻以散爵此第

四倫見貴賤之等

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
序而無亂也是故有事於大廟則羣昭羣穆咸在而
不失其倫此之謂親疎之殺也

昭穆謂羣廟父南面為昭子北面為穆親者近疏
者遠祭大廟則羣廟尸主及助祭同宗之父子皆
來各以昭穆而列不失倫類此第五倫見親疎之

殺用孔氏補

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大廟示不
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所
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



舍奠于其廟。此爵賞之施也。

一獻一酌尸也。若有所爵命則於此時君南鄉立。所受命者使比鄉立。掌書之史由君右策命之。此

第六倫見賞爵之施。

用鄭氏補

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禕立于東房。夫人薦豆執校。執醴授之執鐙。尸酌夫人執柄。夫人受尸執足。夫婦相授受不相襲。處酌必易爵。明夫婦之別也。

卷音交
鐙音暉

校尸教反
鐙音登

校豆中央直者也。鐙豆下跗也。夫人薦豆之時

則執豆之校執禮者授夫人之豆則執鐙尸酌夫人之爵則執柄。夫人受尸之酌則執足。夫婦相授受不相襲。處者婦人貴於從夫。又貴於辯位。從夫則立之東。所以待其將有事。辯位則即於西。所以動而行事也。酌必易爵者。男人不承婦人爵也。此第七倫見夫婦之別。

用孔氏陳氏註

凡為俎者以骨為玉。骨有貴賤。殺人貴髀。周人貴肩。凡前貴於後。俎者所以明祭之必有惠也。是故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貴者不重。賤者不虛。示均也。惠均則政行。政行則事成。事成則功立。功之所以立者不可不知也。俎者所以明惠之必均也。善為政者如



此故曰見政事之均焉禮必

貴髀為其厚也貴肩為其顯也前貴於後亦指骨而言前體臂臑為貴後體臑凡為賤也貴者不重雖取貴者亦不重取也賤者不虛雖取賤者亦不至無可取也故其惠均此第八倫見政事之均禮

補氏

凡賜爵昭為一穆為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凡羣有司皆以齒此之謂長幼有序

禮爵酒爵也賜爵謂旅酬時此第九倫見長幼之序

禮氏

夫祭有辨燂膾醢者惠下之道也唯有德之君為能行此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畀之為言與也能以其餘畀其下者也燂者甲吏之賤者也膾者肉吏之賤者也醢者樂吏之賤者也閹者守門之賤者也古者不使刑人守門此四守者吏之至賤者也尸又至尊以至尊既祭之末而不忘至賤而以其餘畀之是故明君在上則竟內之民無凍餒者矣此之謂上下之際

畀與也燂鞞磔皮革之官膾即庖人醢教羽舞者閹主昏閉者此第十倫見上下之際禮



凡祭有四時春祭曰禘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禘禘陽義也嘗烝陰義也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故曰莫重於禘嘗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故記曰嘗之日發公室示賞也草艾則墨未發秋政則民弗敢草也燬音

(田邑)土地之事秋政刑政也發公室出賞物也艾草因枯槁之時以給爨也墨墨刑也因其時殺而

順以行刑也

孔氏方氏

故曰帝嘗之義大矣治國之本也不可不知也明其義者君也能其事者臣也不明其義君人不全不能其事為臣不全夫義者所以濟志也諸德之發也是故其德盛者其志厚其志厚者其義章其義章者其祭也敬祭敬則竟內之子孫莫敢不敬矣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親蒞之有故則使人可也雖使人也君不失其義者君明其義故也其德薄者其志輕疑於其義而求祭使之必敬也弗可得已祭而不敬何以為民父母矣

(君)不失其義者言君雖不及親祭祭禮無缺於君德不損也疑於其義者謂疑感於祭祀之義也



夫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
明著之後世者也為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惡
焉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唯賢
者能之銘者論譏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勲勞慶賞
聲名列於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
祖者也顯揚先祖所以崇孝也身此焉順也明示後
世教也

烈業也王功曰勳事功曰勞酌之祭器言斟酌其

美傳著於鍾鼎也身此焉謂自著名於下也

夫銘者壹稱而上下皆得焉耳矣是故君子之觀於
銘也既美其所稱又美其所為為之者明足以見之
仁足以與之知足以利之可謂賢矣賢而勿伐可謂
恭矣

造銘惟一稱先祖之善上下皆得謂上光揚先祖
下成已順行也美其所稱美其所銘之人也美其
所為美其造銘之人也為銘之人惟明故足以見
先祖之美惟仁故許與之以先祖之銘知足以利
之者謂利己名得比於先祖也一為銘而三者皆
得可不謂賢乎然必賢而不伐斯足為恭矣



故衛孔悝之鼎銘曰六月丁亥公假于...
翼乃祖莊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于漢陽。
即宮于宗周。奔走無射。啓右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
乃祖服。乃考文叔興舊嗜欲。作率慶士躬恤衛國。其
勤公家。夙夜不解。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予女銘。若
纂乃考服。悝拜稽首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于烝
彝鼎。此衛孔悝之鼎銘也。古之君子論譏其先祖之美
而明著之後世者也。以此其身以重其國家如此子
孫之守宗廟社稷者。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
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此三者君子之

所恥也。

獻公百反

孔悝衛大夫也。公謂衛莊公蒯聩也。莊叔者悝七
世祖衛大夫孔達也。隨難謂衛成公嘗爲晉文公
所伐失國而奔齊。莊叔從之而出也。事見僖公二十八年即
宮于宗周。謂爲晉所伐而奔周得歸也。獻公者衛
侯衎成公魯孫也。啓右獻公者獻公亦失國得反。
言莊叔之功流于後世。啓右獻公亦得反國也。成
叔者莊叔之孫成子烝鉏也。乃命成叔纂乃祖服
者獻公既反國。又命成子繼莊叔也。文叔者成叔
之曾孫文子圉。即孔悝之父也。興舊嗜欲者能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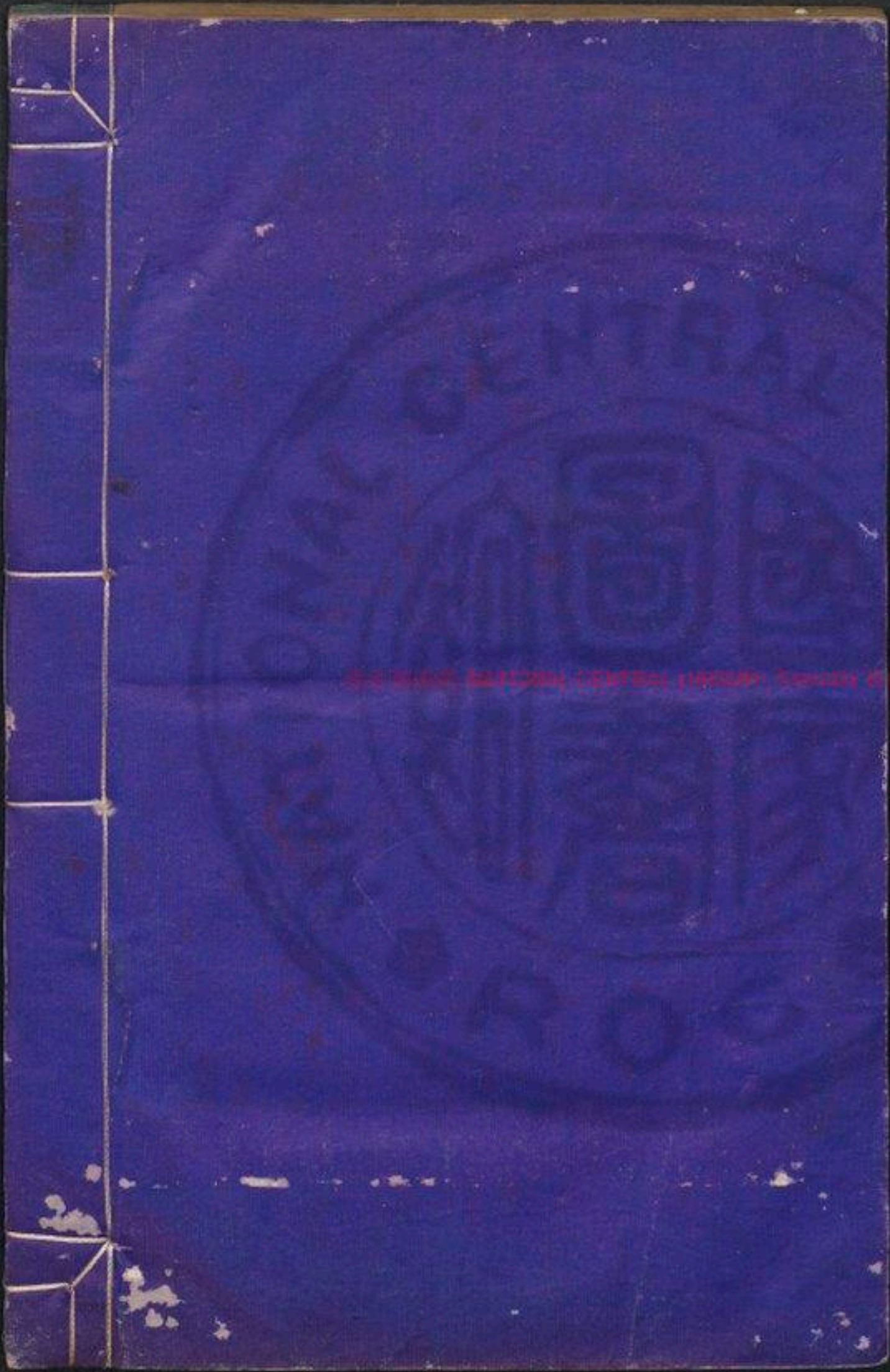
行先祖舊德所欲爲也作率慶士者喜也士事也作而率循其善事也一說以慶爲卿云率作卿士未知孰是今且如字讀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于烝彝鼎者辟君也對揚以君之勤大命猶言對揚天子之休命以君之命而銘諸烝祭之彝鼎也舊註以對揚以辟之爲句訓辟爲明至方馬氏解方改今讀晦庵嘗稱其極是此章自公曰至休哉皆孔悝父祖鼎銘之辭此下則因而言銘鼎之義以比其身謂自著其名於下是以身比先祖。魯哀公十五年衛莊公蒯聚與其子輒爭國舍孔氏之外圃適伯姬氏迫孔悝於厠強盟之遂劫以登臺於是得國十六年六月衛侯飲孔悝酒逐之此云六月命之命後即逐之也銘出於孔悝之意而以爲公所予者示不敢專孔悝之立莊公特迫於母與渾良夫之劫莊公又非令德之君而記禮者引其銘特以見所以爲銘者大體如此此孔悝應昔者周公旦有勲勞於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勲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八以舞大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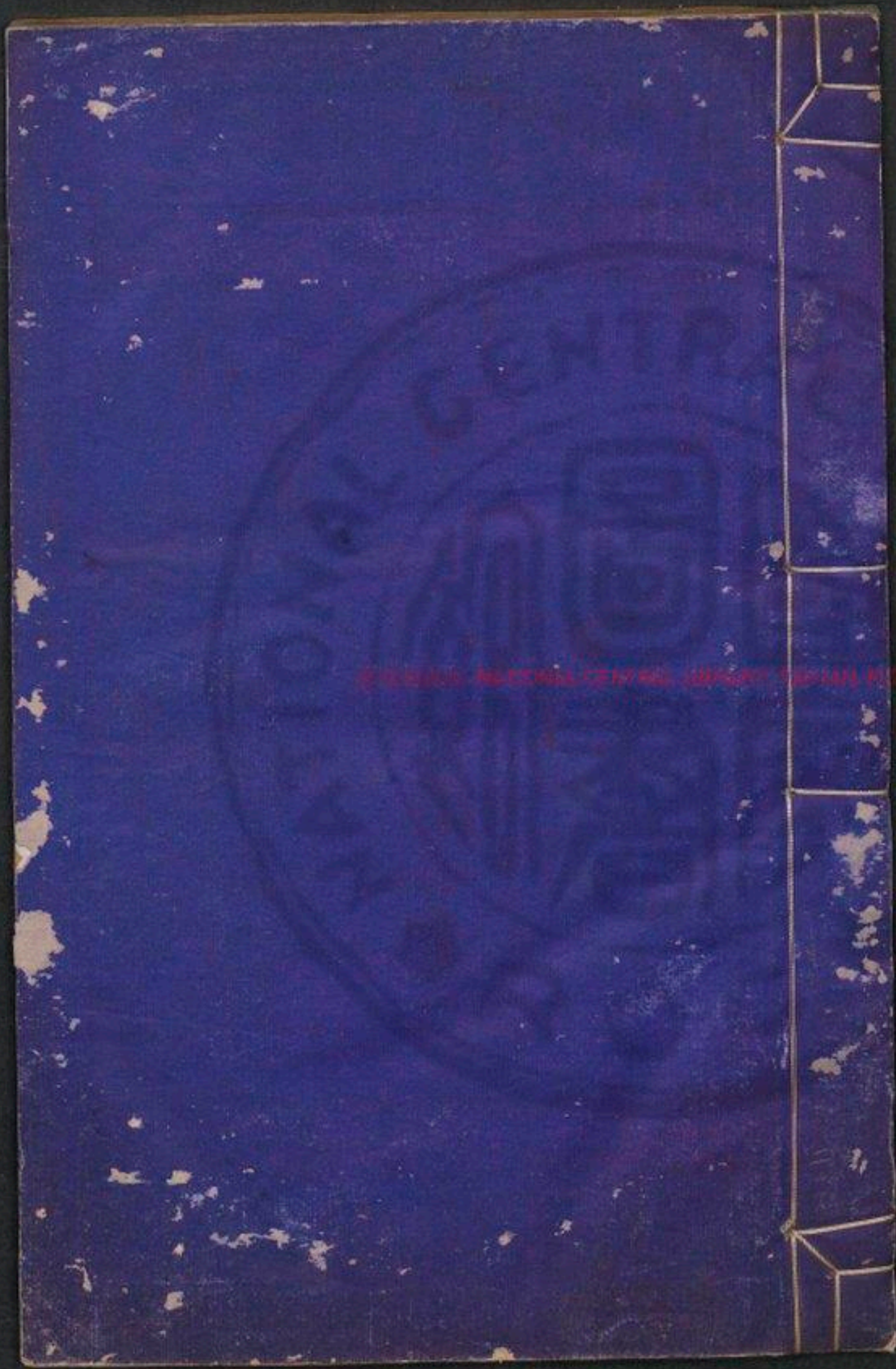


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天子祭之至于
今不廢。所以明周公之德而人以宣其國也。

天嘗禘者夏祭也。天子內祭之重者也。管象謂吹
管而舞象舞之樂也。采于以赤飾其盾。玉戚以玉
飾其斧。皆武象所執者。大夏禹樂文舞也。康猶褒
大也。魯惠公始請於周平王而僭禮。魯人飾以
爲成王所賜。漢人記傳聞之言爾。辯已見明堂位。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307131 1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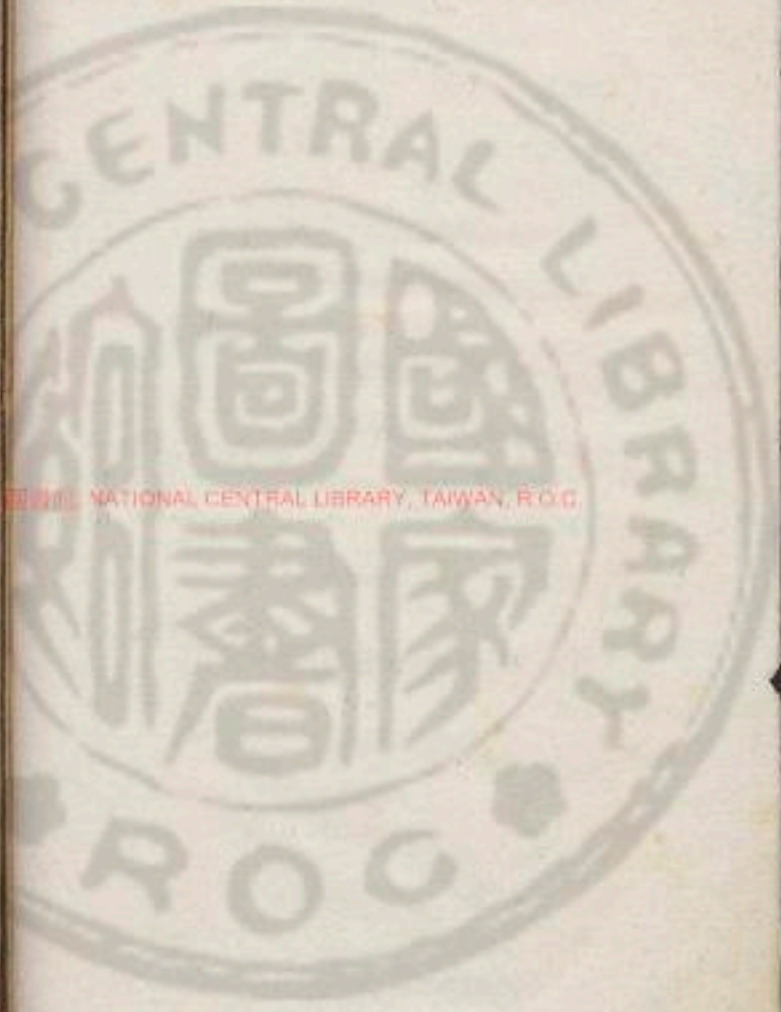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二十四

讀禮記十一

經解第二十六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䟽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䟽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絜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



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

此言入國知教而其所以爲教者皆不外乎六經之理詩依違諷諫是溫柔不指切事情是敦厚有能然者知其爲詩教然惟敦厚故近愚愚之言可欺也書舉其大綱是疏通上及帝王之世是知遠有能然者知其爲書教然惟知遠故近誣誣之言失實也樂無所不通是廣博能使人從化是易良有能然者知其爲樂教然惟廣博故近奢奢言過此則流於侈也易極深研幾是繫靜能窮理盡性

是精微有能然者知其爲易教然惟精深故近賊賊言過此則害於理也禮以恭遜節儉齊莊敬謹爲本過則煩矣春秋以聚會會同之辭比次褒貶之事戰爭則亂矣有其得而無其失則知其各深於其經者

集周氏鄭氏
孔氏說補傳

天子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日月並明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燕處則聽雅頌之音行步則有環佩之聲升車則有鸞和之音居處有禮進退有度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



四國此之謂也

盛德同於天地日月猶無所在而不謹自治之道

補

發號出令而民詭謂之和上下相親謂之仁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謂之信除去天地之害謂之義義與信和與仁霸王之器也有治民之意而無其器則不成

鬻子之書曰發號出令爲天下福者謂之道上下相親謂之和民不求而得所欲謂之信除去天地之害謂之仁仁與信和與道帝王之器也與此畧

同但霸王之器作帝王之器旨意宏矣

陳氏

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圓也故衡誠縣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不可欺以姦詐是故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不隆禮不由禮謂之無方之民敬讓之道也故以奉宗廟則敬以入朝廷則貴賤有位以處室家則父子親兄弟和以處鄉里則長幼有序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此之謂也

縣平

方猶道也

陳氏



故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昏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坊爲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爲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

春見曰朝秋見曰覲天曰聘小曰問壻曰昏以昏時迎婦也妻曰姻因而隨之也坊謂隄坊禮之所從來者已久故曰舊。五者之禮皆坊民之具故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鬪之獄繁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苦謂不至不答之屬。此覆說五者之禮廢則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易曰君子慎始差若豪釐繆以千里。此之謂也。

隆謂尊盛之也始謂其微時也。此言禮教人之善於其微而止人之邪於其未形故人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又引易以證謹始之意補



哀公問第二十七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
孔子曰丘也小人不足以知禮君曰否吾子言之也
孔子曰丘聞之民之所由生禮爲大非禮無以節事
天地之神也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
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昏姻疏數之交也若
子以此之爲尊敬然

問言禮何其尊答謂以此故尊禮此鄭

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廢其會節有成事然後治
其雕鏤文章甫友以嗣其順之然後言其喪筭備其

鼎俎設其豕腊脩其宗廟歲時以敬祭祀以序宗族
即安其居節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器不刻
鏤食不貳味以與民同利昔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

幾音

所謂能於禮也會猶期也不廢其會節謂上文
天地君臣男女三事不廢其會期不廢其節文也
有成事言教之有成效也以嗣其順之謂治其文
飾嗣續其所以順之使之忻然安行也喪筭謂喪
服親疏遠近哭踊卒哭祥練月日之數也安其居
節者安守其常也醜其衣服者醜惡也惡衣服也



與下文卑其宮室意聯車不雕幾者雕雕刻幾附

纏之也

用鄭氏孔氏陸氏補

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曰余之君子好實無厭淫德不倦荒怠慢固民是盡午其衆以伐有道求得當欲不以其所昔之用民者由前今之用民者由後今之君子莫爲禮也姪狂

實謂鬪貴固民是盡謂竭盡其財力午猶忤謂逆也午其衆以伐有道謂逆衆人之心以伐有道之人也所者理之所在也求得當欲不以其所者謂求其所得必須稱已所欲而不以其理也由前用

上文所言之禮由後用下文所言之非禮鄭氏孔氏周氏

孔子侍坐於哀公哀公曰敢問人道誰爲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爲大公曰敢問何謂爲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爲正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爲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爲百姓何從又音秋

愀然變動貌德猶福也○此章止用政者正也一

語而演爲問答之煩如此漢世諸子之文多類此而此得列於經耳補

公曰敢問爲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



臣嚴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公曰：寡人雖無似也，願
聞所以行三言之道，可得聞乎？孔子對曰：古之為政
愛人為大，所以治愛人，禮為大，所以治禮，敬為大，敬
之至矣。大昏為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
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子興敬為親，舍敬是
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
敬反音捨

庶物猶言庶事也。無似謂無能肖似於人也。親之
也者，親之也。謂親其人，乃所以致人之親也。鄭氏
公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

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
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

願有言然者，疑似之意，不敢以為是也。已重，謂太
重，怪其以祭服親迎也。繼先聖為天地之主，蓋通
天子言之。鄭氏

公曰：寡人固不固焉，得聞此言也。寡人欲問，不得其
辭，請少進。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
嗣也。君何謂已重焉？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
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
之敬，物本足以振之，國取足以興之，為政先禮，禮其



政之本與

固陋也言寡人固陋若不固因陋而發問焉得聞此言也陸氏以寡人固爲句心有欲問之意而口無能問之辭故曰欲問不得辭請少進猶言請益也直言之禮指朝廷言也直言則上無慢下之令下無慢上之心故足以立上下之敬物恥謂事物之汙陋國恥謂國體之卑辱二者之恥惟禮能振之興之以免於恥

集皇氏方氏應氏說

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爲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行此三者則慊乎天下矣大王之道也

此器國家順矣

勉芳非反圖詐乞反又詳氣反

冕而親迎所以敬其妻冠於阼階所以敬其子百姓之象言爲百姓之所倣象身以及身謂敬其身以及百姓之敬其身子與妃皆然妃即妻也慊乎天下言天下嗟嘆之不足大王之道如此指其遷幽愛厥忌而當時內無怨女外無曠夫之事言之



方氏陸
氏周氏

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君言動有過。民料效之。故不可不謹。補

公曰敢問何謂成親。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為君子也。是為成其親之名也。已。孔子遂言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樂天不能成其身。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不過乎物。

謂之君子之子者言百姓歸已善名指為君子所生之子是因已脩身使其親亦得君子之稱此脩身能成其親也。有猶保也不能保其身謂陷於非僻。安土謂安其所處之位樂天謂樂循天理物猶事也不過乎物謂事皆得中無過差。用編補
孔氏補

公曰敢問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已。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其久是天道也。無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不閉其久者天有常久不已之道。不閉塞之而通。



其久謂變通無窮也。已成而明謂生物既成而其
功明著也。用孔氏補

公曰：寡人蠢愚，真煩，事志之心也。孔子蹴然辟席而
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故仁人之事
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公曰：寡人
既聞此言也，無如後罪。何？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也，
是臣之福也。給容反志音

張子西銘即事親以明事天之道，說蓋本此。無如
後罪何？慮其不能行而論罪也。志之心謂記於心真西山方氏補

仲尼燕居第二十八

仲尼燕居，子張子貢游侍。縱言至於禮，子曰：居女
三人者，吾語女禮。使女以禮周流，無不徧也。子貢越
席而對曰：敢問何如？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
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子曰：給奪慈仁，
周流謂不滯於一方一曲，故其用無所不徧。鄙野
辨給逆亂，皆滯於一而不能周流者也。再言給奪
慈仁者，以子貢越席而對，近於給也。給者巧言令
色，似慈仁而實鮮仁，故曰奪奪者亂之也。用鄭氏補
子曰：師爾過而商也不及，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
之不能教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將何以爲此中

者也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子貢退言游進
曰敢問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與子曰然則何如
子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
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
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

領惡而全好者領謂摠攬收拾之好惡對立一長
一消惡者收斂而無餘則好者渾全而無虧矣上
言師商子產皆領惡之事下言郊社食饗賓客皆
全好之事

應氏

子曰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
已乎是故以之居處有禮故長幼辨也以之闡門之
內有禮故三族和也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也以
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
也是故宮室得其度量鼎得其象味得其時樂得其
節軍得其式鬼神得其饗喪紀得其哀辨說得其黨
官得其體政事得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
得其宜

視諸掌言易見三族父子孫量斗斛之量鼎非三牲
之鼎象法象易曰制器者尚其象式謂車有六等
之數尊卑之辨也辨說得其黨謂分辨論說詩書



禮樂之等各得其黨類不乖義理也前者據其身
之前而言滿其前者皆以禮而措之故總結以凡
衆之動得其宜

用孔氏
方氏疏

子曰禮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
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與偃偃乎其何之譬如
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若無禮則手足無
所措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以之居處
長幼失其別閭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由
備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制宮室失其度量鼎
失其象味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式鬼神失其饗
張紀失其哀辨說失其黨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
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失其宜如此則無以祖洽
於衆也

張勅
良反

此覆說上文以有禮者其得如彼無禮者其失如
此祖始也洽合也言失禮則無以爲衆倡始無以

和洽其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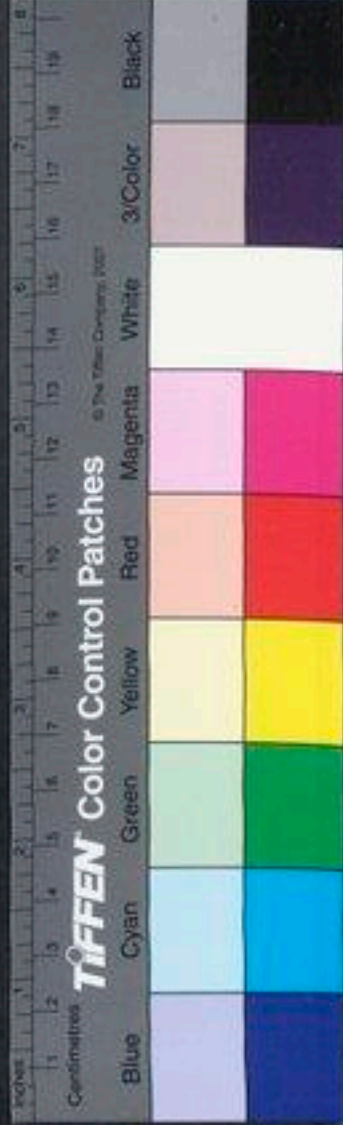
本鄭
氏說

子曰慎聽之女三人者吾語女禮猶有九焉大饗有
四焉苟知此矣雖在畎畝之中事之聖人已兩君相
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與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
闋下管象武夏籥序與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



官如此而后君子知仁焉。行中規還中矩。和鸞中采。齊容出以雍徽以振羽。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禮矣。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縣音玄）（圖音九）（中音丁）仲反（屬音族）（才細反）

大饗饗諸侯來朝者兩君相見之盛禮也。九禮有其四者。一揖遜入門。入門縣興。二揖遜升堂。升堂樂闋。三下管象。武夏籥序興。四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九四也。五行中規。六還中矩。七和鸞中采。齊八容出以雍。九徹以振羽。通前四者。九九也。九者皆大饗之所兼有。而四者惟大饗得有之耳。縣者鍾磬縣興。謂金作也。樂闋者樂之一曲奏終也。下堂下管吹管象武舞也。夏者夏翟蓋羽也。夏籥文舞也。序興謂文武之樂更起也。采齊雅振羽皆樂章振羽。即今振鷺之詩也。入門金作。覆說上之入門。縣興升歌清廟。覆說上之升堂樂闋。下而管象。覆說上之下管象武始相見而金作。乃賓主相敬。故言示情。清廟。頌文王之德者。故言示德。象武。頌武王之功者。故言示事。此不待親相與言。但以禮樂相示。而意已傳。此其為古者之盛論。



語以雍徹而此徹以振羽者論語言天子之祭禮

此言諸侯之饗禮也

用天台賈氏及孔氏補

子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無理不動無節不作不能詩於禮繆不能樂於禮素薄於德於禮虛歌詩所以通禮之意作樂所以成禮之文崇德所以實禮之行鄭

子曰制度在禮文爲在禮行之其在人乎

禮待其人然後行也

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夔其窮與子曰古之人與古之人也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

於禮謂之偏夫夔達於樂而不達於禮是以傳於此名也古之人也

問夔其窮與疑其不達於禮也答以達於樂不達於禮謂之偏夔以樂傳後世故不及乎戡外之所能是偏主於樂耳其可謂之窮乎既又美夔為古之人是與今之人不同兼虞書舜命伯夷典朕三禮伯夷讓夔是夔亦非不知而偏者此漢人傳聞之言特主於禮而言耳

用馬氏孔氏補

子張問政子曰師乎前吾語女乎君子明於禮樂舉而錯之而已子張復問子曰師爾以為必鋪几筵升



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為必行綴兆興羽
籥作鍾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
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
也諸侯朝萬物服躰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禮之所
興衆之所治也禮之所廢衆之所亂也目巧之室則
有奧阼席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有隨立則有
序古之義也室而無奧阼則亂於堂室也席而無上
下則亂於席上也車而無左右則亂於車也行而無
隨則亂於塗也立而無序則亂於位也昔聖帝明王
諸侯辨貴賤長幼遠近男女外內莫敢相踰越皆由此

塗出也三子者既得聞此言也於夫子昭然若發矇
矣

目巧之室謂匠者以目巧而作室也西南隅謂之
奧奧之外有賓位東階謂之阼奧阼言賓主之位
也若發矇者若目不明得人開發而有所見也

氏方

孔子問居第二十九

孔子問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
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民之父母
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



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

謂音樂
義徒禮

反

凱弟樂易也。原本也。五至三無見下文。橫廣被也。

四方有敗，必先知之。心乎爲民務，去其不善，故先

知之，所謂心誠求之也。

方氏
馬氏

子夏曰：民之父母，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

詩者志之所之也。故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興於詩，必立於禮，故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立於禮，必成於樂，故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極則哀生，故樂之所至，哀亦至焉。五者相因而生，相尋而至，視之而不得見，聽之而不得聞，蓋本於內心之所發，充之則塞乎天地，是爲禮樂之原。

用橫渠
說補

子夏曰：五至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三無既得略而聞之矣。敢問：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其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



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

其詩作基基始也。逮詩作棣，逮安和之貌。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皆言禮樂之原發於

心者補

子夏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言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之服之也，猶有五起焉。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恕孔非，無聲之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及四國，無聲之樂，氣志既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以畜萬邦，無聲之樂，日聞四方，無體之禮，日就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氣志既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及孫子。

承上文五起以推衍三無之義補

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如？斯可謂參天地矣。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其在詩曰：帝命不違，至于湯濟，湯降不遲，聖敬日齊，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是湯之德也。



勞謂勤勞降謙降也齊詩作躋集
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
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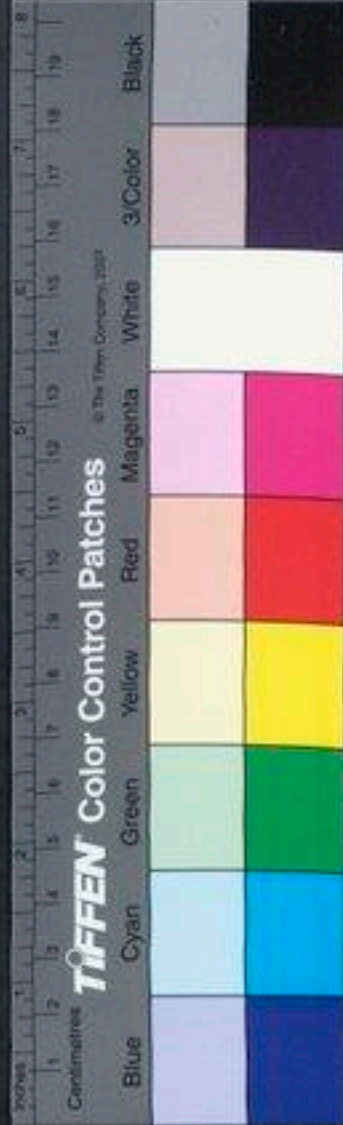
神氣散而為風薄而為霆皆從地起故屬之地蓋
聞有天雨有雷雨天雨遠雷雨近此章以風雨屬
天以風霆屬地其審之矣世有風雷大作而高山
絕頂晴皎自如者非風霆即地之神氣之為耶。
天主施而春秋冬夏風雨霜露所以施者也地主
生而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品物露生所以主者也
顯然在自足以使人開動感悟所以為教者各在

其中而無一毫之私參其間三王所奉者此而已

用焉氏
橫渠補

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耆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
山川出雲其在詩曰高高惟嶽峻極于天惟嶽降神
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
此文武之德也耆市
志反

耆欲謂所可願之事祭統載衛懼鼎銘亦曰乃考
文叔興舊嗜欲晦菴據家語云有物將至其兆必
先疑有物訛為耆欲其兆訛為有開生甫及申鄭
氏註謂仲山甫申伯其後詩箋又依毛氏以甫為



穆王時甫侯然此宣王時詩注爲仲山甫申伯者
近之今依本文之注此宣王詩而稱文武之德者
先儒謂推本其所自由文武積德感召而生賢也
○清明在躬志氣如神養於中者也同於天者也
首欲將至有開必先徵於外者也應於天者也天
降時雨山川出雲指其顯然爲驗謂國家將興天
必爲之生賢佐時雨將至山川必爲之出雲時至
氣應其理則一因引嵩嶽降神之詩以證之用馬氏補
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
三代之德也施其文德協此四國大王之德也子夏
蹶然而起負牆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謂後

補施詩作矢協詩作洽宣王詩云大王者斷章取類

坊記第三十

子言之君子之道辟則坊與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
爲之坊民猶踰之故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
坊欲辟讀如譬
坊音防

辟則坊與謂君子坊民之道如隄坊之礙水也民
之所不足謂於理有闕失也坊德坊其逸德命謂

教令用禮
氏補



子云小人貧斯約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禮者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以爲民一坊者也故聖人之制富貴也使民富不足以驕貧不至於約貴不慊於上故亂益亡

約謂氣歉驕謂氣盈慊不滿也亡無也○人情或貧或富皆易於踰越失道故聖人制爲節文以坊之使農有田里之差士有爵命之級各得其分無甚富甚貴雖貴臣亦無慊於爵祿之薄故亂所以亡也

子云貧且而好樂富而好禮衆而以寧者天下其幾矣

詩云民之貧亂寧爲荼毒故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坊民諸侯猶有畔者

豈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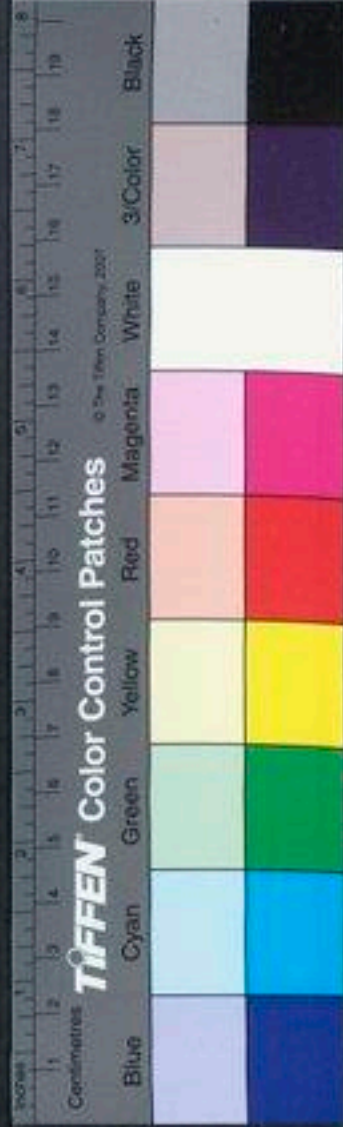
貧者易濫富者易驕衆者易亂故曰貧而好樂富而好禮衆而以寧者天下其幾矣其幾矣云者言如此者寡也城高一丈長三丈爲雉凡五堵鄭氏

子云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爲民坊者也故貴賤

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子云天無二

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別

也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禮君不稱天大夫不稱君



恐民之惑也詩云相彼盍旦尚猶患之子云君不與
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示民不嫌也以此坊
民民猶得同姓以弑其君相息亮反盍音渴今如字

章明也春秋不書楚越之葬楚越僭王書則當稱
葬其王故不書也君諸侯也諸侯稱天子為天王
諸侯之臣則不稱諸侯以天大夫之臣亦不稱大
夫以君尊無二上也盍旦夜鳴求旦之鳥也即月
令所謂鷦且盍何不也鳥欲反夜為旦人情猶患
惡之以其反常也況臣之僭君欲反下為上者乎

鄭氏注

子云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則亂益亡故君

子與其使食浮於人也寧使人浮於食子云鴈酒豆
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在席之上讓而坐下民猶犯
貴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君詩云民之無良相
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子云君子貴人而賤
已先人而後已則民作讓故稱人之君曰君自稱其
君曰寡君子云利祿先死者而後生者則民不借先
亡者而後存者則民可以託詩云先君之思以勗寡
人以此坊民民猶借死而號無告

食浮於人謂祿過其功其人不足以稱也受惡謂



辭甚美者與人而自受其不美者犯猶僭齒年也
利祿先死而後生者謂如死之與生皆合與祿必
先與死者而後及生者則民皆不借於死者也亡
謂奔亡在他國者存謂在國者為國事而亡者君
心念之而不忍絕則民勉於忠義而可託借死而
號無告言死者見借而家之老弱號呼無所告訴
也鄭氏

子云有國家者貴人而賤祿則民興讓尚技而賤車
則民興藝故君子約言小人先言

人謂賢者技謂能者以賢者為貴而不吝爵祿以
尊之則人皆興讓而勉於德矣以能者為貴而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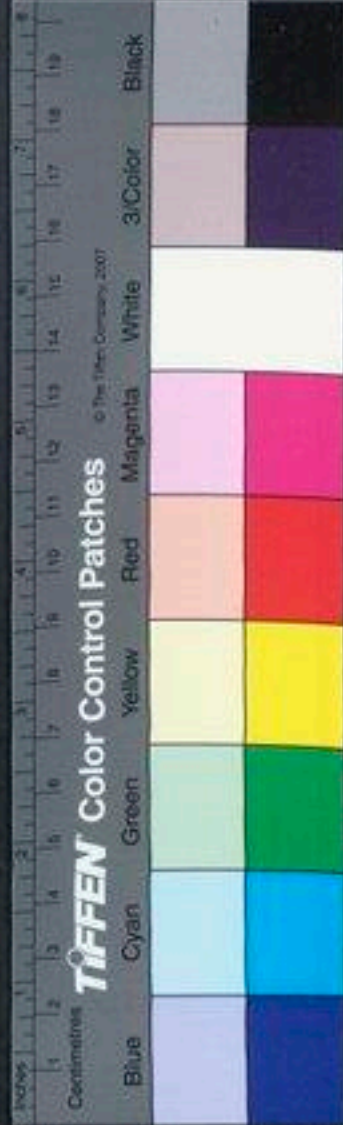
吝車服以貴之則人皆興藝而勉於能矣約言謂

寡言先言謂尚口

鄭氏及
方氏說

子云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犯也下
不天上施則亂也故君子信讓以泄百姓則民之報
禮重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施始
既反

酌取也酌取民言而施之於民則下民悅之如受
天上之施蓋為政合天下之公願民被其澤戴之
如天也上不酌民則事或妄行非義故曰犯也下
不敬之如天上之施則民或肆慢侵擾故曰亂也



引詩大雅以證古者酌取民言

方氏胡氏

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已則民不爭善則稱人過則稱已則怨益亡詩云爾卜爾筮爾無咎言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已則民讓善詩云考卜惟王度是錫京惟龜正之武王成之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已則民作忠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女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已則民作孝大誓曰子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子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女音汝

履詩作體度詩作宅君書作后文之類簡亦不同

君陳周公子伯禽弟書取以爲篇名○爾卜爾筮爾無咎言與考卜惟王皆斷章取義以證凡人之歸美而無爭也援君陳以證臣之歸美於君援大誓以證子之歸美於父補

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謹子云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詩云孝子不匱地式氏反

弛猶棄忘也高宗三年不言居父小乙之喪也故



其既言天下皆喜從命不怨愛也微諫不倦敬也

不賈無乏止之時也

鄭氏

子云睦於父母之黨可謂孝矣故君子因睦以合族詩云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瘡子云於父之執可以乘其車不可以衣其衣君子以廣孝也

羊

主反

瘡病也可以乘其車車於身差遠不可以衣其衣衣於身最親父執之衣尚不可衣則於父可知此自敬父之心而推之也故曰廣孝前書言君與異

姓同車不同服音亦類此

用孔氏

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子云父子不同位以厚敬也書云厥辟不辟忝厥祖

不同位恐相襲也引書伊尹戒太甲言為人君不自尊嚴與卑下相瀆亦辱其先祖因君見父以足上意

孔氏

子云父母在不稱老言孝不言慈閨門之內戲而不歡君子以此坊民民猶有薄於孝而厚於慈

孝愛親慈愛子言孝不言慈言慈其厚於子而薄於親也戲謂孺子言笑歡謂憂戚聲

方氏

子云長民者朝廷敬老則民作孝子云祭祀之有尸



也宗廟之有主也示民有事也脩宗廟敬祀事教民追孝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

示民有事謂示民有所尊事

氏

子云敬則用祭器故君子不以菲廢禮不以美沒禮故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寔受其福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以此示民民猶爭利而忘義

祭器邊豆簋鉶之屬有敬事於賓客則用之謂饗食也若燕器不過盤杆之屬非謂過儉美謂過奢

引易引詩明在德而不在物

方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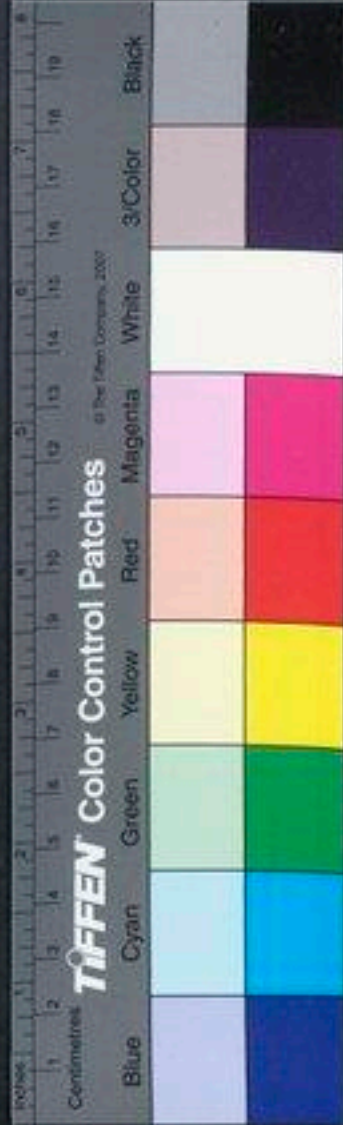
子云七日戒三日齋承一人焉以為尸過之者趨走以教敬也醴酒在室醢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不淫也尸飲三衆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也故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詩云禮儀卒度笑語卒獲

醢音醢獲如字又徒洛反

醴齊甘酒也醢齊粢醢也味厚於醴澄酒清酒也

味又厚於醢味薄者在上味厚者在下示民不貪淫於味堂上觀室堂下觀上言祭時肅敬之威儀內外通相做法也

用鄭氏禮氏補



子云賓禮每進以讓喪禮每加以遠浴於中霑飯於
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
墓所以示遠也殷人弔於壙周人弔於家示民不借
也子云死民之卒事也吾從周以此坊民諸侯猶有
薨而不葬者

殷弔於壙即壙上弔而別太簡周弔於家待反哭
於家而後弔懇懇故曰吾從周既

子云升自客階受弔於賓位教民追孝也未沒喪不
稱君示民不爭也故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
奚齊及其君卓以此坊民子猶有弑其父者

升自客階受弔賓後謂反哭時既葬矣猶不忍即
父位也未沒喪未終喪也諸侯親死未踰年稱子
踰年然後稱君以春秋所書為證鄭氏

子云孝以事君弟以事長示民不貳也故君子有君
不謀仕惟卜之日稱二君喪父三年喪君三年示民
不疑也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財示民有上
下也故天子四海之內無客禮莫敢為主焉故君適
其臣升自阼階即位於堂示民不敢有其室也父母
在饋獻不及車馬示民不敢專也以此坊民民猶忘
其親而貳其君



孝以事君推事父之道以事君也不貳謂使一其
心也君子有君不謀仕者有君矣則專於所事不
更謀仕於他國也下仕之日謂謀仕之初未有所
事故稱二君以下若云仕秦乎仕晉乎之類蓋記
禮乃漢儒傳聞多春秋戰國時舊說故有此事爾
自此遺彼曰饋自下奉上曰獻。事親孝故忠可
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忠孝弟順其本一
也以其本一故有君不謀仕而其喪君亦如父為
三年也君統臣者也故天子無客禮君適於臣則
君為主父統子者也故父在子不敢有其身不敢

私其財不敢以車馬之重為饋獻

子云禮之先幣帛也欲民之先事而後祿也先財而
後禮則民利無辭而行情則民爭故君子於有饋者
弗能見則不視其饋易曰不耕穫不菑畲凶以此坊
民民猶貴祿而賤行下孟反

相見之禮先於幣帛相見之禮既講而後以幣帛
脩好此謂禮之先於幣帛也事指相見之禮而言
祿指幣帛而言故曰欲民之先事而後祿否而以
財貨為先反以禮為後則民趨利矣無相見之禮
辭而直行其情則民相爭矣故君子於有饋之



弗及見之則不視其饋惡無其禮而徒以貨取
民春耕而後有秋獲田有一歲之苗而後有三歲
之畜若不耕而穫不畜而食世安有無事而可得
利者乎故引易以證之以為凶也然在易無妄六
二爻惟曰則利有攸往不言凶也與此文義亦略
不同補

子云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
穧伊寡婦之利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
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
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以此坊民民猶忘義而各利
以亡其身

以遺民以餘利遺其民而不與民爭利也田仕者
田獵漁小民漁網故田則不漁食時者食四時之
常膳不力珍者不務非時之珍味不坐羊坐犬古
謂不殺陸氏云大夫苟坐熊之皮矣不坐羊士苟
坐羊之皮矣不坐犬采葑采菲無以下體亦斷章

取義言不兼取與詩本義不同

陸氏補用孔氏

子云夫禮坊民所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為民紀
者也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
也以此坊民民猶有自獻其身詩云伐柯如之何



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藝麻如之何橫從

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

魯子谷反

淫過也章明也嫌疑疑絕綱紀柯斧柄斨種也

孔氏

子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

孟子卒

魯姬姓吳亦姬姓魯昭公取吳爲同姓謂之吳孟

子不敢言姬姓而詭言子姓也

補

子云禮非祭男女不交爵以此坊民陽侯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夫饗廢夫人之

交爵謂相獻酬陽侯殺繆侯事未聞何國

魯氏孔氏

子云寡婦之子不有見焉則弗友也君子以辟遠也

故朋友之交主人不在不有大故則不入其門以此

坊民民猶以色厚於德

貴德反辟音遠于其反

見謂有才德著見於外

子云好德如好色諸侯不下漁色故君子遠色以爲

民紀故男女授受不親御婦人則進左手姑姊妹女

子子已嫁而反男子不與同席而坐寡婦不夜哭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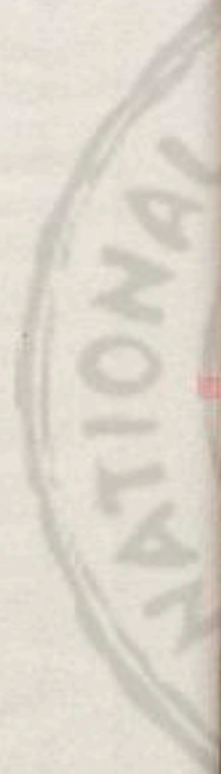
人疾問之不問其疾以此坊民民猶淫泆而亂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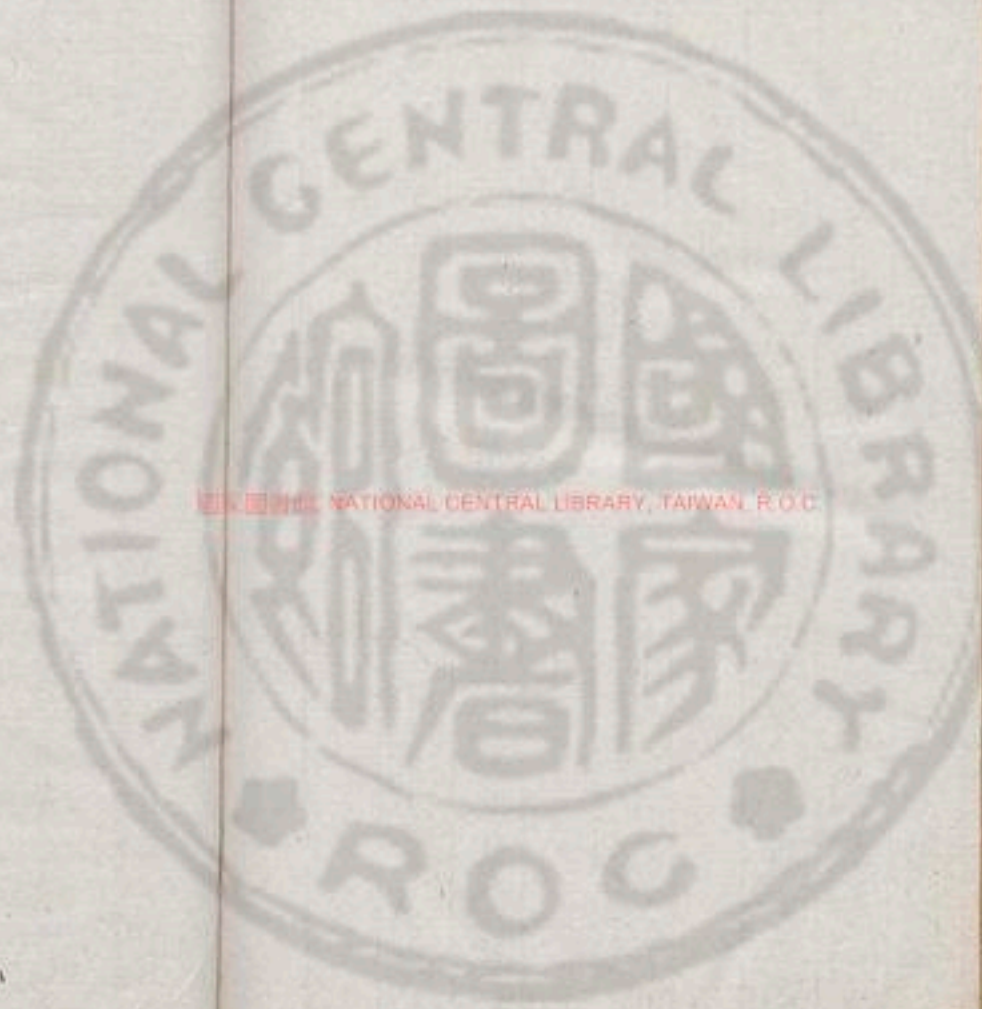


不下漁色取象漁網而雜取之於下也御婦人爲
婦人御車也御者在乘車者之右前左手則身微
背之不問其疾者略問其安否不問其疾之所在
皆遠嫌也孔氏

子云昏禮壻親迎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
之違也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
舅姑妻之父母也妻之父爲外舅妻之母爲外姑妻
之父母承奉女子以付授於壻而戒之恐女子之
乖違也不至謂期而不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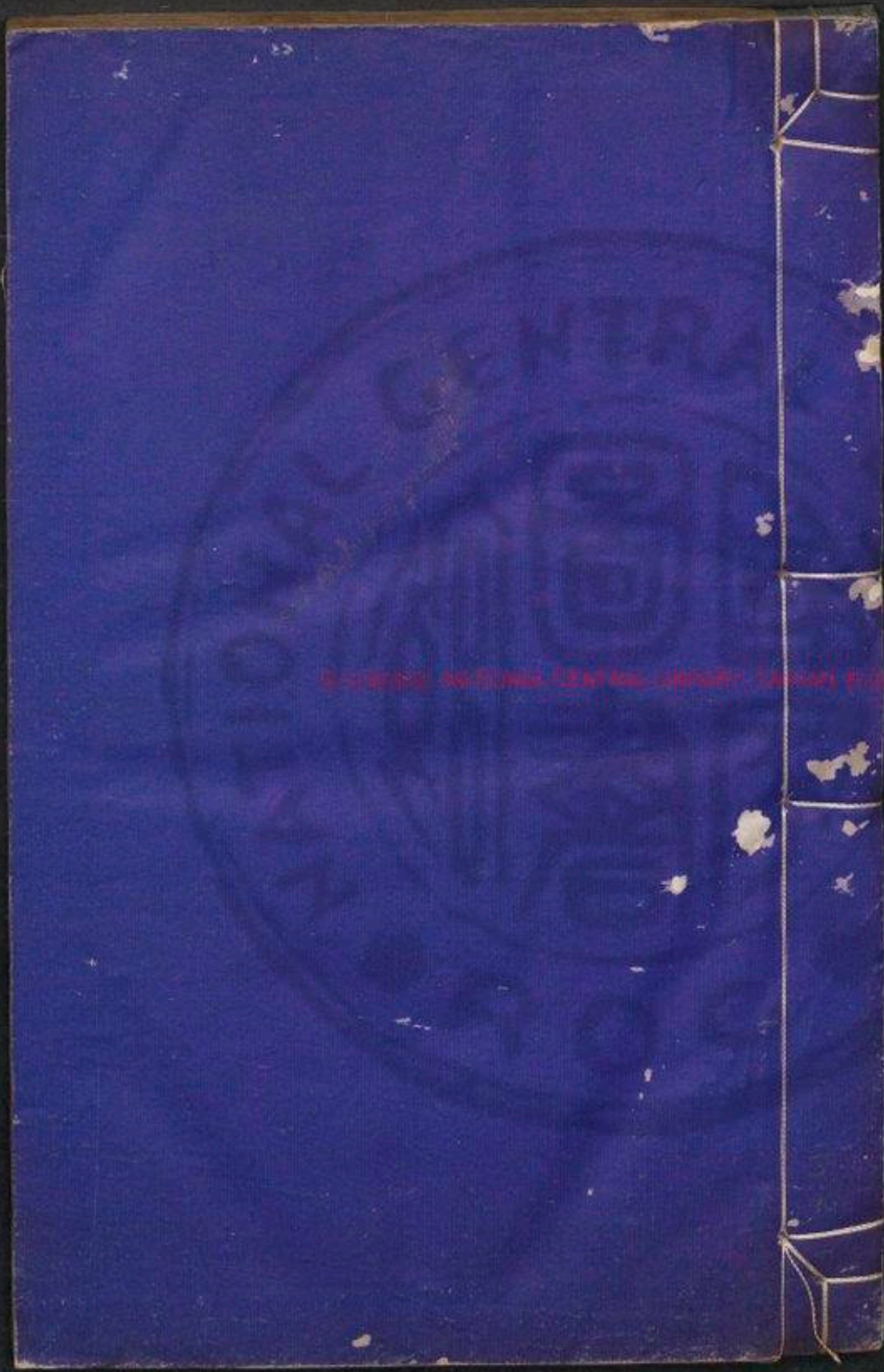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二十四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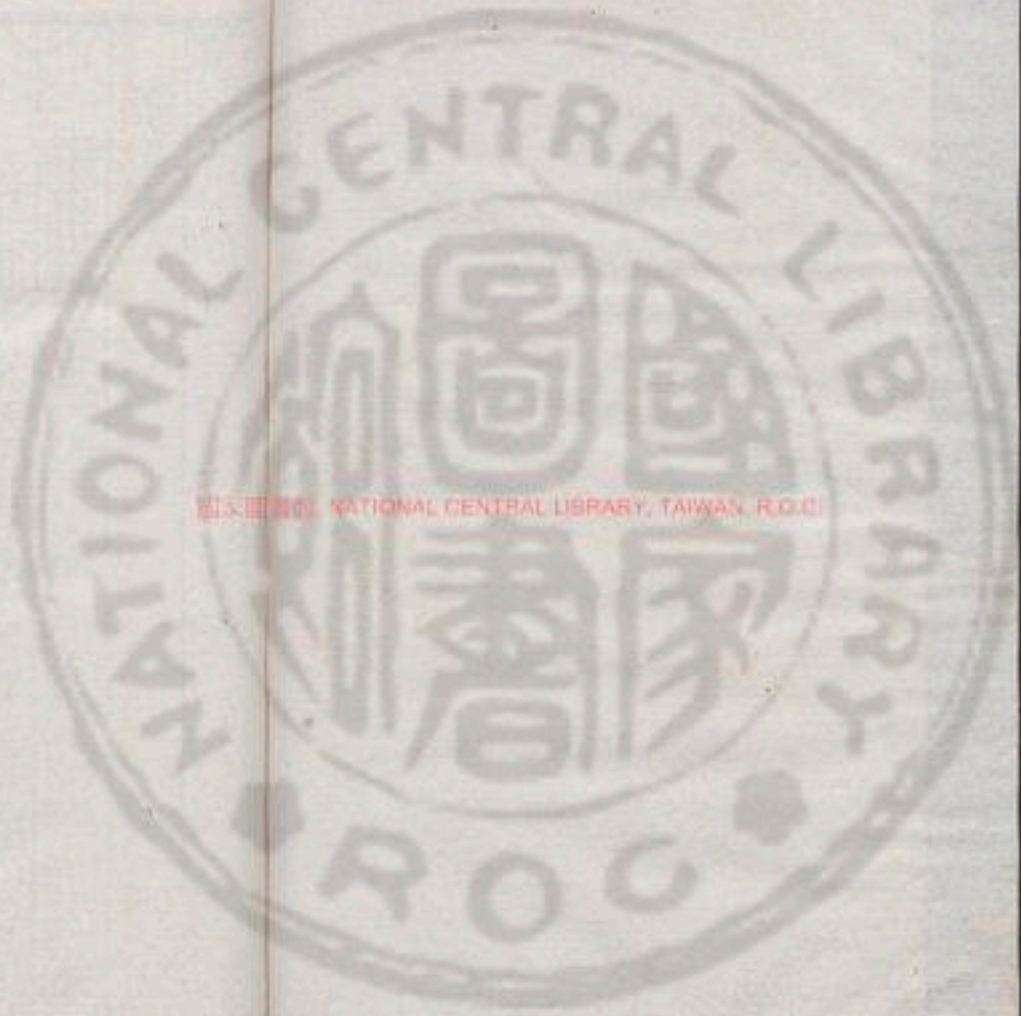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974 1440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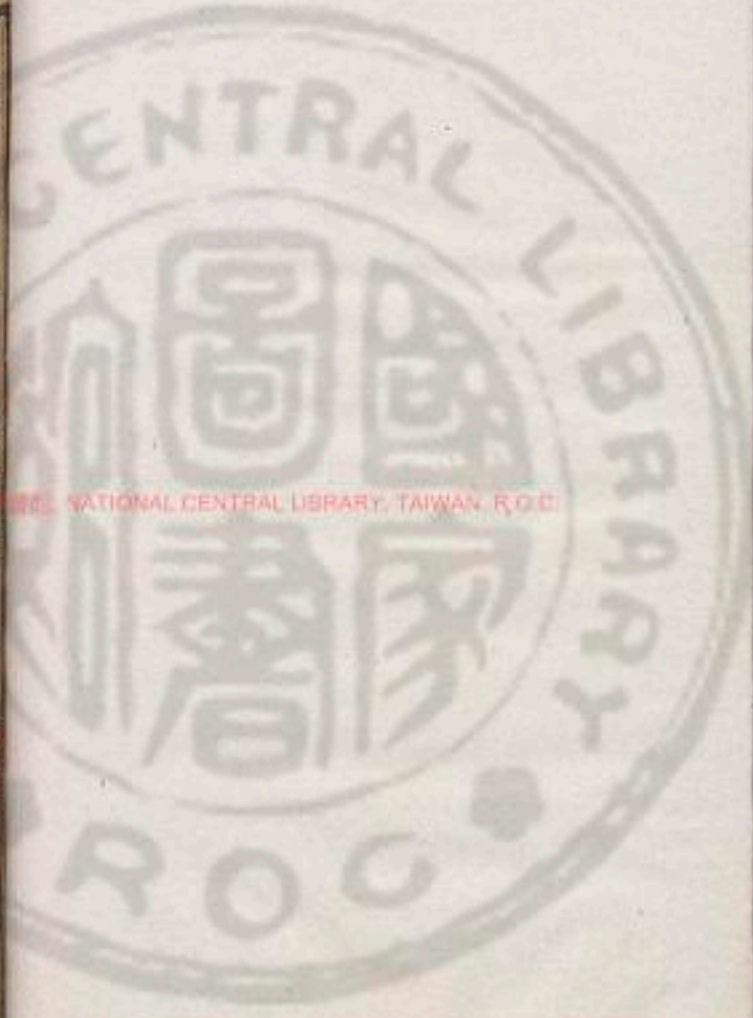


慈溪黃氏日抄八類卷二十五

讀禮記十二

中庸第三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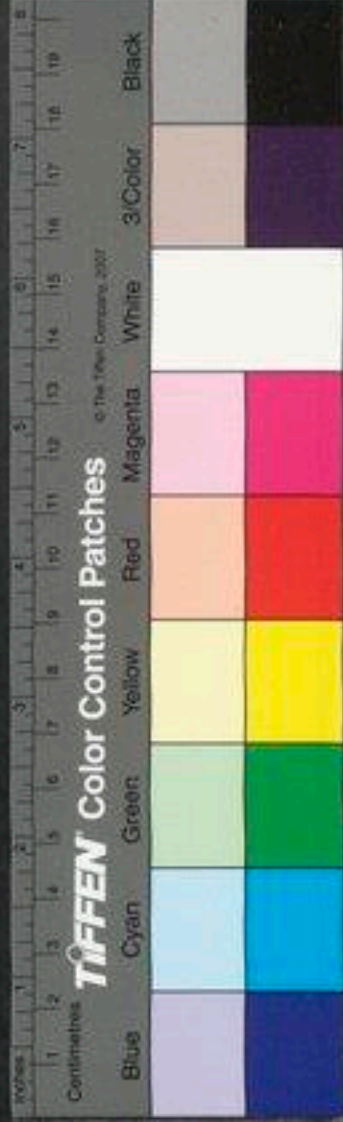
中庸按家語子思所作實得聖門之親傳非漢儒所集其他記禮比也然至唐李翱始為之說至本朝周濂溪始得其要至二程先生張橫渠呂氏游氏楊氏侯氏謝氏尹氏始各推衍其義自是為集解者凡三家會稽石塾初集濂溪以下十人之說晦菴先生因其集解刪成輯略別為章句以總其歸又為或問



以明其所以去取之意已無餘蘊矣吳郡衛
湜再爲集解乃增入石氏元本及附入石氏
元所不集與晦菴以後諸說皆取之晦菴章
句雖亦參錯其間意若及有未滿於晦菴者
天台賈蒙久爲集解雜列諸家晦菴章句之
說又特間見一二而已 晦菴以命世特出
之才任萬世道說之託平生用力盡在四書
四書歸宿萃於中庸其該貫精備何可當也
而二家之所見如此哉至若中庸章句序遵
學淵源 在此書本不容不朝夕吟誦今自
序及章句皆錄于爲所謂至當歸一精義無
二所謂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其
不尚也近亦有尊崇晦菴章句者復
晦菴餘說是爲趙氏中庸章句纂疏是爲盧
氏四書中庸集義亦不暇多錄學者自當各
以其本書參考若衛氏賈氏所集晦菴章句
後晚出諸說間亦竊附一二以示義理無窮
非敢偏主一說以俟來者考焉

中庸章句序

中庸何爲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



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元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后庶幾也蓋嘗論之心之虛靈如覺一而已矣而以為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為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為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為君稟陶伊



傳周召之爲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
夫子何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
反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
魯氏之傳得其宗及魯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
孫子思則夫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
愈失其真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實以
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爲此書以詒後
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
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
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
執中之謂也世之相後千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
如今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示蘊
奧未有若是其明且盡者也自是而又再傳以得
孟氏爲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及其沒而遂
失其傳焉則吾道之所寄不越平言語文字之間
而異端之說日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則彌
近理而大亂真矣然而尚幸此書之不泯故程夫
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得
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蓋子思之功於是
爲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



惜乎其所以爲說者不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錄僅出於其門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門人所自爲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發明然倍其師說而溢於老佛者亦有之矣熹自早歲即嘗受讀而竊疑之沈潛反復蓋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領者然後乃敢會衆說而折其中旣爲定著章句一篇以竢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刪其煩亂名以輯略且記所嘗論辯取舍之意別爲或問以附其後然後此書之旨枝分節解較後貫通詳略相因巨細畢舉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雖於道統之傳不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行遠升高之一助云爾淳熙己酉春三月戊申新安朱熹序

中庸

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

朱熹章句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



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

命猶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
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
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
率循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
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
脩品節之也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
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
為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蓋
人之所以為人道之所以為道聖人之所以為教
原其所自無一不本於天而備於我學者知之則
於其所學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故子思於此
首發明之讀者宜深體而默識也

性即理也一語近世間有疑之者愚意訓義不
得不得有所託以明之耳天命本言賦子之自然
然不得不假人為之命令為喻故曰命猶令也
性本指人物之所稟賦然不得不推所賦之實
理為談故曰性即理也陳氏曰理是汎言天地
間公共之理性是言在我之理只此一理受於

天而爲我所有故謂之性此語足以解或者之
疑矣又據賈氏集解載晦菴之說曰天命即天
道也以其化育流行賦與萬物故謂之命萬物
稟而受則謂之性蓋無一理之不具而一毫人
欲之私未有與焉語其大目則仁義禮智是也
率循也循其性之自然而不雜乎人欲之私是
之謂道若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與凡
事物當然之理是也脩品節之也聖人脩道以
教天下使之過人欲存天理是所謂教禮樂刑
政皆其具也此說比章句尤易見而纂疏集義
未之收因附此

道也者不可湏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
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離去
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無
物不有無時不然所以不可湏臾離也若其可離
則爲外物而非道矣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
不見不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
離於湏臾之頃也

莫身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顯音

隱暗處也微細事也獨著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



之地言幽暗之中微細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
動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
見明顯而過於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
尤加謹焉所以過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滋長於
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

或問諸家之說皆以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即爲
謹獨之意子乃分之曰既言道不可離則是無
適而不在矣又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則是要
切之處尤在於隱微也既言戒謹不睹恐懼不
聞則是無處而不謹矣又言謹獨則是其謹者
尤在於獨也。又嘗答問人曰謹云是謹上更

加謹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
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禮音洛申
節之中去

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
中發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大本
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達道
者循性之謂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此言
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離之意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致推而極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繆。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故其效驗至於如此。

東萊呂氏云。百其天地之位。而以中言之。自其萬物之育。而以和言之。朱氏如此。區別固未見有害也。深觀其所從來。則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育。蓋有不可析者。子思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龜山曰。中故天地位焉。和故萬物育焉。參觀二者之論。則氣象自可見。

右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備於已。而不可離。次言存養省察之要。終言聖神功化之極。蓋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楊氏所謂一篇之體要。是也。其下十章。蓋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也唯君子爲能體之小人反是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子亦以爲然今從之。君子之所以爲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也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小人不知有此則肆欲妄行而無忌憚矣

右第二章。此下十章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文雖不屬而意則相承也。變和言庸者游氏曰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行言之則曰中庸是也。然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鮮上聲下同

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故惟中庸之德爲至然亦人所同得初無難事但世教衰民不興行故鮮能



之今已父耳論語無能字

右第三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去聲耳

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則生稟之異而失其中也知者知之過既以道為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賢者行之過既以道為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右第四章

晏氏曰知愚之過不及且曰道之不明賢不肖之過不及且曰道之不行今乃反言何哉蓋知者專於明道或怠於行道賢者專於行道或忽於明道陳氏曰人莫不飲食是日用不可闕處但人鮮能知其味譬如道乃我之所固有惟是人不自求知之所以行矣而不著習矣而不察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夫音



由不明故不行

右第五章此章承上章而舉其不行之端以起下章之意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

邇去聲
去聲
去聲

舜之所以為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邇言者淺近之言猶必察焉其無遺善可知然於其言之末善者則隱而不宣其善者則播而不匿其廣大光明又如此則人孰不樂告以善哉兩端謂眾論不同之極致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小大厚薄之類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後用之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

右第六章

語錄問取極厚極薄之二說而中措之則此為中矣曰不然或極厚者說得是則用極厚之說極薄之說是則用極薄之說厚薄之中者說得是則用厚薄之中者之說至於輕重小大莫不



皆然惟其說之是者用之不是棄兩頭不用而但取兩頭之中者用之也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穽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之知去聲音古獲胡化反
罟才性反罟連同期居之反

罟網也獲機檻也罟穽坑坎也皆所以擒取禽獸者也釋乎中庸辨別衆理以求所謂中庸即上章好問用中之事也期月匝一月也言知禍而不知辟以况能擇而不能守皆不得為知也

右第八章上章大知而言又舉不明之端以起下章也

罟獲陷穽趙格庵謂此形容禍機之所伏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回孔子弟子顏淵名魯拳拳奉持之貌服猶着也膺曾也奉持而着之心曾之間言能守也顏子蓋真知之故能擇能守如此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

右第八章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



庸不可能也

均平治也三者亦知仁勇之事天下之至難也然不必其合於中庸則質之近似者皆能以力爲之若中庸則雖不必皆如三者之難然非義精仁熟而無一毫入欲之私者不能及也三者難而易中庸易而難此民之所以鮮能也

右第九章亦承上章以起下章

子路問強

子路孔子弟子仲由也子路好勇故問強

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

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

寬柔以教謂含容異順以誨人之不及也不報無道謂橫逆之來自受之而不報也南方風氣柔弱故以含忍之力勝人爲強君子之道也

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衽席也金戈兵之屬鞞甲冑之屬北方風氣剛勁故以果敢之力勝人爲強強者之事也

雪川倪氏曰衽衣衿也金鐵也革皮也以皮聯鐵爲衣甲被之於身如衣衿然故曰衽



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此四者汝之所當強也矯強貌詩曰矯矯虎臣是也倚偏着也塞未達也國有道不變未達之所守國無道不變平生之所守也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守也君子之強孰失於是夫子以是告子路者所以抑其血氣之剛而進之以德義之勇也

右第十章

或問謂強者力有以勝人之名也凡人相而無節則必至於流中立而無依則必至於倚國有道而富貴或不能不改其平素國無道而貧賤或不能久處乎窮約非持守之力有以勝人者其孰能及之故此四者汝子路之所當強也南方之強不及強者也北方之強過乎強者也四者之強強之中也子路好勇故聖人之言所以長其善者而救其失者類如此。語錄曰國有道則有達之理故不變其未達之所守若國無道則有不幸而死之理故不變其平生之所守不變其未達之守易不變其平生之守難又語



錄曰強哉矯贊歎之辭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

素按漢書當作素蓋字之誤也素隱行怪言深求隱僻之理而過爲詭異之行也然以其足以欺世而次其名故後世或有稱述之者此知之過而不擇乎善行之過而不用其中不當強而強者也聖人豈爲之哉

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

遵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半塗而廢則力之不足也此其知雖足以及之而行有不逮當強而不強者也世止也聖人於此非勉焉而不敢廢也至誠無息自有所不容止也

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不爲索隱行怪則依乎中庸而已不能半塗而廢是以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此中庸之成德知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裕如者正吾夫子之事而猶不自居也故曰唯聖者能之而已

右第十一章子思所引夫子之言以明首章之義者止此蓋此篇大旨以知仁勇三達德爲入道之門故於篇首即以大舜顏淵子路之事明之舜知



也顏淵仁也子路勇也二者發其一則無以造道而成德矣餘見第二十章愚按上三條一曰吾弗為之者致知之事二曰吾弗能已者力行之事失子皆以自任三曰惟聖能之者大成獨立不返之事夫子不敢以自居而始終之皆為謙辭則一也或問索隱之說謂漢書藝文志劉歆論神仙家流引此而以素為索顏氏又釋之以為求索隱暗之事則二字之義既明與下文行怪二字語勢亦相類

君子之道費而隱
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

曉去聲

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可謂費矣然其理之所以然則隱而莫之見也蓋可知可能者道中之一事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則舉全體而言聖人固有所不能盡也侯氏曰聖人所不知



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所不能如孔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之類愚謂人所憾於天地如覆載生成之偏及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者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余專反

詩大雅旱麓之篇鳶鷓類戾至也察著也子思引此詩以明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謂費也然其所以然者則非見聞所及所謂隱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結上文

之意也其下八章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

或問十二章之說曰道之用廣而其體則微密而不可見所謂費而隱也即其近而言之男女居室人道之常雖愚不肖亦能知而行之極其遠而言之則天下之大事物之多聖人亦容有不盡知盡能者也然非獨聖人有所不知不能也天能生覆而不能形載地能形載而不能生覆至於氣化流行則陰陽寒暑吉凶災祥不能盡得其正者尤多此所以雖以天地之大而人猶有憾也夫自夫婦之愚不肖所能知行至



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道蓋無所不在也故
君子之語道也其大至於天地聖人之所不能
盡而道無不包則天下莫能載矣其小至於愚
夫愚婦之所能知能行而道無不體則天下莫
能破矣道之在天下其用之廣如此可謂費矣
而其所用之體則不離乎此而有非視聽之所
及者此所以為費而隱也子思之言至此極矣
猶以為不足以盡其意也故又引詩以明之曰
鸞飛戾天魚躍于淵所以言道之體用上下昭
著而無所不在也造端乎夫婦極其近小而言
也終乎天地極其遠大而言也

愚不自能知能行者而言非指閭門正始而言
察乎天地即指造化流行上下各適其道顯然
可見者而言非指語錄云天下莫能破謂如物
有至小而可破作兩者是其中猶着得一物在
若其小無內則是至小更不容破了愚被莫大
地能載之今云語大天下莫能載則所語之大
者大包天地矣莫小於芥子而針能破之今云
語小莫能破則所語之
小者細入無倫矣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

道者率性而已固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故常
不遠於人若為道者厭其卑近以為不足為而反



務為高遠難行之事則非所以為道矣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睨研

詩豳風伐柯之章柯斧柄則法也睨邪視也言人執柯伐木以為柯者彼柯長短之法在此柯耳然猶有彼此之別故伐者視之猶以為遠也若以人治人則所以為人之道又在當人之身初無彼此之別故君子之治人也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其人能改即止不治蓋責之以其所能知能行非欲其遠人以為道也張子所謂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是也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盡已之心為忠推已及人為恕違去也如春秋傳

齊師違穀七里之違言自此至彼相去不遠非背而去之之謂也道即其不遠人者是也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未嘗不同則道之不遠於人者可見故已之所不欲則勿以施之於人亦不遠人以為道之事張子所謂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是也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



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
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
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
胡不慥慥爾呼子臣弟友四字絕句

求猶責也道不遠人允已之所以責人者皆道之
所當然也故反之以自責而自脩焉庸平常也行
者踐其實謹者擇其可德不足而勉則行益力言
有餘而訥則謹益至謹之至則言顧行矣行之力
則行顧言矣隨隨篤實貌言君子之言行如此豈
不遠哉張子所謂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是也

右第十三章道不遠人者夫婦所能位未能一者
聖人所不能皆費也而其所以然者有至隱存焉
下章放此愚按血未能一者皆事父
從兄之事得聖人之謙詞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素猶見在也言君子但因見在所居之位而為其
所當為無慕乎其外之心也

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
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去
此言素其位而行也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援平

此言不願乎其外也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易去

易平地也居易素位而行也俟命不願乎外也徼

求也幸謂所不當得而得者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正音征鵠工毒

反

畫布曰正樓皮曰鵠皆侯之中射之的也子思引

此孔子之言以結上文之意

右第十四章子思之言也九章首無子曰者放此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辟等

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琴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

室家樂爾妻好去聲翕詩作湛亦音翕樂音洛

詩小雅常棣之篇鼓瑟琴和也翕亦合也耽亦樂

也祭子孫也

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夫子誦此詩而贊之曰人能於妻子宜於兄弟

如此則父母其安樂之矣子思引詩及此語以明

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



右第十五章

或問十五章之說曰章首一句承上章而言道
雖無所不在而其進之則有序也其下引詩與
夫子之言乃指一事以明之非以二句之義為
止於此也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

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張子曰
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愚謂以二氣言則鬼者陰
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為
功效

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

鬼神無形與聲然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
為是其為物之體而物所不能遺也其言體物猶
易所謂幹事

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
如在其左右體則

齊之為言齊也所以齊不齊而致其齊也明猶絜
也洋洋流動充滿之意能使人畏敬奉承而發見
昭著如此乃其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孔子曰其



氣發揚于上爲昭明君蒿懷愴此百物之精也神
之著也正謂此爾

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度待洛反射音亦詩作數

詩大雅抑之篇格來也矧况也射厭也言厭台而不敬也思語辭

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夫音

誠者真實無妄之謂陰陽合散無非誠者故其發見之不可揜如此

右第十六章不見不聞隱也體物如在則亦費矣此前三章以其費之小者而言此後三章以其費之大者而言此一章兼費陰陽大小而言

或問鬼神之說曰鬼神之義孔子所以告宰予者見於祭義之篇其說已詳而鄭氏釋之亦已明矣其以口鼻之嚙吸者爲魂耳目之精明者爲魄蓋指血氣之類以明之程子張子更以陰陽造化爲說則其意又廣而天地萬物之屈伸往來皆在其中矣蓋陽魂爲神陰魄爲鬼是以其人在也陰陽合則魄凝魂聚而有生陰陽判則魂升爲神魄降爲鬼易天傳所謂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故知鬼神之情狀者正以明此而書所



謂徂落者亦以其升降爲言耳若又以其往來者言之則來者方伸而爲神往者既屈而爲鬼蓋二氣之分實一氣之運故陽主伸陰主屈而錯綜以言亦各得其義焉學者熟玩而精察之○語錄問性情莫便是二氣之良能否功用莫便是天地之功用否曰鬼神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須是於良能功用上認取其德又門人黃氏曰性情功用只是造化之迹日月自有日月之性情功效風雷自有風雷之性情功效右鬼神之文集曰天地之升降日月之盈縮萬物之消自變化無一非鬼神之所爲者是以鬼神雖無形聲而徧體乎萬物之中物莫能遺語錄曰體物是與物爲體猶幹事是與事爲幹體右蔡氏曰凡物之體無非鬼神體之故曰體物而不可遺此體字虛非若形體之體蓋體其體之謂也右亦言體物與晦陳氏曰齊是齊其念慮之不同明是明潔其心洋洋是此理昭然流動充滿於上下左右間此是鬼神陰陽之發見昭著處蓋體物而不遺之驗也右言齊海陵胡氏曰鬼神以形言之則天地以氣言之則陰陽以



主宰言之則鬼神無形故視之弗見無聲故聽之弗聞無體故物爲體視其所以生所以成莫非鬼神之功故天下之人不可遺忘以神無聲無形故其來也不可億度人當敬事之不暇況可厭射之乎

右言鬼神之神至神之格思

文集曰鬼神

只是氣之屈伸其德則天命之實理所謂誠也陳氏曰此理雖隱微而其顯以陰陽之往來屈伸皆是真實而無妄所以發見之不可揜如此

右言微之顯誠之不可揜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子孫謂虞夏陳胡公之屬

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

舜年百有十歲

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

材質也篤厚也栽植也氣至而滋息爲培氣反而遊散則覆

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



詩大雅假樂之篇假當依此作嘉憲當依詩作顯
申重也

故大德者必受命

受命者受天命爲天子也

右第十七章此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見道
之用廣也而其所以然者則爲體微矣後二章亦
此意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
父作之子述之

此言文王之事書言王季其勤王家蓋其所作亦
積功累仁之事也

武王纘犬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
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
子孫保之天音泰

此言武王之事纘繼也大王王季之父也書曰大
王肇基王迹詩云至于大王實始翦商纘業也戎
衣甲冑之屬壹戎衣武成文言一著戎衣以伐紂
也愚意謂不
待再也

武王未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道王大王王季上祀
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



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追王去聲

此言周公之事用猶老也追王蓋推文武之意以及乎王迹之所起也先公組紼以上至后稷也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又推大王王季之意以及於無窮也制爲禮法以及天下使葬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而父母之喪上下同之推已以及人也

愚意未受命謂未年方及天命

故事不及竟而有待於周公

右第十八章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達通也承上章而言武王周公之孝乃天下之人通謂之孝猶孟子之言達尊也

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上章言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而周公成文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此繼志述事之大者也下文又以其所制祭祀之禮通于上下者言之

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



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少器
先世所藏之重器若周之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之
屬也裳衣先祖之遺衣服祭則設之以授尸也時
食四時之食各有其物如春行羔豚膳膏香夏之類
是也趙氏說羔羊豚豕香謂牛
夏則謂之特各以其物之所宜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
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為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
齒也昭如字
為去聲

宗廟之次左為昭右為穆而子孫亦以為序有事
於大廟則子姓兄弟羣昭羣穆成在而不失其倫
焉爵公侯卿大夫也事宗祝有司之職事也旅衆
也酬導飲也旅酬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
於其長而衆相酬蓋宗廟之中以有事為祭故逮
及賤者使亦得以申其敬也燕毛祭畢而燕則以
毛髮之色別長幼為坐次也齒年數也
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
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踐猶履也其指先王也所尊所親先王之祖考子
孫臣庶也始死謂之死既葬則曰反而止焉比皆指
先王也此結上文兩節皆繼志述事之意也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締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郊祀天，社祭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禘，天子宗廟之大祭，追祭太祖之所自出於太廟，而以太祖配之也。嘗，秋祭也。四時皆祭，舉其一耳。禮必有義，對舉之互文也。示與視同，視諸掌，言易見也。此與論語文意大同小異，記有詳畧耳。愚意以示為指，示亦通論語指其掌亦示之義。

右第十九章

或問：謂太祖東向，羣廟左者，南向取其向明，故

謂之昭；右者，北向取其深遠，故謂之穆。趙氏注

左昭右穆者，死者之昭穆也。羣昭羣穆者，生者

之昭穆也。序昭穆，序生者之昭穆。昭穆，鄭氏曰

事謂薦羞辨賢，謂以其事別所能也。右錄

曰：主人酌以獻賓，賓報主人曰：酢。主又自飲而

復飲，賓曰：酬。其主人又自飲者，是導賓使飲也。

賓受之不飲，奠於席前。至旅時亦不舉，又自別

舉爵。又曰：旅，酬者以其家臣或鄉吏之屬大夫

則有鄉吏一人先舉，饌獻賓，賓飲畢即以解授

于執事者，執事者則以獻於其長。迺迨相承獻



及於沃盥者而止焉沃盥謂執沃盥之事至賤者也孔氏曰旅酬之時使卑者二人各舉觶於其長者卑下者先飲晦菴語類曰導飲者爲上先飲也右上下

哀公問政

哀公魯君名蔣

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方版也策簡也息猶滅也有是君有是臣則有是政矣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蒲音

敏速也蒲盧沈括以爲蒲葦是也以人立政猶以地種樹成速矣而蒲葦又易生之物其成尤速也言人存政舉其易如此

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

此承上文人道敏政而言也爲政在人家語作爲政在於得人語意尤備人謂賢臣身指君身道者天下之達道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言人君爲政在於得人而取人則又在脩身能仁其身則有君有臣而政無



不舉矣

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殺去

又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深體味之可見宜者分別事理各有所宜也禮則節文斯二者而已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鄭氏曰此句在下誤重在此

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爲政在人取人以身故不可以不脩身脩身以道

脩道以仁故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欲盡親親之

仁必由尊身之義故又當知人親親之殺尊賢之

等皆天理也故又當知天

墨意欲知人之與否
明乎天理之精微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

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去

達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即書所謂五典孟子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知所以知此也仁所以體此也勇



所以強此也。謂之達德者，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一則誠而已矣。達道雖人所共由，然無是三德，則無以行之。達德雖人所同得，然一有不誠，則人欲間之，而德非其德矣。程子曰：所謂誠者，止是誠實。此三者，三者之外，更別無誠。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強上

知者之所知行，者之所行，謂達道也。以其分而言，則所以知者，知也。所以行者，仁也。所以至於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以其等而言，則生知安行者，知也。學知利行者，仁也。困知勉行者，勇也。若人性雖無不善，而氣稟有不同者，故聞道有蚤莫，行道有難易，然能自強不息，則其至一也。呂氏曰：所入之塗，雖異而所至之域，則同。此所以為中庸。若乃企生知安行之資，為不可幾及，輕困知勉行，謂不能有成，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近乎

並去

子曰：二字衍文。此言未及乎達德而求以入德。



之事通上文三知爲知三行爲仁則此三近者勇
之次也呂氏曰愚者自是而不求自私者徇人欲
而忘反懦者甘爲人下而不辭故好學非知然足
以破愚力行非仁然足以忘私知取非勇然足以
起懦

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斯三者指三近而言人者對己之稱天下國家則
盡乎人矣言此以結上文脩身之意起下文九經
之端也

九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
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
諸侯也

經常也體謂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子如父
母之愛其子也柔遠人所謂無忘賓旅者也此列
九經之目也呂氏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脩身
爲九經之本然必親師友然後脩身之道進故尊
賢次之道之所進莫先於家故親親次之由家以
及朝廷故敬大臣體羣臣次之由朝廷以及其國
故子庶民來百工次之由其國以及天下故柔遠



人懷諸侯次之此九經之序也視羣臣猶吾四體
視百姓猶吾子此視臣視民之別也

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
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
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
天下畏之

此言九經之效也道立謂道成於已而可爲民表
所謂建其有極是也不惑謂不疑於理不眩謂不
迷於事敬大臣則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間之故
治事而不眩也來百工則通工易事農末相資故
財用足柔遠人則天下之於皆悅而願出於其塗
故四方歸懷諸侯則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
者廣矣故曰天下畏之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
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
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
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而稱事
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
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
來所以懷諸侯也

齊則皆反去上聲柔遠通斂並去聲
讒說許氣反重彼錦力錦二反



去聲
音激

此言九經之事也官盛任使謂官屬衆盛足任使令也蓋大臣不當親細事故所以優之者如此忠信重祿謂待之誠而養之厚蓋以身體之而知其所賴乎上者如此也既讀曰饒饒稟稍食也稱事如周禮稟人職曰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是也往則爲之授節以送之來則豐其委積以迎之朝謂諸侯見於天子聘謂諸侯使大夫來獻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厚往薄來謂燕賜

厚而納貢薄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一者誠也一有不誠則九者皆爲虛文矣此九經之實也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

跲其胡反
去聲

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豫素定也跲躓也疚病也此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如下文所推是也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



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此又以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反諸身不誠，謂反求諸身而所存所發未能真實而無妄也。不明乎善，謂未能察於人心天命之本然而真知至善之所在也。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中並去聲，從七容反。

此承上文誠身而言，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然也。誠之者未能真實無妄而欲其真實無妄之謂人事之當然也。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真實無妄，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未至於聖則不能無人欲之私，而其為德不能皆實，故未能不思而得，則必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則必固執然後可以誠身。此則所謂人之道也。不思而得，生知也。不勉而中，安行也。擇善學知以下之事，固執利行以下之事也。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此誠之之目也。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為知，學而



知也篤行所以固執而為仁利而行也程子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

君子之學不為則己為則必要其成故常百倍其功此困而知勉而行者也勇之事也

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明者擇善之功強者固執之效呂氏曰君子所以學者為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於氣質則愚者可進

於明柔者可進於強不能勝者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強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以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資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為不仁甚矣

右第二十章此引孔子之言以繼大舜文武周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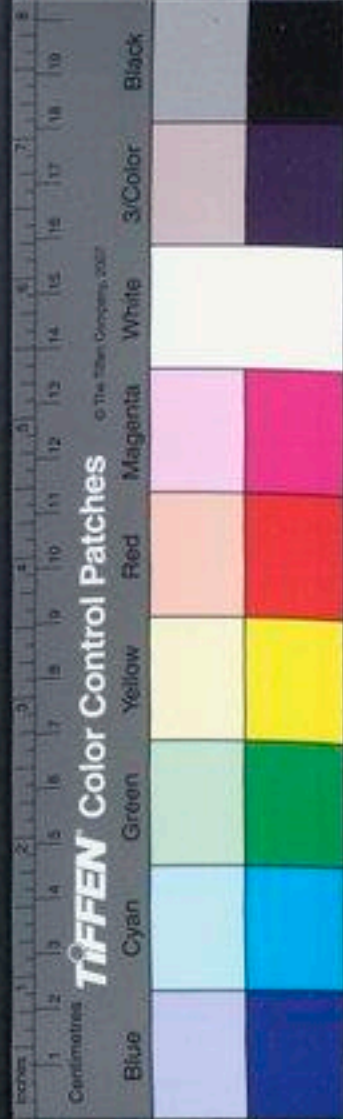


之緒明其所傳之一致舉而措之亦猶是耳蓋苞
費隱兼小大以終十二章之意章內語誠始詳而
所謂誠者實此篇之樞紐也又按孔子家語亦載
此章而其文尤詳成功一也之下有公曰子之言
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故其下復以
子曰起荅辭今無此問詞而猶有子曰二字蓋子
思刪其繁文以附于篇而所刪有不盡者今當爲
衍文也博學之以下家語無之意彼有關文抑此
或子思所補也歟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自由也德無不實而明無不昭者聖人之德所性
而有者也天道也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賢
人之學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誠則無不明矣明
則可以至於誠矣

右第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
而立言也自此以下十二章皆子思之言以反覆
推明此章之意

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
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
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



矣

天下至誠謂聖人之德之實天下莫能加也盡其性者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無宜髮之不盡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賦形氣不同而有異耳能盡之者謂知之無不明而處之無不當也贊猶助也與天地參謂與天地並立爲三也此自誠而明者之事也

右第二十二章言天道也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

其次通大賢以下凡誠有未至者而言也致推致也曲一偏也形者積中而發外著則又加顯矣明則又有光輝發越之盛也動者誠能動物變者物從而變化則有不知其所以然者蓋人之性無不同而氣則有異故惟聖人能舉其性之全體而盡之其次則必自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極也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形著動變之功自不能已積而至於能化則其至誠之妙亦不異於聖人矣



右第二十二章言人道也

溫陵陳氏曰曲如楊雄謂塗雖曲而通諸夏川
雖曲而通諸海委蛇致曲而入乎道也高安譚
氏曰致其委曲非直造徑造之謂也永康陳氏
曰一室皆闇必有容明之所從其容明之處而
闢之此致曲之法也建安貞氏曰曲猶曲禮之
曲纖悉委曲而用其功即博學審問謹思明辨
篤行之意顏子之四勿曾子之三省皆致曲之
事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
必有妖孽身乎著龜動乎四體禎祥將至善必先知
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音

禎祥者福之兆妖孽者禍之萌著所以筮龜所以
上四體謂動作威儀之間如執玉高卑其容俯仰
之類凡此皆理之先見者也然唯誠之至極而無
一毫私偽留於心目之間者乃能有以察其幾焉
右第二十四章言天道也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道也之
道音導

言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
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

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爲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所得之理既盡則是物亦盡而無有矣故人心一有不實則雖有所爲亦如無有而君子必以誠爲貴也蓋人之心能無不實乃爲有以自成而道在我者亦無不行矣

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已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去

誠雖所以成已然既有以自成則自然及物而道亦行於彼矣仁者體之存習者用之發是皆吾性之固有而無內外之殊既得於已則見於事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

右第二十五章言及道也

或問二十五章之說曰自成自道如程子說乃

與下文相應按程子曰誠者自成如至誠事親則成人子至誠事君則成人臣

游揚皆以無待而然論之其說雖高然於此爲無所當且又老莊之遺意也愚按上文言誠者自成已而巳也是自成即指成已而言安得以爲無所待而自成耶誠者物之

終始不誠無物者以理言之則天地之理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自古至今無一物之不實而



一物之中自始至終皆實理之所爲也。以心言之則聖人之心亦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從生至死無一事之不實。而一事之中自始至終皆實心之所爲也。此所謂誠者物之終始者然也。苟未至於聖人而其本心之實者猶未免於間斷。則自其實有此心之初以至未有間斷之前所爲無不實者。及其間斷則自其間斷之後以至未相接續之前。凡所云爲皆無實之可言。雖有其事亦無以異於無有矣。蓋物即事也。故饗祀而誠則有先心一不誠豈能如間斷之聲。詩書之味矣。心在此則事在此。心在此者誠也。事在此者即其物也。祭如在執事敬皆誠者物之所以終始也。否而心不在焉。雖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飲食而不知其味。是皆不誠故無物也。

故至誠無息

既無虛假自無間斷

不息則又則微

一又常於中也。微驗於外也。

微則修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

此皆以其驗於外者言之。鄭氏所謂至誠之德著於四方者是也。存諸中者既久則驗於外者其無悠



遠而無窮矣悠遠故其積也廣博而深厚博厚故其發也高大而光明

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

悠久即悠遠兼內外而言之也本以悠遠致高厚而高厚又悠久也此言聖人與天地同用

於內悠是久於外故云兼內外

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

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

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見者見猶示也不見而章以配地而言也不動而變以

配天而言也無爲而成以無疆而言也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

此以下復以天地明至誠之功用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不過曰誠而已不貳所以誠也誠故不息而生物之多有莫知其所以然者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言天地之道誠一不貳故能各極其盛而有下文生物之功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下測鼉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夫音扶鼉音並

去聲區平聲
句市若反

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此指其一處而言之及其無窮猶十二章及其至也之意蓋舉全體而言也振收也卷區也此四條皆以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收盛大而能生物之意然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而後大議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訓區然不明言區果何義禮論平聲去聲皆訓曲如有卷者阿之卷言卷曲也當參考音者區乃小石成塊之無如土之言撮斂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悉音烏呼音呼

詩周頌維天之命篇於嘆辭穆深遠也不顯猶言豈不顯也純純一不雜也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



右第二十六章言天道也

語錄曰管中所見之天也是天德地大底只是

天德意昭昭撮土卷石一勺皆舉其一端而言

至於也所謂昭昭者即於無窮中指其昭昭所

謂撮土者即於厚厚中指其撮土卷石一勺類

此天惟不止於昭昭之多地惟不止於撮土之

多山惟不止於卷石之多水惟不止於一勺之

多故能廣大無窮而覆載蕃育聖人自一息之

至無一息之不實自一事之實至無一事之

不實猶與廣大至與天地相似此文王之純亦

猶天之不已也經旨本無積小至大之意讀者

或以及其之語為疑故晦菴辯之始此

大哉聖人之道

包下文兩節而言

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

峻高大也此言道之極於至大而無外也

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優優充足有餘之意禮儀經禮也威儀曲禮也此

言道之入於至小而無間也趙氏疏禮儀謂冠昏喪祭朝覲會同之類

威儀謂進退升降俯仰指遜之類

待其人而後行

總結上兩節

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至德謂其人至道指上兩節而言也凝聚也成也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極廣大而致盡精微高明
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

道由也溫猶燖燖之溫謂故學之矣而復時習之

也趙氏蒙孫云得者敦加厚也尊德性所以存心

而極乎道體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

體之細也二者脩德凝道之大端也不以一毫私

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涵泳乎其所已知敦

篤乎其所已能此皆存心之屬也析理則不使有

毫釐之差執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謬理義則日

知其所未知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此皆致知之

屬也蓋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

致知故此五句大小相資首尾相應聖賢所示人

入德之方莫詳於此學者宜盡心焉

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

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

與倍與皆同

興謂興起在位也詩天雅丞民之篇愚按孔氏云

起其國愚意興謂言之興行亦通然章句謂興起

在位蓋以身之顯晦為言興者顯也容者晦也與

引詩保身相叶也呂氏曰明哲之人知行知哉所



實昭著詩傳曰保身蓋順理以守身非趨利避害偷生全軀之謂也

右第二十七章言人道也

或問三十七章之說曰此章承章首道體大小而言二句之內皆具大小二意如德性也廣大也高明也故也厚也道之大也問學也精微也中庸也新也禮也道之小也尊之道之致之盡之極之道之溫之知之敦之崇之所以脩是德而疑是道也以其於道之大小無所不體故居上居下在治在亂無所不宜此又一章之通旨也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

好去聲裁古災字

以上孔子之言子思引之反復也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

此以下子思之言禮親疏貴賤相接之體也度品

制文書名

愚意制者制作之制度者法度之度制度者言制為之度也與制度二字並言

者不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

行去聲

天子思自謂當時也軌轍迹之度倫次序之體三者皆同言天下一統也



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

鄭氏曰言作禮樂必聖人在天子之位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則之吾從周

此又引孔子之言杞夏之後徵證也宋殷之後三代之禮孔子皆嘗學之而能言其意但夏禮既不可考證殷禮雖存又非當世之法惟周禮乃時王之制今日所用孔子既不得位則從周而已

右二十八章承上章為下不倍而言亦人道也

或問載周人尚輿輿廣六尺六寸故其逆轆之在地者相距之間廣狹如一九為車者必合乎此然後行乎方內而無不通文者書之點畫形象

至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

禮去

呂氏曰三重謂議禮制度考文惟天子得以行之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人得寡過矣

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

上焉者謂時王以前如夏商之禮雖善而皆不可



考下焉者謂聖人在下如孔子雖善於禮而不在尊位也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此君子指王天下者而言其道即議禮制度考文之事也。本諸身有其德也。徵諸庶民驗其所信從也。建立也立於此而參於彼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所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也。

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

知天知人知其理也

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

動兼言行而言。道兼法則而言。法法度也。則準則也。

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詩周頌振鷺之篇射厭也。所謂此者指本諸身以



下六事而言

愚按詩般者周王本指微子在國而言此者周王自指在戎而言

右第二十九章承上章居上不驕而言亦人道也

晉陵錢氏曰三重謂於三者重難之不敢輕也

愚意以三者皆重事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

(祖述者遠宗其道憲章者近守其法律天時者法其自然之運襲水土者因其一定之理皆兼內外該本末而言也)

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

錯猶迭也此言聖人之德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

(悖猶皆也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其間而不相害四時日月錯行代明而不相悖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所以並育並行者大德之敦化小德者全體之分天德者萬殊之本川流者如川之流脉絡分明而往不息也敦化者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出無窮也此言天地之道以見上文取辟之意也)



右第三十章言天道也

或問小德大德之說曰以天地言之則高下散殊者小德之川流於穆不已者大德之敦化以聖人言之則物各付物者小德之川流純亦不已者大德之敦化曰子所謂兼內外該本末而言何也曰是不可以一事盡也姑以夫子已行之迹言之則由其書之有得夏時贊周易也由其行之有不時不食也迅雷風烈必變也以至於仕止久速之皆當其可也而其所以律天時之意可見矣由其書之有序禹貢述職方也由其行之有居魯而逢掖也居宋而章甫也以至於用捨行藏之所遇而安也而其襲水土之意可見矣若因是而推之則古先聖王之所以迎

日推筮頒朔授民而其大至於禪授放伐各以其時者皆律天時之事也其所以體國經野方設居方而其廣至於昆蟲草木各遂其性者皆襲水土之事也使夫子而得邦家也則亦何慊於是哉○語錄曰兼本末內外精粗而言是言聖人功夫○秉嘉陳氏曰祖述者道而法在其中憲章者法而道在其中律天時者大則顯晦屈



伸襲水土者小則採山釣水細底道理爲本爲
內麓底爲末爲外

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叡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
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
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

聰明睿知生知之資臨謂居上而臨下也其下四
者乃仁義禮知之德文文章也理條理也密詳細
也察明辯也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溥博周備而廣闊也淵泉靜深而有本也出發見
也言五者之德充積於中而以時發見於外也

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
行而民莫不說

通音見
音徐
言其充積極其盛而發見當其可也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
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
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施去聲
隊音墜

舟車所至以下蓋極言之配天言其德之所及廣
大如天也

右第三十一章承上章而言小德之川流亦天道



也

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夫音扶。焉於莫反。

（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其類而合之也。經常也。大經者五品之人倫。大本者所性之全體也。惟聖人之德極誠無妄。故於人倫各盡其當然之實。而皆可以爲天下後世法。所謂經綸之也。其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僞。以雜之。而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所謂立之也。其於天地之化育。則亦其極誠無妄者有默契焉。非但聞見之知而已。此皆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夫豈有所倚着於物而後能哉。

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

肫之純反。

（肫肫貌。至貌。以經綸而言也。淵淵靜深貌。以立本而言也。浩浩廣大貌。以知化而言也。其淵其天。則非特如之而已。

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聖知之知去聲。

（固實也。鄭氏曰。唯聖人能知聖人也。

右第三十一章。承上章而言大德之敦化。亦天道也。前章言至聖之德。此章言至誠之道。然至誠之



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爲則亦非二物矣此篇言聖人天道之極致至此而無以加矣

或問至聖至誠之說曰聰明睿知者生知安行而首出庶物之姿也容執敬別則仁義禮智之事也

詩曰衣錦尚絀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飾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

前章言聖人之德極其盛矣此復自下學立心之始言之而下文又推之以至其極也詩國風衛碩人鄭之丰皆作衣錦聚衣聚絀同禪衣也尚加也古之學者爲己故其立心如此尚絀故闇然表錦故有日章之實淡簡溫絀之襲於外也不厭而文且理焉錦之美在中也小人反是則暴於外而無實以繼之是以的然而日亡也遠之近見於彼者由於此也風之自著乎外者本乎內也微之顯有諸內者形諸外也有爲己之心而又知此三者則知所謹而可入德矣故下文引詩言謹獨之事



詩云潛錯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
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隱去
詩小雅正月之篇承上文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
也疚病也無惡於志猶言無愧於心此君子謹獨
之事也

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
言而信相去

詩大雅抑之篇相視也屋漏室西北隅也承上文
又言君子之戒謹恐懼無時不然不待言動而後
敬信則其爲己之功益加密矣故下文引詩并言
其效

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
怒而民威於鈇鈇音夫

詩商頌烈祖之篇奏進也承上文而遂及其效言
進而感格於神明之際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人
自化之也威畏也鈇斲刀也鈇斧也

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
平

詩周頌烈文之篇不顯說見二十六章此借引以
爲幽深玄遠之意承上文言天子有不顯之德而



諸侯法之則其德愈深而效愈遠矣篤厚也篤恭
言不顯其敬也篤恭而天下平乃聖人至德淵微
自然之應中庸之極功也

詩云子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
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至矣音由西

詩大雅皇矣之篇引之以明上文所謂不顯之德
者正以其不大聲與色也又引孔子之言以為聲
色乃化民之末務今但言不大之而已則有聲色
者存是未足以形容不顯之妙不若參以詩所
言德輶如毛則庶乎可以形容矣而又自以爲詩
之毛則猶有可比者是亦未盡其妙不若文王之
詩所言上天之事無聲無臭然後乃爲不顯之至
耳蓋聲臭有氣無形在物最爲微妙而猶曰無之
故唯此可以形容不顯篤恭之妙非此德之外別
有三等然後爲至也

右第三十三章子思因前章極致之言反求其本
復自下學爲己謹獨之事推而言之以馴致乎篤
恭而天下平之盛又贊其妙至於無聲無臭而後
已焉蓋舉一篇之要而約言之其反覆丁寧示人



之意至深切矣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或問卒章之說曰承上三章既言聖人之德而極其盛矣子思懼夫學者求之於高遠玄妙之域輕自大而反失之也故反於其至近者而言之以示入德之方欲學者先知用心於內不求人知然後可以謹獨誠身而馴致乎其極也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而其所以平者無聲臭之可尋此至誠盛德自然之效而中庸之極功也故以是而終篇焉蓋以一篇而論之則天命之性率性之道脩道之教與夫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育者於此可見其實德以此章論之則所謂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者於此可見其成功皆非空言也然其所以入乎此者則無他焉亦曰反身以謹獨而已矣故首章已發其意此章又申明而極言之其旨深哉此章凡八引詩自衣錦尚絀以至不顯惟德凡五條始學成德踈密淺深之序自不大聲色至無聲無臭凡三條皆所以贊夫不顯之德

語錄曰古人室在東南隅開門東北隅爲突西北隅爲室漏西南爲奧人始進



先見東北隅却到西北隅然後始到西南隅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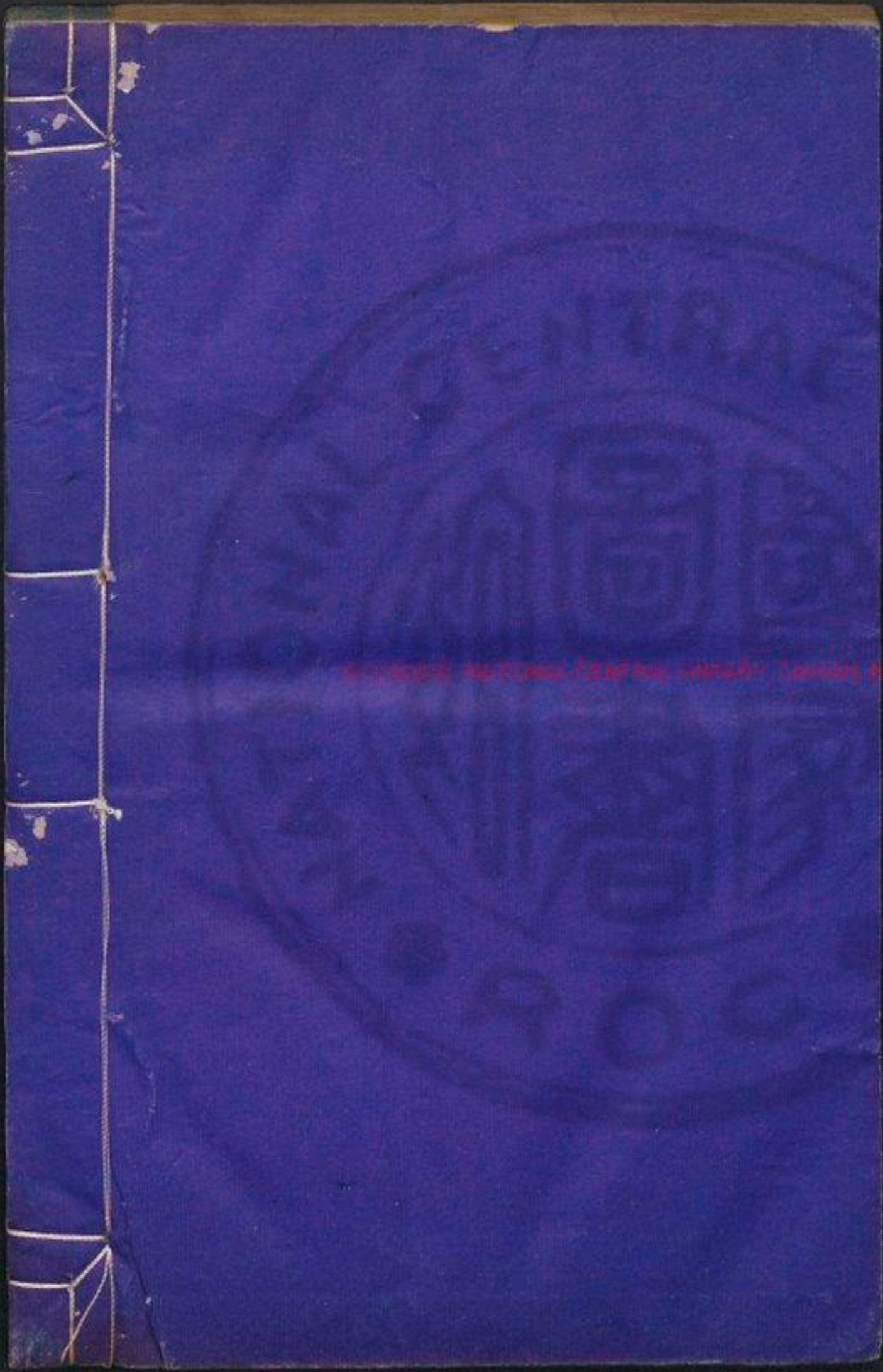
是至深密之地又文集曰曾子問謂之當室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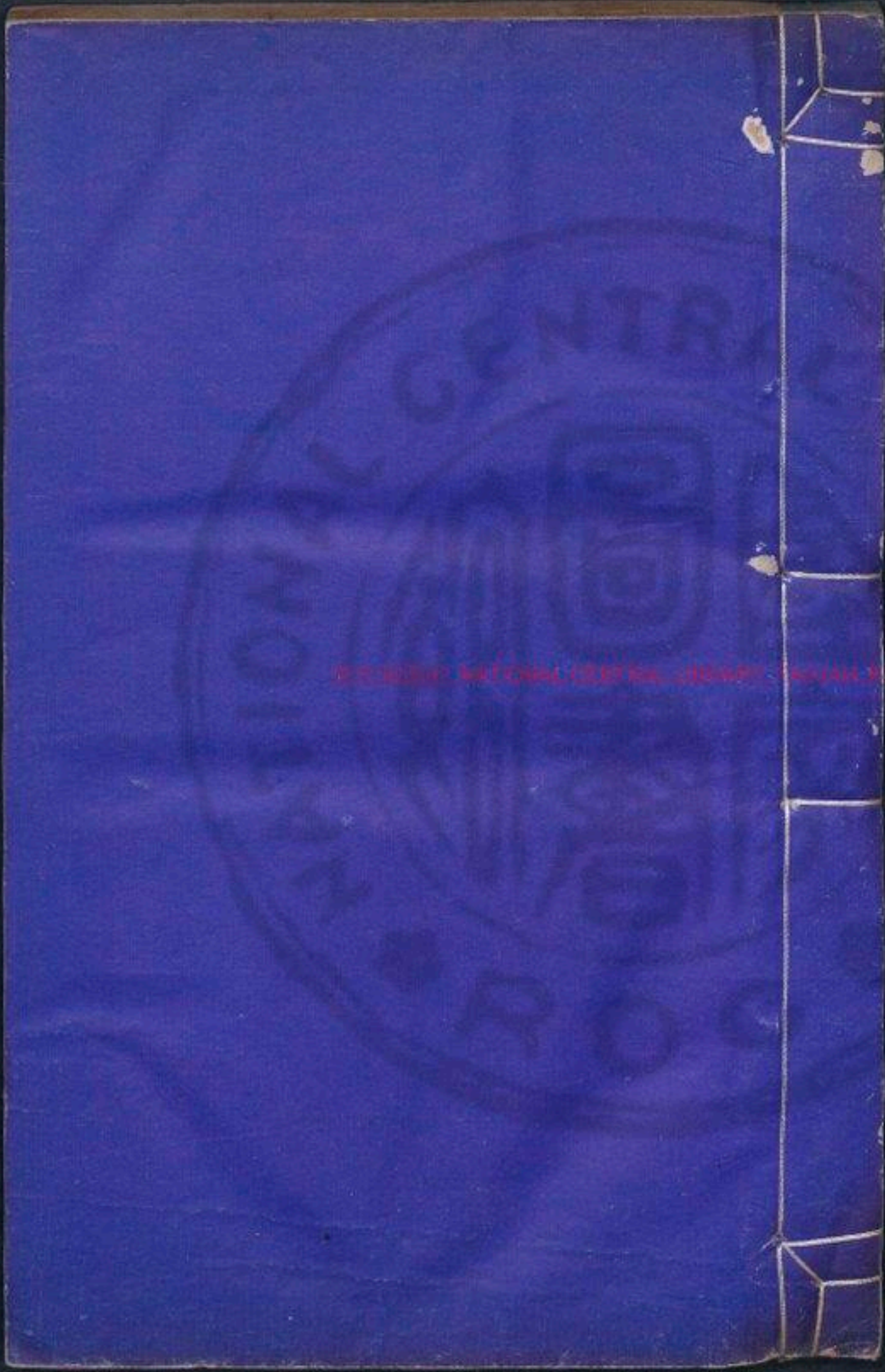
白孫炎曰當室日光所漏入也

屋漏者蓋古屋室之制其南東戶西牖相連其東之北則當戶處日光直入故云當室之白其西之北當牖處日光穿入故云屋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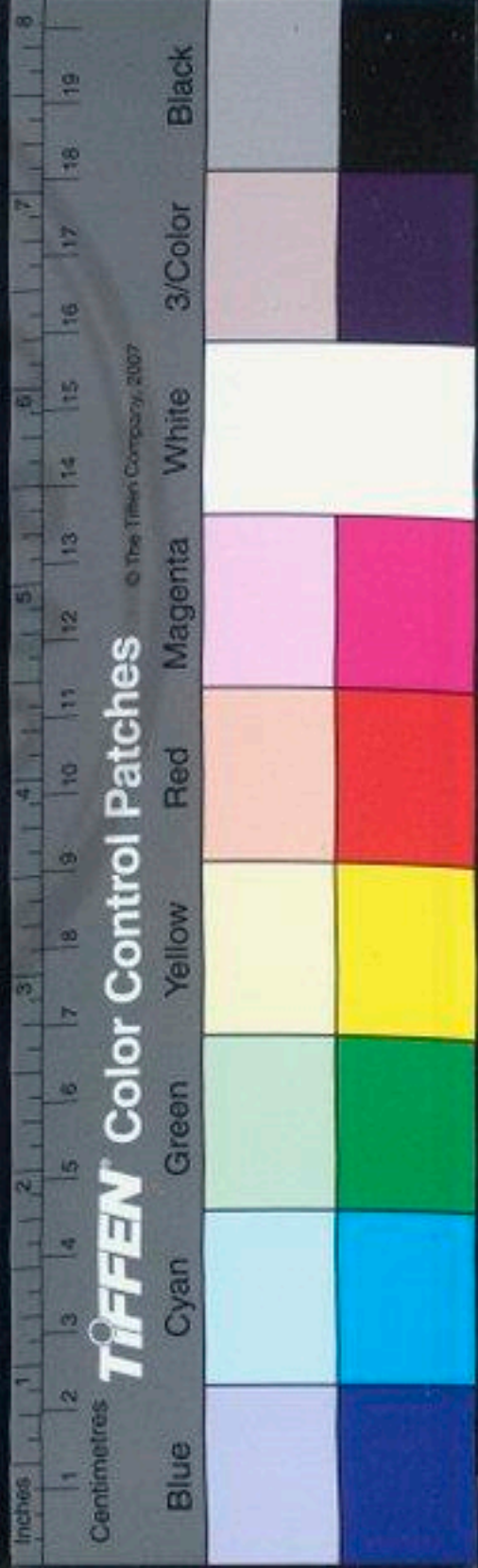
慈溪黃氏曰抄分類卷二十五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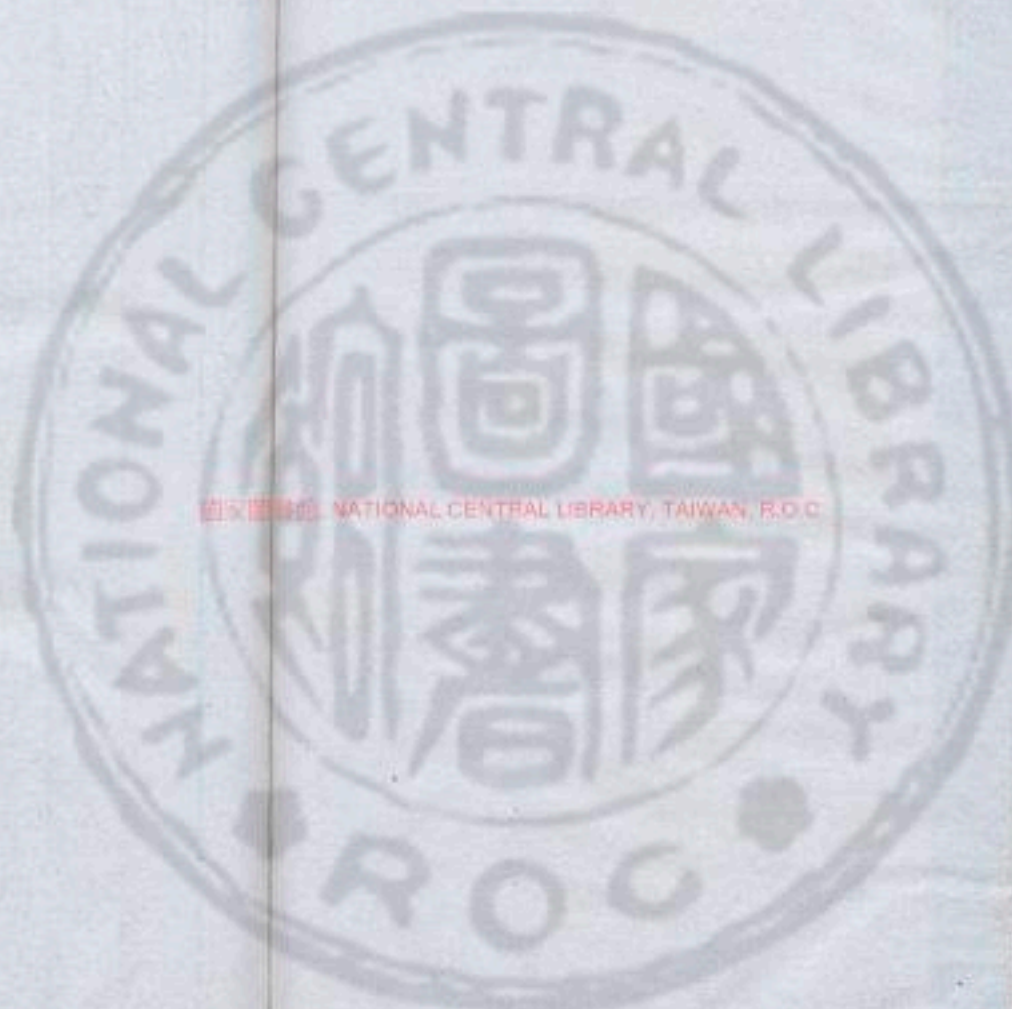




RESERVE NATIONAL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349A158 (2)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慈溪黃氏曰抄分類卷二十六

讀禮記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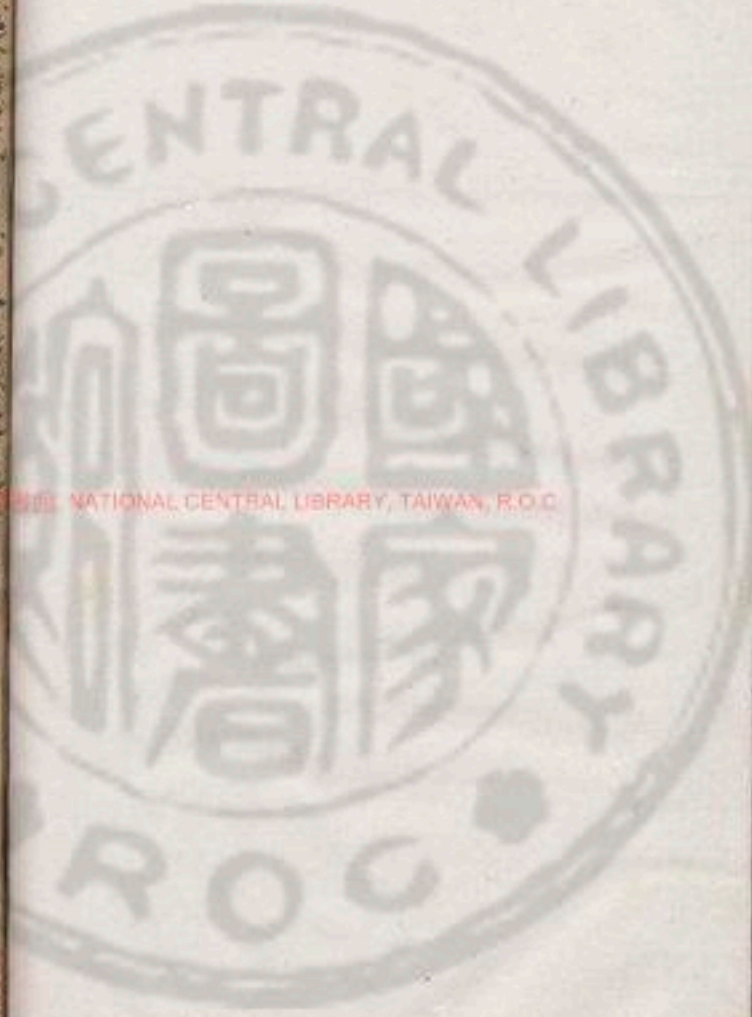
表記第三十二

子言之歸乎。君子隱而顯，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信。

歸乎者，孔子歷聘不遇，將歸老於魯，如在陳曰歸與歸與者也。下四者皆言盛德自然之形著。

用孔氏補

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是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懾也，言足信也。甫刑曰：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



不失於人謂交際之間敬謹也惟不失足於人故其貌足畏惟不失色於人故其色足憚惟不失口於人故其言足信甫刑書篇名忌戒也惟敬戒故無可擇之言在躬蓋舉一端為證窮書作身補

子曰楊襲之不相因也欲民之母相瀆也

楊袒衣也襲不袒也蓋裘褻服也不可以敬事故有衣以覆之袒而見美曰楊不袒而充美曰襲○禮盛者不文則以襲為敬如大裘不楊賓襲執圭是也禮不盛者尚文則以楊為敬如君在則楊無事則楊受饗之時賓楊奉束帛加璧是也不相因

各為之敬也

本孔氏說方氏說

子曰祭極敬不繼之以樂朝極辨不繼之以倦

直送反

辨分別政事也方曰節文明也○樂則敬者弛矣

倦則辨者略矣故不以繼之而各謹其終始補

子曰君子慎以辟禍篤以不揜恭以遠恥

避同去聲

揜古說揜謂揜逼而被困迫橫渠云不揜與誠之不可揜同義馬氏謂篤實而有輝光人所不能揜愚謂後二說於義理雖顯古說於文意上下相叶在學者審之集



子曰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僂焉如不終日連平盡僂

偷苟且也僂焉可輕賤之貌。不以一日使其躬僂焉戒安肆之日偷也如不終日勉莊敬之日強也補

子曰齊戒以事鬼神擇日月以見君恐民之不做也見賢

敬鬼神敬君皆教民以敬此莊敬之要也補

子曰狎侮死焉而不畏也見賢

小人好輕狎侮慢相侵雖有死焉禍害而不知畏懼也此安肆之極也本孔

子曰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母相褻也易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

辭者相接之言所以通情也禮者相見之藝所以將敬也褻瀆也引易蒙卦辭證無相褻瀆之義氏方

自君子隱而顯至此為一章大指皆言敬天合

子言之仁者天下之表也義者天下之制也報者天下之利也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大甲曰民弗后



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子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

讎猶答也。○仁以表率天下。義以制抑天下。報謂禮也。禮以品節於仁義之間。故以德報德者仁也。民有所勸是即為天下之表。以怨報怨者義也。民陷乎惡有所懲矣。民知法而不陷乎罪是禮之報。為天下之利。然所能為天下之利者正以德怨之報皆出於天下之公而已。有德於民者民欲報之以官。有功於民者民欲報之以賞。因民所欲而官之。賞之所謂以報德而民知所勸也。傷人者民欲報之以刑。賊人者民欲報之以殺。因民所欲而刑之。殺之所謂以怨報怨而民知所懲也。若夫民之私德豈無相報哉。惟不可使懷私恩者廢公議。復私讎者亂國法。此報之所以為法也。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則言與德無不報也。太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則上與下亦有相報也。若以德報怨。雖過乎寬而本於厚。未害其為仁也。以怨報德。則反易天常。天下之亂。民法所當誅者也。君子欲蹈乎中庸。則莫如孔子所謂以



直報怨以復讐德也

延平黃氏
監田呂氏

子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是故君子議道自己而置法以民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強仁

除其
兩反

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安仁者也一人而已喻少也有欲而好仁利仁者也其次也有畏而惡不仁強仁者也又其次也議道以己仁所同也置法以民有欲有畏者不同也仁有三即指安仁好

仁強壯言之也與仁同功以三者之情雖異及其成功則一而未知其孰為安者利者強者故曰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則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強而行之皆可得而見所謂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故曰然後其仁可知也同功言其終之至於仁一也異情言無欲有欲無惡有惡其始之行仁各不同也

用品
氏補

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厚於仁者薄於義親而不尊厚於義者薄於仁尊而不親道有至義有考至首以王義道以霸考道以為無失



石者人所奉事左者居於不用之地而助右其所不及者也仁者人之體也將有爲有行非仁不可故曰仁者右也又曰仁者入也道者天之理也仁至于不可行不可以無節則理有所不得已而助人之所不及者義也故曰道者左也又曰道者義也仁莫隆於父子父子之道親親也義莫重於君臣君臣之道尊尊也厚於此則薄於彼厚於彼則薄於此惟知其所以爲左右則尊尊親親並行而不悖無厚薄之間矣至道者至于道之極不可以有加也故以王義道者學道而裁之者也故以霸考道者稽考於道而事不輕舉者也故亦可以無失允比皆藍田呂氏之說程氏云本不可如此分別

集

自仁者天下之表至此一章皆泛論仁義

天台
費氏

子言之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中心惛怛愛人之仁也率法而強之資仁者也詩云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承哉數世之仁也國風曰我今不閱皇恤我後終身之仁也

七感反數世
之數所五反

仁有數言不一也所以然者以義之所處長短小大各不同也中心惛怛之仁大者也率法而強之



仁小者也。止之仁，長者也。終身之仁，短者也。補
子曰：仁之爲器重，其爲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
能致也。取數多者，仁也。夫勉於仁者，不亦難乎？是故
君子以義度人，則難爲人；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已
矣。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大雅曰：德輶
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
之。

器重道遠，與論語任重道遠同義。取數多者，言計
天下之道，仁居其多也。以義度人，言以義理而擬
度人，則人之能中其度者少，當以時人相比，方耳。

詩大雅烝民篇引此以明舉仁者少

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雖
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
俛焉日有孳孳，絜而右己。子曰：仁之難成久矣，人人
失其所好，故仁者之過易辭也。

行平聲 辭去聲 總音 辭去

（小雅）車牽之篇，景行大道也。中道而廢，言力罷而
始休於中道，非中道而盡之廢也。人人失其所好，
言不知好仁也。仁者之過易辭，謂人皆不知好仁，
苟有好仁者，雖或不免於過，而其情本善，亦易爲
辭說以明爲仁者人不可得而疵，而人當勇於仁。



也薛

子曰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敬讓以行此雖有過其不甚矣。夫恭寡過情可信儉易容也。以此失之者不亦鮮乎。詩云溫溫恭人惟德之基。

禮主於敬故恭近禮儉不費用無害於物故近仁。言語信實故近情儉易容者儉則寡求故易容也。

詩大雅抑之篇引之以結上文恭近禮也

子曰仁之難成久矣唯君子能之是故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其所不能者愧人。是故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已使民有所勸勉愧恥以行其言

禮以節之信以結之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朋友以極之欲民之有壹也。小雅曰不愧于人。不畏于天。不制以已以中人爲制使天下皆可效法能者勸勉不能者愧恥各得以行其言朋友以極之謂相勸勵以極致於道也。欲民之有壹謂示民以中制使皆得歸於一也。鄭氏

是故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是故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容而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恥有其德而無其行是故君子衰經則有哀色。



端冕則有敬色。曹則有不可辱之色。詩云：惟鵝在梁，不濡其翼。彼記之子，不稱其服。

遂猶成也。無其行，謂不行其德。詩：曹國風，侯人之篇。梁魚，鵝食魚者。鵝之求食，不之澤而之梁，無濡翼之勞而坐得食，如人無功而受顯服也。記詩作其鄭氏

此章自仁有數至此，言仁之難成，惟君子勉之。有道則不難成。費氏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義者，貴賤皆有事於天下。天子親耕，采盛，臣以事上帝，故諸侯勤以輔事於天子，天子事上帝，諸侯事天子。義

子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是故君子恭儉以求役仁，信讓以求役禮，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儉於位而寡於欲，讓於賢，卑已而尊人，小心而畏義，求以事君，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凱弟君子，求福不回。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與？有君民天德，有事君之小心。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役為也。又行。此言下事上之義，名分一定而



上下之禮不可易故雖有君民之大德不敢忘事

君之小心馬氏

子曰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惠。恥名之浮於行也。是故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以求處情過行弗率以求處厚彰人之善而美人之功以求下賢是故君子雖自卑而民敬尊之。

節以壹惠謂死者雖身兼數善謚者獨取一善而名以節。孝子慈孫惠愛無窮之心寧使行有餘而名不足毋寧使名之浮於行也以求處情謂不欲虛為喬飾清者實也。行過弗率謂有過即改不復循行率者循也。人之過也多過於薄有過而改故曰以求處厚補方

子曰后稷天下之為烈也豈一手一足哉唯欲行之浮於名也故自謂使人

自謂使人言不自以為天下之烈而止自以為便於稼穡之人蓋謙辭也補

此章言事君之義雖有大功不敢自居補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仁者其難乎。詩曰凱弟君子民之父母。凱以強教之弟以說安之樂而母荒有禮而親威莊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



后可以爲民父母矣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

禮其最反徐其

兩反說音悅

詩大推洞酌之篇凱樂也此以爲強教者和樂之中又有強盛之狀凱風長養之風也凱樂戰勝之樂也八凱性和而有才者也皆有強盛意呂氏今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無能母之親子也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母親而不尊父尊而不親水之於民也親而不尊火尊而不親土之於民也親而不尊天尊而不親命之於民也親而不尊鬼尊而不親

命謂政令鬼謂祭祀

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先祿而後威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其民之敝蠢而愚喬而野朴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其民之敝蕩而不靜勝而無恥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賞罰用爵列親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慝賊而蔽遠于萬反近去聲喬音驕又如字

命命令也喬謂自高大不必音爲驕呂氏

子曰夏道未瀆辭不求備不大望於民民未厭其親殷人未瀆禮而求備於民周人強民未瀆神而賞爵



刑罰窮矣

嚴其難反
強其兩反

瀆辭謂再三口之瀆禮謂煩文民未厭其親謂待民以寬民亦未厭其上下相親之心也強民謂承殷難變之敝故強之也不求備不大望謂寬易求備則細矣賞罰窮謂極於此矣

鄭孔
方補

子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殷周之道不勝其敝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

此章明四代質文之異虞夏政寬殷周文煩而敝也

孔

子言之曰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君天下生無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憐怛之愛有忠利之教親而尊安而敬威而愛富而有禮惠而能散其君子尊仁畏義恥費輕實忠而不犯義而順文而靜寬而有辨甫刑曰德威惟威德明惟明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乎

續七
感反

忠利之教謂其教之也非以罔之將以忠之也非以害之將以利之也恥費謂奉已有節輕實謂子人無吝實謂以貸也所引甫刑今書以明堯德記者引以結舜德

陸氏方氏
鄭氏孔氏



自君子之所謂仁者其難乎至此言君子之仁
兼乎尊親然後可以爲民父母因歷言四代之
道賈

子言之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是故
君有責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故其受祿不誣其受
罪益寡子曰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
利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易曰
不家食言

拜自獻其身謂君既先資其言乃親進爲君言也

大言大利小言小利橫渠謂利非歸己之利大言

入則吾道可大行是大利也愚謂此病漢儒之說
太卑故陳高誼以張之耳按本文所謂大利明指
大祿而言未嘗及於行道特以小言者不敢望大
利爲安分義各有在也補

子曰事君不下達不尚辭非其人弗自小雅曰靖恭
爾位正真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子曰事君遠而
諫則讎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子曰邇臣守和宰正
百官大臣慮四方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詩云心乎
憂矣瑕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不下達不自通於君不尚辭不以飾辭而進弗自



之自如論語何自之自非其人弗自苟非其人不
主之以進身也遠而諫則調謂諫諍自有近臣在
遠而諫則有求進之嫌也若身為近臣而反不諫
則是尸利尸利謂不事其事而徒享其利也邇臣
守和和謂和平不徇其君之喜怒也宰正百官宰
謂冢宰正百官其職也欲諫不欲陳諫謂入諫於
君陳謂陳其君之過於外也詩小雅小明之篇瑕
胡也補

子曰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
也故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以遠亂也子曰事君

三違而不出竟則利祿也人雖曰不要吾義信也子
曰事君慎始而敬終子曰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
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為亂遠于

進以禮故難退以義故易亂謂無序也違謂道不
合不可使為亂言中節不變也補

子曰事君軍旅不辟難朝廷不辭賤處其位而不履
其事則亂也故君使其臣得志則慎慮而從之否則
孰慮而從之終事而退臣之厚也易曰不事王侯高
尚其事辭避

履猶行也君使其臣謂使之聘問師役之屬也得



志謂事之當行與己之志合也。慎慮而從欲其必
有成也。否謂事之難行非己之所欲也。孰慮而從
蓋必不得已而從之。終事而退非己志者事成則
去之也。易蠱卦上九爻辭此言事君之義而引高
尚之說者。蓋承終事而退之意。或曰惟不事王侯
乃可高尚。以反證事君當重職之義。亦通。用鄭
子曰。唯天子受命于天。士受命于君。故君人而順則臣
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詩曰。鵲之姜姜。鶉之賁
賁。人之無良。我以為君。賁音

此重述事君不可使為亂之義。言君命有不順則
臣非從之矣。蓋以明君之出命不可不謹也。詩庸
國風鶉之奔奔篇。姜姜賁賁爭鬪惡貌。此詩刺衛
君無德。國人恥以為君。蓋君逆天命而臣子亦逆
君命之證。鄭氏孔氏

自事君先資其言至此皆論事君之義。賈氏

子曰。君子不以辭盡人。故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
下無道則辭有枝葉。是故君子於有喪者之側不能
賻焉。則不問其所費。於有病者之側不能饋焉。則不
問其所飲。有客不能館。則不問其所舍。故君子之接
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小雅



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飲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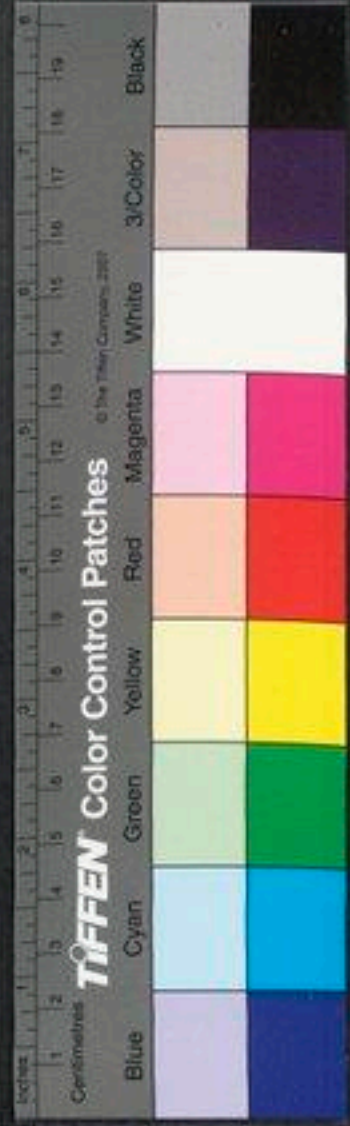
不敢以辭盡人謂當有其實如下文不敢問所費問所欲問所舍皆不敢以辭盡人也詩巧言篇證甘以壞之

子曰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故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飢則食之稱人之美則爵之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子曰口惠而實不至怨蓄及其身是故君子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國風曰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是不思亦已焉哉子曰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疏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與子曰情欲信辭欲巧

諾責謂諾而不予為人責償也已怨謂絕而不許為人所怨也諾而不予者虛言絕而不許者直情故寧有此勿有彼也辭欲巧謂善其辭然先曰情欲信而後曰辭欲巧故與巧言令色之巧不同補

自君子不以辭盡人至此皆言接人之義賈氏

子言之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不敢以其私褻事上帝是故不犯日月不違卜筮卜筮不相襲也大事有時日小事無時日有筮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不違龜筮



不犯日月謂大事有時日如冬至祭天夏至祭地
之類守其日月之常不敢犯而越之也不違卜筮
謂小事無時月而有筮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
卜筮而吉即遵而用之也不相襲卜則不再筮也

呂氏
方氏

子曰牲牲禮樂齊盛是以無害乎鬼神無怨乎百姓
子曰后稷之祀易富也其辭恭其欲儉其祿及子孫
詩曰后稷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音

牲牲禮樂齊盛有常故幽則無害乎鬼神言不廢
祀也明則無怨乎百姓言皆正供也易富謂易備
惟恭儉而有常是以易備也引詩生民篇自后稷

兆祀迄今無罪悔以證易備而可久無害於鬼神
無怨乎百姓之意所謂祿及子孫蓋指迄于今而
言補

子曰大人之器威敬天子無筮諸侯有守筮天子道
以筮諸侯非其國不以筮卜宅寢室天子不卜處大
廟

大人之器謂龜也威敬謂不敢褻用於小事也天
子無筮者天子體尊在國中有事皆用龜卜而不
以筮至于巡守征伐在道則以筮蓋以龜當敬而



不可褻也諸侯有守筮者筮積不以出國惟天子
所在爲家雖在道亦以筮諸侯出竟則使人守筮
於其國蓋不敢問吉凶於他人之國且辟天子也
下宅寢室者立宅必卜寢室之吉也天子不卜處
大廟者爲官室之法寢室宅其中宗廟處其左
者卜其中而已中定則左右可知故但卜寢室之
所宅不卜宗廟之所處雖天子之廟無卜也一說
諸侯適他國無他卜惟卜寢室若天子則不待卜
惟以處諸侯之祖廟爲常未知孰是孔氏曰江陵項氏橫渠

子曰君子居則用祭器是以不廢日月不違龜筮以
敬事其君長是以上不瀆於民下不褻於上長丁丈反

敬則用祭器謂朝聘待賓客崇敬不敢用燕器也

不廢日月如一歲之朝觀一日之朝夕不違龜筮

者欲見其君長及其所貢獻皆卜筮而後進也君

子之事其君長與其事天地鬼神其敬一也鄭氏曰

此章自昔三代明王至此言事天事君至敬而

不敢褻故有卜筮因言卜筮之用賈氏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二十六終

表記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二十七

讀禮記十四

緇衣第三十三

子言之日為上易事也為下易知也則刑不煩矣易以反

君不苛虐臣無姦心則刑可以措措氏

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惡

刑不試而民咸服大雅曰儀刑文王萬國作孚變與上惡

字並去聲

緇衣巷伯皆詩篇名緇衣美鄭武公既欲赦予又改又欲還予授繫好賢之切也巷伯刺讒既欲投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二十六終

表記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二十七

讀禮記十四

緇衣第三十三

子言之日為上易事也為下易知也則刑不煩矣易以反

君不苛責臣無姦心則刑可以措氏

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惡

刑不試而民咸服大雅曰儀刑文王萬國作孚變與上惡

字並去聲

緇衣巷伯皆詩篇名緇衣美鄭武公既欲赦予又改又欲還予授繫好賢之切也巷伯刺讒既欲投



界豺虎又欲投界有北惡惡之甚也好惡明則民將自勸大雅文王篇記者又引以證民心之自孚也

用鄭氏補

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遯心故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信以結之則民不倍恭以涖之則民有孫心甫刑曰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五 震之刑曰法是以民有惡德而遂絕其世也

倍音韻 遜

此章明教民以德不以刑也五震之刑謂殺及劓

命者無德以教之性作五震之刑以爲法民愈爲

惡德三苗由是絕世

鄭氏

子曰下之事上也下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

表也

表者所立以候日影之器影之曲直由表之邪正

此以喻民之好惡由上昭

子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豈必盡仁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甫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大雅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



以仁遂謂無一之不歸於仁遂者終獲有成之名也豈必百姓之盡仁皆由於禹一人之化耳連引

詩運章以證下之無不從上補

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為仁爭先人故長民者章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民致行已以說其上矣詩云有棣德行四國順之長上聲說音

上好仁則下皆爭先為仁為君者當章明已志為貞正之教尊敬仁道以子愛百姓則民盡心於行已以說樂其上矣詩天雅抑之篇引以證上有德

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綸故大

人不倡游言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詩云淑慎爾止不譽于儀起慶反

綸繩也大於絲繩索也又大於綸言王言一出下所視效其端雖微其末漸大故大人不可倡為浮游無用之言言之必可行行之必可言也則民亦效之言不高於行行不高於言而言行相應矣

危謂高也止容止

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發言必慮其所終



而行必稽其所敝則民謹於言而慎於行詩云慎爾
出話敬爾威儀大雅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蠲斯

聲於音烏

道人以言謂開明義理使民知所向也禁人以行
謂躬行身率使民不敢為非也蓋空言不可以禁
人惟實行乃足以禁人也言以道人故當發言之
始已慮其所終行以禁人故方制行之新已稽其
所敝上之謹審如此則下亦化之不苟於言行矣
引詩三章皆謹言之證陳氏馬氏

聲於音烏歸于周萬民所望長丁大反從士容反

詩都人士之篇中借為周周猶備也無缺失可指

補

子曰為上可望而知也為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
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
有壹德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音告

可望而知謂表裏如一可述而志謂先後如一皆
謂德歸於一而無二三也君言當作告蓋伊尹告
太甲即今咸有一德之書引詩言不弔亦證一



德之義

陸氏曰
氏鄭氏

子曰有國者章義禮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詩云
靖共爾位好是正直子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
則君長勞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慎惡以御民之
濇則民不惑矣臣儀行不重辭不援其所不及不煩
其所不知則君不勞矣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小
雅曰匪其止共惟王之反印禮丁但反儀音義近如
字穆音東共音恭印共恭

章明也瘴病也難知有姦心也濇負侈也儀行鄭

有可儀之行皆讓如字不重辭不尚言辭也上帝

喻君板板猶反反其恭也印窮也。此章言人君

當明其好惡使上下皆歸一德上懷疑則民惑於

好惡下不易知則君勞於聽察援其所不及煩其

所不知皆勞其君聽察之事也引詩板篇以證上

人疑則百姓惑引小雅巧言篇以證下難知則君

長勞補

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
不足恥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康誥曰敬明乃
罰甫刑曰播刑之不迪



有政教而後賞罰足以勸懲補之不迪謂褻刑不迪不循其道也

子曰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也大臣不治而適臣比矣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適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君母以小謀大母以遠言近母以內圖外則大臣不怨適臣不疾而遠臣不蔽矣葉公之顧命曰母以小謀敗大作母以嬖御人疾莊后母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此

志反
討涉反

此公相親也民之表民所望也民之道民所從也

小臣之謀天作大臣所為莊士大夫卿士謂齊莊之士為卿大夫士者也。此章明臣無大小皆須恭敬而所任在大臣大臣不信而小臣之比國之大患也君母以小臣而謀大臣之事母以遠臣而言近臣之事無以內臣而圖外臣之事則小大得所內外情通大臣不怨恨於君近臣不為人所非遠臣不為近所蔽記者又引葉公之顧命以證之母以小臣之謀敗大臣之作所謂母以小謀大也母以嬖御之人而疾端莊之言母以嬖御之士而



疾端莊之寸大夫所謂母以內國外也孔氏曰
子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親失而
教是以煩詩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
我力君陳曰未見聖若已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
聖

大人以位言指在上之人也在上不親任其所賢
有德之人而信用其所賤無德者則民效其上亦
失所當親雖教之祇以為煩而已引詩正月篇書
君陳篇皆以證不能親賢孔氏

所繫也夫水逝於人而溺人德弱於大臣弱於民皆在甚
溺人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夫民閉於人而
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慎
也大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
厥度則釋允命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惟衣裳在
笥惟干戈省厥躬大甲曰天作孽可遠也自作孽不
可以逭尹吉曰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
亦惟終允作說告作
告夫作先

小人謂民君子謂士大夫天謂王公德易狎而
難親謂水之性有別柔之德外陰而能



柔故易狎內陽而能剛故難親狎而親之則溺死矣民閉於人而有鄙心謂情隔不能自通於上苟內懷鄙倍之心上亦不得而知虞虞人也機弩牙也括羽括也度謂所擬射也釋發天也虞人之射禽弩機已張從機間視括與射相直乃釋弦發矢喻爲政亦當以己心參羣臣及萬民乃可施也衣裳在笥言藏之而不輕以予人也干戈省厥躬言揆之於身而不可輕以加人也違避也遁逃也尹告即伊尹所告吉告字也天見今書作先見周謂忠

維其勗也勗勗在也維維在也維維在也維維在也

以沒溺於患禍而不能自出者皆因易而襲之也故以小民之易於水而溺以喻士大夫之易其言王公之易其民皆取溺之道也引書四章皆證不敢易之意補

子曰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正卒勞百姓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



怨資冬 祁寒小民亦惟曰怨補氏

心者體之主體則從心者也故以心體為君民相須之喻所引詩今無之餘見節南山說者謂上句逸詩因而併引之也此言君不正百姓所以勞也引君牙言天之寒暑小民且怨况君之政教乎

補氏

子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壹行無類也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故君子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之

身不正故義不一不謂不能專於其身也言不信故行無類無類謂無以副於其言也言有物謂無失實之言行有格謂無踰矩之行生乎由是死乎由是故志也言也皆不可得而奪也多聞所聞欲博也多志多見而識之者也質正也不敢信已質衆人之所同然後用之者也守之者服膺勿失親之者問學不厭由知多聞多而得之又當精思以求其至約而行之故曰精知畧而行之畧約其所同引詩言善人君子威儀齊一允以證言行



皆當歸師衆也虞度也呂氏

子曰唯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故君子之朋友有鄉其惡有方是故邇者不惑而遠者不疑也詩云君子好仇

正謂正人君子取友必端故好其正小人黨邪醜正故毒其正君子友其正者惡其不正者遠近曉然知其心引詩明君子之仇匹皆好補

子曰輕絕貧賤而重絕富貴則好賢不堅而惡惡不著也人雖曰不利吾不信也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

惡者不必貧賤苟輕絕貧賤而重絕富貴則勢利之交而已引詩以證取友以攝威儀而非以利方子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私惠謂私以小物相問遺不歸德謂不合於理不自留不留意於此人蓋德者天下之公惠者人情之私苟以私惠於我而無德以將之則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引詩鹿鳴篇明好我在忠信之德而不在小惠馬氏孔氏



軌
音亦

子曰苟有車必見其軌苟有衣必見其敝人苟或言之必聞其聲苟或行之必見其成葛覃曰服之無射

子曰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行從而言之則行

不可飾也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則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小雅曰允也君子展也大成君奭曰昔在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

依尚書作
割申勸寧

言在前而行隨之則言須實行在前而言隨之則行須實言行相顧皆不可虛飾也言行相副則人於美惡大小不得增減皆驗於行引詩書皆證言當信周田觀文王之德今書作割申勸寧王之德



申重也勸勉也云在昔上帝降割于殷申勸文王之德而集大命於其身也割誤作周申之為田勸之為觀則字畫尤相近而易誤寧王即指文王言之用禮氏補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怙不可以為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兇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為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易曰不怙其德或承之羞怙其德偵婦人吉夫子凶

廟神致虛而善禮儀者無不敬也况於人可以不怙之德而求之乎我龜既厭不我告猶猶謀也所謂瀆則不告也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為不敬未詳何義鄭氏曰純猶皆也言爵與惡德之人民將立以為正而放勸之疾事皆如是而以祭祀是不敬鬼神也孔氏曰言惡德之人主掌祭祀其事則煩事煩則致亂也呂氏曰此篇所引與書不同當以書為正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言煩瀆非事神之道也又引怙卦九三六五爻辭謂不怙其德或承之羞是當怙者

也然婦人從一而終故恒其德吉若夫子制義不
可以無變從婦則凶也補集

奔喪第三十四

奔喪之禮始聞親喪以哭笈使者蓋哀問故又哭盡
哀遂行日行百里不以夜行唯父母之喪見星而行
見星而舍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后行過國至竟哭盡
哀而止哭辟市朝望其國竟哭禮色吏反
彌音避

行百里者吉行五十里今以凶變倍之也此猶爲
五服之喪也若父母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則侵

禮命疏將行不哭者禮命疏若未得行者爲者

至於家入門左升自西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括髮
袒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襲經于序東絞帶反位
拜賓成踊送賓反位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
皆如初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闔門相者告
就次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三
日成服拜賓送賓皆如初禮命疏

入門左與客入門而左之左同升自西階未忍踐
阼階爲主也括髮袒者去飾也又哭者明日之朝
三哭又其明日之朝三日成服則三哭之明日也



鄭氏方氏

奔喪者非主人則主人為之拜賓送賓奔喪者自齋晨以下入門左中庭北面哭盡哀免麻于序東即位袒與主人哭成踊於又哭三哭皆免袒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丈夫婦人之待之也皆如朝夕哭位無變也音齊音問

不升堂者統於主人也麻亦經帶也鄭氏

奔母之喪西面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音齊免經于序東拜賓送賓皆如奔父之禮於又

經於父也

婦人奔喪升自東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東髮即位與主人拾踊以其初反

升自東階者婦人入自闈門闈門謂東邊之門也

東髮謂髮于東序不髮於房變於在室者也髮露髻也拾更也主人與之更踊於賓客之間也鄭氏孔氏

奔喪者不及殯先之墓北面坐哭盡哀主人之待之也即位於墓左婦人墓右成踊盡哀括髮東即主人

位經絞帶哭成踊拜賓反位成踊相者告事畢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括髮袒成踊東即位拜賓成



踊賓出主人拜送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如初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相者告就次於又哭括髮成踊於三哭猶括髮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爲母所以異於父者壹括髮其餘免以終事他如奔父之禮絞乎交反相去聲

鄭氏曰主人之待之謂在家者也即位於墓左既葬則於墓爲位如未葬者於殯宮也男子左婦人右陰陽之義也於母一括髮於父則不一焉隆殺之別也五哭者奔喪象始死爲一哭明日象小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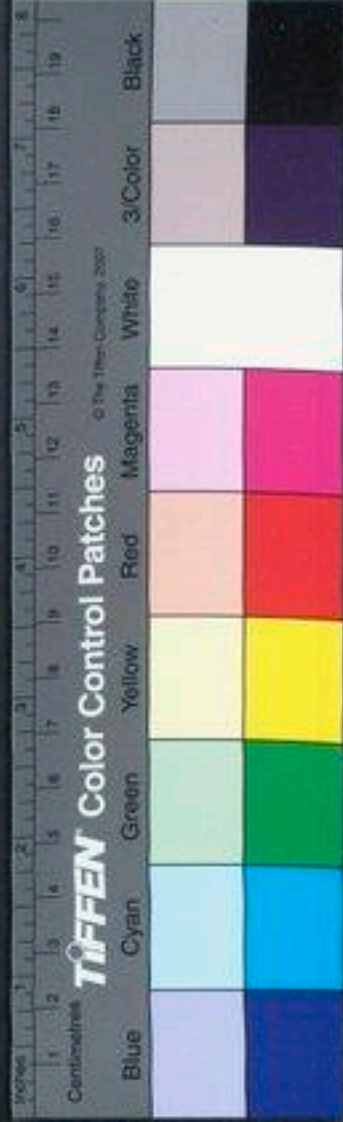
哭九五哭也

鄭氏方氏孔氏

齊衰以下不及殯先之墓西面哭盡哀免麻于東方即位與主人哭成踊襲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賓行後至者拜之如初相者告事畢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免袒成踊東即位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於又哭免袒成踊於三哭猶免袒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相去聲免音問

此既葬後奔齊衰以下喪禮孔氏

聞喪不得奔喪哭盡哀問故又哭盡哀乃爲位括髮



袒成踊護經絞帶即位拜賓反位成踊賓出主人拜
送于門外反位若有賓後至者拜之成踊送賓如初
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三日成
服於五哭拜賓送賓如初

此聞父母喪君命有事不得奔即於聞喪處發喪

成服之禮

鄭氏
孔氏

若除喪而后歸則之墓哭成踊東括髮袒經拜賓成
踊送賓反位又哭盡哀遂除於家不哭主人之待之
也無變於服與之哭不踊自齊衰以下所以異者免

此除喪後方歸哭之禮遂除即於墓除服而歸無

變於服主人自服已除之服自齊衰以下除服後

奔喪唯着免麻哭罷即除

鄭氏
孔氏

凡為位非親喪齊衰以下皆即位哭盡哀而束免經
即位袒成踊襲拜賓反位哭成踊送賓反位相者告
就次三日五哭卒主人出送賓衆主人兄弟皆出門
哭止相者告事畢成服拜賓若所為位家遠則成服
而往

此齊衰以下不得往奔即於聞喪處成服之禮云
非親喪者因明聞父母喪哭之不離聞喪之處惟



齊衰以下則爲位而哭也三日五哭者併朝夕哭
而言爲急奔喪已私事當早畢故三日五哭而止
也孔氏
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小功至門而哭總麻
即位而哭

服有輕重之別故哭有遠近之差言齊衰望鄉而
哭則斬衰不待望鄉而已哭可知方氏

哭父之黨於廟母妻之黨於寢師於廟門外朋友於
寢門外所識於野張惟凡爲位不奠哭天子九諸侯
爲位而哭不奠孫氏與諸侯不奠孫氏賓者孫氏在也國
爲位者壹袒

哭父之黨以下謂無服之親聞喪所哭之處也不
奠者奠則當父設神位在他處則難爲父設也哭
天子九至士三此謂臣聞君喪而未奔爲位而哭
尊卑日數之差也張氏
鄭氏

所識者弔先哭于家而後之墓皆爲之成踊從主人
北面而踊

所識者先之家而後之墓異於親也親則先之墓
矣主人先踊而後賓踊故曰從自外而來故北面



凡喪父在父為主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親同長者主之不同親者主之

用鄭氏
孔氏補

此論同居主喪之禮

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后聞喪免袒成踊拜賓則尚左手

小功總麻既除喪不追服惟免袒尚左手者吉拜

鄭氏

無服而為位者唯嫂叔及婦人降而無服者麻

麻也
孔氏

凡奔喪有大夫至袒拜之成踊而后襲於士襲而后拜之

袒拜成踊而后襲以大夫尊先拜之而後成已禮也襲而后拜以士卑先成已禮而後拜之也

本孔氏說

問喪第三十五

親始死雞斯徒跣扱上衽交手哭惻怛之心痛疾之意傷腎乾肝焦肺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舉火故鄰里為之糜粥以飲食之

雞斯讀為筭
纒色買反

雞斯當為筭纒聲之誤也筭謂骨筭纒謂縮髮之



欲崩倒不可枝梧也

孔氏鄭氏方氏

或問曰死三日而后斂者何也曰孝子親死悲哀志蕙故匍匐而哭之若將復生然安可得奪而斂之也故曰三日而后斂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孝子之心亦益衰矣家室之計衣服之具亦可以成矣親戚之遠者亦可以至矣是故聖人爲之斷決以三日爲之禮制也

此假設問以明三日而斂之義

孔氏

或問曰冠者不肉袒何也曰冠至尊也不居肉袒之

喪禮唯哀爲主矣女子哭泣悲哀擊骨傷心男子哭泣悲哀稽顙觸地無容哀之至也

免音問

肉袒者不冠爲冠尊服不敢襲之於肉袒之體故着兔以代冠兔狀似冠而廣一寸郊特牲君袒而割牲蓋袒衣而非肉袒肉袒者露肉

用鄭氏孔氏修

或問曰免者以何爲也曰不冠者之所服也禮曰童子不總唯當室總總者其免也當室則免而杖矣

免音

當室謂無父兄而主家者也童子不總不總則不



免不免則不杖今以孤子當室次於成人既為族

人服總則亦免而杖矣

鄭氏孔氏方氏

或問曰杖者何也曰竹桐一也故為父苴杖苴杖竹也為母削杖削杖桐也或問曰杖者以何為也曰孝子喪親哭泣無數服勤三年身病體羸以杖扶病也則父在不敢杖矣尊者在故也堂上不杖辟尊者之處也堂上不趨示不遽也此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禮義之經也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

苴七餘反

音避

為父桐節在內內陰之類故為母馬竊意竹虛桐輕皆易於攜持竹直不待削故苴而用之父其次用木則木莫輕於桐故削而用之母耳父在不杖謂母喪也尊者指父言也趨者疾行也事莫遽於喪而堂上不趨者示父以聞暇不欲以喪容戚之也

用鄭氏孔氏方氏修

服問第三十六

傳曰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為其皇姑有從重而輕為妻之父母有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為公子之



外兄弟有從有服而無服公子爲其妻之父母爲反于
此皆從服非正服而可變易者也從輕而重從無
而有以人情無所嫌而伸之也從重而輕從有而
無以人情有所嫌而屈之也馬氏

傳曰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母死則爲其母之黨服
爲其母之黨服則不爲繼母之黨服

雖外親亦無二統鄭氏

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則帶其故葛帶
經期之經服其功衰有大功之喪亦如之小功無變

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則帶其故葛帶

經用期之葛經服用功衰謂期喪既葬男子葛帶
與三年之葛帶麤細正同以父葛爲重故帶其舊
葛帶也三年練後男子已除麻經故經期之葛經
也功衰者七升布三年練後與期喪葬後皆用之
也有大功之喪亦如之者謂於斯時也有大功之
喪帶經服亦如之蓋大功之初喪如期喪之既葬
也小功之喪不變不以輕服減重服也孔氏

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既練遇麻斷本者於免經
之既免去經每可以經必經既經則去之免音



麻之有本者謂大功以上麻帶皆留根也三年之葛謂三年之喪既練去麻用葛者也變三年之葛謂三年之喪雖已去麻用葛若遇大功以上之喪再得變葛用麻也麻斷本者謂小功以下之帶澡麻而去其根者也若三年之喪既練而遇小功以下之喪當其成服如免之時則經之既免則去其經九首經可經則經既即去之本孔氏說

初葛帶總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

為重故得變易而稅焉用方氏補

殤長中變三年之葛終殤之月筭而反三年之葛是

非重麻為其無卒哭之稅下殤則否張丁反

是非重麻者言服長殤中殤之麻不改是非重此

麻也以殤服初死服麻已後無卒哭稅麻服葛之

法不容不為之服麻也本孔氏說

君為天子三年夫人如外宗之為君也世子不為天

子服

外宗君外親之婦也如外宗之為君期服也世子



不為天子服以有世襲遠嫌也鄭氏

君所主夫人妻大子適婦大夫之適子為君夫人大

子如士服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唯近臣及僕

驂乘從服唯君所服服也適丁

夫人大子適婦三者國之所重故君特為之主喪

夫人即妻又曰妻者以見大夫以下亦然也大夫

之適子為君夫人大子有服者諸侯之子世襲故

遠嫌不敢為天子服大夫之子不世襲無嫌故可

為諸侯服也如士服期服也君母非夫人其臣不

相為亦然為其妻往則服之出則否

鄭當事謂有事于喪所弁經如爵弁而素加經也鄭

氏孔

凡見人無免經雖朝於君無免經唯公門有稅齊衰

傳曰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傳曰罪多而

刑五喪多而服五上附下附列也免音

無免經經重不可去也稅猶免也唯至公門已有

不杖齊衰則脫去其衰而經猶不去也鄭氏

間傳第三十七



斬衰何以服苴苴惡貌也。所以首其內而見諸外也。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臬。大功貌若止。小功總麻容貌可也。此哀之發於容體者也。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大功之哭三曲而偯。小功總麻哀容可也。此哀之發於聲音者也。偯於起反

苴子麻也。此麻尤麤。臬牡麻也。則稍精焉。若者其服用此貌亦如之也。首其內而見諸外。謂縫其端於內而露其苴於外也。斬衰不縫。齊衰略縫。功者布之精緻。總者布之細也。往而不反。氣欲絕而不能也。

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大功言而不議。小功總麻議而不及樂。此哀之發於言語者也。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三不食。小功總麻再不食。士與歛焉則壹不食。故父母之喪既殯。食粥。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齊衰之喪。蔬食水飲。不食菜果。大功之喪不食醯醬。小功總麻不飲醴酒。此哀之發於飲食者也。

一溢米重二十兩。與鎰金之鎰同義。

孔氏

父母之喪既虞卒哭。蔬食水飲。不食菜果。期而小祥。



食菜菓。又期而大祥有醯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音嗣

此父母終喪以來飲食之節

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苦枕塊不說經帶齋衰之喪居聖室芻翦不納大功之喪寢有席小功緦麻牀可也。此哀之發於居處者也。父母之喪既虞卒哭柱楣翦屏芻翦不納期而小祥居聖室寢有席。又期而大祥居復寢中月而禫禫而牀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

芻今蒲草也。芻翦不納者謂以蒲草為席翦頭為之。不編納其頭而藏於內也。柱廬間之楣以為之。固故曰柱楣。翦廬傍屏蔽之草以為飾。故曰翦屏。八十一縷曰升。緦麻十五升去其半者七升半也。有事其縷謂未織時鍛治其縷無事其布謂既織後不鍛治其布是曰緦也。

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為母䟽衰四升。受以成布七升。冠八升。去麻服葛。葛帶三重。期而小祥練冠線緣。要經不除。男子除乎首。婦人除



乎帶。男子何爲除乎首也。婦人何爲除乎帶也。男子重首。婦人重帶。除服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織。無所不佩。起反

重直隴反。七。戀反。緣音椽。

成布謂三升以上之布。麤䟽至六升。其縷漸細。故稱成布。葛帶三重者。謂作四股。糾之四股。則積而三重也。縗緣者。以縗色爲領緣。縗今淺絳色。婦人重帶者。帶下体之上。以辟男子之重首經也。黑經

白緯曰織。

鄭氏

之喪。輕者。謂男子之要帶。婦人之首經。重者。謂男子之

首經。婦人之要帶。以其輕則兩施之。故曰包。以其重則獨留焉。故曰特。既練以下。則言大功。可易斬衰之節也。斬衰已練。男子除經而帶獨存。婦人除帶而經獨存。謂之單。單獨也。遭大功之喪。男子有麻經。婦人有麻帶。又皆易其輕者。以麻。謂之重麻。既虞卒哭。男子帶其故葛帶。經期之葛經。婦人經其故葛經。帶期之葛帶。謂之重葛。方氏

齊衰之喪。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麻葛兼服之。



齊衰既震卒哭遭大功之喪換易輕者男子則大功麻帶易齊衰之葛帶其首猶服齊衰之葛經是首有葛要有麻故云麻葛兼服之燕云者既有葛又有麻也孔氏

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大功之葛與小功之麻同小功之葛與緦之麻同麻同則兼服之兼服之服重者則易輕者也

此明五服葛之與麻麤細相同則得服後麻兼服前葛重者則易輕者男子易於要婦人易於首俱

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因以飾羣別親疏貴賤之節而弗可損益也故曰無易之道也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者稱情而立文所以為至痛極也斬衰苴杖苦倚廬食粥寢苦枕塊所以為至痛飾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之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別彼列反劉音

羣謂五服之親因三年之喪差降各表其親黨孔氏凡主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

哉別彼列反劉音



不知愛其類。今是大鳥獸則失其群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踯躅焉。踟躕焉。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乃能去之。故有血氣之屬者。莫知於人。故人於其親也。至死不窮。（通）直亦反（通）直錄反（通）張留反（通）子流反

鳥獸小大各思其類。况在於人。何有窮已孔

將由夫患邪淫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然而從之。則是曾鳥獸之不若也。夫焉能相與羣居而不亂乎。將由夫脩飾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書明之過。然而遂成。則其無窮也。故先王焉為之立中制節。壹使足以成。則其無窮也。故先王焉為

邪淫之人薄於恩者也。患云者。患其恩之薄也。駟之過隙。駟馬駿疾。空隙狹小。過之速甚也。遂之謂不時除之。釋猶除也。此言小人薄於恩。君子厚於恩。先王為之立中制補

然則何以至期也。曰。至親以期斷。是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有更始焉。以是象之也。（通）音基

此設問以明期之義。孔氏

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



也。由九月以下何也。曰：焉使弗及也。故三年以爲隆，
緦小功以爲殺期。九月以爲間，上取象於天，下取法
於地，中取則於人。人之所以羣居和壹之理盡矣。

焉猶然也。鄭氏

故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謂至隆。是百
王之所同。古今之所壹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孔
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
下之達喪也。

未有知其所由來，明行之已久。鄭氏

深衣第三十九
古者深衣蓋有制，以應規、矩、繩、權、衡。衽、袂、見、膚、長、
毋、被、土、續、衽、鉤、邊、要、縫、半、下。是賢通反。被彼
義反。鉤古侯反。

（深衣者，古上衣下裳，此衣裳相連爲一被體，深遂
故謂之深衣也。規，圓矩，方繩，直權衡，平袂在前，應
規，袷在中，應矩，縫在後，應繩，齊在下，應權衡也。短
毋見膚，長毋被土，與身長短適相稱也。衽，今之襟
亦曰袂，衣之衽與裳相續，故曰續衽，衣邊本分四
袴，今鉤連爲一，故曰鉤邊。要中之縫，尺寸闊狹半於
下，畔之闊，蓋深衣裳十二幅，皆寬頭在下，狹頭在
上下共闊一丈四尺四寸，要縫半之，則七尺二寸。



故曰要縫半下一說深衣入要半寸其縫齊

一寸謂之半下此專以縫言也

集慈胡及文公家禮附注

格之高下可以運肘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帶下毋

厭髀上毋厭脅當無骨者

格音各應於甲反髀步皆反

格謂衣袂當臂處高下宜稍寬使可運動其肘袂袖也肘臂節也當臂之半袂長短而不言尺寸者

者經以臂之長短布幅闊狹皆無常準故但云屈

之及肘謂袖之短長但取其長一臂有半使

反詘其半適及臂半之肘此即衣袂長短之度蓋

見肘以為袂也帶下不厭髀上不厭脅當無骨

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袂圓以應規曲袷如矩

以應方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

袷音齊

音

十有二幅者謂裳六幅每幅交解為二分為上下

之殺闊處皆在下狹處皆在上共成十二幅也袂

袖也自袖口至腋下裁令其勢圓故應規袷交領

也領交會處自然成方故應矩後漢儒林傳註曰

方領直領也或云袷與領非一物別有袷方折之

加於領上未知然否然近世朱晦庵定論為直領



矣。負繩謂衣之背縫及裳之背縫上下相當如繩之直而負之於背故應直。下齊者衣裾之緝謂之齊。如權衡相等故應平。用鄭氏孔氏司馬公慈湖石林修故規者行舉手以爲容。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義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下齊如權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

所以袂圜中規者欲使行者舉手揖讓以爲容儀如規也。負繩背之縫也。抱方領之方也。政或作正以直其正解負繩以方其義解抱方記者旣明直

櫛之衡低仰平也

五法已施故聖人服之。故規矩取其無私。繩取其直。權衡取其平。故先王貴之。故可以爲文。可以爲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完且弗費。善衣之次也。

鄭氏完且弗費謂其完牢且易有也。善衣謂朝祭之服。

鄭氏

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績。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純之允反。績胡對反。

大父母。祖父母也。純謂緣之也。績。畫文。會五采也。

袂緣謂袖口也。尊者存則以多飾爲孝。鄭氏



投壺第四十

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音

投壺者。主人與客燕飲。講論才藝之禮。蓋射禮之細也。矢者所投之籌。中者受筭之器。中或以鹿或以兕。或以虎。或以閭。或以皮樹。皆刻木以象其形。擊其背以盛筭也。

主人請曰。某有枉矢。哨壺。請以樂賓。賓曰。子有旨酒。嘉肴。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辭。音七笑反。重直用反。

枉謂曲而不直。哨謂哨峻不正。謙辭也。

筭又動。以樂酌。歸辭。其人曰。敬知。以請。賓曰。某既賜矣。固以請。賓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賓再拜受。主人般還曰。辟。主人阼階上拜送。賓般還曰。辟。音

賓既許。主人投壺。賓乃於西階上北面再拜送。受矢。主人見賓拜。乃般曲折還。謂賓曰。今辟而不敢受。言此者欲止賓之拜也。於是賓及主人皆來兩楹之間相就。俱南面。主人在東。接矢與賓。主人復歸阼階上北面拜送。矢。賓亦歸西階上。般還而告主人曰。今辟而不敢受。此言亦以止主人之拜也。



已拜受矢。進即兩楹間退反位。揖賓就筵。司射進度。壺間以二矢半。反位設中。東面執八筭興。

（壺）去坐二矢半。筭以記筭數。八筭賓主各四矢也。

鄭氏方氏

請賓曰。順投爲入。比投不釋。勝飲不勝者。正爵既行。請爲勝者立馬。一馬從二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請主人亦如之。

此司射執八筭起而告賓。黨爲投壺之法也。順投爲入者。以矢本順入於壺。乃名爲入。射者入一矢。則謂射者釋一筭。以記其射中之數。比投不釋者。則謂賓主更迭而投。若勝者情勝而連投。則雖入

亦不爲之釋筭也。正爵謂罰爵。以其正禮。故稱正爵也。既行謂已行正爵也。立馬謂取筭以爲馬。表勝數也。一馬從二馬者。每一勝立一馬。以三馬爲成。若專三馬則爲一成。若勝者止得其二。則徹取劣偶之一。以足勝偶之二成。三故云一馬從二馬也。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者。其勝已成。又酌酒慶賀多馬之偶也。請主人亦如之。謂亦如上文請賓之辭。命弦者曰。請奏。狸首。間若一。大師曰諾。

此明司射命工作樂節投壺之儀也。弦鼓瑟者也。



（狸首逸詩篇射義所云曾孫侯氏擅弓所云狸首之班然者也間若二者間者樂之節欲其終始相協如一或云若者預設之辭蓋謂或間亦或一非以為節也未知孰是天師即弦者諾承領之辭鄭氏

孔氏曰陸氏

左右告矢具請拾投有入者則同射坐而釋一筭焉

賓黨於右主黨於左

拾其期反

此明投壺中者釋筭之儀左謂主人右謂賓客司射者徧告主賓以矢具也拾更也告矢已具請更

爰說之賓黨於右主黨於左孔氏曰

卒投司射執筭曰左右卒投請數二筭為純一純以取一筭為奇遂以奇筭告曰某賢於某若干純奇則曰奇釣則曰左右釣純主反純音

（卒已也）一純以取者二筭成一純則取以實於左手至十純則縮而委之每委異之有餘則橫諸純下一筭為奇奇則縮諸純下故曰遂以奇數賢謂勝釣猶等也等則左右手各執一筭以告鄭氏

命酌曰請行觴酌者曰諾當飲者皆跪奉觴曰賜灌勝者跪曰敬養



奉觴曰賜灌謂當飲者謝曰皇家賜灌也灌謂飲也
勝者跪執之曰敬以養氣體之不足也氏

正爵既行請立馬馬各直其筭一馬從二馬以慶慶
禮曰三馬既備請慶多馬賓主皆曰諾正爵既行請
徹馬

飲不勝者畢司射又請為勝者立馬也直當也一

馬從二馬以慶謂一黨不必三勝其一勝者併其

馬於再勝者以慶之惟一勝者不得慶也鄭氏

筭多少視其坐筭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筭

環棟中實小頭駘駘環之躡而出也去聲

矢半矢以柘若棘母去其皮扶方于反

視其坐視其所坐之人以計多少也筭矣也鋪四

指曰扶一指按寸即春秋傳三十一年公羊傳膏

寸而合之扶五扶則三尺也室中最狹故五扶堂

上差寬故七扶庭中彌寬故九扶鄭氏

魯令弟子辭曰母憚母教母借立母踰言借立踰言

有常爵薛令弟子辭曰母憚母教母借立母踰言若

是者浮憚切

曾與薛有時投壺號令其弟子之辭也憚大也教



哀公曰敢問儒行孔子對曰遠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乃留更僕未可終也

行去聲數色主反更平聲

物猶事也更僕謂其說久長僕侍疲倦雖更代之

未可終也更僕猶詩云緝御

用孔氏修

哀公命席孔子待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

席上之珍呂氏謂儒者講學從容乎席上知所自貴以待天下之用晏氏謂君子比德於玉故稱珍

焉方其藏器於身則玉溫於懷中及其待時而動則玉陳於席上故曰席上之珍以待聘

儒有衣冠中動作慎其大讓如慢小讓如偽大則如威小則如愧其難進而易退也粥粥若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

禮章六反

中動作慎言衣冠不自異於常人

孔氏疑謂衣冠中度動作謹慎

儒有居處齊難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必夏不爭陰陽之和愛其死以有

待也養其身以有為也其備豫有如此者

禮創皆反乃旦反

齊者齊莊難者恭慎不爭陰陽之和謂寒燠不自擇已便而妨人也

用橫渠補



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爲寶。不祈土地立義以爲
土地。不祈多積多文以爲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
難畜也。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
乎。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其近人有如此者。

禘求也。

鄭氏

儒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見利不虧其義。劫之
以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鷙蟲攫搏不程勇者。
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再。流
言不極。不斷其威。不習其謀。其特立有如此者。

薄益則難。不量其力之甚。與否當之則生。俞儒
者見難難之事。遇則行之不豫。度量也。往者不悔。

事過即化也。來者不豫。事至乃應也。過言不再。改
之速也。流言不極。止之力也。威不斷而立。謀不習
而成。

用鄭氏孔氏

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
可辱也。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溇。其過失可微辨而
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

溇濃厚也。過失不可面數。疑好勝尚氣之言。所貴
於儒者以聞過而改也。

儒有忠信以爲甲冑。禮義以爲干櫓。戴仁而行。抱義



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

(甲) 鎧冑堦蓋干櫓小盾大盾

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單門圭窬蓬戶甕牖易衣而出并日而食上答之不敢以疑上不答不敢以諂其仕有如此者(齋音)

(窬) 門旁窬穿牆爲之上刻如圭

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藉今世行之後世以爲楷適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譏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

不德相推之病也故改援推也

者下弗推謂下無推進之者危謂毀害之也上下皆不得其應而譏諂之民反有危害之者然雖能危吾之居處而終得以伸吾之志願猶將不忘百姓之病所謂思飢猶已飢之者於此而後足以見憂思故曰其憂思有如此者

集鄭氏方氏說

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禮之以和爲貴忠信之美優游之法慕賢而容衆毀方而瓦合其寬裕有如此者

(幽) 居窮也上通達也不淫言節有守而不至於過



不困言才有餘而不至於乏。忠信之美以忠信為美也。優游之法以和柔為法也。毀方毀去其圭角。

（瓦合委曲相合如瓦之覆屋也）

儒有內稱不辟親，外舉不辟怨，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之，不望其報，君得其志，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

（舜音）

稱即舉也。君得其志，謂君欲有為，所舉之賢能成之，使君得遂其所欲為之志也。苟利國家，不求富貴，薦賢為國，不徼賞也。

（本鄭氏說）

（需有謂善以相告也，見其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患難相死也，又相待也，遠相致也，其任舉有如此者）

相先猶相讓也。又相待，謂雖久而不忘，遠相致，謂雖遠而不遺任舉，謂保任薦舉天下之士也。

（鄭氏馬氏）

儒有澡身而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弗知也。羸而翹之，又不急為也。不臨深而為高，不加少而多。世治不輕，世亂不沮，同弗與，異弗非也。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

澡浴皆喻致潔，陳言而伏，既言而退伏也。靜而正之，惟欲正君而不求名也。上弗知者，雖用心如此，而上不見知也。羸而翹之，以事之，羸者微發其端。



而不急於爲之也不臨深而爲高不加少而爲多
振其實有而不增飾表襮也世治不輕世亂不沮
不以治而輕爲不以亂而沮撓也補
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慎靜而尚寬強毅以
與人博學以知服近文章砥厲廉隅雖分國如錙銖
不臣不仕其規爲有如此者

博學以知博學而多知也服近文章服習親近於
文章之事如威儀之中度謂言之當理皆是也砥
厲廉隅謂堅節行砥以平之厲以峻之廉謂稜隅

謂錙銖者八兩錙者權分十黍之重又鄭氏以後諸

家皆以博學以知服五字爲句惟呂氏陸氏以博

學以知爲句今從之補。謂分國如錙銖謂雖

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不
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義同而進不同而退

其交友有如此者樂音各下戶容
反。樂於樂反。

方嚮也同志嚮也營道者經營道藝同術者同學

術也並立則樂謂無忌心相下不厭謂有遜志以
不相見聞流言不信謂相信之篤不爲讒言所動



本方本於方正

用方氏修

溫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孫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

仁之本者可與爲仁。仁之地者可與行仁。其沈模寬裕則稱仁之動作。其與人遊接則習仁之能事。

呂氏

儒有不墮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不悶君王。不累

長上。不墮穫。有司。故曰。儒。今衆人之命。儒也。噫。常以儒

義。然。沒吾世。不敢以儒爲戲。今如字。以。或字。爲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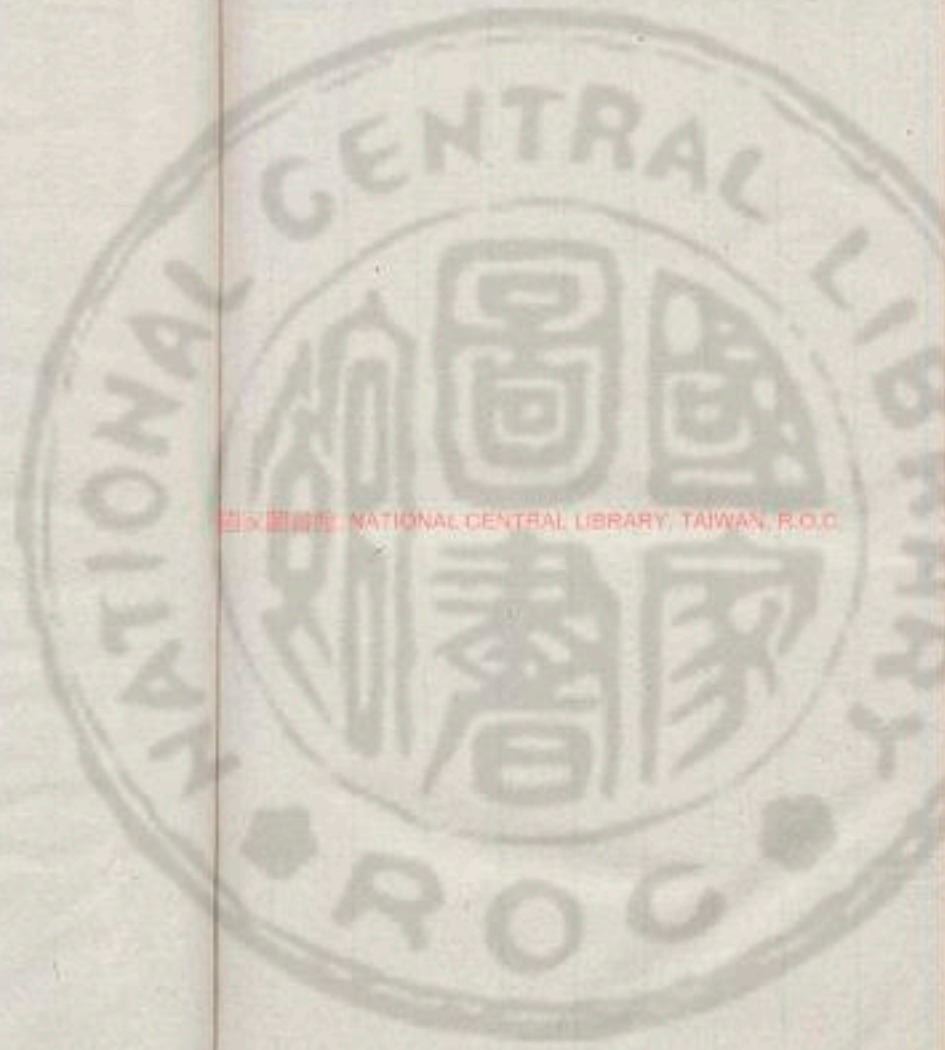
墮。穫。困。迫。失。志。之。貌。充。詘。喜。溢。失。節。之。貌。恩。猶。察。

累。猶。係。閔。猶。病。言。不。取。辱。於。君。上。不。累。及。於。長。上。

下。不。被。明。刑。而。見。閔。於。有。司。此。故。謂。之。儒。今。之。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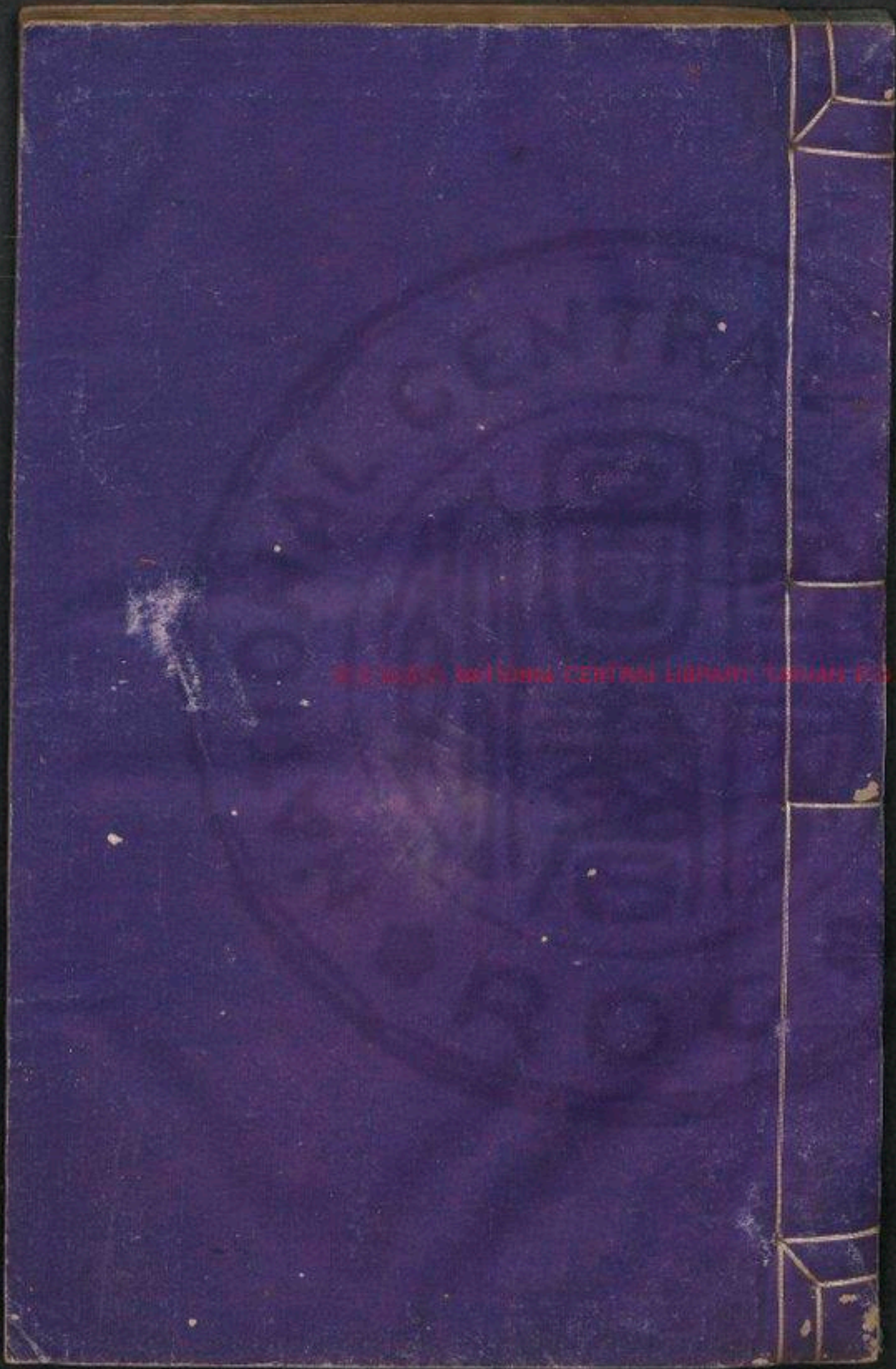
爲。儒。者。非。真。儒。故。常。爲。人。所。詬。病。鄭氏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Digitized by Google



2490759 v.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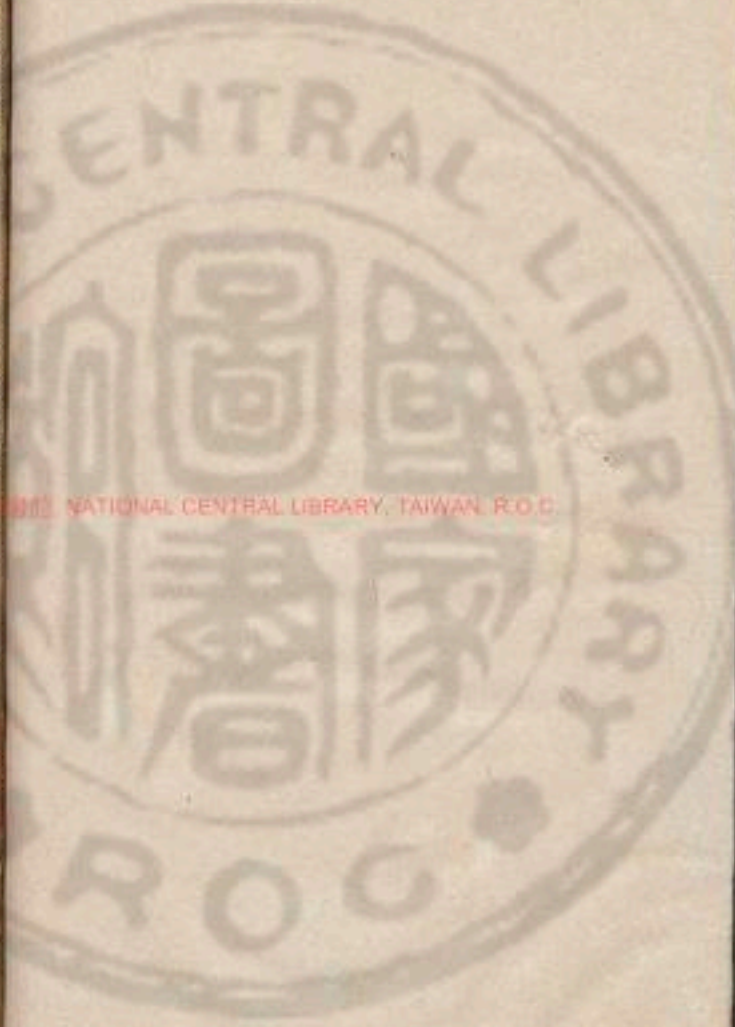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二十八

讀禮記十五

大學第四十二

程氏謂大學乃孔子遺書初學入德之門無如大學者至晦庵先生表章四書遂以大學為稱首然其於次皆與記禮元書不同明道以康誥曰以後釋明字新字止字者聯於首章明德新民止至善三語之下然後及古之欲明明德一章又然後以所謂誠意以後節節釋之伊川移古之欲明明德一章於前然後及康誥曰一章至晦庵先生定為



大學章句亦與程氏微不同自脩身一章以後程氏喜移易者今悉仍舊而今舉世之所誦習者惟章句也謹先錄記禮本文以存古昔然後抄章句於其後以便誦習云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

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非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聞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



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詩云：瞻彼淇澳，萋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僖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僖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康誥曰：克明德。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緜緜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脩身在正其心。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



母以事上所惡於前母以先後所惡於後母以從前
所惡於右母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母以交於右此之
謂絜矩之道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
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詩云節彼南山
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
辟則爲天下僂矣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
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是故君
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
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
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
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康誥曰惟命不予
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楚書曰楚國無以爲
寶惟善以爲寶鬻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
秦誓曰若有一介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
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
不啻老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
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
僻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
爲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



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孟獻子曰玄雷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且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使爲國家善道至難自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右禮記元本

大學章句序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命之以爲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三代之隆其法浸



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
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
之以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
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
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
以窮理正心脩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
之節所以分也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
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爲教則又
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
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
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
作學校之政不脩教化陵夷風俗頹敗時則有若
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
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儀內
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
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
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
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爲



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衆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於其間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覆沉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

有以撥亂而致治之像其又爲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指粲然復明於世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顧其爲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間亦竊附己意補其闕畧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於

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脩己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淳熙己酉二月甲子新安朱熹序

大學

因舊音泰今讀如字

朱熹章句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



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
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程子曰親當作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明明之
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眾理
而應萬事者也。但為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
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
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新者革其舊之謂
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

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
無一毫之欲之私也。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

或問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曰天道流
行發育萬物其所以為造化者陰陽五行而已
而所謂陰陽五行者又必有是理而後有是氣
及其生物則又必因是氣之聚而後有是形故
人物之生必得是理然後有以為健順仁義禮
智之性必得是氣然後有以為魂魄五藏百骸
之身周子所謂無極之真一五之精妙合而疑



者正謂是也。然以其理而言之，則萬物一原，固無人物貴賤之殊。以其氣而言之，則得其正且通者爲人，得其偏且塞者爲物。是以或貴或賤而不能齊也。彼賤而爲物者，既梏於形氣之偏，塞而無以充其本體之全矣。唯人之生，乃得其氣之正且通者，而其性爲最貴。故其方寸之間，虛靈洞徹，萬理咸備。蓋其所以異於禽獸者，正在於此。而其所以可爲堯舜而能參天地以贊化育者，亦不外焉。是則所謂明德者也。然其通之殊，故其所與之獨深，操縱而濫者，豈無美惡而惡者不肖，又有不能同者。必其上智大賢之資，乃能全其本體而無少不明。其有不及乎此，則其所謂明德者，已不能無蔽而失其全矣。况乎又以氣質有蔽之心，接乎事物無窮之變，則其目之欲色耳之欲聲口之欲味鼻之欲臭四肢之欲安佚，所以害乎其德者，又豈可勝言哉。二者相因，反覆深固，是以此德之明日益昏昧。而此心之靈其所知者，不過情欲利害之私而已。是則雖曰有人之形，而實何以遠於禽獸。



雖曰可以爲堯舜而參天地而亦不能有以自
充矣然而本明之體得之於天終有不可得而
昧者是以雖其昏蔽之極而介然之頃一有覺
焉則即此空隙之中而其本體已洞然矣是以
聖人施教既已養之於小學之中而後開之以
大學之道其必先之以格物致知之說者所以
使之即其所養之中而因其所發以啓其明之
之端也繼之以誠意正心脩身之目者則又所
以使之因其已明之端而反之於身以致其明
致其明之之實則致其所發於天而希冀有明
者豈不超然無有氣質物欲之累而復得其本
體之全哉是則所謂明明德者而非有所作爲
於性分之外也然其所謂明德者則又人之所
同得而非有我之得私也向也俱爲物欲之所
蔽則其賢愚之分固無以大相遠者今吾既幸
有以自明矣則視彼衆人之同得乎此而不能
自明者方且甘心迷惑沒溺於卑污苟賤之中
而不自知也豈不爲之惻然而思有以救之哉
故必推吾所自明者以及之始於齊家中於治



國而終及於平天下使彼有是明德而不能自明者亦皆有以自明而去其舊染之汚焉是則所謂新民者而亦非有所付畀增益之也然德之在已而當明與其在民而當新者則又皆非人力之所爲而吾之所以明而新之者又非可以私意苟且而爲也是其所以得之於天而見於日用之間者固已莫不各有本然一定之則程子所謂以其義理精微之極有不可得而名者故姑以至善目之而傳所謂君之仁目之敬身及之心臣之忠身及之心父之慈身及之心子之孝身及之心夫如是而不去此爲大學之知之而亦鮮能必至於是而不去此爲大學之教者所以慮其理雖粗復而有不純已雖粗克而有不盡且將無以盡未修己治人之道故必指是而言以爲明德新民之標的也欲明德而新民者誠能求必至是而不容其少有過不及之差焉則其所以去人欲而復天理者無毫髮之遺恨矣夫抵大學一篇之指總而言之不出乎八事而八事之要總而言之又不出乎此三者此愚所以斷然以爲大學之綱領而無疑也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后與後同後故此

（正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則志有定自靜謂心不妄動安謂所處而安慮謂處事精詳慮謂得其所止）

或問此章曰此推本上文之意言明德新民所以止於至善之由也蓋明德新民固皆欲其止於至善然非先有以知夫至善之所在則不能以有以其所當止者而止之如射者固欲其中後以得其所當止者而止之如射者固欲其中

至而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至善之所在是則吾所當止之地也能知所止則方寸之間事物物皆有定理矣理既有定則無以動其心而能靜矣心既能靜則無所擇於地而能安矣能安則日用之間從容閒暇事至物來有以揆之而能慮矣能慮則隨事觀理極深研幾無不各得其所止之地而止之矣其間四節蓋亦推言其所以然之故有此四者非實有等級之相懸為終身經歷之次序也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明德為本新民為末知止為始能得為終本始所
先末終所後此結上文兩節之意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
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
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
知在格物卷平聲後效此

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
也心者身之所主也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
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
也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

或問此章曰此言大學之序其詳如此蓋綱領
之條目也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者明明德
之事也齊家治國平天下者新民之事也格物
致知所以求知至善之所在自誠意以至於平
天下所以求得大至善而止之也所謂明明德
於天下者自明其明德而推以新民使天下之
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人皆有以明其明德則



各誠其意各正其心各脩其身各親其親各長
其長而天下無不平矣然天下之本在國故欲
平天下者必先有以治其國國之本在家故欲
治國者必先有以齊其家家之本在身故欲齊
家者必先有以脩其身至於身之主則心也一
有不得其本然之正則身無所主雖欲勉強以
脩之亦不可得而脩矣故欲脩身者必先有以
正其心而心之所發則意也一有私欲雜乎其
中而爲善去惡或有未實則心爲所累雖欲勉
力以誠其意終難助心之正惟誠於中而後
萬物者也人莫不有而或不能使其表裏洞然
無所不盡則隱微之間真妄錯雜雖欲勉強以
誠之亦不可得而誠矣故欲誠意者必先有以
致其知致者推致之謂如喪致乎哀之致言推
之而至於盡也至於天下之物則必各有所以
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所謂理也人莫不知
而或不能使其精粗隱顯究極無餘則理所未
窮知必有蔽雖欲勉強以致之亦不可得而致
矣故致知之道在乎即事觀理以格夫物格者



極至之謂如格于文祖之格言窮之而至其極也此大學之條目聖賢相傳所以教人為學之次第至為纖悉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治去聲後放此

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修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齊家以

則皆得此之理也

或問此章曰此覆說上文之意也物格者事物之理各有以詣其極而無餘之謂也理之在物者既詣其極而無餘則知之在我者亦隨所詣而無不盡矣知無不盡則心之所發能一於理而無自欺矣意不自欺則心之本体物不能動而無不正矣心得其正則身之所處不至陷於所偏而無不脩矣身無不脩則推之天下國家亦舉而措之耳豈外此而求之智謀功利之末哉

愚按晦庵之說既行異端之辯交起皆所不問惟以格物為格去外物其說本於大賢溫



公成者宗之以格闢為證後學不能無疑愚謂
格之義皆至也格于皇天上帝也格汝舜
舜來至於前也七旬有苗格有苗至于中國也
惟先格王先王有極至之德也若格闢去者亦
正以兩人親手而闢彼比擊刺皆至其身非有
間滿其間故謂之格安得以格闢為格去外物
之證哉若曰格去外物當用間滿不當用感格
之格武夷胡氏既以格為格式壘凌胡氏又以
格有三義謹按格式之格亦以法制於是而格
所謂規矩方圓之至也一以論語有耻且格為
證不思格乃感格與
吾無間隔是亦至也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

壹是一切也正心以上皆所以脩身也齊家以下
則舉此而錯之耳

本謂身也所厚謂家也此兩節結上文兩節之意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凡二百五其傳
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舊本頗有錯簡今
因程子所定更考經文別為序次如左凡千五百凡
傳文雜引經傳若無統紀然文理接續血脈貫通深
淺始終至為精密熟讀詳味必當見之今不盡盡釋也
康誥曰克明德

康誥周書克能也

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大請作泰
古是字



大甲商書顧謂常自在之也。說猶此也。或曰審也。天之明命即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爲德者也。常自在之則無時不明矣。

帝典曰克明峻德。

峻書作峻

帝典堯典虞書峻天也。

皆自明也。

結所引書皆言自明已德之意。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此通下三章至止於信。舊本誤在沒世不忘之下。

湯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銘其盤言誠能一日有以滌其舊秦之汚而自新則當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畧有間斷也

康誥曰作新民。

鼓之舞之之謂作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

詩天雅文王之篇言周國雖舊至文王能新其德以及於民而始受天命也。語錄曰新民之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也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或問謂盤銘言自新也康誥言新民也文王之詩自新新民之極也極即至善之云也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詩商頌玄鳥之篇邦畿王者之都也止居也言物各有當止之處也

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

以下孔子說詩之辭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也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於音烏

詩文王之篇穆穆深遠之意於歎美辭緝緝繼續也

熙光明也敬止言其無不敬而安所止也引此而言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學春於此究其精微之蘊而又推類以盡其餘則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所止而無疑矣



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乎僖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僖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漢於六反菉詩作綠猗

詩作西宣詩作瑟並况

曉反同鄭氏讀作峻

詩衛風淇澳之篇淇水名澳隈也猗猗美盛貌興也斐文貌玠以刀錯琢以椎擊皆裁物使成形質也磋以鑿錫磨以沙石皆治物使其滑澤也治骨

角者既切而復磋也錫石在骨既琢而復磨也皆湯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銘其盤言誠能一日有以滌其舊染之汚而自新則當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畧有間斷也

康誥曰作新民

鼓之舞之之謂祿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國雖舊至文王能新其德以及於民而始受天命也

詩錄曰新民之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也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或問謂盤銘言自新也康誥言新民也文王之詩自新新民之極也極即至善之云也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詩商頌玄鳥之篇邦畿王者之都也止居也言物各有當止之處也

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以止

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此章舊本誤在止於信下

或問謂此章之下有關文焉

此謂知本

程子曰衍文也

此謂知之至也

此句之上別有關文此特其結語耳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此章舊本通下章誤在經文之下。間嘗竊取程子



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
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
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
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
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
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
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格
物此謂知之至也愚按大學自二程先生更定至
傳之四章自聽訟吾猶人以下釋本末云下有闕
文傳之五章釋致知云上有闕文是於功夫次第
大備之間猶有文字闕失未滿之恨也幸首嚴見
之下即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
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
所先後則近道矣此謂知本子曰聽訟吾猶人也
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
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右正係釋致知在
格物不待別補今錯在首章三句之下耳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
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好惡上字皆去聲
謙讀為慊若切反

誠其意者自脩之首也毋者禁止之辭自欺云者
知為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慊快也足
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欲自脩
者知為善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



其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皆實
決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已不可徒苟且以
徇外而爲人也然其實與不實蓋有他人所不及
知而已獨知之者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焉

小人聞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慤然揜其
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
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間音闕 (間居獨處也厭然銷沮閉藏之貌此言小人陰爲
不善而陽欲揜之則是非不知善之當爲與惡之

有哉此君子重以爲戒而必謹其獨也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引此以明上文之意言雖幽獨之中而其善惡之

不可揜如此可畏之甚也

其肺肝之意不可謂人
不知人曉然共見如此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胖安舒也言富則能潤屋矣德則能潤身矣故心

無愧怍則廣大寬平而體常舒泰德之潤身者然
也蓋善之實於中而形於外者如此故又言此以



結之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經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誠蓋心體之明有所未盡則其所發必有不能實用其力而苟焉以自欺者然或已明而不謹乎此則其所明又非已有而無以爲進德之基故此章之指必承上章而通考之然後有以見其用力之始終其序不可亂而功不可闕如此云

或問六章之指其詳猶有可得而言者耶曰天下之道二善與惡而已矣然揆厥所元而循其

本心莫不好善而惡惡然既有是形體之累而又爲氣稟之拘是以物欲之私得以蔽之而天命之本然者不得而著其於事物之理固有懵然不知其善惡之所在者亦有僅識其粗而不能真知其可好可惡之極者夫不知善之真可好則其好善也雖曰好之而未能無不好者以拒之於內不知惡之真可惡則其惡惡也雖曰惡之而未能無不惡者以挽之於中是以不免於苟焉以自欺而意之所發有不誠者夫好善



而不誠則非唯不足以爲善而反有以賊乎其
善惡惡而不誠則非唯不足以去惡而適所以
長乎其惡是則其爲害也徒有甚焉而何益之
有哉聖人於此蓋有憂之故爲大學之教而必
首之以格物致知之日以開明其心術使既有
以識夫善惡之所在與其可好可惡之必然矣
至此而復進之以必誠其意之說焉則又欲其
謹之於幽獨隱微之奧以禁止其苟且日欺之
萌而凡其心之所發如曰好善則必由中及外無
也如好好色之真欲以快乎己之目初非爲人
而好之也惡惡而中無不惡則其惡之也如惡
惡臭之真欲以足乎己之鼻初非爲人而惡之
也所發之實既如此矣而頃臆之頃纖芥之微
念念相承又無敢有少間斷焉則庶乎內外昭
融表裏澄徹而心無不正身無不脩矣若彼小
人幽隱之間實爲不善而猶欲外託於善以自
蓋則亦不可謂其全然不知善惡之所在但以
不知其真可好惡而又不能謹之於獨以禁止



其苟且自欺之萌是以淪陷至於如此而不自知耳此章之說其詳如此是固宜為自脩之先務矣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

忿懣紛反懣較值反懼樂並去聲

程子曰身有之身當作心○忿懣怒也蓋是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者然一有之而不能察則欲動情勝而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

心在存存則與心在格格則與身是也存者不為察格此而

敬以直之然後此心常存而身無不脩也

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脩身○此亦承上章以起下章蓋意識則真無惡而實有善矣所以能存是心以檢其身然或但知誠意而不能審察此心之存否則又無以直內而脩身也○自此以下並以舊文為正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



而辟焉。之其所教情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

其美者天下鮮矣。辟讀為僻惡而之惡

又謂衆人之猶於也辟猶偏也。五者在人本有當

然之則然常人之情唯其所向而不加審焉則必

陷於一偏而身不脩矣。

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音

叶韻時若友。諺俗語也。弱愛者不明貪得者無厭是則偏之為

害而家之所以不齊也。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

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

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弟去聲

身脩則家可教矣。孝弟慈所以修身而教於家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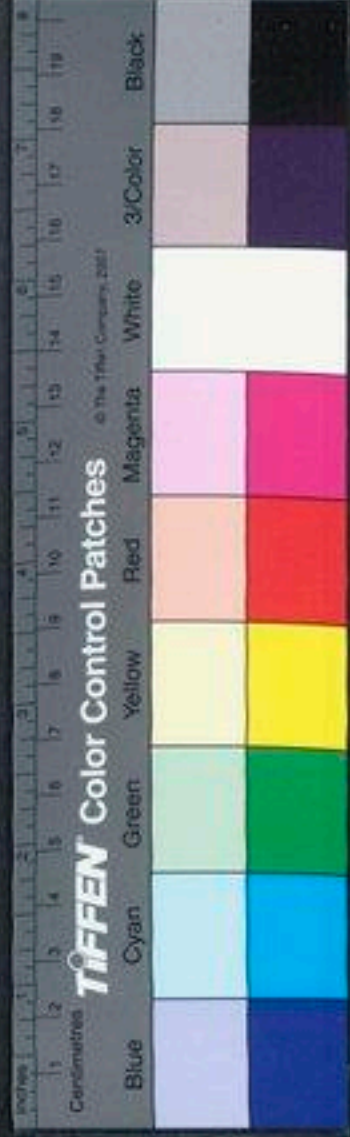
也。然而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不外乎此。

所以家齊於上而教成於下也。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

養子而后嫁者也。伊去聲

此引書而釋之。又明立教之本不假強為在識其



端而推廣之耳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

一人謂君也。機發動所由也。僨覆敗也。此言教成於國之效。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

以及人所謂恕也。不如是則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矣。喻曉也。

故治國在齊其家

通結上文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

天平聲。蓁音臻。詩周南桃夭之篇。夭夭少好貌。蓁蓁美盛貌。興也。

之子猶言是子。此指女子之嫁者而言也。婦人謂

嫁曰歸。宜猶善也。

葉疏曰。詩傳曰。宜者和順之意。



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

詩小雅蓼蕭篇

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

詩曹風鳩鳴篇或差也

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此三引詩皆以咏歎上文之事而又結之如此其味深長最宜潛玩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而民與衆上性私而民不倍是以爲而民與衆上性私而民不倍是以爲而民與衆上性私而民不倍是以爲

也與昔同聲弟去聲倍

老老謂老吾老也興謂有所感發而興起也孤者幼而無父之稱絜度也矩所以爲方也言此三者上行下效捷於影響所謂家齊而國治也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矣是以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彼我之間各得分願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天下平矣

所惡於上母以使下所惡於下母以事上所惡於前母以先後所惡於後母以從前所惡於右母以交於



左所惡於左母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去聲
此覆解上文絜矩二字之義如不欲上之無禮於
我則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無禮使之
不欲下之不忠於我則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
敢以此不忠事之至於前後左右無不皆然則身
之所處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
矣彼同有是心而與起焉者又豈有一夫之不獲
哉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此平天下之要道也故
章內之意皆自此而推之

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只語助辭言能絜矩而以
民心爲己心則是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矣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
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爲天下儆矣節詩與與同

詩小雅節南山之篇節截然高大貌師尹周太師
尹氏也具俱也辟偏也言在上者人所瞻仰不可
不謹若不能絜矩而好惡徇於一己之偏則身弑
國亡爲天下之大戮矣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



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

魏去聲 詩作宜 詩作駿 駟去聲

詩文王篇師衆也配對也配上帝言其爲天下君而對乎上帝也監視也峻天也不易言難保也道言也引詩而言此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有天下者能存此心而不失則其所以繫矩而與民同欲者自不能已矣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

先謹乎德承上文不可不謹而言德即謂明德有

本上文而言

外本內末爭民施奪

人君以德爲外以財爲內則是爭鬪其民而施之以劫奪之教也蓋財者人之所同欲不能繫矩而欲專之則民亦起而爭奪矣

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

外本內末故財聚爭民施奪故民散反是則有德而有人矣

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內布

悖逆也。此以言之出入，明貨之出入也。自先謹乎德以下，又因財貨以明能絜矩與不能者之得失也。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道言也。因上文引文王詩之意而申言之。其丁寧反覆之意益深切矣。

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

楚書楚語言不寶金玉而寶善人也。

出亡在外也。仁愛也。事見檀弓。此兩節又明不外本而內末之意。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言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之言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不古賀反書作介
下氣反音冒

秦誓周書斷斷誠一之貌彥美士也聖通明也苟



庶幾也。媚忌也。違拂戾也。殆危也。

唯仁人放流之。進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

進讀爲屏古字通用

進猶逐也。言有此媚疾之人妨賢而病國。則仁人必深惡而痛絕之。以其至公無私。故能得好惡之正如此也。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

遠去聲

命鄭氏云當作慢。程子云當作怠。未詳孰是。若

批倚細析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

身。

菑古災字夫音扶

拂逆也。好善而惡惡人之性也。至於拂人之性。則不仁之甚者也。自秦誓至此。又皆以申言好惡公私之極。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君子以位言之道。謂居其位而脩己治人之術。發已自盡爲忠。循物無違謂信。驕者矜高。泰者侈肆。此因上所引文王康誥之意而言。章內三言得夫



而語益加切蓋至此而天理存亡之幾決矣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寡用之者

舒則財恒足矣恒胡登反

呂氏曰國無遊民則生者衆矣朝無幸位則食者

寡矣不奪農時則爲之疾矣量入爲出則用之舒

矣愚按此因有土有財而言以明足國之道在乎

務本而節用非必外本內末而後財可聚也自此

以至終篇皆一意也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

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上好仁以愛其下則下好義以忠其上所以事必

有終而府庫之財無悖出之患也

子貢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

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

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畜馬乘士初試爲

大夫者也伐冰之家鄉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者也

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君子寧亡已之財而不忍



傷民之力故寧有盜臣而不畜聚斂之臣此謂以下釋獻子之言也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為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彼為善之此句上下疑有闕文誤字。自由也言由小人導之也此一節深明以利為利之害而重言以結之其丁寧之意切矣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此章之義務在與是則新樂樂利後律其所以養民也。此章之義務在與章前四章統論綱領指趣後六章細論條目功夫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誠身之本在初學尤為當務之急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

或問何以言絜之為度也曰此莊子所謂絜之

百圍

語錄曰莊子注云絜圍束也賈子所謂度是將一物圍束以為之則也

長絜木者也

真氏曰度謂以尺之長短絜謂以帶之小大量物之小大如今人之

園木

也前此諸儒蓋莫之省而強訓以擊殊無意

謂先友太史范公乃獨推此以言之而後其理可得而通也蓋絜度也矩所以為方也以已之



心度人之心知人之所惡者不異乎已則不敢以已之所惡者施之於人使吾之身一處乎此則上下四方物我之際各得其分不相侵越而各就其中校其所占之地則其廣狹長短又皆平均如一截然正方而無有餘不足之勢是則所謂絜矩者也愚按此章惟絜矩之說與光緒趙氏纂疏曰真氏曰矩曲尺也又按彼為善之疑有關文愚意彼指用小人者言之也謂利為有益善其能而行之也又意似亦自全

右皆晦庵章句也晦庵嘗云大學章句次序

較難通會不徒不暇潤色致知各物與

脚亦不必深理會今愚所抄故全以章句至或問則斟酌其說而間附之然詳說將以反約也由或問而反之章句由章句而反之正文此晦庵本心也晦庵嘗令學者且去熟讀大學正文又言大學最是兩章相接處好者凡今所抄章句雖分一經十傳而逐句逐節之下各有注釋惟初讀時各於其下詳之既已熟讀之後合淨寫正文惟於兩章相接處分之以便玩味凡皆全祖晦庵先生說也致



知一章則參用董丞相之說移置本經元文
以足之以試觀其合與否爾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親當在止於至善此三

綱領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

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

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

知致知在格物此入者大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

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

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此覆說自天子以

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

右經一章

康誥曰克明德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

峻德皆自明也

右傳之首章釋在明明德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右傳之二章釋在新民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

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



君子必慎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脩身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惡而辟焉，此謂齊其家。故君子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就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眾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堯舜帥

右傳之八章釋脩身齊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就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眾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堯舜帥



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德能服人不能服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吝以失之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好仁而不好義者也未有文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



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
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蓄害並至。雖
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
利也。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

禮記卷之十九

讀禮記 十六

冠義第四十三

凡人之所以爲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
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后禮義備
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
后禮義立。故冠而后服。備服備而后容體正。顏色齊。
辭令順。故曰。冠者禮之始也。是故古者聖王重冠。古
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
禮所以爲國本也。故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三



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
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蓄害並至。雖
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
利也。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

禮記卷之十九

讀禮記 十六

冠義第四十三

凡人之所以爲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
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后禮義備
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
后禮義立。故冠而后服。備服備而后容體正。顏色齊。
辭令順。故曰。冠者禮之始也。是故古者聖王重冠。古
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
禮所以爲國本也。故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三



皆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於廟所以敬慎重正昏禮也

此書婚禮之始娶妻以昏為期故曰昏禮納采者始納采擇之禮問名者問其母姓名儀禮疏以為問其女始生時三月之名晦庵以為未詳孰是納吉者男家得吉卜以告女氏也納徵者納聘財也請期者請成昏禮之期也與親迎凡六禮命謂壻家之命主人聽之於廟孔氏

父親醮子而命之迎男先於女也子承命以迎主人

莫廣善親受之於父母也

輪三周先俟于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共牢而食合

卺而醕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

卺魚敝反卺音謹醕音流

此言親迎之禮父以酒醮子而命之親迎女之父筵几於廟以敵禮待之奠鴈禮畢親受婦於其父母婦升車之時壻授婦以綏御婦車之輪三匝御者代之壻自乘其車先導之歸共牢而食者共一牲牢而食不使尊卑有殊也合卺而醕以一瓠分為兩瓢謂之卺壻與婦各執其一以醕醕者食畢飲酒廣安其氣也

孔氏



敬慎重正而后親之禮之大體。而所以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義也。男女有別而后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后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后君臣有正。故曰昏禮者禮之本也。夫禮始於冠。本於昏。重於喪。祭尊於朝聘。和於射鄉。此禮之大體也。圖彼別反

此言成昏之禮。因明昏禮為諸禮之本。孔氏

夙興婦沐浴以俟見。質明贊見婦於舅姑。婦執筭棗栗段脩以見。贊醴婦。婦祭脯醢祭醴。成婦禮也。舅姑入室。婦以特豚饋。明婦順也。敬明舅姑共饗。婦以一

也。反設丁乳反。

贊相禮者也。彝器名以葦若竹為之。真酬者舅姑與婦相為酬酢也。

成婦禮明婦順。又申之以著代。所以重責婦順為也。婦順者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后當於夫。以成絲麻布帛之事。以審守妾積蓄藏。是故婦順備而后內和理。內和理而后家可長久也。故聖王重之。委於德反

子議反
浪反

當猶稱也。氏

是以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



既毀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
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

祖女所出之祖公君宗室宗子之家

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一十
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
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
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
而國治故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
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教順成俗外內和順

見於天曰日食則天子素服而脩六官之職蕩天下
爲之食是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而脩六官之職蕩天
下之陽事月食則后素服而脩六宮之職蕩天下之
陰事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
后成者也天子脩男教父道也后脩女順母道也故
曰天子之與后猶父之與母也故爲天王服斬衰服
父之義也爲后服資衰服母之義也

資音咨
與齊同

適責也食者見道有虧傷也蕩蕩滌滌去穢惡也



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盥洗揚觶所以致絜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尊讓絜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讓則不爭絜敬則不慢不慢不爭則遠於鬪辨矣不鬪辨則無暴亂之禍矣斯君子之所以免於人禍也故聖人制之以道

音管
之鼓反

庠鄉學也揚舉也觶酒角也盥洗揚觶者盥手洗爵揮揚其觶以致絜而酬賓也拜至者升堂之後

受者賓於階上拜

鄭氏孔氏
呂氏

主皆拜也鄉人士君子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也尊有玄酒貴其質也羞出自東房主人共之也洗當東榮主人之所以自絜而以事實也

上共如字
下共音恭

鄉人鄉大夫也士州長黨正也君子謂鄉大夫也

鄉大夫士飲國中賢者亦用此禮也設酒尊於東房之西室戶之東在賓主間酒雖主人所設賓亦以酢主人故示賓主共有此尊也玄酒水也水北方爲玄以黑黍和於水而爲之故曰玄酒羞出自



所薦脯醢也。祭酒者既祭薦又祭酒也。齊肺者取俎上之肺齊齒之所以嘗主人之味也。啐酒者飲主人酒而啐之入口成主人之禮也。案鄉飲酒禮。祭薦祭酒齊肺皆在席之中。唯啐酒在席末。卒解致實謂致盡其解中所實之酒。啐纔始入口。故猶在席末。卒解則盡辭。故遠在西階上。啐酒獻賓之觴也。卒解酬賓之時也。禮謂敬也。財謂食也。啐於席末不於席之正者。明是席之正在於行禮。不可以飲食瀆也。是貴敬而賤食。卒爵於西階上。不於

卒飲食之事。是與於禮而後飲。故於飲之禮。不可以

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后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國可安也。君子之所謂孝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

尊長尊敬長上也

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主人親速賓及介而衆賓自從之。至于門外。主人拜賓及介而衆



賓自入貴賤之義別矣三揖至于階三讓以賓升拜

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省矣至于衆賓升受坐祭

立飲不酢而降隆殺之義辯矣別被列反省所幸反親色戒反

鄉鄉飲酒也易易讀教化之本尊賢尚齒而已其

事甚易也速召也省者速賓之禮繁及速介則省

也殺者衆賓之禮比之介又殺也升而受爵坐而

祭立而飲不酢而即降其殺如此蓋賓衆恐禮而

煩則亂也用鄭氏補

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間歌

工樂正也升歌三終謂升堂而歌鹿鳴四牡皇皇

者華每一篇而一終也主人獻之獻工也笙入三

終者吹笙人入於堂下奏南陔白華華黍每一篇

一終也主人獻之獻笙人也間歌三終者間代也

謂笙歌已竟而堂上與堂下更代而作也堂上歌

魚麗則堂下笙由庚此為一終堂上歌南有嘉魚

則堂下笙崇丘此為二終堂上歌南山有臺則堂

下笙由儀此為三終合樂三終者謂堂上下歌瑟

及笙並作也若工歌闕雖則笙吹鵠巢合之若工



歌葛覃則笙吹采繁合之若工歌卷耳則笙吹采蘋合之故鄉飲酒云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苢是也工告樂備遂出者樂正自此不復升堂也一人揚觶者一人謂主人之吏舉觶示將行旅酬也乃立司正者將留賓旅酬恐有懈怠故相禮者一人爲司正以監之也今按鹿鳴即今日燕飲之事所以導達主人之誠意而美嘉賓之德也四杜言其去家而仕於朝辭親而從王事於此乎始也皇皇者華言其將爲君使而賦

數此不說禮規用糴維律蒸餽茶始也在謂此也

程

之邦國各取其象而歌之也合樂者歌樂俱作三

孔氏
晦菴

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知其能第長而無遺矣降說履升坐脩爵無數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貴賤明隆殺辯和樂而不流第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



道之易易也

說猶脫廢朝之謂
直選反賈音暮

旅酬至於以水沃盥洗爵之人是弟長無遺也降
說履升坐者此謂無筭爵之初以前皆立而行禮
至此撤俎之後乃脫履升堂而坐也脩爵無數謂
無筭爵也脩舉也朝不廢朝莫不廢夕既朝乃飲
先夕而罷也節文終遂者自始至終皆有節文也

孔氏方
氏馬氏

鄉飲酒之義立賓以象天立主以象地設介僎以象
日月立三賓以象三光古之制禮也經之以天地紀

陽氣之發於東方也洗之徹俎其水滂於東方也
之左海也尊有玄酒教民不忘本也

享普萌
反

此皆記者覆說上文享狗於東方覆說羞出自東
房也洗之在阼水在洗西覆說洗當東榮也尊有
玄酒亦覆上文也

孔氏

賓必南鄉東方者春春之為言蠢也產萬物者聖也
南方者夏夏之為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西方
者秋秋之為言愁也愁之以時察守義者也北方者
冬冬之為言中也中者藏也是以天子之立也左聖
鄉仁右義備藏也介必東鄉介賓主也主人必居東



方東方者春春之為言蠢也產萬物者也主人者造
之產萬物者也月者三日則成魄三月則成時是以
禮有二讓建國必立三卿三賓者政教之本禮之大
參也

禮記

（聖之言生也假天也）愁讀為擊擊斂也介間也介
賓主之間所以間之也此章總明坐位所在并明
三揖三讓每事皆三之義也

射義第四十六

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
先行鄉飲酒之禮也

諸侯之射必先行燕禮者大射也卿大夫士之射
必先行鄉飲酒之禮者鄉射也射者男子之事必
飾之以禮樂者所以養人之德使之周旋中禮也
故有大射鄉射以明君臣長幼

禮記

故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
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
矣

內正外直習於禮樂有德行者也故賓射之的謂
之正欲明射者內志須正大射之質謂之鵠鵠者



直也欲使射者外體之直鄭氏

其節天子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卿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蘋爲節騶虞者樂官備也貍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蘋者樂不失職也是故天子以備官爲節諸侯以時會天子爲節卿大夫以循法爲節士以不失職爲節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矣功成則國安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

節者射以樂歌爲節謂節比於樂也騶虞采蘋采

蘋今詩篇名也騶虞下文云騶虞采蘋也

曰篆文貍似鵲首似巢即鵲巢也未知然否騶虞

宮養六畜虞山澤之官阜蕃鳥獸草木故云官備

孔氏馬氏呂氏

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爲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聖王務焉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與



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應之而益
地數有讓而削地故曰射者射為諸侯也是以諸侯
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夫君臣習禮樂而以流亡
者未之有也

禮色角反此唯志反
仲反與音預

孔氏曰既為諸侯卿大夫更以射辨其才藝高下
非謂直以射選補始用之也方氏曰射者士也貢
士者諸侯也或中或否雖在士而有慶有讓則在
諸侯焉故曰射者射為諸侯也呂氏曰古之選士
必以射者非專事於射也諸侯歲貢士於天子固
以藝能為選也

子之事也男子之事必有志於四方禦侮扞難則
其任也故桑弧蓬矢設於始生士不能射則辭以
疾蓋不能射則幾於非男子也及其禮射則容體
欲比於禮節欲比於樂而中欲多非其志專一則
不能也非動容閑習則不能也非心爽氣平強有
力而不憚煩則不能也由此觀之射雖一藝而可
以觀人之德行則先王選士之音微矣

集

故詩曰曾孫侯氏四正日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
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言君臣相與



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則安則譽也是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而兵不用諸侯自為正之具也

詩豳首之詩也曾孫謂世為諸侯侯氏謂旁出於

天子故以氏言也四正蓋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

正正亦為名齊魚是間名題肩為正所謂正鵠之

正也用孔氏方氏陸氏僅舉四正為正要於四行獻賓獻公海煥獻大夫將射先燕飲也

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射至於司馬使

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費軍之將亡國之大大與為

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又使公罔

之裘序點揚觶而語公罔之裘揚觶而語曰幼壯孝

弟耆耄好禮不從流俗脩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

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

禮不變旄期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勤有存者

矍相與耆同矍與僅同矍相地名樹菜蔬曰圃觀者如堵牆言其衆射至

於司馬謂射至於使司正為司馬之時蓋方燕之

時名司正及射之時名司馬也賁債也猶敗覆也

公罔姓也裘名也之發聲也序姓點名也陸德明

以者不為句嚴陵方氏用之云有如此者否蓋問



詞也鄭氏以者字屬上句以不在此位爲句蓋田
呂氏釋之曰不在此位也者疑詞也蓋言在此位
也衆所會聚簡別賢不肖人所難言也故以疑詞
示之蓋不在此位云者問之之辭也山陰陸氏曰
揚觶將以飲不勝者鄉射云不勝者進北面坐取
豐上之觶立卒觶是也唯賢者發而不失正鵠故
曰不在此位指不勝而飲觶之位也聞公罔之
喪之言而去者蓋不能保其必勝而先去也故曰
發而不失正鵠者唯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
將安能中公罔之喪揚觶蓋以待初射之用序點

又揚觶蓋以待再射之用鄉射曰設豐實觶如施
之此當序點所揚之觶也夫禮必再射以備幸中
故序點所言又進於公罔之喪一等愚按此章惟
不在此位一句難曉蓋射以序賢今反謂賢者不
在此位故謹備錄三說如右然惟山陰陸氏之說
於本文爲順。觀者如堵牆以孔子之射故來者
如是之多方其來而未入故先使子路延以弓矢
而誓之賁軍之將非勇亡國之大夫非忠捨其親
而爲人後者非孝聞其誓而不敢入者去已半賓
既入又使公罔之喪預揚未用之罰爵反其詞以



善諷之曰幼壯孝弟耆耄好禮不從流俗脩身以
俟死其立德有如此者不在此飲罰爵之位也於
是自揣無其德而不能保其必勝者去者又半然
公周裘之言猶畧而處於圃者猶多也序黠繼又
揚觶而諷之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
亂其成德有如此者不在此飲罰爵之位也於是
自揣德不稱而不能保其必勝者盡去其存而預
於射者僅有耳方其始來觀者如堵牆慕德者衆
無遠不至也其後預射者乃僅存畏威之深有言
必信也未入筵以弓矢本示以將射之禮反直其

辭以拒不賢者使不得入既入語以揚觶本示以
射不勝之罰反善其辭以諷賢而未至者使不敢
留先後緩急之宜呼吸變化之妙雖一射之頃而
所以緩來動和者可占矣補

射之爲言者釋也或曰舍也釋者各釋已之志也故
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則射中矣故曰
爲人父者以爲父鵠爲人子者以爲子鵠爲人君者
以爲君鵠爲人臣者以爲臣鵠故射者各射已之鵠
故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射侯者射爲諸侯也射中
則得爲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爲諸侯射反



孔氏曰以爲父鵠者謂射時身爲人父者則念之云所射之鵠是爲人父之鵠中則任爲人父故爲人之父者以爲父鵠爲人子及君臣皆然晦庵曰射中則爲諸侯不中則不得爲諸侯此皆難信書謂庶頑讒說侯以明之然若有羿之能又何以別恐畧以射審定非專以此去取也集

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后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不得與於祭者有讓削以地得與於祭者有慶益以地進爵紕地是也

澤在野取其寬闊謂澤爲擇記者之言耳他多類此補

故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於其所有事然後敢用穀也飯食之謂也

男子生設弧門左三日負之人爲之射射罷而後用穀以食其子鄭氏

射者仁之道也射求正諸己已正而后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己者求反諸己而已矣孔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呂氏曰仁者之道不怨天不尤人行有不至反求諸已而已射者有似於此故曰仁之道晦庵曰君子恭讓不與人爭唯於射而後有爭然其爭也雍容揖遜乃如此則其爭也君子而非若小人之爭矣集

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者辭養也聲謂樂節也何以射謂何以能使射中與樂節相應也何以聽謂何以能聽此樂與射中相合也射中樂節兩相應會至難矣循聲而發不失正鵠射中與樂節相會惟賢者乃能是難也既

燕義第四十七

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掌其戒令與其教治別其等正其位國有大事則率國子而致於天子唯所用之若有甲兵之事則授之以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司馬弗正凡國之政事國子存游卒使之脩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對反



惟卒任之卒
如字正音征

卒讀為倅副也謂諸子副代其父者也司馬弗正謂屬庶子官司馬弗征賦之也游卒游逸而為副

貳無子之未仕者也孔氏

諸侯燕禮之義君立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大夫皆少進定位也君席阼階之上居主位也君獨升立席上西面特立莫敢適之義也設賓主飲酒之禮也使宰夫為獻主臣莫敢與君亢禮也不以公卿為賓而以大夫為賓為疑也明嫌之義也賓入中庭君降一等而揖之禮之也鄭許亮反

定位定羣臣之位也莫敢適莫敢與君為敵也宰夫主饌食之官天子使宰夫為主以代獻賓也不以公卿為賓而以大夫為賓謂公卿尊矣復以為賓則尊與君大迫近故以大夫為賓大夫位卑無嫌也鄭氏

君舉旅於賓及君所賜爵皆降再拜稽首升成拜明臣禮也君答拜之禮無不答明君上之禮也臣下竭力盡能以立功於國君必報之以爵祿故臣下皆務竭力盡能以立功是以國安而君寧禮無不答言上之不虛取於下也上必明正道以道民民道之而有



功然後取其付一故上用足而下不匱也是以上下和親而不相怨也和室禮之用也此君臣上下之大義也故曰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

此明君臣上下相報之義

說

席小鄉次上鄉大夫次小鄉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獻君君舉旅行酬而后獻卿卿舉旅行酬而后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而后獻士士舉旅行酬而后獻庶子俎豆牲體薦羞皆有等差所以明貴賤也

佳初反

小鄉下鄉也獻君君舉旅行酬者案燕禮宰夫爲主人酌以獻賓賓飲畢酌以酢主人主人飲畢酌以

獻君君飲畢酌以酢主人更爵以受酌于阼階下飲卒爵主人又洗觚酬主人先飲卒爵酌以酬賓賓受觚坐奠于薦東訖小臣請媵爵者二人媵爵阼階下皆北面媵爵于公媵爵者先自飲畢媵爵者洗象觶酌奠于公席之前公坐取所媵之觶以酬賓賓於時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公立卒觶賓乃受公虛爵酌之酬大夫于西階上衆大夫相酬畢奠虛觶于篚自此凡旅酬皆以徧而止

孔氏

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貴賤也。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三讓而后傳命。三讓而后入廟門。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君使士迎于竟。大夫郊勞。君親拜迎于大門之內。而廟受。北面拜。貺拜。君命之辱。所以致敬也。敬讓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故諸侯相接以敬讓。則不相侵陵。意音境。務去聲。

介所以傳達。賓主之命。爵有貴賤。則介有多寡。故曰以明貴賤。介有三等。末介傳中。中介傳上。介以相繼而傳之。故曰介紹而傳命。質者對也。與之

正相當也。使臣不敢與主君亢禮。故曰弗敢質。一說

父子之間以質為敬。君臣之間以文為敬。故曰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廟受者受使者所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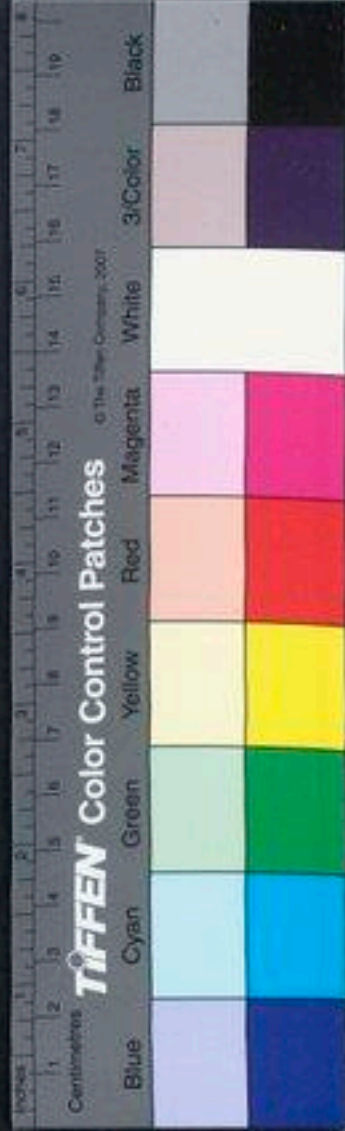
之命也。傳命入門。皆三讓。三揖。至階。三讓。而升。賓

所以敬主也。士迎于竟。大夫勞于郊。君親拜迎。而廟受。主人所以敬賓也。賓主之交相敬讓如此。此

鄰國所以不相侵陵而兵不興也。

孔氏曰。呂氏方氏陸氏。

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君親禮。賓賓私面。私覲。致饗餼。還圭璋。賄贈饗食燕。所以明賓客君臣之義也。



擯者主國之君所使接賓者也主之有擯猶賓之
有介也卿爲上擯迎接賓客大夫爲承擯承副上
擯士爲紹擯繼續承擯君親禮賓親執醴以禮之
也賓私面私覲者私以已禮面見主國之卿大夫
爲私面私以已禮覲主國之君爲私覲也牲殺曰
饗生曰餼半圭曰璋璋賄以貨言賄以送言饗以酒
爲主食以食爲主燕則兼酒食而燕樂之也君親
禮賓賓私面私覲以至饗食燕所以明賓客之義
還圭璋致饗餼賄贈則使人致之所以明君臣之
義

孔氏曰
氏方氏

故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厲以禮使者
聘而誤主君弗親饗食也所以愧厲之也諸侯相厲
以禮則外不相侵內不相陵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
兵不用而諸侯自爲正之具也

此必
履反

聘而誤謂使者行聘之時禮有錯誤

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
義也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禮則民作讓矣

君子以玉比德故聘禮執圭璋致命以達其君之
信聘君以圭聘夫人以璋半圭曰璋取法於陰陽
之義也其圭璋則典瑞所謂琢圭璋璧琮以頒聘



者也。行聘禮之後，饗君用璧，饗夫人用琮，皆加於束帛。既饗之後，以圭璋禮之，重也。故以本物還之，以璧琮饗幣財之輕也。故受之而更以他物贈之，所謂輕財而重禮也。孔氏

主國待客，出入三積。餼客於舍，五牢之具，陳於內。米三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於外。乘禽，日五雙。羣介，皆有餼牢。壹食，再饗，燕與特，賜無數。所以厚重禮也。古之用財者，不能均如此。然而用財如此，其厚者，言盡之於禮也。盡之於禮，則內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爾雅

積猶委積之積。三積，皆有牢。禮米禾芻薪五牢，謂飪一牢，腥二牢，醢二牢。每牢具牛羊豕也。乘禽，謂乘行羣匹之禽。鴈鷺之屬。聘，卿則日致五雙也。羣介，皆有餼牢，則無飪腥矣。殺於使臣，故也。燕，盛於饗。饗，盛於食。於食，惟一。於饗，至再。於燕，與時賜無數。尊重禮也。不能均者，均猶皆也。言常時用財豐殺隨時，不能皆如此。其厚，獨於聘禮則厚也。孔氏

氏方氏脩

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后禮成。非強有力者，弗能行也。故強有力者，將以行禮也。



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飢而不敢食也。日莫人倦，齊莊正齊而不敢解惰，以成禮節，以正君臣，以親父子，以和長幼，此衆人之所難而君子行之，故謂之有行。有行之謂有義，有義之謂勇敢，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能以立義也。所貴於立義者，貴其有行也。所貴於有行者，貴其行禮也。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敢行禮義也。故勇敢強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外無敵，內順治，此之謂盛德。故聖王之貴勇敢強有力如此也。勇敢強有力而不用之於禮義，戰勝而用之於爭鬪，則謂之亂人，刑罰行於國所誅者，亂人也。如此則民順治而國安也。（註音）

此因聘義而兼射義以推演其說補

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珉者何也？爲玉之寡而珉之多與？孔子曰：非爲珉之多故賤之也。玉之寡故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墜，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圭璋，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



云言念君子溫其玉故君子貴之也

音武中反九

反訛其勿灰

砩石似玉或作玳瑁緻也栗堅貌廉稜也刺利傷也越猶揚也訕絕止貌凡金聲始洪終殺玉聲始終若一其終訕然謂其無衰殺之漸所謂玉振終條理也瑕玉病瑜玉中美也孚尹旁達未詳鄭氏以孚讀為浮尹讀為鈞云浮鈞者王之采色義既無據恐未必然山陰陸氏云孚信也尹正也浮尹猶言信正言玉堅貞之德外信達也此於字義近之特達者謂璧琮必有幣以將之圭璋特達而已不用籍幣如君子之德無待乎外也詩秦風小戎

之篇鄭氏孔氏呂氏陸氏

喪服四制第四十九

凡禮之大體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故謂之禮此言之者是不知禮之所由生也夫禮吉凶異道不得相干取之陰陽也喪有四制變而從宜取之四時也有恩有理有節有權取之人情也恩者仁也理者義也節者禮也權者知也仁義禮知人道具矣禮音毀也

四制謂喪服之六有以恩制義制節制權制四者



之別貴

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爲父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門內之治。因旃義。門外之治。義斷恩。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故爲君亦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亂反

此明恩制義制

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練。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也。喪不過三年。苴衰不補。墳墓不培。祥之日。鼓素琴。告民有終也。以節制者也。道七

此明節制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爲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杖者何也。爵也。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或曰擔王。或曰輔病。婦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后事行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而后行者面垢而已。秃者不鬢。偃者不袒。跛者不踊。老病不止酒肉。凡此八者。以權制者也。稽徒豔反。今又如字。袒徒旱反。

此明權制。父在爲母一也。有杖乃扶而起二也。杖而起三也。面垢四也。秃者五也。偃者六也。跛者七也。



也。老病八也。○杖本扶病而曰爵者，以爵者有德其恩必深，爲之服者病必重，故曰爵也。言爲爵者設也。三日授子杖者，子恩深，病速，故授杖早。其餘以次而遲也。擔，鄭云假也。尊其爲王假之，以杖者也。呂氏云：恐止音擔，謂負荷所主之喪，故授之以杖也。杖以輔病未成人之婦人、幼少之男子，雖居喪未能至於病，故不杖也。三日、五日、七日授杖不同者，爲君喪而服之者衆也。不言而事行者謂天子諸侯扶而起者，以病而貴重，故杖而又扶之，以人也。言而后事行，謂大夫士杖而起者，病也。身自執事而后行，謂庶民面垢而已，善居喪而又勞苦，不敢至病，恐以毀滅性也。禿者無髮，故不髻。僂者露膊，可憎，故不袒。跛者脚蹇，難躍，故不踊。老病者，須有養，故不止酒肉。子於父母貴賤情同，情難直，遂其爲禮之不同，如此，故曰權制。或以父在爲母屬上文，而以授杖不同爲權制之一。孔氏補。

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恩之殺也。聖人因殺以制節，此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此喪之中庸也。王者之所常行也。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



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載之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三年之喪。君不言。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此之謂也。然而曰言不文者。謂臣下也。禮斬衰之喪。唯而不對。齊衰之喪。對而不言。大功之喪。言而不議。緦小功之喪。議而不及樂。父母之喪。衰冠繩纓。菅屨三日而食粥。三月而沐。期十三月而練冠。三年而祥。比終。茲三節者。仁者可以觀其愛焉。知者可以觀其理焉。強者可以觀其志焉。禮以治之。義以正之。孝子弟弟貞婦皆可得而察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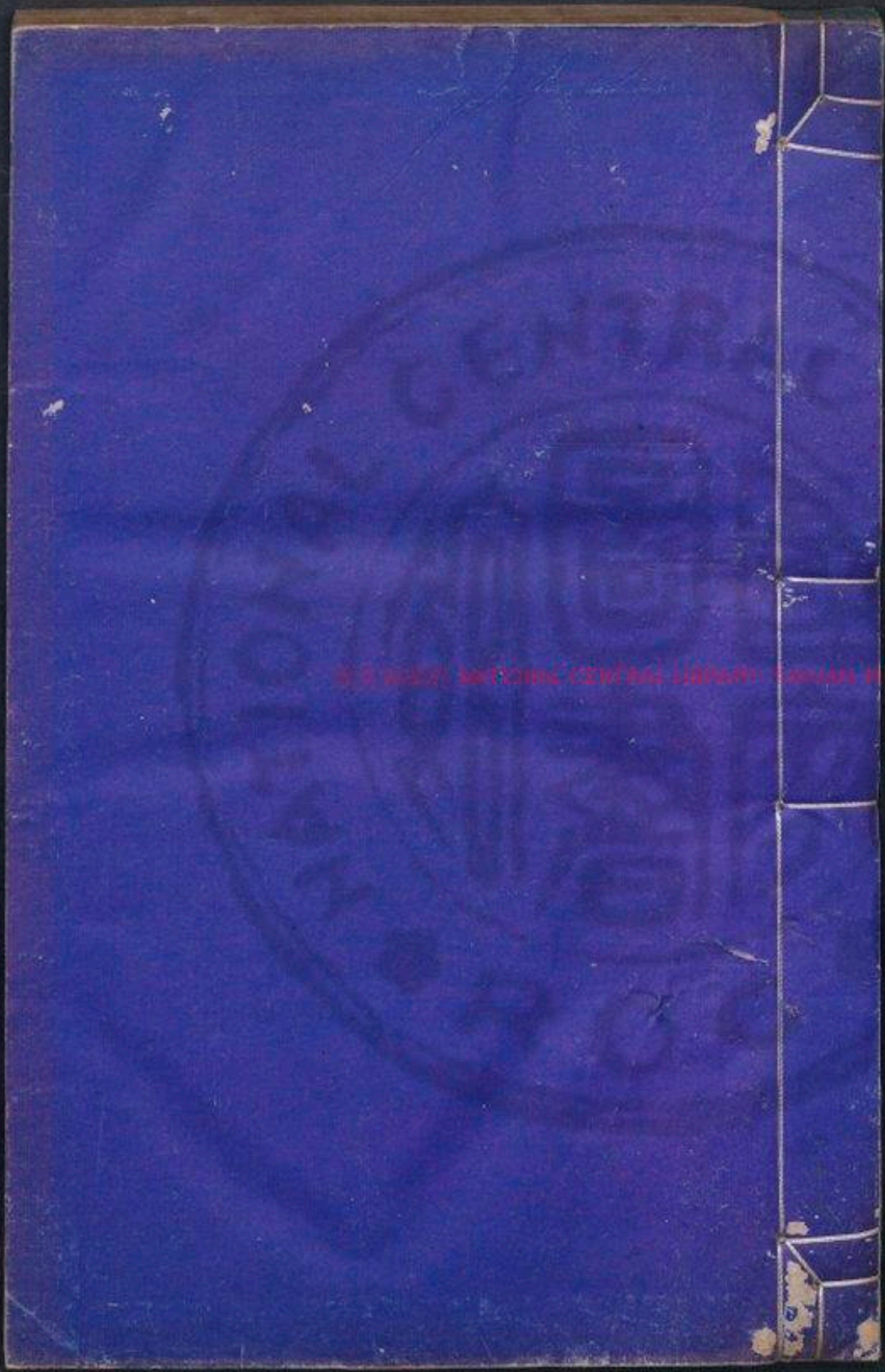
諒闇謂信默也。此禮明前四制之中節制之義也。
三節者。初喪至三月一也。練二也。祥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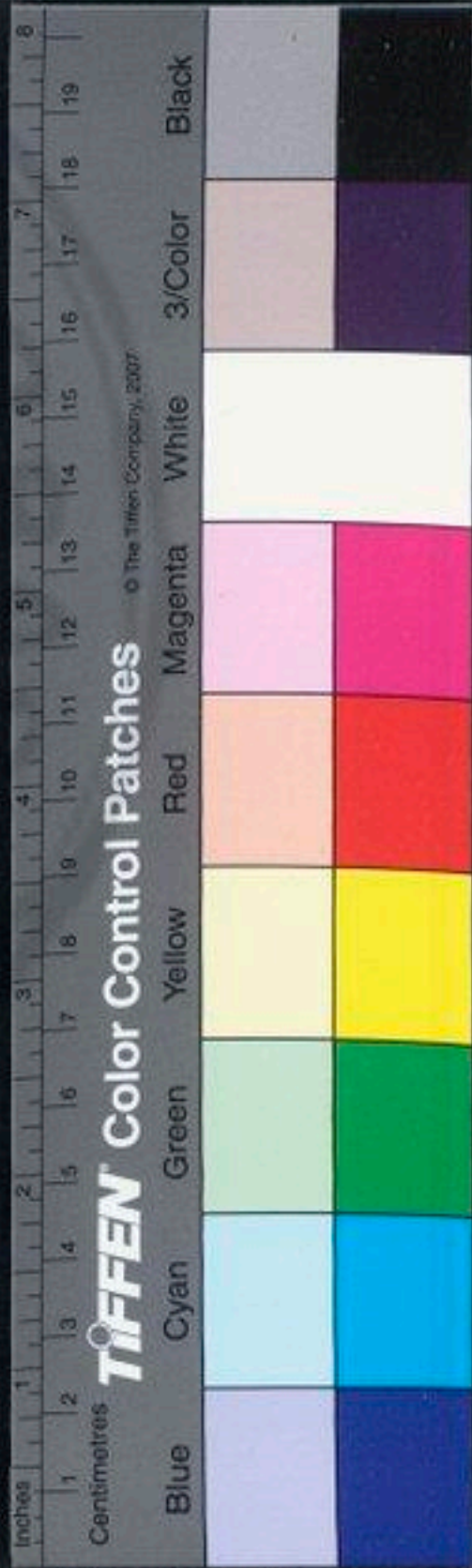
NATIONAL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二十九終





Digitized by eGangotri Central Library Varanasi, India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三十

讀周禮

孟子生於周末周室班爵祿之制已不可得而聞劉歆生於漢末乃反得今所謂周禮六官之書故後世疑信相半如張橫渠則最尊敬之如胡五峰則最擯抑之至晦庵朱先生折衷其說則意周公曾立下規模而未及用近世趙汝騰按惟王建國以爲民極數語意周公作洛後所爲然亦不可考矣惟程氏謂有關雉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此爲于其本而言之



學者明乎此則不必泥其紛紛者然竊意周官法度在尚書周官一篇而未必在此書六典爾今以先儒考訂聊筆其一二云

設官之多

陳及之云或謂鄉遂設官最冗六鄉之民不過七萬五千家今設官至萬八千九百三十人爲大夫者百八十人六遂之民亦不過七萬五千家而設官乃三千九百九十八人爲大夫者四十人鄉遂共十五萬家官吏乃至三萬三千人十五萬家之所入能幾何而足以養二萬三千官吏愚按呂氏總計地官公卿大夫士通用三十萬夫府史胥徒又不預焉則又不止陳氏所計二萬三千之數而已使此書果出於周尚不過尚書周官一篇之疏况又說之不通如此

官之交互

陳君舉曰如大史內史掌六典八灋八則八柄之貳宜屬天官乃屬春官大小行人司儀掌客宜屬春官乃屬秋官宰夫掌臣民之復逆矣則大僕小臣御僕之掌復逆宜屬天官乃屬夏官宰夫掌治朝之位矣則司士正朝儀之位宜屬天官乃屬夏



官地官掌邦畿之事凡造都邑建社稷設封疆既
悉掌之矣而掌固司險掌疆候人又見於夏官天
官掌財賦之事自大府至掌皮既悉領之矣而泉
府廩人倉人又見於地官自膳夫至腊人不過充
君之庖者悉領於天官至外朝百官之廩祿府吏
胥徒之稍食番上宿衛之廩給乃見於地官自內
司服至履人凡王宮服飾之用悉領於天官而司
服司常典瑞巾車之屬乃見春官此其分職皆有
不可曉者愚按書作於周而定於孔子大如三宅
三俊書所載也周官無之小如三毫阪尹書所載
也周官無之而此乃至於交互重複何哉

○天官冢宰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
此相商邑翼翼四方之極之義而說者以爲主周
公作洛邑而發周禮一書關涉義理者在民極二句
故每官必以此爲篇首

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
此本書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之說
治官之屬

此句總下六十官今併太宰小宰九六十三官



大宰掌六典一治典二教典三禮典四政典五刑典六事典

愚按書六卿分職此以大宰掌六典六典即六卿之職雖曰冢宰無所不統此下自分六官然與書不同

小宰掌宮中之刑九大宰之職皆掌其事

宰夫掌治朝之法

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

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

士謂適子庶子謂支庶在版謂子弟名籍

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庖人掌共六畜獸禽○內饔掌割亨○外饔掌祭祀之割烹○甸人掌共鼎鑊○甸師掌耕藉田○愚按膳夫以下五官凡五百三十一人均爲飲食設亦豈無可併省者耶

甸師掌耕藉田

愚按藉者借民之力也今官與其徒凡三百三十有五人豈千畝之田王自置人耕之耶似當考也

獸人掌習田獸

愚按此以共膳也然古者自有田狩共君之庖

獸人掌取魚



愚按此官除士府史胥之外其徒三百人今世取魚於市不養一人亦足供膳

（整人）

雖不設官亦可

（腊人）

庖人一小事耳

（醫師）

○食醫 ○疾醫 ○瘡醫 ○獸醫

此通古今決不可廢者古人世其官則精矣

（酒正）○酒人 ○漿人

此亦古今不可闕者今世有酒而已漿以水為主

以米汁將之所以止渴稍厚則爲醴甜酒也又釀則爲酒辛辣矣

（凌人掌冰）

（邊人）

奄與奚掌之

（醢人）○醢人 ○鹽人

皆奄與女奚

（冪人掌巾冪）

（宮人掌寢）

皆女也



掌舍掌出入。幕人掌幕帟。掌次掌王次。皆侍御之細事。

太府。王府。內府。外府。

皆掌守藏財賦。太府總收。王府掌玉。內府掌良貨。外府掌泉布。

司會。司書。職內。職歲。

皆掌會計賦職。歲者歲抄計其數也。世稱六典之書。大半理財。然尚書周官一書不及此也。

職幣掌用幣。司裘掌共裘。掌皮掌斂皮革。內寺掌陰禮而首均其稍。食分其人民以居之。

丙小臣掌王后服位。

蘭人。寺人。丙豎。

皆奄官豎則未冠者之名。

九嬪。世婦。女御。女祝。女史。

皆婦人爲之。

典婦功。典絲。典臬。

外官爲之。

丙司服。縫人。

皆婦人爲之。

五峰疑官吏與妃嬪雜處。



染人○追師○饗人○夏采
皆男子爲之夏采者夏翟羽色與染人固異官然
皆瑣瑣甚矣

陳君舉曰冢宰一職惟宰制天子左右之人一
則環衛之人二則供奉飲膳酒漿之人三則出
納財賄之人四則宮中使令之人又曰自王府
內府而下今皆入內藏庫自宮人掌金帛而下今
皆入修內司自醫師食醫而下今皆入御藥院
自膳人庖人而下今皆屬御前供奉官愚按
本朝之制爲簡但權不屬宰相官府不一體耳

○地官司徒

此本尚書周官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爲義
自天司徒而下凡七十八官

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
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

按此周禮中精語形容卜洛之美也然此書首言
惟王建國以爲民極乃立地官是卜洛而後設司
徒之官豈先有司徒而後卜洛耶若以此爲司徒
之職掌則卜宅洛中無再卜再宅之事繼此云諸
公地方五百里則漢人之言異乎孟子儉於百里



之說矣說者以爲周官兼山川附庸而言則依附魯頌形容之說而曲爲之回護也百里指上地而言豈包山川之虛數附庸各自爲國何關諸公之封域耶

小司徒掌建邦之教灋

鄉師掌其所治鄉之教而聽其政。鄉老。鄉大夫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州長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灋

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族師掌其族之戒令政事。閭胥各掌其閭。比長掌其比之治

鄉一萬二千五百家州二千五百家黨五百家族

百家閭二十五家之五家自鄉至此次第聯絡但

鄉師鄉大夫州長黨正皆於正歲教民以法斯民若奔走四處恐力不及各教於州黨則受教於鄉者誰歟同教於鄉則受教於州黨者誰歟歲時人民盃酒奉親一時和悅人情然而奔走於有司不暇亦未知如何耳

封人掌設社壝士府史胥二十四人徒六十人

按設社壝有時常養此衆何爲

鼓人掌教金鼓。舞師掌教舞

牧人掌牧祭祀之牲。牛人掌養公牛。充人掌繫



祭祀之牲

竊意充人之職牧人可兼亦可免四十八人之廩

載師掌任士。閭師掌任民。縣師掌地域田萊

三職相類九二百二人愚按禹嘗任土作貢不過區畫而止不聞常設官

遺人掌委積。均人掌力政

一帥氏掌以徽詔王與教國子保氏掌諫王而教國子似今師儒之官而吏胥之外其徒共百八十人豈無煩冗之職歟

司諫正民之行。司救防民之非

不知如何巡察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

調人掌平民之爭

然則不剖其是非歟

媒氏掌萬民之判

司市九百七十四人雖曰必立之平多亦恐擾夫人世子過市有罰亦可疑夫人世子無游觀市井之理若出而經從何罪罰之

質人掌市貲。廛人掌市布。胥師。賈師。司聽

司稽。肆長。泉府。司門。司關



通司市九十一司無不為市而設得無煩苛否易
惟曰日中為市交易而退

掌節守邦節而辨其用

遂人掌邦之野○遂師掌遂之政令○遂大夫各掌
其遂之政令○縣正鄙師鄭長里宰又各掌其政令
又有鄰長

何掌政令者之多不其煩歟

旅師掌野之粟

恐粟各有主野安得粟而旅師掌之

稍人掌令丘乘之政令

委人掌斂薪芻

王均掌平土地

草人掌土化之法

蓋除草者恐民各自除之不待官

稻人掌稼下地

蓋種稻者恐民各自為之亦不待官

土訓掌詔地事○誦訓掌道方志

山虞掌山林林衡掌林麓川衡掌川澤澤虞掌澤藪

山者豈不可以兼林澤者豈不可以兼藪歟

迹人掌邦田之地政○井人掌金玉錫石之地



角人掌徵齒角。羽人掌徵羽翮。掌葛徵絺絺之
材。掌染草徵染草之物。掌炭徵炭灰之物。掌
茶以時聚茶。掌蜃斂互物蜃物。

凡皆瑣屑甚矣似不必一一立之官

圉人掌圉。場人掌築場。

不待官。圉人掌圉可言也。場人掌築場恐亦農人自爲之。

廩人凡三百十四人。舍人掌用穀。倉人掌藏粟。
司祿。司稼掌巡邦野之稼。

舍人倉人可併於廩人若司稼之巡稼雖不必可也。

春人。饋人。稱人皆主食。

稱者冗食之名。

陳君舉曰地官掌教難曉以屬官考之自鄉老
至比長自遂人至鄰長皆鄉遂之官自封人至
充人皆疆場畜牧之官自載師至圉人皆掌財
賦征役之官自司市至泉府皆掌市井自司門
至掌節皆掌兩關自旅師草人稻人虞衡以至
掌染草炭茶蜃極於場人圉人無非山杖川澤
田疇之官幾近六十官所謂教官者師氏保氏
司諫調人司牧鼓人不過六七而已其他則整



頓田疇分擘郊里征斂財賦掌管山澤紀綱市井管鑰明關而已當時謂之教典何也王次黜曰司徒所掌大抵田賦等事似與天官大宰九貢九賦大府以下等官相類黃氏曰地官卿一人中大夫五人下大夫十五人上士四十八人中士一百三十人下士二百八十八人王之門關十二下士各二人則又四十八人府一百三十人史二百十九人賈八人胥二百二人徒二千四百五十六人又舞徒四十人奄十二人女春祝二人女膳八人女采十六人奚八十五人是皆著於數者也山虞林衡澤虞場人皆中下士又其府史胥徒又司市立胥徒賈師司醜司稽肆長皆不能討其數者也鄉老皆公即三公鄉大夫皆卿即六卿六鄉三十州州長皆中大夫州五黨黨正皆下大夫黨五族為七百五十族族師皆上士族四閭為三千閭閭胥皆中士閭五比為萬五千比比長皆下士六遂大夫皆中大夫六遂之縣視州鄙視黨鄙視族里視閭其餘各下於六鄉之一等六鄉之餘民居四郊其官為四郊之吏相不為邑縣都不為都有吏



主之皆不可以數計也。呂氏曰：總計地官公卿大夫士通用三十萬夫，有奇。府史胥徒不在數。虞衡迹人等亦不在數。據畿內之地，似難容許多官。畿內戶口亦難供許多官。愚謂：盡畿內之人，不為民而盡為官，亦無此數。

○春官宗伯

乃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此本尚書周官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之說。自宗伯至家宗人及凡以神仕者，凡七十官。

天宗伯掌天神人鬼地示之禮。○小宗伯掌神位名物。○肆師掌祀禮。

肆言陳也。

鬱人掌裸器。○甸人掌釀秬。

然此豈不可併之酒人耶？

雞人掌共雞牲。

亦豈不可併之牧人之未耶？

司尊彝自下士至其徒，凡三十人。○司凡筵，凡十三人。

天府掌祖廟之守藏。○典瑞掌玉瑞玉器之藏。○典

命掌諸侯之五儀與諸臣五等之命。

司服掌王吉凶之服。



然既曰祀昊天上帝又曰祀五帝亦如之五帝漢人之言恐周無之也夫帝一而已

典祀掌外祀之兆守凡五十四人

竊意偶有葺理募用民力可也常廩其徒恐虛費

守祀掌廟祀

世婦每宮卿二人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

既曰世婦而以卿大夫士爲之何也周禮六官每官不過一卿而世婦每宮乃卿二人何也天官既有世婦矣此春官又有世婦何也說者以春官者爲外命婦然外命婦各于其夫之家而云每宮何

也若內命婦二十七世婦每宮二卿是爲五十四卿

何卿之多也既命卿大夫士矣又有女府史奚凡二十人又若何而共事也皆未可曉

丙宗凡內女之有爵者○外宗凡外女之有爵者

是特汎言內外命婦何以宗言而指爲官守亦合

考

冢又掌墓地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

注云戰敗無勇而罰之然豈有無勇而戰死者耶是死守封疆者皆罪人也豈義各有在歟

墓大夫掌邦墓之地域凡二百三十六人



冢人共百四十四人已繁矣似合併省以合聖人
節用愛人之義官事不攝非儉之訓也
職喪掌諸侯之喪

然治喪已見天官宰夫之職恐此亦可省

天司樂○樂師○大胥○小胥○大師○小師○瞽
矇○眡瞭○典同○磬師○鍾師○笙師○鐃師○
鼙師○旉人○籥師○籥章○鞀鼓○鞀氏○典庸器○司干
凡二十官皆掌樂雖曰文精其能豈不可總為一
官而各列其屬以稍減其人耶

太卜○卜筮○卜人○龜人○巫氏○占人○筮人
凡七官皆掌卜筮實則卜筮列兩官亦可矣
占夢

似不必置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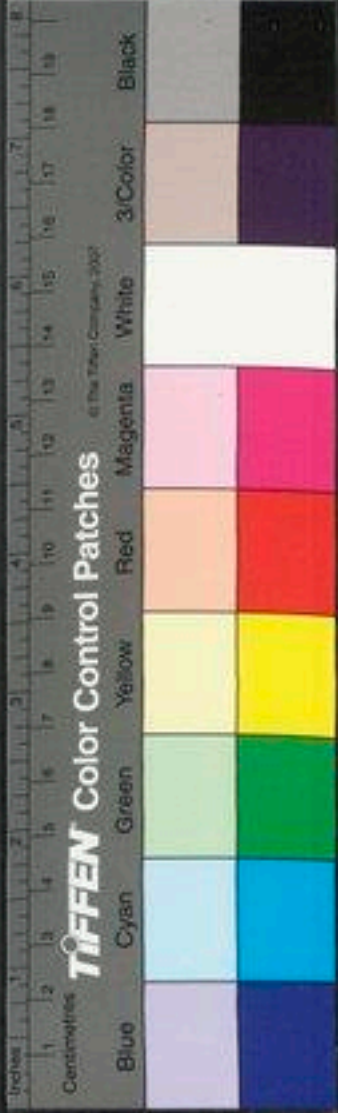
眠侵

似宜屬保章氏

大祝○小祝○喪祝○甸祝○詛祝○司巫○男巫
女巫

八官皆掌祝似可併省若詛祝則春秋以後之事
恐非盛世所宜有

大史掌邦之六典○小史掌邦國之志



然大宰亦掌建邦之六典矣外史亦掌四方之志矣且二史列於巫祝馮相氏之間亦不知何義

馮相氏掌歲月辰日

馮音憑乘也憑高而相視之

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

保安也章明也云保安時變章明天意

內史○外史○御史

內史掌八枋詔王然此太宰之職也特彼作柄此作枋耳外史掌四方之志然此小史之職也特彼

言諸侯比言四方耳而史則進書於王者其史百有二十人似多耳

巾車掌公車之政令○典路掌王及后之五路○車

僕掌車之萃

輜也與

九三官皆主車者

司常掌九旗之名物

主車之旗

都宗人掌都祭祀之禮○冢宗人掌冢祭祀之禮凡以神仕者無數

陳及之曰六官中惟春官典禮職事無可疑者然司服掌外朝之服當與內司服並在天宮典



瑞掌玉器之藏當與掌節並在地官司常巾車
典路亦當在夏官今列春官者以禮儀所係黃
氏曰春官之屬七十自太宗伯至職喪為一節
自大司樂至司干為一節自太卜至御史為一
節自巾車至凡以神仕者為一節卿大夫士總
五百九十有四人府史胥徒工又總二千五百十
四人女奚百有二十人男巫無數女巫無數凡
以神仕者無數

○夏官司馬

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
本尚書周官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之說自

大司馬而下凡六十九官

軍將皆命卿

此語見文武不分最切薛平仲乃謂六官中特司
馬掌兵餘卿無與竊恐不然六鄉之民皆以什伍
為軍則六鄉之卿皆為軍將若獨司馬一卿為軍
將豈他鄉之民不為兵耶豈司馬兼將他鄉之兵
耶必不然也

大司馬掌建邦國之九法以平邦國以九伐之法正
邦國



小司馬掌小祭祀會同饗射師田喪紀之事

軍司馬與司馬行司馬皆缺

司勳掌六鄉賞地之法

陳君舉謂獨屬之司馬者以軍賞不踰時免司
存散隔回復墜底之患

馬質

質平也主買馬平其賈直

量人掌建國之法

小子掌羞羊○羊人掌羊牲

司權掌火政

掌固主脩城郭○司險掌九州圖○掌疆主疆界○

候人迎賓客○環人掌致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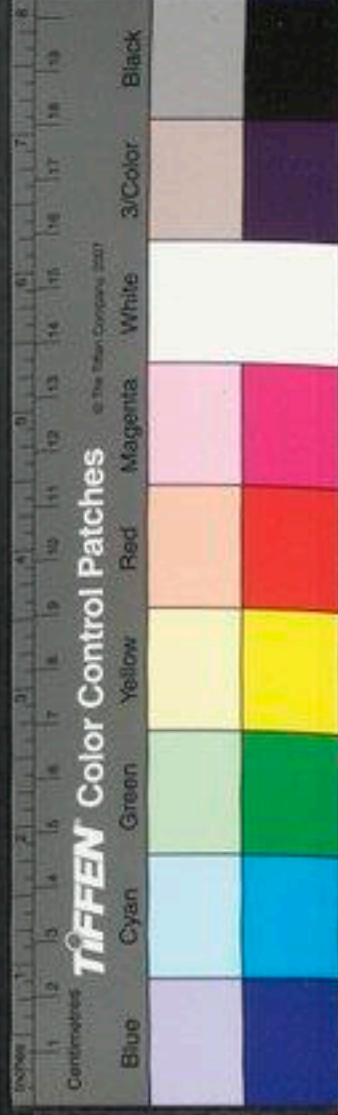
挈壺氏

不詳刻漏之制而挈壺以令軍井挈轡以令舍挈
番以令糧

射人掌射位

服不氏掌養猛獸○射鳥氏掌射鳥○羅氏掌羅鳥
鳥○掌畜養鳥

凡四官似皆不見爲民設官之意



司士掌羣臣之版。諸子掌國子之倅。司右掌羣右之政令。

謂九車右之長也。

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

節服氏掌祭祀朝覲交冕。

似於司馬無關。

方相氏掌難。

以相視而攻疫者非一方故名方相。

小命相王之小灋儀。祭僕掌受命于王以眡祭。

祀。御僕掌羣吏之逆及庶民之復。隸僕掌五寢。

之婦除糞洒之事。

似皆於夏官司馬無關於天官豕宰之屬則近之。

弁師掌王之五冕。

似宜屬春官。

司甲。司兵。司戈盾。司弓矢。繕人。稟人。戎右。

皆司馬之屬宜也。

齊右爲祭祀陪乘。道右掌前道車。大馭掌馭王。

路。戎僕掌馭戎車。齊僕掌馭金路。道僕掌馭。



象路。田僕掌馭田路。馭夫掌馭貳車。校人掌
王馬之政。趣馬贊正良馬。巫馬掌養疾馬。牧
師掌牧馬。圉人掌十有二閑之政。圉師掌教圉
人養馬。圉人掌養馬芻牧之事。

右十五官似不必盡置。夏官恐亦有可併省者。

職方氏掌天下之地。土方氏掌土圭之法。懷方氏
掌遠方之民。合方氏掌達天下之道路。訓方氏
掌通四方之政事。彤方氏掌制邦國之地域。山師
掌山林之名。川師掌川澤之名。廩師掌四方之地名。
凡九官於夏官司馬亦于維以之屬也。且
亦多可併省以寬民力。

臣人掌灋。臣邦國。殫人掌王志以語之天下邦國。
殫與探同。言探王之志。此二官似不宜屬司馬。

都司馬掌都之車馬兵甲戒令以聽於國司馬。家
司馬各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
公司馬即國司馬。

陳及之曰。司馬一官與軍政者半。不與者半。自
大司馬至行司馬。自諸子至旅賁氏。自司甲至
藁人。自校人至圉師。其他則環人。戎右。戎僕。都
家司馬。皆與戎事者也。自掌固至掌疆。則司疆。



界者也自服不氏至掌畜則掌鳥獸者也自太僕至隸僕則左右侍御僕從者也自職方氏至攬人則掌輿地及四方諸侯外夷者也小子掌祭祀則係焉司燿掌行火則係焉候人掌賓客則係焉挈壺氏掌司夜則係焉司士掌朝儀則係焉弁師掌冠弁則係焉與夫齊右之屬射人之屬則又係焉夫既曰典軍政而官府錯居互相關係。右夏官卿大夫士六百九十有一人府史胥徒工賈醫四千二百五十有二人不命之官九四方相氏狂夫四人圉師乘一人圉人良馬匹一人駕馬麗一人家司馬各使其目以正於公司馬

○秋官司寇

乃立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此本尚書周官司寇掌邦禁誥茲庶刑暴亂之說凡六十七官然書曰刑暴亂可也此曰刑邦國則非辭矣

大司寇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誥四方

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

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



按此官亦可疑萬民豈可致之外朝耶如盤庚登
進民于庭止於國中之民猶可也國危國遷與立
君皆外諸侯之事其民豈得而致之耶國之危與
遷及立君詢之卿大夫可也而詢之民何耶
士師掌五禁之法官禁官禁國禁野禁軍禁也○鄉
士掌國中各掌其鄉之民數而糾戒之○遂士掌四
郊各掌其遂之民數而糾其戒令○縣士掌野各掌
其縣之民數○方士掌都家之獄訟○訝士掌四方
之獄訟

朝士掌建邦外朝之灋

其曰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既書於士矣
士何不正其罪殺之而縱其人自相仇殺耶

司民掌登萬民之數○司刑掌五刑之灋以辨萬民
之罪○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灋○司約掌邦國
及萬民之約劑○司盟掌盟載之法

凡五官亦有次第但盟忍非盛世事耳

職金掌九金玉錫石丹青之戒令

其徒八十人似多亦不宜屬刑官

司厲掌盜賊之任器貨賄



此屬刑官可也

犬人掌犬牲

宜屬獸人雞人之列然大亦豈所以名官耶

司圜○掌囚

司圜掌收教罷民然徒百有六十人何多耶掌囚掌守盜賊九囚者徒百有二十人亦多今世守囚未有滿數人者其害已甚若周盛時囹圄空虛而繁雜如此歟

掌戮掌斬殺

其徒至二百人五隸者罪聞蠻夷貉也罪聞蠻夷

關隸夷隸貉隸又各百有一十人盛時蠻夷於中國之王都何關而收隸如此之多不可曉也

希憲掌刑禁○禁殺戮掌司斬殺戮禁暴氏掌禁亂

野虜氏掌達國道路至于四畿○蜡氏掌除骹蜡音

雍氏掌溝瀆○萍氏掌水禁○司寤氏掌夜時○司

烜氏掌取火於日取水於月烜音○條狼氏掌執鞭

循問氏掌互櫟互者今行馬櫟即擊析○冥氏掌設

弧張○庶氏掌除毒蟲○允氏掌攻螫獸○翼音氏

掌攻猛鳥○柝他音氏掌殺草○雉他音氏掌殺草○



稽他折族弟獨氏掌覆天鳥之巢。翦氏掌除蠹物。
赤友氏掌除墻屋。蠹氏掌去蠹。鼃鼃即蠹。鼃者
耿也。鼃莫。○靈氏掌除水蟲。庭氏掌射
天鳥。

按自野廬氏至冥氏九九官宜分屬天官地官自
庶氏至庭氏九十一官皆主殺害禽蟲恐無此理
啣枚氏掌司聯。伊者氏掌杖威。

大行人掌賓客。小行人掌賓客之禮籍。司儀掌
擯相之禮。行夫掌傳遽之小事。環人掌送逆。
凡十一官皆為賓禮設官無可併省者且於義合
屬春官夏官

朝大夫掌都家之國治。都則。都士。家士
凡四官一律

易氏曰秋官刑官也司寇掌刑而士師則掌禁
自鄉士以至司隸用刑者也自布憲至啣枚氏
用禁者也若大行人掌客之類疑於春官之掌
禮者朝士掌交之類疑於夏官之掌政者右卿
大夫士百三十有五人府史胥徒賈庶子二千



七百三十有六人

○冬官考工記

此本尚書周官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之說而名冬官鄭注云司空篇亡漢興購求千金弗得先儒據所聞記之王次點曰以周官司空之掌放之司空未可以為亡也夫周官言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凡經言田萊溝洫都邑涂巷者非邦土而何農工商賈市井里室廬者非居民而何桑麻穀粟之所出山澤林麓之所生非地利而何及

有三教官之屬七十有八禮官之屬七十政官之

屬六十有九刑官之屬六十有七意者簡編錯雜先儒莫之能辨遂以考工記補之其實司空一官未嘗亡也愚按周禮出於漢末鄭氏謂漢興購求司空篇不得恐未可信今以五官所餘之數合考工三十之數自可足本篇六十而謂先儒莫之能辨此豈難見之事而先儒莫之能哉或疑此書正因晚出故為錯脫以示其為古未知然否然五官之屬皆差互不倫非特司空一官而已也

輪人為輪。輪人為蓋。輿人為車。輅人為輅。



築氏爲削。冶氏爲殺。執氏爲劍。鳧氏爲鍾。
栗氏爲量。段氏關。亟人爲甲。匏人之事治革
之工也。字本韠人爲臯陶序本。韋氏關。裘氏
關。畫畫續之事。鍾氏采羽鍾聚也。取其色之聚
也。筐人關。慌氏練絲。慌言治之使熟也。王
人。櫛人關。雕人關。磬人。瓦人。陶人。
旒人爲簋。梓人三爲筍。虞爲飲器爲侯。廬
人爲廬器。

廬者總合衆物而成積竹爲之取其堅固

近人三建國爲國爲書。軍人爲車爲軍。言人
引有六林。獨言角。斲者膠漆絲爲之輔而已也。

孔子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此四書正經也
禮記雖漢儒所集而孔門之中庸大學在焉樂
記等篇亦多格言若周禮未知其何如夾滌鄭
氏嘗謂周禮一書詳周之制度而不及道化嚴
於職守而闕畧人主之身後來求其說而不得
或謂文王治岐之制或謂成周理財之書或謂
戰國陰謀之書何休或謂漢儒傳會之說乃劉
或謂末世瀆亂不驗之書林孝存作十論七難
以排之至孫處又獨爲之說曰周禮之作周公



居攝之後書成歸豐而實未嘗行惟其未行故
建都之制不與召誥洛誥合封國之制不與武
成孟子合九設官之制不與周官合九畿之制不
與禹貢合九此皆預爲之而未嘗行也愚恐亦
意之之言按周禮實漢成帝時劉歆始列之七
畧王莽時劉歆始奏置博士爾周禮始用於王
莽大敗再用於王安石又大敗也滌以爲用周
禮者之過非周禮之過是固然矣然未有用而
效者恐亦未可再以天下輕試

日抄三卷終

讀春秋左氏傳

君子曰

鄭交質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君
信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隨三年

君子以二國結信爲言及

謂鄭莊公於是乎正又

鄭莊公於是乎有禮

由于鄭而與

王之失鄭至



居攝之後書成歸豐而實未嘗行惟其未行故
建都之制不與召誥洛誥合封國之制不與武
成孟子合九設官之制不與周官合九畿之制不
與禹貢合九此皆預爲之而未嘗行也愚恐亦
意之之言按周禮實漢成帝時劉歆始列之七
畧王莽時劉歆始奏置博士爾周禮始用於王
莽大敗再用於王安石又大敗也滌以爲用周
禮者之過非周禮之過是固然矣然未有用而
效者恐亦未可再以天下輕試

日抄三卷終

讀春秋左氏傳

君子曰

鄭交質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君
信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隨三年

君子以二國結信爲言及

謂鄭莊公於是乎正又

鄭莊公於是乎有禮

由于鄭而與

王之失鄭至





公伐周射王中肩
一以為賢可怪也
使衛計邢平從之師

乃狸然
之好誣也

晉狼曠能斬秦囚遂以為右箕之役先軫黜之狼曠
怒其友曰盍死之曠曰吾未獲死所及彭衙馳秦師
死焉君子謂狼曠於是乎君子

秦伯伐晉濟河焚舟晉人不出封穀戶而遂迷難西

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之為君也舉人之周
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

孟明違父誤君無故行盜賊之行掩鄭取敗自是
秦晉交兵四十餘年使生靈肝腦塗地孟明之罪

而心終身遂非偏聽專
晉寺不出秦未嘗勝晉

秦素強西戎素

撥中國舍孟

一矢相加使

常與晉婚姻而
入豈止如今日所

不
見而已

趙穿攻靈公於

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

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
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
自詒伊戚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
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
乃免

試書之非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而曰越竟乃免左
氏無備君子妾為之受命又謗吾孔子不其甚乎

襄二十有七年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
歷過也再失閏矣

閏不可失也閏再失則差兩月寒暑易矣繼此當
益差可也然而四時未嘗易其序則於何年增
為十有四月而追正之耶

子產謂子太叔曰
猛大反矣
以寬服民其次莫如
大叔悔之或崔符之

以實則民慢慢則



孔子

是寬不可勝

吾所聞

賢君

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任方授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

乘

四年矣。曰。孤始願不及此。松人亦稱焉。彼大。維世

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

盟而入。遂不臣者。七人始命百官。施舍已責。逮縣

寡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惡。薄賦斂。有罪矣。

節器用。時用民。凡六官之長。皆民譽舉。不失職官。

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民無謗言。

國以復霸。晉侯之

僕晉侯之司亦曰。絳無貳志。其將

來辭。言之而曰。寡人之言

券人有弟不能教訓使

不寬吾何以觀

氏謂太叔盡殺而

慢慢則糾之以猛

而殺之為快也異乎



于大命寡人之過

寡人之過與之禮食

使佐新軍使諸將

出以時楚子囊伐鄭

鄭將從楚子展曰晉君

西軍無缺八卿和睦

必不棄鄭秦景公乞師

將伐晉子囊曰晉君

類能而使之其卿讓於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

於教其無人力於農穡商工皂隸不知迂業晉不

可敵事之而後可晉侯歸謀所以息民三駕而楚

不能爭成十後

楚臣

今相... 齊大史。崔杼弑齊君。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

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

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陳

子產。子產從政一年。與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冠

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

又誦之曰。我有子弟。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

之子產而死。誰而嗣之

信行

臧儋伯諫觀魚不歸公生

魚儋伯稱疾不從



晉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無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
賂之使反其言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
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對曰受命以
出有死無晉楚子舍之以行

晉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雝也將立之而
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
孰可以伐之對曰赤也可於是便祁午爲中軍寧
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雝不
爲諂立其子不爲比舉其偏不爲黨

襄三
諸子殺麇麇欲殺祁奚旋而見祁奚必祁大夫樂王

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
失親其獨遺我乎於是祁奚老矣乘駟而見宣子
曰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杜稷之固也
若之何其以虎也弃社稷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
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

襄二十一年

公冶○公在楚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壘書道而與
之曰聞守卞者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
告公冶以使而足及舍而後聞取卞公曰欲之而



言叛祇見跡也。公至自齊，公治致其邑於季氏而終不入焉。曰：「欺耳。君何必使余。」

杜洩。季氏舍中軍，四分公室，擇其二，以書使杜洩告叔孫於殯。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敢告杜洩。」洩曰：「夫子惟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闕，誑諸五父之衢，受其書而投之，既葬而行。」

子家子。昭公伐季氏，季氏請以五乘三，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弗聽。」公孫于齊，曰：「不如早之，管弗從。」公薨于乾侯，季孫曰：「吾欲與之從政，子家子不。」

申包胥。初，伍員與申包胥交，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申包胥以秦師敗吳師於淞，祥又戰于公壻之谿，吳師大敗。吳子乃歸，楚子入于郢，王賞申包胥。申包胥曰：「吾為君也，非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遂逃賞。

季路。小邾射以白纒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咨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



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厚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

哀十四年任僕
麟絕筆之後

名言

兵猶火也弗賊將自焚

隱四年
衆仲云

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

隱六年
周任之言

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

匹夫無罪懷璧其罪

桓十
年

師克在和不在衆

桓十
年

卜以決疑不疑何卜

妖由人興

莊十
四年

偷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

莊二十
四年

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

寡安醜毒

閔元
年

無德而祿殃也

閔二
年

以人從欲鮮濟

僖二
十年

敬德之聚也

僖三十
三年
齊季
六年

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

也

同上

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

宣二
年

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

成六
年



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

成十年

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曰我以不貪爲寶子以玉爲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

襄十五年

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

襄十一年

隨季梁對隨侯

莊六年

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膄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疫蠶也謂其備膄咸有也泰盛以告曰潔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譏慝也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

曹劌敗齊于長勺

莊十年



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
又何閒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
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
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
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
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
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
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
曰可矣遂馳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
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
將之道當先發制人而後從之

秦獲晉侯

僖十年
五年

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
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穆姬聞
晉侯將至逆且告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
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
則朝以死乃舍諸靈臺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
秦伯曰晉國和平對曰不和小人耻失其君而悼喪
其親曰必報讎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曰必報德以
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感謂之不免君



子恕以爲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晉侯歸

公子重耳及楚

僖二十三年

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過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囊鞬以與君周旋

齊侯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之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

鄭伯服楚

宣十二年

楚子圍鄭克之入自皇門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侏使臣妾之亦惟命若惠顧前好徼福於厲宣相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乃許之平

樂武子曰楚自克鄭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蚘冒筮路藍縷以啓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賈

安華之戰

成二年

晉師歸卻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見勞之如卻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爨何力之有焉欒伯見公亦如之對曰爨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



也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郤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垂我是以有驪氏之聚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徵福于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後修舊德以追念前勲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君又不祥背棄盟誓白狄及君司州君之仇讎而我昏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於狄曰吾將伐女狄應是懼是用狐之盟而來徵福于我寡君是以有驪氏之聚我君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聵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徵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

晉伯州犂在楚望晉軍

城

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子重使太宰伯州犂侍于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



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處十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踞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竄而為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

齊師夜遁

襄十
八年

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烏烏之聲樂齊師其道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道叔弓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道

晉大夫與楚孰賢

襄二十
六年

楚孟孫遷與欒黶相環抱栢與欒郤謂欒黶必後欒黶聲子還如楚令尹子木問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晉人實諸戎車之殿以為謀主繞角之役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為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郤以為謀主彭城之役楚朱東夷則雍子之為也子反與子靈爭夏姬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以為謀主通吳於晉教吳叛楚罷於奔命至今為患則子靈之為也若救之亂豈晉乎奔晉晉人與之苗以為謀主鄢



陵之役楚師大敗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爲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拔擧要於申公子牟子牟得矣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爲惠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爵祿而復之聲子使椒鳴迎之

正考父鼎銘

明七年

一命而倭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余敢侮禮於是鬻幣於是以餉余口

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爲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君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

南蒯同

南蒯將叛季氏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嘆且言曰恤恤乎秋乎攸乎將適齊飲鄉人酒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從我者子乎去我者鉅乎倍其鄰者耻乎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

梁丘據

昭二十二年

齊景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



為和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必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令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

梗陽之獄 昭八年

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樂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寬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饋入召之比置三嘆既食使坐魏子曰吾聞惟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嘆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

各曰豈糲軍食之而於不足是以再奠必饋之糲以小人之心屬厭而已獻子辭梗陽人

伍員肆楚 昭三十年

若為三師以肆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肆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夾谷之會 定公十年

公會齊伯于夾谷孔子相犂彌言於齊侯曰孔子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子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



以兵亂 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太簡不謀夏夷不
亂華倖不干盟兵不偏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
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

季孫問田賦

哀十一年

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某不識也
三發卒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
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
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兵亦足矣若不度
於禮而令員無厭則以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

葉公定白公勝之亂

哀十六年

楚太子建在鄭暴虐於其私邑又適晉與晉謀襲鄭
鄭人殺之其子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
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葉公
曰吾聞勝也好復言而來死士殆有私乎復言非信
也期死非勇也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為白公請伐鄭
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勝怒遂作亂殺子西子期
於朝葉公在蔡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
望君如望慈父母焉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乃



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
日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
亦甚乎乃免胄而進遇箴尹固帥其屬使與國人攻
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國寧乃使寧爲令尹使寬爲司
馬而老於葉寧子西子寬子期子也

文句

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

外其樂也洩洩

元年

山有木工則度之實有禮主則擇之

隱十年

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

並同上

物莫能兩大非二十非此其身在其子孫

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

元年

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

是天奪之鑿而益其疾也

二

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虛

君之涉吾地也

四

君其問之水濱

薰一猶十年尚猶有臭

四

一之謂甚其可再乎

五

神其吐之乎



既不能強又不能弱七年知臣莫若君堯

天威不遠頽咫尺九年

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十年

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堯幣重而口甘誘我也堯

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卹鄰道也三年

皮之不存毛將安傅四年君其悔是哉堯

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五年

逢蠶有毒而況國乎十二年

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四年

正焉堯

師直為壯七年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二年

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三年

臯陶庭堅不祀忽諸五年

敵惠敵怨不在後嗣此止可

葛藟猶能庇其本根七年此焉而縱尋斧焉者堯

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七年

同官為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堯

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堯



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文十

覆士會之足于朝文十子無謂秦無入文十

已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文十

我能往文十寇亦能往文十

畏首畏尾身其餘幾文十鋌而走險急何能擇文十

見無禮於君者誅之如厲鷄之逐鳥雀也文十

口衆我寡文十下世二十卜年七百文十

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文十

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

讓而奪之非罰也文十重矣文十齊人所謂取者其

見可而進知難而退文十參之肉其足食乎文十

舟中之指可掬也宵濟亦終夜有聲文十戈爲

武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文十河魚腹疾文十

復室其子文十以女妻之文十雖鞭之長不及馬腹文十

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文十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弊

不能從也文十

我無爾詐爾無我虞文十

所不此報無能涉河文十

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文十



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成二年

克於先大夫無能為役成二年

欲勇者賈余餘勇成二年滅此而朝食同上

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成二年

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成四年

人各有能有不能又定五年成六年

聲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為奴成十年

爭尋常以盡其民成十年

善人天地之紀成十五年盜憎主人同上

惟聖人能處世而無慙能推聖人外寧必有內憂成十六年

用我今日否亦今日成十八年不能辨菽麥同上

所獲不如所亡襄三年惟善故能舉其類哀三年

公登亦登襄五年吾子其少安同上

俟河之清人壽幾何襄八年

誰敢幾譬於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襄八年

眾怒難犯專欲難成襄十年

箠門圭竇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為上矣同上

政以賄成同上

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猗之襄十年



惟余馬首是瞻同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同

或推之或輓之同蓋之如天容之如地同

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同

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襄十

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事之間恐無及也

襄十
六年

澤門之哲實與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襄十

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温寒暑同

吾淺之為大夫也襄十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

澤門之哲實與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
襄十

二子者譬言於禽獸臣食其肉而寢其皮矣齊州傳言

景並襄
世一年

雨過御叔襄廿譬言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也同

所謂生死而肉骨也同

美疢不如藥石夫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襄廿

夫鼠書夙夜動同

死而不朽襄廿

何沒沒也將焉用賄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襄廿

部婁無松同





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襄廿五年

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同 政如農功同

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同

領之而已襄廿六年

上其手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

曰此子為穿封戌方城之縣尹也誰獲子襄廿六年

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襄廿七年

崔之薄慶之厚也同

日其過此也襄廿八年數日國遷朝焉同上齊慶封遷于濬慶嬰氏

東其釋人必齊同非惡也同必疾同必服同

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 子有美錦不使

人學製焉 人心不同如其面焉 有威而可畏

謂之威 有儀而可象謂之儀並襄三十一年

譬諸農夫是穠是萎雖有饑饉必有豐年昭元年

人之有牆以蔽惡也牆之隙壞誰之咎也

微禹吾其魚乎 賈而欲贏而惡鄰乎並昭元年

國於天地有與立焉 翫歲而渴日繼昭元年皆貪也

周禮盡在魯矣昭二年

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昭三年於臣侈矣同

仁人之言其利博哉 非宅是卜唯鄰是卜

在楚猶在晉也並同

余髮如此種種 彼其髮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我

矣同

又弱一不也焉同

無瑕者可昭四以戮人昭四作法於涼其敝猶貪昭四

是儀也不可請禮昭五

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昭七

可弔也而又賀之昭八

謀也也

夷狄其何有余一人昭九

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未大必折尾犬不掉昭十

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昭十祈招之詩

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昭十

天道遠人道邇昭十夫學殖也不學將落上

室於怒 市於色昭十祝有益也詛亦有損雖其善

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昭二

先人有奪人之心昭七

叔孫所館者雖一且必葺其墻屋去之如始至





救不恤其緯而憂周室之隕為將及焉昭廿四年

幾如是而不及郢上同

防山以水之昭卅年

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昭卅二年

三后之姓於今為庶將室之定九年

三折肱知其為良醫定十三年

富而不驕者鮮吾惟子之見同上

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哀元年

哀元年

民保於成或保於德哀七年

天或者以陳氏為斧斤既鄧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

可知也哀十五年

菟裘邑名隱公曰發弧發名隱公曰越席注結草魚

麗之陣注司馬法車戰二十五乘為編以車居

蓋魚麗陣注前以伍次之承偏之隙而彌縫關漏此

噬臍莊六年後君噬臍若爪時爪時而往及瓜

肉食者鄙莊十年蒙臯比而先至皇

卜夜臣小其書未卜其于飛鳳凰于

未亡人寡婦自稱昉社周社亳社

俱飛同上



子受樂以乙卯亡供養三德為故國君以為忌日善昭十二年供養反錦

昭十三末城上利市爾有利市寶賂我年故向末城上利市勿與知昭十六年九物物九

是以移人九暴不賜賜同上秦龍昭九年執紼

也昭二十八年飲酒私出避酒定旋夷射始旋焉注共二

共二職繁弱同上燧象定四年九頓九頓首而客氣定八年執牛耳同上竹刑鄭駟穎殺鄧祈欒

攸火氣哀石田得志於晉猶獲庚癸之呼吳申

乞糴於公孫有山氏對曰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矣乎則諾注軍中不得出糧故為私隱庚西

王穀癸北桐汭哀十五年注在宣虎幄衛侯為

方注水成廣德縣西南普圖哀八年衣製製雨衣也

皇緩也哀北一年南東哀北二年從孫

亦遠也東子父之舅氏乞靈哀北四年華子禱師而

登席公怒注古者戟手公戟其手注從手從孫

見君解襪北五年衣製製雨衣也

左氏雖依經作傳實則自為一書甚至全年

不及經文一字者有之焉在其為釋經哉經

與傳等夷相錯經所不書者傳亦竊效書法

以附見其間其僭而不知自量亦甚矣若夫

浮誇而雜品藻不公又在所不論也然因其

舍經而別載行事可以驗其曾見當時國史

故讀春秋者不可以廢左氏左氏杜預以爲
左丘明啖助始考其不然或曰左丘複姓非
此左氏又或以爲楚左史之後云

諱春秋公羊傳

何

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

謂春爲歲始是也謂王爲文王非也文王未嘗稱
王也未嘗班正朔於天下也王時王也

隱之立爲相立也相何以貴母貴也

隱與相皆庶也隱長當立而欲遜相者過乎厚也

隱實魯君非爲相攝也相之母繼室非貴也

鄭伯克段于鄆克之者何殺之也

克力勝之也非殺也後此十餘年段尚餬其口於



四方

公子益師卒何以不日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

何休注所見者昭定哀已與父時事也所聞者文宣成襄主父時事所傳聞者隱桓莊閔僖高祖曾祖時事也愚按此說是也遠則或不盡知也以不日起凡例者鑿也

君子大居正

大居正三語春秋要旨也

以有年為善壽是也言不當有而書異者非人情也

祭仲者何鄭相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祭仲以為

知權也

以上桓公

祭仲擅鄭賣其君以利其身公羊氏反賢其知權故誤謂權者反於經

夫人孫于齊其言孫于齊何念母也

夫人新預弑其君而不敢歸未見莊姜念母之事紀侯大去其國滅也不言齊滅之為襄公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襄公復讎也



人殺其父子不與共戴天此復讎之說也設如公羊言襄公九世祖見亨乎周是天王殺之也非紀之鼻祖殺之也謂讎言無形也非殺者比也九世矣無滅國以報言語之怨者也古者報怨不在其後後之人何罪公羊又曰雖百世可也此謬論也齊無此心不過吞滅小國耳

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

以上莊公

公羊謂不肯曹沫之盟者也然此戰國之說也齊威方以禮合諸侯寧有是事春秋之所不書不可

信也

封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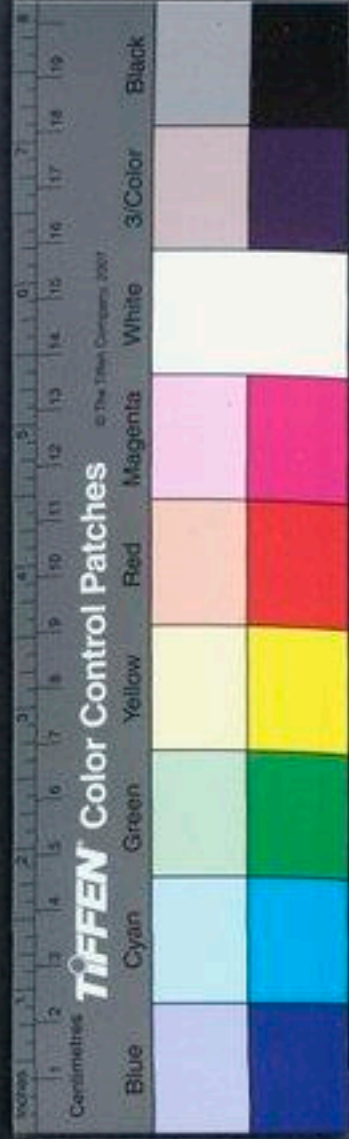
始封衛者周也周衰狄侵衛齊合諸侯爲城楚在
以遷之使避狄耳非封也

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

震而矜之有矣叛者九國未見其事據左氏則逃
者鄭伯爾

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

荀息從君於昏而陷其二子於死地所謂好信而
不好學者也何賢之有



襄公不鼓不成列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以上莊公

宋襄狂愚殺鄰國之君代牲而反欲以不鼓不成列爲仁文王曾有是乎而誣之也

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號也宣十

釋經如此義曉然矣非九例比

舍中軍者何復古也昭五

魯作三軍三家三分公室也作中軍季氏以公室爲名於三軍之外立中軍也今其舍中軍是四分公室季氏兼有其二舍中軍之軍亦爲季氏之有

辭命

楚宋之平

楚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盡此不勝將去而歸於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窺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司馬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爨之司馬子反曰甚矣備雖然吾聞之也圍者相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安是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于子也



司馬子反曰諾勉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
不勝將去而歸爾捐而去之反于莊王莊王曰何如
司馬子反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
之莊王曰嘻甚矣憊雖然吾今取此然後歸爾司馬
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莊王怒
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爲告之司馬子反曰以區區
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之乎是以告之
也莊王曰諾會而止雖然吾猶取此然後歸爾司馬
子反曰然則君請與于此臣請歸爾莊王曰子去我
君子夫其平乎己也五年

季札讓國

襄廿九年

謁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有
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爲君謁曰今若是迫而與
季子國季子猶不受也請無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爲
君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故諸爲君者皆輕死爲勇
飲食必祝故謁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昧也立
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僚者
長庶也即之季子使而反至而君之闔廬曰先君之
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爲季子故也僚惡得爲



君於是使專謀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曰爾弑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爲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

愚按公羊形容札之讓甚理而文然爾殺吾兄之語非也夷昧者兄則僚乃札兄之子光殺僚非殺札之兄也光之弑立札爲之使東諸侯又後此四十餘年當哀公十一年札尚能爲吳帥師救陳則札終身不入吳國之語亦非也公羊此論爲哀二十九年齊來聘而撥也然去之十八年當昭公十九年齊來聘而撥也然去之十七年吳光方弑其君僚則此言僚立而闔廬刺之以致國乎季子者皆非也公羊徒聞季札讓國之賢而粉藻之然言而不實自有不掩焉者可戒也今姑以其文錄

文句

王人者何微者也曷爲序乎諸侯之上先王命也

山川有能潤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備雨乎天下者唯泰山耳河海

潤乎千里

信三十一年



巨馬隻輪無返者上同

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始終之義我一年不二

君成九年

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于後文十年

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其

子孫昭二年

獻公曰吾欲攻郭則虜救之攻虜則郭救之荀息曰

用臣之謀今日取郭明日取虜爾請以屈產之乘

垂棘之白棘牲必可得也寶出之內藏藏之外府

馬出之內既繫之外既爾也

言戰不勝請再戰不勝請三年

宰木信三十三年若雷之爰成三年為緩河曲

文二十年河曲荀文十五年荀將而竹篋注各

喪娶宣元年今守昭元年陳侯之弟詔殺陳世子

氏殺如何言物自是殺君也今將爾也

此傳公羊高作也高齊人世稱其授經於

子夏分春秋為三世以所見所聞傳聞為

別宜不苟者而所載事跡人名地里間與

左氏不同左氏及見國史故依之以釋經

公羊不知何所主而然意亦別有紀載之書



而集之與廿遠不知孰是若以次而言且當
據左氏爾然諸儒之主公穀者不于其事而
于其義也公羊大居正之語固可謂能執其
義之要者至謂權爲反經謂百世可以復讎
則非義已甚而亂之萌也迹其所釋皆經未
嘗全經而爲之文此視左氏之僭爲賢文雖
不及左氏之核而明白則過之注者何休詳
於制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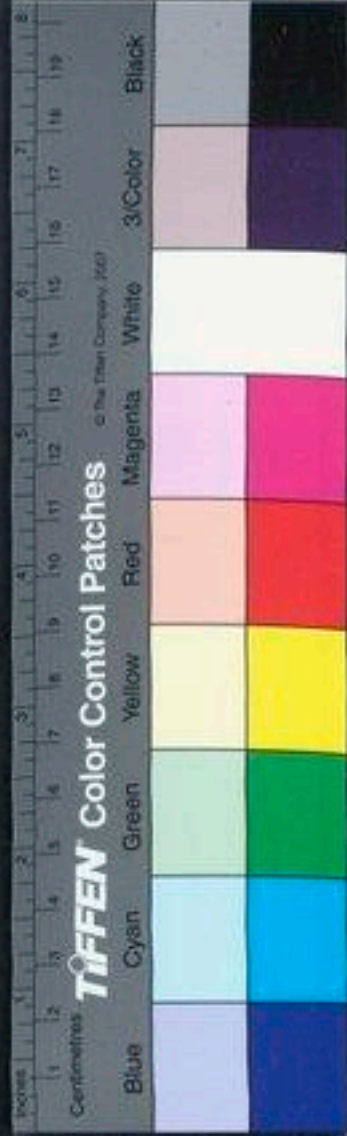
何

鄭伯克段于鄆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殺也

穀梁謂克爲能是春秋書鄭伯能段于鄆也文乎
否耶既又繼之曰能殺也是克爲歆後是殺爲言
外意也然乎否耶

文句附

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
父戒之曰謹慎從爾舅之言母戒之曰謹慎從爾
姑之言諸母般申之曰謹慎爾從父母之言



孔子曰聽遠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緩遠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立乎定哀以括隱桓隱桓之日遠矣

夏五傳疑也四年

泓之戰復雩之耻也雩之耻宋襄公有以自取之伐齊之喪執滕子圍曹為雩之會不顧其力之不足而致楚成王成王怒而執之故曰禮人而不答則反其敬愛人而不親則反其仁治人而不治則反其知過而不改又之是之謂過襄公之謂也古者被甲嬰冒非以與國也則以征無道也宋公與楚

戰于泓水之上殺敵有傷七月而死信二十

季孫行夫秀鬢谷丘明衛孫良夫跛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僂者御僂者蕭同姪子處臺上而笑之聞於客客不悅而去相與妾齊閭而語移日不解齊人有知之者曰齊患必自此始矣
年成元

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雖召伯尊如之何年
年成五

誥哲言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二伯年
年隱八

心厚者流光傳十





二伯

相佚者

衣狄佚者

中國注佚

身橫九畝

得臣敗狄于鹹射其目身橫九畝

其首而載之眉見手執

文十八年

三人緩帶

齊謂之輒昭二十年

視髮

哀十三年

此傳穀梁赤作也赤魯人云亦授經於子夏

故其言經略與公羊同其云立乎定哀以指

隱桓隱桓之日遠矣者亦公羊分世言經之

意也公羊以妾母夫人為禮而穀梁黜之公

羊以宋襄之師文王不是過而穀梁非之所

見以又過於公羊然舉大體言則視公羊又

宋襄矣注者燕籜亦皮能時

杜預注左氏獨主左氏何休注公羊獨主

公羊惟范甯不私於穀梁而公言三家焉

如曰左氏以強魯奉兵諫為愛君文公納幣

為用禮是人主可得而脅居喪可得而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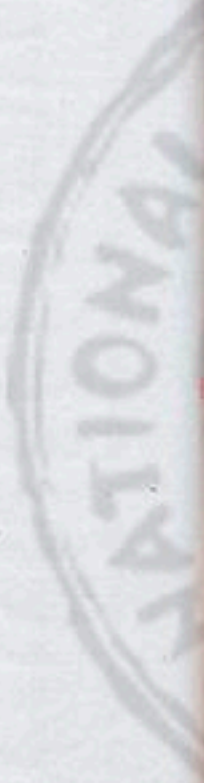
也穀梁以衛輒拒父為尊祖不納子糾為

內惡是為子可得而叛仇讐可得而容也

公羊以祭仲廢君為行權妾母稱夫人為

合正是神器可得而闕嫡庶可得而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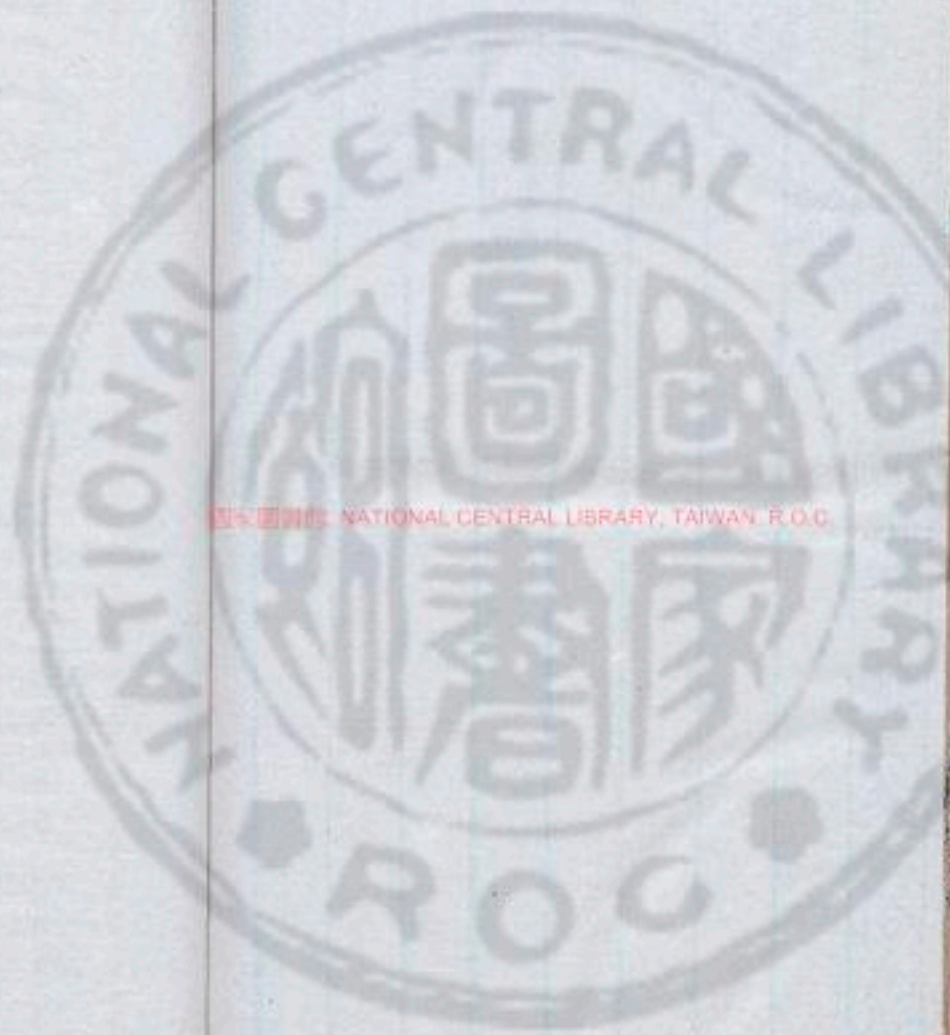
又曰左氏豔而富其失也巫穀梁清而宛



滋養英氏日抄分願卷三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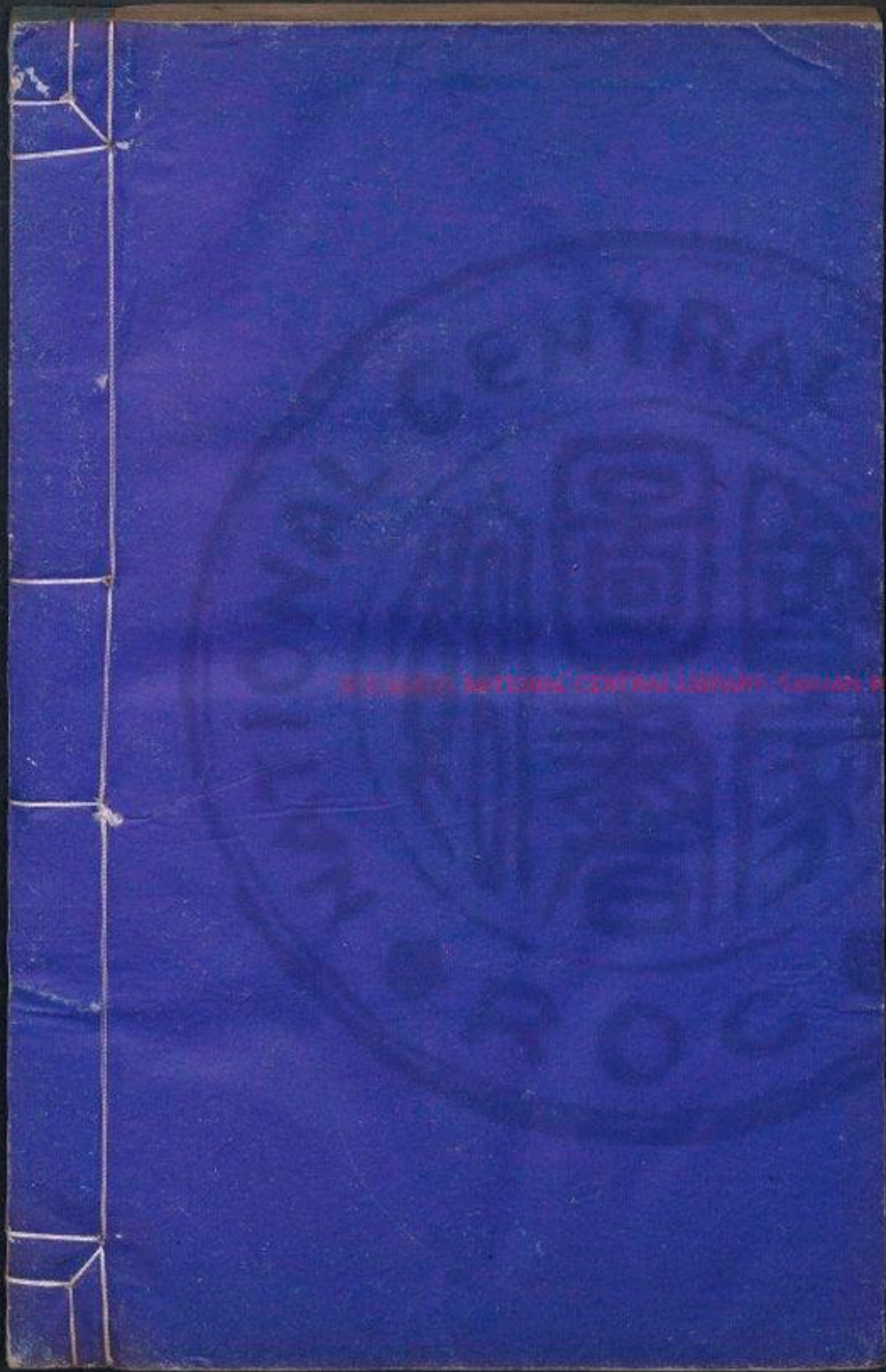
其失也短公羊辨而裁其失也俗九皆確
論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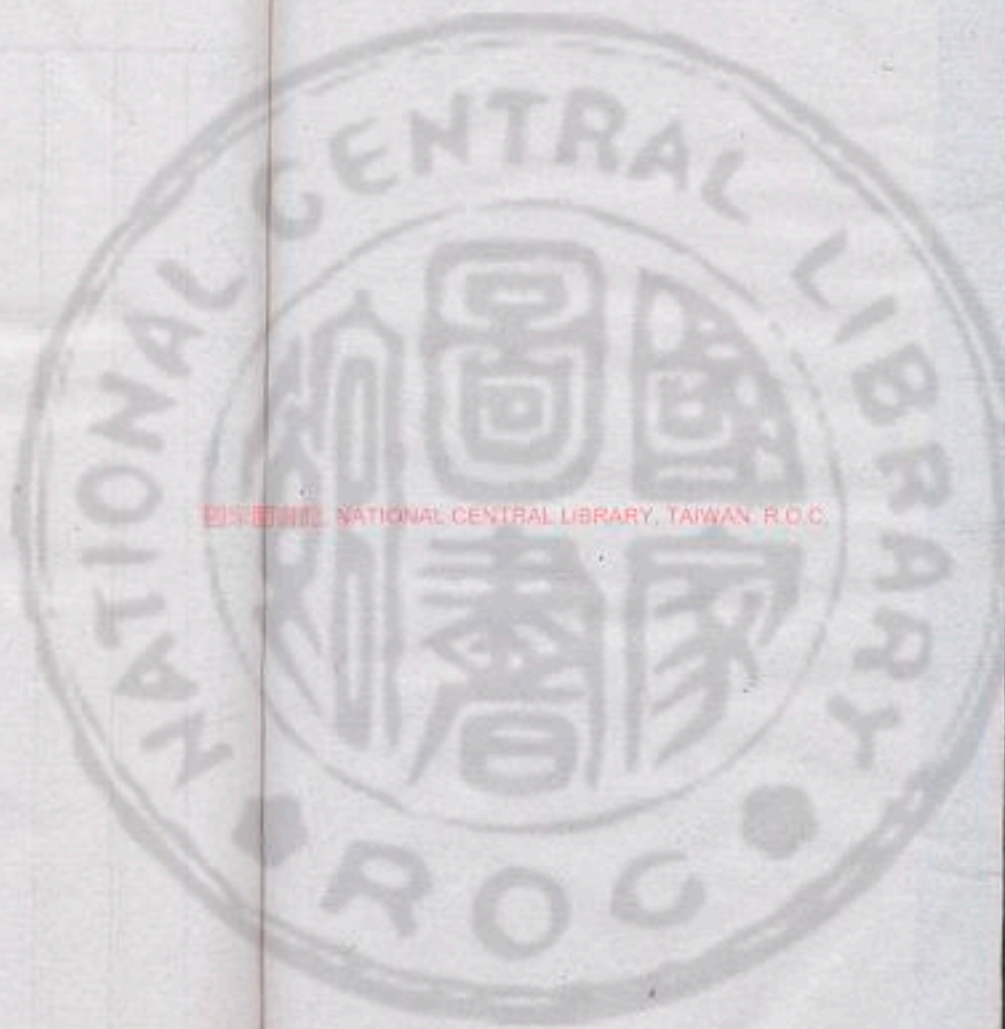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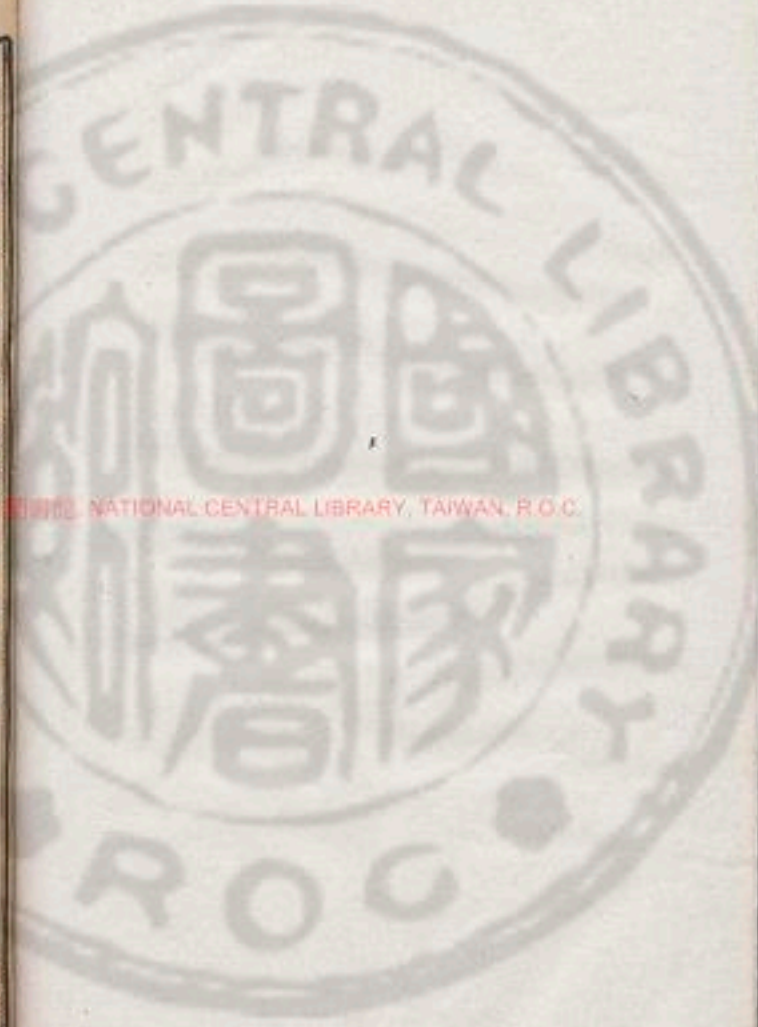
249461 v30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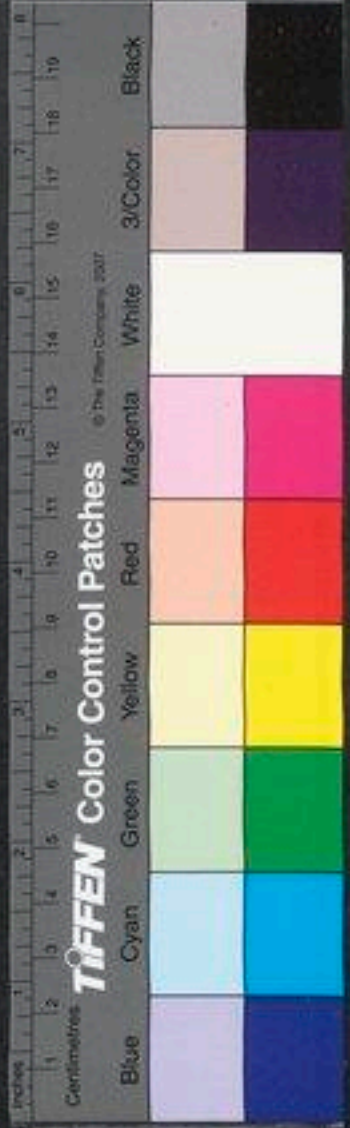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三十二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不避狄 齊景公下鄉

澹臺滅明 子羽 有君子之姿 其才不充 以

高柴 篤孝 武城宰 貌惡 為衛士師 嘗刑

宓不齊 子賤 為單父宰 事其賢於己者五

樊須 齊用戈 有若 強識

公西赤 閔寢主之儀之子

原憲 清靜守節 居蓬室中告子貢

公冶長 忍耻 南宮韜 以智自將 三復白玷

公析哀 不仕大夫 窮

曾點 疾時 顏由 父回之 商瞿 傳易

漆雕開 習書 不樂仕

公良孺 賢而勇 孔子周行常以家車五

秦商 父董父與孔子 顏刻 僕適衛

司馬犁 耕 性躁好言 司馬施 問夫子何

梁鱣 無子欲出妻以 琴牢 欲弔宗魯

冉儒 伯虔 公孫寵 曹卹 陳亢

叔仲會 少孔子五十歲 與

秦祖 奚哉 公祖茲 廉潔 公西與

宰父黑 公西臧 穰駟赤 冉季 薛邦

石處 縣璽 左郢 狄黑 高澤 任不齊

榮祈 顏噲 原桃 公肩 秦非 漆雕從

燕級 公夏守 甸井疆 步叔乘 石作蜀

邾選 施之常 申績 樂欣 顏之僕

孔弗 子篋 孔子死之子仕而所忘者三孔子不悅

漆雕侈 懸成 顏相 右弟子

宰我問聞諸榮伊黃帝三百年黃帝人也抑非人也

何以能至三百年乎孔子荅以民賴其和百年而死

民畏其神百年而亡民用其教百年而移故曰黃帝

三百年審如是則世傳彭祖壽八百者妄耳黃帝上

古神聖且無三百之壽而彭祖商周之諸侯壽乃八

百乎黃帝之年誤傳三百孔門以為怪彭祖去孔子

時耳目相接壽八百反不以為怪而遠問黃帝乎然

則妄傳彭祖之壽又出於後世好事者耳或曰彭祖

之先得國自商至周國亡歷祀九八百年

諺 雷鼓曰諺 入廟 孔子曰入廟如右登自作階

君子 君子者成人之名百姓與名謂之君子則成其親為君而為其子也 見大婚解

褐 衣毛布 發幣 禮禮贈及大夫 祭箭鏃見之名國語亦有 祭石祭注

喪家之狗 有喪之家不見飯食故狗儻然 見困誓篇



哀職

成王冠頌曰去
王勿志心喪職

喪欲速貧

喪失位也
合去聲

孔叢子

孔叢子者孔子八世孫鮒字子魚之所集殆家語之後
繼其文雖類諸子而守論堅確更戰國秦漢流俗無所浸淫
真足言孔氏之書矣其一記孔子之言於詩書為詳無一語及於
高遠其二記子思之言謂夫子嘗告以心之精神是謂聖接近世
學者或執此一語以為識心即為聖人然子思之問本以審事物
真偽夫子之答又繼以推數究理而聖人亦難之則所以發揮此
心之用甚明王與與端識心之說相反其三記子思之言謂子思
告以先訓學必由聖而雜說不與焉其四記子思之言以理勝於辭
終屈公孫龍白馬非馬與臧三耳無稽之辨其五記子思之言對
魏王華山道士長生不死之問曰謂若聞之傳聞者妄也若聞之
不死者今安在折李由稱孔子少孤不知其父之說謂由虛造
謗言以誣聖人是求自察而益其垢子思順相魏九月說趙之
間合韓之隙歸齊之尸陳大計不用知天下必并於秦致其事
寢於家進退無愧矣其六則子思詰墨之言子思避秦禍而藏書
陳耳薦之陳涉迎為太師諫涉用周章西入關知



其必敗仕六旬先卒陳誼亦無辱焉凡皆所謂歷戰
國秦漢流俗而無所浸淫者也然其所能守正非自
任之重弘毅強立亦何能不浸淫也哉而原其所以
自任之勇大抵皆原於子思謂其父析薪其子不克
負荷謂之不肖者則子思所自任以繼夫子者也謂
錦繡紛華所服不過温体三牲太牢所食不過充腹
而以無欲惟能成其志則子思所以訓子上使之自
任者也謂堯舜文武之道可以力致而夜思晝行滋
滋汲汲則子思所以傳孟子使之自任者也觀其却
老萊苦采桑求解之說却其友樽酒東脩之說其所以

堅強自立為何如故其能弘道如此其後子高却鄒
文李節之泣別子順却枚產賈財求富之說淵源固
有自來矣孔叢子之後有連叢焉又子順第三子之
後孔臧之書臧為武帝大常與安國同集古義臧子
琳琳次子茂茂傳子邛邛生仲驩驩生子立子立生
子元子元生子建晉世其業而建不仕莽歸闕里生
子仁子仁生子豐子豐能屈鮑彥淮南子之學子豐
生和章帝幸其母為臨晉令而終其子季彥遂家華
陰云



祖龍始屠商也身備八尺鬚髯如戟而人不敬第四

义手

第五卷

外舅姑第六卷

製器名虎子連叢注

闕里譜系

孔子周靈王二十年巳酉當魯襄公二十一年十月

庚子生年二十三適周明年魯亂適齊年四十三自齊

返魯年五十二當定公十九年為中都宰遷司空遷

大司寇明年會夾谷十二年齊魯三都二十四年攝行

相事誅少正卯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

孔子行遂適衛年五十七明年過宋適鄭遂至陳居

三歲去陳適衛衛不用將西見趙簡子臨河不濟自

衛復如陳時魯哀公三十七年也哀公十四年孔子自

陳遷蔡明年如葉又還蔡六年有陳蔡之厄楚昭王

迎之得免昭王卒孔子自楚反衛年六十四哀公十

一年魯以幣召孔子歸而刪詩定書繫易年六十九

哀公十四年魯西狩獲麟乃因史記修春秋至獲麟

而止哀公十六年孔子卒年七十四其先宋人也周

成王封微子啓於宋以奉湯祀啓弟微仲衍生宋公

稽稽生丁公申申生愨公共共生弗父何自何而下

世為宋大夫何生宋父周周生世父勝勝生正考父

正考父生孔父嘉其後奔魯遂為魯公嘉生木金父



木金父生寧夷父寧夫父生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紇字叔梁爲陞邑大夫娶顏氏女徵在禱於尼丘生孔子因名丘字仲尼

二代鯉字伯魚學通儒術魯哀公以幣召之稱疾不行年五十先孔子卒○忠孔子兄之子在七十子之列

三代伋字子思對孔子以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是謂不肖孔子忻然曰其克昌乎對魯穆公以除非法之事行周公伯禽之政化不能用乃通衛嘗

諸侯力爭競招英雄以自輔翼俊於此時不自高人將下吾不自貴人將賤吾時後世異各有宜也於是衛縕袍無表二旬九食著書四十七篇曰中庸教授弟子孟軻之徒數百人年六十二

四代白字子上嘗請所習於子思子思曰先人有訓焉學必由聖故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白通習羣書又善兵法齊威王召白爲國相年四十七

五代求字子家通習儒道有道世之志楚子不仕年



四十五

六代箕字子京為魏相年四十六

七代穿字子高博學沈靜有遁世志楚魏趙皆召之不仕嘗折公孫龍白馬非馬之辨著儒家之語十
二篇名譚言譚音年五十一

八代順字子慎魏安釐迎以為相改嬖寵之官以事
賢才奪無任之祿以賜有功諸失職者謗之九月
致事曰不出十年天下其盡為秦乎秦莊王召之
不行魏以孔子後嗣封魯文信君年五十七三子

九代附錄鮒字子真該習有高志為博士年五十七生武

君拜少傅秦焚書乃歸藏書秦壁自隱嵩山陳涉
起聘為博士遷太傅任六旬言不用退卒於陳年
五十七著孔叢子○騰字子襄長九尺六寸漢高
帝祠孔子封為奉嗣君亦嘗為惠帝博士遷長沙
太傅年五十七○樹字子文鮒幼弟

十代忠字子真該習有高志為博士年五十七生武
及安國家語以為子襄生季中季中生武及安國
○隨字元路鮒之子○聚字子產樹之子以將軍
破楚陔下封荻侯年五十三謚夷



十一代武字子威爲武帝博士至臨淮太守早卒○
要國字子國孝武博士至太守訓註經籍○臧聚
之子嗣蓼侯歷位九卿遷御史大夫辭乞爲太常
典臣家業

十二代延年博覽群書武帝時爲博士轉太傅遷大
將軍年七十一○(卬)安國之子傳家學特善詩禮
○琳臧之子嗣蓼侯亦傳家學

十三代霸字次孺幼有奇才昭帝時爲博士宣帝時
爲大中大夫選任皇太子經遷詹事爲密相元帝
即位拜太師拜爵關內侯遷詹事秩二千石
之子坐事失侯○茂黃之弟大司徒光以其祖有
功德而邑土廢絕封關內侯

十四代福襲封關內侯奉孔子祀年六十二○(捷)福
之弟列校尉諸曹○喜捷之弟列校尉諸曹○光
喜之弟字子夏經學尤明歷輔成哀平三世王莽
盛憂懼辭位年七十○(宣)聚之玄孫長安公士詔
復家○(立)驩之子善詩書教授數百人○(吉)鮒五
代孫以殷後封殷紹嘉

十五代房襲封關內侯○(永)光兄之子封寧鄉侯○



放光之子歷侍郎嗣博山○元立之子爲校書郎
與楊雄友善○何齊言之子封宋公

十六代均字長平好學有大才襲封關內侯平帝更
封魯國褒成侯追謚夫子爲褒成宣尼公王莽篡
位拜太尉辭疾還鄉年八十一○奮捷之孫通左
氏春秋後漢行武都太守○奇奮之弟著左氏義
詁○子建元之子不仕王莽闕里荆棘自除○尚
霸之曾孫鉅鹿太守

十七代志武拜大司馬上幸魯祠孔子封褒成侯

○嘉慶漢子武拜大司馬上幸魯祠孔子封褒成侯

王甫子

二十三代疑襲封奉聖亭侯○啓衍之子廬陵太守
○竺潛之子吳南昌太守

二十四代撫晉舉孝廉辟太尉掾襲封奉聖亭侯爲
豫章太守○恬竺長子吳侍中選部尚書晉湘東
太守○冲竺次子丹楊太守○奕竺少子全椒令
有惠化

二十五代懿東晉襲封奉聖亭侯○愉恬長子晉左
僕射餘不亭侯○况冲子大司馬○倫奕長子黃



門郎注儀禮一卷○群奕少子少知名晉初史中丞

二十六代鮮恢廓有大度好學善誘誨宋文帝以爲奉聖亭侯後改封崇聖侯○閻愉之子建安太守○汪愉之子廣州刺史○安國愉之子晉左僕射舊譜避漢武博士諱安國但云名國○祇愉之子晉郡功曹史○坦侃之子晉散騎常侍有集五卷○嚴淪之子領尚書有集五卷

二十七代宋博學有才俊魏舉孝廉封崇聖大夫○

城內父○靜民嚴之子散騎侍郎○福民嚴之子太子洗馬○道隆山陰人位至侍中○沉羣之孫丞相掾

二十八代靈珍後魏封崇聖侯○祐晉之子有至行

○靈符靜之子晉稽太守○靈運靜之子著作郎

○幼侯之子○靈產道隆子光祿大夫○嚴沉之

子廷尉光祿大夫○景偉安國孫祿散騎常侍

二十九代文泰襲封崇聖侯年五十八○道徽祐之

子守志業不仕○珪靈產子爲齊高帝掌書業終



帝改封紹聖侯○(雲童)休源長子東揚州別駕○
(宗範)休源少子陳中書黃門侍郎○(奐)幼孫之子
陳中書令有集十五卷○(長公)觀之子○(微)長公
從父弟○(穎達)八歲日記千餘言大業中舉明經
高第任至司業祭酒常侍撰五經孝經正義有集
五卷年七十五

三十三代(德倫)唐太宗封褒聖侯○(伯魚)宗範子陳
散騎常侍○(紹安)奐第五子唐中書舍人有集五
十卷○(紉)折莫之子以文學知名○(紹忠)奐之子

總綱通少傳卷之九十一 隋書 卷之九十一 德倫 伯魚 紹安 紹忠 紉

三十四代(票)基武后時襲封褒聖侯○(德)紹伯魚子
隋秘書省正字○(禎)紹安長子○(禎)紹安次子絳
州刺史(高宗)禎紹安少子贈蒲州刺史○(惠)元志玄
子自穎達後三世為司業○(琮)志約子洪州都督
○(圭)志亮子

三十五代(璵)之明皇時襲封褒聖侯開元二十七年

八月追謚孔子為文宣王亦改璵之為文宣公○

(昌)寓德紹子正觀中對策高第為膳部郎中○(季)
詡禎之子登制科終左補闕○(若思)構長子禮部



侍郎○神思君思弟給事中○(立言)惠元子祠部
郎中○(齊言)惠元子黃州刺史○(務本)穎達族孫
滄州東光令

三十六代(萱)襲封文宣公○(舜)昌寓子監察御史○
(至)君思子著作郎明氏族學○(如珪)務本子海州
司戶

三十七代(齊)鄉德宗中襲封文宣公○(齊)參舜之子
寶鼎令○(岑)父如珪子著作佐郎○(巢)父岑父弟
仕至御史大夫陝華招討使

三十八代(崔)至元(和)十二年(崔)襲封文宣公○(崔)
○(克)讓齊參子○(述)睿齊參子德宗召拜諫議大
夫○(載)岑父長子貞元二十七年及第○(幾)岑父
子舉進士仕至禮部尚書年七十四韓愈銘其墓
○(威)岑父子○(威)岑父子及第掌澤潞書記知盧
從史必敗謝病歸○(戡)岑父子舉明經仕至京兆
尹御史大夫○(豐)岑父幼子

三十九代(策)明經及第襲封文宣公○(敏)行述睿子
仕至集賢學士○(溫)資太子少保○(溫)質幾長子
四門博士○(溫)孺幾之子明經○(溫)憲幾之子明



經○溫裕弒第四子舉進士天平軍節度使○溫業最長子第二人及第為吏部侍郎○溫諒最之子

四十代振懿宗咸通四年狀元及第仕至刑部員外郎襲封文宣公年七十四○(振)振之弟中和二年狀元及第庶侍郎○(郁)郁之弟○(絢)絢質子及第○(綸)綸質子及第庶殿院○(纁)纁質子狀元及第○(緯)緯孺子狀元及第相僖宗昭宗○(繼)明經及第○(照)及第○(織)織之孫○(總)總弒之孫○(緒)緒溫裕

之子第七人及第○(昌)庶照之子及第為虞部郎中○(昌)廣織之子○(昌)弼緯之子及第仕至散騎常侍○(昌)序緯之子及第仕至散騎常侍○(昌)鵬織之子○(邈)第五人及第仕至諫議大夫○(邇)織之子乾符令

四十二代(光)嗣泗水縣令陵廟主○(莊)昌庶子晉太常少卿

四十三代(仁)玉長七尺善六藝襲封文宣公後周高祖謁祠廟令兼監察御史○(承)恭莊之子將作監



四十四代宜幼聰悟本朝乾德四年拜章闕下叙家
明故事授曲阜縣主簿太宗命為星子宰襲封文
宣公○憲仁玉次子及第工部侍郎致仕勛仁玉少
子勛長子道輔知鄉郡在具慶下侍立年八十九
四十五代延世魁梧大度真宗朝襲封文宣公○延
澤宜次子及第贈諫議大夫○延渥宜幼子知集
州清化縣○延之○道輔勛長子及第仁宗朝以
剛毅直亮聞天下知諫院為御史中丞請明肅皇
太后歸政天子郭后廢伏閣爭得罪後復召為御
史中丞知鄉郡道澤宜次子勛長子
至孝官至國子博士

四十六代聖祐襲封文宣公無嗣以堂弟宗愿承襲
與聖祐共為一代宗愿者延澤之子博涉魁岸孝
睦嘉祐中祖擇之言前代封孔子後者在漢魏曰
褒成曰宗聖在晉宋曰奉聖後魏曰崇聖北齊曰
恭聖後周及隋封鄒國唐初曰褒聖開元中謚孔
子為文宣王遂封其後為文宣公是以祖謚而加
後嗣也乃政封宗愿為衍聖公○舜亮道輔長子
左中散大夫致仕著粹籍○宗翰道輔次子刑部





侍郎與兄皆鎖廳及第。宗壽良輔長子承議郎

覽。宗質良輔次子仙源丞。漢英彦輔長子幼慧博

四十七代若家襲封衍聖公元祐元年改封奉聖公

若家坐事廢以弟若虛襲封。若愚宗愿子。若

拙宗愿子及第。若升舜亮長子贈朝奉大夫。

若谷舜亮次子朝散郎致仕。傳舜亮少子舊名

若古博極羣書標行介繫建炎中興拜疏闕下叙

家門舊典始寓居三衢於是孔氏有因仕而家於

三州有政績自號松溪進緝白文以六帖文穆要經

書有東家雜記杉溪集官至中散大夫年七十五

○恢朝散大夫惇朝散大夫忱文林郎恂奉議郎

右宗翰四子。○若涉若陟若訥若水若晦若時右

宗壽六子。○若采迪功郎先是崇寧三年詔孔子

後與親屬一名判司簿尉孔宗哲承之宗哲死若

采繼之。○若惠右宗一二子。○若璞若盤漢英二

子。○若鑑若初及第若師若冲若符若鼎若缺凡

宗毅七子

四十八代端友襲封衍聖公。○端操端廉皆端友弟



○端本端裕端民皆若虛子○端弼端雅端寧端
立皆若愚子○端中端申皆若拙子○端節朝散
大夫端夫端義端臣端智端直端慤皆若升子○
端朝若升子為若谷後宣和四年始以幸學賜第
仕至知臨江軍○端問任至奉新丞著沂川集端
守端已侍杉溪渡江歷官五十年介繫不阿年八
十一端位常德府錄參端植武康丞端隱江陵察
推皆傳之子○松恢之子宣義郎○淵將仕郎與
潛皆傳之子○堯忱之子承議○端言端行端缺

四十九代班

操子○行可璨皆端已子俱以學行稱皆奉祠壽
俱八十○璋端位子奉祠壽九十○瑒玲端瑤端
端植之五子

五十代搢襲封衍聖公○珪瓌瑤瓚知和州城瑄瑒

瓌蘭溪簿瓌左藏庫瓌迪功瓌迪功石埭簿尉瓌

從事郎瓌漳州○珉迪功瓌莘夫迪功浙東帥

參戎持天富場○仕揆將仕拂揆搢揆揆擇揆

揆抑揆迪功撫揆揆揆揆元龍好學從真西山游

進書充柯山精舍山長從隆聖時揆揆揆揆揆

學有文集博復之博權

五十一代文遠襲封衍聖公歷吉州隆興府通判○

文述文邁防護鄉井補官文逸文達博學文迥文

邁文適文志文郁文恭文孫文志文澄應選應發

同請鄉舉出官文茲文通文達應得元龍之子淳

祐元年臨雍賜第今為台州有德政應符應禧應

祥文模登寶祐元年第知湘潭縣文進文適文振

文敏鄉舉文質文彬

五十二代萬春襲封衍聖公○萬齡肇慶府推官○

萬齡子萬錫萬鍾皆文遠子萬程萬里萬道皆文邁

子萬學萬宗文逸子萬善萬萬世皆文述子萬德

嗣祖文邁子和孫監請文志子萬佐萬全隆孫萬

石萬裕萬中庭詠謨言詔謬稱萬憲萬東萬同萬

有孔子嫡派許赴國子監試始於淳祐十二年七月蔡察院奏請

五十三代洙襲封衍聖公嘗添差通判平江府○泗

萬齡子○沂萬程子○演瀾淵津言之四子

右闕里譜系元豐八年四十六代孫宗翰始以

舊譜鏤板紹興二年四十八代孫端朝逃虜難

南奔生生所資皆失之獨此譜山中人得之轉

以見歸因為序錄紹興五年洪興祖守廣德軍



刊于郡齋景定三年五十一代孫應得令台州
太守時差添廣德軍通判又附入紹興五年以
後至景定三年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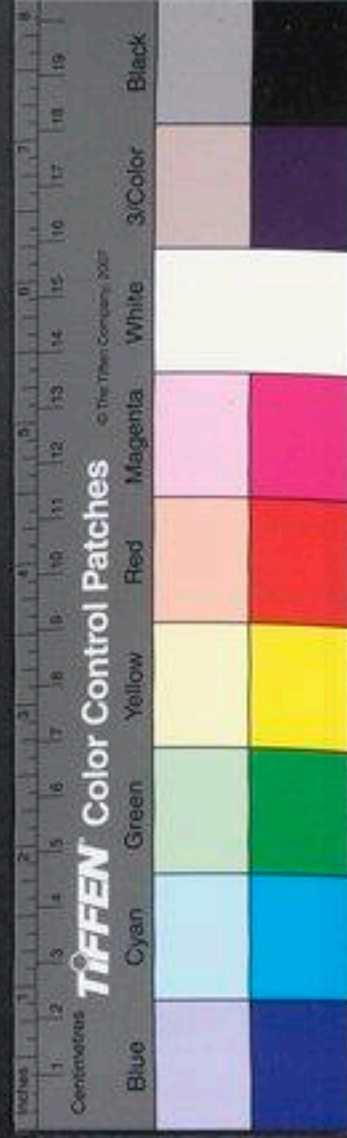
先聖謚號

魯哀公十六年夏四月諫曰尼父○漢元始元年
六月追謚為褒成宣尼公○後魏太和十六年二
月丁未改謚為文宣尼父○後周大象二年三月
丁亥追封為鄒國公○唐正觀十一年詔尊為宣
尼父○高宗乾封元年追贈為太師○天授元年
追封為隆道公○開元二十七年八月追謚為文
宣王○國朝真宗開元二十七年八月追謚為文
日辛酉詔加謚為玄聖文宣王○五年十二月壬
申以玄字祀聖祖名改謚為至聖文宣王

四位配享封爵

顏子○唐總章元年二月一日詔贈太子少師○
太極元年二月贈太子太師配享孔子廟○開元
二十七年八月贈充公○國朝太中祥符二年五
月乙卯朔封兗國公

曾子○唐總章元年二月一日詔贈太子少保○
太極元年二月贈太子太保配享孔子廟○開元



二十七年八月贈成伯。國朝大中祥符二年五月乙卯朔封瑕丘侯。政和元年以丘字犯先聖名改封武成侯。淳熙編類增封成侯朱文公申明云不審是何年月增封乞檢會。咸淳三年二月升封郟國公配食大成殿。

子思。國朝崇寧元年封沂水侯。咸淳三年二月升封沂國公配食大成殿。

孟子。國朝元豐七年五月追封郟國公配享先聖位次充國公下。

並列。先聖左而配享並列。先聖左而配享並列。先聖左而配享並列。

學博士陸鵬升云初制顏孟配享左顏而右孟。

熙豐新經盛行以王安石爲聖人沒而躋之配。

享位顏子下故左則顏子及安石右則孟子未。

幾安石女壻蔡卞當國謂安石不當在孟子下。

遷安石於右與顏子對而移孟子位第三次顏子。

之下遂左列顏孟而右列安石又未幾蔡卞再。

欲升安石壓顏子漸次而升爲代先聖張本。

優人有以藝諫於殿下者設一大言之士戲薄。

先聖顏子出爭之不勝子貢出爭之不勝子路。



出而盛氣爭之又不勝然後設爲公冶長有擊
其首而叱之曰汝何不出一爭汝且看他人家
女壻蓋蔡卞安石壻而公冶長先聖壻也蔡
卞聞之遂不敢進安石於顏子上顏孟左而安
石右遂爲定制南渡後安石罷配享宜遷孟子
以對顏子如舊制議者失於討論故安石旣去
其右遂虛而顏孟並列於左岳珂嘗記其事近
歲增曾子子思又並列於左亦未有討論者虛
右至今震謹書



諸弟子從祀封爵

唐開元二十七年八月詔贈曾參伯今升顯孫

師陳伯今升澹臺成明江伯乙宓子賤單伯三原

憲原伯三公冶長莒伯四南宮子容郊伯五公哲

哀郎伯六曾點宿伯七顏路杞伯八商瞿蒙伯九

高柴莒伯十漆雕開滕伯十一公伯寮任伯十二司馬

牛向伯十三樊遲葵伯十四有若卞伯十五公西赤郈伯

六十六巫馬期郈伯十七梁鱣梁伯十八顏柳蕭伯十九冉孺

紀伯二十曹卹曹伯二十一伯虔鄒伯二十二公孫龍黃

學諸論之備有不齊不齊者由作於之書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伯二十 冉季產東平伯二十 秦子南少梁伯二十

漆雕斂武城伯二十 顏子驕瑯琊伯二十 漆雕徒

父須句伯二十 環赤北徵伯二十 商澤睢陽伯

三十 石作蜀郕邑伯三十 任不齊任城伯三十 公夏

首元父伯三十 公良孺東牟伯三十 后處營丘伯

三十 秦開彭衙伯三十 奚容蒧下邳伯三十 公肩

定新田伯三十 顏襄臨沂伯三十 郭單銅鞮伯四十

句井疆淇陽伯四十 罕父黑乘丘伯四十 秦商上

洛伯四十 申黨召陵伯四十 公祖子之期思伯四十

蔡子期雲婁伯四十 縣成鉅野伯四十 左人郟臨

之僕東武伯五十 原亢籍萊蕪伯五十 樂欬昌平

伯五十 廉藜莒父伯五十 顏何闕陽伯五十 叔仲

會瑕丘伯五十 狄黑臨濟伯五十 邾巽平陸伯五十

孔忠汶陽伯五十 公西與如重丘伯六十 公西蒧

祝阿伯六十 蘧瑗衛伯六十 施常乘氏伯六十 林

放清河伯六十 秦非汧陽伯六十 陳亢穎伯六十

申振魯伯六十 琴張南陵伯六十 顏增朱虛伯六十

步叔乘淳于伯七十 唐會要止於公西蒧其蘧

瓊林放陳亢申振琴張五人以杜佑通典附入



國朝大中祥符二年五月乙卯朔詔封郟伯曾參

瑕丘侯陳伯顛孫師宛丘侯江伯澹臺滅明金鄉

侯一單伯必不齊單父侯二原伯原憲任城侯三

莒伯公冶長高密侯四郟伯南宮縉襲丘侯五郟

伯公哲哀北海侯六宿伯曾黜萊蕪侯七杞伯顏

無繇曲阜侯八蒙伯商瞿須昌侯九共伯高柴共

城侯十滕伯漆雕開平輿侯十一任伯公伯容壽張

侯十二向伯司馬耕楚丘侯十三樊伯樊須益都侯十四

卞伯有若平陰侯十五郟伯公西赤鉅野侯十六郟伯

（巫馬施）東河侯十七梁伯梁纘子乘侯十八蕭伯蕭穎辛

陽氣侯十九魯伯孫伯孫龍枝江侯二十

武城伯漆雕哆濮陽侯二十一琅琊伯顏子驕雷澤

侯七十二須句伯漆雕徒父高宛侯二十三北徵伯壤

馬赤上邽侯二十四睢陽伯商澤鄒平侯二十五郟邑伯石

作蜀成紀侯二十六任城伯任不齊當陽侯二十七東

平伯冉季諸城侯二十八東牟伯公良孺牟平侯二十九

彭衙伯秦冉新息侯三十下邳伯奚容蒧濟陽侯

三十一淇陽伯句井疆滏陽侯三十二少梁伯秦商鄆城

侯三十三召陵伯申寧濬川侯三十四期思伯公祖句茲



即墨侯五十四 雲婁侯祭旂厭次侯六十四 鉅野伯縣

成武成侯四十四 臨淄伯左人 郟南華侯四十四 漁陽

伯燕及 汧源侯九十四 滎陽伯鄭伯 胸山侯十五 東武

伯顏之僕 宛句侯五十五 開陽伯顏何 堂邑侯五十五

瑕丘伯叔仲會 博平侯六十一 臨濟伯狄黑 林慮侯

五十五 平陸伯邴巽 高堂侯八十五 汶陽伯孔忠 鄆城

侯九十五 重丘伯公西 輿如臨胸侯六十六 祝阿伯公西

歲祿城侯六十一 衛伯蓬瑗 內黃侯六十二 乘氏伯施常

臨濮侯六十一 清河伯林放 長山侯六十四 沂陽伯秦非

華亭侯五十四 顏伯陳允 南頓侯六十四 魯侯申 張文侯

侯六十九 淳于伯步叔 東博昌侯七

崇寧元年封孔鯉為泗水侯七十一

大觀四年九月十二日詔封公夏首 鉅平侯三十三

后處 膠東侯三十一 公有定 梁父侯九十三 顏祖富陽

侯十四 鄆單聊城侯四十四 罕父黑祈 鄉侯秦相 馮翊

侯原元 樂平侯樂欽 建城侯廉絜 昨城侯

政和元年改封邑祀先聖 名者瑕丘侯 曾參改武城

宛丘侯顓孫師 改潁川侯 龔龔丘侯 南宮縮 改汶陽侯

堯丘侯司馬耕 改睢陽侯 頓丘侯琴張 改平陽侯

諸侯從祀封爵

大中祥符三年七月戊寅詔封魯史左丘明瑕丘

伯七十二改和齊人公羊高臨淄伯七十魯人穀

梁赤鬮丘伯七十三改和秦博士伏勝乘氏伯七十

六漢博士高堂生萊蕪伯七十九江太守戴聖廷

丘伯七十改和河間博士毛萇樂壽伯七十淮南

太守孔安國曲阜伯八十中壘校尉劉向彭城伯八十

一後漢大司農鄭眾中牟伯八十河南杜子春絃

氏伯八十南郡太守馬融扶風伯八十北中郎將

盧植良鄉伯八十大司農鄭康成高密伯八十九

江太守八十魏衛將軍太常蘭陵亭

侯王肅贈司空九十尚書郎王弼假師伯九十晉

鎮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當陽侯杜預贈司徒

九十豫章太守遺寧新野伯九十

元豐七年五月詔荀况封蘭陵伯七十揚雄封成

都伯八十韓愈封昌黎伯九十

齊慶三年正月追贈太師朱熹為信國公紹定二

年九月改封徽國公百單

厚五元年封周頤汝商伯九十張載郡伯百程顥

伯九十



程頤字陽伯九十一並列從祀

景定二年正月封張栻字子善九十一並列從祀

仲四單並列從祀

咸淳三年正月邵雍封新安伯九十一司馬光已封

隕國公一百單並列從祀

先儒賜謚

國朝嘉定元年十月十八日有旨朱熹特賜謚明

年博士章棫謚曰文忠考功劉彌正覆謚曰文○

嘉定七年八月知潭州衛涇請為南軒先生張栻

賜謚博士孔焯考功丁端祖定謚曰成

嘉定九年潼川運判魏了翁請為濂溪先生周頤

賜謚太常丞臧格考功樓觀定謚曰元

嘉定九年禮部侍郎任希夷請為二程立謚太堂

丞臧格考功樓觀定謚明道先生程顥曰純伊州

先生程頤曰正

嘉定十四年知潼川府魏了翁又為橫渠先生張

載請謚博士陳公益請謚達禮部侍郎請謚或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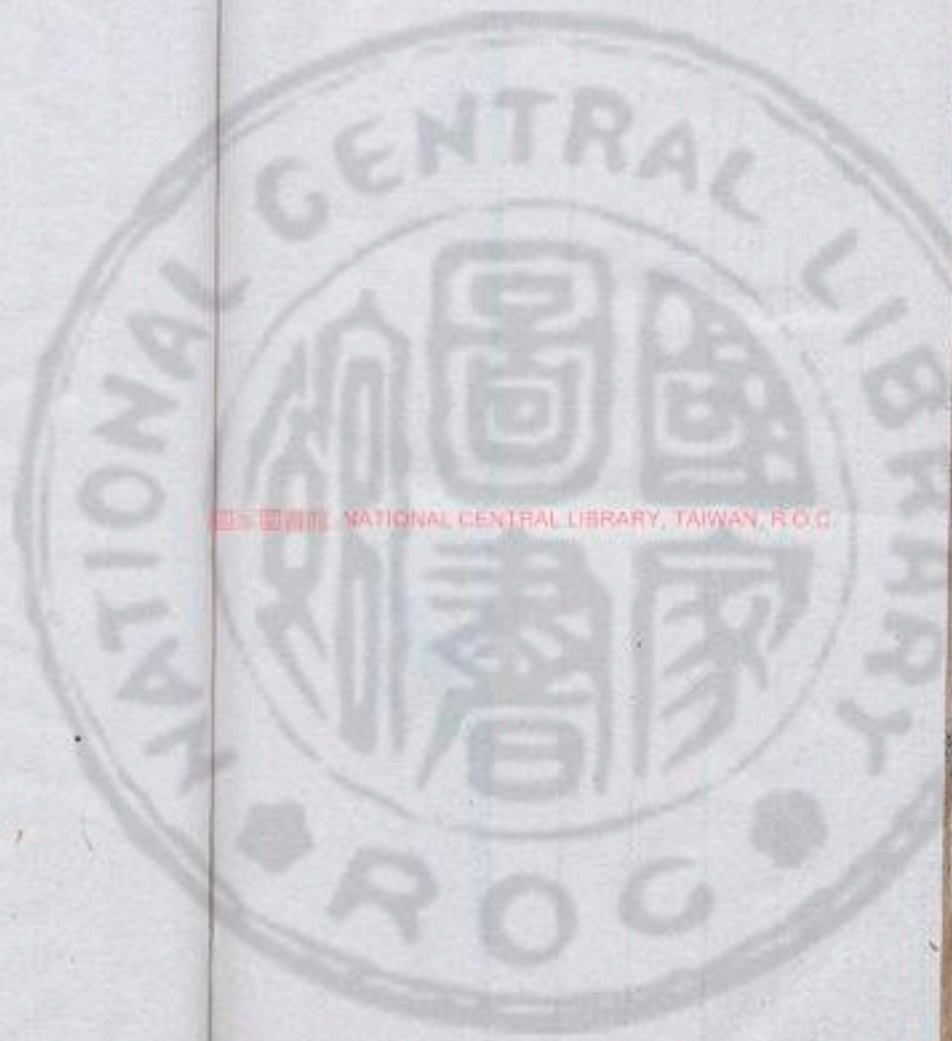
了翁入為太常少卿定謚曰明

了翁入為太常少卿定謚曰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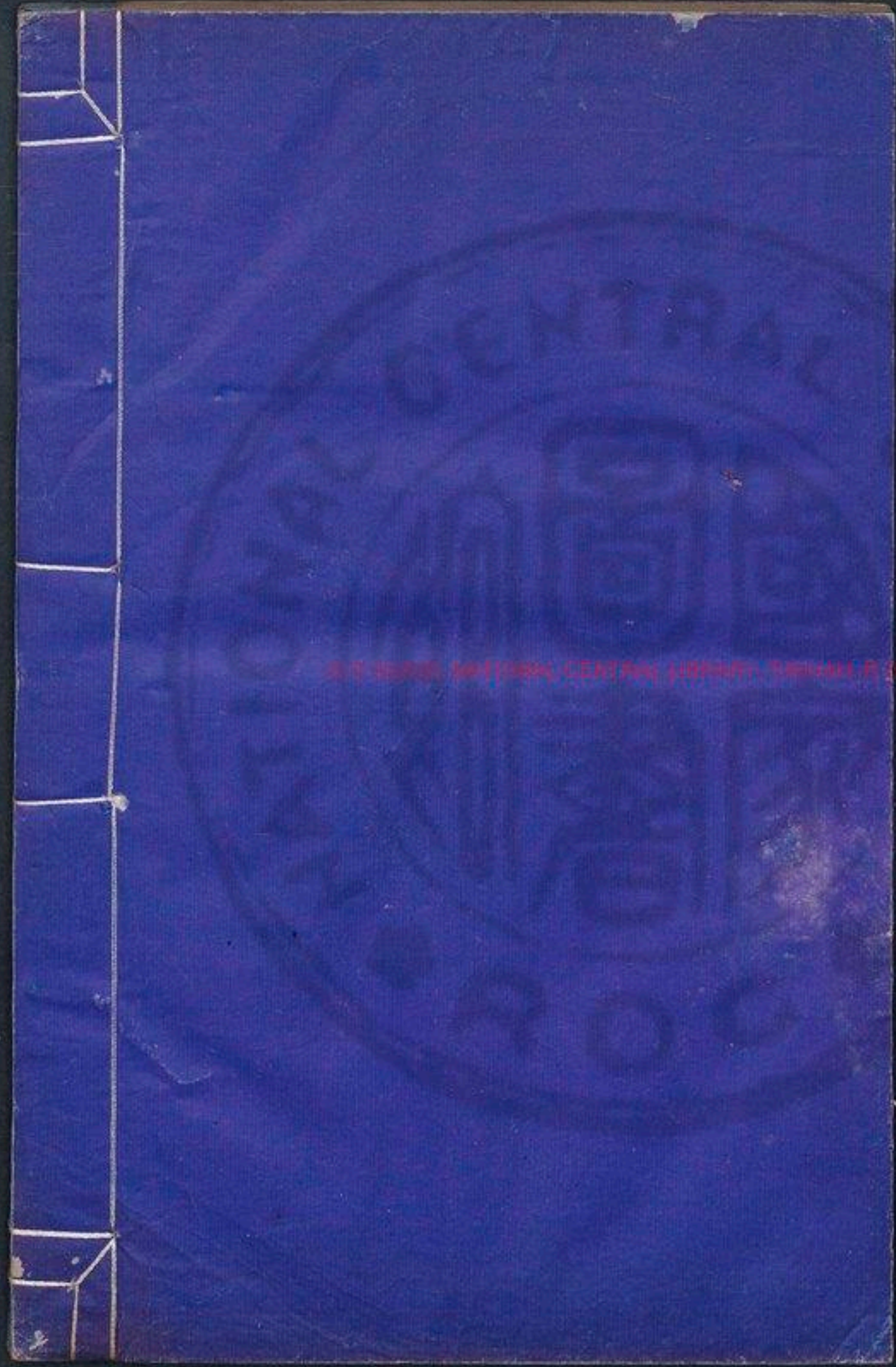
右先聖謚號及從祀及本朝先儒封爵皆邵武
軍建寧知縣三山陳炤哀類咸淳九年癸酉九
月九日刊于建寧縣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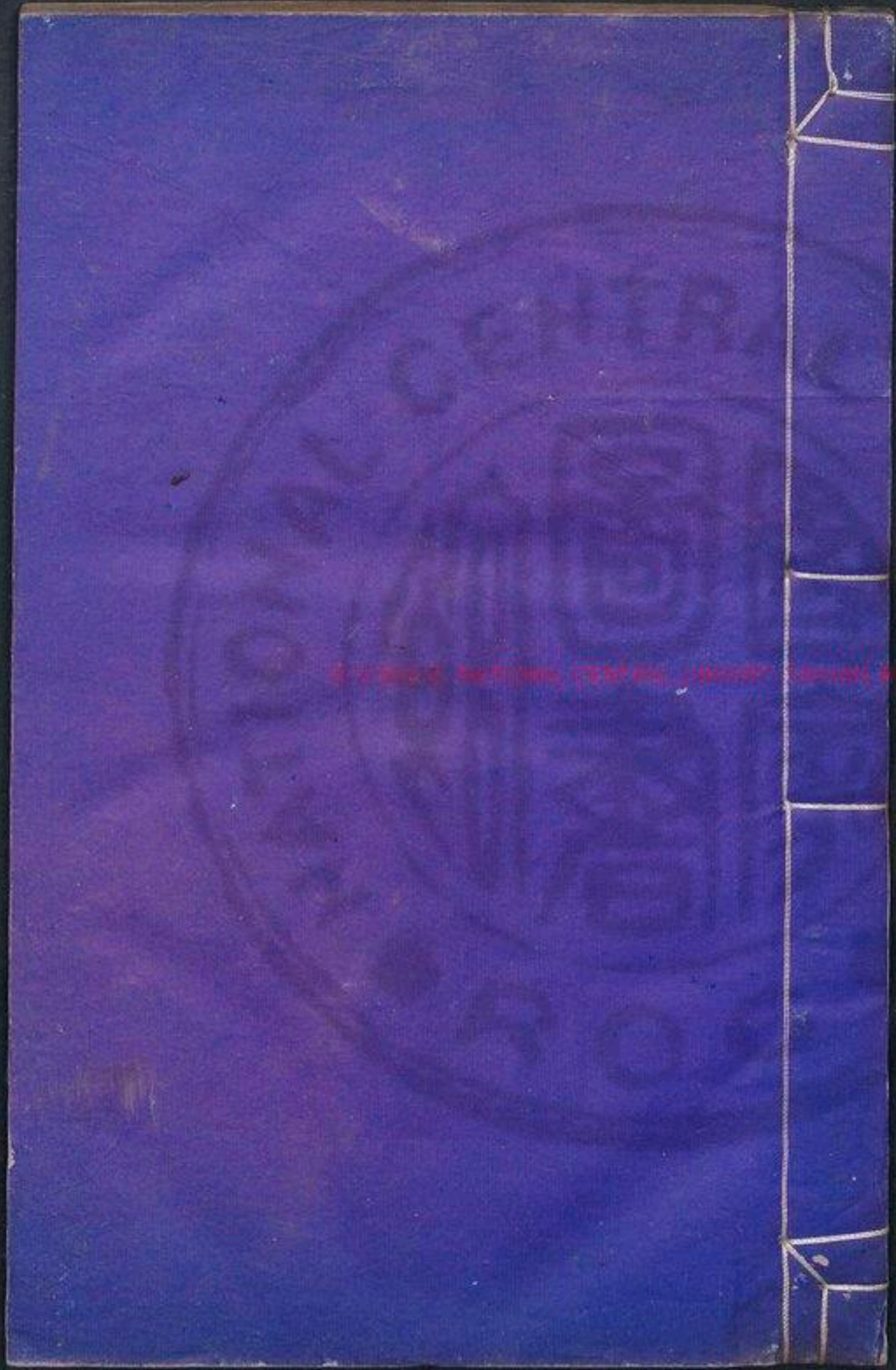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RTS AND ARCHITECTURE CENTRAL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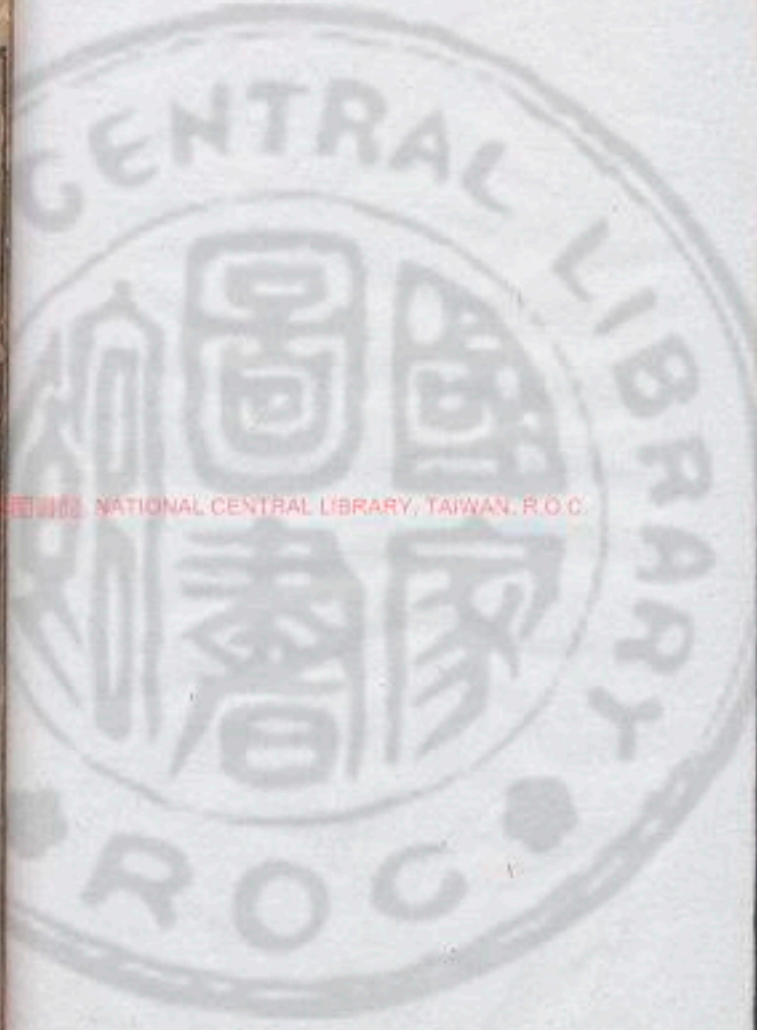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三十三

讀本朝諸儒理學書

周子太極通書

太極圖說 無極而太極以下詳太極之理此圖之
訓釋也惟人也得其秀以下言人極之所以立此
所以畫圖之本意也蓋周子之圖太極本以推人
極之原而周子之言無極又以指太極之理辯析
其精微正將以歸宿於其人而豈談空之謂哉象
山陸氏嘗以無極二字太易所未有而老莊嘗有
之遂疑其非周子之真今觀圖之第二圈陰陽互



根之中有圈而虛者即易有太極之體也其上之
一圈即挈取第二圈中之圓而虛者表而出之以
明太極之不雜乎陰陽單言太極之本體也單出
本體於其上初無形質故曰無極而太極所謂無
極者實即陰陽之根中之太極未嘗於太極之上
別為一圖名無極也恐不必以他書偶有無極二
字而疑之惟洞見太極之理以自求無愧於人極
之立此則周子所望於學者耳

晦庵講明無極此一字雖老子之所有而人皆知
非老子之學象也

反譏此須悟類禪曰而禪學即源流於老莊此圖

非晚學乖謬其實老子之言無極指茫無際極而

言周子之言無極指理無形體而言象山高明豈

不曉此一時氣不相下姑為此言異時祭東萊自

悔鵝湖之會復妄發則象山之本心為可知

太極之理至精而太極之圖難狀得晦翁剖析分

明今三尺童子皆可曉遂獲聞性命之源以為脫

去凡近之基本即盡反而實修其在我者矣或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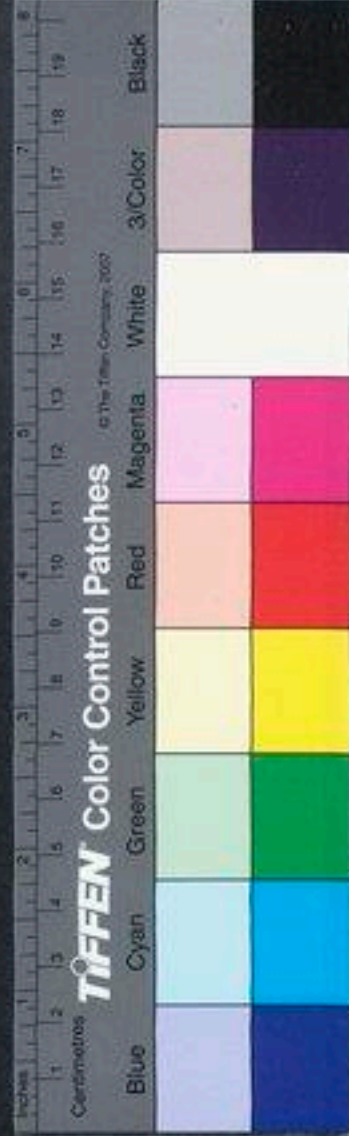
因其餘說或演或辯浸成風俗不事躬行惟言太

極嗚呼周子亦不得已言之孔子惟教人躬行耳



通書 誠上章主天而言故曰誠者聖人之本言天
之誠即人之所得以爲聖者也誠下章主人而言
故曰聖誠而已矣言人之聖即所得於天之誠也
誠幾德章居第三者言誠之得於天者皆自然而
幾有善惡要當究其幾之動以全其誠爲我之德
也聖章居第四者言由誠而達於幾爲聖人其妙
用尤在於感而遂通之神蓋誠者不動幾者動之
初神以感而遂通則幾之動也純於善此其爲聖
也誠一而已人之不能皆聖者係於幾之動故慎
動爲第五動而得其正爲道故道爲第六得正爲

道不渝於性質之偏者能之而王之者師也故師
爲第七人必有耻則可教而以聞過爲幸故幸次
之聞於人必思於己故思又次之師以問之矣思
以思之矣在力行而已故志學又次之凡此十章
上窮性命之源必以體天爲學問之本所以修己
之功既廣大而詳矣推以治人則順化爲上與
天同功也治爲次純心用賢也禮樂又其次治定
而後禮樂可興也繼此爲務實章愛敬章又所以
斟酌人品而休休然與之爲善蓋聖賢繼天立極
之道備矣餘章皆反覆此意以丁戒人心使自知



道德性命之貴而毋陷辭章利祿之習開示聖蘊
終以主靜庶幾復其不善之動以歸於誠而人皆
可為聖賢焉嗚呼周子之為人心計也至矣
諸子之書與凡文集之行於世者或累千百言而
僅一二合於理或一意而敷衍至千百言獨周子
文約理精言有盡而理無窮蓋易詩書語孟之流
孔孟以來一人而已若其闡性命之根源多聖賢
之未發尤有功於孔孟較之聖帝明王之事業所
謂揭中天之日月者故

本朝聖學闡幽於周子集成於晦翁太極之圖易

道之書微將論道也莫之能明也肅穆莊嚴之為

快何啻蟬脫塵泥而鵬運青冥哉謹按通書慎動

一章周子曰動而正曰道晦翁釋之曰動之所以

正以其合乎衆所共由之道也愚竊意慎動常有

謹審之意動而合乎正是即為道周子本意思亦

止此若謂合乎道此動之所以正是乃動而合乎

道曰正與動而正曰道又成一意恐因此而發明

者耳又務實一章周子曰君子日休小人日憂晦

翁釋之曰實修而無名勝之耻故休名勝而無實
勝之善故憂愚竊恐小人未必知以無實為真累



能憂其無實是即君子之用心矣何名小人或者
小人飾偽無實之心自宜崎嶇而多憂書曰作德
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周子之所謂憂恐類書
之所謂勞者耳姑併誌之以俟知者問

通書稱禮先而樂後又云古者聖王制禮法修教
化三綱正九疇叙百姓大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
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愚謂此與虞廷命官
終以典樂之意合自魯生有積德百年然後禮樂
可興之說儒家者流遂挾禮樂之文物制度為希
世盛事以敷一世謂非我莫能致如王通氏是也
至柳子厚又矯其弊稱樂不能移風易俗較之周
子之書彼皆所謂野人議壁者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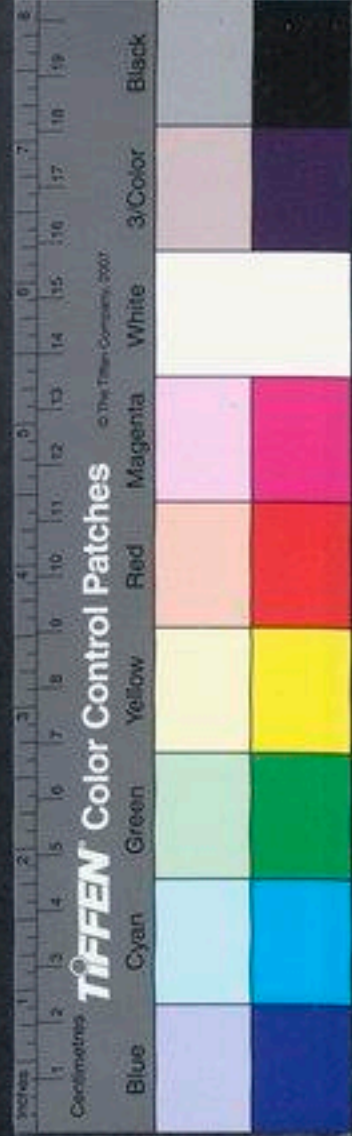
周子後錄

遺事十五條○濂溪為南安獄掾程大中一見知非
常人二子年方十五六聞其論道即厭科舉業此
元氣胥會之一也嘗言之世道則風雲際會之象也
天實為之豈伊人力也哉其相與授受之要在尋
顏子樂處與所樂何事顏子之樂則周子於通書
固嘗言之曰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大者性命之
源道德之至尊至貴小則所謂芥視軒冕塵視金

王者也天然故嗔風弄月自然不勝其樂如吾與
點也之意亦正由浴沂舞雩脫然自有真樂不見
大國足民小國為相區區必於有行之為滯累耳
周程之相與領會其大若此而其剖示於通書者
又顯著若此後必有能篤信而自得之其樂豈有
異乎哉若其極論天地所安之處以至於六合之
外則周子高明而博學窮極造化自然超詣學者
未宜過而問也顏子所樂之處實吾心固有天地
所安之處於人事無關

貴文 出賦 更風谷原之意大林寺詩云天風
排中 秋 然 覺 身 輕 有 事 然 出 塵 之 意 養 心 亭 說
充廣孟子之說以極於聖釋菜祝祠推明聖德之
久以同乎天愛蓮說又所以使人知天下至富至
貴可愛可求者無加於道德而芥視軒冕塵視珠
玉者也

事實一編晦翁著氣潘誌蒲碣為之其間取舍皆有
意而復取黃太史之說終之以其最善形容有道
者氣象也義理雖備於太極通書而世或莫之能
曉二程雖因之以發明道學而未嘗表章其書晦
翁於堙墜混淆之餘極討論決擇之力故其於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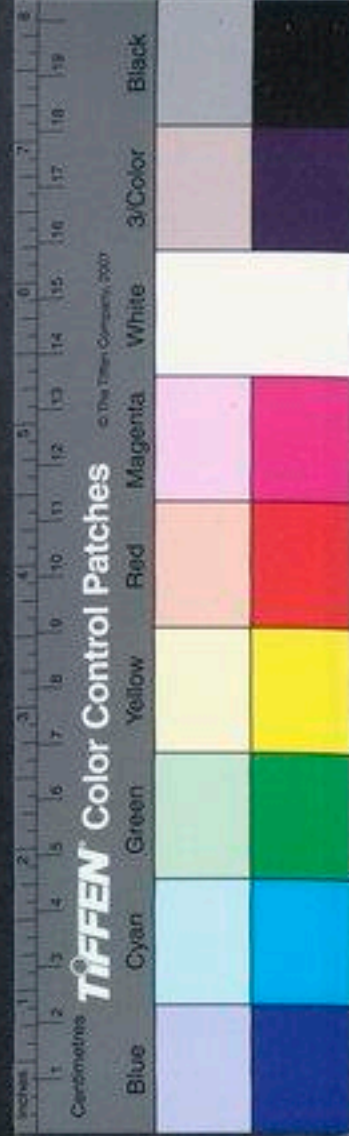
實不過兼取二氏以存證而辯正尤詳於跋語然皆為周子後錄設也已復更端錄二程之語四章而後提通書以終其說或者晦翁衛道之意於斯乎在矣大抵二程本學平周子而當世猶未皆知周子之道通書亦發明太極而或者反又誤攻太極之非故錄程語者所以證通書證通書者所以證太極圖晦翁拳拳衛道之意儻在於斯乎若曰惟一理二氣五行之分合以紀綱道體之精微決道義文辭祿利之取舍以振起俗學之卑陋竊意該古通書莫此為要而所以警吾人心者至是益簡切著明矣

後錄補遺遺文凡二十二皆蜀人度正編求於故家遺俗之傳梯訪於高崖危磴之刻亦可謂忠厚之至者矣公之文不特詩文書帖見錄而賀傳著之名東亦見錄公之文所及不特親黨交游見錄而守墳之周興全家姓第皆見錄然則片言隻字餘音遺跡使後世皆寶愛之而不忘此其所本固自有在而世之富貴人借儒求名自為巨編以供人酬詭之用者亦何愚哉

濂溪年表。先生生於真宗天禧元年丁巳終於



神宗熙寧六年癸丑年五十七幼孤依舅氏鄭向
奏補歷官分寧簿南安軍司理郴令桂陽令知南
昌縣合州判官通判虔州永州攝邵州事廣東運
判擢提點刑獄以病乞知南康改葬其母乃上印
分司南京二子壽_壽後皆登第壽官至司封燾至
待制先生之學傳二程四傳而至晦庵南軒始注
釋太極圖通書以推大先生之學晦庵之門人度
正又訪舊聞以爲此表附載孔文仲蘇文忠黃太
史之稱誄而辯或者謂圖出於陳搏說本於老子
學專於鴻林壽_壽者皆未見補錄_壽翁請蓋或
格定_壽樓觀後_壽之文所以發明先生不闡理
學有功萬世者甚悉蓋之曰元蓋嘉定十三年六
月云○魏鶴山請謚二書可以成誦臧格發明謚
元之意其用工於先生之學甚深非世俗文人可
及_牛恐末後稱潘興嗣何人敢誌其墓頗覺抑揚
之過耳昔孔子歷聘天下從游三千然非後世子
思孟子則不能發明其盛蓋陽之暢也暮春日之
顯也中天下事未有不待乎久者周子之學雖
傳於二程實顯於晦翁凡今世之能言周子者皆
晦翁緒餘也而可貴潘興嗣之知周子不能如今



日乎且潘不特誌先生之墓也先生母夫人之墓
實先生請其誌竊計先生平日之所敬實無以加
於潘如蒲宗孟雖一時聞人而其爲先生之墓碣
晦翁不之取而取此竊計晦庵所取以證先生之
圖說者亦無以加於潘自古有道之士埋沒無聞
於世者多矣豈可以潘之功業不見於世而輕加
詆訾且不特圖也濼溪在當時亦何嘗如今日之
顯顯其曰善談名理此亦正言先生之實太極二
氣五行之說此正名理之深者亦不可以名理二
字等入字句之例以爲味且其言曰太極圖
易說易通數十篇作之一字鑿鑿然可知此圖之
創出於先生潘乃先生平日交游之舊所載無非
實錄近世誤攻太極圖者惡潘誌之害已也故鄒
潘今尊信太極圖者亦從而鄙潘耶藉曰以誌屬
潘爲出於先生子弟以母夫人誌屬潘者實出於
先生又果何說耶定益之文知先生者也惟斥潘
一語乃與晦翁相反愚故不容不言之若覆議接
王通太極合德爲言且曰夫子生於晚周果何與
乎太極此與周子之說不同則不必言可也



潘誌語平意密蒲礪若視先生為物外人所載稱美
熙寧新政之家書當是先生望治之實意蒲非敢
誣也前輩疑之蓋見新法既壞為賢者諱耳

邵州復學靜江祠堂廣東憲司祠堂皆南軒為記

晦翁記先生江州書堂以天所畀為說曰不繇師傅
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要領嗚呼大哉言乎其
記韶州祠堂之說曰有以闡夫太極陰陽五行之
奧而天下之為中正仁義者得以知其所自來其
記隆興祠堂之說曰所謂太極云者合天地萬物
之理而一名之耳以其無器與形天地萬物之理
無不在是故曰無極而大極以其具天地萬物之

理而無器與形故曰太極本無極其記邵州祠堂
則舊以張九成侑祠而更闢以特祀其記袁州祠
堂則以胡文定魏校嘗請祀二程而未及先生其
記婺源祠堂則欲人讀其書求其指以反諸身而
力行之南軒之為記多言其發端之功西山真氏
之為記多言其講明性道教之功鶴山魏公之為
記多考訂古義以祠其師為非古且痛惜學者徒
尚虛文而不能行若夫先生之譜系鄉井祠堂本
末則龔維藩之記為詳凡集此者皆度正云

程氏遺書

卷一蓋李籲字端伯所錄而伊川嘗謂得其意者○
二初呂與叔從張橫渠張死而入洛所謂東見錄也
附東見錄亦與叔所記○三謝顯道記憶平日語○
四游定夫所錄○五六七八九皆不知姓氏○十洛
陽議論蘇昞錄○十一劉絢質夫錄明道語○十二
劉質夫錄明道語○十三十四皆劉質夫錄明道語
○十五關中學者錄伊川語○十六己巳冬所聞不
知何人所記○十七亦不知何人所記或云周行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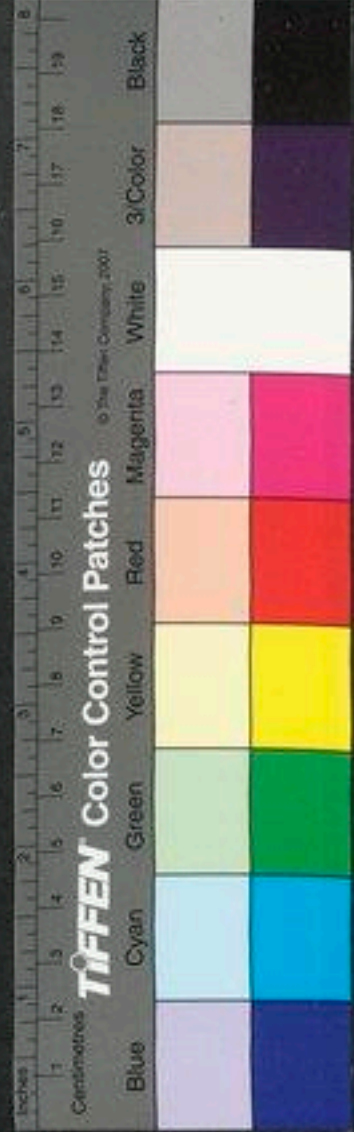
或劉安卿皆永嘉人

程氏發明孔孟正學於千四百年無傳之後微言

奧旨特散見於明人之集錄賴朱子起而搜逸訪
遺始克成編其尤切於日用者已類而為近思錄
矣然朱子之錄近思必丁寧學者更求之全書及
考其所編全書為稱伊川自謂惟李籲得其意故
以為首篇且反覆詳論謂失之毫釐則其繆將有
不可勝言者然則學者之讀遺書全編其又可不
謹乎自今觀之孔子夢周公一也張繹所錄則謂
晚年不遇不復夢見鮑若雨所錄則謂若曾夢見
大段害事夢周公何害事之有殆惑於異端真之



無夢之說耳是鮑之錄不若張之近人情賜不受命一也游定夫所錄則謂不受天命不知姓氏所錄則謂不受爵命子貢蓋嘗結駟鄰國矣何嘗不受人之爵命是或者之錄不如游之得事實乾坤六子之說一以為乾坤退處而用六子一以為六子之用即乾坤是甲之錄不若乙之通養生延年之說一以為人力可勝造化一以為天命不可損益是前之錄不若後之確善惡之判曉然也錄者謂惡亦不可不謂性又謂天下善惡皆天理此雖謂惡亦不可不謂性又謂天下善惡皆天理此雖謂雷擊人起於惡氣之相觸此雖曉諭世俗之辭然恐不若泯於忘言之為得謂以心知天為未然而謂心即是天固於知天之上加通徹矣若夫謂道不可離為未然而謂道豈有可離不可離何其蕩無繩墨也此暢潛夫之錄朱子注其多非先生語歟以至誠贊天地為未足而云同此一誠何助之有固於天地聖人之誠加混合矣若夫謂謹禮者不透可讀莊子何其矯枉過正也此劉元承之錄朱子又注其為別本所增歟洒掃應對與佛家



佳此殆其本心之形見而記憶其師平日之言亦粉澤於其所學自成一家之後矣揚子雲有言適堯舜文王爲正道非堯舜文王爲他道愚亦謂合於孔孟者程錄之真異於孔孟者程錄之誤

道與德爲虛位

老子貴道德而賤仁義是儒即仁義而爲道德此毫芒疑似之間韓子將辭而闢之亦難乎其言矣故曰道有君子有小人德有凶有吉而道德爲虛位若曰道德之名一也而實不同儒者以仁義而

周亞夫軍夜驚

軍夜驚而亞夫不動善矣程先生以爲軍猶驚何耶亦未得爲盡善愚謂小人羣睡偶有驚魘而衆隨之此類多有乃出不測亞夫能使身之不動安能使人之不驚若行軍而有驚擾則可責主帥之未善耳古人倉卒處變難能之事後世平居暇日



加求全之毀若此類甚衆如程先生特借此以明
事理之極耳後學未易輕言也

遺書附錄

明道先生行狀

高祖羽少師曾祖希振虞部祖通贈開府父珣太
中先生生而秀異未能言能指金釵墜處十歲能
詩賦彭思永許妻以女中進士第主鄆縣簿南山
石佛歲傳其首放光先生戒其僧俟復現當取其
百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再調上元均田稅塞潰

是云一命之士皆有心愛物之心必有新齊見人

監察御史裏行與荆公議不合求補外差京西提
刑辭改鎮寧軍判官屢平反重獄塞曹村河決監
京西竹木務知扶溝事除焚舟之賊朝廷除田稅
獲除者皆頑民先生爲約前料獲免者今必如期
而足於是惠澤始均爭王中括牧地曰民徒知今
日不加賦不知後日增租奪田則失業矣監汝州
酒稅哲宗嗣位召爲宗正丞未行以疾終先生
少從周茂叔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
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爲己任子端



愨端本

明道之歿伊川狀其行求銘於韓持國而文潞公題其墓伊川歿洛人畏黨禍送喪惟四人曰張繹范域孟厚尹焞又薄暮出城乙夜方至者為邵溥迨晦庵朱先生始訪其事為年譜云

程氏外書

朱公揆錄拾遺大率言詩多於字上求意物上求義其於一之日二之日不謂變月言日云猶今之道如何又如何此說亦異於眾

有增

馮本拾遺云王輔嗣韓康伯只以莊老解易又云論孟只剩讀便自意足愚謂此皆切當之語與他錄有疑似者不同

羅氏本拾遺云文意雖解錯而通理者不害

胡氏本拾遺溫公欲盡去元豐間人程子謂侯仲良曰若宰相用之為君子孰不為君子此等事教他門自做未必不勝如吾曹尹子親注云此段可疑蓋意其非程子語也然邵氏聞見錄亦載伯溥與



韓宗師語云當與元豐大臣同若先分黨與他日
可憂則胡氏本所載未可以爲疑也豈程氏自有
此論尹子鑒後來調停之禍而疑之耶然自古亦
未有君子小人共事而可成功者第惟伯淳自足
以服熙寧諸人之心必又有所以處之之道耳
侯師聖以明道先大中而卒故立廟自伊川始以
伊川子端參王祭

游氏本拾遺王者天下之義主也孟子所以勸齊之
可以王

使不失先君之社稷而身從父則義矣

大全集拾遺謂周禮不全是周公之禮法。天下寧
無魏公之忠亮而不可無君臣之義余謂此極論
也然忠字合作鯁字。先生未嘗乘轎云分明以
人代畜罵謂此佛氏之戒爲佛者皆犯之吾國之
貴者老者恐不可免餘當以先生爲法。謂釋氏
之說其歸欺詐始以世界爲幻妄而謂有天堂後
亦以天爲幻而卒歸之無佛有髮而僧復毀形佛
有妻子舍之而僧絕其類至如夜食後睡要敗陽



氣其發尤不美直如此柰何不下愚謂以此責異
端皆事實彼亦心服

時氏本拾遺或問劉蕡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踈逖
小臣一旦欲以新聞舊難矣。教人者養其善心
而惡首消治民者導之敬讓而爭自息

按此卷可疑者在首章謂老子言天地不仁以
萬物爲芻狗之說爲是

傳聞雜記

明道嘗曰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愚按樂記

記有歲天理而窮人欲之語至明道先生始發越

伊川謂鑄銅錢寧虧本則次鑄息賣官鹽寧減價則
鹽課增又謂溫公變法未可動役法動即三五年
不定其後無一不驗

伊川歸自涪見學者多從佛學嘆曰惟有楊謝二君
長進嗚呼亦豈料其他學者之從佛未足以惑世
而他日之從佛能動人者正今日之楊謝耶

伊川嘗言今日之禍亦是元祐做成愚謂理亦有此
但諸賢一時爲天下救急有不柰何恐不可赦小
人而反責君子耳豈責備果春秋意耶然無元祐



諸賢恐不待靖康而後 南渡雖 南渡又未必
人心戴 宋如此

伊川與韓持國友善見即久留因子弟進以黃金楮
二十兩詰朝遂歸

謂孟厚不治一室學不在此洒掃潔淨莫更快人

仁宗以折米六分太甚止令折五分及供進偶臟腑
曰習使然也仍令如舊又進飯有砂石含以示嬪
御令勿語人此死罪也生荔枝供盡近侍欲買之
云買之來歲必增上供之數流禍百姓無窮又一

日夜飢思燒羊頭近侍乞宣取曰取之後必常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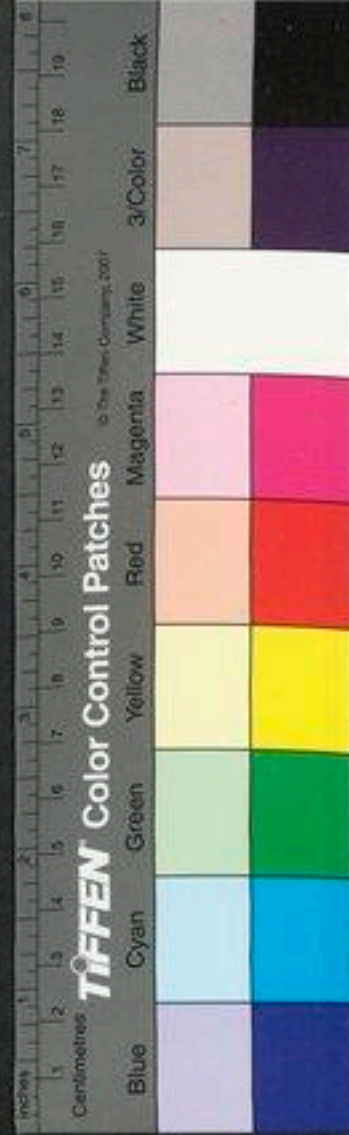
呼仁哉

伊川云若熟看語錄亦自得愚謂此當與伊川稱某
在安用語錄之說參考

伊川與堯夫同里巷三十年世間事無所不論未嘗
一字及數學愚謂卓哉人豪乎為士大夫而欲攻
伎術者可以觀矣

程氏經說

書解。使所謂大道說有羲黃之書乃許行謂神農
之言陰陽醫方謂黃帝之說此聖人所以去之常



道亦去其三蓋爲治有迹有史官以志自堯始耳
事之最大在推測天道以授人時既已迎日推策
之復考中星以正四時其法明而易準其它庶事
總云允釐百工

謂繇之惡公議隔而人心離

納大麓爲總錄庶政愚意恐合依文公說

詩解○摘篇全解發明義理爲多惟託興上求義處
恐太實耳

赤帝三百言其多爾曹國之小安得有三百之多

鉦人擊鉦者代鼓擊鼓者

箴如鍼砭之刺病

文王侵廣土疆自阮始至于岐隴高山皆有之愚
謂皇矣詩人紀實之言伊川平心之說也近世形
容文王無此事是待之過高而曲爲之辭其源發
於歐公之泰誓論

春秋○傳序原鴻荒至漢唐世變詞約義精善言春
秋者孟子之後唯先生一人而已傳止相公九年
餘以先生平日議論嘗及者附足之



謂周正月非春也建子言春者假天時以立義耳
愚按此亦舊說必程先生不欲輕改然有可疑者
蓋若謂冬為春則人事與天時皆不合或者建寅
為正月為春古今所不可易所謂改正朔云者
不過各於其所稱歲首月朝聘祭饗以示更新如
商之建丑十二月也書稱惟元祀十有二月未嘗
改十二月為正月漢初建亥十月也漢史亦書冬
十月未嘗改十月為正月以此而推春秋之春正
月恐即自古及今之春正月安得以十一月為正
月而又就以前十一月為春鄭且詩作於周如四月
今一書作於周末十二月之間中皇候蟲亦無一
不用夏正惟孟子稱七八月之間旱世指為夏正
之五六月然禾稼早晚所至不同今江浙間十月
穫稻而七八月間苦旱者甚多如十一月徒杠成
十二月輿梁成殆亦冬寒而濟涉耳惟小戴禮之
雜記有曰正月至可以有事於上帝若可疑者
然此書出於漢儒恐因周以建子為歲首遂追稱
正月未可知漢改正朔兒寬等議曰帝王必改正
朔制不相復推傳序文則今夏時也此其證矣姑



舍是而就春秋言之春秋書秋八月大閱時也今因以八月為六月遂曰盛夏大閱妨農舍又書冬十月雨雪亦時也今因以十月為八月遂曰建酉之月未霜而雪此類安知非經文本用夏正不過據實而書耶至若當時書法亦豈後世之所能盡知先生亦因自昔凡例之說而載之耳若書王於桓之元年曰以其弒立故正以王法於二年曰以宋督弒立故正以王法於三年不書王則曰以桓無君故不書惠亦隨事意之耳夫弒立尤無君之

不書於閔僖亦曰不正其始不書於桓宣定之書

即位則以為弒君而自立故書恐亦隨事意之耳若以不正其始者不書即位則三君尤為不正始之大者又反可書乎桓之有年宣之大有年恐皆慶事之不容不書爾若曰桓宣不應有而有之故書其異將治世永無水旱而亂世常必飢歉乎有年既以異而書則水螟無禾麥之類當為春秋之常何為而亦書之他若侵伐必曰責常在被侵伐者責人亦曰責在受其入者其說以為上不能告



之天子下不能告之方伯而私與之戰也然古之天下難以後世兼制天下之事逆之也彼諸侯者非郡縣比各土其土各民其民有王者作不過以禮相與王室一衰即勢不行周既東遷自保不暇豈能復命方伯以討不軌使小國見侵於鄰不與之戰而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則嗟如訴之鬼神國已奄忽爲墟宗社之祀絕矣且世有倉卒被寇者救禦惟恐不亟乃責其不以聞官府而私自逐寇揆之人情恐亦未必然嘗謂春秋大義如尊主微辭與義豈易推測自昔春秋家凡例之說豈易一一爲之辭惟平心易氣隨其事而讀之善惡自見而勸戒存矣

論語○自學而止子罕章章皆先生所作論語說辭約義精多晦翁集注所取爲據者自後乃其平日議論所及○孟子止盡信書一章亦議論云

禮記○明道改正大學以康誥曰以後釋明字新字止字者聯首章明德新民止至善之下然後及古之欲明明德一章以所謂誠意以後節節釋之伊



川改正大學則移古之欲明明德一章於康誥曰
之前

程氏文集

明道表疏○明道事 神宗初疏乞定君志用正人

次乞修學校尊師儒次論王霸皆根本之論其要
尤纖悉於養士養賢之節目意者亦念人情之不
古伊欲變化士習非徒法之所能行故先以君志
而後及之歟有曰禁衛之外不漸歸之於農則將
貽深慮竊謂譬之於疾此尤劇證人主所宜力救
者也德化進人而後漸歸之於農則其功可謂
之士益難自進矣其諫新法二疏云與其遂一失
而廢百為孰若沛大恩而新衆志又云設令僥倖
小成而興利之臣日進尤非朝廷之福其議論得
大體如此

答橫渠定性書略云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天地
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
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擴然而大公事至
而順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其第能
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足見外誘之



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矣

試策問春秋專主唐陸淳得啖氏之說曰紀師無曲
直之辭一之也不一則禮亂之門闢矣謂掃為王
者之祭非周公之志餘若書鄭伯之克謂克下之
辭明君臣之義書次於郎言非有侯而次則已將
為賊爾

明道詩皆造化生意之妙較之堯夫擊壤集則堯夫
為自私其樂者矣

戶部侍郎彭公思永行狀先生外舅也公八九歲得

金鳳同功者思永之海次收台州公以陸州宰注無
之樂城為永利為海北瀟野守公各一人而八州

知畏至蜀治盜而人畏法初為御史論濫恩後
拜中丞助蔣之奇言大臣陰私罷

程郎中璠通判和州刑蔡之妖尼惠普移温州置神
恠李洞元者於法

幼女澶娘病豆瘡以藥利之死

邵堯夫先生墓誌銘。先生始學於百原堅苦刻厲
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復走吳適楚過
齊魯客梁晉父之而歸曰道其在是矣及其益老
玩心高明觀於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達乎萬



物之變然後類然其然其歸其與人言必依
於孝弟忠信樂道人之善而未嘗及其惡

華陰侯先生誌銘。先生名可以氣節自喜從孫咸
敏公征農智高得官熙河未開爲韓魏公馳諭渭
源酋豪開地八千頃秦州舊苦蕃酋反覆繫其親
愛先生謀釋而歸之戎人感服二程其甥云

伊川十八上 仁宗書謂應時而出自比諸葛及後
應聘爲 哲宗講官則自講讀之外無他說不特
其時至慮易而然蓋時與位既不同而 哲宗尚

物雖以培養爲德其也論漢書論漢代呂公

其位當其可則固未易輕言也若三學看詳反爲
禮部所駁則本朝文密之弊固難與俗吏言又矣
顏子所好何學論謂其學以至聖人之道養魚記蓋
因物感人欲袂詩序謂以好賢方逐樂之心禮義
爲踈曠之比道藝當筆札之工誠不愧矣

論賑濟令宿戒晨入午與食申出之日得一食則不
死力能自營一食者不來當活數倍羸弱者稀粥
兩給氣定然後一給飯粥須親嘗恐入石灰

蔣堂守蜀衆所不樂者 爭滅遊樂毀淫祠伐江瀆



廟本修府所謂衆不者乃可謂寡善者也

視聽言動箴在由中應外制外養中兩語

伊川爲家尹請字文中允典漢川學書謂講明聖人之學開道後進使其教益廣其傳益廣故雖身隱而道光跡雖處而教行出處雖異推已及人之心則一也

答橫渠書。有苦心極力之象無寬裕溫厚之氣更願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自當條暢

代富公奏謂 昭陵擴中爲鐵罈重直萬斤以木爲

答朱長文書勸勿多作詩文

上韓持國求爲明道誌述云相知者雖多能知其道則鮮有文者亦衆文足以發則鮮能言者非少足以取信則鮮

答揚時書朝廷設教官蓋欲教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

昏禮六納采者謂壻爲女氏所采問名者問所娶女子之名納吉者謂卜得吉兆以告納徵者用皮帛以證成娶婦之禮請期者實告婚期成婚者告迎



於廟

葬法決疑堪輿經黃帝對天老乃有五姓之言且黃
帝時只有姬姜二三姓所謂五姓者宮商角徵羽
以同韻相求至以柳姓爲宮趙姓爲角又非四聲
相管亦有一姓分屬宮商復姓數字徵角不辨夫
姓之於人因邑因官若用祖姓則數經更易若用
今姓則皆後代所受是吉凶隨時變易也葬者逢
日食則舍於道左而葬書用乾艮二時皆是夜半
又曰巳亥日葬凶今按春秋此日葬者二十餘人

皆無其應
年廉謹寬和孜孜夙夜年七十致仕自爲墓誌壽
八十五子孫就其缺處加所遷官爵晚生諸孫及
終葬月日云

太中家傳太中弱冠寓黃陂奉養諸母教撫弟妹以
口衆不能偕行不赴調文簡公爲請於朝就注黃
陂尉至長弟與從弟皆得官娶婦二妹既嫁乃赴
調後知龔州投歐希范之神於河知沛縣遇水募
布豆水中水未盡涸而甲巳露遂不艱食有自稱
僧伽弟者杖而出諸境知磁州冰漸成花卉之狀



郡官請以上聞公曰石晉之末嘗有此知漢州吏
白殺青而文見公不應衆呼佛光見公不動新法
行抗議移疾五得任子以均諸父子孫

上谷郡君家傳○好讀書史博知古今不喜營仆奴
婢視小疵獲如兒女諸子或加呵責必戒之曰貴
賤雖殊人則一也汝如此大時能爲此事不聚族
甚衆人皆有不欲之色乃別糴以食之嘗大寒有
負炭而擊者家人欲呼之夫人曰慎勿爲此勝則
貧者困矣先公有所怒必爲之寬解唯諸兒有過
則不諱而曰以之所以不肖者由母教其過而致
不矣也亦不諱曰汝若行當受其過而致
曰勿求稱欲長當如何與人爭忿雖直不右曰患
其不能屈不患其不能伸在廬陵公宇多恠家人
告曰物弄扇夫人曰執爾又曰物擊鼓夫人曰有
恠乎可與之後家人不復言恠亦不復有願兄弟
幼時夫人勉之讀書並書一行前曰殿前及第程
延壽次曰處士知之童穉中矣

自孔孟歿異端紛擾者千四百年中間惟董仲
舒正誼明道二語與韓文公原道一篇爲得議
論之正道二程得周子之傳然後有以窮極性



命之根柢發揮義理之精微議者謂比漢唐諸
儒說得向上一層愚謂豈特視漢唐爲然風氣
日開議論日精濂洛之言雖孔孟亦所未發特
推其旨要不越於孔孟云耳然孔子於性理舉
其端而不盡言或言之必要之踐履之實固可
垂萬世而無弊自心性天等說一詳於孟子至
濂洛窮思力索極而至性以上不可說處其意
固將指義理之所從來以歸之講學之實用適
不幸與禪學之遁辭言識心而見性者雖所出

異源而同端教之衝故二程甫設門人高第多

固大有功於聖門而晦翁尤大有功於程子

伊川至論

伊川至論者紹興六年四月建陽施孫碩所序而麻
沙鎮刻本也余爲兒童時見先君子手書伊川先
生常語六字於帙面而口授大指於余余時未能盡
曉也近歲宦學四方盡收伊洛諸書日加點勘乃無
伊川至論之目因遠取於家山之萬松庵而參校之
其書凡十二卷其一曰語錄首以性靜可與爲學之
一條今於晦翁所編程氏外書朱公掞拾遺一卷見



之其二亦曰語錄首以綴之斯來動之斯和一章今
於晦翁所編程氏遺書第十一卷之中至二十二
十四卷見之其二亦曰語錄自第六條爲飛魚躍之
語於遺書第三卷謝顯道所錄見之四卷至六卷則
散見今遺書中而第七卷載周子通書綴以太極圖
圖與通書合而爲一足證晦翁之說而解陸氏之疑
但通書中明通公溥作明通行傳云靜虛則明明則
通動直則行行則傳又太極圖初圈象無極而太極
者其下注陰靜字第二圈象陰陽交互者其下注陽
動字太極說之起處亦缺四字如太極動而生陽太
極靜而生陰靜而生陰動而生陽之字然其後太
極圖上之太極靜字亦連綴上文之靜元本用二
畫連綴而二畫之二字與之字相近故傳者誤作之
耳第八卷載漁樵問答蓋世傳以爲康節書者不知
何爲亦勦入其中兼近世昭德先生晁氏讀書記以
此書爲邵伯溫僞作今觀其書惟天地自相依附數
語爲先儒所取餘多鄙俗其伯溫得家庭之說而私
附益之明矣第九第十皆曰河南語錄與今遺書第
十一卷劉質夫所集師訓多同十一十二皆曰入關
語錄與今遺書第十五卷入關語錄亦同若其第一



第二卷說詩說易亦於外書拾遺中間見

余按程氏之書晦翁搜括大備拾遺之外又錄傳聞雜記者二十家今至論一書集於晦翁之前而刻梓亦出於晦翁之寓里晦翁安得反獨不見亦安得見而反獨不言是未可知也竊意晦翁未集遺書以前此書殆爲程門大備之書兼施孫碩之序此書有曰孟氏之後獨伊川以孔孟爲師以正心誠意爲本體之足以修身事親推之足以致君澤民學者能深求其旨而篤信之亦趨聖域之徑

橫渠正蒙

氣塊然大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鬼神者二氣之良能

太和篇

地純陰凝聚於中天浮陽轉旋於外日月五星逆天而天并包乎地地在氣中雖順天左旋其所繫辰象隨之稍遲則反移徙而右月陰精反乎陽故右行最速日陽精質本陰故右行雖緩亦不純繫乎天金水附日進退而行存乎物感鎮星地類然根本五行雖行最緩亦不純繫乎地火比日而微故



其遲倍日木乃歲一盛衰故歲歷一辰

地有升降日有脩短此一歲寒暑之候至於一晝夜之盈虛升降則以海水潮汐驗之

月於人爲近日遠在外故月受日光常在於外

參兩篇

愚按造化難測橫渠思索寂精辰象隨天而遲反成逆行此理於雲運月駛可驗

動物本天以呼吸爲聚散之漸植物本地以陰陽升降爲聚散之漸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游散

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大人能盡其道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焉

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

並該明篇

愚按論性之廣大無如萬物一源之語論性之精切無如氣質弗性之語陽明陰濁分別尤淨不得已而後爲不得爲而止斯智矣夫

中正篇

愚按此卷有大心篇語雖驚人本旨欲以心體



萬物則於小心之義自並行而不相背至謂夫
子惜顏回未得所止未知經意果如何恐亦是
進而不息之義耳

言有教動有法書有爲官有得息有養瞬有存
聚百順以事君親不愆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近有
德篇

右六卷七卷中精語也六卷言論語八卷說易
九卷說詩說禮間與近世諸儒說未合似有思
之太遠者

可不修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上無禮以防其僞
下無學以稽其弊自古詖淫邪道之詞翕然並興
一出於佛氏之門者千五百年自非獨立不懼精
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何以正立其間右乾稱篇
愚按乾稱篇始於西銘終於東銘至若闢邪說
則此章極爲痛快然學者至今無一以爲然良
由不學不思耳悲夫流俗之陷人如此哉

橫渠理窟

周禮盟詛之屬必非周公之意周禮篇



愚按周禮豈獨盟非周公之意哉盟誼出於後
世則周禮恐未必盡作於周公橫渠好古之切
故為委曲回護如此而又以詩書次周禮焉

宗子之法廢則朝廷無世臣今日大臣之家且可行

宗子法朝廷有制曾任兩府則宅舍不許分宗法

愚按此意厚矣然古者諸侯卿大夫以世襲故
其法易行且以防僭奪故其法最當嚴耳

學者先須去客氣先須溫柔此皆變化氣質之道宜
矯輕警惰常游心義理之間氣質篇

愚按理密一書惟氣質篇最於學者有益

心不在焉雖學無成學須深沉非淺易輕浮之可

得義理

讀書則此心常在義理

今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惰壞了長益凶狠只當
來未嘗為子弟之事

其舊多使氣後來殊減更期一年庶幾無之如大和

中容萬物任其自然學大原

愚按以上皆示學者緊切處

心清時常少清時即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束而自



然恭謹

心不可勞當存其大者

心洪放如天地易簡然後能應物皆平正

學大原

愚按此皆先生養心用工處無靜坐把捉之苦最可法舍此而言心則易入禪學

眾人皆台安得不台

天下大患只畏人非笑不養車馬食糲衣惡居貧賤皆恐人非笑不知當生則生當死則死今日萬鍾明日棄之今日富貴明日饑餓亦不恤惟義所在自道

愚按此皆先生養心用工處無靜坐把捉之苦最可法舍此而言心則易入禪學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

太平

學禮則除去世俗一副當習熟纏繞便自然脫灑

橫渠先生精思力踐毅然以聖人之事為己任

凡所議論率多超卓至於變化氣質謂形而後

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

之性君子有弗性焉此尤自昔聖賢之所未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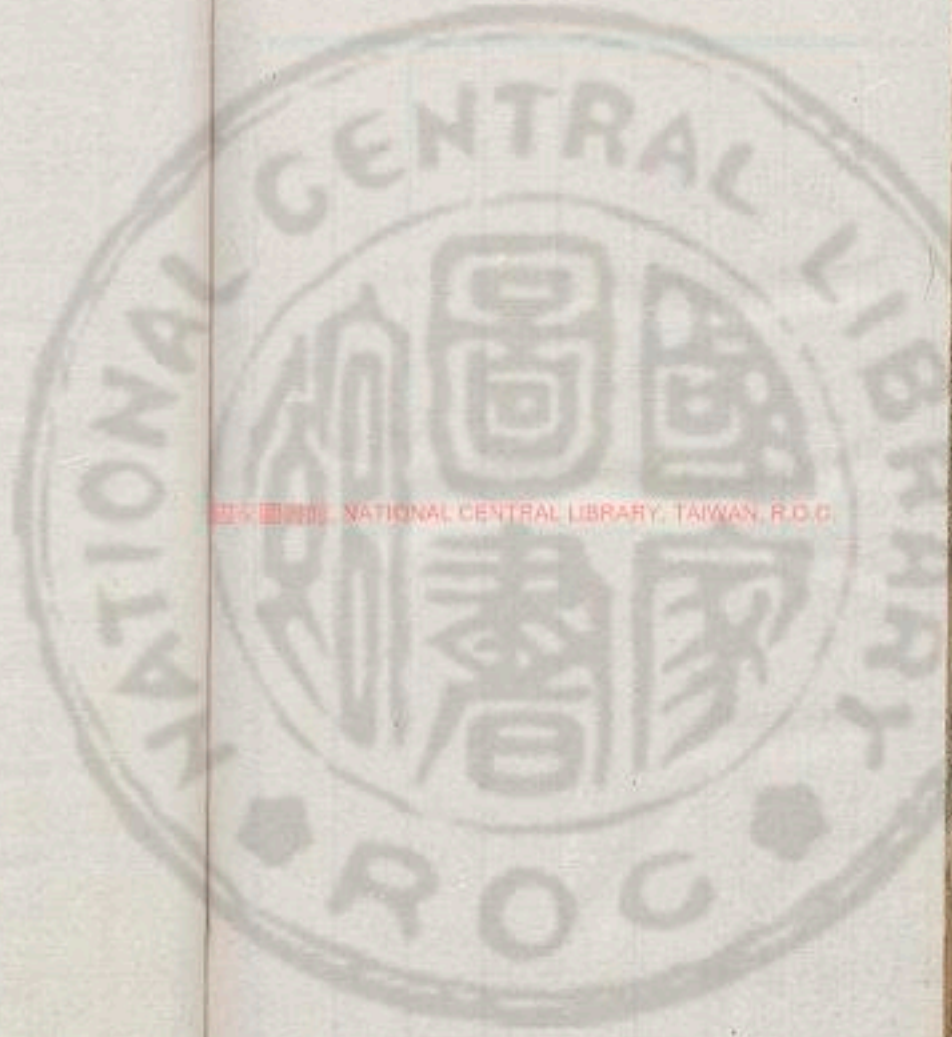
警教後學最為切至者也學者宜何如其遵體

哉若夫篤信周官謂可舉行於今日則未知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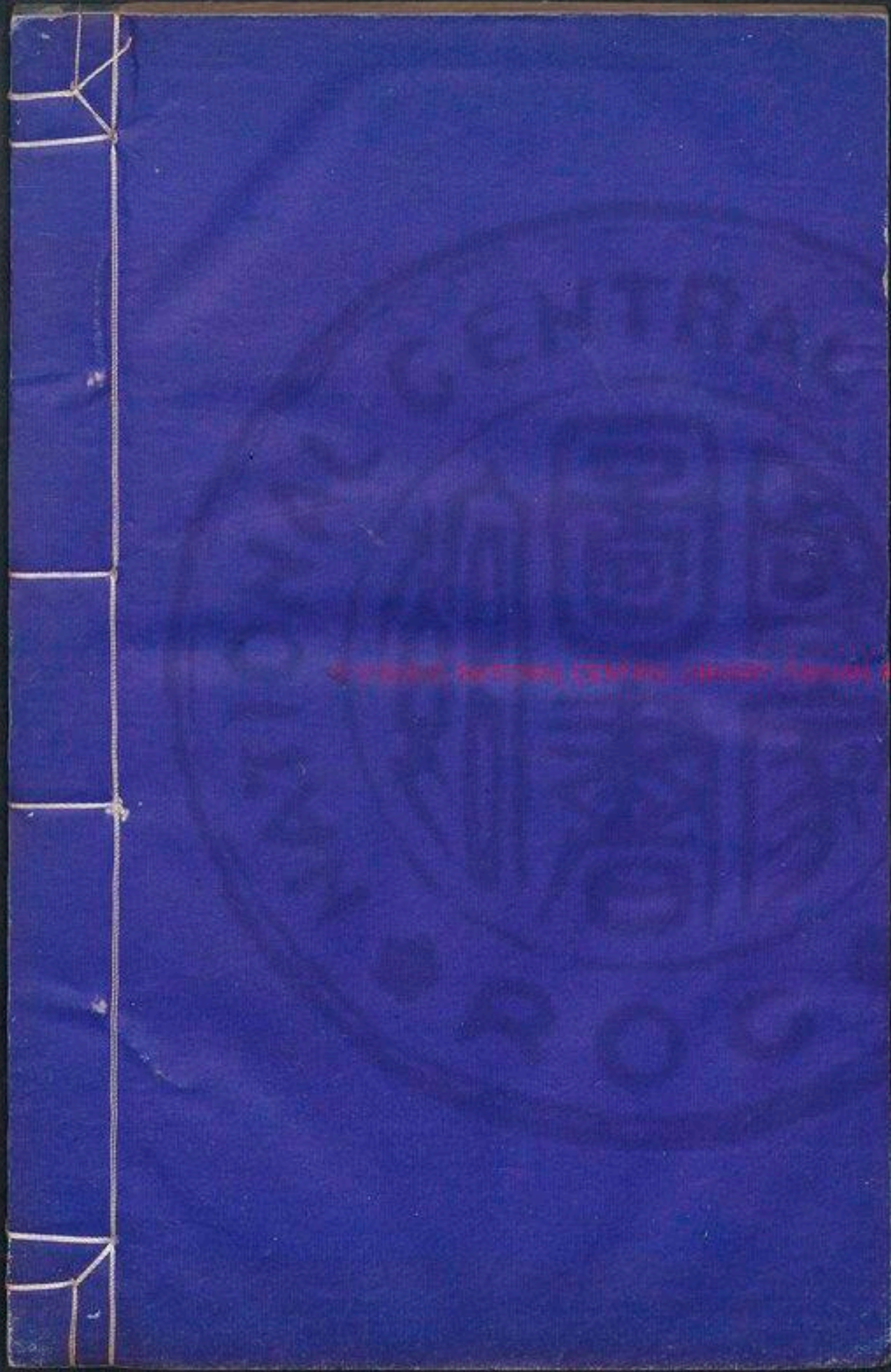
生見用果何如似恐世變推移自昔聖人亦不
過隨時立制而治要亦不在制度之細爾至若
測陰陽造化談清虛一大初學未當過而問不
敢盡抄類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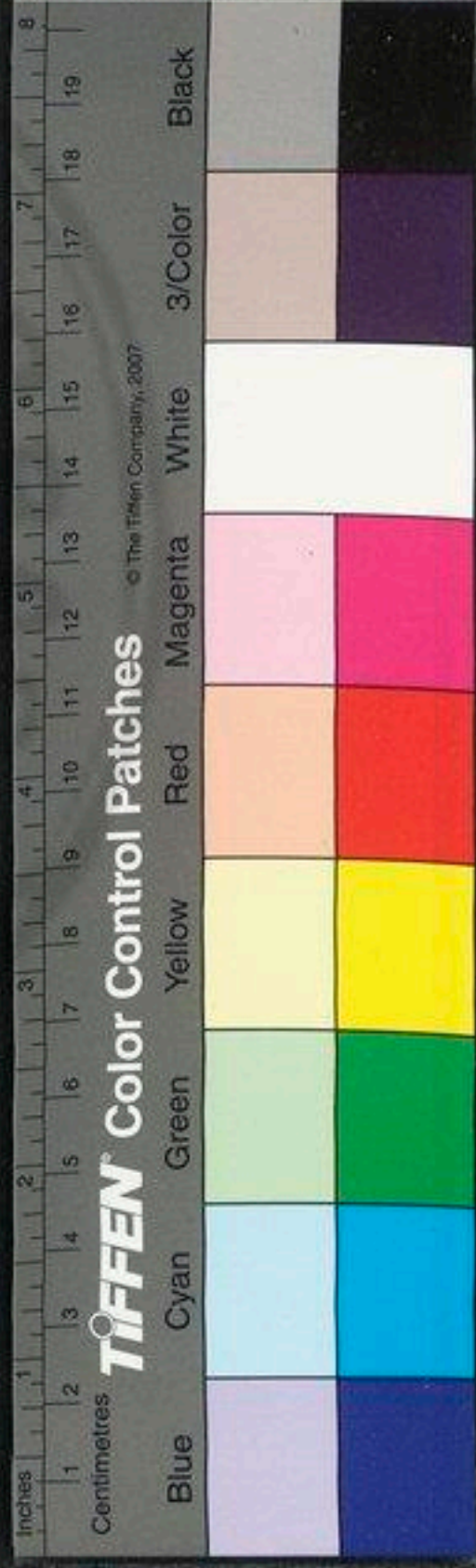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Inches

1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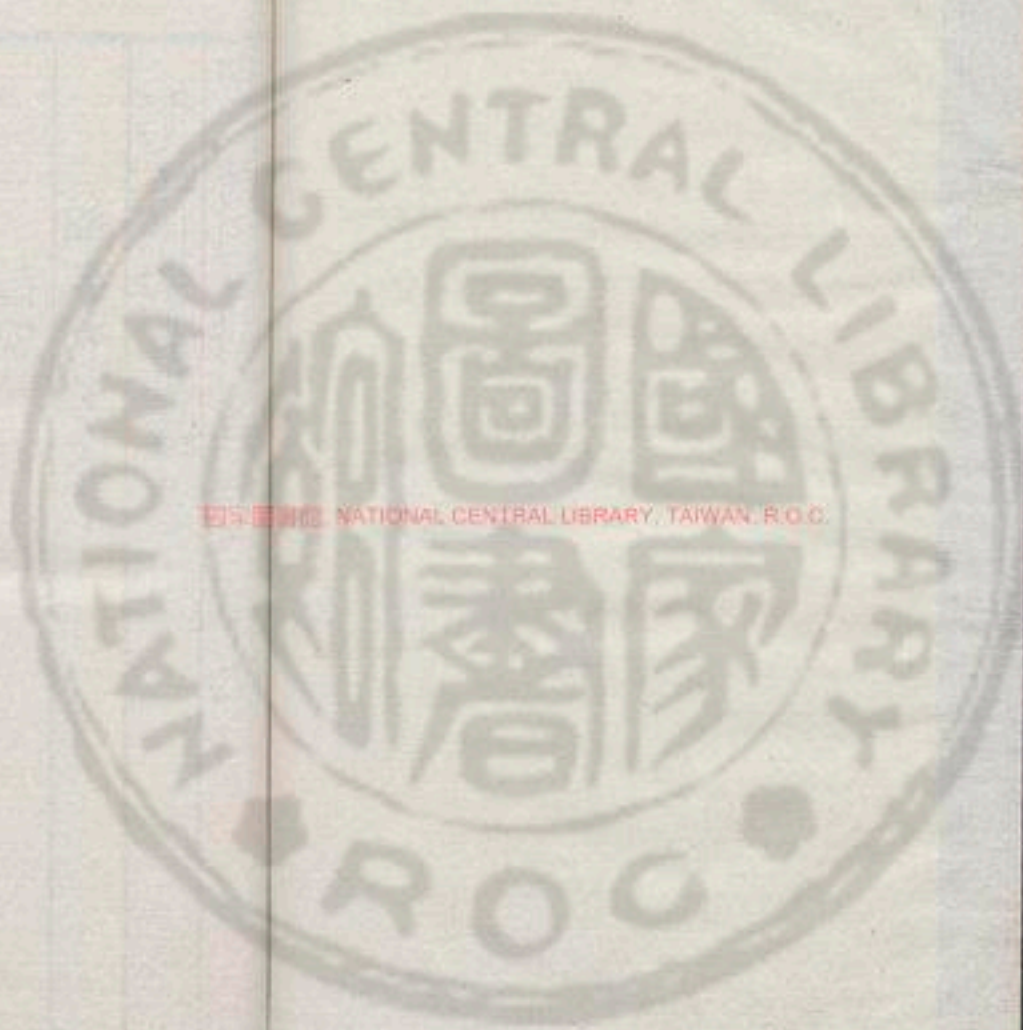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345017 v32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茲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三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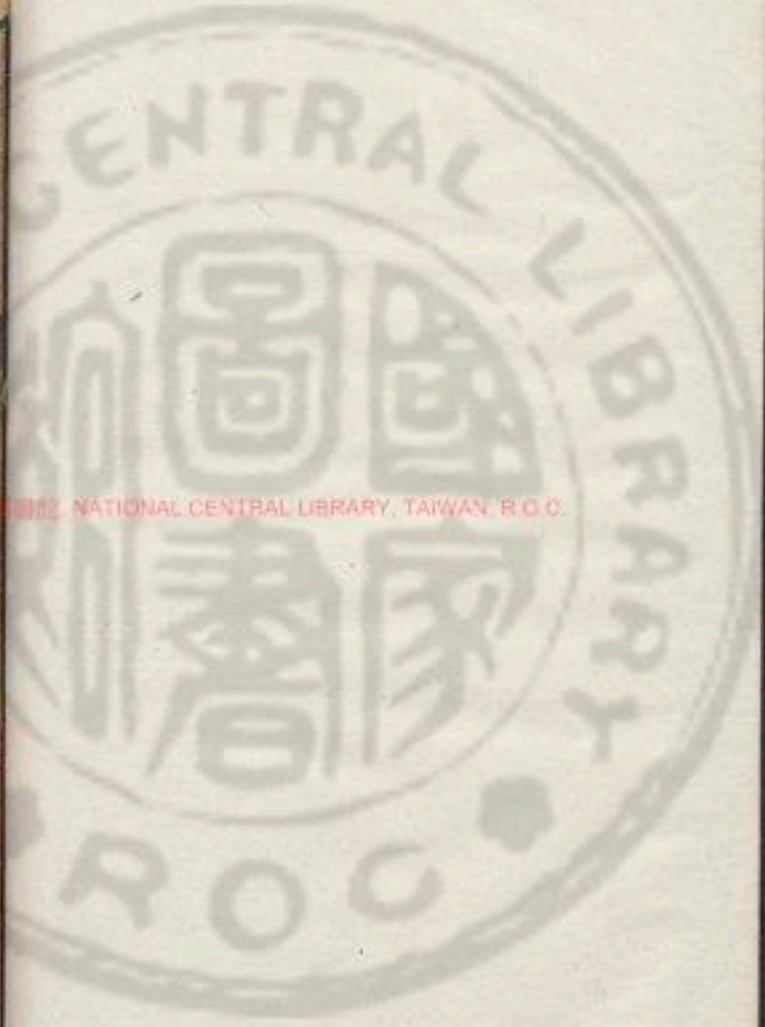
讀本朝諸儒理學書

晦庵先生文集

詩賦

桂林虞帝廟樂歌迎之章三一章思其所安在而後
迎送之章三一章極其所往而猶思文法高妙語
意無窮其曰渺冀州兮何有而應之曰暢或靈兮
無外慨然斯世之意所寄焉者也

白鹿洞賦一章言唐李渤讀書舊地而南唐因創書
院二章言太宗真宗增闢而發於熙寧三章



言今日之再造四章言講學之要領而亂之以德業無窮之思

感春賦空同賦皆用騷體而無其愁思寄興微遠矣招隱操蓋謂淮南小山初作本招隱者而使之仕後世皆失此意故再為申其旨又為反招隱言道誼自得之樂時止時行無入而不自得也

遠游篇指要在願子馳堅車之句

誦佛經詩云聊披釋氏書結之曰了此無為法身心同晏如又讀道書詩終朝觀道書繼之曰於道雖未無已招名跡拘先生之博覽旁通蓋如此然有先生之識則可無先生之識則感也且此皆初卷詩多少年時所作晚歲論語集序自悔昔者吾幾陷焉豈謂此時此類歟不然先生他日謂昌黎自說與大顛交此是昌黎平生死案何嚴也近世流弊浸淫凡言吾儒者多陰用異端之說甚者昌言異端之不可廢而自貶吾儒之不及恐又誤指先生初年之詩為證故書

至日詩自叙頃以多言害道絕不作詩而詩末句云行迷亦已遠及此旋吾輒此悔心也然以先生晚年之學謂漫辭為虛費工夫則可若言以明道雖



多何害耶

仁術與聞善決江河詩全用進士省詩體

西林再題謂向來妙處今遺恨萬古長空一片心此亦非先生晚年之學

汲泉清竒右詩末句云慨然思古人尺璧寸陰重觀詩至此喚醒處多

梨名快果注云出本草

黃雀鮓詩坐以食稻果之罪蓋戲爲口腹解嘲耳豈亦有所指而言之耶

感興詩二十首轉陳子昂自託仙佛之高條而爲切於日用之實一章言伏羲肇人文皆造化自然之理二章言陰陽無始謂鑿死混沌者爲妄三章言人心與造化通惟至人能體之四章言不能體造化者爲形役五章言周衰已久孔子作春秋而司馬公乃責後世封大夫爲諸侯非先見六章言漢衰獨孔明伸大義而帝魏之失當華七章言唐啓土不以正而致賊后之篡賴范太史聲其罪八章言陰陽常倚伏當體陽復之端九章言北辰居其所當體爲人心之要十章言聖人刪詩定書皆以敬爲傳心之本十一章言伏羲仰觀俯察以立象



十二章言六經無傳而程氏作十三章言顏曾子
思孟子傳習有要領十四章言元亨利正之動靜
以誠為主十五章言學仙者逆天偷生十六章言
佛論緣業而繼之者談空虛十七章言育材失其
道十八章言作聖當自早十九章言仁義之心當
守二十章言文辭之弊當除

卜居喜雲谷之成

六經說命篇始有學字見奉荅景仁詩注

拜張魏公墓下自此皆訪南軒登南嶽之詩凡五十
三首既別而歸沿途凡九十四首既歸懷南軒者

復數詩

觀洪遵雙陸譜詩云近從新譜識梟盧擬喚安陽舊
博徒只恐分陰開裏過更教人誦牧猪奴盖用陶
侃樗蒲者牧猪奴戲之語譏之深矣頃余會京口
有蜀人表象灑舉林和靖語云平生所不能擔矣
與圍碁余因謂博之與弈其發時亂日一也吾夫
子云為之猶賢乎已者正借無益之事以甚言無
所用心之為善非真謂博奕之猶可為也陶威公
與林和靖之說殆天生自然之對因合之為四句
曰雙陸牧猪比圍碁擔矢同二公皆妙語千載仰



高風繼又反之爲四句曰牧後滋畜養擔矣漑禾
蔬博弈何爲者猶疑反不如

公濟勉以教外之樂先生答詩云如云教外傳真的
却是瞿曇有兩心就渠所嗜處喚醒此納約目痛
之義也愚平生謂禪學爲異端之異端鑿空無據
自號教外正其自納敗缺處然未有可余之說者
今見先生詩庶以自信

雲谷諸詩先生寫幽居自得之樂其云天道固如此
吾生安得寧自言不息之功如此幽居云乎哉

聞雷詩誰將神斧破頑陰地裂山開鬼失林我願君
王法天造早施雄斷之拳心讀之令人感動豈爲

龍大淵輩發耶

南康往回詩其出游南康之陽白鹿洞折桂院

李公擇李氏山房讀書處樓賢院西澗卧龍庵侯萬

杉寺天聖旨開先寺簡寂觀歸宗寺陶公醉石温

湯康王谷水簾落星寺其歸游山之北圓通寺石

門寺天池院佛手岩天池院有清灯處先生觀東

林西林白蓮池太平興國宮慧遠取孔老言著沙

謂見九天使者訪濂溪宅講太極圖而别同游者

游白鹿洞詩云不及楊李霸謂南唐興書院事



武夷精舍詩武夷溪九曲多湍激獨第五曲平廣而最深大隱屏臨其上屏下兩麓相抱先生淳熙癸卯卜築其間堂曰仁智堂左曰隱求右曰止宿左麓之外復引而右抱為塢曰石門別爲屋其中曰觀善齋以居學者石門之西少南曰寒棲館以延道流觀善前山之顛爲亭回望大隱屏曰晚對東出臨溪爲亭曰鐵笛而總扁麓之口曰武夷精舍釣磯茶竈皆在大隱屏西溪左右皆石壁無側足之徑又爲漁艇以濟出入各賦一詩凡十二篇又別爲濯歌十章詠九曲云

古之惠即今所謂零陵香出秋華詩注

第十卷詩多致仕後作樂府附焉

封事奏劄講議

壬午應詔封事（孝宗初即位詔云朕躬有過失朝政有闕遺斯民有戚休四海有利病並許直言先生謂聖躬雖未有過失而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蓋言御簡策不過諷誦文辭求大道不過留意老釋也謂朝政雖未有闕遺而修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蓋言金虜乃不共戴天之讎而講和則無一可成之事也謂四海之利病繫於民生之戚休



民生之戚休繫於守令之賢否而本原之地在乎
朝廷言不自朝廷擇監司以察州縣雖今日降一
詔明日行一事欲以惠民而適增擾欲以興利而
適重害也未復獻說以爲此正所以仰承太上皇
付託之意願總紛更之疑

庚子應詔封事○謂國之大務在恤民恤民在省賦
省賦在治軍其本又在人主正心術以立紀綱而
歸極於一二近習得以賣債帥之弊其言哀痛切
至貼黃乞至御前開拆

在陛下之心急務在輔太子選大臣振紀綱變風
俗愛民力脩軍政六者而六者之未理皆原於此
心一念之私隨事注釋以期於必感悟且闢老釋
管商之說終之曰歲月逾邁如川不返不惟臣之
蒼顏白髮已迫遲莫而竊仰天顏亦覺非昔矣讀
之令人揮涕

按先生上續孔孟講明帝王之學遭值 壽皇
英明不世出之主而三上封事皆曠空言其言
婉切明盡蓋自漢至今能言治道之士莫之能
尚而當時曾不聞有賞異之者於是異端浸淫



之患爲可畏而先入之說爲主有非可旦夕解
或者潛藩輔德之舊必有任其責者矣

巳酉擬上封事此光宗受禪之初也講學以正心
修身以齊家遠便嬖以近忠直抑私恩以抗公道
明義理以絕神姦擇師傅以輔皇儲精選任以明
體統振綱紀以厲風俗節財用以固邦本修政事
以攘夷狄凡十事各畫一陳而總序其意

甲寅擬上封事此光宗違和之後專指久不過宮
之事明以父子天性之說

癸未奏劄其一勸講大學其二勸絕和議其三勸以
修德業正朝廷立紀綱

辛丑奏劄其一勸以災異求言其二勸以正心任賢
其三勸以浙東救荒乞撥錢米住催官物等數事
其四乞五斗以下小戶免檢放傷著爲令及行建
寧社倉之法其五乞寬紹興府和買其六乞減星
子縣稅錢其七乞給白鹿洞勅額

戊申奏劄其一論刑以弼教乞獄訟先論尊卑其二
論清庶獄在選官乞州獄專注關陞人其三論經
總制錢乞先將災傷年分盡依分數豁除其四論
江西科罰乞令帥臣措畫其五論二十七年未有



寸效以天理有未純人欲有未盡

甲寅行宮奏君臣父子經權之誼以勸 寧宗委曲
感悟 光宗其二論讀書窮理其三論湖南重賦
其四論邵州寨柵其五論潭州城壁

乞進德劄勸以湯武反之之功

乞進講劄勸不間寒暑假故日分

乞看詳封事乞瑞慶節不受賀

經筵留身四事其一勿葺東宮其二盡禮過宮其三
不聽左右其四山陵改卜

論災異劄因都城黑煙乞修德
論喪服劄因太上違諫乞承重

乞修三禮劄欲闕借秘省禮樂諸書

經筵進講大學止誠意章大略與章句或問同惟闕
繫人主身上處更躡懇切至如惡惡臭如好好色
直以爲好善惡惡之真恐只是發於必然之實意
無自欺耳如乍見赤子將入井皆是舉一以繫真
心之發見當以後來者爲正

桃廟議。異於禮官之議者三禮官欲以太祖居
第一室今議以 僖祖擬周后稷居第一用順
太祖尊祖之心禮官欲以 僖祖以下居夾室今



議以宣祖以下居夾室謂子孫祔 僖祖爲順
不可以僖祖反祔於子孫禮官欲一世爲一室
兄弟代立者同一世今議以一帝爲一室 太祖
太宗 仁宗 高宗爲世世不祔在七廟數外而
祧 真宗 英宗又謂以 僖祖爲始祖之廟議
雖出於王安石爲司馬公所非而程頤實主安石
之說

山陵議○謂國音坐丙向壬之說非禮經葬北方北
首之義而紹興地淺氣洩當尋富陽臨安等縣

南東諸狀乞減皇子孫統及因旱乞蠲留細解奇閣
官物奏補賑濟人戶苦身及乞賜白鹿洞書院額
額及頒降九經

浙東諸狀乞撥會子度牒救荒給降賑濟告身減丁
錢住催官物○捕蝗大者每斗百文小者每升五
十文巡歷諸州每州復奏事宜次年洊饑乞悔過
謝天責躬求言盡出內庫助費詔戶部催理舊欠
乞住催云輸納而復賑恤猶割肉啗口謂蘇軾言
熙寧荒政費多無益以救之遲故也謂修水利費
短利長到岷縣用錢三十文糶糶一升繳進

乞修黃岩堰聞謂水利修則黃岩可無水旱之災黃



岩熟則台州可無飢饉之苦

乞減紹興和買謂浙東惟温州無和買餘六州共二十八萬一千六百疋有奇而紹興獨當十四萬六千九百有奇而會稽縣元科納一疋者今二疋半緣立法之初先支見錢漕臣私於越而又復私於會稽故所拋獨多而貽害如此今欲去紹興和買之弊而不先減當日請本之額如負千鈞齊背不堪不減所負之物但移而實之懷袖必無益矣

乞減鹽酒義役欲行二稅鹽萬戶酒皆福建法也義役則謂越州預備者有善欲依山陰置田助當役者而不預排

按唐仲夜六狀始行以丞相王淮之庇也道誼之不敵勢利如此

守漳州奏減折茶錢龍眼荔枝乾錢豐國監鑄不足鉛本錢趙不敵所增無額錢大略謂官吏無狀避罪希賞不能仰體聖朝愛民厚下之本意不顧郡計之盈虛民情之苦樂既已增立虛額於前而又強為登足於後不過因民之訴訟而科罰之甚則誘人以告訐而脅取之

條奏經界先乞擇官次乞戶部給紹興打量撥算印



本次乞圖帳書筭官為出費次乞通縣均紐次乞
官田槩量而辰戌丑未年更簿次乞召買廢寺田產
乞張錄高登其人嘗同陳東上書後為靜江古縣令
不肯為秦檜父立祠為潮州試官論直言不聞之
可畏策聞浙水沚之所由檜益怒削官貶死容州
申請

自為同安簿即申學校及昏禮等事為南康申造甲
不可為例增種麥徒相為欺新寨合廢石堤合修
軍治不可移湖口縣而建昌皇子縣不可改隸江
州木皮乞免折價增農桑家有木無錢而畸零給
不可折錢反重及乞定五禮乞祀泗水俟孔鮒乞
加封陶威公侃且述劉彝仲吳澥論替辦麥登天
折翼之証

論督責稅賦狀督責二字考之前史則韓非李斯慘
刻無恩誣誤人主之術非仁人之所忍言也慮傷
治體不敢奉行

差役利害狀 朝廷罷支著戶長錢以充經總制而
此等重役遂一切歸保正長

經界申狀鄭昭叔知僊遊縣承經界行移章忠數日
洞曉以告同官使洞曉又使保正長無不曉然後



打量兩月而辦

湖南飛虎軍卒弃疾糊置後改隸襄陽相去千二百餘里林使

二十二二十三卷皆辭免狀自初乞嶽祠至乞致仕書

與鍾方部論經總制欠錢謂民所不當輸官所不當得制之無藝而取之無名自戶部四折而至於縣不過巧爲科目而取之民是時先生方爲同安簿領而憂天下如此

與李致授及東平書言無稽學錢州縣得通用與黃樞密書謂逆亮之死正當以爲憂

與陳漕論鹽法謂福建上四州歲運一千萬斤而漏落者何啻數百萬斤欲罷海倉及下四州諸縣之買納使客人請引商自漳泉比至長溪從便徑就埋戶買販可增至千五百萬斤愚恐此事不可盡利以遺後害也豈先生偶未之思耶他日與趙子直書云欲明申恐增賦當以此說爲正

與陳侍郎書謂主講和而有獨斷而有國是二者大患之本

賀陳丞相書謂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



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繼此所與書皆責之之語矣

與汪尚書書謂省闈主蘇氏貢舉議爲未知講求他日不可施於天下又書謂呂申公家三議論悖理而明公篤信之繼此所予書亦皆責之矣

答張敬夫書論復讎之名義○又書論將帥屯田及帥司團教爲勞費強盜枉法殺傷犯奸縱火皆死爲太過○又書請力爲君相言問學○又書言孟子一書最切今日而以財用之柄屯田之議今日

養民無出此二者
與傅守等書論荒政

與呂伯恭書謂向見吾兄於儒釋之辨不甚痛說○又書論出處謂欲葺文字以待後世

與韓尚書龔參政陳丞相等書皆論出處痛快語也
與史丞相等書皆力求歸

與皇甫帥書言湖廣之寇當募士入討之

與丞相書乞爲白鹿洞官云與其崇奉異教香火爲名而無事以坐食不若修祖宗令典使以文學禮義爲官而食其食之爲美

與南康諸縣議荒政書謂由軍而縣方能推以及民



上宰相書謂以荒政之急為緩自古國家傾覆之由
何嘗不起於盜賊盜賊竊發之端何嘗不生於飢
餓今朝廷愛民不如惜費之甚明公憂國不如愛
身之切其言苦至所當成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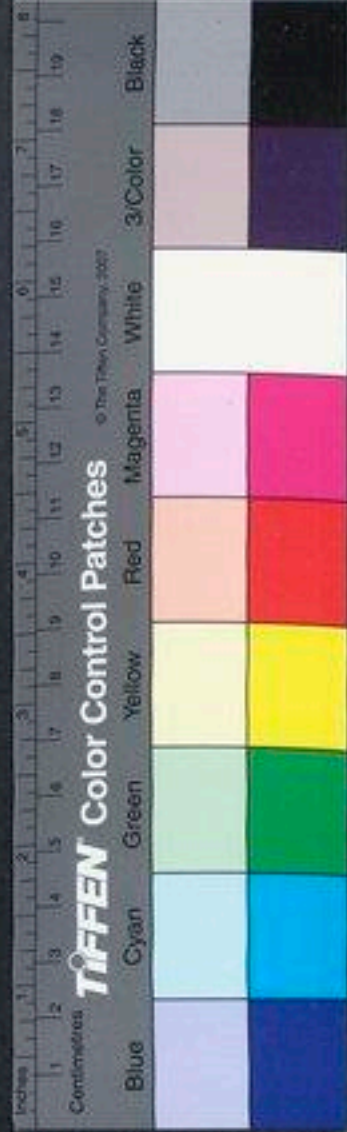
與趙帥子直書論舉子元令兩鄰附籍未為便當今
有孕五月即四鄰先取本家乞附籍狀○又書乞
免起精舍○又書言福建賣鹽事欲申明則恐增賦
答林擇之書論汀寇事當奏劾官吏致變者以謝其
人倚閣錢物以慰人心不致響應即募土人捕之
而禁軍決是無用

與陳福公書謂愛在天變地動而境外事不為焉
與陳丞相書謂易不易讀且讀詩書論孟

與史太保書責以變異重仍而不發一言○又書勉
以勸主上求言

答詹帥書戒以勿刊諸經說又言先儒經解不以已
姓名加經上○又書謂浙中恠論百出頗自附於
伯恭又謂科舉業伎倆愈精心術愈壞

答陳同父書奉告老兄且莫相攢掇留取閑漢在山
裏咬菜根了却幾卷殘書○又書云世間事思之
非不爛熟只恐做時不似說時人心不似我心孔



子豈不是至公血誠孟子豈不是麤拳大踢到底
無着手處愚竊意麓拳大踢必就用陳同父來書
中語然以此形容孟子亦不害其為救世之精采也
與張元善書自言平生辭官只是兩事一則分不當
得二則私計不便若是本等差遣力之所能堪豈
有不受之理。又載虞丞相除蕭果卿御史蕭曰
彼見吾憤憤謂我不能言而以是處我也其輕我
甚矣首論其黨遂併攻之論者服其勇云

與黃仁卿書請祠事云亦似不必如此隨分仕宦不
起患得患失之心何處不是安地

與趙帥書言招捕禁軍緩急何足恃賴正當別作措
置以漸消除。又書言拘集海船事差官點視即
時放散令於界內漁業不得拘留

與留丞相諸書極言漳州失經界及朋黨事又云朝
士有不願為忠臣之說恐不得為興邦之言也愚
謂魏證忠臣也故可自言不願若他人不願是甘
為佞臣非欲堯舜其君直諫其君為堯舜而已此
說真不可不以為戒。又按晦翁漳州經界為吳
禹圭一人之許而罷與趙帥書極言之

與趙尚書書謂無可用之才出門墻又書謂改更學



校之政為閑慢及趙為丞相又責以桃朝非禮於
答黃仁卿書稱趙乃謂韓是好人今日弄得朝廷
郎當自家亦立不住蓋時趙已罷相矣初先生貽
趙書謂任天下事當冒格君心之非始而格君心
又當自身始最後謂今而後知丞相大不相知然
則趙雖賢相先生後亦因國論而踈他何望焉若
其與留丞相書責其聽邪言罷經界決不復為
之用

與楊子直書謂喻於義為君子喻於利為小人而近

盡心機

答汪尚書諸書論前輩於釋氏未能忘懷則以身譬
之而誘以求所安之是非其辭婉甚及論兩蘇與
王氏異同則以孟子天討明之謂王氏僅足為申
韓儀衍蘇氏學不正而文成理其弊又不止楊墨
其辭甚嚴蓋釋氏人皆知其為異端心自習熟而
嚮之故使人心反思其是者之是安蘇氏聲名文
學震動一世未嘗有以為非故非峻辭以闢之則
人莫悟也。程子謂高祖有服不可不祭雖七廟
五廟亦止於高祖雖三廟一廟亦必及於高祖但



疏數不同耳。宋公以外祖無後而歲時祭之先生謂不若為之置後。

與張南軒諸書謂胡氏改姪字稱猶子未安謂節祠當隨俗但不當用此廢四時之正禮。謂伯恭漸釋舊疑蓋佛學也。又謂其日前只向駁雜處用功又出入蘇氏新巧壞心。謂明道之言通透灑落渾然天成伊川之言質懇精深可奪夫巧。謂以敬為主則內外肅然不忘不助而心自存不知以敬為主而欲存心則不免將一箇心把捉一箇心外面未有一事裏面已不勝其憂慮需釋之學只於此分如云常見此心光燦燦地便是有兩箇主宰不知光是真心乎見者是真心乎他日先生與汪尚書又謂不學不思而坐待忽然有見就使僥倖於恍惚之間亦與天理人心叙秩命討之實了無干涉自謂有得適足為自私自利之資此則釋氏之禍橫流楛天而不可遏有志之士隱憂浩嘆而欲火其書也。愚按論佛教之害政古惟一昌黎論佛教之害人人心今惟一晦翁害政之迹顯而易見害人心之實隱而難言故闢佛者至晦翁而極。論春秋正朔謂加春於建子之月愚謂此說



尚當考訂古分三統各以其時受朝貢可也四時
有定春實在寅而移加於建子之月於義何居且
豈所謂行夏之時者耶

答張南軒云漢儒可謂善說經者不過只說訓詁。
又云解經但可略釋文義名物而使學者自求之。
○又自云傷急不容耐之病苦未能除若得伯恭
朝夕相處當得減損。又云子壽兄弟氣象甚好
盡發講學而專務踐履於踐履中要人悟得本心
此為病之大者。○夜氣不足以存不是存夜氣是
存心

與南軒論癸巳論語說一 一 疏駁其未必然處按南軒
多是統說大體又多於本意上生新意晦庵則分
文釋句只依本意而使學者自得之以南軒高明
若此今為晦庵所疏駁猶未可安况新學晚生不
經師匠而可自是其說者乎晦翁之盡言南軒之
受益皆後學所當自反而以兩說參訂可使人長
一格尤宜詳味也

答南軒論良心發見處謂即日用之間渾然全體如
川流之不息天運之不窮而鳶飛魚躍觸象朗然
論心性之別謂情根乎性而宰乎心中節不



中節之分特在乎心之宰不宰而非情能病之。又謂盡心知性知天孔子謂天下歸仁者也存心養性以事天顏冉請事斯語之意也。又謂有天地後此氣常運有此身後此心常發要於常運中見太極常發中見本性。又謂理之至當不容有二若必自己出而不蹈前人為高則是私意而已。又論仁謂仁者生之性愛其情孝弟其用公者所以體仁上蔡所謂知覺只是智之發用處謂仁者心有知覺則可謂心有知覺為仁則不可。又論未發之上旨謂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是靜中

動事物紛紜而中節不差是動中靜

答東萊書來教謂吾道無對不必較勝負恐吾道中着不得許多異端邪說。學校之政名存實亡徒以陷溺人心敗壞人心不若無之為愈。論說左氏亦頗傷巧恐後生傳習重為心術之害。精騎恐誤後生讀書愈不成片段。人心至靈只自家不穩處便須有人點檢。外事十損四五矣但恐密切處不似外事易謝絕。清議二字記是劉元城語。

答東萊書謂佛老文字贊邪害正者雖工不可取



○廬阜竒處盡在山南南康作劉凝之庵以俸給不應得者爲之○凡此隨俗漸乖宿心○子靜近却說人須讀書講論但不肯翻然說破全是昨非之意○子靜約秋涼來遊廬阜渠兄弟豈易得但子靜似猶有些舊來意思回思鵝湖講論時是甚氣勢今何止十去八耶○子壽之亡極可痛惜近得子靜書云已求銘於門下屬某書之此不敢辭○子靜到此數日講論比舊亦不同又云子靜舊日規模終在熹因與說渠雖唯唯終未窮竟

容東萊書謂學者惟求言句工夫常多點檢日用工夫常少○明道嚴上蔡博記爲玩物樂一日用工夫

○明道言當與元豐大臣共政此非權譎苟以濟事然亦須有明道廣大規模和平氣象誠心感人然後盡其用耳○范公雖不純師程氏觀其辦理伊川之奏豈盡以東坡爲是○橫渠墓表出於呂汲公溺於釋氏非深知橫渠者○爲學之序爲已而後可以及人達理然後可以制事

答劉子澄書聖賢立言本自平易今推之使高鑿之使深○明道嘗爲條例司官而伊川作行狀不載明道謂青苗可且放過而伊川於西監一狀計較



如此明道乃孔子之獵較伊川乃孟子之不見諸
侯也學者只當以伊川爲法愚謂此魯人善學柳
下惠之意也合以答東萊說明道欲與熙豐大臣
共政一段參看○溫公論東漢黨錮爲光武明章
之烈而不知建安以後士大夫不知有漢室却是
黨錮之禍毆之如荀淑正言於梁氏用事之日其
子爽已濡迹於董卓尊命之朝及其孫或遂爲曹
操之臣想當時自有一種議論文飾○荊州地平
守當在外○趙子直只要尋箇不說話底人宜乎
作貴人也更進一步參到周子克地位矣○居官
只辨文字便是進德修業地頭

答陸子壽諸書反覆論喪祭之禮答陸子美書辨詰
太極西銘至再而止答陸子靜書辨詰尤切條其
理有未明而不能盡入言者凡七終又隨條注釋
斥其空踈杜撰謂如曰未然各尊所聞各行所知
亦可矣書亦於此而止愚按先生平生拳拳諸陸
之意不少衰相約來游履草幸其議論稍回子壽
之死子靜亦求銘於東萊而求書於晦庵道誼之
交自若也

答陳同甫諸書大闢其尊漢唐之說意氣軒騰辭鋒



峻厲有出師一掃之象同南終信服亦歲修晦庵
始生之禮云

與范直閣書論忠恕一貫謂曾子於一貫之語默有
所契指此二事日用最切者以明道之無所不在
與黃端明書謂其有德請納再拜之禮。

與王龜齡書謂其有節行聲名而勉之以學

與陳丞相書謂求賢將使正己母取之投書獻啓之
流以對偶評天下士

與劉其父書謂有志天下者求士必於無事之時

馬恐此事當更審考按臣具內亦非聖人所制

答尤延之書論楊雄臣賊莽但畏死貪生而有其迹
亦不免誅絕愚按雄之劇秦美新似不止畏死貪
生而已莽亦何嘗殺不頌功德者耶然雄後世尊
之比孟子甚至本朝名儒或抑孟而尊楊先生獨
奮春秋之筆與孔子誅少正卯異事同科亦奇矣哉
答林黃中謂其論室戶及闢邵氏先天之說皆非

與郭冲晦論堯且論易有太極一段以卦畫言之
太極者象數未形之全體兩儀者一為陽而一為
陰四象者陽之上生陽為太陽生陰為少陰陰之



上生陽為少陽生陰為太陰八卦者太陽上又生
陽為乾生一陰為兌少陰上生陽為離生陰為震
少陽上生陽為巽生陰為次太陰上生陽為艮生
陰為坤。又書論西銘理一分殊

答程可久忝尺及先天圖又云不須別立門庭

答程泰之撰蓍之法及論焦延壽以震離兌坎直四
時十二辟卦直十二月分四十八卦為公侯卿大
夫而六日七分之說生焉初無法象本無可據不
待論其減去四卦二十四爻而後見其失楊雄太
元次第乃全用焦法其八十一者亦去震離兌坎
而後得之也。又書疑象陰陽即今陰陽說
原即今廬阜敷陽山正在廬山西南。老子儼若
容一本容作容字協韻

答李壽翁謂麻衣易說收拾佛老術數緒餘戴主簿
名師愈者所造

答袁機仲諸書袁謂河圖洛書不足信先生謂無柰
顧命繫辭論語皆有是言袁謂邵子先天之說不
足信先生謂自初未有畫說六畫滿處為先天伏
羲所畫及卦成後各因一義推說則後天之學而
文王所演其餘答卦位納甲等說纖悉具備且寄



以詩曰忽然半夜一聲雷萬戶千門次第開若識
無心涵有象許君親見伏羲來其意曠殆有不知
手舞足蹈者袁終不從先生歎曰信乎其道之窮
矣。謂參同書本不為明易乃姑借此納甲之法
以寓其行持進退之候異時每欲學之而不得其
傳無下手處不敢輕議先生蓋自欺以譏表之輕
議也愚接近世趙一岩編易序叢書乃直指此為
先生欲學參同而不能先生豈欲學參同者哉燭
破如此明白又豈不能者哉。

海內益公諸書謂先君子喜學荆公書為安荆公書
正蘇公所譏笑者所好不同每如此然荆公書恐
亦終非可訓者。又議論呂許公范文正相與其
後歐公載同心國事而忠宣削之曲盡其情愚謂
忠宣削之誠是也文正平生為呂公所賣晚不得
已卒為國家強起耳歐公他人也不知其細可為
兩家調停之語忠宣為人之子家庭之所聞見悉
矣豈可厚誣乃翁心事哉

答耿秉謂入浙從士大夫游所聞無非枉尺直尋苟
容偷合之論心竊駭之

答薛士龍謂自熙寧立教官學者不得自擇師是以



學政各存實亡

答林謙之謂自昔聖賢教人莫不以孝弟忠信莊敬持養爲下學之本今之學者例以爲鈍根小子之學無足留意其平居道說無非子貢所謂不可得而聞者

答柯國林謂自得是自然而得豈可強求今人多作獨自之自故不安於他人之說而必已出耳

答許順之謂子韶說得儘高儘妙歎病痛愈深又一書近聞越州洪适欲刊張子韶經解爲之憂歎不能去棄○半畝方塘一盞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

順之書中。

答范伯崇謂在喪廢祭古人居喪皆與平日絕異故宗廟之祭雖廢而幽明之間兩無憾焉今人居喪平日之所爲皆不廢而獨廢此一事恐亦有未安卒哭葬後用墨衰常祀於家廟可也按禮外祀雖喪不廢內禮純吉左傳僖公三十二年卒哭特祀於文蒸嘗禘於廟者春秋時禮之變

力學之說見與魏應仲書居官之說見與范伯崇書皆當寫出服行者也



影堂奉主之說見答劉平甫書

答何叔京猛省提撥僅免憤憤一小解則復惘然此
正天理人欲消長之機不敢不着力。孔明出祁
山略數千戶而歸蓋所以全之。孟子艾讀爲義
有斬絕自新之意。狼疾古字通用不必言誤。
墨氏以儒者親親之分仁民而親親反有不厚釋
氏以儒者仁民之分愛物而仁民反有未至。又
謂馮道許以具臣已過

答吳叔京書謂存者道心亡者人心愚意理雖相近

吾嘗有爲人心道心是狀體段之清與雜字捨亡
是操效驗之根反今以存者爲道心念之微本

體固由是而全若以亡者徑爲人心則恐亡是故
而不求之謂於人心何有或者人心止是飲食飢
渴之類晦翁自謂雖上智不能無人心則人心非
亡之謂也。又書謂仁是用功親切之效一見疑
之徐讀至盡點晦翁自注云此句有病以此知後
學讀前賢之書何可執一言爲據且知連日點校
亦粗知其方惜未能閑居靜觀也。又書謂所學
繫於所稟愚按此語類程先生稱性雖學作考所
貴者資但繫之一字更合斟酌蓋學本期以變化



其氣稟之偏但人自各隨其稟以有成就而能自
變者難其人耳。又書說體用顯微以理象而言
極分曉

答馮作肅書謂性死而不亡若以天地為主則非有
我之所得私若以我為主是乃私意之尤者釋氏
正如此

答連嵩卿天下歸仁只以仁歸之如宗族稱孝之類
答程允夫謂蘇黃明早拾蘇張之緒餘晚醉佛老之
糟粕古史皆不中理。又書謂其陰陰元祐末年

正獻遺書

答胡廣仲論性謂真是指本體而言靜則只是情之
未發非以靜狀性。又書辨太極七疑。

與吳晦叔論祭儀廟皆南嚮主東向廟在所居之東
南。又書辨周正。又一書答林擇之說三代正
朔尤詳然皆疑辭

與石子重書聞洪适在會稽開張子韶經解此禍不
在洪水夷狄猛獸之下。館職又與學官不同
神宗嘗許其論事。曾哲舍疑見從容不迫灑落



自在之意亦見狂處

答陳明仲書多辨佛學○又書言別廟者凡五等

答李伯諫謂以釋氏爲主然敢詆伊洛而不敢非孔孟者直以身爲儒者耳豈真知孔孟之可信而信之哉○又書云却是從儒向佛故猶以先王之言爲重若真胡種族不招認此語矣所以鍛煉之如此又云便欲立地成佛正如將小樹來噴一口水便欲他立地干雲蔽月豈有此理所以開曉之又如此伯諫終以此回心云

夫但見大學以格物爲先便欲以思慮求之又書云日用間常切點檢氣習偏處意欲萌處與平日所講相似不相似

答蔡季通書託以教子令韓歐曾蘇之文滂沛明白者揀數十篇令成誦○所論及鍾律星經易圖陣法琴說卦氣等而譏林黃中袁機中妄非邵氏蓋季通實先生博古之友也

與方伯謨書多論易語孟○又云禱雨到天師前燒香便記着後漢書高綠有效



答梁文叔書論制度謂求義理論看史謂且當治經
與吳茂實書謂陸子壽近講學其徒有曹立之萬正
淳極佳

與任伯起書謂今士大夫能言真如鸚鵡

答江德功多論經書謂近世溺於佛學而辨其易說
之非

與黃直翁論經

答曹子野論史

答虞士朋論易論語

答徐子野辨劬瘵動息長短在微節不在經

答李深卿辨儒釋及呂氏之學甚詳

答楊子直論太極極詳蓋世所讀者

答康子晦及鬼神之說。又舉陳了翁事證其處變

。葬法沙灰隔蟻蟻炭屑隔木根。十二律各以

本律為宮而生四律每間一律中為二均之聲變

宮變祉者自宮而下六變七變而得之乃十二律

之本聲。問日之所由謂之黃道而月有九行黑

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一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

西青道二出黃道東并黃道為九日月之行不同



如此何以同度而食答謂日之南北雖不同然皆循黃道而行日月道雖不同亦常隨黃道而出其旁朔則同在一度望則遠而相對弦則近一而遠三其交蝕如一人秉扇一人執燭而過說在詩十月之交孔疏其詳。

答曾致虛云誠字在道則為實有之理在人則為實然之心而其維持主宰全在敬字。白鹿只作禮殿不為象設依開元禮臨祭設席。

答黃商伯及喪服制度。位牌法只卧之於地。

江南之業恐自是慶曆元祐之功。

答潘叔昌謂建州有徐樞者常言始皇賢於湯武管仲賢於夫子。苟或未見其有扶漢之心其死何足悲。

四十七卷皆答呂子約書所問似覺纏繞細膩費先生之說甚多使人厭倦。

答呂子約書四十卷多不切之間纏繞不了。先生謂伏羲神農見於易大傳八卦列於六經史遷獨遺而不錄六國表所謂世異變成功大議卑易行不



必上古貨殖傳譏長貧賤而好語仁義為可羞伯夷傳辨許由事固善然其論伯夷之心正與求仁得仁者相反

答王子合云送伯恭至鵝湖陸子壽兄弟來會講論之間深覺有益先生與一時諸儒切磋者如此近世乃誤以為朱陸會爭之地甚者至立學以主陸可歎也已日令開改○先生居喪時家祭不行及至時節略具飯食墨衰入廟酌酒瞻拜愚謂此以義起禮孝子慈孫之志盡矣○應世接物隨分應副

何也○問八卦之位如何答謂康節說伏羲八卦乾南坤北文王重易更定此位大槩近於傳會穿鑿且當缺之愚按先生專主邵氏之易而今其說又如此然則後生且讀文王易足矣他將焉考○經界事先生自謂少時見所在立土封牌皆為人題作李椿年墓

答滕德粹云四明多賢士所識者楊敬仲呂子約蓋所聞者沈國正煥表和叔到彼皆可從游也

答楊元範謂元亨利貞文王只是大亨而利於正至



豕傳文言乃有四德之說愚謂此平實語又謂陰陽只是一氣陰氣流行即為陽陽氣凝聚即為陰愚謂此通透語

潘恭叔問答謂相公非殺兄管仲非事

莊荀卿謂糾為弟

謂鄭氏不曉周禮籥章之文以七月一詩

分三體籥章之幽雅頌恐大田良耜諸篇當之不然即別有詩若如鄭說以四章半為幽雅三章半為頌成何曲拍耶○風皆自然如風動物而成聲若謂關雎周公所作只與後世撰樂章相似

諸經不錯一字亦何所益○高氏遺奠祝詞形神不留者非是據開元禮作靈辰不留○吉凶祭以讀祝居主人左右為別

答程正思說訟葬地與其得直於有司不若兩平於鄉曲之為愈也○致知力行論先後知致為先論輕重力行為重○異論紛紜不必深辨切不可於稠人廣坐論說是非著書立言肆意排擊愚按先生平日衛道之嚴迹多類此豈非有先生之學則可耶然吾徒真不可以不戒也○浙學尤更醜陋



如潘叔昌呂子約皆深陷

答周舜弼行篤敬執事敬敬字本不為默然無為時設須向難處力加持守。訓釋致中和之注頗詳

答董叔重書叔重論殷之三仁有云當與社稷俱存亡不可復顧明哲保身之義愚按明哲保身但存進退之節非謂貪生畏死若死得其所是於明哲保身非相反也。論河圖洛書天地之數皆五。論禹貢稱漢水入江匯為彭蠡恐當時地入三苗禹亦不能細考江流甚大漢水入之未必能有增

受漢水之流以入於海亦猶漢水入江之勢相衝

水而附入江也若謂彭蠡因漢水入江之勢相衝洄流不能射注直下而名之為匯則可若謂漢水之盛江不足以容而匯入為彭蠡則不可。凡言五世祖者自本身通數。良其背不獲其身只見道理當止處不見己身之有利害禍福也行其庭不見其人只見道理當行處不見在人。之有強弱貴賤也。為銘墓云因得好行狀故不費力

答黃子耕祭禮神主惟長子奉之支子居官或旋設位以祭。仕官既未免出來只得忍耐更看自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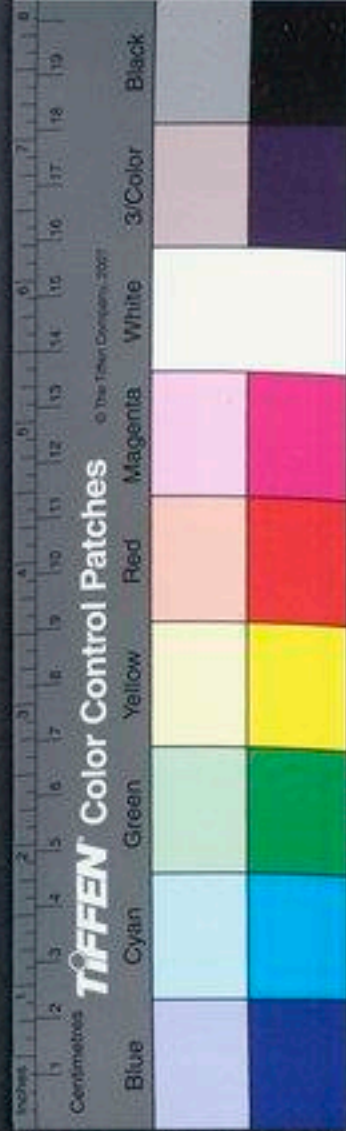
分內許多道理其底是欠缺底隨處操存隨處玩索不妨自有餘樂何至如此焦躁耶○調遠邑而歸既無冒進之嫌又絕矯亢之累○經界打量法只於田段中間先取正方步數却計其外尖斜屈曲處約湊成方却自省事

答曹立之陳太丘亦是不當權位故可逶迤亂世若以其道施之朝廷而無所變通亦何望其有益人國哉

答萬正淳正淳論舍生取義謂義當生則生豈謂義

與生相對舍生經書謂死乃謂生種於義則捨義殺生且義而可舍雖生無益矣○理涉於義則捨義殺

子之道天地不能覆載恐失之太高子思雖云天下莫能載復云天下莫能破大小兼該可也愚竊意莫能載者喻其大之極謂君子語道之廣大也莫能破者喻其小之極謂君子語道之精微也破之一字注解未甚訓釋愚竊意粟粒之小針可破之若愈小則雖針亦無所用其巧故曰莫能破焉○春秋滕杞諸國書伯書子不常正淳謂當時以爵之大小為貢之多少故有職貢不共而自貶其爵者如子產爭於平丘之會及吳晉黃池之會可



見先生云沙隨說正如此。游揚爲老莊之說陷溺得深。橫渠說乾卦恐皆過論。易有伊川傳只看此尤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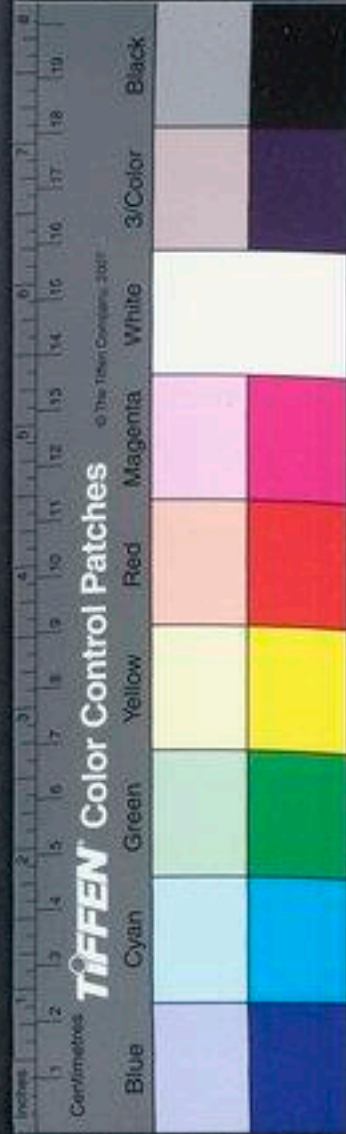
答吳伯豐書。多論讀大學詩論語西銘所言多與先生契合。先生託以詩傳補脫及編祭禮。

答葉永卿先天圖具推行之法。

答劉公度書。議臨川荆舒祠記。譏陳君舉。只要雜博。包衆說不相傷。葉正則亦是如此。聖門教學循循有序。無有合下先求頓悟之理。

直是判斷分明。推以及人。吐心露膽。亦無回互。孟子說未有義而後其君。雖是理之自然。到直截剖判處。却不若董生之有力。謂善類消磨得盡之說。若消磨得去。此人便不濟事。

答胡季隨南軒文最好。是奏議異時自作一書。又書論戒懼謹獨兩節。文義極分曉。可以細讀。爲學不厭卑近。愈卑近。則工夫愈實。而所得愈高。遠其直爲高。遠者反是。自謂灑落者。乃是踈略放肆之異名。兩字本是黃太史語。延平先生拈出是。



要學者識深造自得氣象不謂不一再傳其弊至此古之聖賢只是教人於下學處用力至此等處未嘗言也

答高應朝講義若不教人以日用工夫只學得一場大話

答沈叔晦書謂刻東萊文真偽相半惟大事記有益○答所問兩塗之疑謂聞道讀書須誥以所謂道何道所謂書何書聞之讀之又如何用其力更願審叩以決其是非愚謂先生以其受象山之學故其說如此所謂刻而後讀者即再檢精書數條先令虛心熟讀刻而後讀者即再檢精書數條先情恐亦闕其先入為主者

答孫季和書季和自謂病在輕弱先生令痛下功夫知行並進又與論中庸大極等說且云浙間學問一向外馳百恠俱在亦頗覺其弊否

答石應之書云富貴易得名節難保

答諸葛誠之書皆言與子靜辨只是尋箇是處

答項平父亦以其習子靜議論而告以講學工夫

答應仁仲論易本義不自意推尋至此

答王季和謂孔門之教不過孝弟忠信持守誦習之間



答時子雲謂向編近思錄欲入說科舉壞人心術處而伯恭不肯

答王伯豐說參伍字義及畫卦法

答趙幾道謂蘇子古史序於義理綱領見得極分明惜其從初為學功本無次序

答楊簡鄉書却其求趙帥書云向使前舉未登科不成如今亦要舉狀關陞

答吳宜之却其求館求試

答趙昌甫云只固窮兩字是着力處不然即墮坑落

絕無而僅有

絕無而僅有

答徐彥章論動靜及經疑

答潘謙之伊川亦有時教人靜坐然孔孟以上却無此說要須見得靜坐與觀理兩不相妨乃為的當

答李守約持敬工夫只大綱收領勿令放逸亦何必兀然靜坐然後為持敬哉

又答李守約疑母謂父妾生子者士服緦麻若生已者則儀禮有公子為其母之文○因人說琴瑟為考之然不能琴



答李時可說誠者物之終始云人心不誠則雖有所
為皆如無有若自始至終皆無誠心則徹頭徹尾
皆為虛偽○又書云王氏書義序明言是實說判
公奏議却云一一皆經臣手○又書其書說條例
答包詳道古人為學只是升高自下曾子功夫只是
戰兢臨履是終身事中間一唯蓋不期而會

答顏子堅云不念身體髮膚之重天叙天秩之隆方
將毀冠裂冕以從夷狄之教頭道不能諫止已失
友朋之職節夫更有助緣尤非君子愛人之意聞

答安仁吳生極罵其狂妄將答趙然道書生之兩書
合看極有益

答范叔義謂挈矩之義少日聞之范公如圭字伯達
答趙子欽以其欲棲補易傳七分先生云其曰只說
得七分者亦曰沉酣浸漬自信自得之功更在學
者自着力耳豈是更要添外料釀元酒而和太羹
也耶

答徐叔載云放翁詩近代惟見此人為有詩人風致
答葉正則責其所著書多籠罩含糊又自謂在荊州



看得佛書若見得道理分明便無事殺決不暇看
佛書欲得面會相見彼此劇談不須得如此遮前
掩後欲說不說做三日新婦模樣

答徐居厚今人但見孔子問禮問官無所不學便道
學只是如此却不知得它合下次第大底本領亦
有功夫到此

答方賓王多論語疑

答陳師德言讀書之法

鄭子上論愛物謂有知之物乃是血氣所生與無知

之物異恐懼以於九跡猶獲獲執謹恭此說將談

三代什一之法甚詳合細考

答李堯卿多論經疑答陳安卿亦然安卿尤善推廣
詰難

答張仁叔云什一之法須以周禮為正而參取孟子
班固何休諸說愚恐且當以孟子為正若周禮雖
名為周公之書而實出於王莽之世不先於孟子
也。說律呂正聲是全律之聲子聲是半律之聲
其說甚詳令作圖子輪轉看

答謝成之云詩枉費工夫不切自己淵明所以為高



正在不費安排處東坡乃篇篇句句依韻而和之
雖其高才似不費力然已失其自然之趣矣。太
極說各一其性者云五行各專其一而人則兼備
答陳廉夫云爲學工夫不在日用之外檢身則動靜
語默居家則事親事長窮理則讀書講義大抵只
要分箇是林而去彼取此耳

答胡平一云周首十一月而春秋書春正月若其下
書建子月事則改月號而以及冬爲春若書建寅月
事則用夏正月而亂周典爲胡氏學者乃謂夫子
欲行舊法不取周制也然皆所書當刻錄存而後
人作經又不若是之紛更也不若缺疑之爲愈
答徐子融有性無性之說甚悉云氣質之性只是本
然之性墮在氣質中

答宋深之謂子莫執中與三聖執中文同意異及孔
孟言性之異

答陳器之公之爲仁猶言去其壅塞則水自流通然
便謂無壅塞者爲水則不可。又書云性之綱理
有四曰仁義禮智四者之中仁義又是對立關鍵
仁義雖對立而仁實貫乎四者之中智又能成始



能成終者也

答葉味道既附後主復于寢陸子靜不能行而子壽敬伏

答徐志伯四壁環列前輩之象而遊燕寢卧其中非便橫渠言得夫子象無設處為此耳

答鄭衛老問近思錄云王介甫說律是八分書言律之長處又云封建郡縣互有得失理則封建為公

答張敬之云以善服人者惟恐人之進於善愚恐服人不過欲人之服已未必忌他人之為善若以晦

論也 論蔡季通被謫云陳子翁曾作諫官及被謫猶着白布衫繫麻鞋赴旬呈朝廷行遣罪人正欲以此困辱之若必求免是不受君命也。正卿謂伏羲易如陰陽代謝若有推排而莫知其然文王周公易則六十四卦之名乃十八變後之私記三百八十四爻乃三變奇偶之私記潛龍牝馬等物如今卦影勿用利有攸往等語如今斷卦之文孔子易則卦名者時也事也物也初二三四五上者位也九六者人之才也處某事居某時用某物

者位也九六者人之才也處某事居某時用某物



才位適所當則吉否則凶先生批云近之。十二卦或云蓋取者疑辭未必見此卦而制此物

答龔惟微春秋經文太略諸說太煩且其前後牴牾非一不若即他書之易知者求之

汪叔耕以太極圖有單傳密付之三昧先生答謂聖賢言語惟恐人之不解豈有故為不盡之言而單傳密付也哉此篇甚詳

答方若水不求只是本分求着便是罪過不惟不可有求之之迹亦不可萌求之之心不惟不得說着

知也
答方子實主一無適之謂敬只是展轉相解非無適之外別有主一主一之外又別有敬也

答何巨元云先天圖自復之乾為陽自遇之坤為陰贊康節手探足躡者以遇在上而復在下故以手足言

答吳趾謂道不難於求而難於養康節之告章子厚云以君之才於吾之學頃刻可盡但須林下一二十年使塵慮銷散胸中豁豁無一事乃可相授

答吳斗南說聞道及廟制等兩書其詳可讀



答陳衛道論性理與釋氏兩書皆當讀
答余方叔物性甚詳

趙恭父書奔喪投壺兩篇曲禮之正篇儀禮亦名曲禮
答趙恭父不得已而從宦惟有韜靜晦默勿太近前
為可免於斯世耳一或不幸為人所知便不是好
消息也

趙致道謂程子言仕宦奪人志蓋於空礙處侵侵入
於隨時徇俗先生云當隨事省察而審其輕重

答許生近年有假佛釋之似以亂孔孟之實者其法
首以讀書窮理為名然亦當隨事省察其心於滋味
不可知之地以流傳一身惟無礙耳

答汪易直管仲不死子糾而從桓公乃是先迷後得
答潘子善欲專務靜坐又恐墮落那一邊去只隨動
隨靜無時無處不自省覺○又云楊敬仲其人簡
淡誠懇自可愛敬而其議論見識自是一般又自
信已篤不可復與辨論正不必徒為嘵嘵也

答余彝孫不耕穫不菑畲此乃自始至終都不營
為而偶然有得之意聖人之無為而治學者之不
要人爵而人爵從之皆是也

答林德久韓子說所以為性者五而今之言性者皆



雜佛老而言之所以不能不異在諸子中最為近
理○又書盡其心者知其性也言人之所以能盡
其心者以知其性故也愚按先生以此說性理儘
長若以文勢觀之恐合且依諸儒之說順下說去
蓋下文有知性則知天一句影帶分曉盡心則知
性知性則知天皆是一串順去道理今若以盡心
本於知性則下文知天又本於知性恐文理未必
然況人豈有不先盡其心而一切以性為先者然
先生說則以知性為明理固宜以明理為先也○
又書云仕宦只合從選都注疑是家傳錄其
子堂慣才覺其非故有為之疑是家傳錄其
間為人所前却

答歐陽希遜孔子只是說箇為仁工夫至子亭子方解
仁字之義理○希遜疑明道言性以為水初出無
獨或泥沙外物汨之此孟子所謂陷溺其心者也
豈得以惡亦不可不謂之性蔽時亨又疑才說性時
便已不是性深恐啓人致思於未真不可究詰之地
答嚴時亨鄉黨雖上齒有爵者席于尊東使自為一列
不為衆所壓亦不厭却他人即所謂尊也尊亦作儼
張元德謂許世子止之事左傳云許悼公癯飲世子



止之藥卒公羊云止進藥而藥殺也可見悼公之
死於藥矣若當時止偶不嘗世子何為慮棄國而
出奔先生謂於經不見詩止出奔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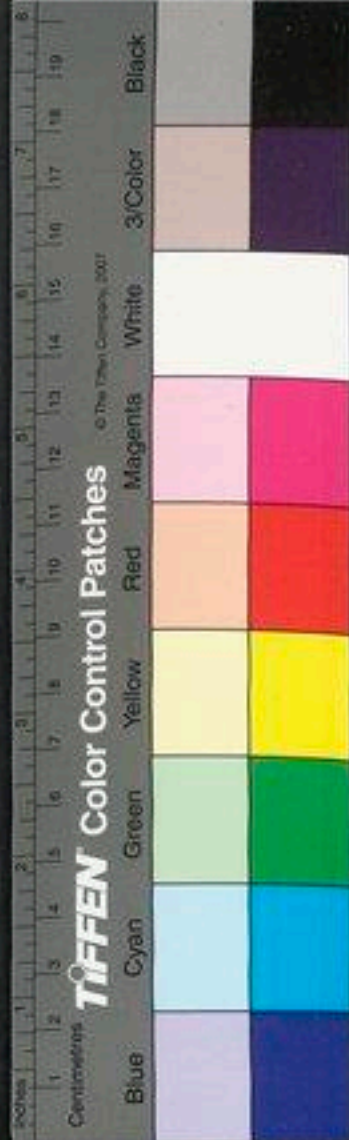
答甘吉甫云舜居深山尹耕莘野豈不是樂以終身
後來事業亦偶然耳

答黎忱易經未易讀蓋易本卜筮之書故先王設官
掌於太卜而不列於學校學校所教詩書禮樂而
已至孔子乃於其中推出所以設卦觀象繫辭之
旨而因以識夫吉凶進退存亡之道在今已不得
其法又不曉其詞而暗中摸索妄起私意不若且

看詩書禮樂之義明白而後知也

答李晦叔問程氏祭儀謂凡配止以正妻一人或奉
祠之人是再娶所生即以所生母配先生答云程
先生此說恐誤唐會要中有論凡是嫡母無先後
皆當合祔並祭○又書云方其生存夫得有妻有
妾而配祔又非生存之比○凡家設主第不立主
只於祭時旋設位以信榜標記祭畢焚之○未分
五行時只謂之陰陽未分五性時只謂之德順

答李敬子天之外無窮而中央空處有限天左旋而
星拱北仰觀可見四遊之說則未可知然曆家乃



以算數而得之非鑿空而言亦與左旋拱北說不相妨如虛空中一圓球自內而觀坐向不動而常左旋自外而觀又一面四遊以薄四表而上○又云曆說如月令疏及晉天文志皆不可不讀

答胡伯量葬地須擇稍有形勢環抱處廬墓則不必○又答李繼善誌石須在墓上二三尺許

答郭子從據周禮賈公彥周人少稱伯其甫至五十乃去伯其甫而專稱伯仲○古用小皮帶束衣而外加大帶故謂之紳申重也○江都集禮祭版皆長尺二寸博四寸五分厚五分寸下文云八分大書

後人以八分連五分難讀至改為五寸八分

答葉仁父身外之事當一切聽天其自至者亦擇其可而受之其不至者則無求之之理也

答孫敬甫說禪學云少曾見某老與張侍郎書云左右既得此禪柄便可改頭換面用儒家語說向士大夫答吳元士論律及琴甚詳

與鞏仲至論詩謂古今詩有二變虞夏以及魏晉為一等自晉宋間顏謝以及唐初為一等自沈宋以後著律詩下及今日為一等荆公詩選乃就宋次首所有序引有費日力於此良可惜也之歎然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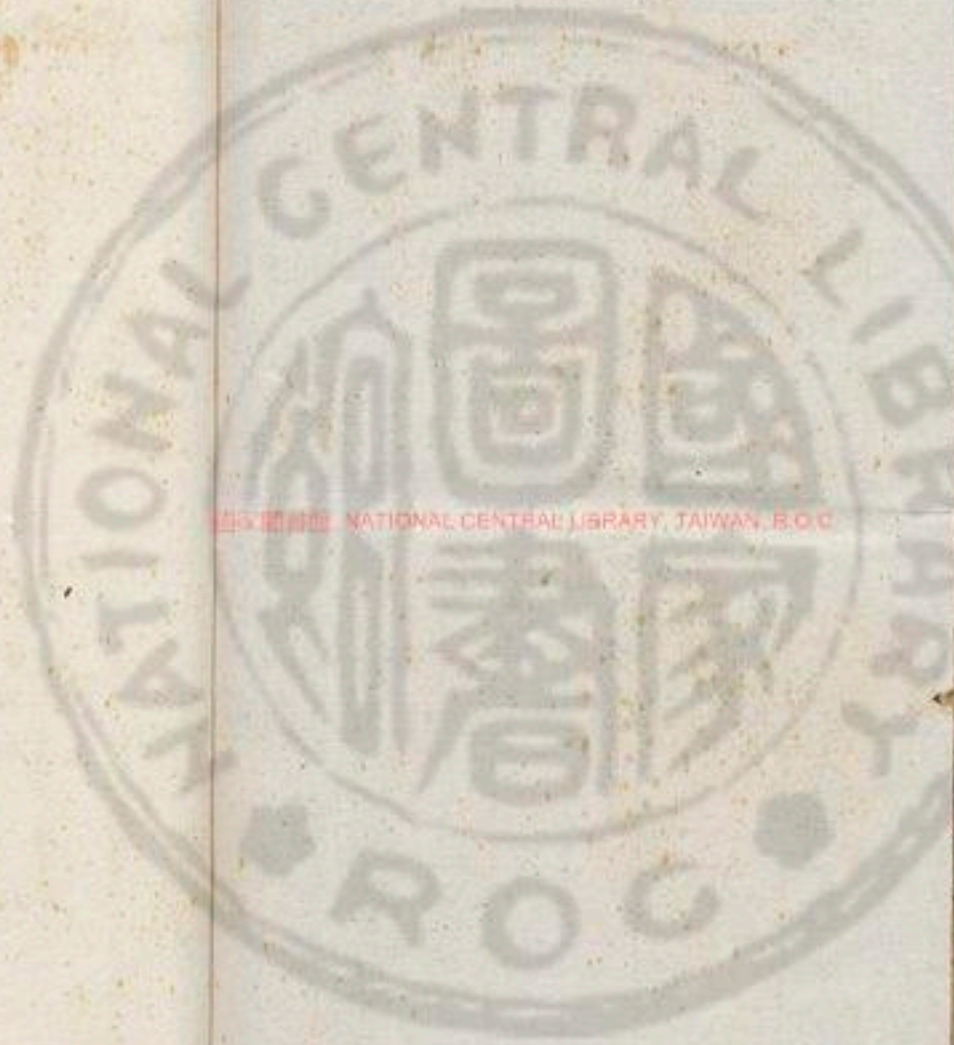
老夫筆削更當去其半。○放翁筆力愈健簡猶詩
有合改定處。○龜背文正春甲五應五行次甲八
應八卦又次甲二十四應節氣
答卓周佐拒其求薦甚詳

與湖南諸公論中和書言性情甚詳

答或人謂經傳之言誠有指實理而言有指人之實
有此理而言有指人之實其心不自欺者而言
又答或人知得如此是病即便不如此是藥若更問
何由得如此則是騎驢尋馬只成閑話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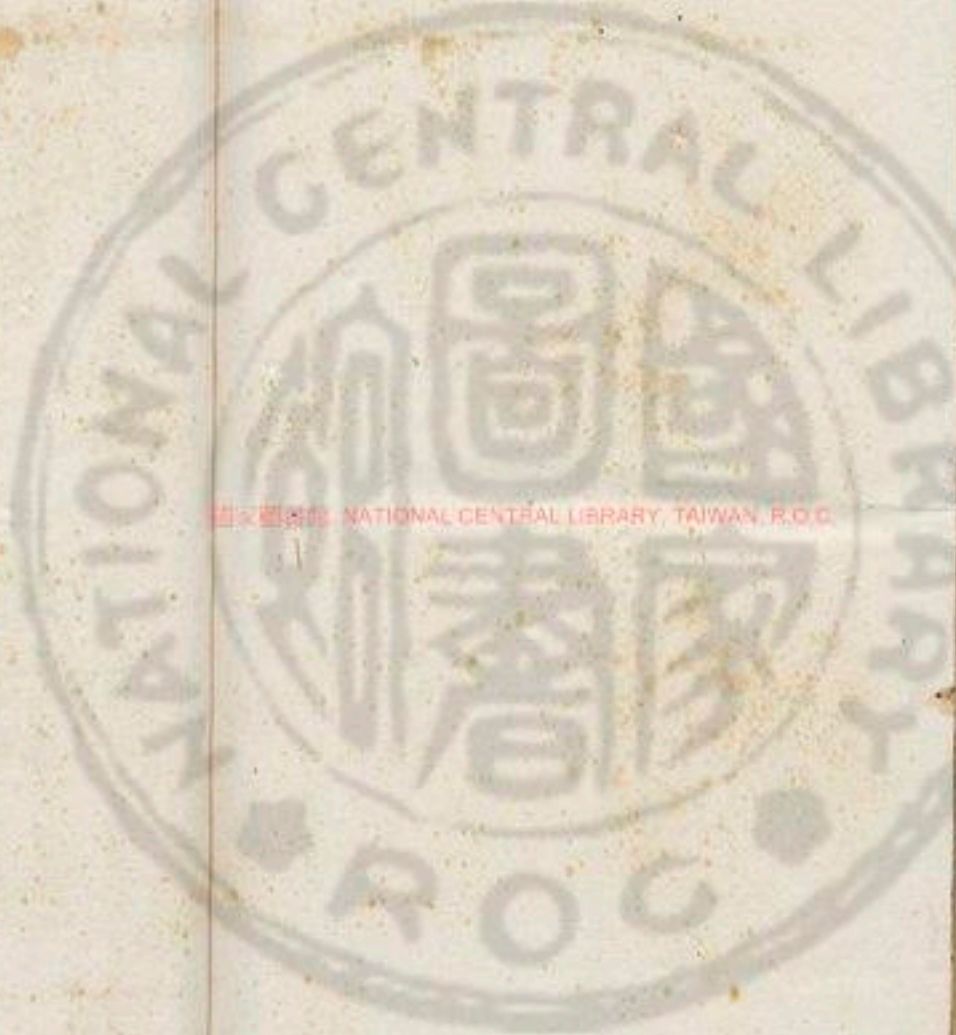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三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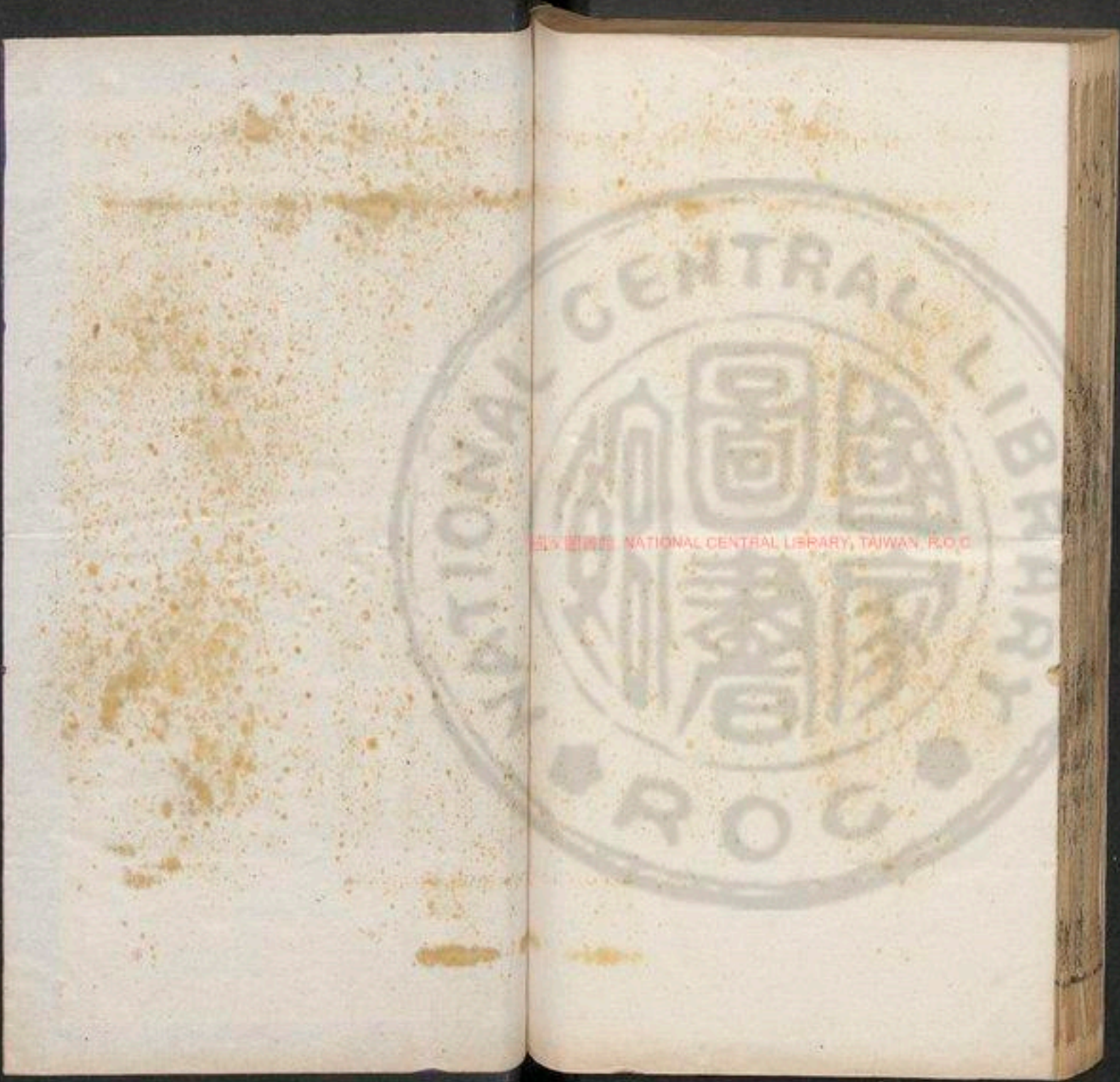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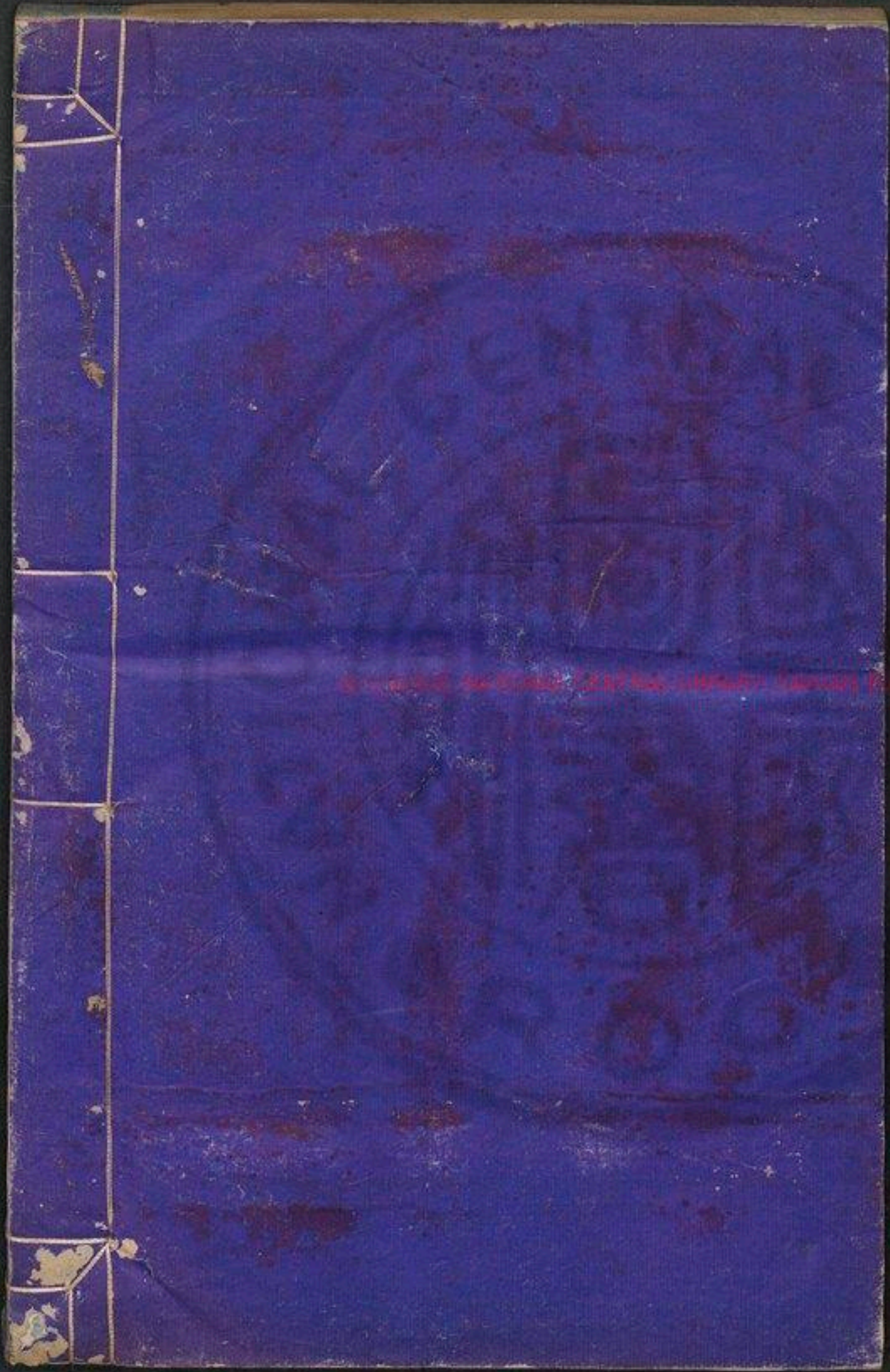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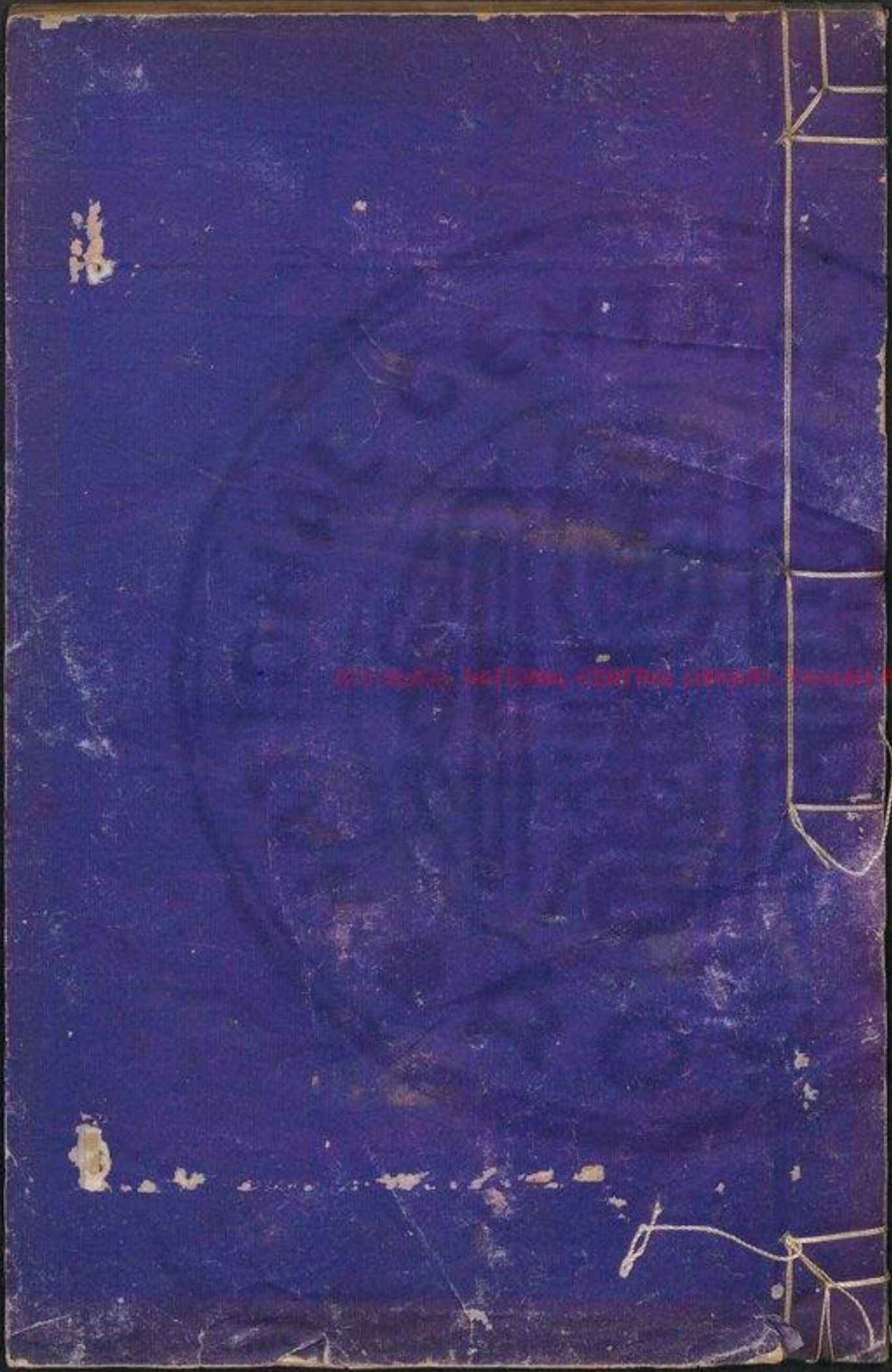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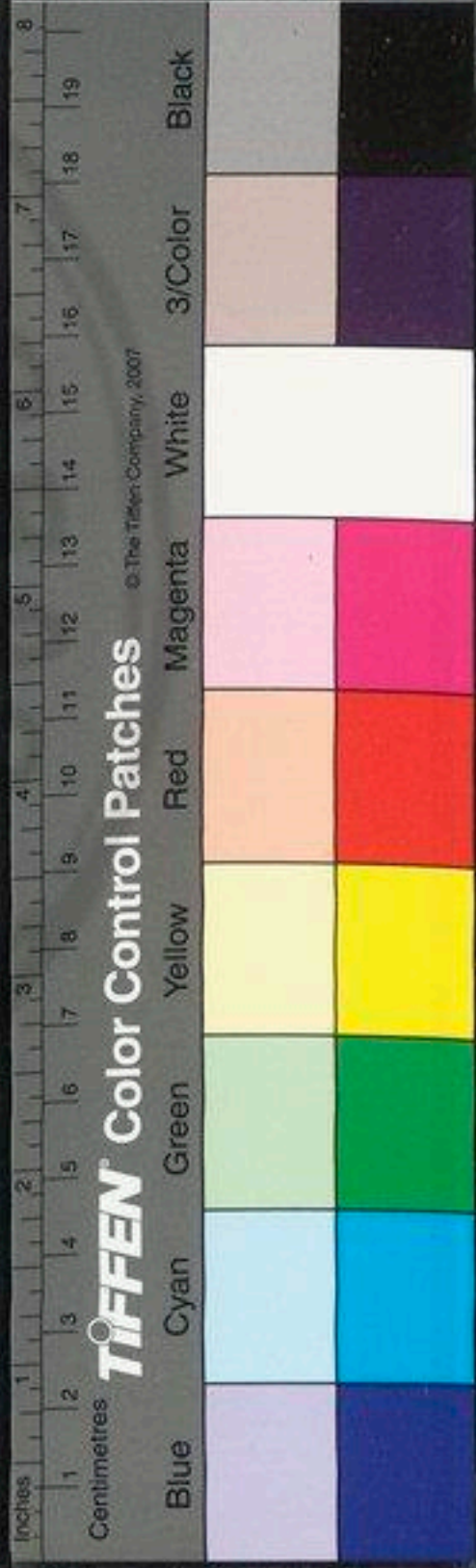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25 RELEASE UNDER E.O. 14176



433 #1461K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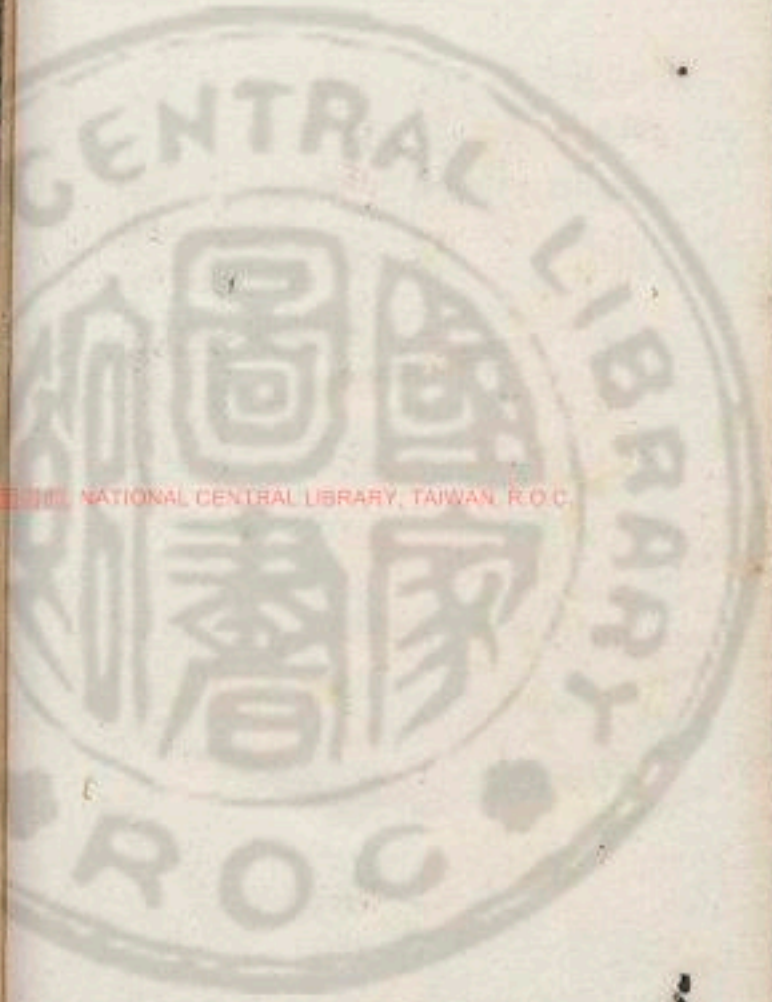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三十五

讀本朝諸儒理學書三

晦庵先生文集二

雜著

尚書堯典注安安古說有以爲安民之當安者今定
爲無所勉強之貌蓋此節上下文皆言聖德未及
安民事也百姓古說有以爲百官之族姓者今指
爲畿內庶民與下文萬邦相協謂民爲百姓亦便
也朔方朔字蘇也萬物至此死而復蘇○堯冬至
日在虛昏中昴今日在斗昏中壁蓋天有三百六



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歲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
之一天度四分之一而有餘歲日四分之一而不
足故天度常平運而舒日運常內轉而縮天漸差
而西歲漸差而東東晉虞喜始立差法約五十年
退一度何承天以爲太過倍其年又反不及隋劉
焯折衷爲七十五年。閏法以周天三百六十五
度四分度之一天體圓健繞地左旋一日一周而
過一度日少遲繞地一周而不及天一度月尤遲
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歲以三百
六十日常數計之日行多三日九百四十分日之

二百三十五爲氣盈月行少五日九十四分之五
百九十二爲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嬪于
虞之下欽哉字說以爲戒二女之辭於文意極順
前無此說

舜典以至於岱宗柴望爲句按書有三月庚戌柴望
詩有巡狩告祭柴望則柴望二字相連爲文甚明
前此以柴字絕句者真不子細耳。卒乃復古說
謂五器受訖則還諸侯今說謂事畢則不復東而
西向。夔曰於余擊石拊石謂此益稷之誤簡方
九宮相遊不應自夸。璿璣璿者美珠飾璣以象



星言天三家晝夜無師說周髀謂天似覆盆而斗極居中中高而四邊下日月旁行繞之日近而見爲晝日遠而不見爲夜蔡邕以爲考驗多失渾天以爲天包地天居地上有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地亦亦然北極去地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亦三十六度而嵩高正當天之中極南北極特其兩端其天與日月星宿斜而迴轉耿壽昌始鑄銅爲象轉而望之知日月星辰所在即璣璣遺法蔡邕以爲近得天體之實本朝因之爲儀三重外曰六合儀平置單環面定四方側立黑雙環刻去極度數半出

入地上下其一結於子午爲天經其一結於卯酉爲天緯天經環南北二極皆爲圓軸虛中而內向以挈在內三辰四遊之環上下四方於是可考次內曰三辰儀亦爲雙黑環刻去極度數外貫天經之軸內挈黃赤二道赤道爲赤單環外依天緯亦刻宿度而結於外環之卯酉黃道爲黃雙環亦刻宿度而又斜倚於赤道之腹而交結於卯酉而半入其內爲春分後之日軌半出其外爲秋分後之日軌下設機輪以水激之使日夜隨天東西運轉日月星辰於是可考其最在內曰四遊儀亦爲雙



黑環如三辰儀之制以貫天經之軸環內兩面各施直距外距指兩軸要中之內又爲小竅受玉衡要中之小軸使衡隨環東西運轉又可南北低昂以待占候者仰窺焉東西南北於是無不周遍愚按周髀謂日月遠斗極以見不見爲晝夜即道家日月繞崑崙山相隱避爲光明之說然道家所指者山也山在地而高人或爲其所隔則容有不見者雖無其事尚或可說周髀之所指者斗也斗極高懸日月縱環繞於其上人亦安有因其遠而不見者哉幾於襲用之而愈舛矣日月星辰隨天

斜轉東浮西沉人人共見則渾天之說爲可信而本朝之占驗愈密矣

大禹謨金縢召誥洛誥等說及武成日月譜

孝經刊誤自開宗明義至庶人章去其所引詩書合爲一章曰正經餘章刊其雜引左傳等文而存其與經相關者爲傳初衡山胡侍郎論語說疑孝經引詩非經本文沙隨程可久亦言玉山汪端明以爲此書多出後人傳會先生因而廣之爲刊誤

讀管子弟子職始於學則次蚤作次受業對客次饌饋次乃食次灑掃次執燭次請任次退習凡九篇



皆叶韻而文質澁先生爲之注釋古者小學灑掃
應對進退之節於斯乎有考矣始於學則謂人莫
先於學凡其後所叙皆學也蚤作次之受業又次
之晨必先長者而起給事之後即讀誦也請社又
次之而退習終之夜必後長者而寐給事之後復
讀誦也此其大略也致知躬行工夫交進此其爲
大學基本云

記嵩山晁氏卦爻象象說古易上下經及十翼凡十
二篇費直以彖象文言雜入卦中古十二篇之易
遂亡王弼因之又分爻之象辭各附當爻惟乾之

小象才繫于爻辭此記晁氏說也先生注按詩疏
漢初傳訓皆與經別行及馬融爲周禮注欲省學
者兩讀故就經爲注高貴鄉公謂彖象不連經文
者十二卷之古經傳也然則先生本義之作 復
其舊云

著卦考誤撰著之法五十策去其一以四十九策分
置左右手所謂分二以象兩又取一策懸於左手
小指之間所謂掛一以象三撰者數之也先置右
手策而以右手四四數左手之策又置左手策而
以左手四四數右手之策所謂撰之以四以象四



時四四之後必有零數左手者歸之於第四第三
指之間右手者歸於第三第二指之間以勒之所
謂歸音於劫以象閏一掛兩揲兩劫爲五歲之象
故曰五歲再閏故再劫而後掛及後掛則又置前
掛劫之策復以見存分二掛一爲第二變矣每變
分二掛一揲四歸音凡四管初一變兩揲之餘掛
劫者不五則九第二變不四則八第三變亦不四
則八總三變之間若一五兩四而三皆少稱老陽
以掛劫之餘存者三十六以四計之則九揲而九
陽數也或兩多一少則存者二十八以四數之則

七揲七爲少陽若一九兩八而三皆多稱老陰以
掛劫之餘有者二十四以四計之則六揲而六陰
數也或兩少一多則存者三十二以四數之則八
揲八爲少陰老陽則乾也少陽在初爲震中爲坎
未爲艮老陰則坤也少陰在初爲巽中爲離末爲
兌三變成一爻十八變成一卦此其大略也諸說
之誤者先生各條列以辨

琴律說謂琴之有徽所以分五聲之位而配以當位
之律布徽之法則當隨其聲後之多少律管之長
短而二分損益上下相生以定其位今人但以四



折取中又謂初絃黃鍾之宮次絃大蕤之商三絃
中呂之角四絃林鍾之祉五絃南呂之羽六絃黃
清之少宮七絃太清之少商而一絃之中又各有
五聲十二律者凡三焉皆起於龍齧終於臨岳長
四尺五寸不待抑按而為本律自然之散聲又謂
七徽之左為聲律之初氣厚身長聲和節緩故琴
之取聲多在於此七徽則為正聲正律初氣之餘
承祉羽既盡之後而黃鍾之宮復有應於此者且
其下六絃之為聲律亦皆承其已應之次以復其
初而得其齊焉氣已消而復負聲已散而復圓是

以雖不及始初之全盛而君子猶有取焉過此則
氣愈散地愈迫聲愈高節愈促此六徽之後所以
用之少又謂七絃既有散絃所取五聲之位又有
按徽所取五聲之位散聲陽也通體之全聲也無
所受命而受命于天者也七徽陰也全律之半聲
也受命於人而人之所貴者也今人不察反以中
徽為重而不知散聲之為尊又謂調絃古人所以
破去三分損益隔八相生者乃迫於聲律自然之變
舜典象刑說雖發明帝舜之欽恤實譏後世之輕刑
且謂少正卯之事獨荀况言之必齊魯陋儒憤聖



人之失職故爲此說以旁其權耳

樂記動靜說辨性情字義詳甚。已發未發說再詳程氏遺書而推見中間一段日用本領工夫其說曰未發之中本體自然不須窮索但當此之時敬以持之使此氣象常存而不失則自此而發者其必中節矣愚謂此段不特有功於程氏亦有功於子思所以指示後學用力處甚的若程氏止說中和兩節而有云赤子之心可以謂之中者尚合審訂蓋赤子之心恐不過無偽而已及其發也恐未必能中節而和。太極說靜者性之所以立也動

者命之所以行也實則靜亦動之息爾故一動一靜皆命之行而行乎動靜者乃性之真也

明道論性說按明道論性多非後學可遽曉而先生一一與之辨析。觀心說辨佛氏以心觀心之說之繆而聖賢所謂精一操存盡心存心者皆心自爲之主與佛氏言心迹相似而實不同

仁說謂天地以生物爲心而人得之以爲心曰仁則溫然愛人利物之心也程子謂愛不可爲仁者但以愛之發不可以名仁其徒有以萬物與我爲一爲仁之體者可以見仁之無不愛非仁所以爲體



之真又有以心有知覺釋仁之名者可以言仁之
包乎智非仁所以得名之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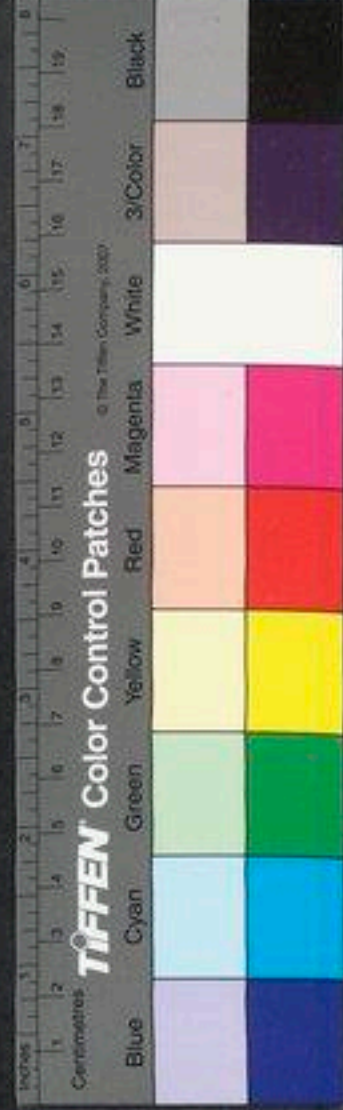
王氏續經說謂二帝三王之治詩書六藝之文後世
莫能及之非功效語言之不類乃本心事實之不
侔也王氏一見隋文而陳十二策既不自量其力
之不足爲伊周又不知其君之不可爲湯武及不
遇而歸復捃拾兩漢以來文字言語之陋依倣六
經次第采輯既不自知其學之不足爲周孔又不
知兩漢之不足爲二王

養生說謂莊子稱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

爲經督者中也爲善則畏其名之累已而不敢爲
惡則擇其不至犯刑者而竊爲之乃欲以其依違
苟且之兩間而循其中之所在不論義理專計利
害乃賊德之尤者

觀列子偶書其言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
有者即佛書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之所
由出此類其衆聊記剽掠之端

跪坐拜說兩膝着地以尻著蹠而稍安者爲坐神腰
及股而勢危者爲跪因跪而益致其恭以頭着地
爲拜○周禮九摎辨一曰稽首手引頭至地稽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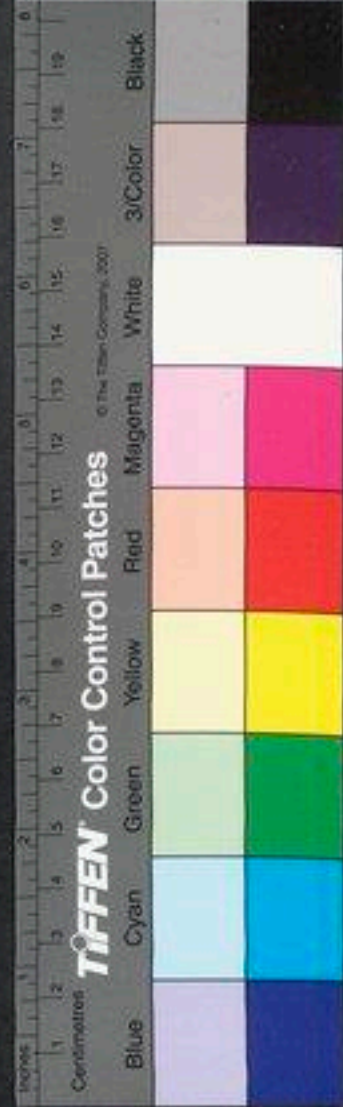
多時為稽首臣拜君之拜也最重二曰頓首頭叩地即舉不停留為頓首平敵拜也三曰空首頭至手不至地為空首君答臣之拜也三者正拜也四曰振拜戰栗變動之拜五曰吉拜拜而後稽顙謂齊衰不杖以下者六曰凶拜稽顙而後拜謂三年服者七曰奇拜謂一拜答臣下八曰褒拜謂再拜神與尸九曰肅拜但俯下手軍中拜及婦人拜也最輕

畫說壺容斗五升注乃以二斗釋之借方形虛加整數以定之也然知借而不知還先生規而圓之去

四角虛數四分之一外圍二尺四寸一分伍釐腹高五寸受斗五升如經之云

深衣制度衣二幅不裁裳六幅各裁為二以狹頭向上每裳三幅上屬於衣一幅圓袂口徑一尺二寸方領者兩襟相掩則自方衣裳皆緣寸半帶廣四寸垂其餘為紳

殿屋厦室說及明堂說儀禮釋宮○宮必南鄉廟在寢東屋必五架通乎上下特廣狹隆殺異爾中脊為棟前一架為楹前接簷為殿後楹以北為室與室相連者為房房無北壁故得北堂之名室南其



戶戶東而牖西戶室為中霤西南隅為奧當牖之後東西隅為窻當戶之後西北隅為屋漏日光所漏入也戶牖之間為依堂東西之中為兩楹間南北之中曰中堂東西為序序即墻也堂上名序室房與夾室名墉堂下曰壁曰墻其實一也堂序之外為夾室夾室之前曰廂相翔待事之處也亦名東西堂堂角有玷以土為之堂之側為廉堂堂基廉稜之上也堂東階曰阼階阼酬也所以酢賓堂下至門為庭其塗為陳門限為闕夾門之堂為塾塾有四東西各又分南北鄉也屋之四垂為宇檐之

東西起者為榮為翼

答社壇說壇高四尺四面各廣二丈五尺四出陛社以石為主如鍾高二尺五寸墻十五丈 坎在壇北壬地木隨土宜

并田類說集荀悅論及班志

禘祫議王制天子七廟五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漢諸帝之廟各在一處不容合為都宮以序昭穆明帝遺詔無復起寢廟至今遂為同堂異室之制獨原廟外為都宮而各為寢廟為近古而禮本不經故李清臣謂略于七廟之室而為祠於佛老之



側楊時謂舍二帝三王之正禮而從一繆妄之叔
孫通然不知所以致此由廟制不立而人心有所
不安也

遷毀之序昭常為昭穆常為穆而陸佃非之不知昭
穆本以廟之居東居西主之向南向北而得名初
不為父子之號禮所謂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傳所
謂大王之昭王季之穆文之昭武之穆是也如佃
之說以為父子之號則穆之子安得復為昭哉
五峯胡仁仲論短喪失不在文帝而在景帝愚往歲
讀漢書亦嘗及此不料前輩所已言也

廟議圖說先生請復祀 僖祖而趙汝愚丞相不以

為然給舍樓鑰陳傳良附其說徑不行

君臣服議淳熙丁未 高宗上僊禮部令用布四脚

直領布襪衫麻絰州縣莫曉其制先生謂四脚幘
頭周武帝所製之常冠用布一方幅前兩角綴兩
大帶後兩角綴兩小帶覆頂四垂因以前邊抹額
而繫大帶於腦後復收後角而繫小帶於髻前以
代古冠亦名折巾其後乃以漆紗為之而專謂
之幘頭其實本一物也至於直領布襪衫上領不
盤之說則直領者古禮也上有衣而下有裳者也



上領有欄者今禮也今之公服上衣下裳相屬者也公服隋文巡遊令百官戎服從駕亦非當時朝祭之正服也如用直領則兼服布裙而加冠於首如用布欄衫則首加幘頭今但見公服之上領而有欄遂解直領為上領不盤而增欄字於衫字之上誤也凡禮君之喪諸達官之長杖

學校貢舉私議欲均解額立德行科罷詞賦分諸經子史時務之年學校則選有道德之人專教導裁減解額舍選繆濫之恩以絕利誘

讀呂氏詩記說桑中篇謂二南正風房中之樂鄉樂也二雅之正朝廷樂也商周之頌宗廟樂也變雅固已無施於事變風又特閭巷之謠古者採詩以觀民風固不問美惡而悉存以訓今乃引淫放之鄙詞而文以風刺之美說

讀唐志謂孟氏没士皆本趨末不求知道養德以充其內而徒以文章為事業韓愈氏出始覺甚陋猶未免裂道與文為二物又復衰歇數百年而後歐陽子出恐亦未免於韓氏之病而其徒推尊之既曰今之韓愈又必引文不在茲者以張其說文王孔子之文與韓歐果若是其班乎



讀大紀謂宇宙之間一理流行未嘗有頃刻或停釋
氏乃欲求所謂空虛寂滅之地而逃焉

讀兩陳諫議遺墨謂熙寧日錄王安石爲一卅禍敗
之原者其隱微深切皆聚此書而起熙豐訖宣靖
六十年間誦說推明按爲國是有識之士飲氣吞
聲莫敢指議獨兩陳公出死力以排之終未免有
所回互惟龜山指其離內外判心迹使道常無用
於天下而經世之務皆私智之數者最爲近之及
其請罷廟學配食又不能如平日之言以正其罪
讀蘇氏紀年謂道者天而已天大無外聖人與天同
德無一物之不知無一理之不當故曰吾道一以
貫之而蘇黃門指五鼓振衣何思何慮者爲妙道
之極自謂悟夫子一以貫之之旨

記程門同異及記疑二篇皆指雜異端之似以亂吾
真者

記和靜五事迎天竺觀音曰彼亦賢者也誠敬而拜
之日誦金剛經曰是母所訓語及蘇氏使民戰栗
解髒然曰訓經而欲新奇無所不至矣

記孫觀事在虜營爲某文貶損媚虜且以順天自誇
記林黃中辨易謂以六畫之卦爲太極若論太極一



畫亦未有林又關西銘大君爲父母又降爲宗子
是錯讀了

記濂溪謂借得洪景廬所作國史濂溪傳載太極圖
說乃云自無極而爲太極

旌儒廟碑陰儒即秦所坑儒也杜佑謂其自取禍及
引漢黨錮爲戒先生謂佑之識趣如此所以陷於
佞文之黨

偶讀謾記其執中及其子若夫皆附蔡京○壽皇以
中原事問何蓑衣有胡孫拖白不終場等語以虜
儲允恭孫襲位爲胡孫之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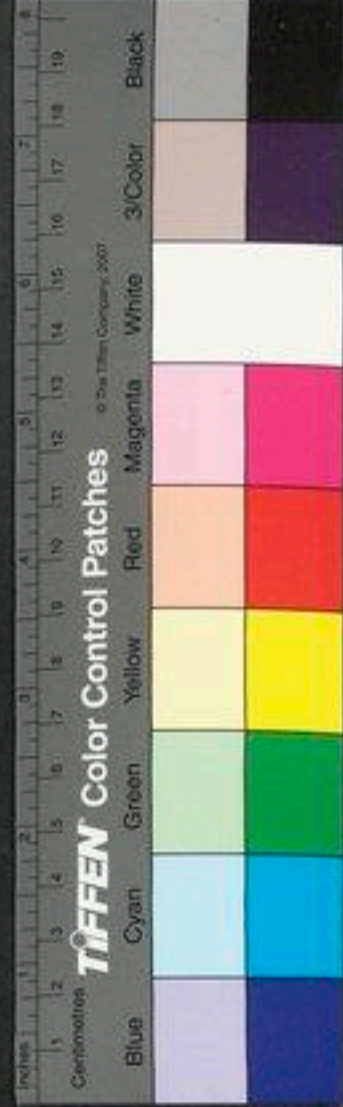
閩人李復有滴水集論孟子養氣云動必由理故仰
不愧俯不怍無憂無懼此書信州有本

蜀人馮當可有續西華封事乞移躡建康云此興事
造業之根本洪範所謂皇建其有極者也與先生
皇極辨暗合

會稽官書有子華子云程孔傾蓋之程子所作先生
謂多取佛老醫卜之言多用左傳班史中字好事
者偽造

嶠縣有弋過二姓即少康所滅羿浞之黨

疫疾傳染誣之以無染而不必避不若告之以雖有



染而不當避抑染與不染似亦繫乎人心之邪正
氣體之虛實不可一槩論

笥者寡婦之器但笥易成寡婦亦能置之它人則取
魚之器尚多不專用笥耳谷風小弁詩皆曰無發
我笥豈寡婦之作也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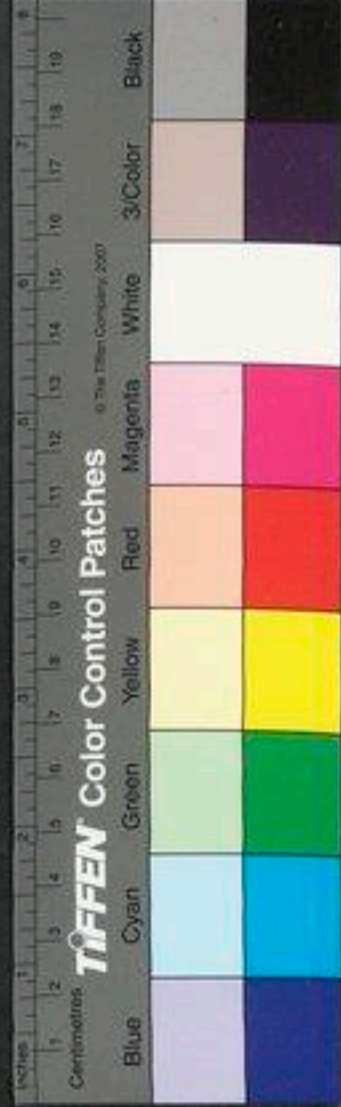
附子熱則已疾生則殺人漢淳于衍毒許后生用也
先生嘗中烏喙毒正如許后證偶記漢質帝語得
水尚可活多汲新水連飲嘔洩而解

讀雜書偶記記親祠以學士為執綬官甚詳先生云
余按曲禮少儀等書綬安也升車者執之以為安

故執綬乃乘車者之事君車已駕則僕者負良綬
取貳綬以先升既升然後以良綬授君君正立執
之以升立於左僕執轡立車中以御勇士立右以
備非常故開元開寶政和禮書皆以太僕卿為御
千牛將軍為右蓋倣周禮而國史記國初奚嶼攝
太僕卿備顧問猶未有執綬之名

記尚書三義集本木名漢書注禁古匪字通用天畏
匪忱猶曰天難忱爾孔傳訓作輔字殊無義理

記李復滴水集云龍門禹廟像豕首而冕服舊傳鯀
入羽淵化為黃熊而廟乃稱禹非也先生謂其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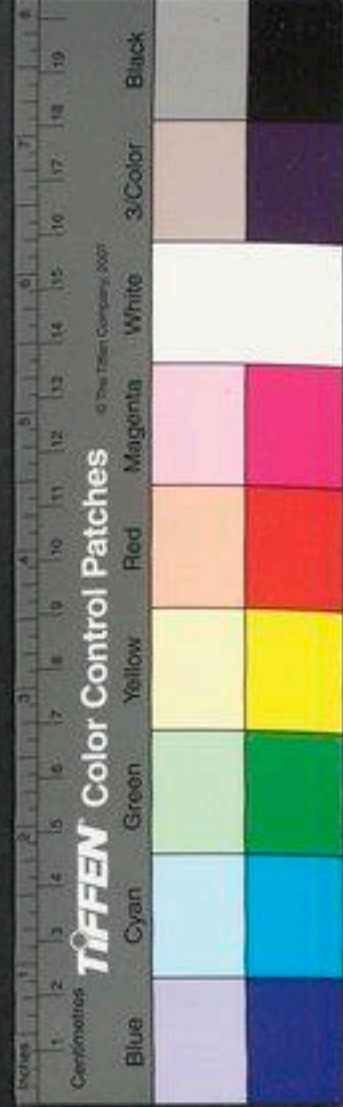
考漢書說啓母石處注中言禹亦嘗變態

記山海經浙江出三天子都在其東廬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澤西

記三苗今溪蠻四種曰獠曰玃曰於而最輕捷者曰猫豈三苗之遺民乎

考韓文公與大顛書東坡謂妄撰而先生載其全書以爲真公愚平心讀其書真見其與韓文不同蘇公學佛猶辨其爲僞先生闢佛而反指其爲真所不可曉况據韓文韓公止因祭神至海上曾與大顛語全請之者四書又亟以道爲望安有平日謂道其所道非吾之所謂道而一旦求之亟如此使其既與習熟而少變舊說尚近人情今未之曾見而先欲聞其道尤不可曉也

考歐陽公事蹟其要者三事其一云學道三十年所得者平心無怨惡爾其二保州軍變富公出爲宣撫欲殺其已招安不殺者二千餘人公力爭且云其至鎮州必不受命二千人賴以免其三妖尼喚二牛皆能稱前世姓名公言聰明聖知皆不能自知其前世而有罪爲牛者乃知之乎又晚年守青州日論執青苗一事更六人越百年惟洪景廬作



四朝史傳乃盡言之士之制行不苟合於當時而有待於後世者豈不難哉故公之言曰後世苟不公至今無聖賢

其辰辨云帝座惟在紫微者據七十二度常見不隱之中常居其所為天之樞餘星無不動者今謂在紫微者皆不動未然

聲律辨五聲宮最大而沉濁角居四者之中論中聲者不以角而以宮者以宮在五行爲土五常爲信五事爲思正當衆聲和與未和用與未用陰陽際會之中所以爲盛又注子時初四刻屬前日正四

刻屬後日

開阡陌辨南北爲陌陌之言百也遂間百畝洫間百夫徑塗皆從謂之陌東西爲阡阡之言千也溝間千畝洫間千夫徑塗皆橫謂之阡此其水陸占地不得爲田者頗多而正經界止侵奪時畜洫有不得不然者商君急刻但見田爲阡陌所東而耕者限於百畝人力不盡而地利有遺是以一旦奮然不顧盡開阡陌悉除禁限以盡人力以盡地利說者乃誤以開爲創置之名

九江彭蠡辨謂禹貢稱漢水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



蠡東爲北江入于海彭蠡初非仰江漢之匯而後成江漢混流何以識其爲昔日之漢水而今分之以北何以識其爲昔日之江水而今分之以居中若以今江州爲九江則漢九江郡本在江北而今江州寔武昌郡之柴桑縣後以江北之尋陽并柴桑立郡又因尋陽改爲江州實非古九江地國初胡祕監旦近世晁啓事之說皆以九江爲洞庭援證皆精博蓋洪水之患河爲甚禹乃親蒞其他分屬視之亦可也洞庭彭蠡之間乃三苗所居官屬未必深入是以但見彭蠡之爲澤不知其源甚遠而尚多但見洞庭下流之已爲江不知其中流之嘗爲澤而其廣也

皇極辨皇者君之稱極者至極之義自孔氏訓皇極爲大中諸儒祖其說因復誤認中字爲含糊苟且不分善惡之意其弊將使人君墮於漢元之優游唐代宗之姑息卒至是非顛倒而禍敗隨之作皇極辨

尹和靜手筆辨和靜專闢語錄謂伊川嘗曰某在何必看此書先生云是則先生不在時語錄固不可廢和靜又謂易傳所自作語錄他人所作先生云



孔明專治春秋而廢論語可乎

雜學辨

蘇氏易解謂性命之理甚明蘇氏每爲不可言不可見之說務爲閃倏混漾不可捕捉足以眩夫未嘗學問之庸人故爲之辨。蘇謂古之君子患性之難見故以可見者言性皆性之似先生謂古之君子盡其心則知其性未嘗患其難見非但言其似而已且性又豈有一物似之而可取此以況彼耶愚謂蘇之辭遁先生之辭直不待深辨人知所擇矣。蘇謂君子日修其善以消其不善不善者日

消有不可得而消者焉小人日修其不善以消其善善者日消有不可得而消者焉先生謂其言不善日消有不可得而消者疑若謂本然之至善言善日消有不可得而消者疑若謂良心之萌蘖而蘇氏初不知性之所自來特假浮屠非幻不滅得無所還者爲是說而幸其或中愚竊意蘇言君子修善以消不善可言小人修不善以消其善不可夫小人特陷於不善而不自知不善者日長則善者日消亦不自知耳不善者何可言修善者亦何嘗有心於消之蘇言善者日消有不可得而消者

可言不善者日消有不可得而消者不可夫天理
無漸盡善者固有不得而盡消天理渾全則人欲
消盡特患夫人不能自盡其力何不善者之不可
得而消嗚呼此蘇氏之所以不知性也。蘇謂孟
子之於善見其繼者而已先生謂孟子道性善蓋
探其本而言之與易之旨無毫髮異愚謹按先生
平日論易與孟子之言善本分兩截繼之者善言
太極分陰陽繼此而生人物者皆此善是主造化
而言孟子道性善言人性所得於陰陽造化而生
之理渾然純粹是主人性而言人性之善正由本
陰陽繼之者善故無不善蘇子誤認繼之者善為
人物既生以後之事故先生不復如平日分兩截
徑探其本言之學者更當參其平日之言

蘇黃明老子解蘇侍郎晚為是書合吾儒於老子為
未足又并釋氏而彌縫之可謂舛矣然其自許甚
高至謂當世無一人可語此而其兄東坡亦以為
不意晚年見此奇特其可謂無忌憚者歟因為之
辨○蘇謂孔子以仁義禮樂治天下皆器也而晦
其道老子絕而棄之以明形而上之道先生謂示
人以器則道在其中蘇氏離器而言不知指何物



名道道者仁義禮樂之總名今日絕仁義棄禮樂以明道是舍二五而求十也豈不悖哉○蘇又謂因老子之言以達道者不少而求之於孔子者常苦其無從先生謂因老子之言達道者何人何如其達而所達何道孔子循循善誘誨人不倦入德之途坦然明白而曰常苦其無從乃自狀其不知道而妄言耳○蘇又謂中者佛性之異名而和者六度萬行之揔目也先生謂和者天下之達道也六度萬行吾不知其所謂然毀君臣絕父子以人道為大禁達道固如是耶

張無垢中庸解張公始學於龜山逃儒以歸於釋而其釋之師又教以改頭換面故凡張氏所論著皆陽儒陰釋蓋不特莊周出於子夏李斯原於荀卿而已因覽中庸說撥其尤甚者著于篇○天命之謂性言性之所以名乃天之所賦人之所受義理之本原今無垢謂贊性之可貴耳未見人收之為已物則是天之生人未以此與之而置之他所入自起而收之而後得為已物不知未得此性之前其人孰使之呼吸食息於天地間以收此性性又豈塊然一物可搏而實之軀殼中耶張又云變者



此誠忽然而有條然而無又云吾誠一往則耳目
口鼻皆壞又云誠未足貴凡其語性不倫處先生
一一爲之辨

呂氏大學解○呂氏之先與二程遊家學最爲近正
然未能不惑於浮屠老子之說末流不能無弊今
論一二以補其闕先生又自注其下云正獻公神
道碑載公進讀上語及釋老公曰堯舜雖知此乃
以知人安民爲急此其所差之端本原如此則其
流弊可勝道哉○呂解致知格物云與堯舜同者
忽然自見先生謂此釋氏一聞千悟一超直入之

虛說也呂氏又云草木之微器用之別皆物之理
也求其所以爲理則爲格物忽然識之此爲物格
先生謂此釋氏聞聲悟道見色明心之說也呂氏
又云聞見未徹正當以悟爲則所謂致知格物正
此事先生謂以悟爲則乃釋氏之法而吾儒所無也
古史餘論蘇子曰古之帝王皆聖人也其道以無爲
宗萬物莫能嬰之先生謂此特以老子浮屠之意
論聖人非能知聖人之所以聖也至謂孔子知之
至而未嘗言孟子知其一二而人不信是以夫子
之言爲有隱而孟子之知爲未盡也○又黃帝紀



云其言與老子相出入以無為宗其於世者與
時俯仰皆其見於外者也先生謂是以聖人之內
外心迹判然兩途而文章事業之見於世者皆不
出於中心之實然也。又舜紀云舜禹避商均而
天下歸之足以致天下之逆益避啓而天下歸啓
為不度而無耻先生謂避之而彼不吾釋則不獲
已而受之何病於逆避之而幸其見舍則固得本
心之所欲又何耻焉惟不避而強受之乃為逆偃
然當之而彼不吾歸乃可耻耳。夏紀以與賢為
好異以與子為不敢與賢以為異周紀謂民生之

初父子無禮君臣無義先生各辨其失云

讀余隱之尊孟辨

隱之健安
人名允文

其一溫公疑孟謂夷

惠之行與夫子同非隘與不恭也先生云夫子時
乎清而清時平和而和夷惠一於清和故孟子又
立言以抹其末流之弊又謂陳仲子亦猶者有所
不為也孟子過之甚先生云正使母兄不慈不友
亦無逃去之理又謂孟子以爵齒之尊自居先生
云達尊三者不相值則各伸其尊一或相值則通
視其事之所在而致隆焉又謂孟子不告齊以止
其伐燕先生云明鏡止水照其面我者而已不能



探其背而逆照之沈同以私而問燕故燕之可伐
孟子之所宜知也不以公而問齊故齊之不可伐
孟子之所不宜對也又謂父子不責善是父不教
子不諫隱之辨云教以義方豈自教哉觀過庭事
可見先生云觀內則論語則其諫也以微又謂孟
子論性無有不善為失言指朱均為證隱之辨云
犧生犂胎龍寄蛇腹豈常也哉又謂貴戚之卿諫
不聽則易位為亂之次貞辨云孟子得春秋之遺意
又謂孟子為禮貌飲食而仕又謂仁者皇帝王伯
皆用也又謂舜竊負而逃為委巷之言先生皆一

一明其說而竊負特設辭耳。其二李泰伯常語
專闢孟子勸時君行王至以為五伯之罪人先生
云李氏不知時措之宜詆孟子而其畏齊王尊管
仲至以文王太公比之良由不識聖賢本心李氏
又謂無孟子可也不可無六經無王道可也不可
無天子先生云有孟子而後六經之用明有王道
而後天子之位定。其三鄭公藝圃折衷謂子孟氏
挾仲尼以欺天下賣仁義者也意齊王不知價遂
愚齊王求極所索而後售覺齊王之稍覺也抱而
之他三宿出晝冀齊王呼已而還直又謂秦漢欲



無夷狄韓愈欲無釋老孟子欲無楊墨甚哉未之
思隱之亦皆爲之辨而先生斷之

愚嘗妄意孔子在下之竟舜而孟子則湯武救
世之心也時也然亦不過勸時君以行仁義而
已耳溫公以恪實執一之見而疑之此可與權
之所以爲難也泰伯亦邁往之士而尚縱橫之
學固宜詆孟子如云可無王道等語何其自背
於理以自貽後世之譏未足攻孟適以自攻矣
嘗記葉紹翁四朝聞見錄力辨泰伯諸書無一
詆孟子而常語獨詆之以爲僞書且考世所傳

泰伯不試四科優劣論之年此年泰伯實不預
試恐泰伯未嘗詆孟子或如紹翁之云也特所
學正與孟子相反則攻之亦其情耳若鄭氏折
衷特病風喪心信口叫號之言亦何足辨且凡
世之惑於異端而自叛聖門者不敢明詆孔子
必借孟子爲之詞愚所聞見往往而然使孔子
而可明詆論語一書亦安知其不求疵耶善乎
韓文公之言曰觀聖道必自孟子始此韓子灼
然有見於斯道之傳而非他人所可及歟較之
濂洛特未至精微耳然其廓清之功豈細乎哉



胡子知言疑義蓋先生與張呂講辨其疑者知言曰
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同行而異情先生云胡子
欲人於天理中揀別得人欲又於人欲中便見得
天理其意甚切然本體只一天理更無人欲去却
人欲便是天理聖人未嘗教人識天理於人欲洎
沒之中也愚謂胡子之言本自難曉先生既爲以
意逆志而明之又爲析微直指以斷之有功後學
何如哉知言曰心無不在本天道變化爲世俗應
酬又曰放而不知求耳聞目見爲已蔽父子夫婦
爲已累衣裘飲食爲已欲先生云疑世俗學有病
猶釋子謂父母家爲俗家也愚謂已蔽已累已欲
皆民彝天倫人事之不可廢者今一切病之亦恐
染於釋子之說知言曰性者天地鬼神之奧或問
心曰無生死先生云兩章似皆有病又知言曰欲
爲仁先識仁之體先生云此語大可疑又曰動則
心矣先生云心字作情字如何

更同安縣學齋名如彙征之名乃學優而仕之事非
學者所宜先乃更以志道據德依仁游藝目之

同安論學者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此君子所以孜孜
愛日今或未及日中而散教不素明也不欲舉有



司之法姑以文告知古人之所以爲學則將有欲
罷不能者

諭諸生學者相與嬉其間其傑然者乃知以干祿蹈
利爲事至於語聖賢之餘旨究學問之本原則罔
乎莫知然理義所以養心者而在諸君顧不察耳
諭職事學校之政不患法制之不立而患理義不足
以養其心

補試榜諭君子學以誠其身近世假手程文以欺有
司今勸父兄之愛子弟者爲求師友習孝弟馴謹
之行以誠其身何必因人成事幸一朝之得而貽
終已之羞哉

策試榜諭 朝廷之事非草茅所宜言而師生相與
之誠意亦不當數見於文字之間

策問

大抵皆以修學事略啓其端而叩之

謂賢良方正科特以疑文隱義困於所不知如此則
賢且良矣至以博學宏詞自命而試於禮部者則
又可笑愚按博學宏詞之科設而賢良方正之科
廢則士不于其行而于其文已可笑近世狹天下
爲無人去宏博之稱以小詞科名之士亦就焉又



可笑近年小詞科例抑而不取士猶就之愈可笑
嗚呼試科舉者猶曰草茅借此仕進也試詞學者
皆已仕進之人也不讀書明理以修己治民而猶
窮日夜綴緝以自取薄賤豈惟可笑亦可悲哉

謂州縣雖有學獨城闕之子得以家居廩食出入以孀
白鹿書堂策問。問孔子孟後荀卿楊王韓本朝歐王
蘇胡程氏之學

記解經

凡解釋文字不可令注脚成文

讀書之要循序而漸進孰讀而精思

論語課會說古者潛心六藝考諸日用疑焉則問後
世之所講有不待問而弟子之聽於師又非所疑
具一時之文耳

講禮記序說禮者履也謂昔之誦而說者至是可踐
而履也禮以極卑為事愈卑愈約

王山講義程珙問孔子言仁孟子兼言仁義又問三
代以前只說中與極先生與之數析甚詳愚按此
疑而問問而答者也橫經講授近世無過於先生
者矣以此為訓柰何猶有攜經就講所在媒衣食
或延人設講求蓋俗吏之名者豈所謂猶勝別留



心者耶雖然不若務其實者

滄州精舍論學者老蘇學爲文兀坐終日讀書者七八年今人要學道未能用旬月熟讀一卷書不曾舉得一兩行經傳成文不曾記得一兩處首尾相照不如歸家杜門依老蘇法將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及詩書禮記程張諸書讀之有箇入處方好求師所謂就有道而正

又論學者唯志不立直是無着力處

增損呂氏鄉約。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卹

禪正書唐陳昌晦所撰先生在同安時訪先賢事傳而得之

序

家藏石刻序歐陽集錄一千卷時玩之泉南又得東武趙氏金石錄數倍之乃集家藏數十種追配之上蔡語錄序以最後得胡文定家寫本上下篇爲正而去吳中板本增多之百餘章又得其遺語三十餘章別爲一篇凡定著三篇

論語纂訓序先生外兄丘子野所纂凡十四家

論語要義序魏何晏集漢魏諸儒之說爲注本朝邢



易修皇甫侃之疏爲正義王女石父子嘗盡廢之
二程獨得孟子以來不傳之學於遺經先生始徧
求古今諸說而編之刪爲要義

論語訓蒙口義序刪錄要義以成之本之注疏以通
其訓詁象之釋文以正其音讀然後會之諸先生
之說以發其精微又以平生聞於師友得於心思
者附見

戊午讜議序太上中興恢復之勢已八九成秦檜歸
自虜庭力主和議當時人倫尚明人心尚正天下
交口以爲不可而檜以梓宮長樂藉口和議遂不
可破自是以來士大夫狃於積衰之俗以忘讎忍
辱爲當然癸未之議曰不可和者尚書張公闡左
史胡公銓而已秦檜之罪使人倫不明人心不正
而未流之弊至於如此之極因讀魏元履所次戊
午讜議而發明其意如此

送張仲隆序聖賢言治必以仁義爲先而不以功利
爲急不知出此而苟一切之計是申商吳李之徒
所以亡人之國而自滅其身者國雖富其民必貧
兵雖強其國必病利雖近其爲害也必遠顧弗察
而已



程氏遺書序二程門人各自爲書散出並行傳者頗以已意竄易先生有家藏數篇皆著當時紀錄主名未更後人之手後益以類訪求得凡二十五篇遺書附錄序明道行狀之屬凡八篇伊川祭文奏狀各一篇又伊川行事本末取實錄文集凡他書可證者次爲年譜

語子羅集義序蒐輯條流二程之說又取張橫渠范氏二呂氏謝氏游氏侯氏尹氏凡九家之說附之名曰精義後改名集義云

通監綱目序溫公編通監既成列爲目錄三十卷上之晚病本書太詳目錄太簡更著舉要曆八十卷未成也胡文定復修舉要補遺先生因兩公四書別爲義例表歲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而分注以備言名綱目云

言行錄序先生病文集及記事書所載名臣言行散出無統又汨於虛浮詭誕之說掇聚爲此錄

中和舊說序先生自叙幼從李延平未喜怒哀樂未發之旨未達聞張欽夫得衡山胡氏學往問之亦未省退而沉思謂人自嬰兒至老死莫非已發特其未發者爲未嘗發爾後忽自疑復取程氏書虛



心平氣而徐讀之未及數行凍解冰釋然後知情性之本然聖賢之微旨其乎正明白乃如此

尹和靜言行錄序程夫子有言涵養必以敬進學則在致知若尹公其學於夫子而有得於敬之云乎先生微意蓋有未滿於其致知者

程氏外書序十二篇名外書者以取之之雜視前書尤當精擇

中庸集解序唐李翱始爲之說然所謂滅情以復性者又雜乎佛老至濂溪始得其要以著于篇二程於此既皆無書門人惟呂氏游氏楊氏侯氏有成

書若橫渠若謝氏尹氏亦或記其語別自爲編會稽石熟子重始集而次之

詩集傳序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

再定太極通書序太極圖說一篇通書四十一章世傳舊本遺文九篇遺事十五條事狀一篇皆先生所集次周子之學莫備於太極一圖而諸本皆附於通書之後長沙本胡氏所定通書章次頗有移易又刊去章自惟建安本特據潘誌置圖篇端而書之次序名章亦復其舊後得臨汀楊方本盡正



其舛陋云

呂氏詩記序唐初諸儒疏義不出毛鄭之區域本朝劉侍讀歐陽公王丞相蘇黃門河南程氏橫渠張氏始用已意發明及其久而說者愈多學者無所適從呂氏家塾始兼總眾說而會通之

李丞相奏議序謂天之愛人甚矣迫於氣數而或至於亂也亦預出弭亂之人以擬其後若故丞相隴西公所謂能弭亂之人非耶政宣之際都城大水猝至公獨知其必有戎狄兵戎之禍上疏極言不幸謫去不七年虜薄都城公以眇然放逐之蹤出

負天下山嶽萬鈞之重遂却強虜則以讒遠謫建炎再造首登廟堂慨然以修政攘夷為己任又遭讒以去其在紹興因事獻言深以議和退避為非策反覆之終其身使公之言用於宣和之初則都城必無圍迫之憂用於靖康則宗國必無顛覆之禍用於建炎則中原必不至於淪陷用於紹興則復祖宗之宇而報不共戴天之讎久矣顧乃使之數困於庸夫孺子之口不得卒就其志嗚呼痛哉然今天子方總羣策以圖恢復是書也得備清間之燕而幸有以當上心者則有志之士將不恨其



不用於前日而知天之所以生公者其非偶然矣
愚按先生此序感慨世變令人於邑蓋不特為李
公發也後學所當成誦

通鑑舉要序清源郡舊刻舉要曆八十卷謝公克
家記其篇首甚悉朝命以其板付學省航海而沒
焉溫公之曾孫僅來領郡再出家藏本刻焉先生
謂溫公愛君忠國稽古陳謨之意再三而不能已
者尤於此書見之視其書之顯晦而考其所以閔
於時運者則公所為再三不能自己之心可為太
息而流涕

南軒文集序孟子沒而義利之說不明董仲舒諸葛
武侯二程先生婁發明之而世莫信國家南渡張
魏公唱明大義以斷國論胡文定公誦說遺經以
開聖學敬夫魏公嗣子而講學於胡公季子五峯
先生之門故其見於議論措諸事業無一毫功利
之雜既沒其弟定叟哀其故業先生謂其平生之
言不止此也其心亦未嘗一日以是而自足也乃
益為訪求斷以敬夫晚歲之意定其書為四十四
卷復取經筵口義一章附于表奏之後使敬夫所
以堯舜吾君而不愧其父師之傳者讀者有以識



其端

向薌林文集序大略云張子房爲韓報仇雖不遂然
卒藉漢滅秦然後棄人間事使千載下聞風歎息
可謂壯哉陶元亮自以晉世宰朝子孫耻復屈身
後代雖事業不槩見而高情逸想播之聲詩者後
世皆自以爲莫及也蓋古之君子大者既立而後
節槩之高語言之妙乃有可得而言不然則紀逡
唐林之節非不苦王維儲光義之詩非不清一失
身於新莽祿山則所辛勤而懂得傳世者適足爲
險笑資余以是觀古驗今而於薌林居士向公有

感也公自文簡公左右 真宗欽聖憲肅母儀天
下慶流宗支不可勝數然逮公之任則國家之變
極矣絕僭叛守孤城危於九死而不奪及紹興爭
和議至病死不忘豈不凜乎子房元亮之心哉然
二子皆爲之於不可爲之後不及有益人之國公
乃竭股肱之力宗社再安勞烈所就視二子又有
光焉是以中年乞身一觴一詠豈徒以發興吐辭
之工蓋必有其本矣

謝監獄文集序謝綽中建之政和人晦翁先君子尉
政和行田間聞讀書聲入而視之儀禮也以時方



專治王氏學而獨能爾異之即與俱歸勉其所未
至遂中紹興三年進士第主邵武之泰寧簿自以
不能俯仰歸領祠官以卒其子東卿以遺文過武
夷精舍先生相與太息流涕而序之

金華潘公文集序中書舍人潘公宣和初為博士獨
斥大臣蒙蔽為館職不遊蔡京父子間使淮南不
肯與中官同燕席靖康召對論時宰何舉唐恪不
可用建炎初召為右司諫首論亂臣逆黨紹興入
為都司又忤時相以歸秦檜擅朝公遂廢不復起
前後出入三朝在官不過八百六十餘日所居僅

庇風雨郭外無尺寸之地先生許以孔子所未見
之剛因其兄子時之請而為之序

大學章句序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而司徒典樂之
官已設三代之隆其法浸備孔子取其法誦而傳
之孟子沒其傳浪焉程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
之傳顧其為書猶頗放失是以采而輯之

中庸章句序中庸者堯舜禹所以相傳也天下之理
豈有加此吾夫子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
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子思惟本堯舜以來
相傳之意質以平日父師之言作為此書而程夫



子所以爲說者不傳故爲定著章句復取石氏書
刪爲此書

雲龕李公文集序參政文敏李公扈蹕臨安適遭已
酉三月五日之變挺身赴難神采毅然逆折兇渠
論以大義退而陰贊學府爲離貳逆黨尊復明辟
之計是其所以立豈獨以其文而已哉

豐清敏遺事序法家拂士低回遷就詭辭以幸濟者
公獨正色誦言以至流放以沒愚按公四明人東
都事略亦云此序以爲縉雲蓋其先自括徙鄞耳
武夷圖序武夷君著自漢世祭以乾魚不知果何神

今崇安縣南餘二十里武夷山相傳即神所宅清
溪九曲人迹不到處往往有枯查插石皮舟舡棺
樞樞中遺骸外列陶器尚皆未壞頗疑前世道阻
未通川壅未決時夷落所居而漢祀者即其君長
今山之羣峯最高且正者猶以大王爲號半頂有
小丘焉豈即君之居耶羽人高文舉更定圖本爲
題其首

韓文考異序歐陽公言韓文印本初未必誤多爲校
讎者妄改如羅池碑改步爲涉田氏廟改天明爲
王明之類耳公自言兒童時得蜀本於隨州李氏



歲月當在天禧中其書已故弊則摹印與祥符杭
本未知孰先孰後而嘉祐蜀本又其子孫明矣然
猶三十年間聞善本必求而改正之固未嘗必以
舊本爲是至祕閣本則亦民間所獻是正之者豈
盡劉向楊雄之徒哉近世本多不同惟南安軍方
氏校定本號精善別有舉正十卷論所以去取之
意又他本所無然其去取以祥符杭本嘉祐蜀本
及李謝所據祕閣本爲定而尤尊祕閣本雖有繆
誤往往曲從今更悉考諸本之異同苟其是雖民
間近出小本不敢違有所未安雖官本古本石本

不敢信各詳著其所以然爲考異十卷

黃子厚詩序子厚名銖少先生一歲同事屏山劉病
翁所工詩文琴書以窮死其徒三山許閱哀其所
作先生極言其變化開闔恍惚微妙其形容委折
變態處三嘆有遺音矣且玩味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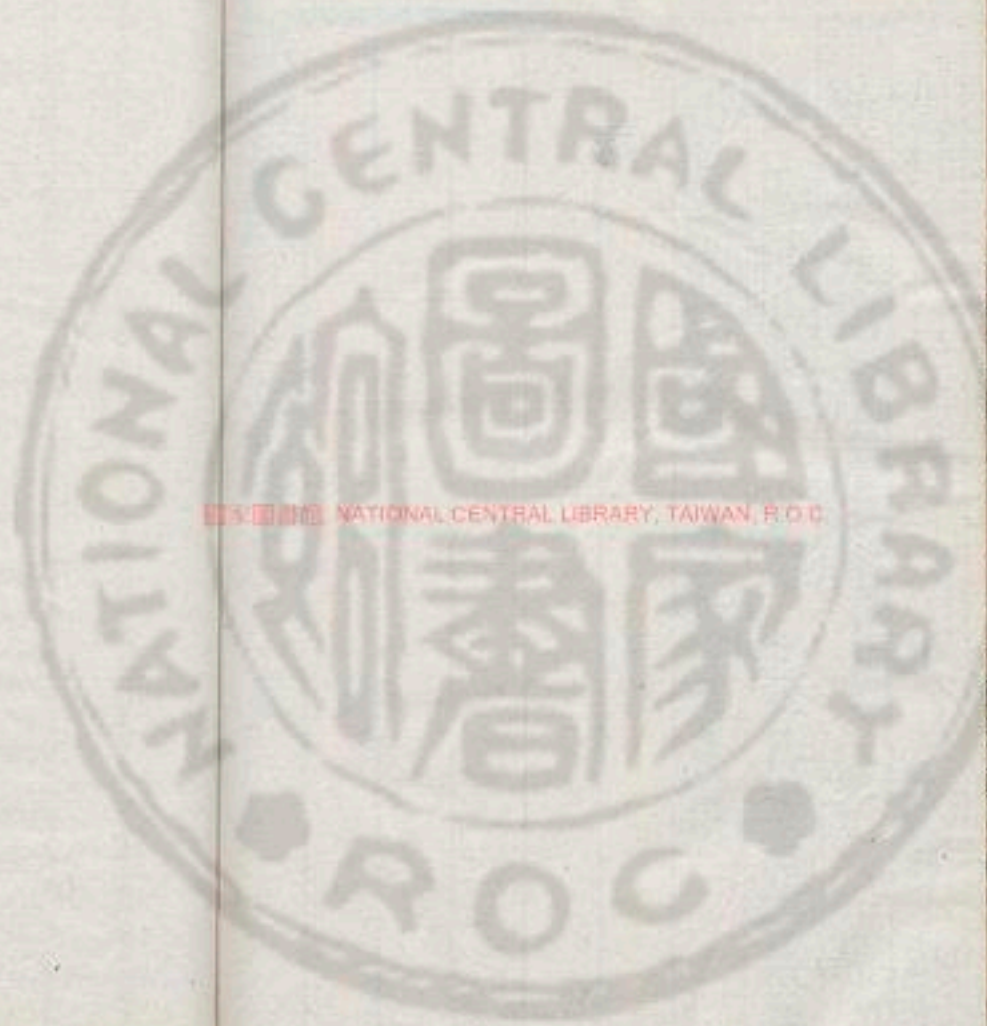
楚詞序自屈原賦離騷而南國宗之通號楚辭而離
騷深遠矣然自原至漢未久說者已失其趣如太
史公未能免而劉安班固賈逵之言世復不傳隋
唐間訓解者尚五六家又有僧道審者能爲楚聲
之讀亦漫不復存獨東京王逸章句與近世共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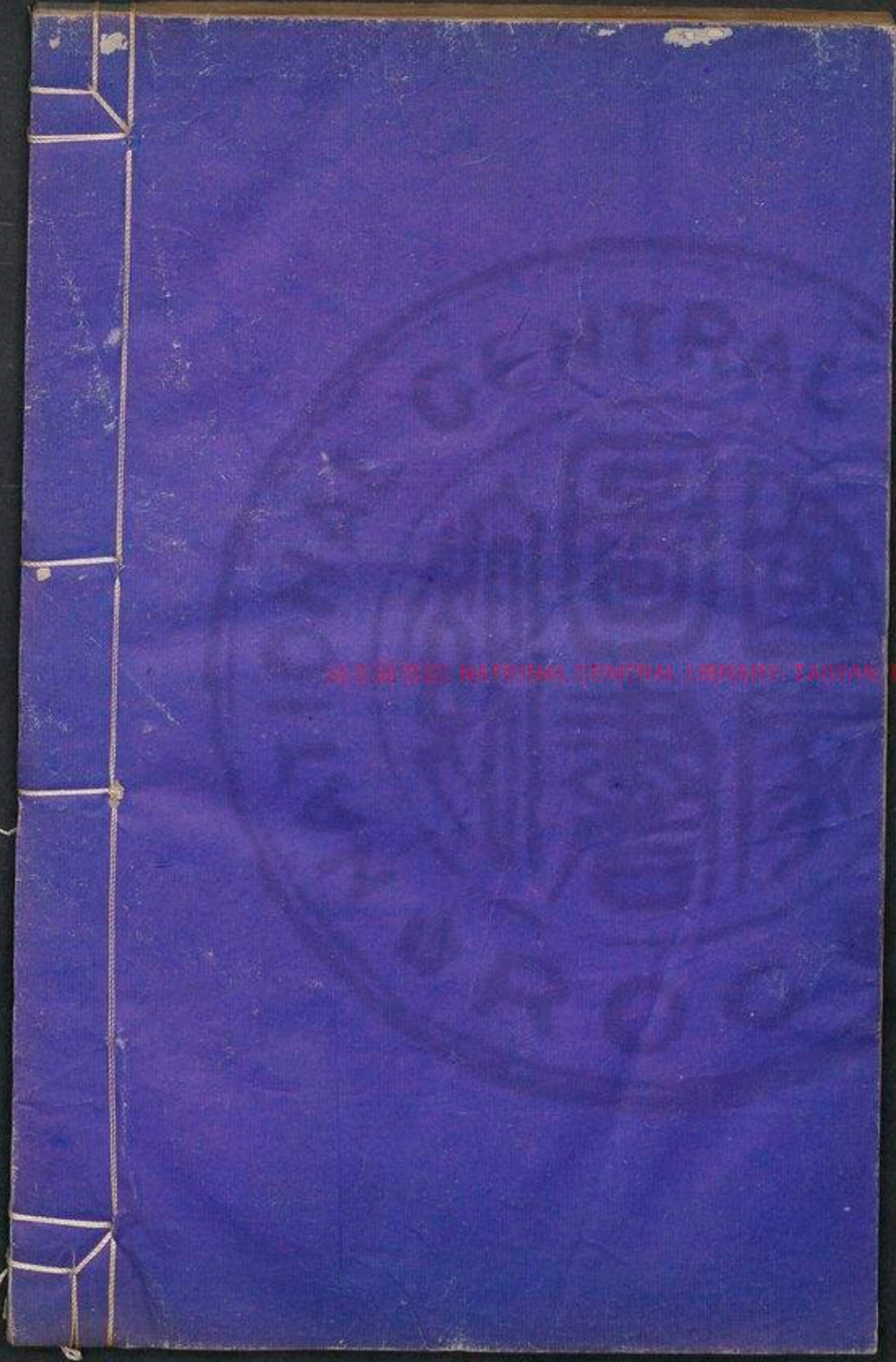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三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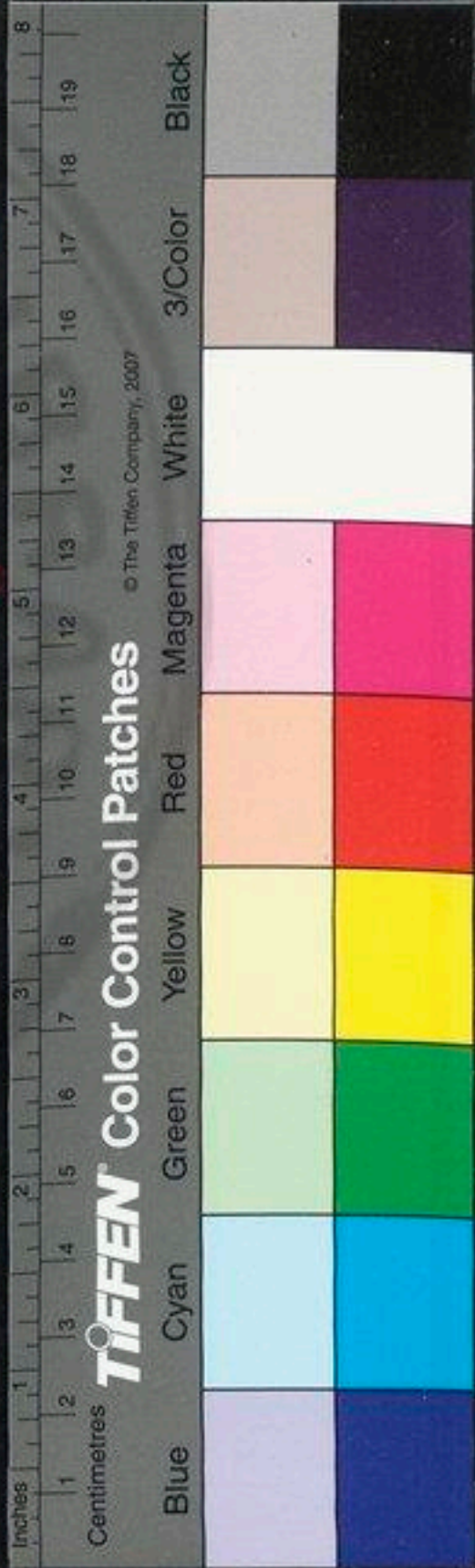
祖補注並行而王書之所取舍洪氏皆不能有所
是正於是稍加彙括定為集注八卷又因晁氏續
變二書補著五十八篇所取必其婁涼怨慕者為
得其餘韻而以無心而真會者為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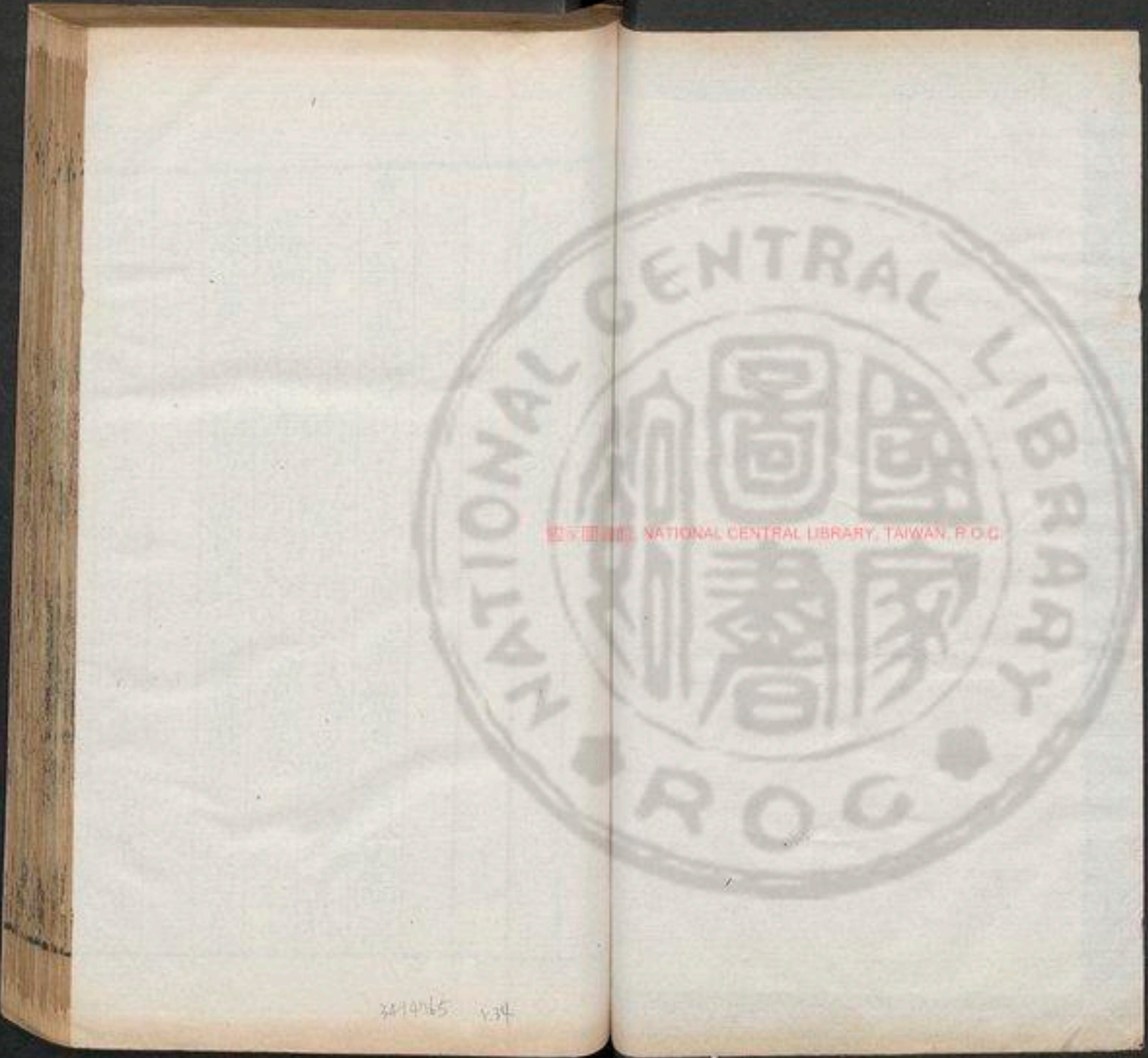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59061x 534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三十六

讀本朝諸儒理學書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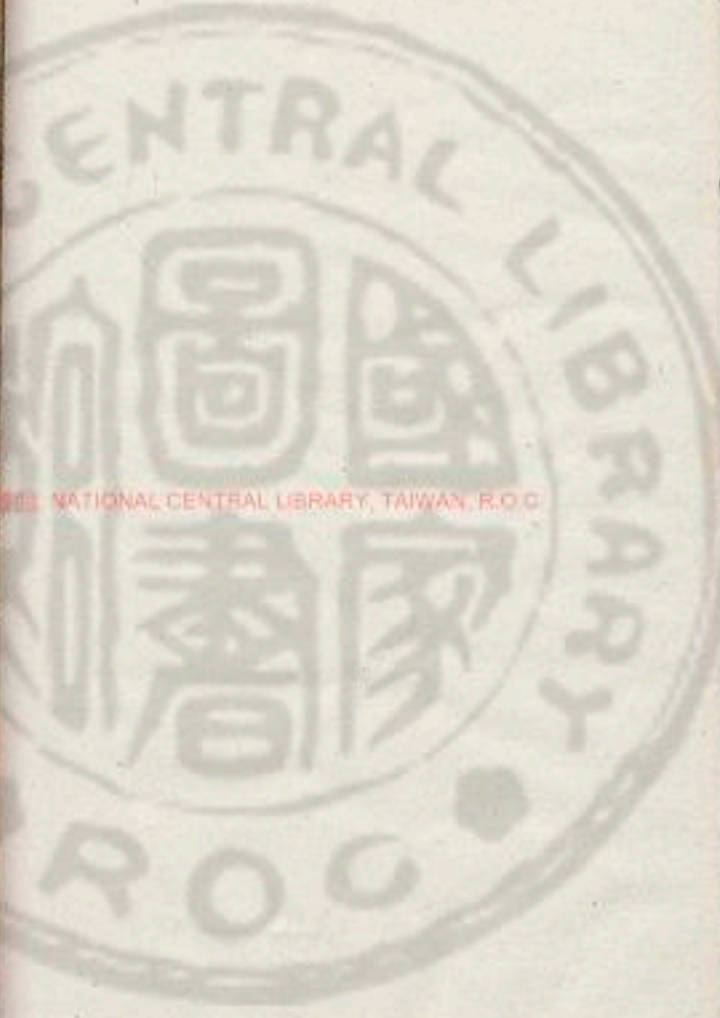
晦庵先生文集三

記

高士軒記取漢世高士不肯為主簿者名同安簿廳
之軒云士非有意於自高然其所以超然獨立於
萬物之表者亦非有待於外而後高

官書記先生為同安縣學請於都督府方公得書九
百八十五卷

射圃記紹興二十五年同安縣有警先生與監稅曹



沈備西北隅因作射圃

蘇丞相祠記蘇公熙寧中辭王安石引拔其後與李才元宋次道稱三舍人先生謂學者所宜師也為之立祠

漳州教授廳記教授之職難矣以為易者則苟道也牧齋記孔子曰貧而樂又曰古之學者為己豈以飢寒者動其心豈以挾策讀書者謂之學哉

歸樂堂記為朱彥實作也大略云或者怵迫勢利而不能歸或歸矣厭苦淡泊顧慕疇昔不能忘情豈能無懷憐子心者於其後顧前日士宦之所為有不能也然則仕而能歸歸而能樂者亦豈不難哉

游御史祠記游酢字定夫建陽人明道知扶溝縣召公來職學事得其微言於是盡弃其學而學焉

徽廟初為御史未幾為郡江淮間退而閒居以卒揚龜山誌其墓所著書有中庸義易說詩一南義論孟雜解既卒四十一年當癸未歲延平陳公為郡始祠之學

通監室記張仲隆有志與才新一室列通監其中日盡數卷求所以處事之方厲先生為記而先生以



仁之說進之愚觀先生嘗作序送仲隆謂聖賢言
治以仁義為先而不以功利為急得非有見於其
心術之偏而逆折其萌者乎

南嶽游山後記先生與張南軒諸公共游將別破約
賦詩又言詩本言志其流乃幾至於喪志記其說
為戒

轉運司蠲鹽錢記福建鹽息歲入緡錢十萬以其一
予漕司佐州縣用度且市貢金其二為鈔法商人
歲輸京師錢六萬六千有奇其後鈔法中弛因以
州縣項不能供蔡南軒之取項以進者亦且數倍
負鹽錢九十七萬又詔歲入鈔錢三千二萬者罷
之鈔額復祖宗之舊通負捐累歲之積使州縣吏
無所旁緣以漁獵其民遂為記

上蔡語錄後記頃校定上蔡語錄削去板本五十餘
章後胡籍溪於呂祖謙得江表民辨道錄則凡向
所削五十餘章然後知為江公所著云

崇安縣學三公祠記清獻趙公嘗為之宰胡文定其
邑里人知縣溫陸諸葛公乾道四年合而為之祠
克齋記大略云性情之德無所不備而一言足以盡



其妙曰仁求仁蓋亦多術而一言足以舉其要一
克已復禮克之克之而又克之以至於一旦豁然
欲盡而理純則其胸中之所存者豈不粹然天地
生物之心而藹然其若春陽之溫哉此記爲會稽
石子重作最明白當讀

味道堂記爲何錫叔京作也叔京之父少受中庸於
東平馬先生取知味之說故名

劉氏黑莊記劉清之子澄五世祖工部事 太宗沒
無餘貨獨有圖書數千卷夫人陳氏指以語諸子
人而沈沈以新謂其地其後子孫世以文章爲聞
者將於是

盡心堂記范伯崇爲廬陵錄事取王制語謂刑一成
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者以名堂先生記之云
以風曉當世

五夫社倉記乾道戊子先生與劉君如愚勸分以振
其鄉崇安縣之荒俄而盜發浦城乃請于郡太守
徐公嘉得粟六百斛予鄉之人無復從盜王公准
繼之守是年冬民以粟償官命留里中而正其籍
明年先生請歲一斂散俾願貸者出息十二小



則施半息大侵則盡蠲之王公報皆施行如章
公度繼之又請倣古法爲社倉以儲貯云

雲谷記地在建陽縣西北七十里廬山之顛其入徑
在安將院東榜曰南澗循澗北上里餘俛入蒼巖
多竒石懸瀑又北捨澗循山折而東行數百步得
石壁瀑布當中而下視諸懸水爲最長徑當其委
跣揭而度北入雲谷谷口爲閔以限內外西循小
山而上歷石池山楹藥圃井泉東寮折旋南入竹
中草堂三間是爲晦庵東起層嶂右起小山而南
之巔與峭壁相摩礙俯仰其間不知身之高也
上山頂北望俯見武夷諸峯作石臺名懷仙小山
之東南出西下隱隱見山前村落作臺曰揮南
循岡脊其上小平曰雲社其徑之東曰西寮行東
峯至絕頂平處俯而四瞰面各數百里連峯有無
遠近環合彩翠雲濤昏旦萬狀非世人所嘗見也
絕頂北下則爲北澗矣蓋此山脊爲崇安建陽南
北之境環數百里之山未有高焉者耕山釣水養
性讀書彈琴鼓缶以詠先王之風亦足以樂而忘
死矣



名堂室記紫陽山在徽州先君子故家婺源往遊而
樂之既來閩中思之不置以紫陽書堂刻其印章
敬以所刻榜所居之聽事又其尉尤溪日自病辨
急取佩韋之義名聽事東偏則取以揭之於寢晦
堂者燕居之所也蓋取屏山所嘗字而祝之說曰
木晦於根春容擘數人晦於身神明內腴示不敢
忘先生之教堂旁兩夾室左曰敬齋右曰義齋蓋
讀易得其兩言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未知用力
之方及讀中庸見所論戒慎恐懼得持敬之本讀

大學觀心論格物致知與明太極之端而二者之功
一動一靜又格致知與明太極之端而二者之功

建康府明道先生祠記淳熙三年資政建安劉公守
建康以屬邑上元明道先生少日宦游處也均田
塞堤及民之政為多脯龍折竿教民之意亦備而
兵革變故風聲無復傳者奉祠致意而請先生記
之先生謂上元之政於明道先生懼未足稱揚也
然其言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
濟則其中之所存又烏可以小而議之哉

婺源縣學藏書閣記道之在天下固未有飽食安坐
無所猷為而忽然知之兀然得之者也故傳說之



告高宗曰學于古訓乃有獲而孔子之教人亦曰
好古敏以求之

江山縣學記邑有儒先曰徐公誠叟受業程氏之門
人講道于家弟子常以百數

拙齋記趙侯景明守臨川更造所謂秋聲齋者曰非
予之拙則孰宜居之哉先生亦曰非予之拙則亦
孰宜記之哉抑君子之學以其一而固也是以近
於拙極其言則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
功是亦拙而已矣趙侯之學蓋將進此若予之拙
州灑澗樓堂設河圖出而八卦畫洛書呈而九章
叙而孔子於斯文之興喪亦未嘗不推之於天若
濂溪先生其天之所昇而得乎斯道之傳者歟不
繇師傳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領要而周公孔
子孟氏之傳煥然發明於斯世非天之所昇其孰
能與於此

靜江府學記學立於唐觀察使李昌夔其後廢為浮
屠之室者三南軒始斥而一新之

袁州三先生祠記三先生濂溪二程也紹興初胡文
定嘗欲加程氏以爵使列從祀其後建安魏掞之



爲太學官又以其事白宰相且請廢王安石父子
勿祠近歲乃詔罷所謂臨川伯雱者議臣有能條
奏前二議推之以及濂溪則三先生之祠徧天下
愚按嘉定間祠三先生罷安石皆已如先生之願
望矣所謂事久論定正理不可磨滅者非耶

建陽縣學藏書記讀聖賢之言而不通於心不有於
身者猶不免爲書肆况其所讀又非聖賢之書哉

建陽四賢祠記九江蕭之敏敏中宰建陽閩邑之先
賢得三御史而祠之曰陳洙師道曰陳師錫伯脩

蕭之敏敏中宰建陽閩邑之先賢得三御史而祠之曰陳洙師道曰陳師錫伯脩

隆興府濂溪祠記謂先生之言其高極乎無極太極
之妙而其實不離乎日用之間其幽探乎陰陽五
行造化之蹟而其實不離乎仁義禮智剛柔善惡
之際其體用之一源顯微之無間秦漢以下誠未
有臻斯理者而其實則不外乎六經論語中庸大
學七篇之所傳也

江陵府曲江樓記張敬夫守荊州直學門之南鑿明
臨白河爲樓其上大江重湖一目千里而西陵諸
山亦隱見於雲空煙水之外曰此非曲江公所謂



江陵郡城南樓者耶扁曰曲江先生爲發明曠百
世而相感之意

卧龍庵記庵在廬山五乳峯下劉君嘗隱居辟穀先
生守南康屬權嘉彥因其舊縛屋又緣名潭之義
畫諸葛公象堂中既而又爲嘉彥記西原庵嘉彥
嘗以耕戰之策干趙忠簡云

發源縣三先生祠記云既得日見先生之貌象而瞻
仰之曷若遂讀其書求其指以反諸身而行之乎
江西運司養濟院記尤公表及趙公芮捐四方聘幣
以成其德會廢地墜捐得故僧田六頃爲之
韶州濂溪祠記自孟子旣沒歷選諸儒以論興復開
創汧掃平一之功信未有高焉者也

鄂州社稷壇記社者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五土
之祇勾龍氏其配稷則止爲原隰之祇能生五穀
者后稷其配風師箕兩師畢雷神則唐制所與兩
師同壇而祀五者二氣之良能天地之功用流行
於覆載間以育萬物而民生賴焉者

崇安縣學由記三代士各受田而其入學也有時故
自食其食至漢元成間乃謂孔子布衣養徒三千



道原父子以陳忠肅嘗館於是也繪而侑之
鄂州稽古閣記取足於心者佛老空虛之邪見
邵州濂溪祠記相舊以張九成侑潘侯壽始特祀濂溪
信州大成殿記士子習熟見聞知有科舉而不知有
學問

跋

跋胡五峯詩初先生不出仕有浮雲一任閑舒卷萬
古青山只麼青之句五峯譏其有體無用為詩箴
之有山中出雲雨太虛一洗塵埃山更好之句五
立則用存體用未嘗相離也程子修身致用為體
於世此體之立也先生隱居讀書則用已在其中
世之汲汲於利祿者體之不立用於何有五峯有
體無用之說似合斟酌此先生跋語有恨不及卒
請其目之說歟

跋劉元城言行錄謂公受學於司馬公得不妄語之
一言拳拳服膺終身不失故其進而議於朝者無
隱情退而語於家者無愧詞愚按先生發明元城
不妄語極有補世教今世士大夫之議於朝者果
皆由中之語否耶



書暑虛圖後溫公晚著此書及易說皆非全書今其
全者先生謂賈本也金虜入洛傳令軍中無得驚
動司馬太師家

書麻衣心易後先生指其謂雷自天下而發出自天
下而墜昏無理之妄談謂一陽生於子月而應在
卯月乃術家之小數謂破體煉之乃成全體乃爐
火之末技謂人間萬事悉是假合又佛者之幻語
蓋湘陰簿戴師愈所著而託名麻衣

跋李少膺脍說三代正朔雖不改時與月而春秋紀
春無秋則因以周正紀事也石林葉氏又考左傳
所記春是取穀穀來朝三事以為經傳所記有
例差兩月者是經用周正而傳取國史有自用夏
正者失於更改也詩中月數多用夏正書金縢秋
大熟亦是夏時此為不改時月之驗甚明但孟子
所謂七八月乃五六月所謂十一月十二月乃九
月十月為不可曉

跋黃本仲友朋說謂人倫有五而其理則一而友朋
又所藉以維持是理

跋歐公帖歐陽公作字如其為文外若優游中實剛勁
跋白鹿洞講義陸子靜來自金溪先生率僚友諸生



請爲之講而跋之云切中學者隱微深錮之病愚
按象山此時講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分別明
白至今讀之令人悚動宜晦翁之嘆賞也象山之
來游晦翁之請講友誼藹然豈復有前日鵝湖之
氣象哉使象山更加之壽則極高明而道中庸未
必不與晦翁一也

跋鄭景元簡六經於死生之際無述焉蓋以是爲常
事也獨論語檀弓記曾子寢疾事爲詳其言不過
保身謹禮與語學以持守之方於是見聖賢之學
所貴重乃在此非若浮屠氏之不察於理而徒以
亡生立朕爲奇也

書曾子後世傳曾子書獨取大戴禮十篇充之劉清
之子澄集其言行雜見語孟他書者爲曾子七篇
題法書今人不及古人豈獨此一事推是以往庶乎
其能自強矣

跋朱喻二公法帖書學莫盛於唐然人各以所長自
見而漢魏之楷法遂廢本朝名勝亦不過以唐人
爲法至於黃米而款傾側媚狂恣怒張之勢極矣
近歲朱鴻臚喻士部者出乃能超然遠覽追迹元
常於千載之上



跋蘇邕州墓銘嗚呼世固未嘗無材也惟其生於窮
荒下邑既無以自振而又知自貴重不肯希世取
寵遂以陸沉下僚

跋周元翁帖法揚者明州僧讀書至老不輟持論甚
正常云農家有百錢斗粟之贏必謹藏之與僧乃
已民安得不貧故其住山不營土木不遣其徒出
勾疏曰吾不忍助民蠶也

跋黃山谷詩杜子美詩序有言虎據突夔人藩籬者
夔人正謂夔州人耳而山谷詩乃有虎夔藩之句
今七頌反用藩籬不知山谷何所據也

書楚辭協韻後大招昭遠同韻王岐公亦用遠與昭
同韻

跋朱奉使狀金虜酋會稽李鄴以城降衛士唐其怒
甚懷碑石狙擊不中被執至死罵不絕口越人義
而祠之

跋徐來叔歸師堂詩孟子之言正為不知反求諸身
者設非上智生知豈能不藉師友而獨得之哉

跋呂舍人清溪類藁饒節者一日毀削膚髮於絕天
倫諸公環視無一能救或乃從史嗟嘆必為不可及



跋余岩起集謂前輩當官立事以強毅果斷為得近
年風俗一變專以醞藉襲藏圓熟軟美為尚

跋曾仲恭文謂前輩文字議論雄偉故宣和之後建
紹繼起危亂雖極而士氣不衰近歲例以容冶調
笑為工無復丈夫之氣識者蓋深憂之愚按先生
當乾淳盛際所感歎已如此讀而深悲之併記以
自厲

跋辨志錄伯恭作此書章頁李和卿所次略不同

跋尚侯行實天下事有其實足矣又使他人飾虛詞
授舜以天下之重不可謂之父

跋郭長陽醫書寸關尺之法郭公備載難經語而取
丁德用密排三指之法以釋之竊意指有肥瘠臂
有長短或未得為定論經之所以分寸尺者皆自
關而前卻以距乎魚際尺澤今諸書皆無的論惟
千金以為寸口處其骨自高關尺皆由是卻取若
與經文不合俗傳脈訣韻語直指高骨為關而分
其前後為尺寸陰陽之位似得難經本指然世之
高醫以其質也弃而羞言之



跋道士陳景元詩元祐間五仲至嘗薦景元使校中
祕道書范醇夫極論其不可且引王韶章厚開邊
時引僧自隨有經略察訪大師之誦今日豈可使
館閣有編校大師耶

跋向伯元遺戒自佛教入中國治喪者一用其法在
唐惟姚文獻在本朝則司馬公程張諸君子近世
張忠獻始斥不用向伯元少受學於胡文定及啓
手足親書戒子孫勿爲世俗所謂道場者

書河圖洛書後明堂篇有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
語而鄭注云去龜文也則漢人固以九數者爲洛

跋吳道子畫所謂天龍八部者亦不免爲焦頭爛額
之客

跋韓魏公帖王荆公書皆如大忙中寫韓公未嘗一
筆作行草勢書札於德性相關如此

跋沙隨帖雜騷九章之敘與范增撞玉斗之喚聲皆
近哀訓警也亦作上聲故元次山有敘乃曲柳詩
亦用此二字音竊復近世乃有倒讀之者又或寫
敘爲歛誤益甚矣

書釣臺范公記文後人不容復措手中間江子我一



記獨書歲月最得體近乃有作記力辨嚴公非素
隱者康節和明道詩云安知不是打乖人此言有
味也

跋集注杜詩注非蘇公作乃閩中鄭昂尚明偽為之
不養出母議嫁母非出也不可無服養之則築室于
外

銘贊

講座銘四齋銘鼓銘皆先生弱冠主同安講時之為
也後學可以自勵矣

之資而告之敬齋箴則先生自警者作聖工夫於
斯為至

易五贊曰原象曰迷旨曰明箴曰稽類曰警學皆明
古易之所以然復卦贊則君子體易之要道也

六先生贊於濂溪贊其啓道之秘於明道贊其會道
之全於伊川贊其守道之正於橫渠贊其求道之
勇於康節贊其窮陰陽造化之妙而微不滿於其
忘物於涑水贊其極堅實博大之功而微不滿於
其致知然則於斯六者學者宜何先曰以橫渠之



勇審伊川之正其餘可以次第通

南軒贊許其王佐事業東萊贊稱其溫恭君子

聚星亭贊先生晚年道不行姑取陳太丘寔訪荀朗
陵淑浮沉閭里粹然盛德之事圖之贊之以自適
然寔之孫曰陳羣淑之孫曰荀或時皆隨侍擁賓
膝前後皆背漢從操先生所以寓戶門之戒世道
之憂亦微矣

表啓祝文

謝表通啓皆和平直叙世之掇拾古語牽對爲工者

祭南軒云兄宜以是行之當時我蓋以是傳之來裔
其彼此相期如此

祭陸子壽略云念昔鵝湖實初識面度兄不可遽以
辨屈知兄必將返而深觀逮予辭官兄乃枉教相
與極論道合志同

碑銘行狀

劉子羽忠顯公劉韜之長子佐忠顯公中越破方臘
守真定却虜與張魏公密謀誅叛將范瓊魏公使
川陝以爲上賓富平之戰爭之不得果敗魏公退



保興州子羽單騎出秦州用吳玠守和尚原卒全蜀境以蔽上流其後魏公入相大議北討使公察虛實公還言虜未可圖已而淮西軍果亂及論和戎非久計秦檜罷之歸遂薨

龍學長明可少客臨安一日聞士女傾都南下皆行哭失聲云宗留守死矣公爲嗚咽爲詩哭之語甚悲壯即日傳播郵亭傳舍處處題寫名以此顯

觀文劉珙子羽之子也爲禮官時秦檜以符讖議進謚其父不時往其爲中書時繼遠左降御史杜莘

平盜賊
和糴及廣西折益米錢又蠲諸路積逋金穀巨億計知建康奏閏夏稅六千萬蠲秋米十六萬六千餘斛臨薨戒不得用浮屠治喪

張南軒神道碑首言聖學不傳言理者歸佛老論事者驚管商近得吾敬夫而天下士乃知理未始不該於事而事未始不根於理次言公明復讎大義次言公歷仕爲嚴州奏蠲丁益錢銷爲吏部奏罷發運均輸爲廣西經略奏以益息什三予諸郡出漕司緡錢四十萬以半爲諸倉買墾之本半爲諸



州運鹽運曹邕管斗入羣蠻中則為之簡補兵備
究買馬橫山之弊奏革之為江陵府捕姦民之舍
盜者斬之簡閱兵籍以請得祠終年四十八

直祕閣范如圭神道碑如圭字伯達為武安推官白
其帥將斬人之誤曰柰何重易一字而輕數人之
命為祕書正字却虜使之館泊且手書抵檜曰公
不喪心不病狂柰何一旦為此若不攻圖必且遺
臭萬世通判荆南府不為戶部催積逋白後帥奏
蠲之知泉州蠲屬縣負課十三四

黃山雜錄張邦昌為命多數而去當時不約而誌

旌忠愍節廟碑靖康時故簽書張忠文公叔夜以南
道之師千里赴難事不就絕食死其後虜窺關陝
知同州鄭威愍公驥嬰孤城以死守二公衣冠皆
葬信州之境紹興二年守臣永嘉王自中為奏立
廟請額云

煥章王公神道碑公名師愈婺州人父喪貧不得窆
族欲火葬公號泣不食者屢日分教臨江郡守延
僧果說法獨不往聽繼南軒守嚴州乞免丁絹錢
而止輸本色除金部使督諸郡積逋纒錢七百萬



公曰此錢徒有名耳督之未必有得而文移一下
所擾者不知幾人持其事不下遂出知饒州郡歲
輸米十二萬石於建康後爲總所移他處道里之
費無所取公力請無得改撥爲福建漕蠲汀州宿
逋而下其贖置且損合解緡錢五萬留州以寬之
義靈廟碑方臘之亂台守趙資道其承李景淵謀遁
去戶曹滕公應譽義死守卒全其城後又保南都
守陳蔡云

劉屏山墓表忠顯公劉幹之子名子彙字彥冲嘗通
判與死軍銀鑿碑心不盡辨火燬碑猶存以不遂
復者吾三字符

劉龜年放之後宰武陵部使者以治行聞于朝秩滿
止詣銓注官而歸不一見丞相臨終召諸子告之
曰觀星曆書吾殆止此汝曹勉旃毋爲門力羞
令人羅氏常所服禮衣橫帔如民間法

安人王氏其夫范淮闕具獄從旁曰母憚淹畧之勞
使彼負沒世之冤也

白水劉致中名勉之幼入太學時蔡京方禁挾元祐
書致中陰來竊讀棄錄牒見元城龜山請業南渡



後特詔詣闕秦檜不使見上止令試策後省遂謝
病歸是為梅翁婦翁且少師事之云

魏元履名揆之嘗客衢守章傑家會趙忠簡公薨海上歸葬常山傑怨趙公又希秦檜意遠繫其家元履以書唯傑徑歸後以遺逸詔守太學錄異時學官不與諸生接元履日進而教誨之請廢安石父子勿祀而祀二程數以政事實責宰相罷歸特奏李君云臨事無陰據利便之心

端明黃中字通老其先有名膺者自光州固始入居
不言而公言之大怒三年而完亮入嘗對財賦半入內帑請悉以歸左藏有詔更以內藏激賞為左藏南庫六和塔成宰相命達官書四十二章經獨公不預

翁蒙之為常山尉郡守使搜趙忠簡家往來書疏蒙之密令焚之而後搜其後張晉彥以子孝祥魁天下忤秦檜逮繫獨罄家貲得白金百兩遺之

孝祥本檜之客以罵道學而得贈

郭份從事湖南運司有羨緡錢十萬欲獻之朝公曰



此非可繼也督運常德阻山溪輕裝淺舟水陸俱進

慈溪王庭秀女嫁任賢臣賢臣攝武昌有俸饋如真太守告其夫曰異時貧甚宜不聊生亦且至今日矣今幸粗足何以是自污哉其孫為任希夷

石子重為同安丞縣以旱請蠲租太守怒檄君杖主吏君移書太守曰杖吏細事耳所繫則大民今皇皇無以為命縱不能救忍復箝其口乎知武進郡守欲為寓第屬役於縣君不可曰吾為天子牧民之疾

江介為進賢令曰民飢而令食之猶子飢而母乳之也敢幸賞乎會詔蠲半租白部使者程大昌曰但減其半則整畝就盈全戶輸一升者名減五合猶輸一升者自全戶三升以下悉蠲之則貧民被實惠矣有旨新浚道既置君言廣西馬歲不過三十綱網不過五十疋新圖乃度為容二百四十疋者亦何為不察兵吏之盜其廩而必病民以豐其屋



劉平甫名珪病翁先生之子補官餘三十年亦未嘗

一日仕州縣世濟隱德云

黃清清臣為廣東運判罷官估除市籍蠲口賦十五萬蟹之役州縣者悉免之改使湖南凡非法取民如茶租如甲札如戶帖如乳香如茶引一禁絕之黃瑀宰永春縣士子上謁者接之於學一毫之私不敢及平生非其義雖寒且饑不可得而衣食闕俗多火葬哀矜不肯在臺與杜莘老相好其子名幹是為勉齋先生

左司張維南劔人每謂符離之役失於輕舉而人心

終不以為非四郡之棄急於休息而人心終不以為是其治靜江平易近民治軍甚嚴禱祠不於佛老將漕江東為營屋二萬三千間先為一間於治舍用是計徒庸為左司曰都司助調鼎實幾微所關若視貼擬即涉筆書不問可否安用我輩耶宋若淵初有欲移公漕臺者公曰欺君誣祖吾不忍也嘗監永康軍味江稅或勸獻其贏曰獨不為後人計耶知神泉縣幅紙書負租民無敢後邑產黃



雀歲供諸司以百萬計公請罷之嘗因輪對請損
宗戚歲時賜予貴臣給使宣借百司吏祿之費
金華潘時自其叔父中書公良貴起家而命之官嘗
知興化女官道士求勅額挾笈樞張說屬公上其
事公不可興築洋城陳霸二斗門及木蘭陂以溉
田歲飢募客舟子錢博糴而寬其期使私得一再
往返入對乞蠲州縣民間舊逋而內出禁錢以補
上供之缺常使戶部支計有餘則州縣寬而民力
紓矣廣南太奚山斗入海中以魚鹽爲命時置郡

公常謂推茶鹽非古法不忍盡以律令從事

李際學名椿父升進士起家官至朝奉虜難以救父
被傷卒公奉母南走年十五五十二方改秩以初
任衡山尉繼爲衡州判官遂家於衡嘗見胡文定
公退與其諸子言曰椿願天下人無不唯是之求
張魏公知之遂辟以爲屬委以經畫淮甸張公嘆
實材之難得公曰豈可厚誣惟不惡逆耳而甘遜
志則庶其肯來矣張公再相公勸之去不忍決果
罷公知鄂州墾荒田移廣西提刑罷所復昭州金



坑移湖南運判賑糶損配數行部罷諸常從者所
至州取吏卒使令除檢詳沮簽書張說所主買馬
全邑就宜及招軍殿最之說遷左司言三衛兵有
用當益諸州兵無用當銷銷之之術死亡勿補它
時一以御前兵分屯出為湖南運副減桂陽月椿
錢歲萬二千緡而損民稅折銀之直免戶部配當
乳香衡嶽廟火公言天實厭其非制請毋復屋而
築壇以望不報除農卿言朝廷戶部自分彼此告
借索還有同市道願革而正之兼臨安府奏巨瑞
收前詔為吏部侍郎與吏約所予奪悉疏著令既
行而未允重坐吏嘗奏保淮則楚州盱眙昭信濠
梁渦口花營正陽光州皆不可不守保江則高郵
六合瓦梁濡須巢湖北峽亦要地知太平州言和
州惟利商筭輒穿支港以內舟首尾皆屬之江此
自隴天險上亟命塞港六十九致仕再帥湖南賑
荒撫軍力請應配者輒坐加役流髡鉗三年免毋
黥涅使得自新免竄遠免遞送廣至恩召和氣議
者笑其迂不行歸老衡之橫塘居官儉而法官燭



不入中門家人不用公家供帳方曾觀位使相竟
不往謁有言太尉不柰李其何者曰誠無柰其不
顧官職何生正夫正夫生大謙近尹京名第者乃其曾孫
婺源滕洙子璘初預薦以所得勸駕禮贖士族女之
落倡家者

范如圭伯達胡文定錫在館論事與時相不合請奉
祠十年

張魏公行狀公諱浚字德遠唐相九齡弟節使九皐
十四世孫祖紘慶曆中舉茂材異等陳禦戎策欲
以陝西河北河東劉吳等將以成元祐是賢良也
正其後數懷因之罷其科更置宏詞公當一聖

北狩馳赴壽聖於南京在維揚言虜且至汪黃
不之信既渡江留吳門禦賊唱義兵誅苗傅劉正
彥無定淮盜將慶兵數萬請撫關陝與劉子羽誅
范瓊而行富平既敗用二兵保蜀朝廷遣王似貳
公公奏似不可用辛丙劾罷公會虜入寇復起公
視師虜聞公用宵遁遂拜平章事撫沿江兵平湖
寇薦韓岳可倚大事劉豫入寇公排眾議却之
徽廟凶問至奏發喪興師鄴瓊叛去公乞去而秦
檜主和賅公求州公自求力奏和不可恃起知福



州虜敗盟公部將劉錡成順昌之捷檜召錡還賤
公連州居四年移永州檜誣公與李光胡寅等謀
大逆凡賢士五十三人皆預獄上而檜死公因星
變應詔言事檜之黨沈該萬俟卨湯思退等復譴
公於永又四年歸潭虜亮兵至起公知建康用張
子蓋破海州之圍規取山東 孝宗立欲用公而
史浩沮之公力爭上用公都督公命李顯忠出濠
州趨靈壁邵宏淵出泗州趨虹縣戚方將舟師出
淮陽中原震動歸附日至顯忠聞虜大至引兵夜
歸霍陽無一騎過宿者素主和者因而抵盪湯思
然猶用湯思退尹穡詆公愈力公再罷至死而王
業終偏安祖宗百世之讎至今未之能復矣
丞相陳俊卿甫人為御史奏將不知有威士不知有
思効湯思退楊存中罷之乞用張忠獻請減大禮
浮費及冗官妄用隆興初參贊張公都督既歸會
錢端禮起戚里駸駸入相公弗附端禮建國是之
說公力詆其非端禮卒不相公參大政會洪邁述
淵觀言鄭聞當除右史遂質於上出淵觀與同列
劾奏洪邁姦佞斥之乾道四年大拜薦虞允文為



右相允文建請朝陵寢公議不合求去允文遂遣使竟不得要領而曾覲亦召還歷使相躋保傅士大夫莫敢有言者

籍溪先生胡憲字原仲入大學與白水劉致中竊誦伊洛書揖諸生歸隱以特召入言虜必敗盟元臣宿將惟張浚劉錡在疏入即求去

先生父吏部公行狀諱松字高年既脫場屋放意詩文既而用力於河洛之學以胡世將謝克家之薦得召試論中興事會張理去國時議欲撤兩淮

延平李先生諱侗字原中劍浦人聞郡人羅仲素得河洛之學於楊龜山而從之游謝絕世故餘四十年會閩帥王山汪公以書禮來迎卒于府治年七十一二子友直信甫登進士第

羅博文生歲始周晬盤一無所顧獨前取性理書展翫久之

陳良翰請核兵籍以豐財用省堂選以抑奔競論湯思退姦邪誤國張浚精忠老謀及張羅而湯主和議虜大入幾不可支太學諸生數百人請召用公



及胡銓五十朋等而斬思退王之望尹樞洪适謂
之四姦思退等雖敗然邊備遂不復張天下至今
恨之

奉使朱弁先生族祖也靖康應募使虜與後使者洪
皓誓守節凡十六年紹興癸亥約和公乃與皓及
歷陽張邵同歸為檜所抑卒於臨安府白龜池寓
舍屠智果院後張定叟為之遷葬積善堂下而先
生狀之有聘游集

公移

別籍條禁兄弟爭財勸農織悉於稼穡之事救災
先切於流徙之戒納苗減市例減斗斛約東林差
夫抑打酒及社倉之條畫具焉

浙東客次榜刺舉不敢徇情不許投書獻啓

除永嘉秦檜祠移文略云究其設心何止誤國天不
誅檜誰其弱秦尚使有祠無乃未講雖捐田以示
濡沫恐出市恩然設像以廁英賢何以為訓

州縣牒州案已判須經通判職官方得行遣縣官逐
日聚廳公共僉押然後施行愚謂必得其人可也



否則事愈滯而聽吏各求賂矣

漳州榜爭競些少結成仇讎細民如此已足嗟傷間
有士人亦不免此何忍一切以往後惠文爲事而
不深求所以感發其善心者哉請自惟所許或涉
虛僞或無大利害仰早悔悟降心相從。曉諭居
喪持服勸諭女道還俗及勸諭事目戒龍岩縣拒
捕

潭州諭詞許條目必經書鋪必守限日諸廂收領不
許隔宿街市作鬧監納先下奉錢許上戶占據田

書

答黃直卿書誤舉僞學人許令首正。又書舉狀說
不係僞學鄭明州欲薦潘恭叔恭叔對以必於章
中刊去此語然後敢受鄭亦從之楊敬仲大不以
爲然。又書云前此學徒真僞難辨今得鍛鍊一
番夾雜者無所逃矣。陸子靜謂游夏不能盡弃
其學以從夫子惟琴張曾皙牧皮直有得於夫子
。又書陳君舉門人曹器遠來不免極言其學之
非。儀禮疏義家鄉邦國四類已付明州人編入



○不應舉之說終所未曉試固未必得一試亦未
害又書云今歲欲便不應舉何其勇也然親聞責
望此事恐未得自專○二孫鉅鈞又煩教誨做得
依本分舉業秀才足矣

答蔡李通講論徒為虛語臨事只是舊習其實懼焉
○廟議令廟不成廟即且依程夫子說自高祖而
下亦未為僭○極星福州只共四度福州至此已
差四度自此至岳臺只差八度豈非天旋地轉閩
浙却是天地之中耶○諸友相聚一日之間須着

其綱維表錄學讓中亦際有如此處必其後之失

○致曲者非致夫曲乃因曲而加功觀過者非觀
夫過乃因過而觀理○如何見得上下察是隱處
當時使合引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以明至隱之義
不應却引鳶飛魚躍至顯之事為言見得說不行
此無可疑也○八音金石為綱領絲竹匏土包括
於中華木無當於聲律但為樂之節○王朴不知
變律之法自中呂再生黃鍾則因不得不為黃鍾
之半以為清聲矣但今變半等律亦生於極其本
則十三弦者皆黃鍾耳又前書云王朴以一為正



以一爲變未知變律之說故以其半爲清○韓詩
挈提陬維上文角根爲辰卯則此當爲寅位孟陬
東北之維○白鹿若無人主張讀書即有田亦無
益耳○檐子輕重他人不覺惟檐不起者自知之
耳○法器都未見都昌二人好資質念得蘇文
熟了壞了見識又書云法器固不敢望着實讀書
者亦少

與蔡伯靜天經孰若一大圓象鑽穴爲星而虛其常
隱之規以爲窺只乃設短軸於北極之外以綴而
地平使可仰窺而不失渾體○史記曆書大餘之
數第二年即差小餘之數第三年即差

答劉晦伯浙東學者修潔可喜者多楊敬仲孫季和
皆已薦之諸葛誠之兄弟亦時來相聚但我見太
重○小兒不知作文能入律否又書云欲招一人
教諸孫須得兼通經義聲律不得已只能作義亦
得○韓文因方李申尊信閣本及舊本反將諸家
校定者妄改考異一書專爲此發

答劉鞞仲督賦正是索千金於乞丐之夫亦無下手



脚處不恤則得罪於民不辦則得罪於上官
答趙都運今所謂理財豈復有義正是豪奪耳
與田子真謂是者還是非者還非方是自然之平不
別是非而但欲其平此元祐之調亭元符之建中
所以敗也

答尤尚書表龜山靖康論事頗多汪文編時楊家子
弟避禍請刪去李侍郎不見故長編不載和靖論
講和亦不可不載。禹貢論得之開豁甚多歎服
無已恨未見畫圖

容言之妙

與鄭景實云仙遊故相葉公之為縣月計所須令民
以漸輸送故縣帑無餘積而月解無餘欠正當法
此稍寬縣道遇往歲見今端明陳公昉知慶元量
月用以均之縣晏然無事其用此法耶抑暗合耶
答劉德脩參同契絕無善本近校得一通令人刊行
與方耕道謂幕客正要蚤晚從容密罄忠益又云官
吏縱施亦當以漸整頓豈容一旦遽行商君之令乎
答盧提幹力行其所已知而勉求其所未至則循循



有序日有可見之效矣

往坡帖與儲行之云遇事有可尊主澤民者便忘軀
爲之禍福得幾付與造物。陶通明乃陶隱居別
號獨樂園詩作淵明字誤也。吾黨例多困窮只
得存活得過便是十分亨泰矣

與方伯謨偶記楊敬仲答人書云恭惟其官讀聖人
書既飽而嬉甚可笑然亦多著題也

與陳彥忠易自伏羲始畫八卦文王重爲六十四作
繫卦彖辭周公作繫文辭孔子作彖象文言繫辭
說卦此種離卦之

答李伯諫書云欽夫言仁及太極解屢勸其收起印
板語孟解雖無鄉時過高之失而寬縱草率絕難
點檢。通監綱目漢末接三國託其修南北朝屬
張允善分修

與長子受之云只勤謹二字循之而上有無限好事
又云大凡禮數務要恭謹詳緩此係遺從
呂東萊時

跋

跋魏丞相使虜帖 壽皇屈己和戎豈其獲已然非
丞相壽春公之深謀壯節猶幾不足以成之豈與



事造功之果為不易耶

答問

答劉韜仲問柳下惠自信其直道而行不以三黜為辱批云得之

答李孝述問大學既知復慮而後得批定靜安是未有事時曾次洒然慮是正與事接處。又問一物未格便覺此一物之理與吾不相入既格之後便覺彼物之理便為吾心素有之理批云極是

王山人浦城劉尉觀光出先世所得帖淳

言故不復叙植桂之名

餘篇皆南
康詢荒政

六經之文皆道秦漢以後之文鮮復關於道甚者害道韓文公始復古文而猶未必盡純於道我朝諸儒始明古道而又未嘗盡發於文至晦庵先生表章四書開示後學復作易本義作詩傳面授作書傳分授作禮經疏義且謂春秋本魯史舊文於是明聖人正大本心以破後世穿鑿凡例謂周禮周公未必盡行於是教學者非所宜先於身事一句無預提挈綱維疏別緩急無



一不使復還古初六經之道賴之而昭昭乎如揭中天之日月其爲文也孰大於是宜不必復以文集爲矣然其天才卓絕學力宏肆落筆成章殆於天造其剖析性理之精微則日精月明其窮詰邪說之隱道則神搜靈擊其感慨忠義發明離騷則苦雨淒風之變態其泛應人事遊戲翰墨則行雲流水之自然究而言之皆此道之流行猶化工之妙造也程夫子有言觀萬物而後盡化工之妙愚故一一伏讀之而抄記如

於議論排闥之間亦有隨時而異者而晦庵先生似之如荆公誤國東坡忠謹先生平日蓋所屢言及汪玉山主張蘇學太過先生則又寧以荆公爲賢故讀先生之書者其別有三如語類則門人之所記也如書翰則一時之所發也如論著則平生之所審定也語類之所記或違其本旨則有書翰之詳說在書翰之所說或異於平日則有著述之定說在然議論固至著述而定若其欲復肉刑恐亦



不可不審蓋天下之義理無窮先生未嘗自足學者所當參考而謹思咸淳八年五月十一日後學黃震舟書於臨川郡齋

讀本朝諸儒理學書五

晦庵語類一

語類序

李心傳初粹三十三家爲語錄刻本池州史公說得黃士毅語類增多池本三十八家刻之蜀蜀兵火史之弟敏叔護其本真鄂州洪平齋首得之其子勳倅徽乃刻之紫陽書院竹坡呂午序云

太極

太極是天地萬物之理有理便有氣流行發育及氣



不可不審蓋天下之義理無窮先生未嘗自足學者所當參考而謹思咸淳八年五月十一日後學黃震舟書於臨川郡齋

讀本朝諸儒理學書五

晦庵語類一

語類序

李心傳初粹三十三家爲語錄刻本池州史公說得黃士毅語類增多池本三十八家刻之蜀蜀兵火史之弟敏叔護其本真鄂州洪平齋首得之其子勳倅徽乃刻之紫陽書院竹坡呂午序云

太極

太極是天地萬物之理有理便有氣流行發育及氣



之聚理亦在焉理未嘗離乎氣太極解先動而後靜
是就起處言之

天地

天地未分時想只有水火之極成地火之極成風
雷日星天周而無空缺晝夜輾轉地權在中間氣都
從地中迸出日入地下東升西沒通監說有人適外
國夜熟一羊胛而天明此地角尖處所經遮蔽處不
多故常光明

極星

極星如維繫地極出地三物橫度一頭在極下為南
極入地三十六度圓徑七十二度極正居其中北辰
無星取比極五星之旁一小星謂之極星辰非星是
星間界分也四面旋轉此獨為樞紐以星神位言之謂
之太一五峯說極星有三箇若三箇不動則不可轉矣

日月

天氣上動只中間空為日月往來月常圓如球只一
面受日光初二三日只照得那一邊過幾日漸漸移
得正到十五日月與日正相望到得月中天時日光
在地下迸從四邊出與月相照今月中有影是地形



未可知望以後相去漸遠其受光面不正至晦則復
合故暗至朔又遇月常在日下日爲月掩則食然聖
人不言月食日而以有食爲文者缺所不見曆家則
謂日以望時造奪月光故月蝕又謂之暗虛蓋次日
外影其中實暗望時恰當其暗處故月蝕

黃赤道

天如圓匣赤道是匣縫處在天之中黃道一半在赤
道之內一半在赤道之外東西兩處與赤道相交度
是將天橫分爲許多度數會時是日月在黃赤道十

看皆四分天之一

地

天地四游升降不過三萬里土圭之影尺五寸折萬
五千里以其在地之中故南北東西相去各三萬里
此主黃道相去遠近而言天之高則未可知也土圭
以玉爲之量表影底天地中與古不同周公定豫州
爲天地之中漢時陽城是中本朝嶽臺是中想天運
有差地隨天轉而差天運之差如古今昏旦中星不
同是也



霜露雪

霜是露結雪是雨結高山無霜露者上面風漸清氣漸緊吹散不結雪是雨遇寒而凝故高寒處先結雪花必六出者霰被風拍開六者陰數太陰玄精石亦六稜雪為豐年之兆者凝結得陽氣在地來年發達生長萬物

風雷

風隨陽氣生近東之地多風風與天相似不住旋轉雷如爆仗聲積極而迸發雷只是氣有氣便有形如

山西北最高自關中一支生下函谷至嵩少東盡泰山此是一支又自嶧冢生下一支至揚州而盡江南則自岷山分一支為湖南又一支為建康又一支為兩浙而餘氣為福建二廣

水

地之下與地之四邊皆海水周流至海無底颯地形方盡月加子午則潮長謂月在地子午之方初一卯十五酉

鬼神

自是智之用無私是仁之前事與天地萬物爲一體
是仁之後事做一方便事也是仁不殺一蟲也是仁
三月不違也是仁要識仁之意思是一箇渾然溫
和之氣則天地陽春之氣其理則天地生物之心仁者
仁之本體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斷制智者仁之
分別仁爲四端之首而智則能成終仁智交際之間
乃萬化之機軸欲真見得仁須從克仁復禮做工夫
聖人都不說破在學者以身體之而已怒則仁之施
愛則仁之用

發明此事理

總論爲學

聖人教人只說孝弟忠信日用常行如心性等字到
子思孟子方說得詳○學者須是立志如論語說學
而時習之且自看是曾去學不曾去學曾去習不曾
去習學是學箇甚麼習是習箇甚麼曾有說意思是
無說意思人多言爲事所奪此不能使舛嫌溪曲者
也遇富貴就富貴上做工夫遇貧賤就貧賤上做工
夫今人不肯做工夫如退產相似甘伏批退人須是



剛方做得事斷以不疑鬼神遊之

按此類說田單滅莒乃孫臏事誤也合改

論知行

聖賢說知便說行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後知為先論輕重行為重知有此病必去此病覺言語多便簡默意思踈闊便加細密輕浮淺易便頌深沉重厚如孟子之求放心已說緩了心不待求整省便見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其快如此

讀書法

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古人亦復讀書始得書也只是熟讀雖孔子教人只是學而時習之○聖賢說話各有指歸如揚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到易中又將剛來配仁柔來配義如論語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到中庸又謂成己仁也成物智也此等各隨本文意自不相礙

持守

此心本自光明廣大只提省便了不要苦着力今說



求放心說來說去却似釋老說入定一般莊子亦云
用志不分乃凝於神他都無義理只是箇空寂

按此類別有降伏字亦涉異端當以此說為正。
又此段說察字最輕習字最重恐孟子說習矣不
察本意又不如是蓋各一義也

力行

先就氣稟偏處克治

大學

主於一身者謂之心有得於天而光明正大者謂之
物莫不有理人莫不有知不說窮理却言格物理無
捉摸言物則理自在如讀書而求其義處事而求其
當接物存心察其是非邪正皆是也

理有正有權如娶妻必告父母不告自是不是如君
臣救其惡是正理伊川說納約自牖又是一等如孔
子說危行言孫春秋時如此今見聖人有此語便守
定不移

人所以能視聽言動非天而何

陸子靜從初亦學佛佛說萬理俱空吾儒說萬理俱



實今學佛者云識心見性不知識是何心見是何性
謝氏常惺惺之說佛氏亦有此語

論語

孔子教人只言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含蓄意思在
使人自求之孟子便指出了性善早不似聖人了近
日學者好高讀論語未問學而時習便說一貫

孟子

道理須是剛硬方能有成孔子晚年得曾子曾子得
子思子思得孟子其工夫只在自反常直仰不愧天

中庸說下學處少談上達處多初學者未當理會

易

易本卜筮之書聖人因之以明教想當初伏羲畫卦
之時只是陽為吉陰為凶如今瓊玖相似使之趨利
避害以成天下之務未有文字可傳至文王周公方
作彖爻之辭使人得此爻者觀此辭之吉凶至孔子
又恐人不知其所以然又逐爻解之謂此爻所以吉
者以中正也所以凶者不當位也明明言之使人易
曉至如文言之類是就發明道理非作易專為說道



理以教人也。今學者諱言易爲卜筮，作須要說爲義理，作殊不知其吉凶悔吝皆有理，而其教人之意無不在也。

聖人不曾教學者，看易如先王順詩書禮樂以造士，不及於易。孔子教人，只說詩書執禮不教人去讀易，但有一處說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是孔子自說。

卜五即龜也，兩即水靈，即火蒙，即土驛，即木克，即金。占用二即著也，曰貞曰悔，即內外卦。卜法今無傳人，有五兆卦，將五莖茅自竹筒寫出，直向上爲木，橫爲

左傳載卜筮有能知數世後事，只子孫欲僭竊爲此，欺上罔下爾。

京房卦氣用六日七分，太玄紀日而不紀月，天地間只有陰陽二者，太玄有天元地元人元，以三數乘之，筭不着落，虛只是吉凶臧否，平王相休囚死。

尚書

書有兩體，伏生書多艱澁難曉，今孔安國壁中書却

平易易曉，古文東晉方出先將文義分曉者讀之，竟之所以

爲君舜之所以爲臣，臯陶稷契伊傅臯所行綱



繆玩味體貼向自家身上來其味自別

毛詩

國風是民庶所作雅是朝廷之詩頌是宗廟之詩王風是他風如此不必說是雅之降為風二南亦是採民言而被樂章爾

六義風雅頌乃樂章之腔調至比興賦又別如直指其名直叙其事者賦也本要言其事而虛用兩句鈞起因而接續去者興也以物為况者比也

詩只熟讀涵泳自然和氣從胸中流出其妙處不可

得而道也

時盡是譏刺他人只緣序者立例篇篇要作美刺將詩人意思盡穿鑿壞了鄭衛詩正是淫昏相戲之辭豈有刺人之惡而反自陷於流蕩子衿詞意輕儇亦豈刺學校之辭有女同車等作皆以刺忽考之於忽所謂淫昏暴惡皆無其實至目為狡童豈詩人愛君之義唐自是晉未改號晉時國名便牽合謂此晉也而謂之唐乃有堯之遺風行葦之序但見牛羊勿踐履便謂仁及草木但見戚戚兄弟便謂親睦九族見黃耇台背便謂養老見以祈黃耇者便謂之言見介爾



景福便謂成其福祿甫田諸詩無詆譏之意皆以爲傷今思古昊天有成命幾曾是郊祀天地被序者如此說後來遂生出一場事端有南北郊之事序出於漢儒古本自別作一處向見鄭漁仲有詩辨妄力詆詩序某作詩傳去小序自作一處盡據舊說詩意方活

孝經

孝經只有前一段後云廣至德要道都是湊合演說汪端明嘗疑此書是後人偽爲如禮記有好處可附於孝經

而已聖人光明正大不應以一二字加褒貶於人當初只直寫那事是非使人自見如何却說聖人予其爵削其爵賞其功罰其罪是甚說話荆楚初稱國後進稱人稱爵乃是初間不敢驟交故從卑稱後漸大吳楚盟會不書王恐是自稱王於國與諸侯盟會則未必稱衛侯燬滅邢說者以爲滅同姓之故今經文只隔夏四月癸酉一句便書衛侯燬卒恐傳寫之誤亦未可知今只眼前朝報尚未知朝廷意如何況百千載下而欲逆推百千載上聖人之心知命格則知



春秋之例矣

春秋十二公時各不同如隱桓時王室新東遷號令不行天下都屋散無主莊傳時伯政自諸侯出天下始有統一宣公時楚莊盛強夷狄主盟成公時晉悼公出楚始退去繼而是楚又入爭伯定哀時政自大夫出終春秋之世更沒奈何春秋之末與初年大不同然無甚大殺戮及戰國事雄便多胡殺

三傳惟左氏近之是秦時文字分明曾見國史考事頗精只是不知大義好以成敗論人文章浮艷更無不得季札觀樂是左氏粧點出齊一再傳而為田氏烏在其為未可量也公羊穀梁考事甚踈然義理却精

呂居仁春秋甚明白劉原父春秋亦好沙隨只有說滕子來朝一處最好滕子以侯禮見則所供者多故自賤以子禮胡文定大義正有牽強處知得聖人意是如此不然議論有開合精神說元年不要年號若無號契券能無欺弊乎薛常州解如何說諸侯無史內則尚有閻史東萊有左氏說亦好是人記錄胡安定孫泰山石徂徠說雖有踈略推明治道直凜凜可



畏聖人是要率天下諸侯尊齊晉自秦檜和我諱言
內外而春秋大義晦矣楚在春秋時非威文過之則
周室為其所并

春秋劈頭一箇王正月使說不去六經無建子月惟
禮記雜記有正月至可以有事於上帝最是孟子
七八月之間旱乃今五六月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
輿梁成乃今之九十月見國語若以為改月則與孟
子春秋合而與詩書不相合詩一之日書曰元若以為
不改月則與詩書相合而與孟子春秋不相合如秦
元年以十月禮記自末又有正月又以不改月此段用詩

古禮難行且是要理會大本大原禮時為大亦且得
隨時裁損爾孔子從先進恐已有此意

河間始得禮五十八篇至唐尚在唐有開元顯慶二
禮顯慶已亡本朝修開寶禮多本開元而加詳備政
和修五禮又不如開元儀禮舊與六經並行王介甫
始罷去祖宗有開寶通禮科禮官用此等人為之介
甫一切罷去

古人無受拜禮雖兄亦答拜君亦然但諸侯見君則
兩拜還一拜朝禮每日拜跪乃秦法



妾母只得稱母五峯稱妾母為少母南軒亦然
姪字本非兄弟之子所當稱當稱從子為是自曾祖
而下三代稱從子高祖四世而上稱族子

周禮

先生曰不敢教人學而今且把來說看還有一句干
涉吾人身上事否胡氏父子以為王莽令劉歆撰此
恐不然恐是周公立下此法不曾行得盡

陳君舉進制度說道井田是周禮王制孟子三處皆
通他說千里不平直量四邊人突出圓筭則是有千
五鄉五井裡防極煩雜從鄉之北以封公則四侯則
六伯則七子則二十五男則百已有定數此說如何
可通

鄉遂用貢法縱橫為溝洫川澮寓設險之意限車馬
之衝則以五為數家出一人為兵以衛王畿役次必
簡如周禮挽輿則用之都鄙出助法八家同溝共井
以四為數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五百一十
二家共只出七十五人可謂甚少然有征行則發鄉
遂是長連林去井田是方底如曰周制皆井者此欺
人之說六軍只是六鄉之衆侯國三軍亦是三郊之



衆蔡季通說車一乘不止士卒七十五人更有二十
五人將重車在後

黨正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不齒古人
貴貴長長並行而不相悖自別設一位如今之掛位
然

載師云宅不毛者有里布爲其爲亭臺也田不耕者
出屋粟爲其爲池沼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
所養浮泛之人也此以待士大夫之有土者閭師又
云凡民無職者出夫布此方是待庶民前重後輕

謂之殺聲鬼神畏

小戴禮

若欲觀禮須將禮記節出曲禮首三句是從源頭說
來人身大節目只是箇容貌言語又以毋不敬爲本
如樂記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
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必是古本流傳得此箇文字

大戴禮

大戴禮冗雜其好處小戴採做禮記了武王盥祭銘
似船銘想因水起意保德篇冠昏喪采芣詠策爲之



亦有孝昭冠辭

冠昏喪

隨家豐儉簡則易從冠禮三加之辭易以今俗語易
曉乃佳昏禮事屬兩家恐難行亦須第二日見姑舅
第三日廟見乃安喪禮墨衰能不出則不服之亦好
有出入治事只得服墓壙切不可太大壙內實以和
沙石灰墪外四圍上下實以炭末厚七八寸

雜儀

今之朝服乃戎服隋煬帝數遊幸今百官以戎服從

皇鞋乃馬鞋唐人謂之便服然嘗見唐人畫十八

晚唐王鐸輩則又隨唐人有官者公服幘頭不離身

以為常服

朝服幘頭

唐人幘頭初止以紗為之後以其

較作木山子襪起名軍容頭其說以為起於魚朝恩
其先四角有脚兩脚繫向前兩脚繫向後後來遂橫
兩脚以鐵線張之然惟人主得最世所畫明皇者比
今甚短後來藩鎮僭用想士大夫因此亦用本朝以
藤織者易木山子近方易以紗

宣和末京師士人行道間猶着衫帽渡江戎馬中變
為白涼衫至後來軍興又變為紫



古時隔品則拜今著令從事郎以下庭參不拜則以上者不庭參可知豈有京朝官復降階之禮今朝士見宰相只是客禮見監司郡守如何却降階

漢初右丞相居左丞相之上史中有言無出其右是右為尊也後又却以左為尊老子曰有上將軍處右而偏將軍處左喪事尚右兵凶器也故以喪禮處之如此則吉事尚左矣漢初豈習於戰國與暴秦之所為乎

伯玉之使孔子與之坐陶淵明簞輿用其子與門人於魯大夫須臾得饋之禮馮軾子聚也八有若之三爾却齊以入其軍而樊須雖少能用命也古人執干戈衛社稷躬耕稼與陶漁之事皆是也後世驕侈日甚反以臣子之職為耻

太祖問范杲古者女子拜他舉古樂府長跪問故夫以為伏拜然只說長跪不曾說伏拜古人坐也是跪拜亦容易婦人首飾盛多自難俯伏地上周天元令命婦為男子拜史官書之表其異古者婦人拜不至地可知也

祭



釋奠有伯魚而無子思舊看古禮注春用二月上丁

秋用八月下丁先生新書院成釋菜宣聖居中顏氏

曾氏孔氏孟氏西向配北上

並紙

無後祔食之位古人祭於東西廂某家只位於堂之

兩邊正位三獻畢然後使人分獻一酌如學中從祀

然上谷郡君謂伊川曰今日為我祀父母明日不復祠

矣是亦祀其外家

降神亦似僭禮大夫無灌獻

禮記卷之五

胡之亂和峴造於周世宗時世宗亦死 太祖神聖

令降一分其聲遂和

黃鍾九寸最濁清聲則四寸半黃鍾君象非諸宮之

所能役故虛其正而不用所用祇其再生之半者就

再生之變又缺其半宮聲筵席不敢用用則賓主失

歡樂足臣民陵君故商聲不得過宮聲啞鍾不擊以

避宮聲

雅樂中絕隋文帝時鄭譯得之於蘇祇婆乃自西域

傳來



古聲只是和後來多以悲恨為佳温公與范罽公胡
安定與阮逸李照爭辨其實都自理會不得不曾去
看通典通典說得極分明古樂在唐猶有存者故他
取而載之書唐末黃巢亂後遂失其傳
蔡京主張俞世清作樂作中聲正聲如正聲九寸中
聲只八寸七分只是杜撰至今用之

孔孟周程

孔子只說忠信篤敬孟子又趨進一着如惻隱求放
心之類至周子說太極大段分明指出矣若看得太
極能明聖人之心則道理皆自此出

說話比孔子自不同子思比曾子亦不同孟子比子
思又不同然自孔子以後得孔子之心者惟曾子子
思孟子而已如楊子雲法言傲論語王仲淹中說亦
傲論語言愈似而去道愈遠直至程子方略明得四
五十年為得聖人之心一傳之門人則已皆失其真
矣

聞伯夷柳下惠之風者頑廉薄敦皆有興起此孟子
之善想像者也孔子元氣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
泰山岩岩之氣象也此程夫子之善想像者也今之



想像大程夫子者當識其明快中和處小程夫子者當識其初年嚴毅晚年又濟以寬平處豈徒想像而已必還以驗之吾身者如何將併與其風範氣象皆得之矣

周子書太極圖

無極而太極無中自有此理而字輕無次序故也動而生陽元未有物靜而生陰然後萬物各正性命則有漸次分陰分陽兩儀立焉方渾淪未判陰陽之氣混合幽暗及其既分中開放得寬闊光朗而兩儀始動山勃川湮人物消盡舊迹大滅是渭洪荒之世常見有高山有螺蚌殼或生石中此石即舊時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變而為高柔者變而為剛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驗者陽變陰合初生水火次生木金水火自生木金則資於土聖人立人極不說仁義禮智即說仁義中正者中正尤親切中是理之得宜處正是智之正當處

通書



太極圖得通書而始明

拙賦

天下拙刑政撤其言似莊老

程書

係依近思錄次第

張子之書

橫渠謂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此數句是從赤心片片說出來如說心統性情說得的當如伊川謂鬼神者造化之迹却不如橫渠所謂二氣之

張子之書
獨於西銘見得好大氏即事親以明事天謂井田期以十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且恁講若平世誠為難行

邵子之書

康節嘗於百原深山中闢書齋獨處王勝之常乘月訪之必見其燈下正襟危坐養得至靜之極能包括宇宙終始古今故明道謂其觀天地之運化然後類乎其順浩乎其歸若曰渠能知未來事則去道遠矣其知康節者未矣康節之學其骨髓在皇極經世其花草是詩看他詩只說樂有自私自利意思所以明



道有要之不可治天下之說

皇極經世一元統二十會十二會統三十運三十
運統十二世一世統三十年一年統十二月一月統
三十日是十二與三十迭為用是他見得一箇盛衰
消長之理謂如今日成時從此推上去至未有天地
之始從此推下去至人物消盡之時

程子門人

呂與叔深潛縝密資質好又能涵養文字極是實上
蔡高邁卓絕有過當處自禪門來龜山朴實簡易文
是持守得好郭仲晦西北人重厚淳固但見識不及
侯師聖麓踈

羅氏門人

李愿中謂常存此心勿為事物所勝終日危坐而神
彩精明却不曾著書

胡氏門人

張敬夫見識極高却不耐事說性善者歎美之辭

楊氏門人

羅仲素敬毅清苦蕭顛字子莊浦城人朴實廖剛字



用中南劔人助和議幸不為檜鷹大胡瑄字德輝為
李伯紀宣撫幕客能詩文墨隸胡文定為荆門教授
龜山為代文定為湖北提舉上蔡為本路一邑文定
從龜山求書見上蔡文定之學得於上蔡者為多其
子五峯胡仁仲又從侯師聖作知言謂天理人欲同
體異用如此却是性可為善可為惡作皇王大紀說
北極如帝星紫微等皆不動說宮聲屬仁不知却屬
信致堂說求仁多好處

自論為學工夫

初師屏山籍溪屏山規定老婦讀儒書以為與佛合
亦嘗留心於此二十四五始見李先生極言其不是
只教看聖賢言語日復一日覺得聖賢言語漸漸有
味回頭看釋氏之說漸漸破綻其當初講學也豈意
到這裏其於大學用工甚多論語孟子中庸却不費
力得力則未若論孟之多易與詩中所得似難助焉

論自注書

修身大略小學備矣義理精微近思錄詳之其許多
說話是太極中說已盡

外任



為同安簿賦稅出入之簿逐日點對簽押每點追必
先期漏貼云本廳於幾日點追甚鄉分稅限日近時
納者紛然為南康倉有千人禁軍額到之日纔有二
百人歲有租米四萬六千石以三萬九千石上供餘
止七千石僅能贍三月之糧如斛面加量之屬又盡
則預於民間借支 壽皇行下招填終無錢糧只得
挨過上供外七千石轉運使每歲行下椿留其報去
云累政即無顆粒見在不若與之豁除若守此虛名
而無實徒為吏輩賄賂之地不聽其木管公庫送遺
其搗糶人將書陳願留與當面拆書無他方令
軍院則其人冠履儼然遂將吏并犯者訊次日吏杖
脊勒罷為浙東倉有繼母按脚夫破蕩其家業其子
來訴其情甚切遂委楊敬仲敬仲深以子告母不便
其告之曰父死妻輒奔昔與人私通而敗其家不與
根治其父得不徇寬乎浙東阜有徐大者獻策逐鄉
推排有米者不曾行若行之一縣甚易賑濟無奇策
不如講水利為漳州禁民禮佛朝嶽教軍以戢盜分
三番每月輪番入教挽弓及等有賞不及等留射及
等而止終不及則罷之兩月間翕然都會射每聽詞



狀集爲官列聽上均分判去若易事便集衆較量斷
去擬判爲畫一樣子休日刷起一旬事都要了支官
俸示期日防邀索之弊漳州舊與信處二州抱上供
錢易衣絹何不令兩州以上供錢輸縮左藏只令漳
州以錢散軍本州鬻鹽最爲橫賦至即先罷瀕海十
一鋪至盜錢充塞見得與郡計無預前後官巧作支
破欲盡罷而行迫無及矣知潭州州中僚屬易知只
縣官無由得知每月版帳錢令縣官輪押來試以公
事能否皆不得而隱

內任

孝廉章言貴將之權旁落關者
傳祖及實錄院無統紀欲以事目分之葉正則不從
及言山陵事

雜記言行

親戚託人求舉曰薦人於人亦須薦賢始得於墳墓
所託之鄉人必加禮

論治道

今法極繁若欲盡除徒有煩擾要之因祖宗之法而
精擇其人亦足以治如薦舉科場銓試兩禁屯戍軍
亦只是就其法整理至於大家且假借之



取士

呂氏家塾記云未立三舍前太學只是一大書會今
士人所聚多憂風俗便不好太學直簡無益於國家
只均太學解額於諸路便無事今日上之人分明以
盜賊遇士士亦分明以盜賊自處動不動便鼓噪作
鬧以相迫脅非盜賊而何只是嚴挾善傳義之禁不
許繼燭自汰了一半只上之人主張分別善惡擢用
正人使士子少知趨向人心自變亦有可觀須臾罷
了堂除及注授教官請本州鄉先生爲之非四十以
上不得任教官學法始於熙寧之季定成於崇觀之
蔡京

論兵

宜散京師之兵却練諸郡之兵依太祖法更戍衛
邊今日患在丰兵之負多但當責之郡守練習

論刑

酒稅偽會飢荒竊盜之類以情原輕重

民

浙中全是白撰戒飭州縣不過虛文

財

今財賦分三項凡諸路之入總領者戶部不得預凡



好名色易取者皆歸內藏庫封樁庫故戶部所得皆是柳樁筆楚得來愈見匱乏其人曾記得在朝文臣每月共支幾萬貫武臣每月共支幾萬貫武臣及內侍五六十萬貫宗室俸給一年多一年在法止為孤遺

論官

宰相擇長官長官擇其察監司每路只置一人太守自治州事而刺史得舉刺一路樞密可罷

訓門人上

上古無間民學者須是有業次閑散是虛樂不是實樂佛祇擾空此心道家妻守此氣聖明無此法只是其間依舊能思慮所以成夢只日間做事亦形於夢

訓門人二

同周舜弼遊屏山曰園雖佳而人之志則荒矣○處鄉黨宗族見其有礙理處只得無忿嫉之心

訓門人三

古人誅歌舞蹈動盪血脈流通精神今既無之專靠義理須是豁開曾次今磊落明快

日間看有甚事便做工夫著些精彩便發拔淳問與點一段曰其平生便是不愛人說此話論語



一部自學而時習之至堯曰都是做美處

訓門人四

近世儒者不將聖賢言語爲切已可行之事必於上面求新奇可喜之論比見浙間朋友或自謂能通左傳或自謂能通史記將孔子實在一壁仁義禮智這是源頭如拽轉亦快

訓門人五

深長意味涵泳自見熟後更讀方滋味出
做得一事便是一事工夫時文中亦自有工夫

自有天地便是只是這物事在這裏流轉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便是主張這箇物事而今自家喫他着他受用他起居食息都在這裏離他不得人生與天地一般無此欠缺處

書只貴讀自然心與氣合舒暢發越曉不得底自然曉得曉得者越有滋味荀子云誦數即今人讀書記遍數也讀書須立下硬寨誓以必曉徹爲期

訓門人六

人役役於不可必之名利故本原固有着日加昏蔽士不幸遇亂世不必仕見理分曉自無雜慮順理而行雖動亦靜動靜如船



之在水

訓門人七

有事時敬便在事上若自朝至暮客來不已不成不
接他人在世上無無事時節有事無事自家敬元未
嘗斷

訓門人八

陸子靜正是不要許多王道夫乞朝廷以一監書賜
象山此正恐其所忌伯恭却以語孟為虐教人看史
君舉要理會經世之學其不是要人步步相循只要
教人分別是非教明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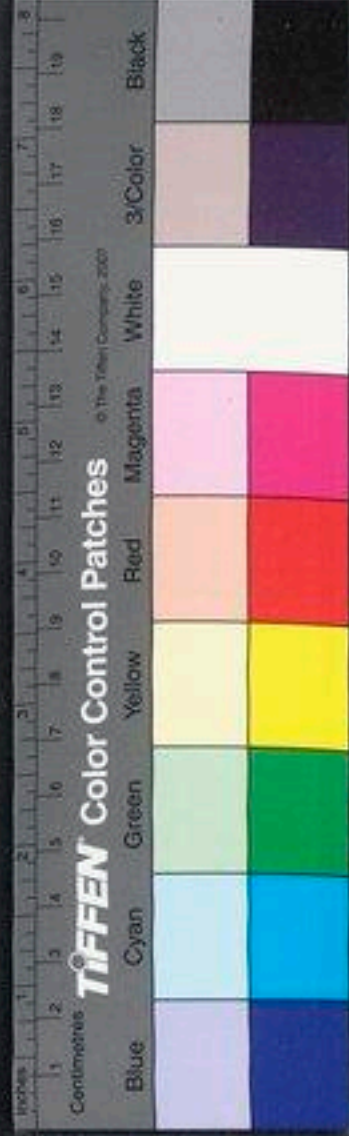
曾去以道家做先生因此與孟子不足論四端說得
未是諸葛誠之常言說性善緩不如說惡底較好李
泰伯也要罵孟子不知只管要與孟子做頭抵做甚
你且揀箇小底來罵也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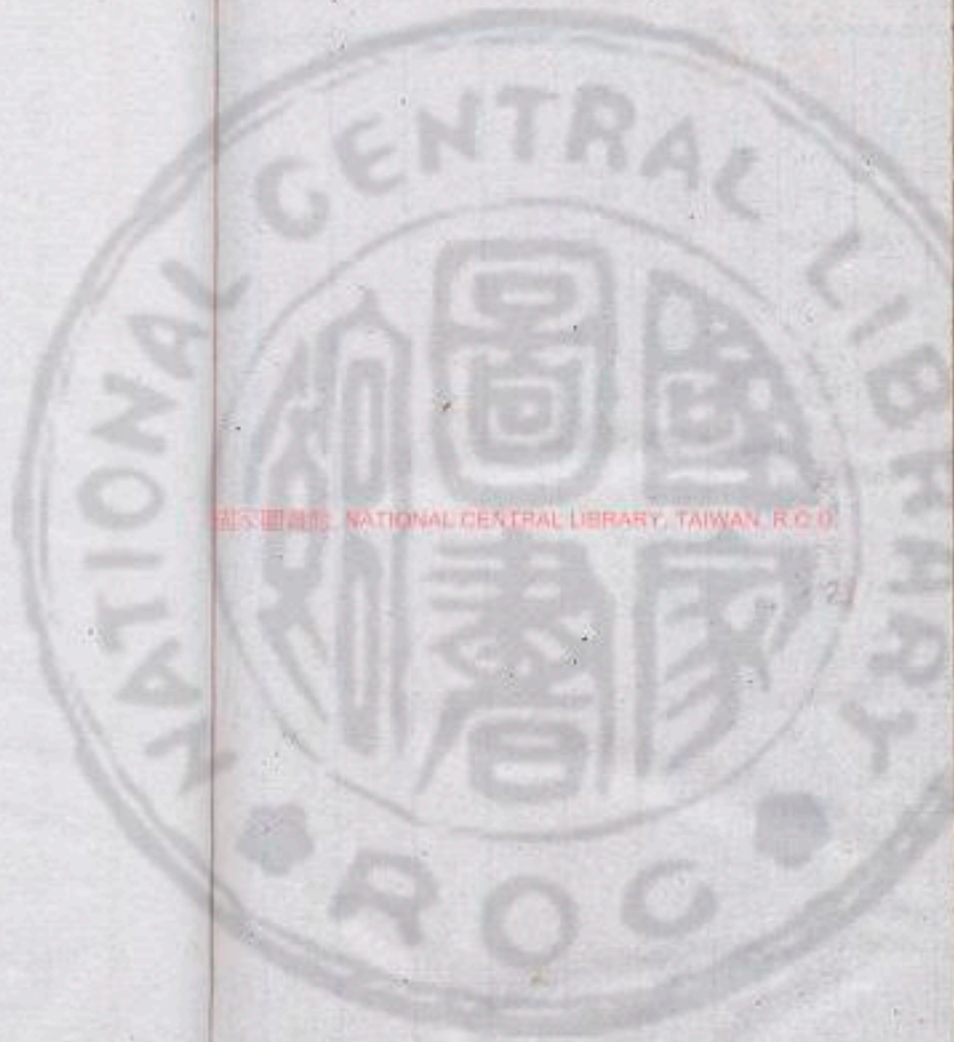
訓門人九

浙間一般學問又是得江西之緒餘只教人合眼端
坐要見一箇物事如日頭便謂之悟才說一悟字便
不可窮詰不可研究不可與論是非一味說入虛談最
為惑人夫子所以不大故說心只說實事便自無病



為學當如救火追亡猶恐不及如何說出去一日便
不做得工夫正是出路上好做工夫便不記得細注
字也須時時提起經正文在心須是得這道理入心
不忘而今這種子只在地面上不曾入那地裏去不
曾與那土氣相接着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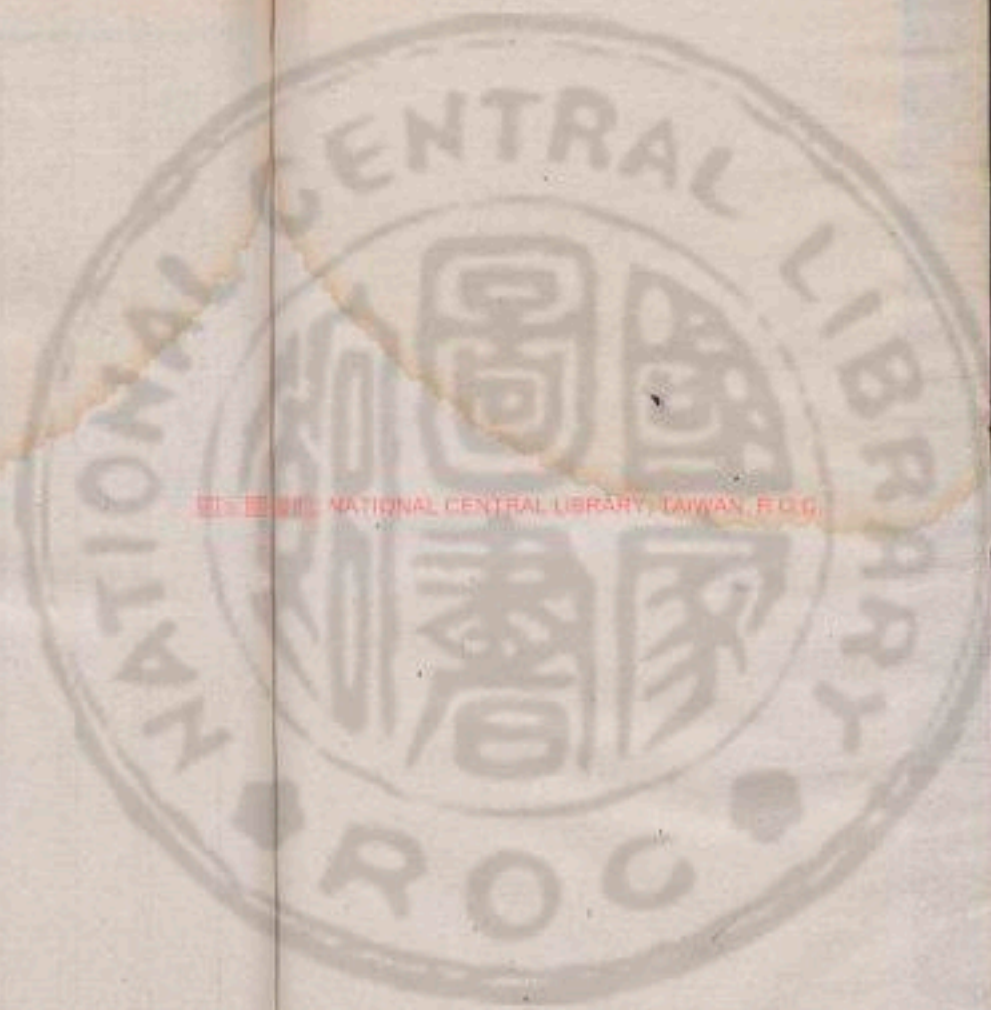




Digitized by eGangotri, Varanasi, India



349406 v.35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三十八

讀本朝諸儒理學書

六

晦庵先生語類

二

東萊

伯恭少時多使性氣後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遂不復如此

伯恭於經不甚理會繫辭精義編得雜詩記只說得箇可以怨乃主張小序之過嘗戲伯恭為毛鄭之佞臣少儀外傳多瑣碎文鑑編得泛館職策不直截大事記多主張史記



君舉有周禮類數篇又說漢唐好處與三代暗合陳
同父才高氣粗葉正則只杜撰進卷可見戴肖望湖
南語說却平正

陳君舉

陸象山

象山言本立而道生多却而字言顏子克己於意念
起處克去言顏子悟道後於仲弓言易繫決非夫子
作言孟子無柰告子何言人不惟不知孟子高處也
不知告子高處言告子論性強孟子言荀子性惡之
論世好使人激發有頓悟之功言自得於己不爲文
義牽制是集義若以此義從而行之乃求之於外是
義襲而取如孝弟爲仁之本一章都不看他只說一
箇心上面便着不得一箇字是實見得箇道理恁地
所以不怕天不怕地一向叫喊教人合下便是教莫
要讀書以爲此意見以爲此閑議論只是不知有氣
稟之雜把許多雜惡底氣都做心之妙理合當恁地
自然做將去

老子

老子只退步柔伏占得十分穩方做莊子事事識得
又却蹴踏了以爲不足爲老子猶要做事在劉莊子



都不要做了。列子平淡疎曠，莊子全寫列子，又變得峻奇。列子語佛氏多用之。老子占姦，故爲其學者多流於術數。如申韓之徒是也。其後兵家亦祖其說。如陰符經之類是也。及後米賊張陵、海鳥寇謙之之徒，遂爲盜賊。今世道術用印，乃陽平治都功印、張魯起兵之所。

谷神不死，是爲玄牝。玄牝之虛也，聲達焉，則響應之，乃神化之自然也。玄妙也，牝是有所受而能生物者也。至妙之理，有生生之意焉。

神象

陽朱即老子弟子，後世佛學亦出於揚。

佛所謂法身者，本性也。報身者，德業也。肉身者，真身而實有之人也。今分爲三像，而駢列之，既失矣。道家復做其所爲，尊老子爲三清，而昊天上帝反坐其下。玉清元始天尊，既非老子之法身，上清太上道君，又非老子之報身，設有二像，又非與老子爲一。而老子又自爲太清太上老君，况莊子明言老聃之死，則聃亦人鬼，豈可僭居昊天上帝之上哉。

釋氏

釋書初只有四十二章經，其說甚平，止說修行，到東



晉便有談議如遠法師支道林皆義學此是齋戒之
學一變遂說道理及達磨入來又翻窠曰說一切掃
除然初間也只是外間麈說士大夫未甚信向及六
傳至唐中宗六祖禪師專就身上做工夫直要求心
見性士大夫向裏者無不歸他然到其後一向說無
頭話如乾矢橛柏樹子之類只是胡鶻突人它最怕
人說這理字本言盡去世間萬事到了他做得不徹
筆點底又撰出一話如實際理地不受一塵萬法叢
不捨一法等語所謂遁辭知其所窮

絕滅人倫

大率是說若父母為人所殺無人一舉心動念方始
名為初發心菩薩以父母兄弟相親愛為有緣之慈
虎狼與我非類却有愛如以身飼虎却是無緣之慈
以此為真慈

更不分善惡只尊高他便[○]是好人替他底便入地獄
若殺人賊一尊了他便會生天自淨署氏入中國善
之名便錯了渠把奉佛為善齋僧立寺為善善安在
前輩說除却淨署祠廟天下便知向善人既不溺於
彼自然孝父母弟長上做好人便是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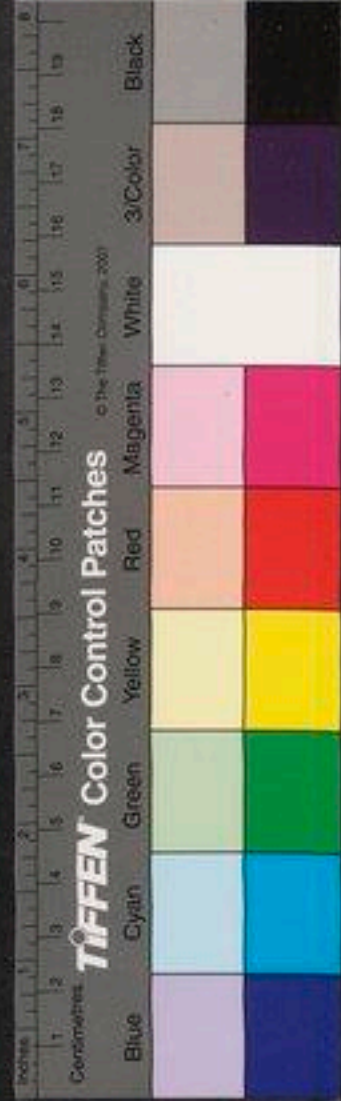
試將法華經看便見其誕開口便說洹河沙數幾萬



幾千幾劫更無近底年代如受記某甲幾劫後却成佛有神通便成就他做佛何故待闕許久又如住世羅漢猶未成佛何故許多時修行無長進釋書日添月益皆是中華文士相助撰集如晉宋間自立講師孰為釋迦孰為阿難孰為迦葉各相問難筆之於書大抵多是竊列子骨骸反其根精神入其門我尚何存語列子說耳目口鼻舌心體處有六件佛家便為六根如楞嚴經前後只是說呪中間皆是唐房融添入許多道理說話如西天二十八祖所作偈皆有韻佛祖皆西域夷狄人如何有此分明是後人增加又如偽作韓歐列傳之類正如盜賊畏捉事人故意攔賊耳唐之韓文公本朝之歐陽公以及閩洛諸公皆嘗闡明正道以辨釋氏而其言之要切如傳奕本傳宋景文李蔚贊東坡儲祥觀碑陳石山西鶴宮記皆足以盡見其失向見人陷於異端每以攻之為樂勝之為喜近惟覺彼之迷昧為可憐而吾道不振之可憂誠實痛傷不能自已

祖宗

太祖有聖人之材做事先其大綱節目可因則因仁宗朝濮議歐公不是溫公又於禮數太薄先是



仁宗有詔云朕皇兄濮安懿王之子猶朕之子也此甚分明後來只以濮國主其祀天理自然不待人安排

神宗銳意於治初用富鄭公甚傾信及鄭公願二十年不道用兵字說不合後傾信王介父終坐此病只好用兵熙河之敗喪師十萬神宗臨朝大慟自此得疾而終後來蔡京又以爲不可弃之用兵復不利又事幽燕遂至傾覆使神宗得一真儒用之那得來

神宗朝言林靈素有幻術其實也無所作天人示現記皆集衆人之妄

神宗因星變即令衛士仆蔡黨

碑云莫待明日引蔡京又來炒明日蔡京以爲言又

詔云雖仆碑而黨籍仍舊

欽宗朝飢荒極了若虜人不來盜亦難禁

高宗朝魏公已勉車駕到建康魏公因呂社事見黜趙相忽發回蹕臨安之議胡文定被召將至聞還臨安遂稱疾轉去

孝宗受人言未嘗有怒色合下若有一人夾持定做多少事

祖宗法制



唐殿廷種花國朝惟植槐楸唐制坐朝有二宮嬪引
敬宗時罷今用小黃門舊日主上每日不御正殿然
自升朝以上皆去立朝後宰相奏事畢來押班兩拜
舊時閣門引從殿下舞蹈今只殿下兩拜便上殿古
有冊命禮至漢武封三王始復之宰相用竹冊本朝
宰相不敢當只命書麻詞于誥以賜之宣麻乃是揚
庭問其人可否非宣與宰相也失古意矣給事中蓋
在內給事或差除不當要在裏面整頓了今報出方
繳駁乃是給事外也節度使俸給優厚者蓋 太祖
初奪諸鎮兵權故極優厚以收其心後來除授者自
可殺滅今見任者請俸寡家居守開著請俸封大唐
初每事先經由中書門下雖有繳駁依舊又上中書
尚書省但主書填奉行而已 神宗做此制事多稽
滯故渡江以來執政事皆歸一起居郎居左屬門下
省起居舍人居右屬中書省唐制使與州各分曹案
本朝併州院使院為一婦人封號有夫為秦國公而
妻為魏國夫人者蔡京皆改從夫號後人以其出於
京也不問是非一切反之

律是歷代相傳勅是 太祖時修勅中上刑重而下
刑輕如勅中刺面編配律中無之如律中杖一百勅



中則折爲二十今世斷獄只用勅勅中無方用律律
極好律即刑統勅令格式罪皆大重乾道淳熙新書
更是雜亂設於此而逆彼之至謂之格如五服制度
之類設於此而使彼效之謂之式如磨勘封贈之類
禁於未然謂之令如不得爲某事違者有罰之類治
於已然謂之勅如已結此事依條斷遣之類
王介父始桐州郡禁軍缺額錢陳亨伯創經總錢韓
球創總制錢紹興十一年經界行印典多倍有得以
此年立額

國初至慶曆用人

祖宗以來名相如李文靖王文正諸公只恁地善至
范文正便大屬名節振作士氣呂許公爲相張安道
爲御史王拱辰之徒皆深嫉之罷逐一空立事須是
擔當如韓魏公立英廟死生以之

本朝道學之盛亦有漸自范文正已有好議論如山
東有孫明復徠有石守道湖州有胡安定到後來
遂有周子程子張子出故程子不敢忘此數公

李仲和之祖與包孝肅同讀書一僧舍出入必經由
一富人之門未嘗往見之後招飯李欲往包公正色
曰彼富人也吾徒異日或守鄉郡今日妄與交豈不



為他日累平後十年二人果相繼守鄉郡古謂言行必稽其所終慮其所弊也

熙寧至靖康用人

本朝廟論主於安靖英宗即位已要政作神宗繼之性氣越緊却又撞着介甫到元豐間又却不要荆公皆自做温公當路急欲救世韓師朴曾子宣却要和會後韓欲擠子宣遂引蔡京京既入和二人皆打出京為相如學校法安養院漏澤園凡可要結士譽賈覓人情者率皆建明時論往往歸之又增衛士食錢皆取說上下為竊權之計四次入相終始只用不患無則患不能理財之說其原自荆公當時執政大臣皆他門下客伯紀亦所不免李泰發其次第硬亦為京所羅致趙挺之繼京便做不行挺之固庸人張天覺亦無所措手足京在政府問人才於族子蔡子應以張直柔名對對招以門館教京子弟習走京愀然召與語張遂薦龜山楊公諸人宣政間凡危亡亂字皆不得用不得說只說治安得無後來之禍却有一種妖言如葉夢得宇文虛中每進言必勸正心脩身正如鬼念大悲呪所謂妖言也靖康執政徐處仁曾忤蔡京舊做方面有聲後却錯繆孫傅略得又



好六甲神兵張孝純守太原被圍遣子激往救却林
徊不進張叔夜首領勤王之師以入亦不合入城至
於扈從北狩宗澤在東京收拾豪傑其最澤死散爲
盜後來諸將立功者往往皆此時招降之人

南渡至今日用人

李公入整頓一番方略成朝廷李去位恰汪黃用事
魏公亦嘗論列李初赴南京亦主汪黃魏公初以何
棗薦爲太常簿趙忠簡時爲開封推官相得甚懼魏
公先達力相汲引一向超擢反在魏公上魏公劇談
秦會之可用趙云此人得志吾輩安所措秦初與呂

安老並相爲呂所傾當時秦所引皆是好人而立朝
無過人皆不平 高宗欲罷其相行詞者求御批以
疏其罪及趙公左張公右忽報兀朮深入張出視師
下令督戰劉光世屯合肥私請於趙退師已而柘臯
大捷趙不安遂去魏公獨相乃力薦會之爲樞密使
鄺瓊叛魏公不安亦求去 高宗問誰可代魏公復
薦趙不薦會之及趙再相會之讒魏公於趙久而趙
公安之復深信之又薦之並相並相之後復不敢專
唯諾而已一日 高宗怒唐暉趙爲辨檜云如暉人
才不難得又一日趙奏恩平郡王乃建王弟吳乃大

都會不宜摩兒檜察上意以慈壽意主恩平遂奏曰
也不較此因此高宗深眷之趙罷遂拜左相力主
和議虜以河南歸我未幾敗盟檜大恐用張巨山計
召諸將攻戰已而劉錡順昌大捷檜復奪其功高宗
遂悉以國柄付之舉朝無非秦之人高宗更動不
得有張扶者請檜乘副車呂愿中作秦城王氣圖檜
治趙相之子欲加族誅若做到這裏其勢須如曹操
去幸文字未上檜死高宗告揚郡王云朕今日始
免得這膝褲中帶匕首乃知高宗平日常防檜之
為逆檜死後用沈該萬俟卨魏道潛皆當時說和議
者未幾又下詔云和議出於朕意故相秦檜只得贊
成後因逆亮起方少驚懼用人才孝宗初起魏公
用事湯進之居左凡事遂為所沮魏公失利遂用湯
建議和親以四州還之而虜復犯淮上怒免官削爵○
施全刺秦檜先生云舉世無忠義這些正義忽然自
他身上發出來

夷狄

楊割大師生阿骨打吳乞買乞買生完顏壹阿骨打
死立吳乞買乞買死欲立阿骨打之子宗盤不可復
立乞買之子完顏壹而以宗盤為相宗盤怨望遂殺



宗盤盡誅二十七王竄又為弟完顏亮所弒亮敗葛
王璟立一向以仁政自居初入中國破京師幹離不
粘罕也幹離不早死粘罕勸立劉豫及兀朮撻懶廢
劉豫粘罕爭之不得悒悒而死兀朮大入有淮上二
士人說之曰韓世忠渡江遺弃糧草甚多遂急來淮
上則空無所有先是已敗於劉錡錡在順昌扼其前
進退不可遣使求和此庚申年六月

初約女真同滅契丹既女真先滅契丹遂竭府庫換
燕山空城又以歲幣二百萬遂敷民間云免往燕山
打料草人三十貫共得六百餘萬貫文契丹相耶藥
師以常勝軍來降又有義勝軍來降皆厚廩給時中
國已空竭邊兵廩絕飢寒欲死兩邊遂相殺及虜入
中國常勝義勝軍先往降之為嚮導又 徽宗先與
阿骨打盟誓兩邊不得受叛降契丹敗將朝廷又皆
文之有張穀者知平州欲降 徽宗親詔招之契丹
亡國之主天祚在虜中 徽宗又親寫招之由是虜
人大怒

論史

越樓會稽本在平江楚破越其種散故後號為百越
今浙間是南越閩廣是東越南蠻送李柳州誤謂柳



為南越

楚地最廣今襄漢皆是齊晉若不更伯楚必吞周緣他強大所以威公不將僭王猾夏之事責之恐無收殺至晉文城濮之戰依舊委曲還他許多禮數然此處亦是見先王不忍戕民之意未泯也

樂毅伐齊

只是戰國之士只是鹵掠只是田單會他不柰他何

歷代

西漢有質審晨意宿衛皆用子弟必亡之勢未有如東漢末年曹操合下便知據河北此着被袁紹先下

了尋得箇獻帝為令諸侯之舉學者皆知曹氏為漢

賊而不知孫權之為漢賊也若權有意興漢自當與先主協力如何先主纔整頓得起便與壞倒平時與先主交通姑為自全計爾晉元帝無意中原王導只周族人過一生大抵改新法度是世界一齊更新方做得漢衰魏代以至六朝相代亦只通相祖述弊法直到元魏北齊後周居中原時生靈死於兵寇幾盡所以宇文泰蘇綽做得租庸調隋唐因之周世宗天資高尋得箇王朴做許多事業大均天下之田如本朝太祖直是明達創法立度節拍一一都是世宗



全是得接續某嘗欲寫出蕭相韓信初見高帝時一段鄧禹初見光武時一段武侯初見先主時一段及王朴平邊策編爲一卷

諸子

荀子有好處勝似揚子雄之學似出於老子如太玄曰潛心于淵美斲靈根測曰潛心於淵神不昧也漢儒惟董仲舒純粹賈誼雜有戰國縱橫之風王通也有好處只是無本原却要將秦漢以下文飾做三代他便自要比孔子孔子有荷蓍等人它也有許多人便是疑點如說家世數人史中並無名又自叙盡是誇張考其年數與唐懸遠如何唐初諸名卿皆與說話史傳中如何都不見說考其事迹亦多不合劉禹錫作歛池江州觀察王公墓碑乃仲淹四代祖碑中載祖諱多不同及阮逸所注并載閔朗等事亦多不實王通大業中死自不同時如推說十七代祖亦不應遼遠如此唐李翊論中說可比太公家教則其書出已久伊川謂文中子有些格言被後人添入壞了究其議論只從莊老來韓文公於仁義道德上看得分明却無近於老子底說話

作文



六經治世之文國語衰世之文戰國策亂世之文然
有英偉氣非國語比楚漢間文字真是奇偉雖騷無
小室礙司馬遷相如等只是恁地說出班揚以下皆
是做文字漢末以後只做屬對文字直至韓文公出
來盡掃去了方做成古文到得陸宣公奏議只是雙
關做去如子厚亦自有雙關之文向來看道是他初
年文字後將年譜看乃是晚年文字做世間則劇耳
文氣衰弱直至五代無能變到尹師魯歐公出來一
向變了其間亦有欲變而不能者然古文自是古文
四六自是四六却不衰雜歐公力變舊習老來照管
不到爲甚詩序又四六對偶依舊是五代文習晚年
自做六一居士傳宜其所得如何却只說有書一千
卷集古錄一千卷琴一張酒一壺棊一局與一老人
爲六更不成說話東坡晚年文雖不衰然亦疏魯如
南安軍學記海外歸來作有弟子揚輝而序點者三
之語序點是人姓名其疏如此過海做昌化峻靈王
廟碑引唐肅宗時一尼恍惚升天上帝以寶三十三
枚賜之云國有大災以此鎮之今此山如如意必有
寶更不成議論觀於海者難爲水游於聖人之門者
難爲言貫穿百氏與經史乃所以證驗是非明此義



理豈特欲使文詞不陋而已義理既明又能力行不
倦則其存諸中者必也光明四達何施不可發而爲
言以宣其意志當自發越不凡可愛可傳矣今人只
於枝葉上粉澤如舞訝鼓然石林云今世安得文章
只有減字換字法爾

楚些沈存中以此爲呪語如今釋子念婆婆訶三合
聲而巫人之禱亦有此聲

陶淵明詩平淡自豪放李太白豪放亦有雍容和緩
處終始學選詩杜子美詩好者亦多是效選詩漸放
手初年甚精細晚年橫溢不可當李賀較佳不如太
白自在王川子雖險怪自有混成氣象作詩先用看
李杜如士人治本經蘇黃只是今人詩然蘇才豪一
袞說盡黃費安排巧好無餘自成一家後山雅健強
似山谷然氣力不似山谷夫今人多學山谷詩然又
只學得不好底今人不去講義理只去學詩文已落
第二義况又不知學好底便學得十分好把做甚麼
用

本朝蔡忠惠以前字皆有典則至米元章黃魯直諸
人便不肯恁地便是世態高下石曼卿書筆真所謂
顏筋柳骨曼卿曾次極高非諸公所及



雜類

秦焚書只是教天下焚之朝廷依舊留得

今一升即古之三升一兩即古之三兩

古人作甲用皮每用必漆

廬山光怪其下有寶

西川便是景朝多風處所謂滿天處慙地便是天地不甚闊

山本同而未異水本異而未同莫都是天地中好箇風水山脉從雲中發來山脊以西水西入龍門西河山脊必東水東入海前面黃河環繞右是華山為虎自華來至中為嵩山為前案遂過去為泰山聳於左為龍淮南山第二重案江南山第三重案五嶺第四重案

古人營屯如井形十字處置火候

漢祭河用御龍御馬皆以木為之比是紙錢之漸紙錢起於玄宗時王璵蓋古以玉幣後易以錢玄宗惑於王璵鬼神事繁無許多錢埋璵作紙錢易之唐禮書載范傳正言唯顏魯公張司業家不用紙錢不知紙錢衣冠有何間別

本朝有南劔太守林積收張天師子獄中而奏云其



祖乃漢賊不宜使子孫襲封

臨安鐵箭只是錢王將此搖動人心

覺範本是醫人

府君夫人漢碑已有只是尊神之辭

晦庵先生語類續集

太極天地

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為一元一元有十二會一萬八
百年為一會一會有三十運三百六十年為一運一
運有十二世第三會謂之開物人物方生此時屬寅
到戌時謂之閉物到得一元盡時天地又是一番開

然則復始所以無窮

日月相會時日在月上不是無光都載在上一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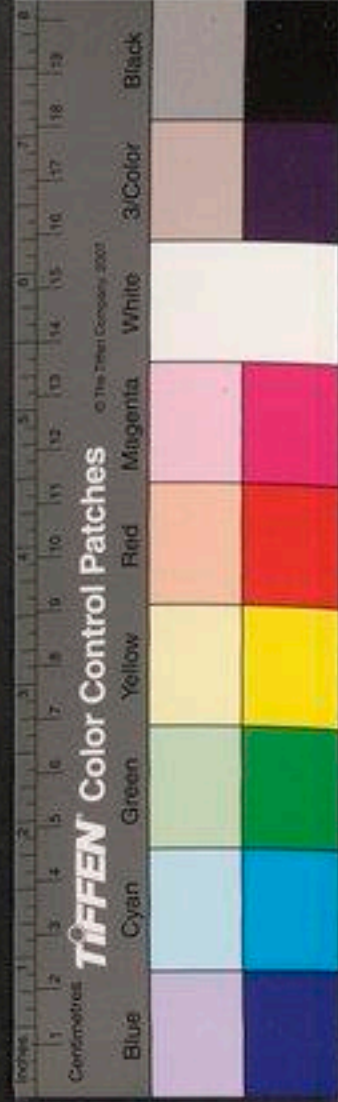
天地即是包得許多氣在裏裏一番便生一番物天
地之形如人以兩橈相合貯水於內以手常常掉開
則水在內不出稍徐手則滿矣

氣積為質而性具焉性已兼理氣善則專指理

動物首向上是親乎上人類是也植物本向下是親
乎下草木是也禽獸首多橫所以無智本原節說

鬼神

耳目之能精明者為魄口鼻之能嚙吸者為魂月黑



量是魄其光是鬼想人身竟鬼也如此老子云載營魄是以竟守魄蓋鬼熱而魄冷死謂鬼魄生謂精氣

性理

聖人教人大槩只是孝弟忠信日用常行

學

開卷便有與聖賢不相似處豈可不自鞭策人若辦得十來年讀書甚書不讀了

知行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流而不息合同而化天地間只是這箇道理流行周備

大學

知止是識得理之所在定是有倚靠靜是不動搖安則純熟矣由是發於思慮則無不得大學最是兩章相接處好看

論語

集注中胡氏是致堂曾氏是文清公黃氏是黃祖舜是氏是晁以道李氏是光祖

論語首云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終云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此深有意若這裏信不及見利便趨見害便避如何得成君子



學而篇皆先言自修而後親師友有朋自遠方來在時
習之後親仁在入孝出弟之後就有道而正在食無求
飽居無求安之後母友不如己者在不重不感之後

孟子

孟子說仁字義甚明孔子都不曾分曉說譬如沙糖
孟子但說甜味甜耳孔子却將那糖與人肯喫則味
之甜自知

中庸

健順五常之德五常乃五行健順乃陰陽二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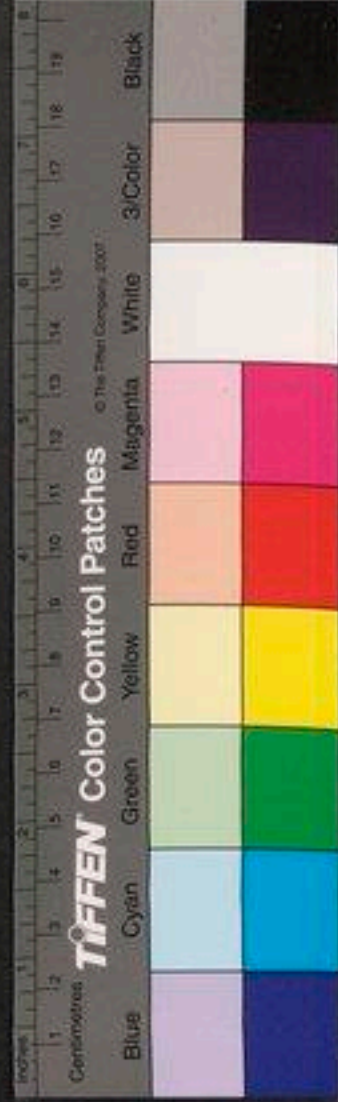
易

天須包平地之外而氣則進出乎地之中地雖一塊
在天之中其中實虛容得天中氣進上來

易擲錢以甲子起卦始京房

自一畫而二二而四四而八而八卦成八而十六十
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而重卦備故有八卦
則有六十四矣此康節所謂先天者也若震一索而
得男以下乃是已有此卦了就此卦生出此卦皆所
謂後天之學凡今易中所言皆是

尚書



以百姓為百官程謂古無此說後漢書云部刺史職在辨章百姓宣美風俗辨章即平章也

唐虞時以潛山為南嶽五嶽亦近

人心如船道心如舵道心用人心方得人心易從惡處夫所以下簡危字

浙江源疑出今婺源折嶺下

惟數學半蓋初學得者是半推以教人亦因此溫得是教之功亦半也

詩

溫柔敦厚詩教也使篇篇皆是幾刺人安得溫柔敦厚

伯恭欲主張小亭煅煉得鄭忽罪不勝誅

周禮禮記史不掌詩

春秋

不過如今之史書直書其事善者惡者了然在目觀之者知所懲勸而今却去一字半字上理會褒貶如何知得他肚裏事

禮

有二件極大事循襲一是天地同祭南郊一是太祖不立特廟



聘是命圭通信享是獻圭璧琮璜庭實是皮幣與馬
陳之於庭覲是聘享禮畢以私禮參見

孔孟周程

孔子後無聖人只緣氣日薄

程明

上蔡家極有好玩後來為克己學盡舍之
胡文定少時性最急盡寫經傳中寬字觀玩
李原中居處有常不作費力事人性卞急發不中節
者當於平日言語動作間以緩持之

朱子

在南康纔見旱便刷庫中得三萬來貫準擬糶米添支
官兵却去上供錢內借三萬貫糶米賑糶旱時糶得却
糶錢還官中解發出榜放客船米自便不糶客船米○
浙東得石天民閩集大保長盡在一寺令供出人之
貧者量道遠近就僧寺或莊宇置糶米所

廣間使人云南朝朱先生出處如何對以本朝見擢
用既歸即白堂所以有長沙之命

不問官大小每日詞狀須置一簿穿字號錄判語到
事亦作一簿每日勾號一日事都了
做教官沒意思



訓門人

禪學只是於自己精神魂魄上認取一箇有知覺之物把持玩弄至死不肯放

舉子程文此是一厄人過了此一厄當理會學問

呂東萊

伊川發明道理之後到得今浙中有一般議論只云不要矯激遂至凡事回互揀一般佞風乃柔箭處立地却笑人慷慨奮發以為必陷矯激之禍如嚴子陵是矯激分明呂伯恭作祠記須要辨其非矯激想見子陵聞之亦自一笑

陳君舉葉正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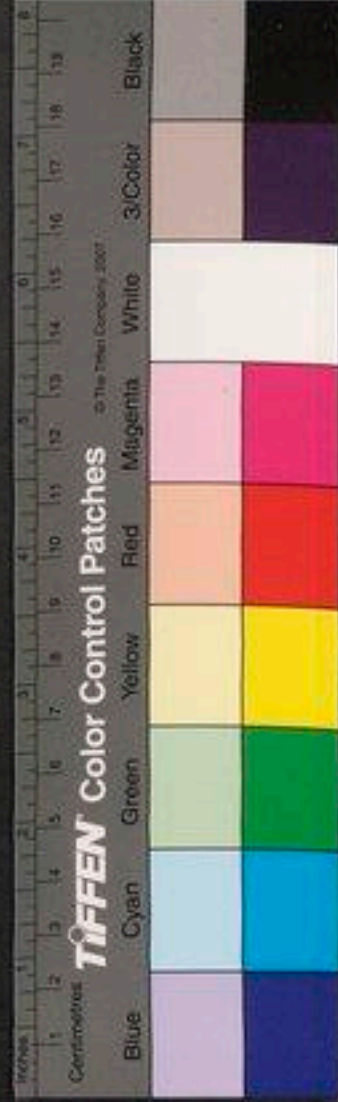
永嘉之學又不及金溪戴少望尚有此實說葉正則都是閑說

陸子靜

金溪與胡季隨書說顏子克己處以忿欲等皆未是已私而思索講貫却是大病乃所當克治者釋氏之學大抵謂若識得透應干罪過即都無了然則此一種學在世上乃亂臣賊子之三窟耳

釋老

禪如秀才家舉業相似與行已全不相干近世如宗



果做事全不通點檢

本朝

河東最難取者本是他家裏底所以太祖以書諭之渠答云不忍劉氏之不血食也

呂夷簡最是無能底人弄得天下事日入於昏亂及一旦不柰元昊何遂盡揆與范文正公

檜末年皆與光堯爭勝光堯作崔府君廟於玉津路上檜設計移之曹鈞言水漲光堯逐之檜除他從官周葵欲言梁汝嘉檜不待光堯應便改除

歷代史

南北史除通鑑所取餘只小說

晉書皆為許敬宗寫入小說

溫公無自節通監今所有者是偽本

歷代諸臣

齊魯兩生只是不肯從叔孫通漢之四皓只是智謀之士願為太子死亦曾之之意二疎見元帝不可輔導亦是避禍而已

諸子

梅聖俞說歐陽永叔它自要做韓退之却將我來比孟郊王通便是如此



作文

韓不用科段歐曾却各有一箇科段陸教授謂伯恭
有箇文字腔子才作文字便將來入箇腔子故文字
氣脉不長柳文有許多物事要就此子處安排簡而
不古如伐原議極局促不好東萊不知如何喜之
歐公文章及三蘇文好處只是平易說道理初不曾
使差異字換尋常字曾南豐尚解使一二字歐蘇全
不使一箇難字李泰伯文自大處起議論氣象好陳
后山文有法度李清臣文飽滿荆公文暗

愚苦多忘凡讀書必略記所見至讀朱子語類則
如似獲造化之大莫知所措辭然嘗評之夫子作

六經後來者溺於詰訓未害也濂洛言道學後來
者借以談禪則其害深矣此無他凡近者猶可進
而至於高明一流於高空則恐無復可返之期誤
人未央也乃今朱子解剥濂溪之圖象裛列二程
之遺書以明道學之正傳者如此窮極釋氏之作
用爲性辨詰諸老之流入禪學以明其徒之似是
而非者如彼使道學之源不差而夫子之道復明
此其有功天下萬世較之施於用世者撥亂反正
豈足喻勞列之萬分一哉至若謂易本卜筮謂詩



非美刺謂春秋初不以一字爲褒貶皆曠世未所
之高論而實皆追復古始之正說乍見駭然熟輒
心靡卓識雄辨萬古莫儔而世俗猶以一時異論
之士對言之何耶嗚呼此固難與世俗言也

門人所記或主靜坐或以靜坐爲非或主博覽或
以博覽爲雜均一朱子之言而相反類如此蓋隨
其人之病而藥之耳要之靜而可施之動博而必
求其要此中持其衡之說觀者謹毋執其一爲據
其間亦有門人記錄之太過者又當參以朱子平

日自跋言之

晦庵先生年譜

先生自二十四爲同安簿聲望已卓出歸而山居講
學天下學者翕然師尊之至四十一胡銓始不過以
詩人薦越三年雖用丞相梁克家薦改合入官執政
已議其少通又三年雖用參政龔茂良薦除祕書郎
內批已疑引虛名士恐壞朝廷及南康之政赫赫彰
彰辛丑過闕始得進對求其遇合之實猶未焉

寧廟在東宮黃裳爲講讀官所學大進光宗大稱
賞裳謝以必欲進德修業追蹤古先哲王當擇天下
第一等入上問爲誰以先生對自是寧考寤寐



見今日踐昨明日詔自長沙入侍講而丞相趙忠貞
實先生平生知己方洗日虞淵思佐太平可謂千一
之奇逢矣奈何韓侂胄以名家子孫自詭太后親屬
謂可得教旨以竊弄威福丞相乃信之不疑先生已
預憂其將凡肉我丞相不寤故先生卒以譏間歸而
丞相亦及焉向使忠定能用先生言當主聽未惑疽
根未結時談笑而去之雖太平未必不可致亦何至
爲其挑敵禍民鋤去無策天誅出於權變政柄從而
下移積弊旣深庸繆踵發廢靡至于今未知振起之
日哉此事關世道最大固非獨先生一身之窮達也
然先生自十九歲登第至七十歲致仕五十年間僅
歷同安簿知南康軍提舉浙東常平茶鹽知漳州潭
州凡五任九考及經筵四十餘日而已翔翔未幾垂
翅輒歸君恩方隆讒間已至窮固甚矣乃得以其餘
閒精究孔孟之正傳爲千萬世道學之宗主雖使先
生出將入相功著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耶故愚
嘗妄謂孔子窮而在下者也故能集堯舜以來列聖
之大成晦翁鬱而不伸者也故能集伊洛以來諸儒
之大成似皆有造物者司其數於間而窮者乃所以
爲達嗚呼盛哉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二十八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二十八
讀本朝諸儒理學書七

南軒先生文集

詞賦詩

風雩亭詞末章云希蹤芳柰何盍務勉乎敬恭其布
置歸宿大率與晦庵白鹿洞賦相表裏而可以救
近世揣摩氣象流入空虛者之弊

詹帝廟詞亦類晦翁舜帝廟詞

竹林迎神章惟感慨而不及冠公身事最得體

遂初賦爲發明復之意方以義裁文之復明收而末句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二十八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二十八

讀本朝諸儒理學書

南軒先生文集

風雲亭詞末章云希蹤芳柰何盍務勉乎敬恭其布

置歸宿大率與晦庵白鹿洞賦相表裏而可以救

近世揣摩氣象流入空虛者之弊

簷帝廟詞亦類晦翁舜帝廟詞

竹林迎神章惟感慨而不及冠公身事最得體

遂初賦爲發明復之意方以義裁文之復明收而末句



僅以一語及孫興公此理之所在亦文法也

續杞菊賦云天壤之間孰為正味厚或腊毒淡乃其
至

送鮮于大任入幕詩莫邪雖云利寧作囊雖露又安
國晚酌分韻驅車萬里道中途可停輔其厲志如
此道旁見穫者詩姑寬目前飢詎有卒歲樂其憂
民如此蓋同一所見之遠也南軒詩大率主義理
而語自工

律詩

人立千峯秋色裏月生滄海暮雲邊又萬里煙雲歸
老眼千年形勢接中州皆先生舊次所寄也其詩
定叟絕句云駟馬安車遵大路正須緩轡不須忙
正大之情如此有用之則行氣象

表

嚴州江陵到任等表皆平叙民情國事文從字順德
人之言也

經筵講義

講葛覃一詩大略謂人心易動貴驕易滿使為國者
每念乎稼穡之勞而其后妃又不忘乎織紉之事
則心不存焉者寡矣口奏又謂或云要得立事獲



人不柰何臣以爲此等議論乃壞國家元氣毒藥
又進曰家法之美無如我宋 光獻曹太后方
英宗之初有功社稷 宣仁高太后致元祐之治
號爲女中堯舜 欽聖向太后建中靖國之初有
功社稷 欽慈孟太后靖康建炎間社稷之功又
冠前古實子孫萬世無窮之法愚按此晦翁取而
附此以爲敬夫所以堯舜吾君而不愧其父師之
傳者所宜三復而深思

答周漕啓

惟故歲之幸於尚前敷之未償仁哉豈乎富人之窘
宿通貧官之替零稅者豈復念及此乎世有歲幸
一稔小民反以爲苦者多矣

記

學記九篇皆言人倫孝弟惟雷州記明善與利云自
學校之教不明爲士者亦習於利而已

廢寺
爲之

靜江柳雷
三學皆撤

嶽麓書院記開寶中郡守朱洞創始李允則言于朝
乞書時山長周式以行義召拜國子主簿使歸教
授詔以嶽麓書院名增賜中祕書時祥符八年也
紹興辛亥兵火乾道改元劉侯復其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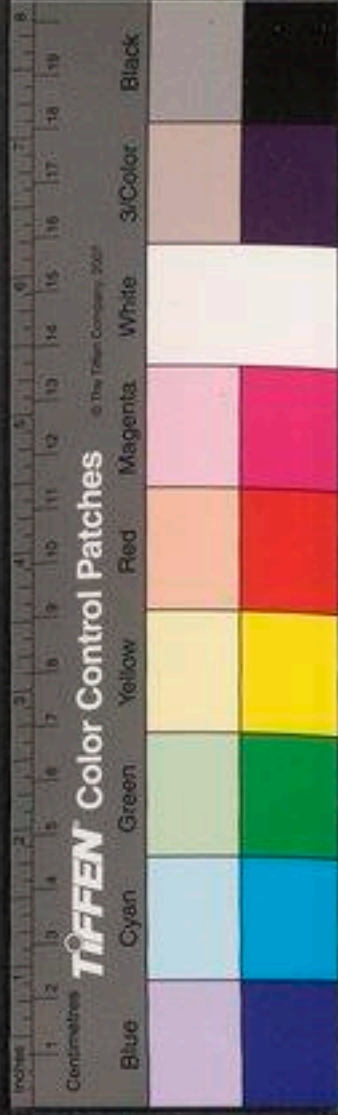
堯山灘江二壇記山川之所以爲神靈者以其氣之所蒸能出雲潤澤羣物後世固亦有山川之祠而人其形宇其地則其失也久矣

楚望記江陵山雖去郡遠然聯絡以屬于當陽巫峽之間其浸則如蜀江彌亘千里爰築二壇扁曰楚望道求韶南康軍濂溪四祠堂記發明道學之原最詳石鼓山諸葛武侯祠昭烈牧荊州時侯以軍師中郎將駐臨蒸臨蒸今衡陽縣也有大地則有三綱若汨於利害之中而忘夫天理之正則雖有天下不能一朝居此侯所以討賊至死不悔

罷去配饗

昭州鄒侍郎祠堂記元符中爲右正言直諫貶新州建中初入從崇寧二年又貶昭州四年歸沒於常州人臣不以犯顏敢諫爲難而忠誠篤志之爲貴士君子不以一時名節爲至而以進德終身之可慕公再位於朝憂國彌切重斥炎荒凜不少沮

建寧游胡祠記游公二程高第元符三年冬爲監察御史有中庸語孟說垂於世胡公與游謝楊游而講程說所自得在春秋執經入侍



靜江題名記靜江經略領郡二十五其外則羈縻之
州七十二又其外則諸小蕃羅殿白杞特磨白衣
之屬環之又其外則交趾大理等國屬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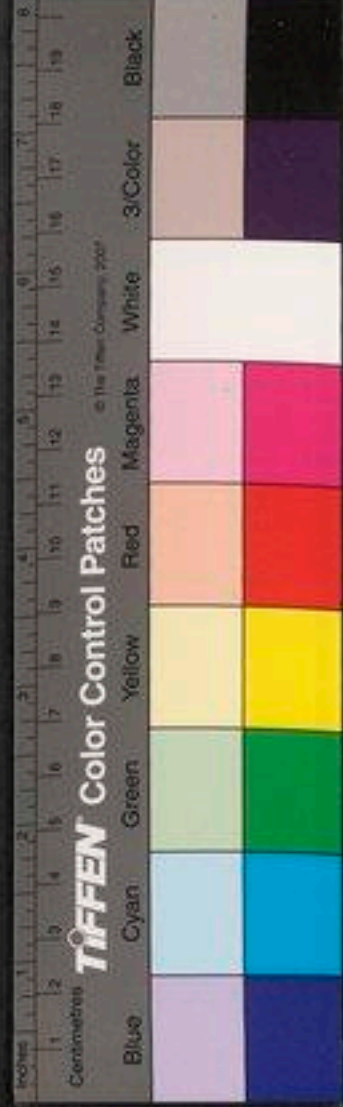
敬齋記二篇為崔子霖作者尤起發人意

拙齋記前論士病於不拙人所易到後論病學者之
不拙此意極有益於人

仰止堂記云人生天地之中而與天地同體出乎萬
世之下而與聖人同心其惟仁乎古之人起居寢
食之間精察主一不知有外物之可慕他事之可
為不知有富貴之可喜憂患之可戚蓋其中心汲
汲於求仁而已

樂堂記上饒徐衡仲名安國為龔氏後既第感正
本明宗之義言于朝歸徐姓父母俱存合百五十
有六歲伯仲季氏亦皆無故以一樂名其堂記略
云民生莫不有父母之親兄弟之愛此性之所具
而天之所為也苟惟強離其所繫而合於其所不
可合是豈性也哉是故神不歆非祀民不祀非族
聖人書吾人滅節豈不深切著明哉

潔白堂記天地其父母乎父母其天地乎不以事天
之道事親者不得為孝子不以事親之道事天不



得爲仁人

名軒室記軒名時習室名不貳

游東山記先生游永之山東置酒僧寺之西軒零陵張紆公飾預焉嘆曰此范忠宣公故居也公居此時某始年十三四先人辱爲公客故某亦得侍公公目疾手執寸許玉摩按其視之旁有兒曰此石也公愕然曰非也此之謂玉公有誠至於不欺孺子又諸孫與僧戲僧至詬罵語微及公公漠然若不聞水之士有問范某於丞相爲何親蓋斥文正公之名公實是類久而曰先公也又一曰問郡士登

科者某人獨未歸耶或曰談學官也公憮然曰

事近民精心於此學之要也始登科顧徒求便安耶

序

南嶽唱酬序乾道丁亥十一月先生與晦翁游衡嶽三山林擇之與焉甲戌宿草衣岩山林川壑之觀已覺勝絕乙亥抵嶽丁丑渡興樂江伯霧盡捲諸峯玉立由馬跡橋登山暮抵方廣氣象深窈八峯環立所謂蓮花峯也戊寅穿小徑入高臺寺門外萬竹森然雪厚幾數尺望石廡如素錦屏出西嶺過天柱下福嚴歷馬祖庵過大明寺猶紆迂數里



乃至上封山高草木堅瘦雲氣虛吸其間望祝融
絕頂褰裳徑往羣峰錯立遠近異態其外四望渺
然不知所極如大瀛環海中真奇觀也相水環帶
山下五折乃北去蒼莽中洞庭在焉已卯同游仙
人橋再上絕頂過南嶺庚辰游前嶺以下凡七日
經行數百里景物之美不可殫叙更迭唱和倒囊
得百四十九篇方已卯之夕中夜凜然念吾三人
數日間亦荒於詩矣始定要東翌日當止是後雖
有可歌者亦不復見於詩矣

夫張荆川安國告之以講學送曾聚父序云天資秀
美之士往往爲他岐所陷遂方耕道序云當觀
氣質變化之淺深而知學力之進否送鍾尉云氣
質雖美而有限天理至微而難明

靜江諭俗文

一歸罪墳墓不吉掘棺寄寺名出租一齋筵侈靡不
能辦者停喪婚姻幃帳華靡以至男女失時一生
子多不舉一病不服藥妄聽淫祀一誘他人妻販
賣謂之捲伴亦緣細民興販不返妻室無依

史論

漢楚爭戰聽三老董公之說三軍編素於是五十六



萬之師不謀而來從使斯時高帝不入彭城置酒
高會率諸侯兵窮引所至而誅之天下即定

蕭曹。蕭何守關中薦韓信曹參雖不逮然以摧鋒
陷陣之氣施之治民能盡斂芒角亦寬裕有識矣
至不知呂氏之禍已甚當逆為之勸惠帝憂不知
所出但為淫樂而不能引義以強其君心為可罪也
張子房有儒者氣象五世相韓篤春秋復讎之義始
終以之愚謂復讎固其義也以其人則智謀之士
也儒者氣象恐又別先生之言蓋自有為而發

王陵陳平周勃處呂后事如何。人臣之義當以王
實助之也二子方對呂氏時特畏死耳未有安漢
之謀也抑二子安劉氏之計亦踈矣使酈寄不可
劫北軍不可入呂須之謀行則亦殆矣忠於人國
者顧如是哉

文帝。入踐大統知為漢社稷非為己請建太子則
先示博求賢聖請王諸子則先推諸兄無後者施
惠於民皆有誠意其待夷狄一以實語惜大臣不
過絳灌申屠嘉之徒獨賈誼為英俊而又多所可
恨卒亦不見用故以帝之賢僅為小康如淮南薄



昭之事未免陷於刑名至於急肆而新垣平邪說入之然終以天資高旋即悟其終詔有曰惟年之久長懼手不終可見帝之能察乎此矣

賈董○賈生英俊之才然未免有激發暴露之氣天人之對雖若緩而不切然反覆誦味淵源純粹以武帝好大喜功多欲之心使聽仲舒則天下蒙福矣武帝○奢侈窮黷然不至亂亡者有四事高帝文景流澤參漑一也表章六經聘召儒生二也輪臺之詔三也審所付託四也

雜自○王道如精金美玉豈容雜雜之則是亦伯而已自高帝取天下國以天下為己利文帝亦親黃老刑名設施動皆有術至宣帝則威文之罪人也西京之亡自宣帝始

丙魏○魏相假許史為重進不以正為相奏異聞諫伐匈奴書有可取者丙吉德厚可稱至韓延壽楊惲之死莫能救才識不逮相遠矣

蕭望之劉向○元帝初外有史高摠朝廷之事內有恭顯制樞機之權二子處其間可謂危矣而二子用人惟其附己以鄭朋之傾邪使之待詔至華龍之汙穢亦欲入其黨不嚴如是欲不敗其可得乎



史稱袁安任隗素行高梁冀未有以害之斯言誠有味也

漢儒。名節之稱起於衰世衰世實亦有賴乎此漢自叔孫通固以利祿爲事至公孫洪取相印學士皆歆慕之其流至夏侯勝之剛果猶有明經取青紫之語宜乎王莽篡竊責符獻瑞一朝成群能自潔者班班僅見也光武力矯斯弊相靈之後亦君子維持之力然則名節之稱在君子則爲未盡而於國家何負哉

元成以後大臣。漢末大臣有正論者王嘉何武師丹耳然若不獲其本而始因一人一事而指陳無益也故哀帝之末董賢雖去王氏即起遂亡漢矣漢自高帝外諸將。漢將以趙充國爲最凡將之病患於勇而不詳謹充國馳至金城而西戎坐消此不特爲賢將殆可相也

光武比高祖。高祖洪模大略非光武所及光武之善守復非高祖所及

光武不任功臣。寇鄧賈復識明而行修量洪而器遠以光武所用大臣論之三子過之遠甚顧乃執一槩之嫌廢大公之義是反爲私意而已抑光武



所責於大臣特爲更事故不知用大臣之道

李固杜喬。李固方舉於朝即就梁商之辟此其失之於前方質帝之執也固爲首相固獨推究侍醫等此其失之於後杜喬在九卿若懷是見必贊固爲之矣及繼固爲相已制命於冀相與就死李杜二公精忠勁節但恨節目間處之未盡耳

東京黨錮。時不我用既昧處困之道進而居位又失亨屯之法使在聖門當入仲由之科陳太丘送官者之葬以此免禍君子亦不貴也郭有道足爲當世人物之領袖然收斂之功猶未之盡黃叔度氣象溫厚圭角渾然使在聖門作成之當居顏子之科矣

竇武陳蕃。宦者盤據其勢已成而武等但欲速決舉動草草使之人人自疑觀朱瑀所謂中官放縱者自可誅我曹何罪使蕃武施之有道則此曹亦心服矣況武於靈帝踐祚之初一門三侯妾國封殖故王甫後來亦得以藉口蕃辭爵而不能力止武之封是亦潔身之爲耳任天下之重顧止如此哉兩漢選舉。左雄之奏尤爲善竇當時雖以限年爲喟然是舉所得乃陳蕃李膺陳球輩爲一代名臣



晉元帝。元帝初以懷帝之命來臨江左懷帝卒以蒙塵迄不聞勤王之舉愍帝再蒙塵懼天下之議已則陽爲出師之勢終歸罪於運餉稽緩斬一無辜令史赤眚之異亦深切矣夫受君父之委而觀幸以自利三綱淪矣

謝安肥水之功。玄有謀慮善使人而牢之勇銳出衆使玄將重兵于後使牢之將精兵迎敵於前秦兵既近洛澗牢之直搏而勝之奪其心矣肥水之戰其勝筭已在目中故安靜而不撓其矯情鎮物豈固爲是哉至於却上流之兵又其一奇也得之不足以助益而適足以銷薄聲勢動搖人心相冲是舉亦無謀矣若安者其在東晉人物中傑出者哉温嶠。太真少時嘗以孝友篤至稱。一旦奉劉琨之檄將命江左毋得固止之不可至於絕裾而就行使太真能佐晉室剋復神州勲烈如浮雲之過太虚耳豈足以塞其天性之傷

仁說

人之性仁義禮智四德具焉其愛之體則仁也是乃天地生物之心而其所由生者也故仁爲四德之長也人惟已私蔽之以失其性之理是以爲仁莫



要乎克己私既克愛之理無所蔽則與天地萬物血脉貫通而其用亦無不周

記甘露李文饒事

曾旼所總丹陽類集載熙寧中僧應夫治故殿基得李文饒手記云寶曆間創甘露刹以資穆皇之真福文饒有祭言禪師文云因甘露之降瑞立仁祠於高標與此記合則文饒豈真知惡異教者哉愚按李文饒平生毀僧寺而獨創一甘露寺恐無此理或僧徒故爲此事以汙之如僞撰韓文公作大顛書之類耳

黃鶴樓記

武昌黃鶴樓以山得名而唐圖經爲恠說謂費文禕仙去駕鶴憩此閻伯謚記中乃實其事或者又引梁任昉所記謂駕鶴之賓乃荀叔偉非文禕也此皆因黃鶴之名而妄爲之說樓旁有石照亭不知何妄男子題詩窻間遽相傳曰此呂洞賓所書而蘇子瞻亦載馮當世之說有羽衣着屐之詩嗚呼寧有是理哉

書

與劉共父○近世再臨舊鎮者聲均率減於前或曰



上下玩習之故某以為不然殆由在我者有忽之
之心耳○某效職于此佩心誠求之之訓味哀矜
勿喜之言怵惕龜勉諸蠻一以信義待之如買馬
一事舊弊革去凡數十事最苦是鹽銀輒虧其輕
重帥司先利出剩銀之得其下官吏率從而戒剋
乾沒今先去出剩銀招馬官先以此意出塞喻蠻
落舊來馬至二月末方有來者而羅殿又四年不
來今方中冬邕州已申羅殿將馬千七百疋近塞
矣益知忠信之可行而在我者誠當自檢也

與湖守薛士龍○聞欲招陳君舉來學中此固善但
欲因程文而誘之讀書則義未正今日一種士子
將先覺言語耳剽口誦用為進取之資轉趨於薄
此極害事

與吳晦叔○仁右道左之說右為陽而用之所行左
為陰而體之所存也○黃老翁張取與之意竊弄
造化之機故其流為刑名

與朱元晦○七十三篇蓋南軒平生所資而期於明
道救世者晦翁一人而已其規切晦翁之語如曰
聞兄在鄉里因歲歉請於官得米儲之春秋償所
取之息不過備耗或者妄有散青苗之譏兄聞之



作而言曰介甫獨有散青苗一事是耳奮然欲作
社倉記以述此意某以爲此則過矣是乃意之所
加不自知其偏者也又來者多云會聚之間酒酣
氣散悲歌慷慨如此等類恐皆平時血氣之習未
能消磨不可作小病看又慮元晦學行爲人所尊
敬眼前多出己下平時只是箴規他人見他人不
是覺己是處多他人亦憚元晦辨論之勁排闥之
嚴縱不所疑不敢以請深恐諛言多而拂論少異
日流弊不可免念世間相知孰踰於元晦切磋之
義其敢後於他人其論晦翁著述云論語章句精
確簡嚴足詔後學中庸大學章句極涵蓄有味大
極圖解析理精詳西銘之論甚精克齋銘敬齋箴
皆當書之座右也其自以所著述資晦翁者云語
說游荷指論極爲開警奉教以禮書中不當去冠
禮事甚當其言所與同時諸儒云伯恭近來儘好
說話於蘇氏父子亦甚知其非又云伯恭愛弊精
神於閑文字中徒自損何益如編文海何補於治
道何補於後學徒使精力困於翻閱亦可憐耳承
當編此文字亦非所以承君德又云陸子壽兄弟
如何肯相聽否澧州教授傅夢泉乃是陸子靜上



足其人亦剛介有立但所談學多類揚眉瞬目之
機子靜此病曾磨切之否其於胡氏之學則曰知
言疑義開發甚多不是指摘前輩也又云胡氏春
秋傳多有合商量處又云讀史管見病敗不可言
看來多是爲檜設言天下之理而特爲譏刺一夫
不亦隘且陋乎因晦翁論武后事既立長子難誅
其母則云中宗雖是武后所廢然嘗欲傳位與后
父是得罪宗廟不可負荷五王若能正大義於唐
家見存子孫中公選一人以承天序告于宗廟誅
此老媪則義正理順唐有泰山之安矣其論當世
人物則云盛衰共父今日違官似皆不能過之又云
今日所謂正人端士固有之惟是不知學不可望
以向上事業耳其自言廣石之政謂自靜江之外
諸郡匱缺願與憲漕通融均濟之偶南臺關官時
暫兼攝遂乞增撥諸州一分塩息錢及增邊州米
錢又請以見在二十萬緡專充漕司買幹塩本二
十萬緡專備借諸州撥塩本此乃一路性命所繫
幾爲小人盡刮以獻又云本路塩法正縁諸州荒
寒全仰漕司撥塩息往年行客鈔賣數極不多却
有折米錢甚重民深病之改爲官般而罷折米廣



東不便而爭之再行客鈔然所賣數多鈔大積壓
於是復行官般但漕司撥得息少則抑賣增價之
事生故論奏增給大抵此路窮薄祖宗時全仰外
路應副今每歲反應副外路鄂渚大軍錢靖州歲
計錢及買馬錢合二十一萬緡此路盜賊之多緣
配隸之人萃焉比嚴首捕之科收其強壯爲效用
故少戢其自言江陵之政謂今軍事在都統司財
賦屬總司帥司所當以固結民心爲本帥司兵但
有神勁馬步合千人荆鄂大軍屯營在此者亦萬
五千餘人務以信義待之號令則不可少犯此間
乃吳晉腰領自襄陽至此僅六百里要當以死守
之往年劉信叔號名將張安國素豪俊然爲帥時
聞少警便要爲移治江北之計此乃大繆又云義
勇民兵是爲荆渚之衛近來振激之使受縣宰節
度共父與免役極害事今亦修正之辰沅等五郡
刀弩手比列上爲父遠計堤岸繫一方之命近城
十數里廠所恃者今爲父遠之計不敢草草也其
泛及民事云見李壽翁侍郎申明乞依舊法義米
各積穀在逐鄉都分中戶部固已沮之矣望兄誌
爲畫項見教



與呂伯恭。衣冠不整。舉止或草草。此恐不可作小病看。外之不肅。而謂能於外可乎。以不當憂責為幸。此意殊不厚。存心既爾。若一旦臨事。豈復更有力乎。大抵老兄平日似於果斷未足。雖是過於厚傷於慈。為君子之過。然在他人觀我。則觀過可以知仁。在我自檢點。則終是偏處。仁義之道。常相須。若於義不足。則所謂仁者亦失其正矣。去年聞從學者甚眾。其殊謂未然。若是為舉業而來。先懷利心。豈有就利上誘得就義之理。今已謝遣甚幸。

答胡季隨。元晦所編遺書皆存元本。其間真偽在我。玩味之。久自識別之。

答陳擇之。○異端自謂直指人心。而初未嘗識心也。使果識心。則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是乃人道之經。而本心之所存也。其忍斷棄之乎。

答陳平甫。言自己工夫。

答沙市孫監鎮。○楚乃伍員之宗國。豈有假手於讎。覆其宗國。快心於其君耶。狄梁公乃與大禹太伯一例存之前輩。嘗謂梁公偶未之思耳。今勅額在吳。以慰吳人之思。可也。在楚則不可以施樂祀典。有功德於民。則祀貪於此地。何止無功德而已哉。



答陸子壽○講學不可以不精也元晦卓然特立真金石之友也

答李賢良○盛名之下難居而問學之方無窮責人者易為言而克己者難為功

答胡直夫○世固有不取異端之說者然不知其說乃自陷於異端而不知又云君子亦豈無欲乎而

莫非天命之流行不可以人欲言常人亦豈無一事之善哉然其所謂善者未必非人欲也愚謂二

者皆本原上精明之語

去事親從兄上指示窮端的釋氏只認運水搬柴

為妙義而不分天理人欲此不可不知

答喬德瞻○惟二程說話完全精粹其次則尹又其

次則楊方到謝上蔡

與曾節夫○舊祈禱無義理盡除之只到社壇風雷

兩師壇及於湘南樓望拜堯山灑江遣官奉祝版

瘞山投江而雨大集庶使邦人益信土偶之非所

當事而山川是為神靈也○又云舜廟堂廡有庀

之神在焉武后亦勅入廡下又僧伽一部亦在焉

即日投畀江中庶幾一廟之內四門穆穆耳○又



云保伍法先行於靜江非惟弭盜亦且息訟因漸
教以相親睦扶持之意諸邊蠻獠一以爲赤子一
以爲龍蛇豈容少忽。察偏矯習常有新功中庸
謹獨大學誠意乃下工夫要切處。長物之說正
所欲聞近來只是買得一石屏及一觥其他皆向
來几案間日用者也。權攝事如廣中用八路法
但可差在本路得替寄居待闕官。潭城諸倉已
有米近八萬斛勸陳帥借此濟民却一面奏聞待
罪至獲罪十數萬生齒已活矣况不必獲罪耶

答問

之性屬人伊川通人物而
道之說蓋明性之存乎人伊川

乎不在

執其兩端如始終本末大小厚薄之類
體而執其兩端然後可量度取中答云此
乃恐非本指如當剛而剛則剛爲中當柔而
柔則柔爲中愚恐如南軒之說又似執其一端耳
按經文自明白無他求可也。又夫婦之愚一章
云若專指夫婦間人所不睹不聞者却似未穩愚



意南軒之說是矣經旨夫婦之愚對聖人而言特指匹夫匹婦之愚者耳

答胡廣仲主謝上蔡心有所覺爲仁之說云知覺是知覺此又豈可遂以知覺爲此哉

答陳平甫主書作夜息爲天理云異教中亦拈此孟子子只拈出愛親敬長之端最爲親切○答其欲經紀明道橫渠之後云此有位者之責不當竊取而任之若與之相識則或周之教之可也

答宋伯潛問舜明於庶物之物云道外無物愚恐大寬

答周允升問至道謂夫子與太極合德云天可一言配指形體也太極不可言合太極性也

答呂子約問敬鬼神而遠之云遺書中亦未說到深遠處且大綱說敬愚謂鬼神事夫子此一語盡之矣又本旨在務民之義若說到深遠處恐便與夫子不同

答俞秀才云周公欲代武王死是渾全誠意其謂金滕策祝之詞不無妄傳則似不必疑也

跋

跋孫子西漢藝文志載武所著兵法八十二篇圖九



卷杜牧謂武書數十萬言曹操削之爲十三篇
跋王介甫帖○例多匆匆草草丞相平生何有許忙
迫時耶

墓誌

少傅劉子祠○公初佐其父忠顯公鞫守越守真定
及京城不守忠顯死之公義不與共戴天佐張忠
獻誅范瓊陝西之失用兵玠守大散關公知興元
送守三泉爲壁潭壽山上卒全蜀張公罷公貶白
州起知泉州又坐張公貶漳州起知鎮江秦檜罷
之歸子洪克世其家初朱松以家事托公教其子
蓋與已子均是爲晦翁

吏侍李公浩○建昌人不見年魁秦熿其後論者爭
言檜時事公言蚩尤五兵李斯篆隸苟便於世不
以人廢知台州破豪民鄭憲之家爲其訟冤賴劉
珙免知靜江浚靈渠爭買馬市象事

工書廖公剛○順昌人居鄉喻盜使反業堂名世綵
章博之追貶封還章傑章僅補外之詔在臺多所
論列自公之去言事者多承望而搢紳宦逐相繼矣
司諫王公縉○其先自嚴家於明知英州盜過其墳
無犯朱勝非當國故卿監官至都堂亦使趨庭自



列公不肯入堂言多採用公之存子孫悉從吏部
選無諸堂者

祕閣詹公至○嚴州人初為河州士曹薄寨主王淵
之罪後淵顯張浚韓世忠皆其舊部曲其言為諸
將所信故張忠獻任之凡軍事非文檄所能傳者
必公往諭意嘗佐世忠解濟州之圍行至熙河請
駐山陽世忠不從而敗劉光世解兵柄料呂祉泣
之必敗

教授劉靖之○述其撤近歲太守部使者之祠而祠

濂溪以訓學者義理其文甚悉

吳龜廟。述其望得官而不露

魏元履○名揆之舉遺逸任太學錄請去王安石父
子而進爵程氏又白太學豈當專以浮言取人臨
終戒用僧凡五招晦庵以終事為託

鮮于廣○少母安人常氏廣襁褓時去其家既冠而
知之則常氏沒矣廣追念哀疚屬南軒為哀詞

勸農文

首告以勤吾力既盡至豐歉則天焉而亦由於人事
此則太守與官屬之責而亦有繫於百姓者焉文
字宛轉周於事情



祭文

祭虞雍公云論有異同正惟公義之報

漢丞相諸葛忠武侯傳

傳後云或謂侯勸昭烈取荊州為不義不知劉琮既已迎降於操則荊州固魏之荊州矣予以取之豈不正乎惜昭烈之失此機也又或謂魏延之策惜侯不用不知夫天將昌漢以侯之舉措掃禽亂賊直餘事耳行險僥倖非侯志也嗚呼秦漢以來士徂於戰國之餘習張子房為拔出者而猶未免乎雜以伯術若侯真豪傑之士無文王猶興者耶然

使侯得游於滌派之所講學以終之則其所至又

非予所知也又曰朱元晦以予不當不載以管樂自許事謂侯為後主寫申韓管子六韜之書及勸昭烈取荆益可見其所學未免駁雜然方曹氏篡竊之際侯以身從帝室之胄允執大綱終始不渝使侯當齊侯時其肯自富其國而忘天下之大訓乎使侯當燕昭時其肯志在土地珍寶而自以為功莫大乎故不欲書以惑觀聽技本塞源之意也予讀出師表所以告後主一出於正殊非刻核陰謀之語故於手寫申韓等書之事疑則可闕也侯



在草廬一見昭烈遂定取荆益之計蓋以興復漢
室爲己任則諸侯內懷他圖者得以正名而討之
然昭烈小不忍而妨大計故劉琮降操荆益可取
而不取是侯之策昭烈未能盡從也及狼狽而遁
藉吳取操又迫於吳而入蜀以誦計取之予知侯
有不得已者非草廬所以告昭烈之本意也然侯
於學未足故昭烈誦取劉璋終爲有媿若夫開國
建后大事也而奉冊所立者乃亡國之宗婦以日
易月後世之大失也而昭烈之喪冢宰所贊者乃
固陋之禮然則當斷之曰若侯者體正大而學未
至者也

謹按先生講學專主涵養持敬謀國專主致君
讎敵居官專主恤民練軍乾淳諸儒議論與晦
翁相表裏者先生一人而已晦翁之言精到開
拓足集諸儒之大成先生之文和平含蓄庶幾
程氏之遺風晦翁精究聖賢之傳袞闕異說所
力任者在萬世之道統先生將命君父之間誓
誅讎虜所力任者在萬世之綱常元氣胥會二
儒並出其更相切磨友誼卓然又足使千載興
起嗚呼此其所以爲乾淳之盛歟



南軒先生語錄

論語類

謂學而時習不特效人之善如觀天行健則自強不息之類皆是也愚謂此於學字上推廣若本旨又重在時習上

射不主皮與爲力而射者不同科愚意似不必添與字只作爲其力之不同亦自明白

論敬鬼神而遠之因言橫渠挂夫子像見而不拜又不可遂卷起

夢見周公五峯謂必曾於畫像中見之所以夢見愚謂世之不識其人而夢之者甚多但夢中以為其人耳如子孫之於祖先亦然此何足恠而轉生畫像之說耶大抵夢境所見與青天白日識認人面目不同夢見周公何可議論

論夫子與上大夫下大夫言云最是更端處難蓋以爲一時之間既與上言又與下言也愚意隨應而不同亦未必同是一時

論鄉原自以爲是便休是以終身爲原人愚謂此說極平又有益於後學

龜山云惠及困窮之人是爲天祿之終愚謂此雖一



說恐改了經文耳

猶之與人訓猶爲若愚恐之字無着處且合依古註訓俱

中庸類

君子居易以俟命非專俟其通

易類

蠱之上九不事王侯只是不立其朝爾人却言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是無人倫

詩類

振鷺取其潔亦謂其翔而後集愚按詩本喻有客之容餘皆推廣爾

禮

曾子易簣季孫以人情賜之曾子以人情受之若以此終則不可

冠禮見於母母拜之只不坐受其禮皆謂之拜今小兒便穿秉是以名器爲戲玩既冠可也

喪祭既不用浮屠蚤晚臨之類不可不備

神主神所依主子無出處但恐古者貴賤有少別爾

春秋

德壽問長勺之戰對曰曹劌所論特血氣之勇所以



易竭若報父兄之怨雖百鼓不竭愚按劇所言是
臨陣一時之事先生乃借以言曾中忠赤之蘊

孟子

氣次焉次焉者繼之謂也無是餒也不可使此餒也

道學

或逞利欲不知天地不只生爾一箇何不將此身在
天地間公共看

恐利害卷卒之間錯了路岐

廷對須直言蓋士人初見君父此時可欺則無往而

非欺

附麗匪人如黥如鼻雖欲清洗而痕跡尚在夫人得

而指之不復爲完人矣

遭人謗謗得是固當改謗得不是必思何以致此

性理

良心豈無發見之時引而申之涵養而擴充之天理
自明人欲自消因循怠惰此人欲所以肆也

吳晦叔說惻隱曰有所惻然隱於吾心東萊曰此正
如說隱着脚相似

本朝諸子

濂溪學問如此而舉世不知爲南安掾程大中始知



可見無分毫於夸方是朴實下工夫人

溫公自陝歸洛以俸餘賈布洛布賈高即以陝賈賈之先生曰不如伊川塌麥有來問麥賈者曰依市賈欲損之不答先生曰若減賈便是近名

康節云君子贏得做君子小人枉了做小人先生言贏得是有利心不若改云君子本分做君子愚謂詞義於此乎益精矣然欲警切人心使其銳於為善恐仍不若本語之精神孔門云惠而不費亦不以計較為嫌也

康節與韓魏公游龍門題檉林見墜枝而知其將伐磨而不磷涅而不緇須還孔子吾人只當學子路龜山晚年一出自處地位太高

龜山見明道歸再與摠老語摠老曰必曾遇異人來更不敢與爭辯

南軒初見五峯五峯辭以疾以其家學佛再見乃授業焉

文海事伯恭錯承受昔溫公作通監似不為無益前輩猶謂其枉用心

陸子靜謂不當編程氏遺書晦叔曰若如其言六經可燒先生曰是



霍光天資重厚如朝謁進止常不差尺寸似乎知學者

古君臣

唐太宗政要中載孔明語云吾心如秤不能爲人作輕重

一士大夫不畏死常風浪中過鄱陽湖晦庵聞之曰當時溺湖中當得甚高節先生曰元晦說極是若舍生只得死何用琴張欲弔宗魯孔子曰齊豹之盜孟軻之賊女何弔焉琴張只見宗魯死便以爲難事不知其不義也子路爲孔懼死始初不知所擇雖謂之不得其死可也自古不曾見聖人被後人有靜而死不亂者有赴死如歸而死不亂者有信其死去之西天而死不亂者

武昭儀稱制褚遂良諫不聽孰若高宗初幸尼寺取才人入宮之時大臣一言可去與楊妃事同

維州事李德裕初固不當受牛僧孺後所處亦非彼悉怛謀乃慕義而來當先與吐蕃約以金帛贖其罪然後歸之致堂讀史論維州本中國地德裕受之是

陸宣公奏議善開明人主及爲相却與爲詞臣不同



當奏白而行之不從則去不應復抗疏累千言若
宣公只是詞臣無宰相才

本朝人物范文正公本朝第一等人寄元均帖云此
去南陽亦且讀書涉道貴深退即自樂非升沉之
可搖也忠宣公豈能及觀其救蔡確謂逆曾參反
爾之言違老氏好還之戒又語同列以不當開此
路是論一已利害平生心術見於此矣司馬溫公
改新法或勸其防後患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更
不論一已利害

君相不當惡士大夫之好名惟朋友相切磋則不當
好名耳

鄒道卿貶昭州氣終不衰胡澹庵大節極好趙忠簡
人品甚高黨籍至忠簡始除汪聖錫不妄假人以
詞色得大臣體李巽若議論如雪中檜楫

治道

莫易於宰相形便勢利有人可以任事莫難於宰相
少有私意便隔絕矣施設不過舉其大綱先使官
得其人君子聚於朝中人皆可化而爲善小人得
用中人皆被引去

大農盡知州郡之財盡數括取而不恤州郡之有無



官兵俸給於何取之

祖宗朝置江南六路發運與錢六十萬貫為糴本如某路某州熟則依時價糴之某路某州旱潦則發幾千萬石減價糴之故京師不告勞而江南終無水旱飢荒之厄前此茶鹽皆無鈔只是某州綱舡到則發鹽載回某州賣本錢歸發運司利則潤州郡自胡師文為發運以本錢為羨餘獻之其後却就諸州再括六十萬為糴本而法始弊

屯田用軍中子弟分之田畝假之農具更一說可募百姓

當今天下之勢擇一人帥建康兼兩淮節置一人帥興元兼四川節置一人帥荆南兼襄漢制置使自選屬治兵積穀劉其父在建康甚好更得元晦發脫得必又顯煥伯恭可佐之因又及治內汪聖錫可參政元晦可御史中丞兼侍讀伯恭可諫議大夫兼侍講虜人聞之必喪膽太平可期矣東漢無數君子其亡尤速

立朝

先生每登對必自盟曰切不可見上喜便隨順

張說除發書先生極論其不可又責宰相虞允文曰



官官執政自京黼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允文謂
同僚難論列先生曰張九齡論牛仙客陸贄論裴
延齡非同僚耶允文不能答曾覲除某官中書舍
人趙雄當制在假先生戲其爲樊須雄由是深怨
與允文表裏譖先生於上謂其目獻壽爲胡舞欲
竄之上於是出先生知袁州

政事

戒約州縣以誠相待或言武人難駕御先生曰不如
開懷待之

訓門人

不爲吳晦叔誌墓云依妻家

答鄭自明書云工於論人者察已常踈徂於能直者
所發多弊

文章

作詩不可直說破須婉而成章
退之聖德頌先斷腰脅颺子由非之先生曰退之筆
力高欲藩鎮聞之耳

異端

宗杲問先生如何是一以貫之時先生年甚少曰未
與爾說一以貫之且道如何是忠恕宗杲歎服



不接僧道曰公廳豈見夷狄之所

雜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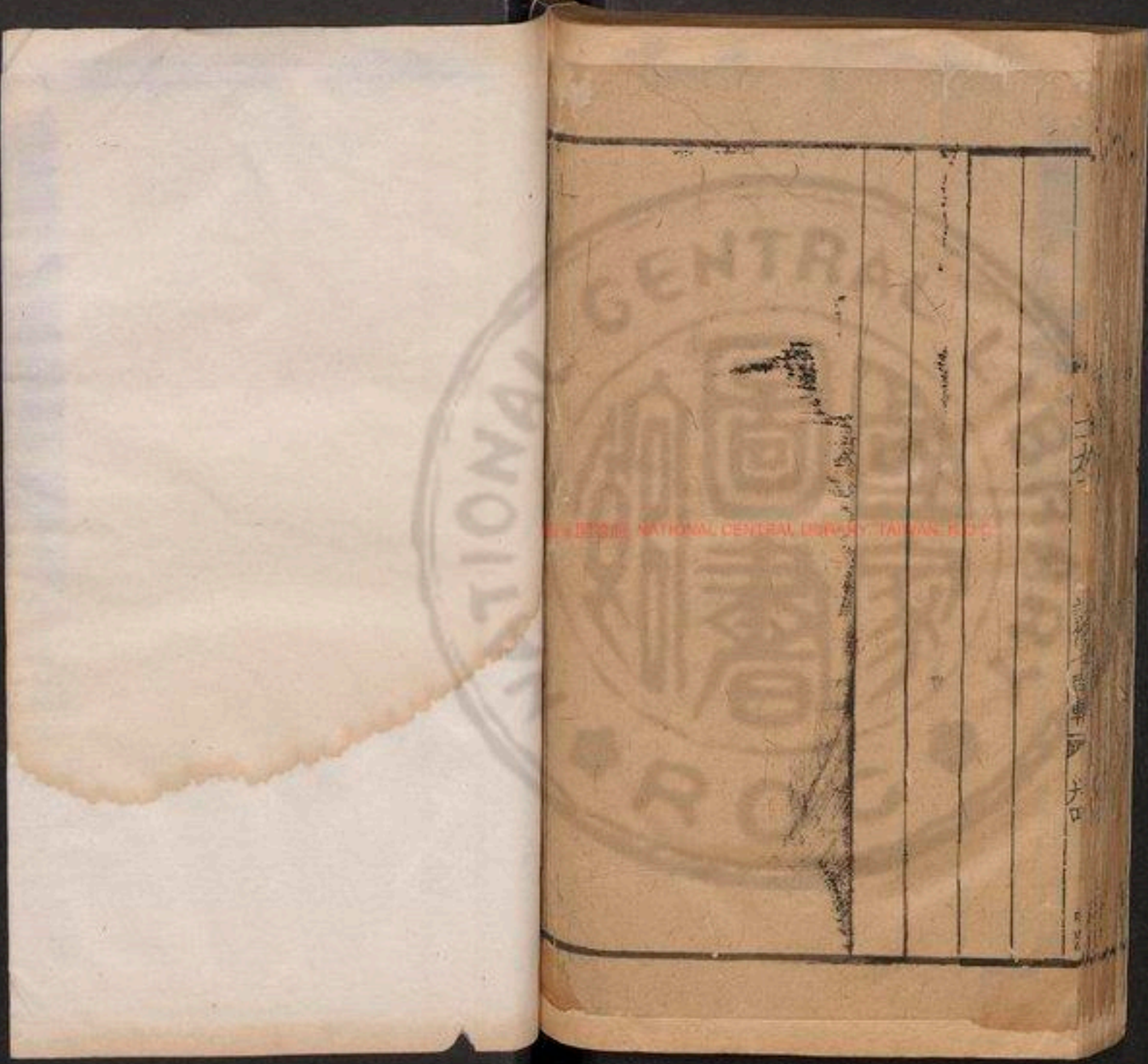
引調然後求勁馬服然後求良士必誠懇然後求智
能傳夢泉對先生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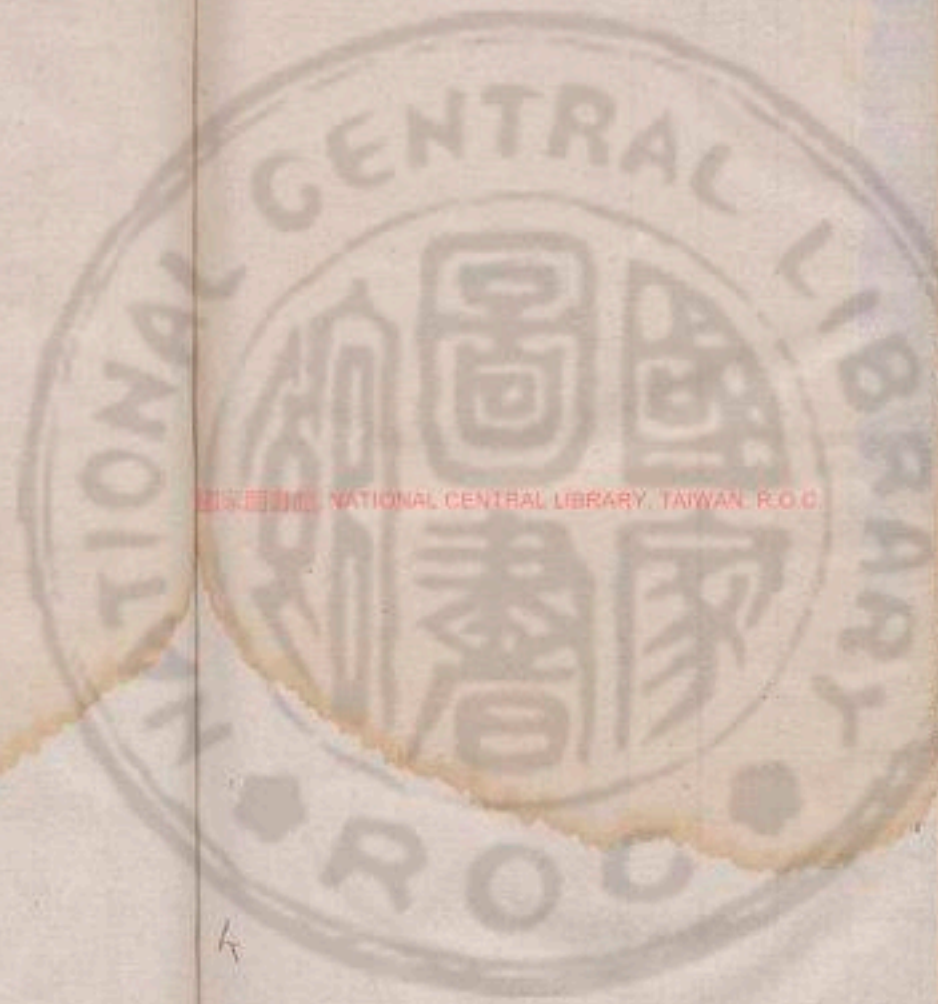
門人門生乃學者所稱愚按周曰士秦漢曰生皆指
學者漢書載學於其門者為門下生唐世採譽望
而取士凡投文字而獲選者因稱門生今世獲薦
舉者亦循其例稱門生雖理所不必要之生亦士
之通稱也近或不明其義以生為卑謙之名靡然
為謔者則必稱門生介然自立者則羞稱門生達
為貴官者則又嫌人之稱其官而欲其稱先生不
知生即士之稱先生即老士人之稱此何異事而
舉世視此為輕重僭因南軒之說而及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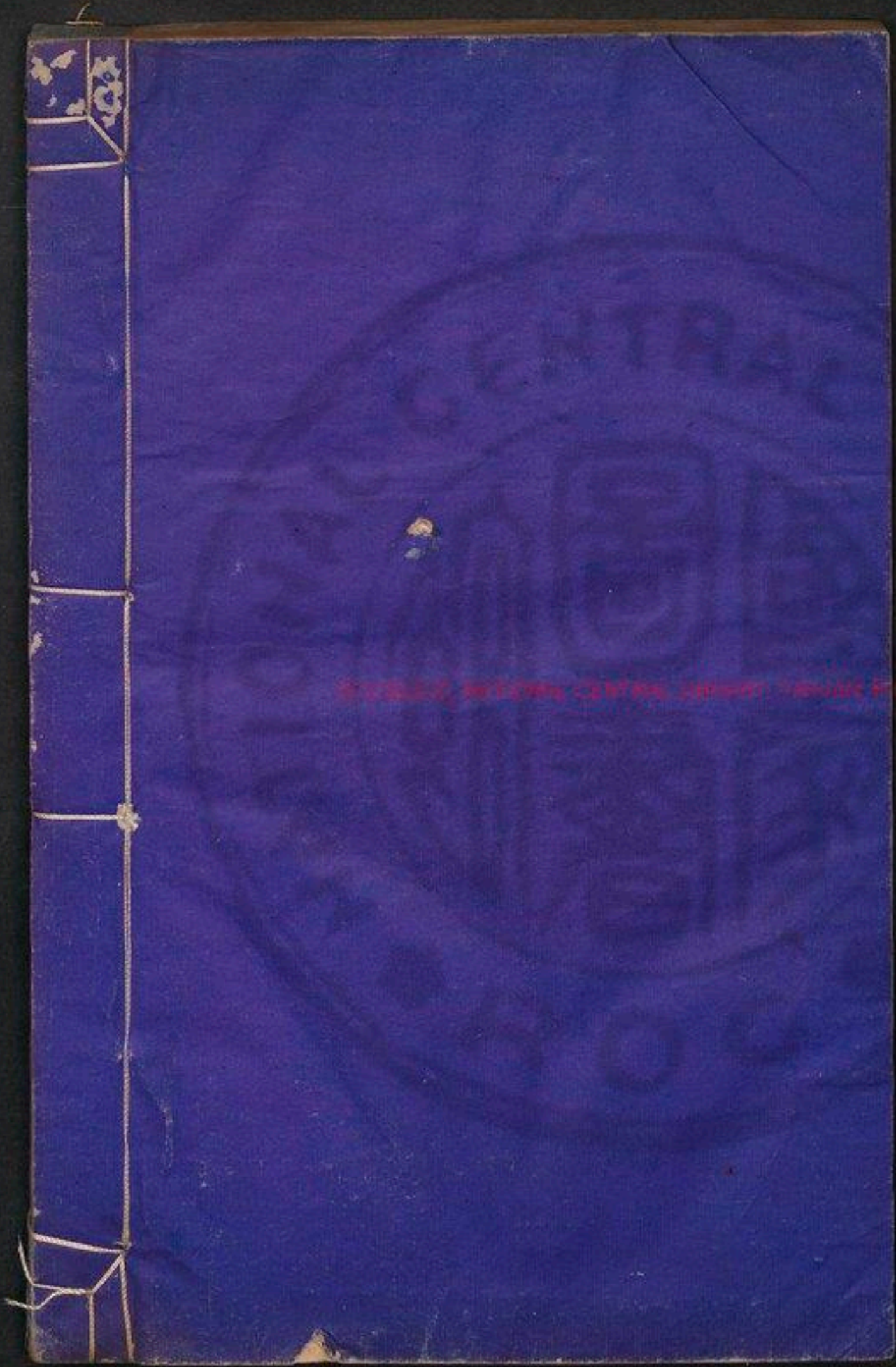
讀南軒議論當觀其天性忠孝以義理發為政
事處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二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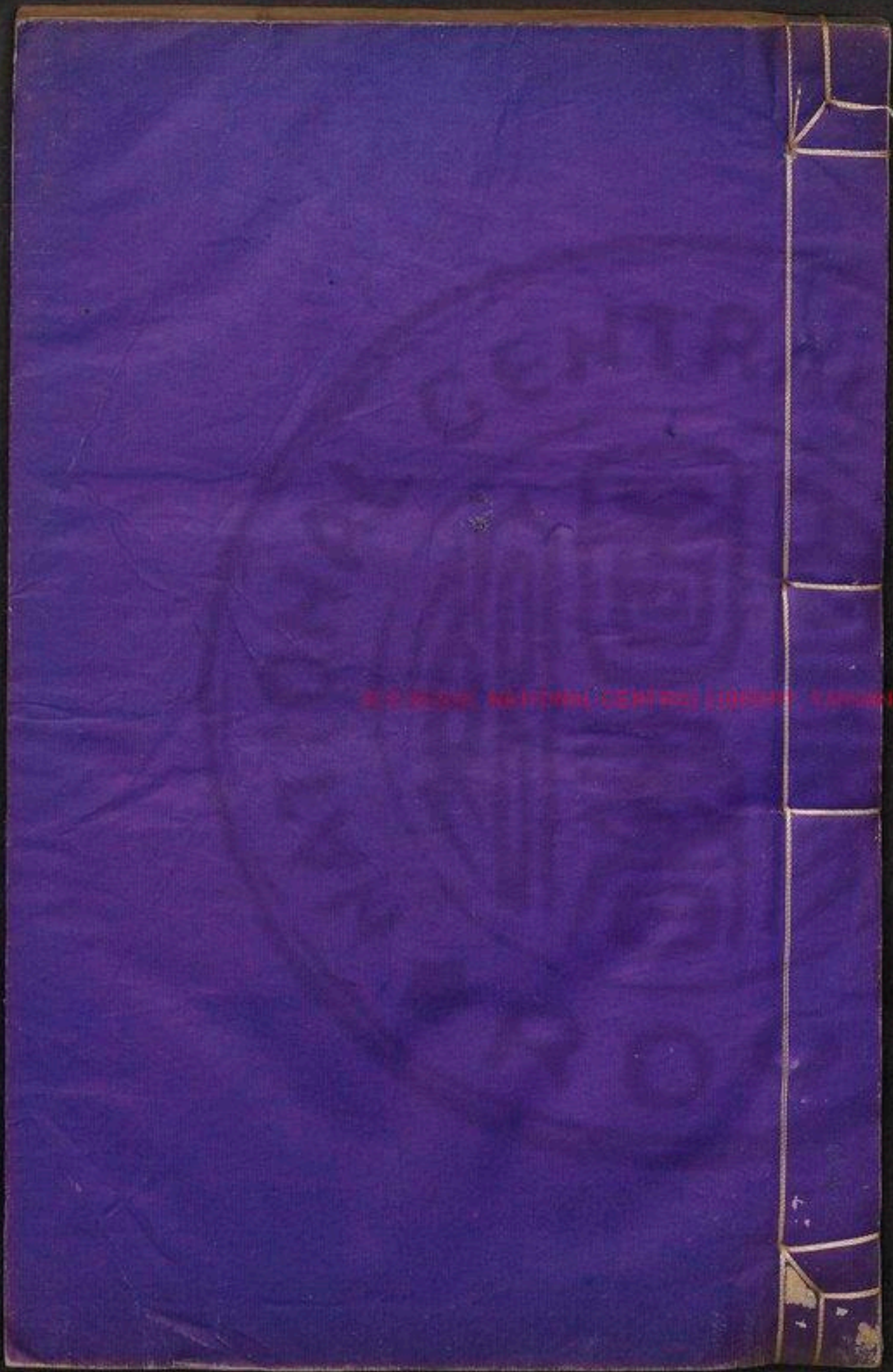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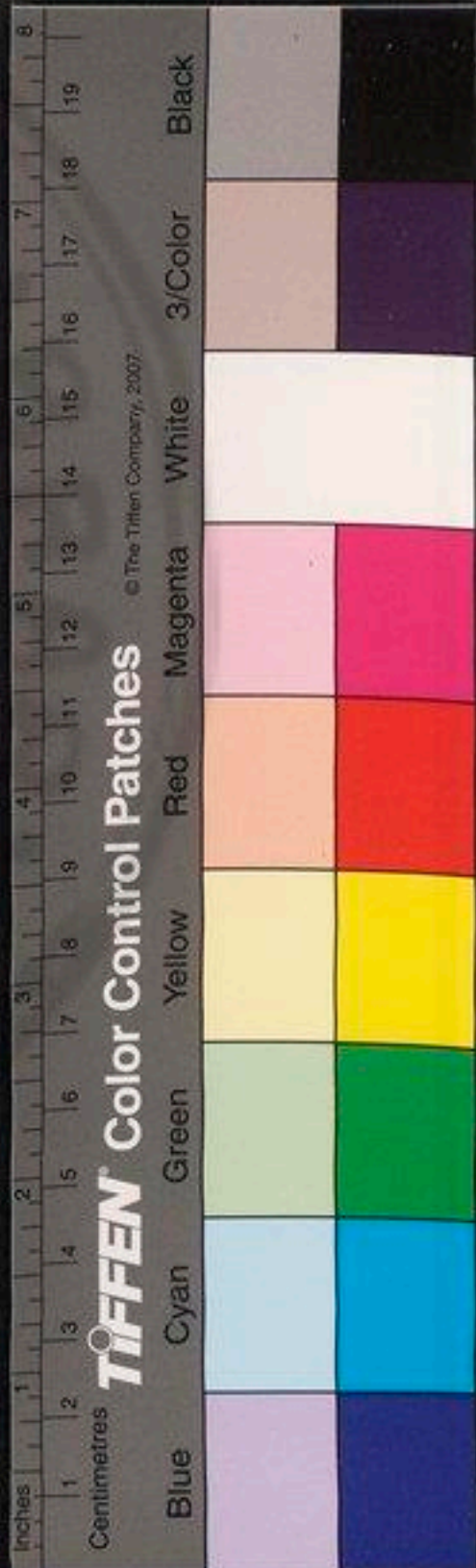


UNIVERSITY MICROFILMS INTERNATIONA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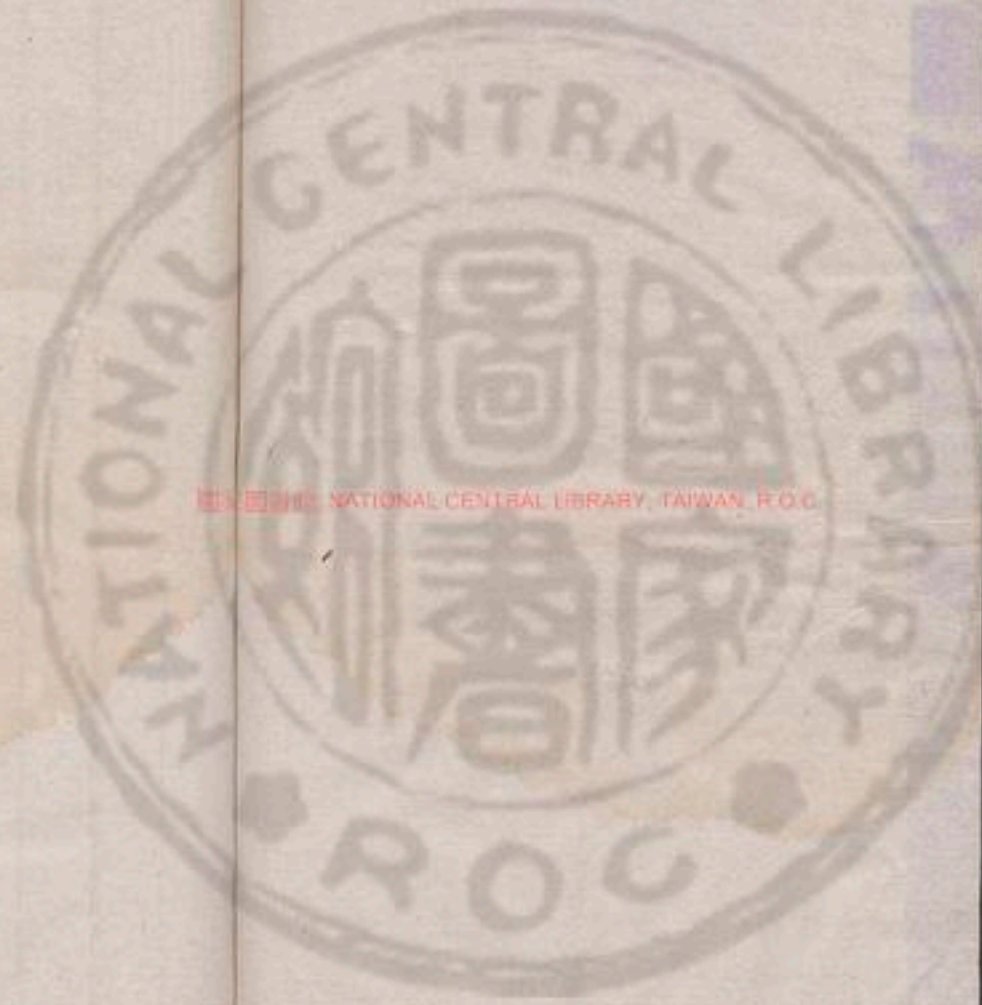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5-1-100-000-000



3494967 136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灣, 中華民國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四十

讀本朝諸儒理學書八

東萊先生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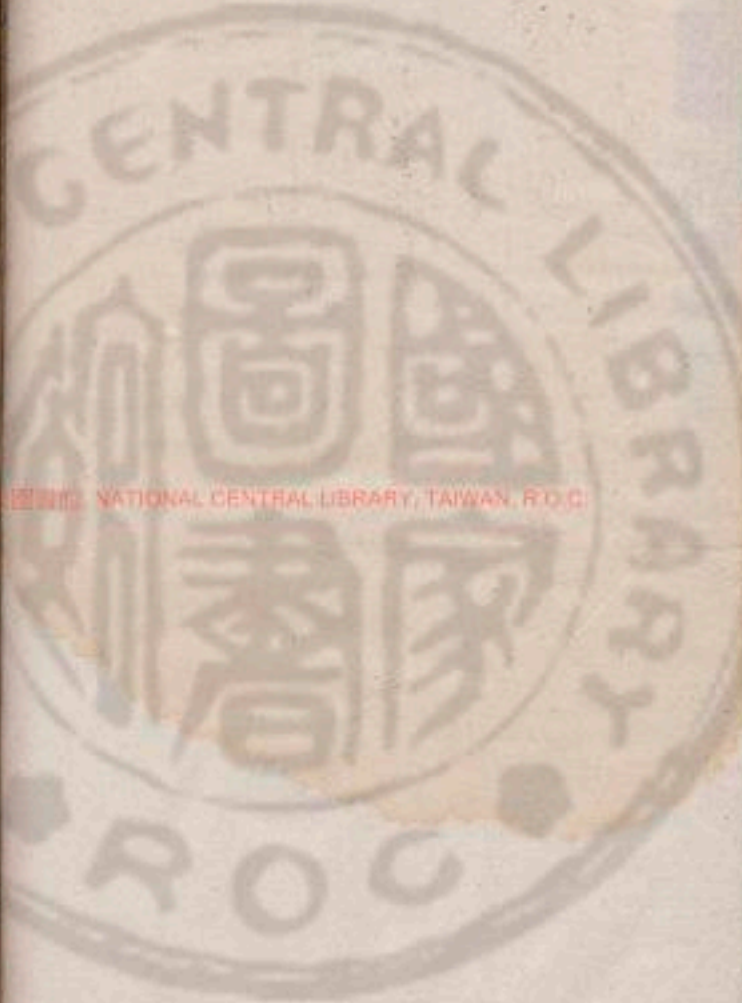
詩

送丘宗卿守嘉禾詩簿書高没人迎筆風摧枯自許
豈不豪歲晏終何如此戒乘快無惻怛之心也

表

代張嚴州謝免丁錢表自昔邦家惟欲編氓之繁阜
于今閭里反憂孫子之衆多

狀



為張嚴州作免丁錢奏狀嚴州即南軒也本州承五
時每丁官給鹽一斗計五斤每斤計三十一文二
分省共計一百五十六文納絹一丈二尺八寸內
一半折錢一百六十文又折帛錢如其數兩項共
三百二十文以鹽價百五十六文比折外貼納百
六十四文亦未見其害也蔡京變鹽法賣客鈔又
復給丁鹽徒令納絹絹價復長舊每匹一貫今二
貫以故貧民規脫丁口不敢裹頭生子亦徃徃不
舉旋奏減得請有先生為南軒謝免丁表

劄

乾道輪對劄第一論聖學謂希進之人妄變典章第

二論恢復大事不可輕言也合

淳熙輪對劄謂獨運之說不可不察者五事又對劄
謂國朝寬大忠厚禮遜節義遠過前代當愛護勿替
進編次文海劄子文海元係書坊刊行先生乞就裁
損斷自中興以前凡六十一門百五十卷

館職策謂賈誼先外後內治原始末深講姚崇不能
格心而務力邀君埒之誼非匹矣詞鋒橫出讀之
起人意先生時年三十五

記



台州修城記州歷慶曆之水宣和之盜乾道之火拱
公汝愚為守新其城

撫州浮橋記橋作於乾道初郡守陳森淳熙二年水
趙景明復新之

秀州陸宣公祠堂記城東橋以宣公名相傳公生之
地學故有祠郡守呂正已復新之

泰州修桑子河記范文正作捍海堰起海陵屬鹽城
衡百餘里淳熙初潮大上圯者半旋築之獨桑子
河以南徑如臯繚許氏莊後文正規略所未及歷
陽魏欽緒併為之堰云

白鹿洞書院記唐李渤所隱居我太宗驛置九經

俾諸生肄業與嵩陽嶽麓睢陽為四書院晦翁淳
熙六年為守得廢址乃興今書院云

重修釣臺記謂使先生微有意於傲世立名一再傳
之後且將為西晉之清虛矣至於節義之弊過於
亢激特時無皇極之君均調消息非造端者之過
也

祠之前羊羨軒其
東容屋閣招隱堂

序

戴術字序以術在中之義字在伯

洪無競字序洪名哀然更名無競而字求仲蓋不從



為科目是羨而求人所不求之坦途也文意燁然
李仲南集古錄序堙壘沉鼎頽跌仆碣布濩於莽蒼
之濱餘款墜刻流落人間財以侑几案娛賓客而
止耳歐陽公始輯之李丙仲著錄千卷文字陽予
而陰抑之以觀物者必於其會為說尤精奇

大事記序周敬王三十九年以下歷代史

書薛畏翁詩後元祐諸公以簡靜求為家法

書趙路分行實後無所歎羨而為善無所創文而不

為惡此天下實德君子

路分當是
儒王之父

代宰臣謝御書崔寔政論推明不可過嚴之意

題通鑑本末後謂袁機仲躬其難而道學者以易學

者毋徒樂其易而深思其所以難則幾矣

題近思錄謂首卷陰陽性命之說特使之知有所嚮

望而已餘卷講學之方其有科級若躡等陵節流

於虛空則豈所謂近思者耶

書許吏部詩後吏部去國極意探討前輩源委以勇

殖經世久大之業非獨以一時與秦丞相異同為

諒也

題紫微翁與曾信道手簡後謂吾家全盛時與江西

諸賢特厚其歷叙曲折處極可觀有閩世變



書所定古周易費氏易在漢最近古最見掛擯而今
獨存自康成輔嗣合彖象文言於經學者遂不見
古本近世高山晁氏編古周易或以爲永安今一
以古爲斷

祭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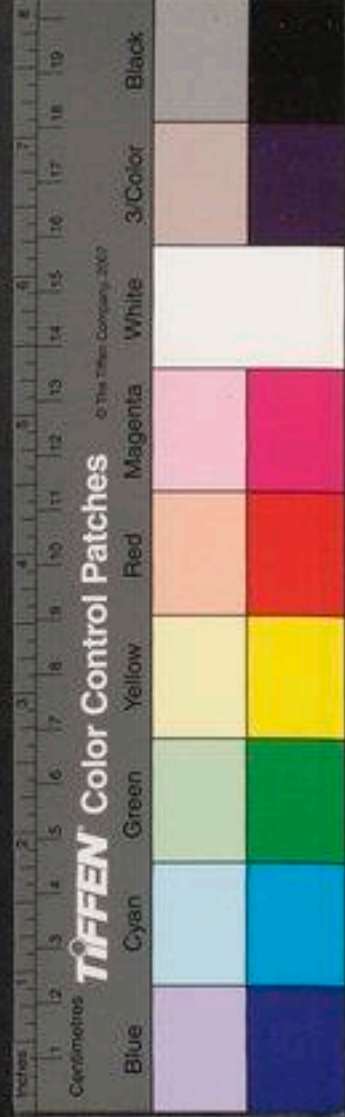
祭曾文清與祭南軒文變折可觀

行狀

待制王居正行狀其先任蜀後徙維揚公不用三經
義字說流落不耦餘十年其後登朝著三經辨學
力排王氏嘗論省費謂於一二日少駐蹕之頃以
數路數十州土地之所出欲盡爲向者一百七十
三年之事不忍暫有所廢革嘗知婺州力請免貢
羅及辦供御炭用胡桃鶉鴿文之說初善秦丞相
後排之屏居羨陽而終亦嘗排坐講之議云

誌銘

朝散潘好古墓誌紹興丙辰歲侵公既發高復致他
郡粟下其直十之三以貸之秋稔民勸趣償視初
貸復誦其一甲子水舟人獨載公公諭邦人先載
餘人婺田恃陂塘公有塘曰葉亞聽民取之斥田
以廣儲蓄子景憲景愈知名



義烏徐君誌言擇地失葬之弊

附韓氏誌先生兩娶韓元吉之女

薛常州墓誌銘公名季宣字士龍其父微言從胡文
定學終起居舍人公少孤寡父荆帥孫汝翼迎表
旣爲之師旣及登程夫子之門公少爲武官令虜
亮叛盟公說汪澈令成閩東得茶破竹之勢下穎
昌徑陳汝趨汴都虜內顧且驚潰不能用而陳蔡
新附諸城接踵復爲虜矣江淮仕者大抵無固志
公獨留家不遣念除盜莫如聯保甲疆陲有事惟
素整軍可不亂所以整教者甚悉訖虜退人心不

搖嘗部鎮信陽隊伍次舍悉禁行軍後罷死者繼

一人虞丞相允文白遣公行淮西安流民授田墾
築具有法入觀言外事無足道而深憂近侍陰擠
正士出守湖州禁祠傷神者死獄大減初陳亨伯
割諸道留州錢輸大農號經制翁彥國復總制至
是戶部令提刑司以曆付場務一錢以上皆分隸
經總公獨言於朝曰自經總制立額州郡鑿空取
盈若復隸額外征撥其強半郡調度頗安所取殆
復爲他諺巧民何以勝戶部鑄譙愈急公爭愈強
遂收前令不布改知常州未止卒於家年四十公



之學博覽精思於經無不合於事無不可行言兵
變化若神詩書春秋中庸大學論語皆有義訓九
州圖志之屬彙方立而未究云

金華王氏誌言氏族反為昏姻病由卑援高者厥咎
僭厥罰常辱厥妖婦棄夫由高耦卑者厥咎貪厥
罰常驕厥妖夫虐婦

金華汪君誌言義殺

嚴陵方君誌唐末處士方干居白雲原至今一原數
百家衣冠人物為盛銘云雲來四世愚恐雲來在

四世之外

金華曹將仕誌司錄而下三傳曰隨曰傳曰介五傳
曰韶六傳而得公余謂此叙世系省文法也公嘗
升辟雍蓋三舍法之制

永康王君誌太學生王頤之父名恬自少至老以畏
謹持門戶有奪攘者曰吾豈以尺寸地敗宗姻恩
意哉

時德輔誌德輔名汝翼先墓無廢次第經緝自始祖
而下十餘處春秋帥其族灑掃

邢邦用誌既舉進士得官盡弃故學徧從先生長者
游汲汲求踐其所聞自任者厚



朝散潘好謙誌娶陳少陽女得官靖厚淳質陸九淵
爲之碣銘

陸先生誌銘先生名九齡陸出媯姓陳敬仲適齊別
其氏爲田田氏有國宣王封少子通於陸鄉又別
爲陸唐乾寧宰相希聲之後居撫之金谿有居士
賀者以學行爲里人所宗有子六人先生居第五
秦檜當國無道程氏學者先生獨委心焉爲太學
錄先之以身正之以漸行之以無事雖跌宕見鐫
譏者退亦心服登乾道四年進士第教授興國軍
以家難去官調全州未上以疾終先生和順不違
物而非意自不能干簡直不徇人而與居又益有
味方其勇於求道憤懣直前蓋有不日階序者矣
然其所志者大所據者實公聽並觀却立四顧弗
造於至平至粹之地弗措也所謂仁以爲己任者
於此見之

金華時溥母陳誌母囑母徇葬師先生因而歷叙古
禮及後世卜葬之弊

家傳

東萊公家傳 國朝知泗州呂龜圖生蒙正相 太
宗 眞宗龜圖弟龜祥知壽州生大理丞蒙亨蒙



亨生夷簡三相 仁宗夷簡生公著相 哲宗公
著生希哲為滎陽公希哲生好問是為東萊公好
問生子本中而下五人孫大器而下九人曾孫祖
謙而下十六人祖謙東萊先生也自滎陽公以道
學為世宗東萊公早得其傳黨論起嘗阨困者二
十年 欽宗立驟用之圍城中備嘗艱難力勸張
邦昌復辟而嘗受邦昌偽命論者及之迨三世而
後先生為之傳蓋白其本心云

集錄

入越集陰晴變化凡一草一木接於見聞者無不模
寫其生意如曰老栢離立道旁茂濯如青玉幹如
曰雲稻風葉皆鮮鮮有生意如曰秋水平岸菰蒲
青蒼會稽秦望雲門諸山互相映發城堞樓觀跨
空入雲耳目應接不暇凡皆其游樂之趣也謂蘭
亭曲水必非流觴之舊謂禹穴乃大石中斷成罅
殆非司馬子長所探此為考古謂大能仁寺閣宏
壯光麗然益知民力之困也此為警語謂自五雲
門重堤隱然達曹娥五六十里為省塘異時有意
復湖者第修省塘則盜湖之田不待廢而自為陂
樂矣此為有益世道蓋可補南豐鑑湖記之所未



及也

入閩錄訪晦翁於五夫而錄不全

日記

庚子辛丑日記蓋病中編詩記大事記也晦翁跋其後云氣候之暄涼草木之榮悴亦必謹焉

宗法

集大傳曾子問及橫渠記解爲之謂上治祖禰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旁治昆弟治整齊也五世袒免六世親屬竭但同姓而已欲約小宗之法異宮同財又爲宗法條目以家廟爲主日與朔望時祭皆約爲定式云

葬儀

古禮稱哀子不稱孤子非有親服不致奠凡讀祝吉禮出左東向函禮出右西向卒哭後用吉禮

古者但設奠具漢以來設酒食自唐藩鎮競侈靡始縛祭帷至高數丈廣數十步作鳥獸花木輿馬侍從衣以繒綺靈輜過則焚之。國朝令勅不得於街衢致祭右先生在嚴陵爲潘叔度將儀禮開元禮書儀參定各有條目云

廟制



士一廟且於所居之左蓋祠堂一間兩厦祭用分至
取氣之中時之均

學規

乾道四年規約以孝弟忠信為本五年規約以明理
躬行為本

官箴

以真舉求庶獻書為第一戒以下條目甚詳
事涉權貴平心看理又告人官箴尤詳云當官先以
暴怒為戒

釋善

先生舊所錄書名也錄左傳以下諸史謙厚之事如
薛宣密封楊湛姦賊狀使自圖進退如卓茂舉善
而教訖亭長受米肉者云遺之而受何故言如史
弼蒼鈞黨云它郡自有平原自無其它甚多一一
可觀省為法

尺牘

與南軒晦庵講義理者極可玩味而與晦庵者尤多
其與南軒多自反之說若曰於要的處或鹵莽領
略於凝滯處或遮護覆藏為學不進欲實由此又
曰積蓄未厚而發用太遽涵泳未足而談說有餘



其與晦庵多相規之說如曰頗乏廣大溫潤氣象
如曰最當於矯揉氣質上做工夫如曰齟齬頗多
皆誠意未孚之咎如曰吾徒講學政須於日用間
就事上商量如曰稟賦偏處須融化得盡方可若
其它論理說經處往往多質難之辭愚按先生於
南軒嚴陵同寅朝列同巷平居最相得於晦庵則
彼此訪求以求真是晦庵以千載道統爲己任排
斥異說毫髮不恕禍福是非一切以之有泰山岩
岩氣象先生并包融會以和爲主故常規警晦庵
然道不直不見容一時紛紛之辨者晦翁也垂萬
世昭昭之訓者亦晦翁也顧後學於諸老自當參
觀耳若其與他人書則極爲晦庵回護

與周丞相子充諸書其勸勉丞相謂從容調娛裨益
元氣非若匹士以潔身爲諒又謂實有裨益則不
必蹟之外見事有次第則不必人之遽孚又謂消
長安危所繫當念茲在茲其自謂則曰讀書視舊
頗不鹵莽又曰至五十以後乃稍趨約其言晦翁
則曰度不能俯仰謂沈叔晦直諒確實謂陸務觀
踈放

與陳君舉書所見少差流弊無窮者往往皆高明之士



與陳同甫書云留建寧凡兩月餘復同朱元晦往鵝湖與二陸及劉子澄諸公相聚切磋甚覺有益元晦英邁剛明而工夫就實入細殊未易量子靜亦堅實有力但欠闕闊耳又嘗與邢邦用書云與朱元晦相聚四十餘日復同出至鵝湖二陸及子澄諸兄皆集甚有講論之益近嘗與子靜詳言之講貫誦釋乃百代爲學通法學者緣此支離泛濫自是人病非是法病見此而欲盡廢之正是因嗜廢食

讀易紀聞

六立時成應時而成先天後天聖人與天無間
已丑課程

趙良曰五穀大夫相秦六七年三置晉君注云納晉惠在僖九年納晉文在二十四年相距十九年樂毅伐齊曰若不遂棄之待彼改過卹下則難慮注云推此言則世之論毅者其然乎

春秋講義

亦少年之作但不至如博議之太刻耳。

左傳手記

視講義稍不衍文

讀史綱目



以紀綱體統機括爲說

辨史記十篇有錄無書謂非皆無書余嘗附其略於古今紀要

讀漢史手筆

所記及賊莽之奸欺豈以示有國家之警戒耶然愚嘗謂君尊如天地道無成凡天下之功皆人君之有人臣固無預也漢末名爲諸儒者以苟順成風頌莽功德置君何地末流之弊勢有必至者雖莽初心不至是也此亦不可不揭之爲萬世戒

謂文帝於初政來則禦之未嘗窮追正嚴尤所謂中策而尤獨遺文帝何哉愚謂文帝三代所以得美狄者也

謂陸賈使其子析居分財敗俗傷化愚謂賈不忍仕呂氏分財兒曹東西遊息此寓之飲食燕樂而誅呂安劉之功藏焉者也觀豪傑自不當責其細

與朱侍講答問

晦庵言太極中庸處東萊皆質難但出於平心講求耳答朱子問仁謂愛指其用公指其理覺指其端孟子曰仁人心也此仁之體程子以爲性者特仁屬性爾



簡明可玩味

答南軒語孟疑

答學者所問

其說多可觀。惟云陳平之事雖使未濟而死獲謗後胡君子不憾也。此說却須契勘。蓋呂氏自東萊公失節於張邦昌故先生於議論古今出處名節處率多陰爲回護使不相形迹。緣此習熟之久亦每覺弱了一兩分。下筆時亦覺放寬一兩分。此意熟味自見。然用之於處世接物極爲和平。若論事到

極處則當觀海庵南軒之說。陳平何人斯而乃讚世之議其阿意。至諸呂者爲諛耶不寧惟是呂諛公名相也而不免權術。呂原明名儒也而不免佛學。故先生於文字議論間未嘗譏權術排佛老。雖其德性之寬和必亦陰有所礙。學者所當諒其心。

策問

一問晉之北伐二唐之方鎮三晉之人物四立政之官周官所無及詩春秋官稱亦與周官不合皆稽其顛末而詰以意所可疑。

問淮之水利夫差城邦溝自南通北今射陽湖末口廣陵韓江皆不可不稽魏文自譙循渦自北通南



今精湖廣陵故城皆不可不察曹之芍陂孫之濡
須齊垣崇祖之守壽陽而堰淝水梁武帝之堰淮
水以灌壽陽他如雞鳴召伯西陵柳浦若海陵之
堰皆淮之水當考

周之天官舍其卿士大夫獨計府史胥徒猶三千六
百有奇以一例六殆踰數萬千里之入何以贍之
至於賓客之費歲以三百子男國計之爲斛者六
十四萬有奇爲束者八十一萬上之爲公侯伯加
之爲殮饗餼費益不可勝計漢自佐史至丞相九

宏詞進卷

建隆編勅序五代爲一切之法以求勝民千機萬筭
罔民而納之死我藝祖以四卷之簡而馭億萬
生齒之繁昔之法多而犯愈多今之法少而犯亦
少治果在此不在彼也

拾遺

佚老庵記勸富人惠鄰里

爲人作論旱劄子云困厄危迫之狀十僅達其三四
自朝廷觀之則似過甚自旱荒之邦觀之則猶恨



其有所未盡也

附錄年譜

紹興七年丁巳公外祖文清公會幾轉運廣西公之
父倉部待游三月十七日公生於桂林甥館年十
二歲以祖駕部致仕恩補將仕郎十九歲從三山
林少穎游二十歲魁福建漕薦明年中銓授岳祠
二十四歲從藉溪胡原仲名憲及汪公應辰二十
六歲薦於浙漕明年中禮部第六名賜及第又中
宏詞科授睦宗院教授三十一歲講授於招明寺

明年考省試以病歸明年習講尚書又明年編讀
詩記三十九歲訪晦翁輯近思錄同會諸儒於信
州鵝湖四十歲再會晦翁於三衢復編詩記除祕
書郎四十一歲校正文海四十三歲考殿試除著
作佐郎尋遷禮部郎凡除皆兼史如舊明年以病
歸復修讀詩記四十歲初作大事記四十五歲當
淳熙八年辛丑七月二十九日終弟祖儉誌其壙

祭文

晦翁發明盡之一時諸儒或各主所見辛稼軒本以



吏能稱其言獨曰厥今上承伊洛遠游洙泗朱張
東萊屹鼎立於一世陸象山則曰鵝湖之集適後
一歲輒復妄發宛爾故態公雖未言意已獨至又
曰更甚頗多觀省加細追惟曩昔籠心淨氣徒致
參辰豈足酬議於此亦足以占象山所學與鵝湖
會議時不同而世之承襲者尚祖初說自外正論
亦弗思矣善乎陳謙之祭有曰諸老異同兼包并
容於是知當時東萊平心調護之功居多而後之
學者所當遐想云

張與公互相剴切其曰有自負其能高視一世壁
立倚天者及見公降心屏氣斂錫藏鋒脫去故習
若未嘗有挾者焉此言公調娛象山最為切覆議
丁端祖則曰得晦菴朱氏南軒張氏東萊呂氏續
濂溪二程之傳而大道以明人心以正謚法開物
濟務曰成通達強立曰成謚之以成夫何慊此萬
世公論異端自高者退聽矣實嘉定八年指揮

易說

諸卦皆備殆類全書多是發明義理可以玩味然特



者當隨事意會

詩說

出於門人集錄非先生親筆亦間有語未瑩處如
天在山中大畜云山安能畜天以方寸能留藏八
荒則亦有此理愚恐經文只是山中見天耳非必
包天於山如洞天之云也如大過獨立不懼云常
人數百年所不見必大驚駭無一人以我為是非
大力量何以當之愚恐經文只說自守之堅耳若
人大驚駭而我獨不懼王金陵執拗可監也如君
子以虛受人云聖人無邪無正皆受之語亦微過
於寬邪正恐難兼受學者所當斟酌至若首句云
讀書當觀其往來之氣此後生者所難之也

首句云詩者人之性情而已只以平易觀之此深得
說詩之法然皆其門人所錄語亦有未瑩如漢廣
秣其馬秣其駒此正思以禮而云欲念數起如栢
舟不能奮飛此正其鬱悶而云非不能奮飛特不
忍去如還詩刺荒而云田獵中自有精神不知精
神正其荒處也如碩鼠詩誰之永號而云它處無
復號泣不知其預言去後無永號於此者乃惻怛



戀舊之心非言他處也其他別生意義皆平易之
反先生本說未必如此至將仲子一詩謂莊公待
其弟之惡稔此却是先生以春秋說詩用法太深
處竊意莊公當其母偏愛叔段事極難處隱忍順
從乃其真情事變至極豈能預料後世杜元之後
來之克段遂逆料其初心之殺段不知莊公不幸
遭母子兄弟之變當人心天理未變之初其情有
可念者讀將仲子之詩可見也

周禮說

九職九賦九貢九考九冠九士九師九言九士
均所均即大司徒所掌之士而斟酌損益之又言
師氏詔以德教國子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樂德
教國子甚詳

禮記說

多說由禮學記等進修之法於幼子常示母誑一章
責孟母買肉啖子一誑成兩誑最是入小人之徑
路其論精矣然孟母當時買肉以實其戲言乃是
每過而善處之所謂仁術之類入君子之徑也



其解五帝憲三王乞言一章極精確有味云宮
瞻儀容觀起居不待乞言三王則從容歎曲忠敬
誠愨其說學記七者之教云九分是動容周旋洒
掃應對一分在誦說今全在誦說了無涵蓄工夫
皆反本之論訓學者最爲深切

論語說

愚嘗謂聖人言語極分曉所待訓釋者字義耳又天
下之義理無窮前賢天資高則領會又別故書之
以詔後世耳若此外術說則不必也宋張論語說

此論語說雖極精微然其於人分教於
人與先進於禮樂後進於禮樂與深則厲淺則揭
於本文明白之中別生新意恐集錄者之誤又鄉
原德之賊不過以鄉黨中謹愿之人見善非明用
心非剛而柔善爲衆所悅或者因以爲然則反爲
德之賊今直謂鄉原之心要牢籠盡天下人不獨
鄉原之本心不如此竊意夫子譏鄉原之意亦未
必如此前輩各爲辨說雖皆義理所在各足以警
世而後學因之爲新說至近世尤甚謹書以自防

孟子說

見梁惠一章云以仁義為天下何利之足言說王天下自是正理

太王事狄一段云人事盡然後可以付之天

子路人告以有過云子路之心專是求益

孟子致為臣而歸一段云方其未出使人君欲見不可得及言不用道不行使人君欲留不可得如是然後可任道之輕重保社稷之安危自古人君本未嘗輕士自是士自輕

他如謂康章能言悔心而獨處自省謂易之消息盈

虛無之說與少頃與是辨論不與由辨而與辨是

辨為深明乎疑似之際皆警切簡明他不勝記但

謂樂正子一為舖歿已入陷穽則似未安蓋樂正

子孟氏高第孟子所望採世行道者也從子敖來

而不能有益於子敖故孟子甚言以懲足曰徒舖

啜徒者止於如此而他無所補之辭如飲食而已

素餐之謂也今世俗輕薄借以譏嘲誤以徒然之

徒為圖求之圖而集錄亦意其貧乏依附以干祿

為比幾何而不實世俗之誤耶善平先生之諸子

喬年題其卷曰聽者之深淺記者之工拙則贖者



當自得蓋必有窺門人之誤者矣然一仍其舊不敢
竄易尤足以見先生家法之厚而呂氏之代有人
先生又載陳瑩中說使王氏之門有負恩之士則漢
之宗社不至於亡謂了翁本蔡卞所薦其後每事力
爭又云漢嗣下之士皆以莽為周公再生而讀漢史
手筆亦終始載新莽事獨詳焉先生豈以士風浸弱
頗類西漢因以寓其憂患之心者乎

集錄史說

云温公通監正欲續左氏編年左傳之終云知伯貪而
見其分明而不察也蓋才德皆天所賦之善以其
有用則謂之才如所謂天之降才元凱謂之才子
而吾夫子歎才難是也以其自得則謂之德如謂
有諸已無待於外之謂德顏閔謂之德行而吾夫
子欲崇德是也才德可分賢否哉智巧小人於德
謂之凶德則於才謂之不才如四凶稱不才子是
也今温公以智伯為才而才專屬之小人以智
伯亡德而以德專歸之君子此恐指後世誤認不
才為才者言之耳況謂德勝才為君子才勝德為



小人則是君子亦有小人之才小人亦有君子之德特以分數多寡爲君子小人之分而才不才之辨吉德凶德之異殆不暇察此又公因智伯之聰察一時立論云爾且以才德兼全爲聖人聖人爲君子之魁又爲小人之魁乎世之賢者固多兼有才德而分量尚有差等豈得盡謂之聖人而愚人亦何至才德之兼亡耶農工之業一有濟於用皆才之類而家庭之事一有合於理皆德之屬區區之見如此尚得俟明師而請之

左原爲郡學生犯法見斥郭林宗慰之謂遠顏不能無過先生云所以開其善心

華歆少與衆遊亂有獨行者願俱歆獨曰無故受人不知其義及其人墜并歆又獨曰已與俱矣弃之不義先生云歆少年處事子細然其後輔操傾漢有資質無學問也

邴原至遼東清議以格物管寧恐其招禍密遣西還此善處朋友

劉巴輕張飛爲武人孔明戒之先生云文武只一道



自東京末高自標榜故劉巴猶有餘風宜見弃於
劉備

孔明死將琬代琬死董允代允死費禕代先生云後
之爲相者身在尚不能無失而亮死後猶足以維
持二十年緣當初收得人才在

王昶戒子願其效徐偉長毋效郭伯益略如馬援先
生云教子本不欲其言人過而已反自言

孫權疾張溫名盛而賂統表理之裴秋以爲揚膏燬
燬先生云田蚡正怒灌夫竇嬰乃言夫勇冠三軍

煇

延年歷數其罪然後言丞相故用事不可遂弃鍾
期言不中以琴撞秦始皇始皇怒或曰悍人也又
曰幸遇明君如遇桀紂則不免禍此善解人者

後魏源懷巡北邊與故人元尼須爲鎮將者飲酒明
日檢其罪與蘇章同先生謂不覆護哀矜見其刻薄
楊椿戒子孫有忠厚遺風後魏楊氏累世孝友

雜說

左右廂起於唐本李靖兵法自府兵變爲彊騎謂之
禁兵諸道變爲長鎮謂之鎮兵昭宗之亡禁旅盡



矣朱全忠以鎮兵得國京師始分四廂諸軍分兩廂自周世宗於方鎮寄招禁軍田豐州郡始有禁軍太祖專治禁軍而廂浸廢為卒矣

孔子告顏子仲弓問仁先生謂亦不是孔子自說出於左氏愚意左氏似後於孔子安知非引孔子之言耶

王湛年三十宗族皆以為癡王述年三十未知名人或謂之癡先生稱其質厚韜晦

君臣之間不是不可說話此皆士大夫愛身太重量

王韶初下西邊魚行水面彼人不食故也

國是二字乃不祥之語

錢荒當以力農愛粟帛救之

管仲才高只是辦不得个不做

本朝大綱目如不殺如郵力役如賑凶荒如納諫諍

如幸大臣第其中仁厚寬郵處皆是至熙寧王氏

用事掃去盡矣

揚炎併租庸調為二稅二稅外不許誅求一錢它却不知保不得後來大凡治財最不可壞舊法最不



可併省名目

不愧屋漏凡口然而心不然念慮間有萌動皆是
辭受之際不須與人商量若受却商量

人二三十年讀聖人書一旦遇事便與閭巷人無異
或有一聽老成人之語便能終身服行豈老成之
言過於六經哉只緣讀書不作有用看故也或問
爲學多爲事廢曰事未到時心先忙事已過後心
不定所以占時節多

張荊州教人以聖賢語言見之行事因行事復求聖

工夫人纔做便覺得不是覺得不是便是良心
人有干求可不可便說

處兩不足之間凡應和語須對兩人皆可說
聽人語不中節者擇其略可應一語推說應之
權職便當以正官自處但不可妄有支用
南軒曰心在焉謂之敬

處家固不可不正且肅然不可不放一分

先生以理學與朱張鼎立爲世師其精辭奧義
豈後學所能窺其萬分之一然嘗觀之晦翁與先



生同心者先生辨詰之不少怨象山與晦翁異
論者先生容下之不少忤鵝湖之會先生謂元
晦英邁剛明而工夫就實入細殊未易量謂子
靜亦堅實有力但欠開闊其後象山祭先生文
亦自悔鵝湖之會集麤心浮氣然則先生忠厚
之至一時調娛其間有功於斯道何如耶若其
講學之要尤有切於今日者學者不可不亟自
思也蓋理雖歷萬世而無變講之者每隨世變
而輒易要當常以孔子為準的耳孔子教人以
謹言而慎行為本然行思則言誠至孟子則
則言太極至橫渠則言太虛又盡發其秘視子
思孟子之說為益深一議論出一士習變至晦
庵先生出始會稗瀛洛之說以上達洙泗之傳
取本朝諸儒議論之切於後學者為近思錄矣
然猶以無極太極陰陽造化冠之篇首則亦以
本朝之議論為本也東萊先生乾道四年規約
以孝弟忠信為本明年規約以明理躬行為本
至其題近思錄卷首則謂陰陽性命特使之知
所嚮講學具有科級若蠟等陵節流於虛空豈



所謂近思嗚呼學者可以觀矣然人情好高
守科級先生之垂訓雖嚴而學者之談虛滋甚
嗚呼此吾孔子之所以不輕泄其祕歟抑諸儒
亦豈得已而泄其祕歟嗚呼士乎柰之何不近
思

象山天資超悟才辨雄絕眼空萬古無可人
而獨靡然於東萊雖東萊德性和平之感召
亦其識象山文於數千稠衆中擢之上第稔
習之機有漸而邁往之氣爲消東萊因得而

調撰新道集

書

與李敬子博文易而約禮難後來學者專務其所易
而常憚其所難人藏其心不可測度欲一窮之捨
禮何以詞氣容止之間應事接物之際察其中理
不中理十得七八矣愚按此本爲琢磨朋友而發
然後學可用以自治故錄之

復葉味道語錄所載與四書不同者便徑削去則朱
先生所集程先生語錄胡爲兩說不同而亦皆采
之耶朱先生不敢自安而學者乃率然如此耶



先生一部論語直解到死今亦有未安處不亦恐
子乎是第一段幾番改今觀程子云不見是而無
悶乃謂君子是不愠然後君子也朱先生云改惟
成德者能之則是君子然後不愠如敏於事而慎
於言朱先生云敏者勉其所不足慎者不敢盡其
所有餘用中庸有餘不敢盡之語然慎字本無不
敢盡之意事難行故當勉言易肆故當謹耳志道
據德依仁不當作次第說若作次第則游藝有所
不通此一段乃近見一朋友語錄中所載又可以

其與四書不合而刪之乎
與李制節相軍不若使自終為保任其頭目人命之

以官且使守護鄉井有急則調發應援虜中所謂
千戶想亦如此世宗取兩淮所遣策應軍以數萬
計者不知其幾今兵弱如此可不早圖之乎又悉
起諸郡配隸之人自為一軍

復揚志仁謂形容此身只是形氣神理四字形則一
定氣能呼吸能冷暖神則有知覺能運用理則知
覺運用上許多道理有形斯有氣有氣斯有神有
神斯有理只是一物。又書道生一一生二二生
三三三萬物老氏之所謂非吾儒之所謂道天下



之物無獨必有對若生一是獨也一陰一陽之謂道道何嘗在一之先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易即陰陽何嘗生一而後生二一動一靜生死呼吸無往非二二各有本末終始故二分爲四而五行立矣。又書教官無鑒別不來極善此間朋友留戀椀飯有乞人所不屑者甚可鄙也

復甘吉父五行有生數有行數其嘗疑其只是一樣天得奇爲水故曰一生水一之極而爲三故曰三生木地得偶而爲火故曰二生火二之極而爲四故曰四生金火者初生之際木火者繼生之際金土者

也水火木金土分其奇耦初終而言也去私兄以爲火能克金不應生金何故夏之後便爲秋耶借曰中央有戊己土不知何月日屬戊己耶土旺四季何物非土所生豈特金耶金本土也以秋燥熱而生金謂之火生金惟其能生所以能尅又何疑焉其欲作三句論之曰論得數奇耦多寡則曰水火木金土論始生之序則曰水木火金土論相生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如此其庶幾乎若謂先有水火後有木金則不成道理亦不成造化矣愚按



勉齋此說與其師晦庵不同然晦庵論生之序似
推測造化之初開闢而言謂天地尚混水始生而
蕩滌其間是為天開其極則降而為山川水極生
火而炎爍其間是為地闢其極則升而為日星於
是陰陽又相摩盪其間而五行備人物生矣今勉
齋則主天地間造化運行而言意恐各有在也

復李公晦綱目舊本威烈前諸國征伐至殺十數萬
人者皆不載嘗以真先生入得數段後欲重修而
未暇如此大部帙其間豈無踈漏然其大法則正

外慕見得榮辱是非得失利害皆不足道只有直
截此心無愧無懼見之動靜語嘿皆是道理

與潘謙之天地之間無獨必有對以天言之則貧對
富貴對賤窮對通泰對否以人言之則出對處進
對退隱對見仕對止古之人惟義所在未嘗有所
擇比年士大夫只揀一邊好底於己則利矣如義
何此風一長望其舍生取義殺身成仁決無此理
復陳監酒犒賞諸庫乃楊存中所私置不過遣小小
卒伍之長居之後雖歸之朝廷亦視為至賤之職



記

安慶府廟學記嘉定癸酉蜀人張嗣古所建安慶舊
舒州也文翁興蜀學正舒之人今以蜀之人興學
於舒用此爲結其前用晦庵教人之說而中敘事
南康修白鹿書院記淳熙八年朱文公得洞學舊其
而興之後三十有八年當嘉定十年公之子再守
南康而增修之招從公之學而通其說者講授焉
吉州永新縣學記嘉定元年盜發荆潭禍連數州越
數年始定永新當往來之衝縣焚蕩無存者事定
而縣尉范君建學因叙慶元開禧之士之修學者
爲係較發與並東南因叙州縣亦以指民興學者
其此盜之所由起則弭盜安民舍學何以哉

袁州韓文公廟碑記歷叙堯舜相傳至孟子而臯陶
伊尹萊朱之倫亦與知道者列自周衰至韓文公
始以道自任天之所命之謂性公則曰所以爲性
者五曰仁義禮智信率性而行之之謂道公則曰
由仁義而之焉之謂道修道以導民之謂教公則
曰其法禮樂刑政其位君臣父子觀公之所見則
公之以道自任可知矣世之稱公者旣不足以知
公之深甚者則指公爲文人而又以文爲道愚按



知公之深論公之的至此記無以復加矣東坡許作潮州廟碑其文人之文哉

漢陽五先生祠記成均之法擇有道德者使教焉沒則祭於瞽宗謂之先聖先師國無人則取諸其鄰與其鄉鄰而嘗仕於其國者二程生於黃陂為漢陽鄰壤門人游氏嘗守是邦而原其學之所自傳周先生實倡其始朱先生實成其終

鄂州四賢祠記四賢濂溪二程晦翁也此記極陳道原之自出以及道統之由傳可以成誦

和靖祠記謂其歷險難而不變遺蹟顯而不勸袍二履義終其身而不懼終不變遺蹟顯而不勸袍二

徽州朱文公祠記文公稟高明之姿厲強毅之學潛心密察篤信力行精粗不遺毫釐必辨至其德盛仁熟理明義粗歷代相傳之道粲然昭著

李貫之祠記貫之蜀人李道傳也以不及執經朱先生之門為恨凡從先生游者皆誦首與之交篤信力行卓然可敬

仰止堂記丞相正獻陳公招晦翁館其家其子大府承慶嘗摠衣焉思之而作此堂

敬義堂記為長溪楊吳老作



劉正之遂初堂記言子弟不淫於富貴之義可讀
鄭次山怡閣記明兄弟之義

重齋記為家抑作言以弘毅任重

無欲齋記為家擴作發性靜無欲之義甚明

毋自欺齋記為蜀李德準作以精一為知行意甚明潔

樂斯庵記劉草堂舊居之旁章貢曹擊伯所築

瑞蓮堂記蓮花之君子也蓮而瑞君子道長之祥也

龍門庵記講學以充其所稟之氣庶博碩宏偉無負

茲土之勝

序

過求不可以其說類釋氏而不思也

序

輔仁錄序朋友列於人倫又所以紀綱人倫者也

鄉飲酒儀序鄉飲教親睦也今之羣飲者教侈也誨

淫也恣欲也無非所以敗人心故為明其義按此

序叙儀物甚詳

會表兄弟序以正月十日六月二十日酒肴相會世

俗俚下之詞聞聞米鹽之賤謹勿出諸口

送陳元平宰邵武序叙其氣憂而幸有志於學願以



志帥氣則氣足以贊吾自洽之決且屬其主尚書
黃公之閤其必有所感夫春江渺瀰兩溪之間不
辨牛馬而霜降水涸蛟龍蟄藏者乃天下之全功
君尚勉之按此序極可玩味

方明父歸岳陽序尊晦庵之學蜀有李貴之後得家
本仲今又得明父而明父又言番易曾師魯之爲
人因生曾益以剛毅而傳

書纂錄錫編晦庵語錄言之於口不若會之於心者
其旨深玩之於書不若體之於身者其理實嘉定

癸酉七月書于臨川

磨銘上動下靜象天地前推 湯象六子晝夜運行

命不已粗精紛綸物資始君子省身蓋顧諟無小
無大本一理

醉床銘責酒清易責人清難智者於酒可以反觀
陶器銘一絃之漏足以敗酒一念之差得無敗所守乎

安慶勸諭榜周世宗攻兩淮淮人結集保伍截紙爲
甲號曰甲軍大敗周師蓋淮人忠實勇健若能固
習雖有強敵莫能爲患又唐咸通間浙東賊裘甫
掠諸州惟明州之人相與謀曰賊若入城軍皆



為菹醢況貨財能保之乎相帥出財募勇士治器械立柵浚溝斷橋固守賊不敢犯況我淮民

臨川勸諭榜謂工於訟者自絕天地毀辱父母破蕩家業殃及後代言甚精到可為世戒

晦庵先生行狀自延平李先生學於豫章羅先生云至是殆天所以相斯文篤生哲人以大斯道之傳也共八板當別錄成誦

墓誌銘

知臬州李道傳誌銘隆州井研人逆曦見脅君抗節

從神進官二縣為太常博士精於澗鄴程張五人之東北陳公塘以水為阻築倉儲糴補忠勇軍按閱弩手民兵請六合戍兵取拓拔魏大武士木偶投江中為江東提舉行屬部劾貪吏十餘黥逐胥吏百餘人釋狴獄二百餘人逮繫池陽戍將之杖統制官者分賑宣池歛三郡除兵部辭得臬州以効歸卒年四十八愚按君蓋蜀人尊信文公道學之倡也兄心傳以史學顯弟性傳後仕至執政有為心傳後名獻可者其子

董叔重番禺人名銖晦庵高第方偽學之禁嚴學者



多變節逃散叔重正色諭之翕然以定晚年登第
仕止金華尉

乾淳之盛晦庵南軒東萊稱三先生獨晦庵先
生得年最高講學最久尤為集大成晦庵既沒
門人如閩中則潘謙之楊志仁林正卿林子武
李守約李公晦江西則甘吉父黃去私張元德
江東則李敬子胡伯量蔡元思浙中則葉味道
潘子善黃子洪皆號高第又獨勉齋先生強毅
自立足任負荷如輔漢卿疑亞亦不可不謂性

由本公晦庵齋總心始正學殊為人心

垂教而伏羲文王特借之以下筮如真公刊近
思後語先近思而後四書先生皆一一辨明不
少恕甚至晦庵謂春秋止是直書勉齋則謂其
間亦有曉然若出於微意者晦庵論近思先太
極說勉齋則謂名近思反若遠思者晦庵解人
不知而不愠惟成德者能之勉齋提云是君子
然後能不愠非不愠然後為君子晦庵解敏於
事而慎於言以慎為不敢盡其所有餘勉齋提
慎字本無不敢盡之意特以言易辯故當謹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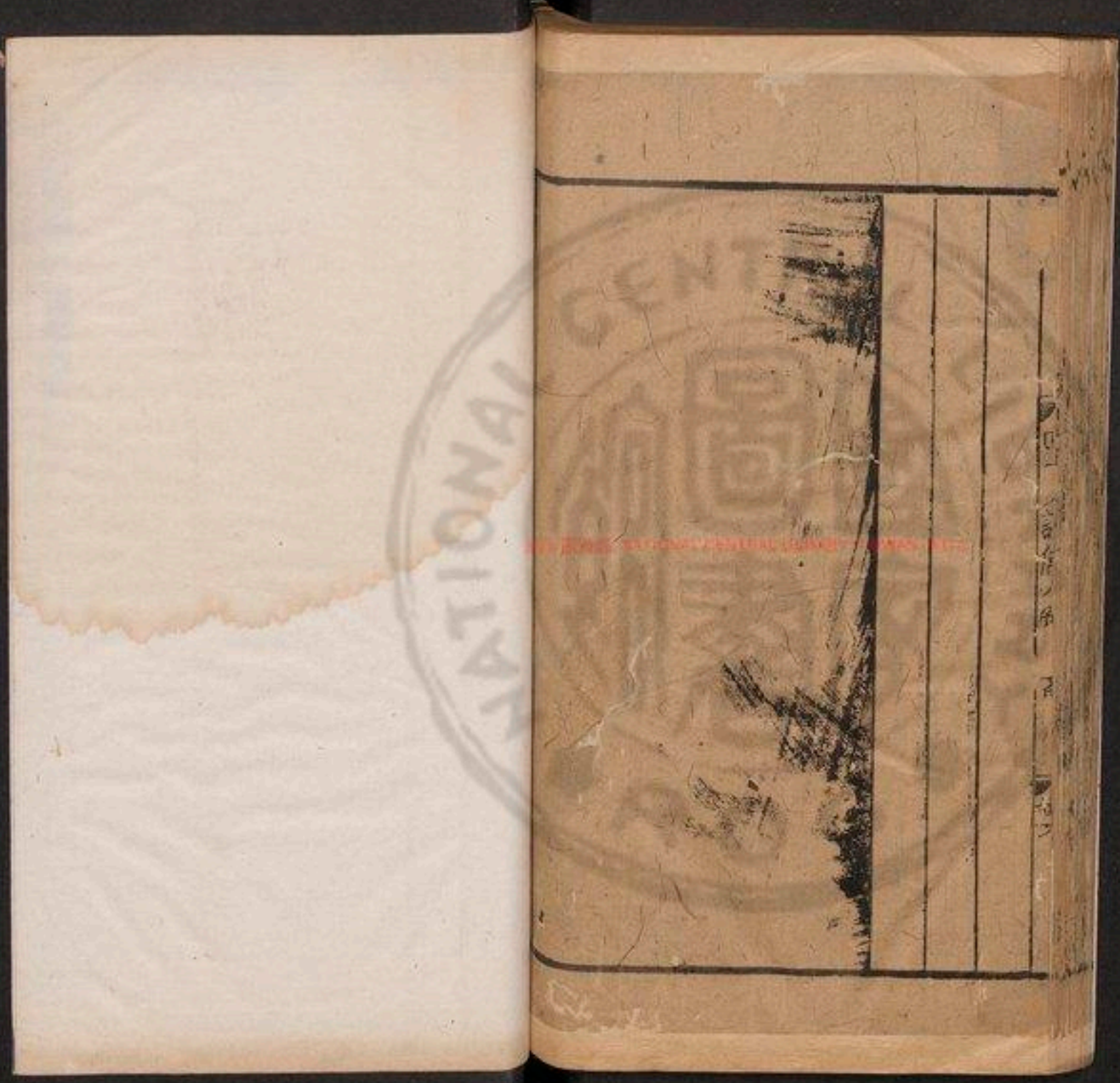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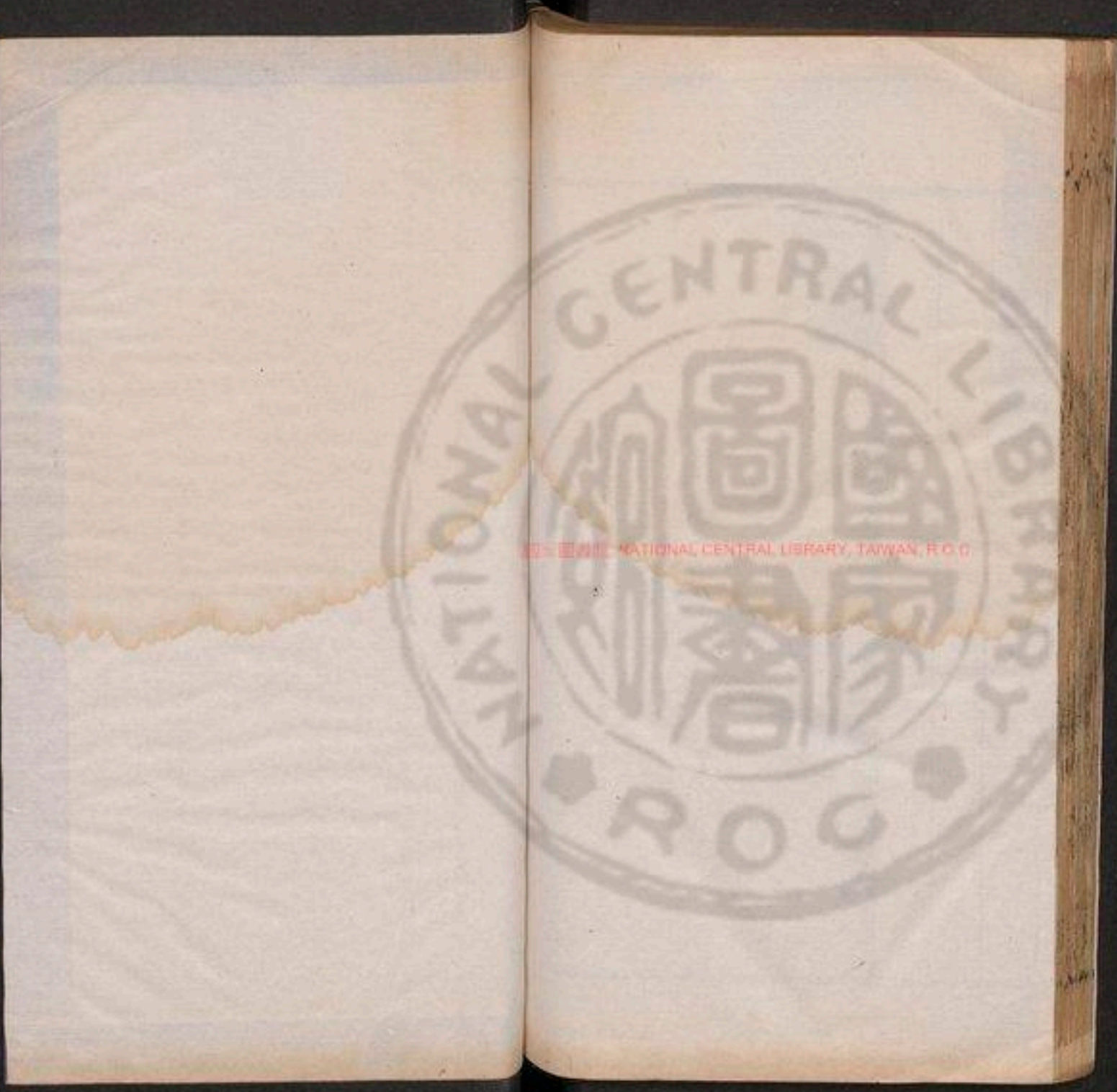
凡其於晦庵歿後講學精審不苟如此豈惟確
守其師之說而已哉若其見之行事則如宰臨
川新淦推行實政守安慶漢陽慷慨事功又皆
卓卓在人耳目然則晦庵於門人弟子中獨授
之屋妻之女奏之官親倚獨切夫豈無見而然
哉勉齋之文宏肆暢達髮髯晦翁晦翁不爲講
義而勉齋講義三十二章皆足發明斯道其誨
學者嘗曰人不知理義則無以自別於物周旋
斯世自少至老不過情欲利害之間甚至三綱
命九法後世慮也亦遠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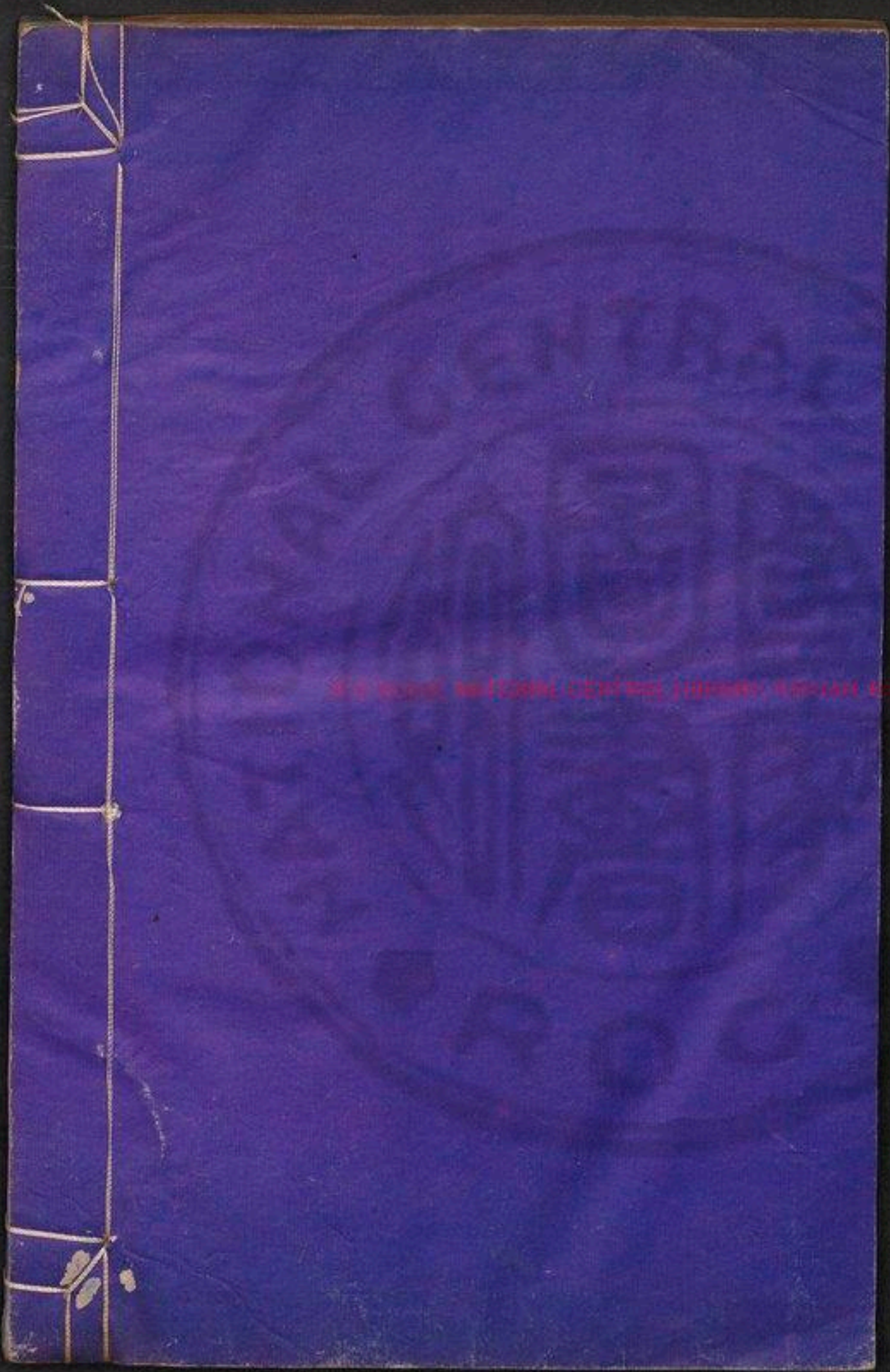
故以居乾淳三先生之次明晦庵之傳在焉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四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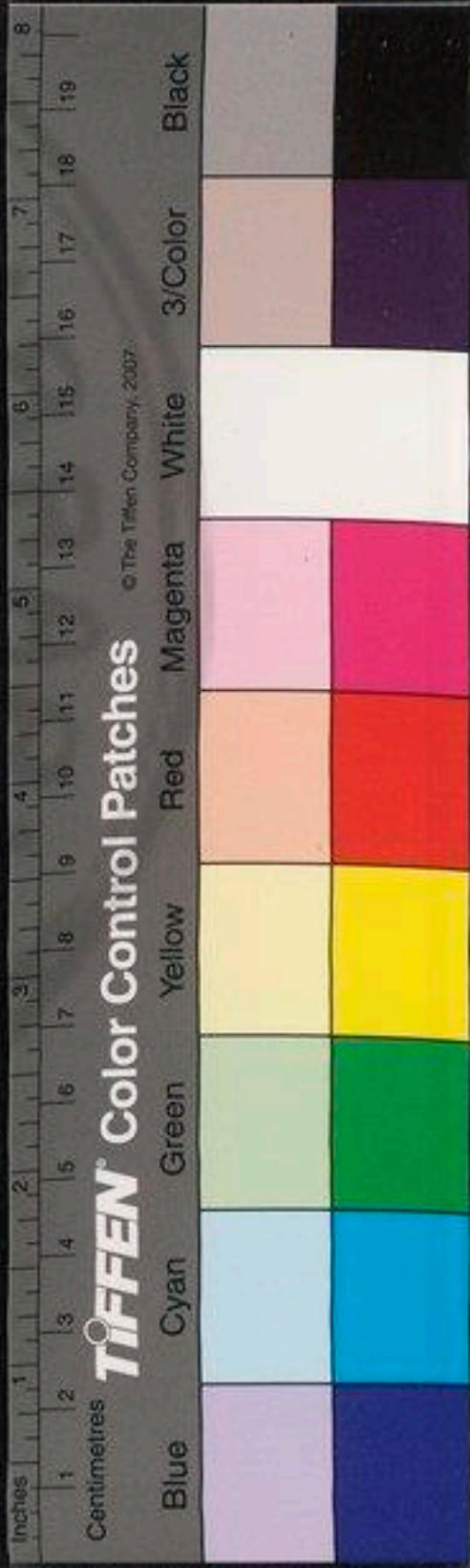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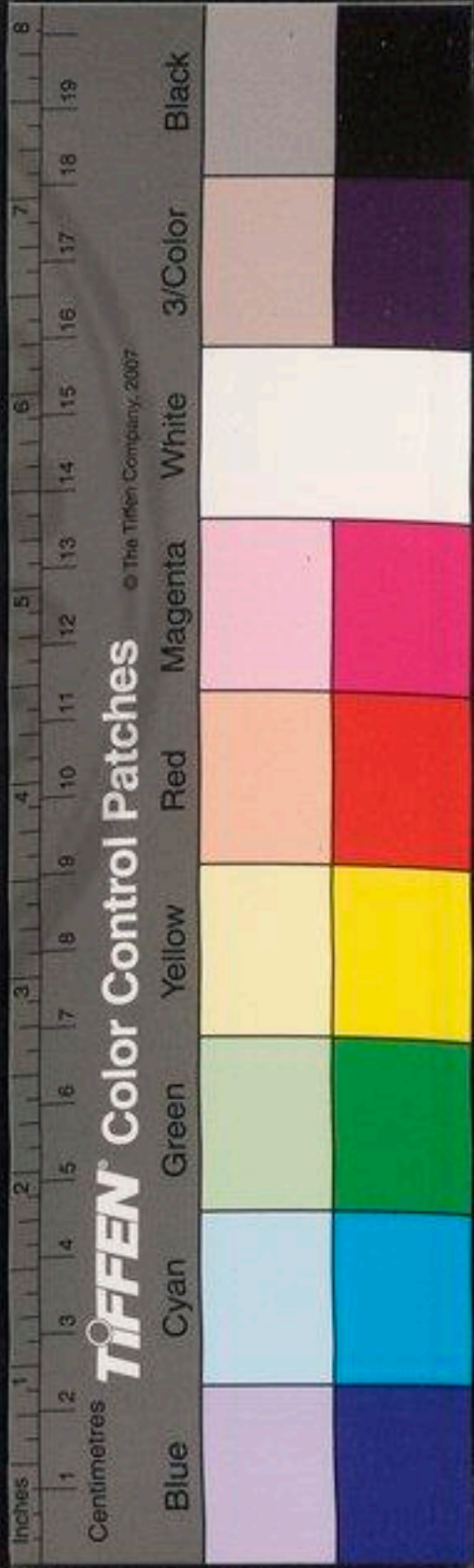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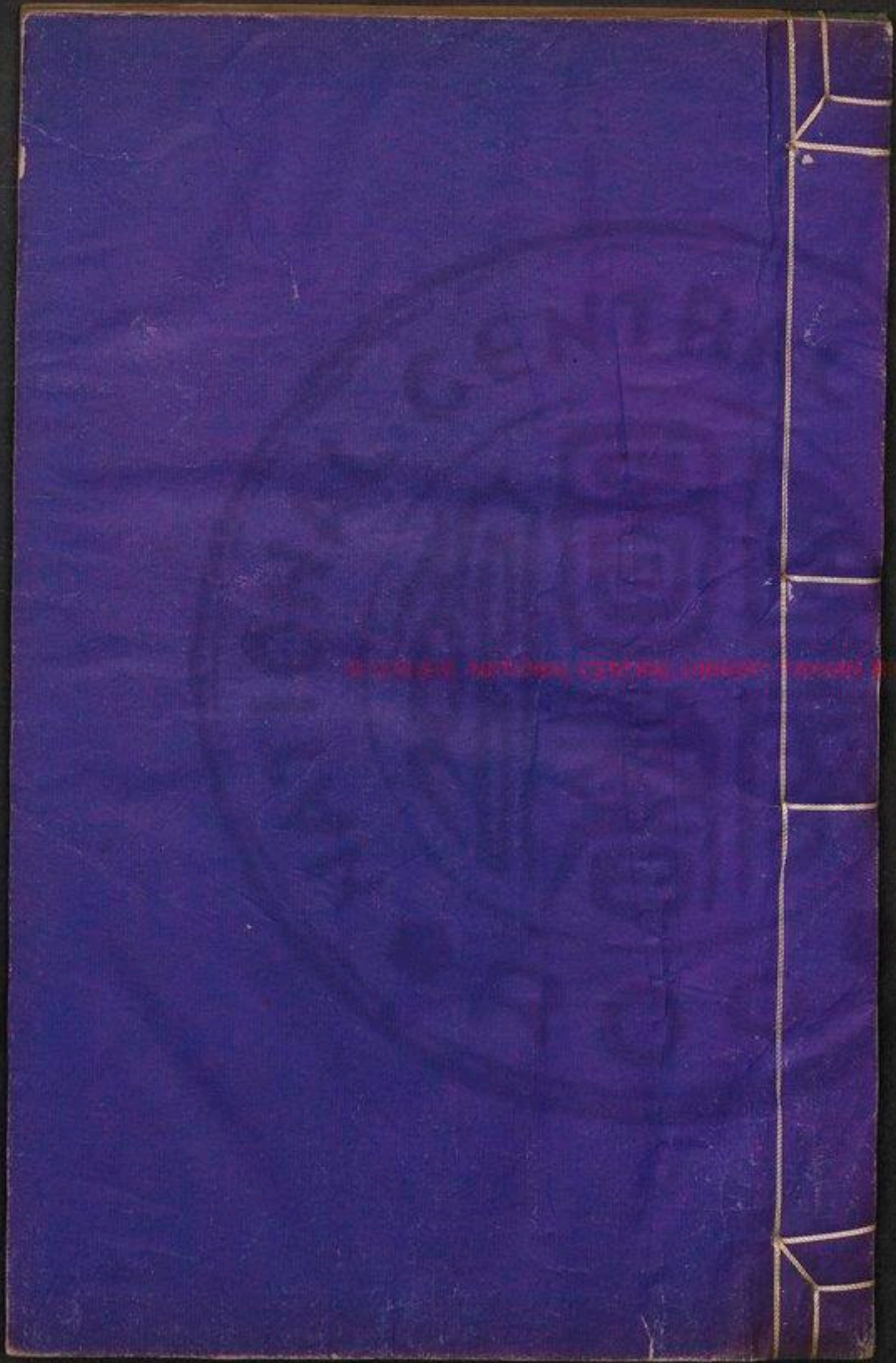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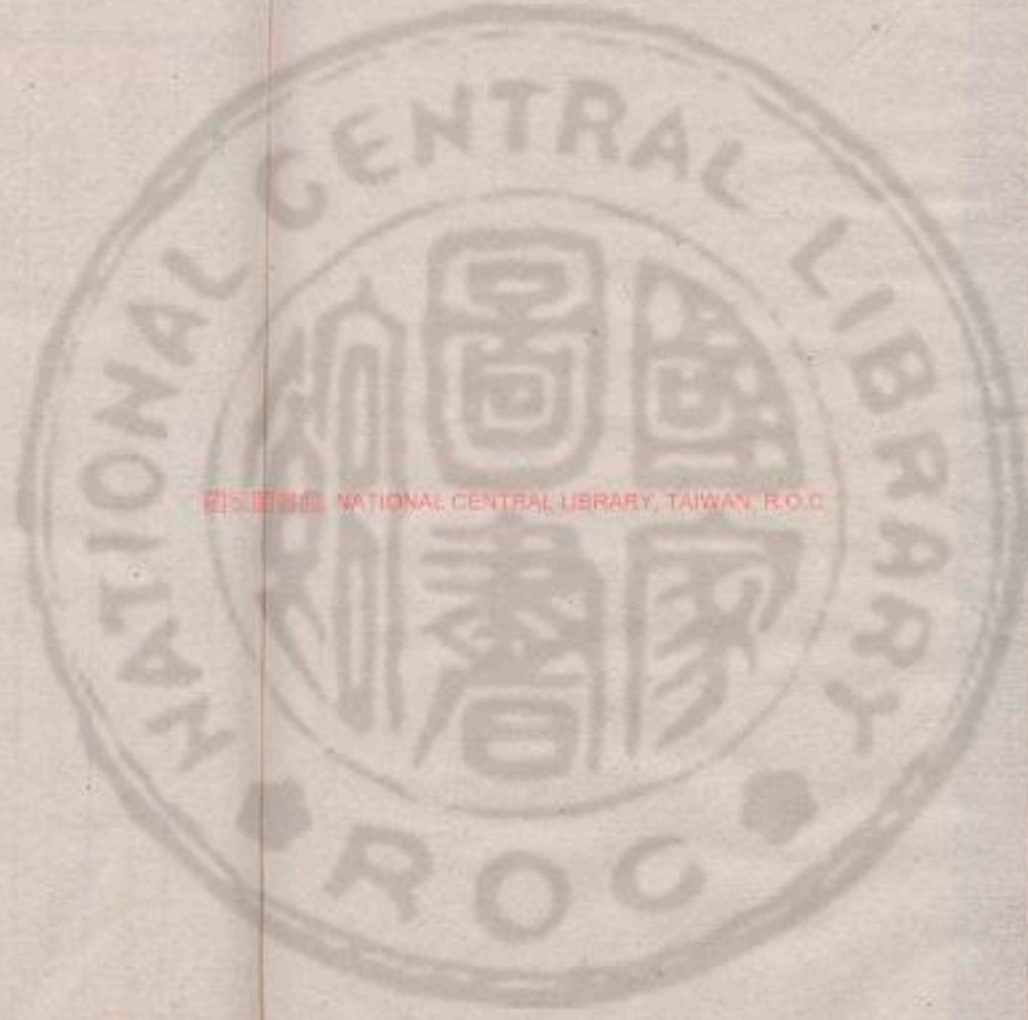


2025 RELEASE UNDER E.O. 14176





349418. 139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四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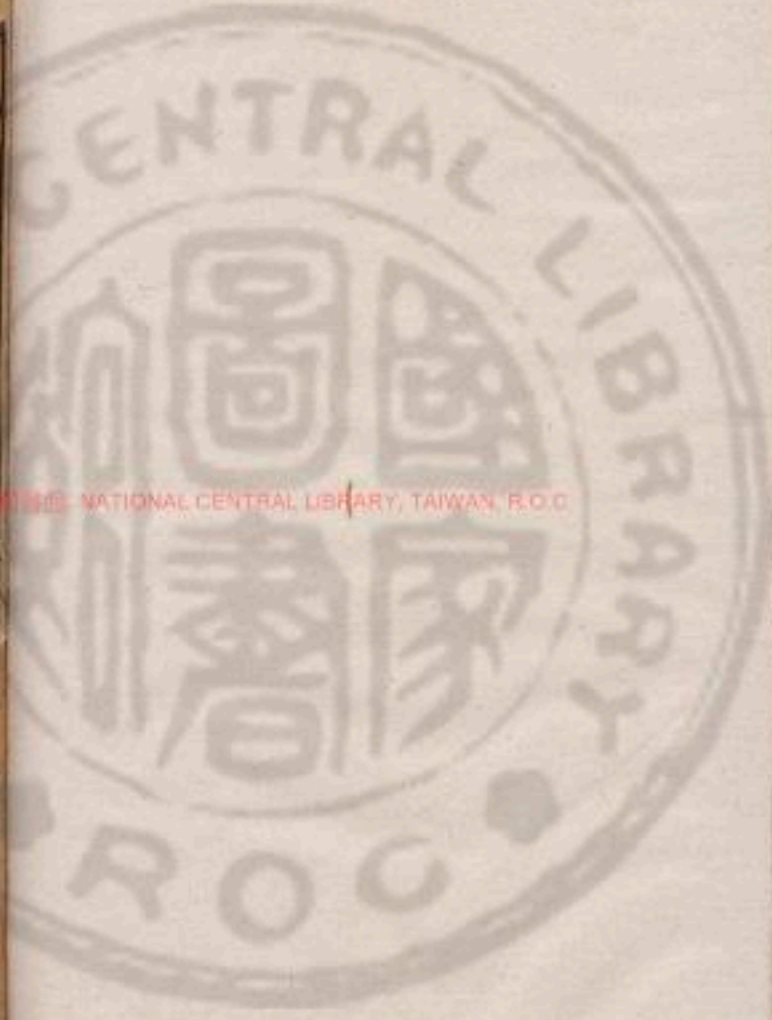
讀本朝諸儒理學書九

龜山先生文集

詩

此日不再得頽波注扶桑躑躅黃小羣毛髮忽已蒼
願言媚學子共惜此日光術業貴及時勉之在青
陽此示同學首章也足以警惰

題釣臺詩謂東漢不任三公故子陵不就其招恐未
必然若子陵意果出此合為光武一言題吳國華
釣臺以橫溪嚴賴對起而總之云聖賢遇合自有



時潔身亂倫非所知以國華自作記不取子陵也
又恐貶子陵太過

江上夜行詩水壺瀲灩接天浮月色雲光寸寸秋不
用乘槎厲東海一江星漢擁行舟

望湖樓晚眺詩斜日侵簾上玉鈎簷花飛動錦紋浮
湖光寫出千峰秀天影融成十里秋翠鷗翻風窺
淺水片雲隨意入滄洲留連更待東窻月注目晴
雲獨倚樓

書

上淵聖皇帝畧云自宗寧迄宣和寬卹之詔歲一

舉之宣之通衢而人不聽挂之牆壁而人不視以
其文具而實不至故也祖宗時荆湖南北江東西
漕米至真揚不卸即載益而歸自胡師文以糴本
獻羨餘而糴本乃取之諸路昔每路益課無慮數
十萬緡自鈔法行益課悉歸權貨務諸路一無所
得太宗嘗謂倖門如鼠穴不可塞篙工施師有
少販鬻但無妨公不必究問自直達鈔益之法行
而回綱無所得願捐數百萬以爲糴本棄回運以
養舟人臣嘗任蕭山縣令有錢清鹽場亭戶多逃
六至追捕拘繫之蓋鹽之入官一斤不過四五錢



計其工力之費十不償其二三愚按龜山當時事
之艱難而陳民情之纖悉如此救時者可觀矣

奏狀

靖康元年正月淵聖王召先生置諫垣七月乞致仕
得祠時年七十四明年高宗即位召赴行在除
工部侍郎侍講建炎庚戌致仕九奏狀皆其辭免
狀

奏議

謂童貫爲三路總帥棄軍而歸朝廷不問梁方平何
灌相繼而遁又置不問使敵人善覘國則勝負已
決矣又謂宰執首爲竄一自全之計亦宜稍正典
刑比聞士民伏闕謗言文臣無所不至蓋國人之
所共棄也

姚平仲殺略相當未爲大劔寧忍坐視而不救姚古
种師平劉光出皆一時名將乞召至榻前問以方略
李邦彥李鄴皆國人所共棄今以平賊和議之功歸
此二人士庶讀者皆銜恨乞收還榜示

乞罷茶鹽云 仁祖會權茶淨利均爲茶租使自興
販令茶租如故而權法愈密是權之又權也周世
宗以河朔鹽息均之人戶熙寧中有議再權者朝



廷不行今鹽息如故而又設官置司與他路等江浙有蚕鹽今蚕鹽不支而償絹不免宜一遵祖宗之法罷提舉茶鹽司

乞出師云金人駐兵磁相攻劫無有紀極吾雖欲專守和議不可得也彼見吾高城深池宋易陵犯勤王之師四面而至姚平仲與之交兵忍而不敢怒朝廷割三鎮二十州之地與之是助寇而自巧也乞罷趙野云今自李邦彥而下廢罷殆盡獨野居職如故乃建請士庶名字有犯天王君聖及以主字爲稱謂者悉禁上皇廢格不行而野泰然自如

乞黜責王雲等云童貫梁師成李彥皆天下所共嫉宇文虛中王雲皆童貫腹心韓駒諂附李穀獻賦入仕寅緣師成躡典誥命王子獻在京東與彥爲姻好依勢衰刻近見除向子韶爲京東漕其人操守堅正凡李彥黨與宜委之究治

乞罷孫覲和州乞用朱震充博士乞追還元祐黨又舊職乞誅姚古正其逗留不赴太原之罪以肅軍政

謂王安石言陛下若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爲過守財之言非正理其後王黼應奉



花石竭天下自奉之說倡之也安石釋冕鬻學成
之詩謂以道守成者役使羣衆泰而不爲驕宰制
萬物費而不爲侈其後蔡京輩輕貴妄用專以侈
靡爲事蓋祖此說則安石邪說之害豈不甚哉望
追奪王爵毀去配享之像

王黼伏誅而蔡京父子止竄湖外望取京父子與邦
彥大正典刑投之嶺海其間爲蔡氏邦彥所用之
人當一視之察其賢而用不賢而去苟無事實樂
以黨附爲言者是欲中傷不可不察夫以二十餘
年之間是數人者實秉國柄天下之士不仕則已
其仕於朝者皆其薦引也非蔡則王非王則李若
盡指以爲黨而逐之是將空國無人矣

與宰執劄子慎令當於其始

諸犯權貨不得根究來歷違者以故入人罪論自祖
宗至熙豐未之有改今茶法獨許根究

書

答吳國華王氏奉佛至舍其居以爲佛寺其徒有爲
僧者則作詩以獎就其志若有羨而不及者

寄俞仲寬建劍汀邵之民多計產育子吾郡五邑惟
順昌獨甚富家不過二男一女中下一男而已



答吳仲敏韓子曰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道
固有仁義而仁義不足以盡道則以道德爲虛位
者亦非也愚按吾儒言仁義道德異端拈提仁義
而專稱道德故韓子之闢異端專於此辨之天下
無不善之仁義故曰定名道有君子之道有小人
之道德有吉德有凶德故曰虛位虛位云者如一
空樹子好人也可坐不好人也可坐吾儒由仁義
而爲道德則實此虛位道爲君子之道德爲吉德
異端弃仁義而居之則反是矣其說可謂工甚而
程門或以爲非今龜山之說專卑仁義而尊道是

正溺於老子之學耳

答練子安書古之爲貧者豈特耕稼陶漁而已今使
吾徒耕稼能之乎不能也使之陶漁能之乎不能
也今是數者不能將坐待爲溝中瘠而可乎不然
則未免有求於人如播間之爲也與其屈已以求
人孰若以義受祿於吾君爲安乎

先生語錄其間頗有失真者

與游

定夫伊川語錄舊惟羅

仲素編今行李已遭賊火

與胡

陳族

與陸恩仲聞吾友欲削髮爲僧甚重所期中夜思之
寐不交曉世之爲佛之徒者將以爲道邪則發人



倫逆天理將以求福田利益則與世之行謁公門以邀名逐利者無以異也

上提舉元祐差役自二百五十畝以上充弓手大抵十年兩役

與盜器之夫物我異觀不能通天下爲一正今日學者之失與翁子靜書曰吾會佛於一蓋心傳自到之學愚按龜山之學專欲物我爲一此溺於佛氏無人相我相之說耳

效陳筮中康節先天之學未傳於世八卦有定位而先天以乾巽居南坤震居北離兌居東坎艮居西

又以十數分配八卦獨艮坎同爲三數此必有說也以爻當期其原出於繫辭而以星日氣候分布諸爻易未有也其流詳於緯書世傳稽覽圖是也楊子草玄蓋用此耳卦氣起於中孚冬至卦也大玄以中準之其次復卦太玄以周準之升大寒卦也大玄以干準之今之曆書亦然則自漢迄今同用此說也而先天以復爲冬至益嗑爲大寒又謂八卦與文王異若此類皆莫能曉也又書云大玄之書子雲輦思渾元三摹而四分之極於八十一首旁則三摹九据極之七百二十九替當期之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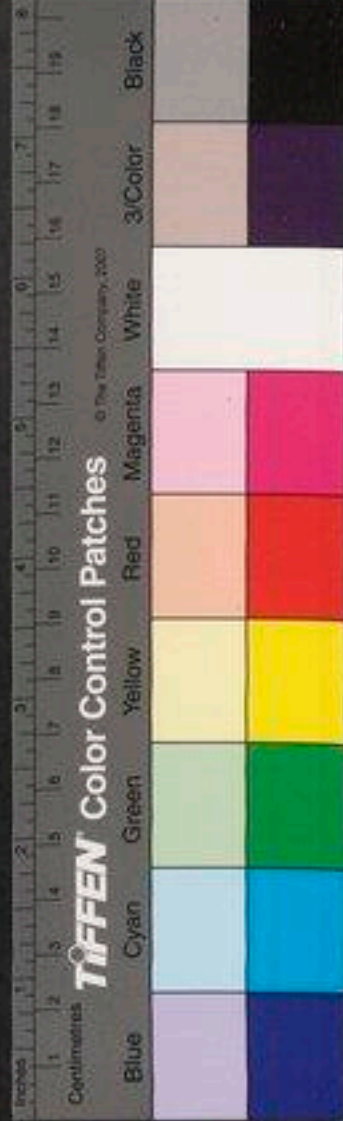
又爲疇嬴二贊以盡餘分之數其用自天元推一
晝一夜陰陽數度星日之紀與泰初曆相應其爲
書蓋欲自成一家初無意於贊易也恐其書特易
中之一事與易經不盡相涉也又云溫公自孔子
而下獨謂楊雄爲知道雄之論孟子曰知言之要
知德之奧又曰諸子者以其異於孔子也孟子異
乎不異夫雄以孟子不異於孔子溫公於孟子乃
疑之則雖以雄爲知道而於雄書亦未盡信也

與李恭發軍駕駐永嘉若入閩中則是舉中原棄之
近慶州又大擾焚毀廬舍十八九不知隆祐可以
安居彼否

與廖用中上四州軍殘破特甚亦不免科敷每一錢
產科借三文福州爲不經殘破每一錢產科借百
文

與吳守書雖有船由海道去不知領之者爲誰一非
其人則有害無補

與胡康侯斗綱之瑞連貫營室織女之紀指牽牛之
初以紀日月故曰星紀五星起其初日月起其中
其時爲冬至其辰爲丑三代各據一統明三統常
合而迭爲首而還五行之道也周據天統以時言



也商據地統以辰言也夏據人統以人事言也

又云若謂以夏時冠月如定公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若以夏時言之則十月隕霜乃其時也不足為災異愚意災在殺菽不在隕霜也

朝廷著令放稅不許過三分是預為罔民之具以資衷刻之吏耳非令之善也

蔡縑質夫向在諫垣嘗論王氏之失太學諸生安於所習闕然羣起而非之

記序

陳諫議祠堂記初蔡京為翰林學士承旨潛恣意慮

未形於事雖位通顯世人莫知其非也陳公筮中力言京不可用用之必為腹心患

鄧文伯字序文伯初名平夢神人曰子之名平其字倒土使子之困窮也乃以洵武易之而先生字之文伯

送吳子正序云古之時六籍未具不害其善學後世文籍雖多無益於得此篇序述極瞻

應用兩字見吳田曹文集序

論語序以伯樂論馬為證謂道不可以言傳愚恐以禪學陰移正論也



子夏之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爲莊周見中庸義序

策問

一鄉二千五百家而鄉大夫士列於其間無慮數千
人不冗且多乎

答問

原壤著莊生所謂游方之外者故敢以夷俟孔子然
謂之爲賊而叩其脛不已甚乎而彼皆受之而不
辯非不以毀譽動其心孰能至是愚按孔子告以
幼不遜悌至老而不死是爲賊訓之也非詈之爲
賊也以杖叩其脛者覺其夷器使之起也非杖之
也原壤放肆而孔子愛之以德非毀譽也龜山之
尊原壤如此蓋溺於方外之說然方豈有外耶

日錄論辨石

上問張端河北鹽議對曰今且以變通財利爲先允
利者陰也陰當隱伏羲者陽也陽當宣著論曰取
其所當取則利即義矣何宣著隱伏之有若宣著
爲善之名而陰收爲利之實此五伯假仁義之術
王者不爲也故青苗意在取息而以補助爲名市
易欲盡籠商賈之利而以均濟貧苦爲說正此意
若不循理之人敢爲妄言以阻亂故事誠宜示之以



好惡陛下採今日之弊誠恐不可以不勇論曰五
法造事不爲衆論所與以力勝之而欲成天下之
務未之有也

上問程顥言不可賣祠部添常平本錢事如何余曰
顥所言未達王道之權賣祠部所割三千人頭而
可活十五萬人性命論曰鬻祠部取之於本之民
其徒益繁其蠹益甚未及賑饑先困吾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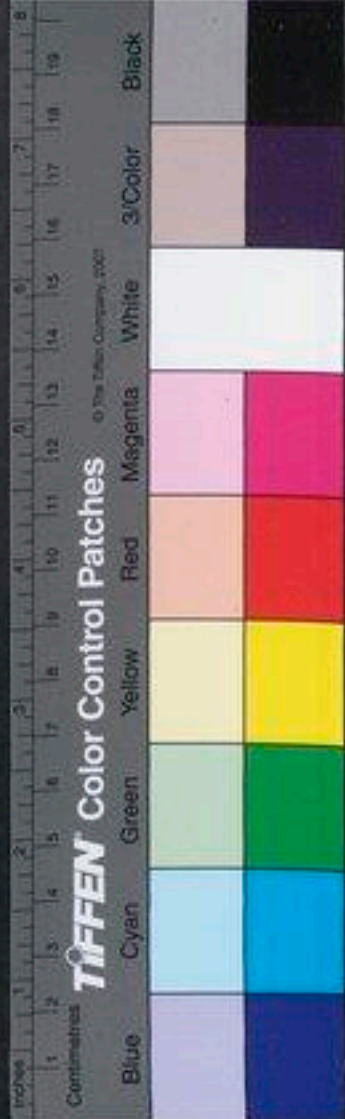
上問誠明余曰能不以外物累其心者誠也論曰誠
者天之道非外物不以累其心者所能盡也

陳升之不肯簽條例司余曰於文反后爲司后者君
道也司者臣道也人臣稱司何害於理論曰口給
禦人

興事造業不顧流俗周公彰善癉惡柴世宗斬大將
二十七人論曰一有異已則指爲流俗而妄引周
公世宗以惑聖聽

朱越知建州上曰若在京好一見之余曰建州知州
自來中書差遣不足挂聖慮若臣不足信便改命
忠信之人論曰於君臣之間恨復如此

永叔以韓琦爲社稷臣不免附麗邪人如呂公著象
恭滔天又云陳襄附下罔上雖放流竄殛自其常



分又謂求叔與一州即壞一州留在朝廷則專主
流俗又云鯨以方命殛其工以象恭流富弼兼此二
罪止奪使相誠未盡法論曰自韓富而下皆元勳
世臣名儒碩德天下仰之如泰山北斗一有異已
則指為姦邪待以四凶詆誣大臣顛倒邪正蓋自
此始

保甲論曰井田法廢民無常產今欲什伍其民以代
募兵則富者驕脆而不可用貧者更番月閱轉為
溝中瘠惰游姦凶散而為盜皆理之必至也

人主若能以堯舜之政澤天下之民雖竭天下之力
以奉乘輿不為過當論曰雖庸人知其不可

天地之大德曰生然河決以壞民屋而天不血任理
而無情故也堯使鯨治水汨陳其五行九載而堯
晏然不以為慮此能為天之所為任理而無情故
也論曰不知何所據也以陛下憂恤百姓為不知
天所為則文王視民如傷其不知天甚矣

愚按安石勸人主以誅殛賢人罔取民財竭天下
之力以為奉蓋備極自古小人之凶德矣世猶以
其詩文而列之士人謂其清苦而自以賢者不知
正其濟奸之具也中原傾覆實由於此何忍言之



字說論

蟋蟀字陰陽帥萬物以出入蟋蟀能帥陰陽之悉者也論曰陰陽非蟋蟀所能帥也紅紫字紅以白入赤火革金從工凡色以系染也夫有彼也乃有此也道所貴故在系上論曰不知此者何義愚按字法不一大要以音義合而成之從悉從率者音也以其爲虫故從虫者義也工與紅聲近此與紫聲近從工從此者音也從系者義也何有他說而安石紛紛如此如龍字從竹從龍亦以音義共成之安石謂若龍者亦可籠焉而龜山辨云龍非可籠之物愚其聞真龍友對上以龍字爲龍重聽事出山海經不知作山海經者人也未嘗與龍接談何以知其重聽如丘隴之隴從下龍豈在下朦朧之朧從月龍豈近月耶觀此可以類推跋賀仙翁親筆詩詩即有客來相問四句身教者從言教者訟了翁訓諸子語

行狀

先君行狀南劍州將樂縣人世爲農家至先君始勸其子以學葬石龜山

李子均爲餘姚縣主簿有茶商夜遇海船鉦鼓皆鳴



更相疑爲盜格鬪殺傷十餘人繫蕭山獄吏求主
名不得連年不決迺清獻檄公治之公曰犯時不
知在律勿問具聞于州杖遣之

李資政黃履之甥丞相李綱之父爵至隴西開國有
政績

御史游定夫名酢與兄醇俱以文行知名歷守四郡
從二程有中庸義二南義語孟雜解文築藏于家
忠定公錢即吳越之宗屬毗陵宜興人守西邊有功
詆童貫均糴法求州安置上思其忠起知青州太
原府量敵憲勝動申機會蓋變將林

陸少卿愷既第薦試學官公曰吾困科舉二十餘年
晚得一官朝廷不吾知欲使之裹飯復入場屋吾
不能也

士不之教官之廬而公之戶外屨常滿

向子韶文簡曾孫以相門后族富貴聞天下二郡王
日奉朝請公幼游賢關苦學木少懈曰家門衰替
敢自惰乎知蘇州吳江縣太守孫公傑欲一大保
置一鼓樓保丁五人以備巡警盜發則鳴鼓相聞
公執不可曰鬪爭自此始矣除開封右曹薄李彪
欲論蔡京之罰除變路運判力止開溪州及止移



築瞿關其後守陳州巷戰罵賊死謚忠毅

周憲之力疏童貫蔡攸之罪忤王黼不交梁師成

樞密曹輔初爲正字言時政王黼詰之編管郴州淵

聖召爲御史六遷至樞密每爭和議及請決水灌

虜營唐恪不可何棗信妖人郭京用六甲兵公力

爭不從虜以康王在外令還京師公密啓上止之

張邦昌脅公不從僞駕至南京薨

按先生爲誌銘多渾雄平實往往類歐曾獨其載

人學佛許以善知識不可曉耳

經解

易自升卦以後闕餘皆全書蓋先生平生最用工於
易於程門理義之學多有發明惟其以潛龍爲顏
子事見龍爲孔子事九三爲周公居攝事九四爲
顏淵未見其止飛龍爲孔子猶天之不可階而升
似頗拘又以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謂乾象非
聖人不足以盡故取其行健而已似不必於本意
上更探高一等耳聖經何以求加爲哉

詩春秋子孟子略說數章論語則經筵講義每章歸君
道言之

世多疑龜山晚年一出無益於事甚至謂其不



必出者不知我 宋之所以中興多龜山之出
之力也方宣靖間羣小滿朝橫政四出夷狄乘
隙反欲以問罪借名龜山一出而盡逐小人盡
革弊政夷狄所欲以問罪借名者至則盡無之
矣故雖無救一時已成之禍而開明正論慰懼
人心已足以肇異日中天之業國於天地必有
與立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於斯信矣蔡京小人
誤國大罪尚能因張覺譏切之語起龜山於羈
困之極蓋京之進身本以士人天理之在其心
尚有豪髮不可泯沒者近世誤國者至狼狽而

者論

龜山先生語錄

學以聖人爲師猶學射而立的○爲仁必自孝弟推
之○六經不言無心

管仲之功子路未必能之然子路範我馳驅者也管
仲詭遇耳

愚按此論甚正

莊子逍遙游一篇子思所謂無入不自得養生主一
篇孟子所謂行其所無事



按莊子寓言蕩空世事與曾孟正相反不知龜
山何見言此

古人寧道不行不輕去就。苟害於義一介與萬鍾
皆不可。諸葛亮李靖之兵不務僥倖。陸宣公
當擾攘之際說君未嘗用數。馬周言事每開人
主一線路終不如魏證之正

右皆正論可振流俗

常平法寺舍歲用有餘以歸官賑民

按此法可救民命之萬一今士大夫不惟不能

行反務黨僧寺以奪民產

先生不敢解經曰有勸正叔出易傳者正叔曰獨不
望某之進乎

按此說則近世紛紛解經者可戒矣

試教授宏詞科是以文字自售既得官矣又倖求榮進
按此可警流俗

象殺舜事是萬章所傳之謬據書但云象傲而已。
太公進退隱顯各得其當。黃叔度學充其德雖
顏子可至

按此皆審理不以經史為輕重

聰明憲天任理而已揣知情狀失君之道謂之不聰



明可也

按此論人主可以深省

謝安折屐安知非偶然乎。人當無利心。以此自爲可也。以此責人。恐不勝責。○君子以天地爲量。

按此皆厚德之語

維摩經云。直心是道場。儒佛至此實無二理。

按龜山以伊川爲師學孔子者也。其說如此。何

哉。然世之不爲龜山者寡矣。右荊州所聞

論語言仁處皆仁之方。孟子言仁人心也。最親切

按此提撥最得要

豐尚書發言雪竇教人惜福云。人無壽夭。祿盡則止。元厚之一飯亦先減。而後食。壽逾七十。以爲雪竇之言。之驗。龜山曰。此猶以利言也。

按龜山之言善矣。然人以氣之聚散爲死生。脩短有數。已一定於此。氣稟賦之初。非奉養之厚薄。能爲伸縮。而所養之厚薄。亦自有定分。人不過順受其正。但奉養菲薄。自是有德之事。豈緣是而身可久存乎。元厚之減飯。壽亦不過七十。世享期頤之壽者。未聞皆因減飯而致。然則豐尚書不惟不當言利。初亦無利之可言。特信異



端致泥耳

易難解聖人嘗釋其義即解易之法

按易即是解矣伊川附以義理晦庵原其本始
易大彰明矣今之解易者滿天下是皆未知先
生所謂難者耳

堯夫言畫前有易龜山以十三卦為證言此時十三
卦未畫也

按繫辭作於十三卦已具之後所云蓋取諸乾
坤云者殆謂其義合於此耳蓋者非定辭也堯
夫雖聖豈能未有此卦而預指定名以取象之
乎且堯夫之時八卦已畫亦不可言畫前之易
而十三卦乃演卦非畫卦也畫前有易堯夫不
過言此理素具耳何以證為

魯相公六年生莊公十八年始書夫人姜氏如齊與
詩序人以為齊侯之子不合

按詩序乃後漢衛宏所作不可據縱當時曾有
此言亦因而指斥以譏之耳豈真以為齊侯之
子哉

今日學法荆公之法由今之道雖賢者為教官亦不
能善人心



按學法始於李定荆公所任也再增於蔡京父而弊益甚豈但不能善人心而已哉
宰我問三年之喪此其所以為宰我

按龜山嘗稱齊宣王自言好貨好色故孟子言足用為善古人朴實不欺如此後世飾偽耳

顏子屢空聖人則一物不留於曾次億則屢中非至誠前知故不取

按一物不留恐類禪學億則屢中孔子亦取其中非不取也至誠可以前知其義又別孔子亦

必不盡以此律人
易言利見利用終不言所以利故孔子罕言利

按利見利用止言卦爻宜如此耳恐與罕言利之利不同 右京師所聞

王氏修身宜足化民然卒不追王文正呂晦叔司馬君實諸人者以其無誠意也。先王經綸本之誠意今鹿鳴四牡諸詩皆在若徒取而歌之其有效乎
按論治如此得其本矣

平勃兩人俛首以事呂后其在平則或有謀在勃驅之為亂亦固從之矣此何可保

按龜山極守正此論乃黜周勃之守正容陳平



之詭隨恐亦一時偶然之言否則錄者誤耳
章郇公中書坐處地陷徐起使人填之還家亦不言
按此直省大臣器度聞風者亦可龜勉要在有
定見

權柄在手不是使性氣處何嘗見百姓不畏官人但
見官人多虐百姓耳伯淳作縣常於坐右書視民
如傷四字每曰常有愧於此觀其用心應是不错
決撞了人

按此最爲士大夫從政之要

中書偶用印菜公勾吏人行遺密院亦偶用印
至文正公不勾吏人云不可學他不是

按此平心處事一惟其理不特善處同官室嫌
隙也

東坡影答形詩云君如煙上火火盡君乃別此說本
佛夢幻之說九層臺銘以衆竅呼吸爲天籟此說
本莊周地籟之說

按東坡才高而熟於釋老遂成左右逢原如赤
壁賦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亦本於佛氏言性
居養安濟良民而養游手

接近世真有此弊士大夫好名者多爲之往往



流患但名曰惠政革之亦難
今法太嚴密如何行得

按此語極中特弊故愚從政以來惟有酌情而已
有僧入僧堂不言而出或曰莫道不言其聲如雷

按龜山以此證知微之顯却恐未然近世徐霖
以不語為傳道未必非此等語誤之

蘇明允權書衡論意欲掃蕩二虜然後致太平龜山
謂用兵只見搔擾天下何時息肩○秦少游進卷
欲以五路歲出一路擾夏人龜山謂五路合攻尚
有不支歲出一路其可當之乎○神考問朱公揆

欲再舉安南之師公揆對願陛下高覽者之

按載此三事言兵者可以觀矣

荆公以賜金付蔣山寺龜山謂其賤君之賜

按龜山事佛者也其言猶若此可謂公論矣然
亦豈惟賤君之賜而已哉厚夷狄以禍中國自
古惟武夫多殺與權臣多私自視憊然妄意福
田為可免罪而為之如兩浙田莊多歸僧寺吾
民無所謀衣食又反為其所殘其禍始於吳越
王盛於張俊楊沂中及韓蘄王而增壯於嘉定
之權相未有清修士人而為之者也荆公士人



而亦為之豈不悲哉雖然彼方以為善用其君之賜本非有賤之之心也但蔣山興而王氏滅福田其安在世俗終不反思此為可憐耳
正叔云古者四十而仕今十四五便學綴文覓官豈嘗有意為己之學夫以不學之人一旦授之官使之事君長民治事故多凡下不足道

按此極中時病士大夫宜反求其所謂學

作文字要只說目前說話令自分明孟子謂言近非聖賢不能

按此亦切中時病要以明理為主天下之習不能離釋道一入而巳只一管是自然

不墮流俗

按此提要處指示人極明切 右餘杭所聞

圓覺經言作止任滅是四病作即所謂助長止即所謂不芸苗任滅即是無事

謂形色為天性亦猶所謂色即是空

摠老言經中說十識第八庵摩羅識唐言白淨無垢第九阿賴耶識唐言善惡種子白淨無垢即孟子之言性善是也 毗陵所聞

龐居士云神通并妙用運水與舂柴如許堯舜之道



只於行止疾徐之間教人做了

蕺山所聞

按附會至此可惟可駁人心一至陷溺是非即成顛倒前輩尚不能免後學可不自懼乎夫龜山本程門之高弟也

龜山氣象和平議論醇正說經旨極切論人物極嚴事必于其正理而凡挾數用術苟就功名者決不許之可以垂訓萬世使不間流於異端豈不誠醇儒哉橫渠思索高深往往非後學之所宜先似不若龜山之平直動可人意然其精刻之語於前此聖賢未嘗有也

易遷變此任道之有貴於剛大哉

上蔡語錄

問學佛者欲免輪回超三界於意云何

按此上蔡語錄第一條首句也異哉

自孟子沒天下學者不識自家寶藏被佛氏窺見一班半點遂將擊拳豎拂底事把持在手敢自尊大輕視中國學士大夫而世人莫敢與爭又信向歸依之

按此何等法語而發於程門弟子之口乎捨曰



尊佛闢儒而姑歸罪於天下學者其亦本心之
理義有終不可磨滅而矯其辭者乎

孔子事君盡禮當時諸國怎生當得聖人恁地禮數
按此人道之常孔子安行何張皇爲

橫渠教人以禮爲先然其門人下梢頭溺於刑名度
數之間明道則不然却從敬入

按教人以禮非誤人之事溺於刑名度數門人
過耳程門教人以敬而上蔡談禪又將誰咎且
刑名度數特不可專於此而流於刻耳要亦天

下治具所不可廢也
所說有疑議處不可廢也
理天者理而已諸子百家人人生出一般見解欺
誑衆生佛氏却不敢恁地做大

按知識亦佛說與致知之知似是而非去智乃
異端黜聰明之說與天理人欲之分亦似是而
非欺誑衆生非士人語佛氏不敢做大與前條
稱佛氏敢自尊大之說又自相反

溫公欲變法伊川使人語之曰切未可未幾變之果
紛紛不能定

按溫公若不變新法恐天下遂亂其後紛紛却



是溫公不父而薨然雖紛紛終賴元祐收回天
下戴宋之心迄濟中興伊川若用事勢須別
有斟酌以此少溫公則未可

王荆公作宰相只喫魚羹飯擬除人不允下殿便乞去
按一語不合即乞去伊川以山林士召入則可
荆公大臣也除擬未合宜如趙韓王事太祖
再三以進可也魚羹飯自是儒生之常非要君
之具如荆公下殿便乞去此無禮耳執拗耳上
蔡謂其養得氣完也奇特血氣何足尚而奇之

宿門說禪一般

按上蔡之門儒其衣冠而講說如此

堯夫詩天向一中分體用此句有病

按今本作分造化

堯夫見得天地進退萬物消長之理便敢做大於下
學上達底事更不施工堯夫精易然二程不貴其
術堯夫問今年雷從其處起伊川曰起處起如堯
夫必用推筭其更無許多事邵即默然明道云要
傳與某兄弟某兄弟那得工夫明道聞說甚熟一



日因監試無事以其說推筭之皆合出謂堯夫曰
堯夫之數只是加一倍法堯夫驚他日伊川問明
道曰加倍之數如何曰都忘之矣

按上蔡論堯夫極公所載二程語極有益學者
明道善言詩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
瞻彼日月云云思之切矣終曰百爾君子云云歸
于正也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猶韓愈謂魚水
泳而鳥雲飛上下自然各得其所也

按此最得詩人之趣但上蔡以上下察為察見
天理不用私意恐察非察見之察察乃昭著之
義耳

只如喜怒逐日消磨任意喜怒都是人欲

按此上蔡自言用工處極切

子路冉子被曾子將冷眼看他只管獨對春風吟詠
肚皮裏渾沒些能解豈不快活

按孔子本以行道濟世為心故使二三子言志
子路冉子之對皆正也曾點孔門之狂者也無
心於仕而自言中心之樂其說雖瀟灑出塵然
非當時問答之正也孔子當道不行私相講明
而忽聞其言獨異故一時歎賞之已即歷舉子



路冉有之談皆足為邦孔子之本心終在此而不在彼學者必盡取一章玩味始末然後孔子之本心可得而見自禪學既興點實崇虛盡論語二十篇皆無可為禪學之證獨曾子浴沂詠歸數語述類脫去世俗者遂除去一章之始末獨摘數語牽合影傍好異慕高之士翕然附和之上蔡文演為獨對春風沒此能解之言且曾點此時特自言意欲如此而已何嘗果對春風曾點又豈沒此能解者耶善乎近世南軒先生

作觀禮記大同篇從若奈何蓋務勉乎敬

佛家說大乘頓教一聞便悟將乍見孺子底心一切掃除須是他顏雍已上底資質始得

按此謂天資如孔子方可學禪余不知禪不曉其然否然乍見孺子之心若何而可掃除耶上蔡他日嘗告呂晉叔世人說仁只管說愛上怎生得仁是則佛學欲割愛故不欲以愛言仁柰何孔子對問仁亦曰愛人耶程子以愛為情可也情非心之發而性非心之所具者乎自程子一語學者闕然謂博愛非仁恐亦為緇徒報仇



昌黎耳惻隱之心與生俱生恐無可掃除之日
如可掃除是無人心也

與伊川別一年只去箇矜字伊川謂此切問近思者
按此於進學為切

出辭氣猶佛所謂從此心中流出○釋氏以性為日
以念為雲去念見性猶披雲見日○儒之仁佛之
覺○佛家有小歇場大歇場到孟子處更一作便
是好歇○釋與吾儒有非同非不同處○曾點有
甚事列子御風事近之○儒異於禪正在下學處

按書緝是學者力行之事不可以嘿識為賢而
少此又默識是常在心亦與禪學廢言語者不
同學者宜辨之

四十萬人死於長平皆命乎曰可知皆是命只被人
眼孔小

按此語亦忍矣上蔡本儒者而其言若此正因
禪以覺為仁而盡掃除乍見孺子惻隱之心故
不自知其言之至此殺人之事豈宜眼孔大耶
荆公勝流俗之說人能用此以行其所學為補不細



按天下之理一也荆公勝流俗之說既不可施之政豈可施之學耶其弊蓋自管子不動心來矣
摠老嘗問一官負云嘿而識之是識箇甚無入而不自得是得箇甚

按識是志其所學而不忘非識箇禪也自得是中心義理不為富貴貧賤所移非得箇禪也聖賢之言明白如日月摠老欲移就陰暗處變為歇後險語作禪家影子耶龜山再見明道而歸摠老曰必曾遇異人來更不敢與爭辨不知上蔡境何如鄒在僚語濕始於此

上蔡信得命及養得氣完力去矜誇名利不得而動殆為百世師可也第因天資之高必欲不用其心遂為禪學所入雖自謂得伊川一語之救不入禪學而終身常以禪之說證儒未見其不入也然上蔡以禪證儒是非判然後世學者尚能辨之上蔡既歿往往羞於言禪陰移禪學之說託名儒學之說其說愈高其術愈精人見其儒也習之不知已陷於禪此其弊則又甚矣



上蔡語錄雖多異於程門而程門兄弟之格言
多載焉朱呂二先生已取之入近思錄矣

尹和靖文集

和靖諱燁河南人尹師魯之從孫也八歲而孤年十
七蘇昞告以科舉外更有學遂往從伊川先生十九
應舉策問誅元祐黨籍不答而出即弃科舉大觀元
年年三十七諫官范致虛攻其為程頤羽翼靖康元
年年五十五种師道薦寘經筵辭賜和靖處士明年
金人陷洛陽其家獵焉先生死而復蘇匿山谷間建

炎二年劉豫劫之不掘匿聚水谷中紹興二年適揚

至七年入見 行在所時年六十七屢遷至權禮部

侍郎兼侍講屢辭得差提舉太平觀寓平江虎丘西
庵明年七十致仕子壻程暉為桐廬令往依之是年
冬子壻邢純為浙東撫屬又往依之竟歿于會稽寓
舍年七十三凡先生之始末如此文集不過辭免狀
與嘗手書聖賢之訓於壁者其所謂文不過詩六首
書簡跋語數四耳蓋先生平生未嘗為文此外僅嘗
承詔解語孟其進論語序有曰先生遺書雖以講誦
而傳或以解說而陋況其所論所趨不無差誤豈惟



無益害又益焉蓋和靖恪守師訓惟事躬行程門之
傳最得其正其餘論說盛行者率染異端先生此語
蓋有爲而發然天生人才分量各殊如先生者實德
有餘歷死生患難不變惟兢兢然保其身於無過使
當承平羽儀天朝表厲風俗可矣南渡何時忠臣勇
將廢置不用坐觀中原之傾覆而不救一時大臣方且
連年趣迫強致先生以文太平建武投戈講藝之實
恐不其然是豈先生之所樂聞哉故其第十五辯免
狀有曰方今國步尚艱中原未復進退人才當明緩
急今日之務無非繁劇宜先後樂以濟艱難白首書
云讀之令人太息然先生去國賴有爭和議一書嘗
與秦檜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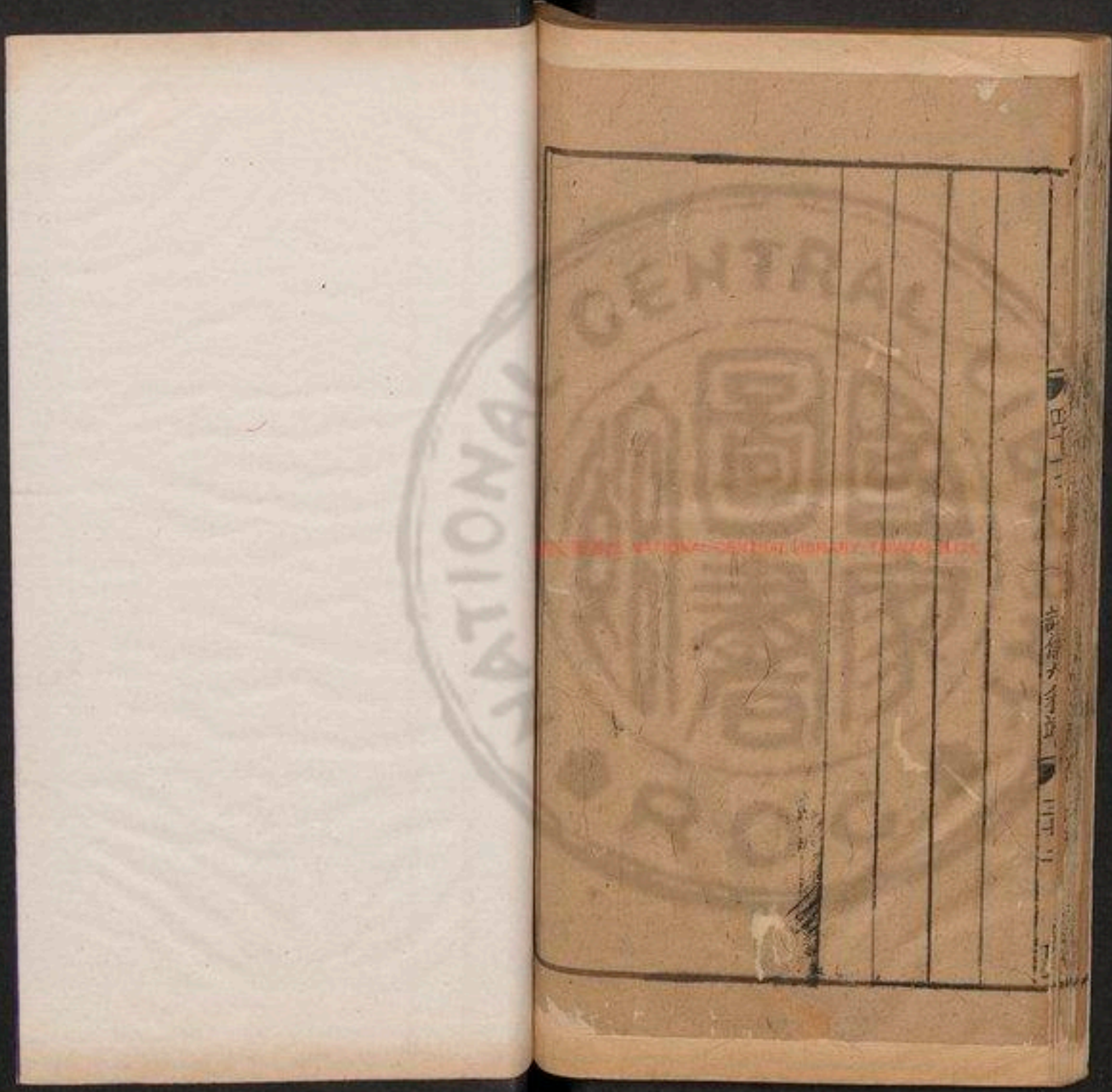
本朝理學發於周子盛於程子程子之門人以
其學傳世者龜山楊氏上蔡謝氏和靖尹氏爲
最顯龜山不免雜於佛幸而傳之羅仲素羅仲
素傳之李愿中李愿中傳之朱晦翁晦翁遂能
大明程子之學故以晦翁繼程子而次龜山於
此以明其自來焉上蔡才尤高而弊尤甚其於
佛學殆不止雜而已蓋其所資者曾摠老其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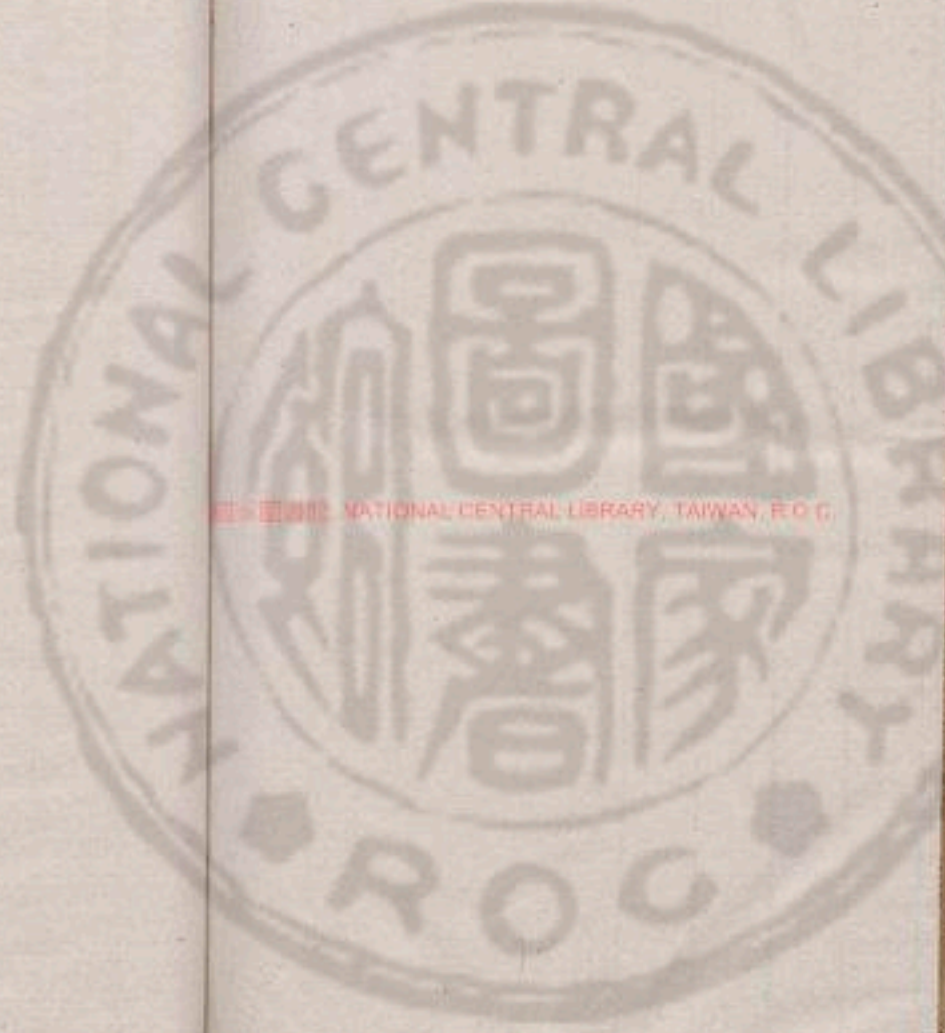


橫浦張氏又復資僧杲老一脈相承非復程學
矣故以上蔡次龜山以明源流益別之自始焉
和靖雖亦以母命誦佛書而未嘗談禪能恪守
其師說而不變且高宗中與崇尚儒學之初
程門弟子惟和靖在故以和靖次上蔡以明斯
道之碩果不食而程門之學固有不流於佛者
焉和靖力辨程明之語錄爲非其後晦翁追編
語錄又力辨和靖之說爲非然晦翁搜拾於散
亡其功固大和靖親得於見聞其說尤的今觀
程錄凡禪學之所無而孔門之所無者往往實
入其間安知非程明所遺而和靖所遺也

雖晦翁不敢自保其於編錄猶深致其意謂失
之毫釐其弊將有不可勝言者然則和靖力辨
語錄之說其可廢也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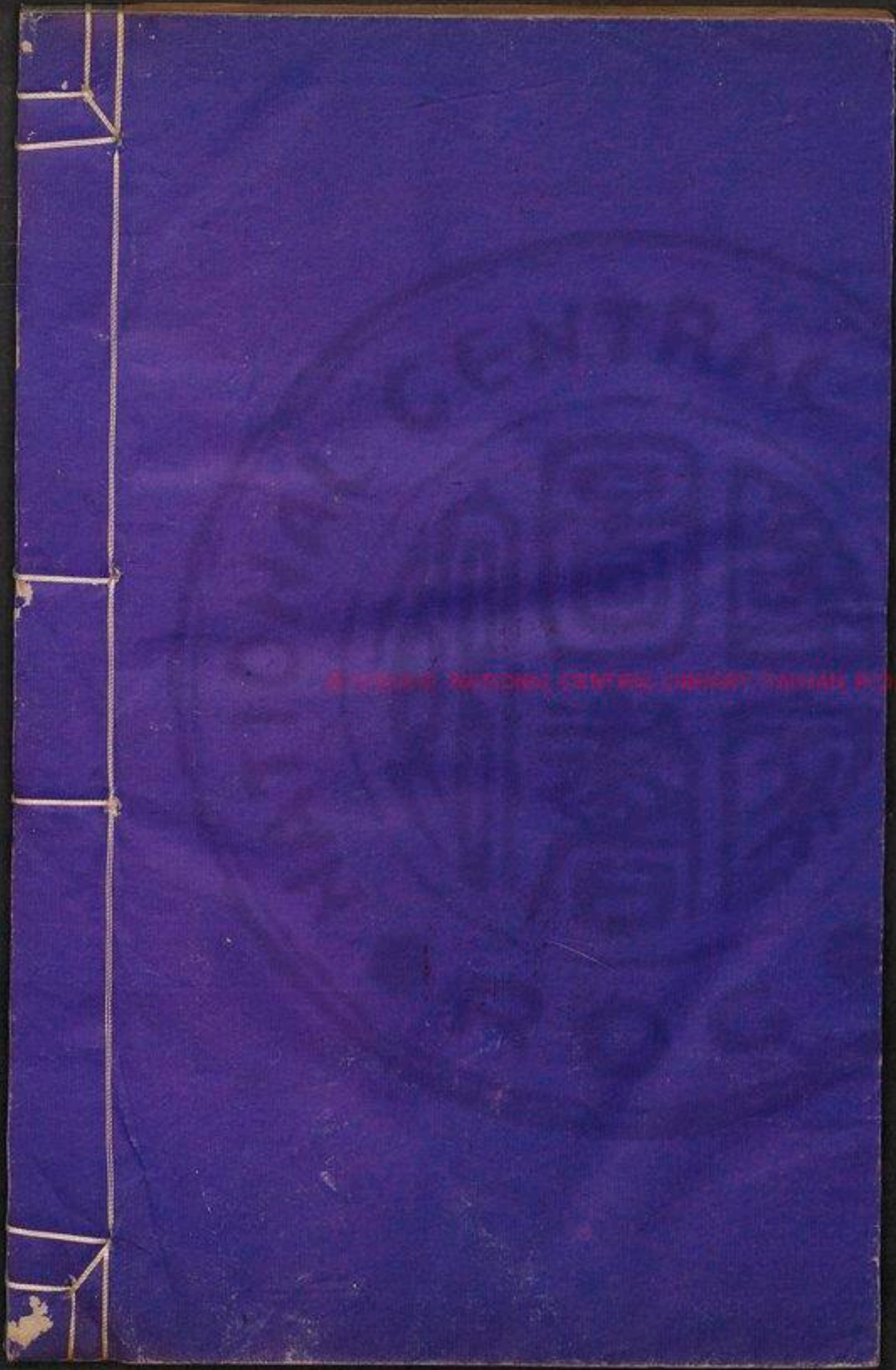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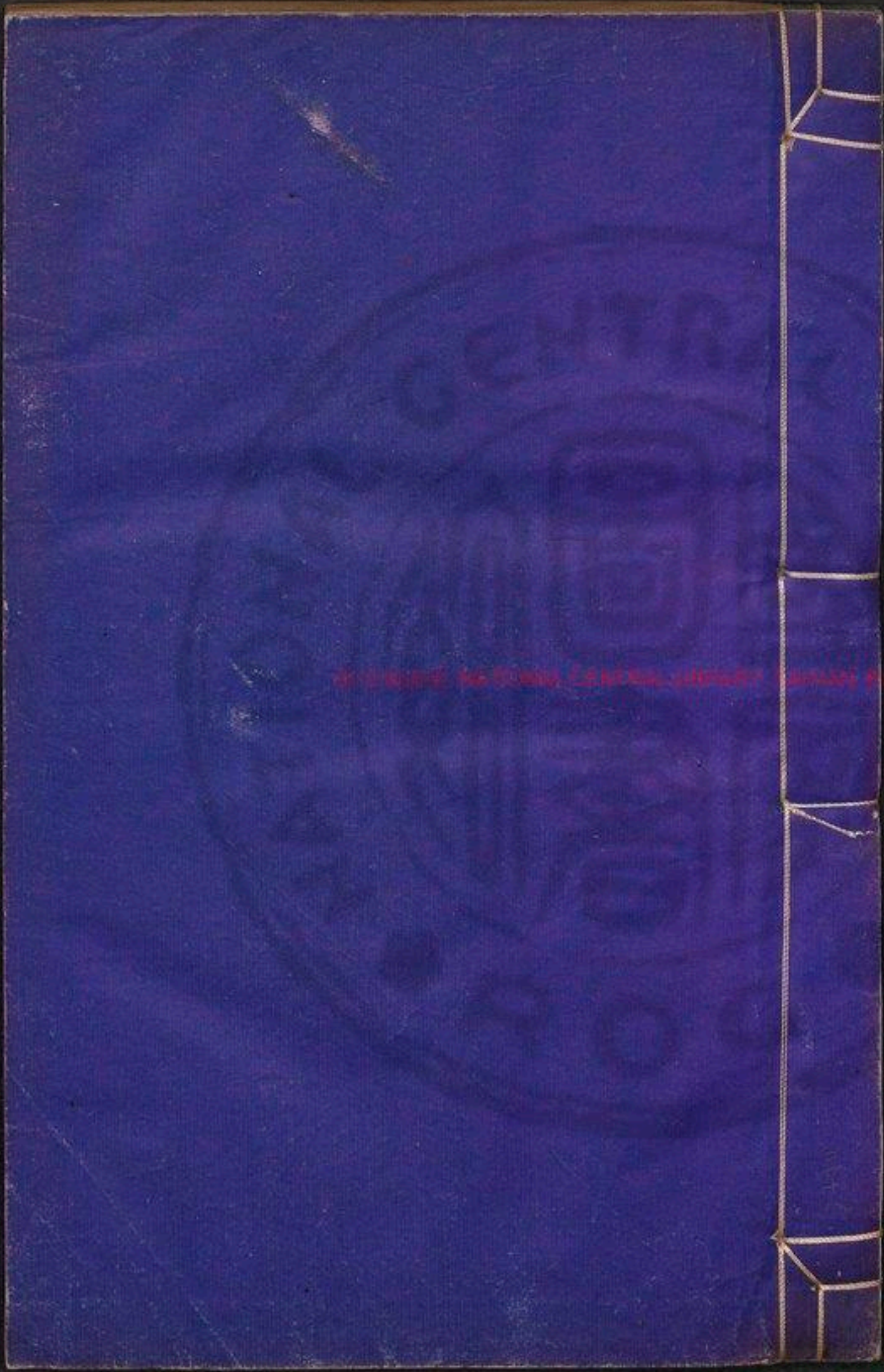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Digitized by Google





3ARM 19 V38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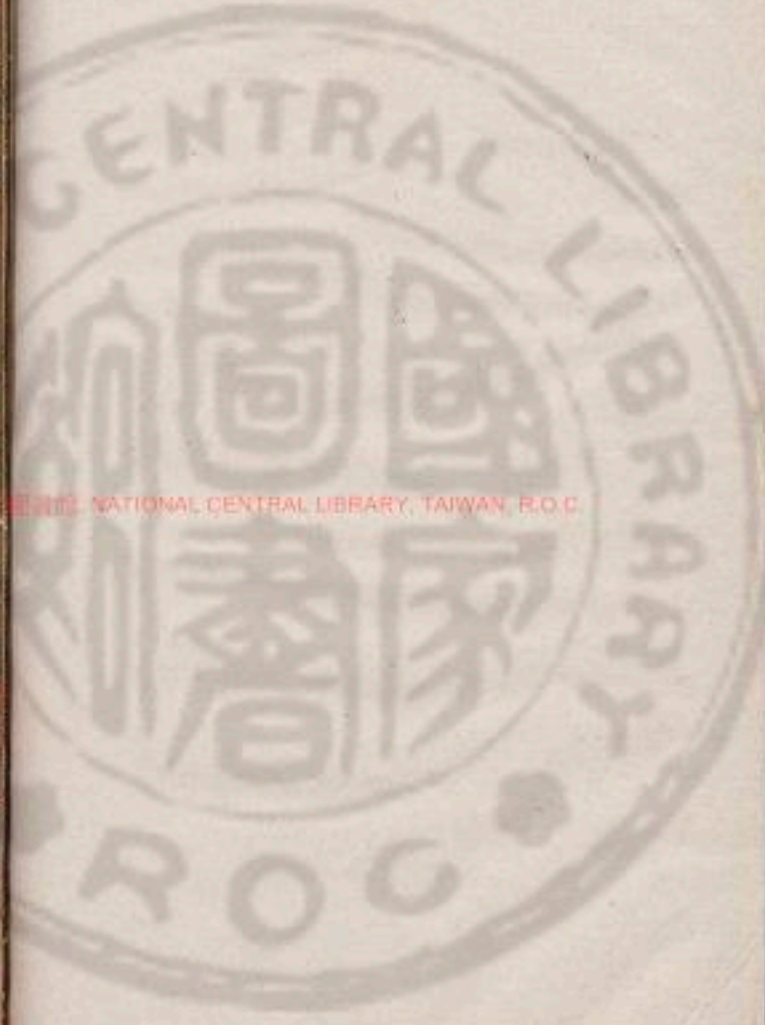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四十二

讀本朝諸儒書十上

橫浦日新

橫浦日新者故禮部侍郎張公九成之語門人
即擘所錄

偽行云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橫浦曰不然
過失正儒者所願聞安有不可以面數哉人方求
過聞過則喜子路所以喜者是中其悔過之幾大
禹所以拜者是中其好善之幾
名高則禍深處之道曰晦



揚龜山告廖剛尚書以舜黜一章剛即入見龜山龜

山曰子其詳之恐子誤以所作善爾

歐公之文粹如金玉東坡之文浩如江河

用明於內見已之過用明於外見人之過此智愚所

以分

陳瓘南謂种放他日必白衣作諫議妖名者造物所
深忌天地間無全名子其戒哉愚謂瓘南能知人
預憂放之敗名節而預戒之耳此當歸其責於放
不可諉其數於造物也

念之善則天神地示以和氣皆任于此一念之惡

則妖星孺鬼凶荒札此皆在乎此是以君子慎

獨又曰君子為善期於無愧而已非可責報於天

也苟有一毫觀望之心則所存已不正矣雖善猶

利也又曰觀大節必於細事觀立朝必於平日平

日趨利避害他日必欺君賣國矣平日負約失期

他日必附下罔上矣凡皆橫浦精語近世好事者

刊鬻為屏銘 右皆有益處

蒼子曰不怨天者能容天也愚所未曉又曰所倚在

理則為和怨亦不必用併 予子思言發而皆中節

謂之和似無以尚之矣



解師冕見云孔子以堂堂之軀待一瞽者尚詳委如此聖人氣象可知愚謂此豈所以論聖人哉

謂韓文公上宰相書略不知耻愚謂韓文公平生大節何可當也豈無耻求進之人哉孟子固嘗言孔子三月無君則平矣後世佯退為高終敗名節者則可責耳而責文公真情求自見於當世者乎

謂孔子卻萊人戮侏儒比之大禹周公盛矣哉愚恐孔子之盛不在此

謂孟子歷論養浩宜當時謂迂闊愚恐見謂迂闊者以其言王道非謂言言也

謂兼弱攻昧取亂侮亡仲虺戒湯以兼人者必自
弱攻人者必自昧取人者必自亂侮人者必自世
愚謂此添外字而改經文恐非仲虺寬釋成湯有
慙德之本旨

謂與小人處初甚苦之久則安之安之而熟則吾為君子矣愚意此橫浦動心忍性自得之驗也然不可以訓使他人與小人處又安之而熟恐亦化而為小人不自知矣

載尹彦明從伊川聞見日新謝顯道謂之曰公既有所聞如服為頭無以制之則藥發而患生矣愚謂



恐多聞非毒藥之比

載陳列第蔡君謨匍匐而入恠僻如此愚謂此非恠
僻乃不曉經義耳匍匐乃聞鄰人之喪倉忙即往
之意豈以身伏地而行故爲赤子匍匐之狀哉

謂家語載父子交訟孔子不加刑乃同狴而囚之三
月之後父求止訟而釋之謂聖人感移人心之妙
愚恐孔子之感人心不如此而家語未可盡信也
謂夫子吾與隱乎爾之一言夫子平日機用盡於此
而決恐亦未然不知機用何等語

謂孔子惟酒無量不及亂云衆人過量則亂惟聖人
不拘於量多寡皆不及亂是以孟行無筭爲聖人
歟

謂惠迪吉爲惠即吉非順道之外復有吉又謂張惠
叔言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爲方寸內之亂愚
恐皆是於本意上求加一等

論語如對孔聖賢讀子如對孟子讀杜詩
蘇文則又疑神靜慮如自擊二公愚謂如身師古
人孔孟杜蘇恐不若是其班而於杜蘇尤加重焉
不知何說且疑神如見不過佛氏繫心西方佛之
說縱能恍惚如見於學亦未見其



謂人有此心識之者少私智消亡此心見矣此心見則入孔子絕四之境矣世揚慈湖之說蓋出於此愚恐此釋氏識心蕩空之說借孔子絕四之說以文之絕四者門人之言謂孔子戒慎勿為之目非空也非高也

謂顏延年贈蔡篤詩大有變風之思嵇叔夜送秀才入軍詩有古詩人之風劉公幹贈從弟詩有國風餘法皆未必然恐特一時誦詠而喜之耳

論史皆晉隋小事謂唐高祖取天下賴有世民謂唐太宗納元吉事為唐無家法始此凡皆不待言者

惟言元吉勸建成除秦王乃欲自為計欲去世民乃所以去建成此足以誅其心右多可疑處

子家舊畜犀帶一勝文理縝密中有一月影過望則見蓋犀牛望月之久故感其影於角

橫浦先生憂深懼切堅苦特立近世傑然之士也惟交游耄老浸淫佛學於孔門正學未必無似是之非學者雖尊其人而不可不審其說因錄其說之有益後學及其可疑者分列如右又有所謂傳心錄者首載耄老以天命之謂性為清淨法身率性之謂道為可滿報身修道之謂



教爲千百億化身影傍虛喝聞者驚喜至語孟
等說世亦多以其文錯說徑而喜談樂道之晦
庵嘗謂洪适刊此書於會稽其患烈於洪水夷
狄猛獸豈非講學之要毫釐必察其文既賢則
其書易行其書苟行則其害未已故不得不甚
言之以警世哉蓋上蔡言禪明自言禪尚爲直
情徑行杲老教橫浦改頭換面借儒談禪而不
復自認爲禪是爲以偽易真鮮不惑矣

陸象山文集

與邵叔道書謂君子之道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
能行唐周之時康衢擊壤之民中林施且之夫亦
帝堯文王所不能逃今謂之學思問辨者依憑空
言傳着意見增疣益贅助勝崇私重其捐忿長其
負恃蒙蔽至理扞格至言自以爲是沒世不復此
其爲罪浮於自暴自弃之人

與曾宅之書謂古之所謂小人儒者亦不過依據末節
細行以自律未至如今人浮論虛說繆悠無根之
其終日搬弄經語以自傳益真所謂侮聖言

與劉溥叟書向時繆妄工夫甚勇往如彼今乃未肯遽
捨繆妄之習迂延苟免如寇盜已在圍圍不肯伏



罪

與胡達材書承示所進深見嗜學但達材所進乃害
心之大者所謂若有神明在上在左右乃是妄見
與戴少望書戕賊陷溺之未免則亦安得不課其進
與徐子宜書謂端卿蕃叟成之淳叟諸人自相切磋
皆自謂有益其觀之甚不謂然其說均為邪說其
行均為該行最大害是名為講學實乃物欲之大
者近來講學大率病此

與傅子淵書來書集義之說已似有少眩惑集義乃
積善耳近來樹黨所謂集義者乃是邪說誣民究

塞仁義者也又書云建昌問學者雖多亦多繆妄

嘗謂一等無知庸人難於鑄鑿此等固不足道

與傅聖謨書大抵學者且當論志不必遽論所到近
來學者多有繆見虛說凡所傳習祇成惑亂

與包詳道書一溺於流俗再眩於恠說狼狽可憐之
狀遂至於此狂妄迷惑之人多則其相與推激而
至於風波荆棘之地者必衆今但能退而論於智
愚青濁之間是惑庶幾乎解道術之是非邪正徐
而論之未晚也

與包斂道書謂吾力之所不能及而強進焉徒取折



傷困吝而已

與林叔虎書謂胡季隨乃五峯之幼子師事張南軒
又講學於晦翁之門學不得其方大困而不知反
世固有徒黨傳習日不暇給又其書汗牛充棟而
迷惑浸溺沉痾纏綿有甚於甘心為小人者豈不
重可憐哉

與陳君舉書世習靡敝固無可言以學自命者又復
封於私見蔽於私說却鐵拒砭厚自黨與假先訓
形似以自附益

與胡無相書東書至閩谷學傷卓邪見深中時病

與董元錫書今流俗不學之人方憑其私意自以為
善此則是俗人不得謂之士不得謂之儒平日所
惜於元錫者為其氣質偶不得其重厚者故不能
自技於市井之習元錫誠欲求知已當今之世捨
我其誰哉

與邵叔誼書後世學者之病多好事無益之言以重
其繆妄之意茲得來示方知窒塞如初類皆虛見
空言徒增繆妄其得元晦書其蔽殊未解然其辭
氣窘束或恐可療也

與趙然道書當今之世所謂講學者遂為空言以茲



偽習

與趙詠道書兄謂諸公傷於著書彼惟不自知其學不至道不自以為蔽故敢於著書耳又書云拘儒瞽生又安可以硜硜之必為而傲知學之士哉

與倪九成書謂其俗見膠固習俗深重雖聞正言未肯頓捨譬如小兒懶讀書多說懶方未肯便入書院耳

與張季悅書承諭新工第流俗凡鄙之習繆妄之說正可哀憐傷悼

與鄒邠書邠示晦翁問答良所未論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學者必已聞道然後知其不可須臾離知其不可須臾離然後能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元晦好理會文義是故二字也不曾理會得皆是曾襟不明撰得如此意見

與鄭溥之書元晦講學之差蔽而不解甚可念也

與嚴泰伯書平日議論平日行業皆同兒戲不足復置胃臆

與胥必先書往往乾沒以義間為蛆蟲識見以自喜而已



與姪孫濬書學者之不能知至久矣非其志其識能
度越千有五百年間不世之士則詩書易春秋論
孟中庸大學之篇正為陸沉

與陶贊仲書今之言窮理者皆凡庸之人妄以異端
邪說更相欺誑古人所謂異端者不專指佛老近
世言窮理者亦不到佛老地位其言闢佛老者亦
是妄說今時即無窮理之人

與孫李和書學不至道而日以規規小智穿鑿傳會
如蛆蠹如蠹賊以自飽適由君子觀之正可憐悼
耳石應之迷以異端至今茅塞季和尚未能及應
之言論行事皆不能滿人意謂之茅塞不為過也

苟以其私偷譽來世固不難也但非先哲所望於
後學其所賞不足以當所惜之萬一耳

與傅克明書去世俗之習如奔穢惡如避寇讎

與致政足書以銖稱十量之法繩古聖賢則皆有不
可勝誅之罪況今人乎

右皆象山排本朝道學之言也愚按孔子指凡
非所當習者為異端孟子獨指楊墨為異端自
唐韓昌黎至本朝濂溪伊洛及乾淳諸儒皆指
佛老為異端象山則力辨異端不專指佛老而



自孟子歿後以至當世千五百餘年間凡講學者皆為異端且謂心本自虛理本自明凡言講學窮理皆是異端邪說未知然否然講學本孔子之事而窮理又大易之言也謹錄如右以俟明者請焉

科舉之法唐楊綰欲變之而不克變太冬之與大夏寒暑之相去遠矣其運未嘗頓異毫末之與合抱小大之相去遠矣而其生未始頓進病法之未善而遽然曰必變幾何而不敗迺事哉

讀書本不為作文其末也其本必有其末也本末倒置則所謂文者亦可知矣

謂呂伯恭儼然在憂服之中而戶外之獲亦滿何憚而不幡然改之乎於此而改之其所以感發諸生亦不細矣

讀得文字熟雖少亦勝鹵莽而多者

大抵讀書誥訓既通之後但平心讀之不必強加揣摩則無非浸灌培益鞭策磨勵之功或有未通曉處姑缺之無害且以其明白昭晰者日加涵泳則自然日光月明向來未曉者將亦有渙然冰釋者矣聖哲之言布在方冊何所不備傳注之家汗牛充棟



譬之藥籠方書搜求儲蓄殆無遺類良醫所用不
必奇異惟足以愈疾而已

奏當之成雖臯陶聽之亦以為死有餘罪○獄中閃
隔吏卒必陰泄其事

書生貴游不諳民事輕於獻計不知一旦施行片紙
之出北姓蒙害

字經三寫烏焉成馬

泉之盛一甲子而止動早則及夏淺動晚則入夏深
泉與雨澤亦相表裏故動早早徵動晚稔徵今先

收斂則動則不及夏矣

金雞障戶大率皆農隙時為之農業利薄其來久矣

當其隙時藉它業以相補助者殆不止此邦君不
能補其不足助其不給而又征其自補助之業是
奚可哉

容心字不經見獨列子有吾何容心哉之言平心字
亦不經見其原出於莊子平者水停之盛也又昌
黎與李詡論文有曰平心而察之無心字亦不經
見人非木石安得無心心於五官最尊最大心當
論邪正不可無也

人家之興替在義理不在富貴假令貴為公相富等



崇愷而人無義理正為家替若簞食瓢飲肘見纓
絕而人有義理正為家與吾人為身謀為子孫謀
為親戚謀皆當如此然後為忠

祚德廟始末初元豐中皇嗣未育吳處厚請祠程嬰
公孫杵曰得其冢於紂州太平縣趙村立祚德廟
徽廟又封韓厥為義成侯紹興十三年建廟於棘
寺基三十二年徙青蓮寺側

宇宙內事是已分內事已分內事是宇宙內事

科舉取士久矣非所以為君子小人之辨也使汨沒

於此而不能自拔則終日從事者雖曰聖賢之書
而要其志之所趨則有與聖賢背而馳者矣推而

上之則又惟官資榮卑祿廩厚薄是計豈能悉心

力於國事民隱以無負於任使之者哉誠能深思

是身不可使之為小人之歸其於利欲之習但焉

為之痛心疾首專志乎義而自勉焉由是而進於

場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學習中之蘊而不詭

於聖人由是而仕必皆共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

乎民而不為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

此白鹿
講義

陰陽即太極也五行即陰陽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
六府土爰稼穡即土也以其民命所繫別自為六



席總之則五行也

右皆象山心平氣定所
言未嘗不與諸儒同也

與舒西美書今歲都下與朋友講切自謂尤更直截
如前日

與路彥彬書竊不自揆區區之學自謂孟子之後至
是而始一明也

與董元錫書當今之世捨我其誰哉

與朱子淵書舞雩詠歸不敢多遜

與張德清書同來象山頂頂共於大道
與劉漢卿書同來象山頂頂共於大道

與蔡公辨書吾兒持之造語亦勁健亦是稍聞老夫
平日語故能然耳

與饒壽公羽書蕃姪間雅沉靜深造自得材力優贍誠
難其輩而其涵泳儲蓄不肯輕發理道精明

與豐宅之書槩之者乃梭山兄之子賦資醇雅又博
通經史而射御筆札皆絕出等夷

與姪孫潛書曾襟頓別辭理明暢甚為喜慰

右皆象山自誦其意謂於千五百年異端邪說
中超然獨會孔孟之傳者也象山兄弟六人其

